金瓶梅詞話



第五十八回

懷妒忌金蓮打秋菊　乞臠肉磨鏡叟訴冤

綉幃寂寂思懨懨　萬種新愁日夜添

一雁叫孱秋度塞　亂蛩吟苦月當簷

藍橋失路悲紅線　金屋無人下翠簾

何似湘江江上竹　至今猶被淚痕沾

話說當日西門慶廂廳陪親朋飲酒吃的酩酊大醉走入後邊孫雪娥房裡來雪娥正顧灶上看收拾家火聽見西門慶往後邊去的兩步做一步走先前郁大姐正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攛掇他往月娘炕屋裏和玉簫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在後邊也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

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了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在房中揩抹京蓆。收拾床鋪。薰香澡牝。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搀扶進房中。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後生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稟報與西門慶。西門慶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里。這胡秀遞上書帳。悉把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段絹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方纔納稅起腳。裝載進城。這西門慶。一面看了書帳。心中大喜。分付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教他往喬親家爹那里見見去。不一時胡秀吃畢飯去了。西門慶進來對吳月娘說。如此這般。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使了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到那里尋夥計收拾裝廂土庫。開鋪子發賣。月娘聽了。便說你上緊尋着。也不早了。還要慢慢的。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教他上緊尋覔。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在廳上陪着他坐。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個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都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是這段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閑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正是當年漢子。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筭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見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巳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請他見我。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先來

扒在地下磕頭起來旁邊跕立。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廂房中打發吃飯。就把卓子擺下。與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同吃。只見荅應的節級。拏票來回話。小的叫了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鴇子說。收拾了纔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的往宅裡唱去了。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裡叫他不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你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就拏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拏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是我這里請幾位人吃酒。這鄭月兒荅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

了他來。倘若推辭。連那鴇子都與我鎖了。墪在門房兒裡。這等可惡。叫不得來就罷了。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裏叫。怕不的還沒收拾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教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宅裡去了。等我拏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與你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每不知道性格。他從夏老爹宅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了。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後邊去着。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鄭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裡叫他不

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麽。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
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倒這
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的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
兒了。再無有出在他上的了。李銘道。你沒見愛香兒的。伯爵道。
我跟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倒沒曾見。不知出落
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做好個身段兒。光是一味
妝飾。唱曲也會。怎生赶的上桂姐的一半兒。咱爹這里是。那裡
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惱了你。還是不知輕重。只見胡秀來回
話。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爺示下。西門慶教陳經
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來。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
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與你鈔關上錢老爹。教他過稅之

時。青目一二。須臾陳經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禀
道。小的往韓大叔家歇去。便領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
在話下。忽聽喝的道子响。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
門慶。即冠帶迎接至大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盖蟒
衣。上面設兩張校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關席陪坐。薛
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
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耍笑的應先兒麽。那應伯
爵欠身道。老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須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
平安走來禀道。府裡周爺差人拏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
遲些。教老爹這裡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
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

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上坐休等他哩。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咱虛着他席面。就是。上面。只見兩個小廝上來。一邊一個打扇。正說話之間。王經拏了兩個帖見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侍生倪鵬。一個溫必古。西門慶就知倪秀才。舉薦了他同窗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衣巾着進來。且不着倪秀才。觀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明眸皓齒。三牙鬚。丰姿洒落。舉止飄逸。未知行藏何如。見觀動靜君是有幾句道得他好。

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已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華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恥為重。峩其冠。博其帶。而眼底旁若無人。席上闊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難。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啣盃。遯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

西門慶讓至廳上敘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問道。久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名必古。字日新。號葵軒。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又問貴庠。魁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備數。初學易經。一向久仰尊府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我這敝同窗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不敢。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

筆。前者因在我這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岩老先生。甚是稱道老
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貺。感
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謬承過譽。茶罷。西門慶讓至
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
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進裡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
一位。垂首坐下。正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敘禮坐定。不一
時。玳安與同答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四個唱的都叫來了。西
門慶。問是王皇親那裡不在。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
身。小的要拴他鵓子墩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答兒來了。西門
慶即出來。到廳臺基上站立。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
慶花枝颭招。綉帶飄飄。都揷燭也似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

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線裙子。頭上鳳釵半卸。寶髻玲瓏。腰肢嫋
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萬種風流無
處買。千金良夜實難消。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
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拏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
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
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
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俺每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
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每來遲了。收
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那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兒。只
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家的。董嬌兒道。娘不知
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

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卓兒擺茶與衆人吃那潘金蓮且只顧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脚看說道你每這裡邊的樣子只是恁直尖了不相俺外邊的樣子趫俺外邊尖底停匀你裡邊的後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百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撇技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裡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裡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每來花園裡走走董嬌兒道等我每到後邊就來這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曾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艸就往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官哥心中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妳去李瓶兒在屋裡守着不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的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我打發他面朝裡床纔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說請劉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厮快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的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每都在這裡却教俺花園內尋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在那里咱每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每四個在後邊做甚麼這半日纔來洪四兒道俺每在後邊四娘房裡吃茶來坐了這一回潘金蓮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誰對你說是四娘來董嬌兒

道。他留俺每在房裡吃茶來。他每問來。還不曾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娘哩。金蓮道。沒廉耻的小婦人。別人称道你便好。誰家自巳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與你。誰數你。誰叫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裡。睡了一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里。有他大妗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你房裡有楊姑奶奶。李大姐便有銀姐在這裡。我那屋裡。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里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曾見哩。今日早辰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裡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替他尋了頭子與他。爹昨日到他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見問他。到底是那小淫婦。做勢兒對你爹說。我昨日不得個閒。收拾屋裡。只好晚夕來這屋裡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丫頭子。與你使便了。真個有此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他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裡有人。等閒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每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每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眾人一盞。果仁泡茶。正吃間。忽聽前邊鼓樂响動。荆都監眾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坐。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吊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敘禮。任醫官令左右氊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

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纔說老先生華誕
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又兼謝盛儀外日多謝
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道不消剛纔已見過
禮就是了一面脫了衣服安在左手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而
坐獻上湯飯并手下攢盤任醫官道多謝了令僕從領下去告
坐坐下四個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
席各分投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到劉薛二內相席前揀令
一段韓湘子度陳半街升仙會雜劇纔唱得一摺只聽喝道之
聲漸近平安進來禀報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冠帶迎接未
曾相見就先令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非為別務要與四哥把
一盞薛內相向前來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兒罷于是

二人交拜又道我學生來遲恕罪恕罪敘畢禮數方寬衣解帶
纔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筯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一
道添換拿上來席前打發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
周守備擧手謝道忒多了令左右上來領下去然後坐下一面
劉薛二內相每人送周守備一大杯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攢
錦簇飲酒正是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吃至日暮
時分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
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
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
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
三欵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

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多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修。以備菽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盛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觀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個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大妗子。楊姑娘衆人聽。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家火。都收了。鮮果殘饌。都令手下人分散吃了。分付從新後邊拿果碟兒上來。教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拏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歡。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些不一時。晝童兒拿上添換果碟兒來。都是蜜餞減碟。榛松果仁。紅菱雪藕。蓮子荸薺。酥油蚫螺。氷糖霜梅。玫瑰餅之類。這應伯爵。看見酥油蚫螺。渾白與粉紅兩樣。上面都沾着飛金。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甘露洒心。入口而化。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肯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說道老舅你也請個兒。于是揀了一個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叫那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教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用錢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了。在後邊唱與妗子。和娘每聽哩。便來。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幾時去哩。還

哄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便看你每都不
去等我去罷于是就往後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趂早休進去後
邊有狗哩好不利害只咬大腿伯爵道若咬了我我直賴到你
娘那炕頭子上玳安入後邊良久只聽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
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搭着頭出來伯爵看見我的兒誰養的
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裡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
俺每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梭兒
來買一石七八斗勾你家鴇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月董嬌
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轎罷了洪四兒道大爺這
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每去罷了齊香兒道俺每明日還要
赴早往門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房簷底下開

門兒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他連累你
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裡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
遭雀兒不在那窩兒罷了齊香兒笑罵道恠老油嘴汗邪了你
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那些兒放着老我半邊俏把你
這四個小淫婦兒還不勾擺布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
不怎麼好光一味好撇伯爵道我那兒到根前看手段還錢又
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百不言語有些出
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里董嬌兒道他剛纔聽見
你說在這里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拏樂器來每人唱
一套你每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每叫兩個遞
酒兩個唱一套與他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

兒琵琶齊香兒彈箏坐在校床兒兩個輕舒玉指款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鬬鵪鶉夜去明來倒有個天長地久當下董嬌兒遞與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翠袖慇懃金杯瀲灩正是

朝赴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落霞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了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教春鴻上來唱南曲與大舅聽分付棋童備馬來拏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天色晚了西門慶道無是理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到家當下唱了一套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道深擾姐夫西門慶送至大門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位甘夥計來見了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房子一兩日卸貨伯爵道哥不消分付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大舅便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裡房子伯爵悉把韓夥計貨船到無人發賣他心內要開個段子鋪收拾對門房子教我替他尋個夥計一節對大舅說了大舅道幾時開張咱每親朋會定少不的具果盒花紅來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伯爵小衚衕口上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叔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分路回來棋童便送大舅去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關門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

拜見講說了一回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
收拾房子卸貨。修蓋土庫局面。擇日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
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
下就和甘夥計批立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譬如得利十分為
率。西門慶分五分。喬大戶分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
三分均分。一面收卸磚瓦木石。修蓋土庫裡面。裝畫牌面。待貨
車到日堆卸貨物。後邊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
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士夫。每月三兩束修。四時禮物不缺。
又撥了畫童兒小厮。伏侍他半晚替他拿茶飯。舀硯水。他若出
門望朋友就跟他擎拜帖匣兒。西門慶家中常筵客。就請過來陪
侍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辰就請

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討藥。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
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午
間煮了。來在後邊院內。請大妗子。李桂姐。吳銀兒衆人都圍着
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
就陪他往前邊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住了嬭奶。又留
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
李桂姐。吳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卓兒。鋪氊條。同抹骨
牌賭酒。頑耍。那個輸一牌。吃一大杯酒。孫雪娥吃衆人贏了七
八鍾酒。又不敢久坐。坐一回又去了。西門慶在對門房子內看
着收拾打掃。和應伯爵。崔本。甘夥計吃酒。又使小厮來家要菓
兒。慌的雪娥往廚下打發。只拏李嬌兒頂鈌。金蓮教吳銀兒桂

姐你唱慶七夕俺每聽。當下彈着琵琶。唱商調集賢賓。

暑纔消大火即漸西。斗柄往次宮移。一葉梧桐飄墜。萬方秋意皆知。暮雲軒、聒聒蟬鳴。脫風輕。點點螢飛。天堦夜、凉清似水。鵲橋高掛偏宜。金盤內種五生。瓊樓上設筵席。

當日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歇了一夜。早辰請任醫官又來看他。那惱在心裡。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躧了一脚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大紅段子新鞋兒上。滿幇子都展污了。登時柳眉剔竪。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關了。拏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那邊。使過迎春來說。俺娘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教五娘這邊休打狗罷。這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了。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論起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屋裡做甚麽。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發他出去。教他恁遍地撒屎。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躧了恁一鞋幇子屎。知道了我來。你與我點箇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聾粧啞裝憨兒。春梅道。我頭裡又對他說。你趂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關到後邊院子裡去罷。他佯打耳睜的不理我。還拏眼兒瞟着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胆大萬殺的奴才。怎麽恁把屁股兒懶待動貝。我知道你在這屋裡。成了把頭。便說你恁久慣牢頭。把這打

來不作理。因叫他到跟前，叫春梅拏過燈來，教他瞧瞧的我這鞋上的齷齪。我纔做的恁奴心愛的鞋兒，就教你奴才遭塌了我的，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揾着搽血。那秋菊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教春梅與我採過跪着，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筭。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婦人教春梅把他手拴住，雨點般鞭子輪起來，打的這丫頭殺豬也似叫。那邊官哥纔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不打他罷，只怕諕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歪在裡間屋裡炕上，聽見金蓮打的秋菊叫，一骨碌子扒起來，在旁邊勸解，見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的他那邊姐姐說，只怕諕了哥哥，為驢扭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荊樹。金蓮緊自心裡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攛上把火一般，須臾紫漒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貨，你不知道，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麼，腌子甚麼紫荊樹、驢扭棍，單管外合裏差。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差？我來你家討冷飯吃，教你恁頓摔我。金蓮道：你明日說與我來，看那老毬走，怕是他家不敢拏長鍋煮吃了我。那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證他，走那裡邊屋裡嗚嗚咽咽哭起來了。由着婦人打秋菊，打勾約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

蓋了十闌杆。打得皮開肉綻。纔放起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
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朵腮
頰痛淚。敢怒而不敢言。不想那日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裡。吃酒
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
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
着驚諕。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
來對月娘說。向房中拏出他壓被的銀獅子一對來。要教薛姑
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赶八月十五日。嶽廟裡去捨。那薛姑子。
就要拏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
廝叫將賁四來。替他兌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鋪裡。講定個
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咱每捨多少。到幾時有。纔好。你教

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過來。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
使來安兒。你去瞧賁四來家不曾。你叫了他來。來安兒一直去
了。不一時。賁四來到。向月娘衆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
天平兌了。重四十九兩伍錢。月娘分付同薛師父。往經鋪請印
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郎叫孟玉樓。咱送送他兩位師父去。就
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裡做鞋哩。兩個携着手兒。往前邊來。賁
四同來安兒。薛姑子。王姑子。往經鋪裡去。金蓮與玉樓。走出大
廳前來。東廂房門首。見他正守着針線筐兒。在簷下納鞋。金蓮
拏起來看。都是沙綠潞紬。手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
線子。爽利着藍頭線兒。却不老作些。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
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根子的。這個我心裡。要藍提跟子。

所以使大紅線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壻在屋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裡吃了兩鍾酒。在屋里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說。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哈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拏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脚蟹行貨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尋他去。早時我說。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你看麼。你教我幹。恁有錢的姐姐。不撰他些兒。是傻子。只相牛身上拔一根毛了。你孩兒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正是饒你有錢拜北斗。誰人買得不無常。如今這屋裡。只許人放火。不許你每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你會那等輕狂百勢。大清早辰。刁蹬着漢子。請太醫看。他亂也的。俺每又不管。每當在人前。會那等做清兒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看孩子。睡着和我睡。誰耐煩。教我就攛掇往別人屋裡睡去了。俺每自恁好罷了。背地還嚼說俺每。那大姐姐偏聽他一面詞兒。說話不是俺每爭這個事。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丫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推看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在那屋裡和吳銀兒睡了一夜去了。一徑顯你那乖覺。教漢子喜歡你。那大姐姐就有的話兒說了。昨日晚夕。人進屋裡。踹了一鞋狗屎。打丫頭趕狗。也嗔起來。使丫頭過來說。諕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慢他那嘴吃。教他那小買手走來勸甚麼的。驢扭棍傷了紫荊樹。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他又來我跟前說話長短。教我墩了他兩句

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教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
也不多沒你也不少比時恁他使使性子到明日不要來他家
怕他挐長鍋煮吃了我隨他和他家纏去玉樓笑道你這個沒
訓教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見你這等訂他金蓮道不是這等
說惱人子腸了單管黃猫黑尾外合裡差只替人說話吃人家
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來兒千也說好萬也說
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
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躧到那泥裡頭還躧今日怎
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生出病來了我只說日頭常晌午卻何
也有個錯了的時節兒正說着只見賁四和來安兒往經舖裡
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

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每閃閃
見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教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來
安說了賁四于是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把上項兌
了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
講定印造綾殼陀羅五百部每部五分絹殼經一千部每部三
分筭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
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早擡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里取出一
個銀香毬來教賁四上天平兌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拏了去
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每
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賁四于是留香毬出門月娘
使來安送賁四出去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着身說道

小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舖
了賁四道已交付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給五十五兩銀
子除收過那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毬玉
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向金蓮說道李
大姐相這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猴頭也搭不
死他若不是你兒女你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
姑子甚麼繭兒幹不出來剛纔不是我說着把這些東西就託
他拏的去了這等着咱家個人見去卻不好金蓮道總然他背
地落也落不多兒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每往前
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不出去大姐道我不去這潘金
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兒

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從昨日釜看着拼掇打掃乾
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樓底下還要裝修三間
土庫擱段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舖子局面都教漆匠裝新油
漆地下鏝磚鐵地平打架子要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
溫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釜
分付把後邊堆放的那一張涼床子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桌
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
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說着只聽見遠遠一個
老頭兒斯琅琅搖着驚閨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
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
使的昏了分付你這因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每出來站了

多大回怎的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見兩個婦人在門里首向前唱了兩個喏立在旁邊金蓮便問玉樓道你也磨都教小廝帶出來一答兒里磨了罷于是使來安兒你去我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分付來安你到我屋裡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拏出來那來安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懷裡又抱着四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賊小肉兒你拏不了做兩遭兒拏如何恁拏出來一時叮噹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里的金蓮道是舖子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曉安在屋里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的大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俺春梅姐的稍出來也教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撾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都磨的耀眼爭光婦人拏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為証

蓮萼菱花共照臨　風吹兒動影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現　好似嫦娥入月宮
翠袖拂塵霜暈退　朱唇呵氣碧雲深
從教粉蝶飛來撲　始信花香在畫中

那磨鏡老子須臾將鏡子磨畢交與婦人看了付與來安兒收

進去了，玉樓便令平安問舖子里傅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兒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痴長六十一歲。老漢前者丟下個兒子，二十二歲，尚未娶妻，專一狗油，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掙錢，便養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耍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他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了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抓尋他，不着個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況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無人送老。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負屈啣寃，各處告訴，所以這等淚出痛腸。玉樓教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娶婆兒是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痴長五十五歲了，男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纔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走了十數條街巷，白不討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歎人子。玉樓笑道，不打緊處，我屋里抽替內有塊臘肉兒哩。即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教他拿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怎的不吃，那里可知好哩。金蓮于是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稍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拏兩個醬瓜兒出來，與他媽媽兒

吃那來安去不多時拏出半腿臘肉兩個餅錠二升小米兩個
醬瓜茄叫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
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湯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
放在担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楊長挑着担兒搖着驚閨
葉去了平安道二位娘子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
設智誆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這街上走過去不
是幾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做甚麼來平安道
罷了也是他的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了他
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閑來無事倚門楣　正是驚閨一老來
不獨纖微能濟物　無緣滴水也難爲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日落水流西復東　春風下盡折何窮
巫娥廟裡低含雨　宋玉門前斜帶風
莫將榆莢共爭翠　深感杏花相映紅
灞上漢南千萬樹　幾人遊宦別離中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騾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裡吃酒去了。收拾了，交卸在

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邊去。不一時。陳經濟出來陪韓
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教王
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纔
到。經濟拏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脚子。領籌攛
運貨。一箱箱堆卸在樓上。十大車段貨。運家用酒米。直卸到掌
燈時分。崔本也來幫扶照看堆卸。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
發小脚錢出門。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聽
見家中卸貨。吃了幾鍾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
了。在廳上坐的。悉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
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
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段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

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
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单。也沒差巡攔下來查點。就
把車喝過來了。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
重買一分禮。謝那錢老爹。于是分付陳經濟。陪韓夥計崔大哥
坐。後邊拏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聽見
韓道國來了。王經替他駞行李搭連來家。連忙接了行李。因問
你姐夫來了麼。王經道。俺姐夫看着卸行李。還等着見俺爹纔
來哩。這婦人分付丫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
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
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連
內沉沉重重。許多銀兩。因問他。替已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

米卸在門前店里慢慢發賣了銀子來家老婆滿心歡喜聽見王經說又尋了個甘夥計做賣手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個又好了到出月開鋪子韓道國道這裡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個人立庄置貨老爹已定還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能者多勞你看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意難得世人財你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得去等我對老爹說了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閑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盃闊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歡娛無度不必用說次日卻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西門慶教同領本甘夥計在房子內看着收卸磚瓦木石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卻說西門慶見卸貨物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鴇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了禮物沒口子向玳安你多頂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里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分付玳安收拾着涼轎頭上戴着披巾身上穿青緯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然後起身坐上涼轎放下斑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着春鴻背着直袋逕往院中鄭月兒家來正是

天仙機上整香羅　入手先拖雪一窩

不獨桃源能問渡　却來月窟伴嫦娥

却說鄭愛香兒頭戴着銀絲䯼髻梅花鈿兒周圍金累絲簪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花容月貌上着藕絲裳下着湘紋裙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里首迎接進去到于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分付小廝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家去不題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良久只見鴇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攪老爹家中悶的慌來這里自恁散心走走罷了如何多計較又見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鴇子道俺每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他每都有了禮只俺每姐兒沒有若早知時已不替應王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裡去了老爹那里叫唱在後咱姐兒纔待收拾起身只見王家人來把姐兒的衣包奪的去落後老爹那里又差了人來他哥子鄭奉又說你若不去一時老爹動意怒了慌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攛掇姐兒打後門起身上轎去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已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的說鴇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擺弄了那里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諕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纔起來老身該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不一時丫鬟拿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

鴇子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原來鄭愛香兒家門面四間。到底五層房子。轉過軟壁就是竹槍籬三間大院子。兩邊四間廂房。上首一明兩暗三間正房就是鄭愛月兒的房。他姐姐愛香兒的房在後邊第四層住。但見簾櫳香靄。進入明間內供養着一軸海潮觀音兩旁掛四軸美人。按春夏秋冬。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上面挂着一聯搽簾邀月入。諧瑟待雲來。上首列四張東坡椅兩邊安二條琴光漆春櫈西門慶坐下。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坐了半日忽聽簾櫳響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䯼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攢翹的黑鬖鬖光油油的烏雲霞着四鬢雲鬢堆縱猶若輕烟密霧都用飛金巧貼帶着翠梅花鈿兒。周圍金纍絲簪兒齊插後鬢鳳釵半卸耳邊帶着紫瑛石墜子。上着白藕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綃翠紋裙脚下露一雙紅鴛鳳嘴胸前搖瑀璘寶玉玲瓏。正面貼三顆翠面花兒越顯那芙蓉粉面四周圍香風縹緲偏相襯楊柳纖腰正是若非道子觀音畫定然延壽美人圖。望上不當不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用洒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兒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丫鬟又拿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茶遞來揉去盞邊水漬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托去請寬衣服房裡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窗素紗罩淡月半浸繡幕以夜明懸伴光高燦正面黑漆

鏤金床床上帳懸繡錦褥隱華裀旁設提紅小几博山小篆靄
沉檀樓身壁上文錦囊象筵瓶插紫筝其中床前設兩張繡甸
矮椅旁邊放對鮫綃錦帨雲母屏模寫淡濃之筆鸞鶴高閣
古今之書西門慶坐下但覺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
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彼此攀話之間言語調笑之際只見丫
鬟進來安放卓兒四個小翠碟兒都是精製銀絲細菜割切香
芹鱘絲鯉鮓鳳脯鸞羹然後拿上兩筯賽團圓如明月薄如紙
白如雪香甜美口酥油和蜜餞麻椒鹽荷花細餅鄭愛香兒與
鄭愛月兒親手揀揩各樣菜蔬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
遞與西門慶吃旁邊燒金翡翠甌兒斟上苦艷艷桂花木樨茶
須臾姊妹二人陪吃了餅收下家火去揩抹卓席鋪茜紅氈條

床几上取了一個沉香雕漆匣內盛象牙牌三十二扇兩個與
西門慶抹牌當下西門慶出了個天地分劍行十道那愛香兒
出了個地牌花開蝶滿枝那愛月兒出了個人牌搭梯望月須
臾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果酒泛金波卓上無非是鷄
鵝鴨蹄烹龍炮鳳珍果人間少有佳肴天上無雙正是舞回明
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鴛鴦杯翡翠盞飲玉液泛瓊漿姊
妹二人遞上酒去在旁筝排鴈柱款跨鮫綃當下鄭愛香兒彈
筝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
石遶梁之聲唱畢又是十二碟果仁減碟細巧品類姊妹兩個
促席而坐拏骰盆兒二十個骰兒與西門慶搶紅猜枚飲勾多
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

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綾雙欄子汗巾兒上一頭拴着三事挑牙兒一頭束着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面只用帋包兒包着于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這邊袖子裡掏又掏出個紫縐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拏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兒都拏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揚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西門慶就着鍾兒裡酒把穿心盒兒內藥吃了一服把粉頭樓在懷中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無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向他身上摸弄他香乳兒緊緊就就賽麻圓滑膩一面推開衫兒觀看白馥馥猶如瑩玉一般揣摩良久淫心輒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興解開褲帶令他纖手籠揉粉頭見其偉是粗大諕的吐舌害怕雙手摟定西門慶脖心說道我的親親你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半截兒罷若都放進去我就死了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不然如何天生恁怪剌剌的兒紅赤赤紫湛湛好砢磣人子西門慶笑道我的兒你下去替我品品愛月兒道慌怎的往後日子多如樹葉兒今日初會人生面不熟再來等我替你品說畢西門慶欲與他講歡愛月兒道你不吃酒了西門慶道我不吃了咱睡罷愛月兒便叫丫鬟把酒卓擡過一邊與西門慶脫靴他便就往後邊更衣澡牝去了西門慶脫靴時還賞了丫頭一塊銀

子打發先上床睡烓了香放在薰籠內良久婦人進房問西門慶你吃茶不吃西門慶道我不吃一面掩上房門放下綾綃來將綃兒安在褥下解衣上床兩個枕上鴛鴦被中鸞鳳西門慶見粉頭脫了衣裳肌膚纖細牝淨無毛猶如白麵蒸餅一般柔嫩可愛抱了抱腰肢未盈一掬誠爲軟玉溫香千金難買于是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般嫩腿兒來夾在兩邊腰眼間那話上使了託子向花心裡頂入龜頭昂大濡攪半晌方纔沒稜那鄭月兒把眉頭綢在一處兒兩手攀閣在枕上隱忍難挨朦朧着星眼低聲說道今日你饒了鄭月兒罷西門慶于是扛起他兩隻金蓮于肩膀上肆行抽送不勝歡娛正是得多少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有詩爲証

帶雨籠烟匝樹奇　妖嬈身勢似難支
水推西子無雙色　春點河陽第一枝
濃艷正宜吟郡子　功夫何用寫王維
含情故把芳心束　留住東風不放歸

當下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戀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禮去四樣鮮肴一罈酒一疋金段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咱晚纔來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敢因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繭兒玳安還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的月娘道不是那里却是誰家

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段匣。送禮去了。潘金蓮道。娘你不消問這賊囚根子。他也不肯實說。我聽見說。蠻小廝昨日也跟他爹去來。你只叫了蠻小廝來問他。就是了。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幾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鋸齒兒鑲了。門裡立着個娘娘。打扮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個院裡半門子。也認不的了。赶着粉頭叫娘娘起來。金蓮問道。那個娘娘。怎麼模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生的相菩薩樣。也相娘每頭上戴着這個假殼

進入裡面。一個年老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大後邊。竹籬笆進去。又是一位年小娘娘出來。不戴假殼生的銀盆臉。瓜子面。搽的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每都在那里坐來。春鴻道。我在俺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陪着俺每吃酒并肉兕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個好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也沒竹鎗籬。金蓮道。只怕你不知道。你家新安的半門子是的。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却說潘金蓮房中。養活的一隻白獅子猫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裡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啣汗巾兒

拾扇兒。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着他在被窩裡睡。又不撒屎尿在衣服上。婦人吃飯。常蹲在肩上喂他飯。呼之即至。揮之即去。婦人常唤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半斤。調養得十分肥壯。毛内可藏一雞彈。甚是愛惜他。終日抱在膝上摸弄。不是生好意。因李瓶兒官哥兒平昔怕猫。尋常無人處。在房裡用紅絹裹肉。令猫撲而撾食。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婆子藥。畧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段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鋪着小褥子兒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拏着碗吃飯。不料金蓮房中。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撲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

只聽那官哥兒呱的一聲。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被風搐起來。慌的奶子丟下飯碗。摟抱在懷。只顧唾㗋。與他收驚。那猫還來赶着他要撾。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搐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搐起來。李瓶兒入在後邊。一面使迎春後邊請娘去。哥兒不好了。風搐着哩。叫娘快來。那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正是驚損六葉連肝肺。諕壞三毛七孔心。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走逕撲到房中。見孩子搐的兩隻眼直往上弔。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咿咿猶如小鷄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侵一般。連忙摟抱起來。臉搵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麽的搐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裡猫所諕一

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緊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裡的猫諕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着這老婆子。這等張睛。俺猫在屋裡好好兒的卧着不是你每亂道怎的把孩子諕了。沒的賴人起來。爪兒只揀軟處捏。俺每這屋裡是好纏的。月娘道他的猫。怎得來這屋里。迎春道。每常也來這邊屋裡走跳。那金蓮接過來道早時你說每常怎的不攛他可可今日兒就攛起來。你這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六說白道的。將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可兒俺每自恁沒時運來。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里去了。看官聽說。常言道

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這潘金蓮。平日見李瓶兒從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每日爭妍競寵。心中常懷嫉妬不平之氣。今日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猫。必欲諕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于己。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獒害趙盾丞相一般。正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舉意早先知
休道眼前無報應　古往今來放過誰

月娘衆人。見孩子只顧搐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脉息。只顧跌脚說道此遭驚諕重了。是驚風難得過來。急令快熬燈心薄荷湯。金銀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連忙拔

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過得來便罷如過不來告過王家奶奶必須要灸幾醮纔好月娘道誰敢䏘必須還等他爹來問了他爹不然灸了惹他來家嗄喝李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惹是他爹罵我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隨你灸我不敢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脖根兩手關尺并心口共灸了五醮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藥錢一溜烟從夾道內出去了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搐不好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怎的風搐起來李瓶兒來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丫頭奶子都不敢

說西門慶又見官哥兒手上皮兒去了灸的滿身火艾心中焦燥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貓驚諕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過得來若等你來又恐怕遲了他娘母子主張教他灸了孩兒身上五醮纔放下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臟氣冲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由分說尋着貓提溜着脚遠向穿廊望石臺基輪起來只一摔只聽响喨一聲腦漿迸萬朶桃花滿口牙零碎玉正是不在陽間擒鼠耗却歸陰府作狸仙那潘金蓮見他拏出貓去摔死了坐在炕上風紋也不動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裡喃喃吶吶罵道賊作死的强盜把人粧出去殺了纔是好漢一個貓

兒碍着你咊㞞亡神也似走的來摔死了。他到陰司裡。明日邊
問你要命。你慌怎的。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這西門慶走到
李瓶兒房里。因說奶子迎春。我教你好生看着孩兒。怎的教貓
諕了他。把他手也撾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淫婦。平白把孩子灸
的恁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淫婦。拏到衙門裡。與他個兩
拶。李瓶兒道。你看孩兒緊日不得命。你又是恁樣的孝順。是兒
家信也巴不得要好哩。當下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
艾火把風氣反于內。變為慢風。內裡抽搐的腸肚兒皆動。尿屎
皆出。大便倚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睜忽閉。中朝只是昏沉不省。
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有凶無吉。月
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調神。又請小兒科太醫來看
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
來。則看陰騭守他罷了。于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個噴涕
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看到八月十
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親戚內眷
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相
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又使性
兒。彼此互相揭調。十四日。賁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
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吊錢。買帋馬香燭。十五
日同陳經濟。早往岳廟裡進香。帋把經來看着都散施盡了。走
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又舉薦了
一個看小兒的鮑太乙來看。說道。這個變成天弔客忤。治不得

了。白與了他一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來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响。李瓶兒通衣不解帶。晝夜只接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裡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卓上點着銀燈。丫鬟養娘都睡熟了。觀着滿窓月色。更漏沉沉。見那孩兒只是昏昏不省人事。一向愁腸萬結。離思千端。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瞌睡多。

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窓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鴈聲嘹亮。孤眠才子夢魂驚。蛩韻淒涼。獨宿佳人情緒苦。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簷前叮噹鐵馬。敲碎仕女情懷。銀臺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長歎。

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在夢多。

當下李瓶兒卧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潑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裡扯着却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連𠲜了幾口。道。怪哉怪哉。一聽兩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這李瓶兒諕的渾身冷汗。毛髮皆竪起來。到次日西門慶進房來。把夢中之事。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裡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你休害怕。如今我使小

廝拏轎子接了吳銀兒晚夕來與你做伴兒再把老媽叫來伏
你兩個玳安打院裡接了吳銀兒來那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
兒在奶子懷裡只搐氣兒了慌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哥
哥這黑眼睛珠兒只往上翻口裡氣兒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
的這李瓶兒走來抱到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丫頭快請你爹去
你說孩子待斷氣也可好常時節又走來說話告訴房子兒尋
下了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西門慶聽
見後邊官哥兒重了就打發常時節起身說我不送你罷改日
我使人拏銀子和你看去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連
吳銀兒大妗子都在房裡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裡把嘴一口
口搐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只長吁短

嘆不上一盞茶時官哥兒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
申時也只活了一年零兩個月合家大小放聲號哭那李瓶兒
撾耳撓腮一頭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省摟着他
大放聲哭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荅
兒裡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上了我的拋閃殺人的心肝撇
的我好苦也那妳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動不得
西門慶即令小廝收拾前廳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凳要把
孩子連枕席被褥擡出去那裡挺放那李瓶兒倘在孩兒身上
兩手摟抱着那里肯放口口聲聲直叫沒救星的冤家嬌嬌的
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撇的我枉費辛苦乾生受一場再不
得見你了我的心肝月娘衆人哭了一回在旁勸他不住西門

慶走來見他把臉抓破了滾的寶髻鬅鬆烏雲散亂便道你看蠻子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場他短命死了哭兩聲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了去又哭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緊如今擡出去好叫小廝請陰陽來看那是甚麼時候月娘道這個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裡怎麼說來他管情還等他這個時候纔閤去原是申時生還是申時死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李瓶兒見小廝每伺候兩旁要擡他又哭了說道慌擡他出去怎麼的大媽媽你伸手摸摸他身上還熱的叫了一聲我的兒嚛你教我怎生割捨的你去坑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倒在地下放聲哭道

有山坡羊為證

叫一聲青天你如何坑陷了人奴性命叫一聲我的嬌兒呵恨不的一聲兒就要把你叫應也是前緣前世那世裡少欠下你冤家債不了輪着我今生今世為你眼淚也拋流不盡每日家吊胆提心費殺了我心從來我又不曾坑人陷人蒼天如何恁不睜眼非是你無緣必是我那些兒薄倖撇的我囬撲着地樹倒無陰來的竹籃打水落而無効叫了一聲痛腸的嬌生奴情愿和你陰靈路上一處兒行

當下李瓶兒哭了一回把官哥兒擡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那里并他師父廟裡說聲去西門慶道他師父廟裡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說了一面使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拏出十兩銀子與賁四教他快擡了

一付平頭杉板。令匠人隨即儹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喬宅那里一聞來報。隨即喬大戶娘子就坐轎子。進門來就哭。月娘衆人。都陪着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請了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付出世。教與他看看黑書。徐先生掐指尋復。又檢閱了陰陽秘書。瞧了一回。說哥兒生時八字。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喪。本家都要忌忌哭聲。親人不忌。入殮之時。蛇龍鼠兔四生人避之。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寳瓶宮。下臨齊地。他前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吃酒落魄。不敬天地六親。橫事牽連。遭氣寒之疾。久臥床席。穢污而亡。今生為小兒亦患風癇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司太歲。先亡攝去寃死。託生往鄭州王家為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拙三日念了經。到五日出去。墳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釘了長命釘。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場。打發陰陽去了。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聽得知。早辰衙門散時。就來弔問致賻。慰懷。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裡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吳道官廟裡并喬大戶家。俱備折卓三牲來

祭奠吴大舅沈姨夫門外韓姊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卓來燒
帋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時節韓道國甘出身賁地傳李智
黄四都鬬了分資晚夕來與西門慶宿伴打發僧人去了叫了
一起提偶的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卓
席管待衆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吴銀兒并鄭月兒三家都有人
情來上帋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黄懨懨連茶飯兒都懶待
吃題起來只是哭涕把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
尋了拙智白日裡分付奶子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
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
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寃呪勸他休要哭了經上不說的好
改頭換面輪迴去來世機緣莫想他當來世他不是你的兒女

都是宿世冤家債主託出來化財化目騙劫財物或一歲而亡
二歲而亡三六九歲而亡一日一夜萬死萬生陀羅經上不說
的好昔日有一婦人常持佛頂心陀羅經日以供養不缺乃于
三生之前曾置毒藥殺害他命此冤家不爭離于前後欲求方
便致殺其母遂以托蔭此身向母胎中抱母心肝令母至生產
之時分解不得萬死千生及至生產下來端正如法不過兩歲
即便身亡母思憶之痛切號哭遂即把他孩兒拋向水中如是
三遍托蔭此身向母腹中欲求方便致殺其母至第三遍准前
得生向母胎中百千計較抱母心肝令其母千生萬死悶絕叫
喚准前得生下特地端嚴相見具足不過兩歲又以身亡母既
見之不覺放聲大哭是何惡業因緣准前把孩兒直至江邊巳

經數聲，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遂化作一僧，身披百衲，直至江邊，乃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是你男女，是你三生前冤家，三度托生，欲殺母不得，爲緣你常持誦佛頂心陀羅經，并供養不缺，所以殺汝不得。若你要見這冤家，但隨貧僧手指看之。道罷，以神通力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緣汝曾殺我來，我今故來報冤，蓋緣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故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爲冤。道畢，沉水中不見。此女人兩淚交流，禮拜菩薩，歸家益修善事，後壽至九十七歲而終，轉女成男。不該我貧僧說，今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蔭下，化目化財，要惱害你身，爲緣你供養修時，那捨了此經一千五百卷，有此功行，他救害你不得。今此離身，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這李瓶兒聽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輒流涕不止。須臾過了五日，光景到廿七日早辰，雇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金棺，與旛幢雲蓋，玉梅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銘旌，題着西門冢男之柩。吳道官廟裡，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兒來，送棺轉呪生神玉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纔上頭，只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墳上悲慟，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里在頭轎子陪喬親家母、大妗子，和李桂姐、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往內頭去，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那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門首，

趕着棺材大放聲一口一聲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嚛叫的連聲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慌了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摟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耍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一面想將起來拍了卓子由不的又哭了山坡羊全腔為証

進房來四下靜由不的我悄嘆想嬌兒哭的我肝腸兒氣斷想着生下你來我受盡了千辛萬苦說不的偎乾就濕成日把你耽心兒來看教人氣破了心腸和我兩個結冤實承望你與我做生兒團圓久遠誰知道天無眼又把你殘生喪了撇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明知我不久也命喪在黃泉來的咱娘兒兩個鬼門關上一處兒眠叫了一聲我嬌嬌的心肝皆因是前世裡無緣你今生壽短

那吳銀兒在旁一面拉着他手勸說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拋閃了你去了那裡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只顧煩惱了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裡牆有縫壁有眼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已身誰不知他氣不忿你養這孩子若果是他害了當當來世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也被他活埋了幾遭哩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裡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時前者你每都知道漢子等閒不到我後邊到了一遭兒你看背地亂都唧噥成一塊對着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那個帋包兒里也看俾俺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着眼兒看着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

怎麽死哩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也和他也爭執不得了虛他罷正說着只見妳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往後爹的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裡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說我有那冤家在一日去用他一日他豈有此話說便道怪老婆你放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恁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教你出門往後你大娘身子若是生下哥兒小姐來你就接了妳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些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這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痛腥

想嬌兒想的我無顛無倒朝嬌兒除非是夢兒中來到白日裡覩物傷情如刀剜了肺腑到晚間睡醒來再不見你在我這懷兒中抱由不的珎珠望下抛你再不來在插金床兒上睡着頭要你再不來在我手掌兒上引笑你再不來相靠着我胸膛兒來的生抱這熱笑笑心肝割上一刀奴爲你乾生受枉費了徒勞稍慈了别人撇的我無有個下稍

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在旁解勸了一回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兒這般只顧哭了去一面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桌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嚥得下去只吃了半甌兒就丟下不吃了西門慶在墳上教徐先生畫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葬了那日喬大戶山頭并衆親戚都在祭祀就在

新蓋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你家姐姐做了望門寡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那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孩兒每各人壽數誰人保得後來的事。常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每又不老往後愁沒子孫須得慢慢來。親家也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西門慶在前廳。教徐先生洒煇。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死者煞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遊神沖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勿避。西門慶拏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根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令迎春拏到後邊去了。正是

思想嬌兒晝夜啼。　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間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李瓶兒因氣惹病　西門慶立段舖開張

赤繩緣盡再難期　造化無端敢恨誰

殘淚驚秋和葉落　斷魂隨月到窗遲

金風拂面思兒處　玉燭成灰墮淚時

任是肝腸如鉄石　不生悲也自生悲

話說當日孫雪娥吳銀兒兩個在旁邊勸解了李瓶兒一回云云。到後邊去了。那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李瓶兒死了生兒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的稱快。指着丫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你班鳩跌了。彈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

鴇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裡。分明聽見不敢聲言。背地裡只是弔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之煩惱憂戚。漸漸心神恍亂。夢魂顛倒兒。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墳上。葬埋了官哥兒回來。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十三歲丫頭。來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要了五兩銀子。改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舊時病症。又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一遍討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藥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彩丰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涼。金風漸漸。李瓶兒夜間獨宿在房中銀床枕冷。紗窓月浸。不覺思想孩兒。欷歔長歎。似睡不睡。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窓欞響。李瓶兒呼喚丫鬟。都睡熟了不荅。乃自下床來倒靸弓鞋。翻披繡襖。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見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這李瓶兒還捨不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去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咽咽。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自家迷。有詩為証。

纖纖新月照銀屏　人在幽閨欲斷魂
益悔風流多不足　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單稅銀兩。西門慶這里寫書。差榮海。拏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段禮物

謝主事就說此船貨過稅還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鋪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遞果盒掛紅者約有三十多人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裡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個看銀子一個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不拘經紀買主進來讓進去每人飲酒二杯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着燒罷紙各親友都遞果盒把盞畢後邊廳上安放十五張桌席五果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坐鼓樂喧天那日夏提刑家差人送禮花紅來西門慶回了禮物打發去了在座者有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原來

西門慶近日與了他五十兩銀子使了三十五兩典了房子十五兩銀子做本錢在家開了個小小雜貨鋪兒過其日月不題近隨衆出分資來與西門慶慶賀還有李智黃四傅自新等衆夥計主管并街坊隣舍都坐滿了席面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襖混元初生太極云云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邊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當日應伯爵謝希大飛起大鍾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卓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歡喜晚夕收了鋪面把甘夥計韓夥計傅夥計崔本賁四連陳經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

良久。把吹打樂工。打發去了。止留下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那應伯爵。坐了一日。吃的已醉上來。出來前邊解手。叫過李銘問李銘那個紫包髻兒的清俊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不知道。因掩口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裡邊他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眞個。怪道前日上㕔送殯都有他。于是歸到酒席上。向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擡了小舅子了。西門慶笑道。怪狗材。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斟與你應二爹一大杯酒。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麽說。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材。一個出位妄言。那伯爵低頭。想了想兒。呵呵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從來吃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個兒我聽。我纔罷了。當下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箏兒。只唱個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唱個。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個曲兒吃一鍾酒。于是玳安旋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按銀箏。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墻。春箏彈珠淚。喚梅香。赶他去別處飛。

鄭春唱了個。請酒。伯爵剛纔飲訖。那玳安在旁連忙又斟上一盃酒。鄭春又唱道。

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荼蘼架。佯羞整鳳釵。不說昨宵話。笑吟吟。掐將花片兒打。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就打發的了。謝希大道。傻化子。你吃不的。推于我來。我是你家有毡的蠻子。伯爵道。傻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材。到明日只好做個韶武。伯爵笑道。傻孩兒。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拏磕瓜來。打這賊花子。那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個响瓜兒。說道。你這花子。溫老先生在這里。你口裡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兒。他斯文人。不管這閒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座上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個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真續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庶幾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拏起骰盆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令。說差了。罰酒一杯。先用一骰。後用兩骰。遇點飲酒。

一百萬軍中捲白旗　二天下豪傑少人知

三秦王斬了余元帥　四罵得將軍無馬騎

五謊得吾令無口應　六衮衮街頭脫去衣

七皂人頭上無白髮　八分屍不得帶刀歸

九一丸好藥無人點　十千載終須一撇離

吳大舅擲畢。遇有兩點。飲過酒。該沈姨夫起令。說道。用一骰六擲。遇點飲酒。說道

天象六色地象雙　人數推來中二紅
三見巫山梅五出　筭來花有幾人通

當下只遇了個四紅。飲過一杯。過盆與温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遇點要一花名。名下接四書一句頂。

一擲一點紅。紅梅花對白梅花。　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鴛。
三擲三春柳。柳下不整冠。　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為褻服。
五擲臈梅花。花迎劍珮星初落。　六擲滿天星。星辰之遠也。

温秀才只遇了一鍾酒。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個字也不識。行個急口令兒罷。

一個急急腳腳的老小。左手拏着一個黃豆巴斗。右手拏着一條綿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撞着一個黃白花狗。咬着那綿花叉口。那急急腳腳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黃白花狗。不知手鬪過那狗。狗鬪過那手。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謅斷了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個手。去鬪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教他不拏個棍兒來。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棒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架。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個令。謝子張你行罷。謝希大道。我這令兒比他更妙。說不過來。罰一鍾。

墻上一片破瓦。墻下一疋騾馬。落下破瓦。打着騾馬。不知是那破瓦。打傷騾馬。不知是那騾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劉大姐

姐。就是個騾馬。我就是個破瓦。俺兩個破磨對䃺驢。謝希大道。你家那杜鑾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猪拱狗。也不要他。兩個人鬬了回嘴。每人罰了一鍾。該傳自新行令。傳自新道。小人行個江湖令。遇點飲酒。先一後二。

一舟二櫓。三人搖出四川河。五音六律。七人齊唱入仙歌。九十春光齊賞翫。十一十二慶元和。

擲畢皆不遇。吳大舅道。總不如傳夥計這個令兒行得切實些。伯爵道。太平鍾。也該他吃一杯兒。于是親下席來。斟了一杯與傳自新吃。如今該韓夥計。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道。你每行過。等我行罷。于是韓道國道。頭一句要天上飛禽。第二句要果名。第三句要骨牌名。第四句要一官名。俱要貫串遇點照席飲酒。說

天上飛來一仙鶴　落在園中吃鮮桃
却被孤紅拏住了　將去獻與一提學
天上飛來一鷂鷹　落在園中吃朱櫻
却被二姑拏住了　將去獻與一公卿
天上飛來一老鸛　落在園中吃菱芡
却被三綱拏住了　將去獻與一通判
天上飛來一班鳩　落在園中吃石榴
却被四紅拏住了　將來獻與一戶侯
天上飛來一錦雞　落在園中吃苦株
却被五岳拏住了　將來獻與一尚書

天上飛來一淘鸞　　落在園中吃蘋菠
却被綠暗拏住了　　將來獻與一照磨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只擲四擲遇點飲酒

六口載成一點霞　　不論春色見梅花
摟抱紅娘親個嘴　　抛閃鶯鶯獨自嗟

擲到遇紅一句。果然擲出個四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高轉加官。主有慶事。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面與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看着收了家火。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户。就過那邊去了。一宿晚景不題。却說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黄四。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關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挪了這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銀子關出來。再找完不敢遲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把銀子教陳經濟來拏天平兊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卓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就賣了。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了。我心裡正亂着哩。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趕郎不好。他自亂亂的。有甚麽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聽了。便道也罷。你吃了飯拏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教常二哥門面開個小本鋪兒。月間撰的幾錢銀子兒勾他

兩口兒盤攪過來就是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放卓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拏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里還教個大官和我兩個拏這銀子去。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還有小事去。實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辰我送了些禮兒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教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我教大官兒好來回你說罷西門慶道若是恁說教王經跟了你去罷。一面叫了王經跟伯爵去了。到了常時節家常時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裡面坐。伯爵拏出銀子來與常時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教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閑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所以叫大官兒跟了我來。成了房子。我不回他爹話去。教他回回便了。常時節連忙叫渾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畢茶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剩的銀教與常時節收了。他便與常時節作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你常二叔收了。不在話下。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一切萬般皆下品　誰知陰德是良圖

正是王先有影還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七

第六十一回

韓道國筵請西門慶　李瓶兒苦痛宴重陽

去年九日愁何限　重上心來益斷腸
秋色夕陽俱淡薄　淚痕離思共淒涼
征鴻有隊全無信　黃菊無情却有香
自覺近來消瘦了　嬾將鸞鏡照容光

話說一日韓道國晚夕舖中散了。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你我被他照顧。此遭掙了恁些錢。就不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兒。休說他又丟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也請他坐半日。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些。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就

到南邊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裡也是這等說。明日是初五日。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叫了廚子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坐。我晚夕便往鋪子里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甚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嫂家常走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兒的。打扮又風流。又會唱時興的小曲兒。倒請將他來唱。等晚夕酒闌上來。老爹若進這屋里來。打發他過去就是了。韓道國道。你說的是。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這韓道國。走到鋪子里。央及溫秀才。寫了個請柬兒。走到對門宅內。親見西門慶。聲喏畢。說道。老爹明日沒事。小人家里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

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從門中回家。就去。那韓道國作辭。出門來到鋪子做買賣。拏銀子叫後生胡秀。拏籃子往街。買雞蹄鵝鴨鮮魚嗄飯菜蔬。一面叫廚子在家。整理割切。使小廝。早拏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丫鬟伺候下好茶好水。客座內打掃收拾卓椅乾淨。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罈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至迎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來酒。正面獨獨安放一張校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頭上銀絲鬏髻。翠藍縐紗羊皮金滾邊的箍兒。週圍插碎金草蟲啄針兒。白杭絹對衿兒。玉色水緯羅

比甲兒鵝黃挑線裙子。脚上老鴉青光素段子高底鞋兒羊皮金緝的雲頭兒耳邊金丁香兒打扮的十分精緻與西門慶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紅漆描金託子拿了兩盞八寶青荳木樨泡茶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高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旁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淺今日與媳婦兒商議無甚孝順治了一杯水酒兒請老爹過來坐坐前日因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里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裡弔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教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旁邊小杌兒坐下。因向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不曾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門慶問道是甚麼王六兒道他今日心裡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恐怕老爹計較又不敢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姓申名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數落都會唱我前日在宅里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教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聽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裡去唱與他娘每聽他也常在各人家走若叫他預先兩日定下他他並不敢慢了西門慶道既是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看不一時韓道國教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卓席胡秀拿果菜案酒上來無非是鴨腊蝦米海味燒

偺他之類。當下王六兒把酒打開。盪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上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他。高髻雲鬟。插着幾枝稀稀花翠。淡淡釵梳。綠衫紅裙。顯一對金蓮趫趫。桃腮粉臉。描兩道細細春山。青石墜子耳邊垂。糯米銀牙噙口內。望上花枝招颭。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你記得多少小唱。申二姐道。小的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那申二姐向前行畢禮。方纔坐下。先拏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付。把箏拏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那申二姐一逕要施逞他

能彈接唱。一面輕搖羅袖。款跨鮫綃。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彈了個四不應山坡羊。

一向來不曾和冤家面會。廝瞞情。難稍難寄。我的心誠想着你你為我懸心掛意。咱兩個相交不分個彼此。山盟海誓。心中牢記。你比鶯鶯重生而再有。可惜不在那蕭東寺。不由人一見了。眼角留情來呵。玉貌生春。你花容無比。聽了聲嬌姿。好教人目斷東墻。把西樓倦倚。

意中人兩下裡懸心掛意。意兒里。不得和你兩個眉來眼去。去了時。强扶孤枕。枕兒寒。衾兒剩。瑤琴獨對。病體如柴瘦損了腰肢。知道你夫人行應難離。倒等的我寸心如醉。最關心。伴着這一盞寒燈來呵。又被風弄竹聲。只道多情到矣。急作

忙出離了書幃。不想是花影輕搖。月明如水。

唱了兩個山坡羊。叫了斟酒。那韓道國教渾家篩酒上來。滿斟一盞。遞與西門慶。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兩個兒與老爹聽。那申二姐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鬒鬒兩朶烏雲。紅馥馥一點朱唇。臉賽夭桃如嫩笋。若生在畫閣蘭堂。端的也有個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勾改嫁從良。勝強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描。俏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願席上樽前。淺斟低唱相偎抱。一覷一個眞。一看一個飽。雖然是半霎歡娛。權且將悶減愁消。

西門慶聽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喜。又見他叫了個賞音。王六兒在旁滿滿的又斟上一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慢兒的消飲。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兒。他還記得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閑了。拏轎子接了。唱與他娘每聽。又說宅中那位唱姐兒。西門慶道。那個是常在我家走的郁大姐。道好些年代了。王六兒道。咱情申二姐到宅裡。比他唱的高。爹到明日呼喚他。早些兒來對我說。我使孩子。早拏轎子去接他。送到宅內去。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里話。但呼喚小的。怎敢違阻。西門慶聽見他說話兒。心中大喜。不一時交杯換盞之間。

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教他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
教小廝招弟兒。送過他那邊樂三嫂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
慶。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賞賜與他買絃。那申二姐連
忙花枝招颭。向西門慶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日使人
請你去。那王六兒道。爹只教王經來對我說。等這里教小廝送
他去。那申二姐拜辭了韓道國夫婦。招弟領着往隔壁去了。那
韓道國打發申二姐去了。與老婆說知。就往鋪子里睡去了。只
落下老婆在席上。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看吃
的涎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往後邊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裡。兩
個頂門頑耍。王經便把燈燭拿出來。在前半間內。和玳安琴童
兒三個做一處飲酒。那後生胡秀不知道多咱時分。在後邊廚

下偷吃多幾碗酒。打發廚子去了。走在王六娘隔壁半間供養
佛祖先堂兒內地下。鋪着一領席。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原
來與那邊臥房。止隔着一層板壁兒。忽聽婦人房裡聲喚。起來
這胡秀只見板壁縫兒透過燈亮兒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
國在房中宿歇。暗暗用頭上簪子。取下來刺破透板縫中糊的
紙。打一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
慶和老婆在屋里。兩個正幹得好。伶伶俐俐看見把老婆兩隻
腿却是用腳帶吊在床頂上。西門慶上身止着一件綾襖兒。下
身赤露。就在床沿上。兩個一來一往。一動一靜。撲打的連身响
喨。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將出來。淫聲艷語。通做成一塊。良
久只聽老婆說。我的親達。你要燒淫婦。隨你心裡揀着那塊只

顧燒淫婦不敢攔你。左右淫婦的身子屬了你。顧的那些兒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裡的嗔是的。老婆道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膽。他敢嗔。他靠着那裡過日子哩。西門慶道你既是一心在我身上。到明日等賣下銀子。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立庄。做個買手。家中已有丼夥計發賣。那里只是缺少個買手。看着置貨。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回來。却教他去省的閒着在家。做甚麼。他說道個在外邊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他江湖從小兒走過。甚麼買賣客貨中事兒不知道。你若下顧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裡替他尋下一個。我也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你把安插在那里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兒你快休賭誓。

這裡兩個。一動一靜。都被這胡秀聽了個不亦樂乎。那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鋪子裡睡去了。走到段子鋪裡。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里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這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席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點燈尋到佛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用腳踢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鋪子裡睡去。你原來在這里挺的好覺兒。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揉了揉眼。矇矇睜睜跟道國往鋪子里去了。西門慶弄老婆。直弄勾有一個時辰。方纔了事。燒了王六兒心口裡并毯蓋子上尾停骨兒上。共三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教了鬟打發舀水。淨了手。重篩煖

酒再上佳肴情話攀盤。又吃了幾鍾。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個跟着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他吃的醉醺兒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悉把韓道國家請我見我丟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家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厮拏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每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緊心裡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下邊不住的長流。丫頭火上替我煎着藥哩。你往別人屋里睡去罷。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里邊來纏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里捨不的你。只要和你睡。如之奈何。李瓶兒瞟了他一眼。笑了笑兒。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又道亦發等我好好兒你再進來和我睡。也是不遲。那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李瓶兒道着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里正等的你火裡火發。你不去却怔忡兒來我這屋裡纏。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那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麼。于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這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拏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從香腮邊滚下淚來。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那盞藥。正是心中無限傷心事付與黃鸝叫幾聲。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于潘金蓮房里。金蓮纔教春梅罩了燈。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

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罕那陣風兒。刮你到我這屋里來。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夥計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了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便在外邊。你在家。却照顧了他老婆了。西門慶道。夥計家。那里有這道理。婦人道。夥計家有這個道理。齊腰拴着根線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你還搗鬼哄俺每哩。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時。賊淫婦。他沒在這里。你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黃猫黑尾偷與他。却教他戴了來這里施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乞我相問着他。那臉兒上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里去了。賊沒廉恥的貨。你家外頭還少哩。也不知怎的一個大摔瓜。長淫婦。喬眉喬樣描的那水鬢長長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人家那血毴毴麼好老婆。一個大紫腔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歡他那些兒。與道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却一早一晚。教他好往回傳梢話兒。那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单管只胡說。那里有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這個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撰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是好四十里聽銃响罷了。見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婦人探出手來。把褲子扯開。摸見那話。軟叮噹的。托子還帶在上面。說道。可又來。你臘鴨子。煑到鍋裡。身子兒爛了。嘴頭兒還硬見放着不語先生。在這里。强道和那淫婦。怎麼弄聳聳到這咱

晚纔來家弄的恁軟如鼻涕濃爪醬的嘴頭兒還强哩你賭幾
個誓我教春梅舀一瓶子凉水你只吃了我就筭你好膽子論
起來盐也是這般鹹醋也是這般酸禿子包綱巾饒這一抿子
兒也罷了若是信着你意兒把天下老婆都要遍了罷賊沒羞
的貨一個大眼裡火行貨子你早是個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
遍街舍遍巷屬皮匠的逢着的就上幾句說的西門慶睜睜的
上的床來教春梅篩熱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内拈了一粒放
在口裡咂下去仰卧在枕上令婦人我兒你下去替你達品品
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一徑做喬張智便道好乾淨兒你在那
淫婦窩襬子里鑽了來教我替你咂可不愛殺了我西門慶道
怪小淫婦兒单管胡說白道的那里有此勾當婦人道那里有
此勾當你指着肉身子賭個誓麼亂了一回教西門慶下去使
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旋向袖子裡掏出通花汗巾來將那
話拴展了一回方纔用朱唇褁沒嗚咂半晌登時咂弄的那話
奢稜跳腦暴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麈柄自後插入牝中
兩手兜其股蹲踞而擺之肆行搧打連聲响喨燈光之下窺瞰
其出入之勢婦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湊者久之西門慶興猶
不愜將婦人仰卧朝上那話上使了粉紅藥兒頂入去執其雙
足又舉腰沒稜露腦掀騰者將二三百度婦人禁受不的瞑目
顫聲沒口子叫達達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不使上他也罷了
西門慶口中呼叫道小淫婦兒你怕我不怕再敢無禮不敢婦
人道我的達達罷麽你將就我些兒我再不敢了達達慢慢提

看提撒了我的頭髮兩個顛鸞倒鳳又狂了半夜方纔體倦而
寢話休饒舌又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家
前日請我席上唱的一個申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琵琶
箏都會我使小廝接他去等接了他來留他兩日教他唱與你
每聽于是分付廚下收拾酒菓肴饌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
安放大八仙卓席放下簾來合家宅眷在那里飲酒慶賞重陽
佳節不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衆
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倒會不多
若題諸般小曲兒山坡羊鎖南枝兼數落倒記的有十來個一
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教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設下
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栽了菊花請了

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
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拏琵琶在
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請了來恰
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強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讓他酒兒
也不大好生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頭不展說道
李大姐你把心放開教申二姐唱個曲兒你聽玉樓道你說與
他教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那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
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
爹常二叔在小捲棚里坐我就來王經道常二叔教人拏了兩
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向月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了些禮
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排些甚麼管待他怎好空了

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里分付看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吽申二姐你好歹唱個好曲兒與他六娘聽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裡說個甚麼曲兒教申二姐唱個你聽就是了辜負他爹的心此來爲你吽將他來你又不言語的于是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個紫陌紅徑俺每聽罷那申二姐道這個不打緊我有于是取過箏來排開鴈柱調定冰絃頓開喉音唱折腰一枝花

紫陌紅徑丹青妙手難畫成觸目繁華如鋪錦料應是春負我非是辜負了春爲着我心上人對景越添愁悶

東甌令花零亂柳成陰蝶困蜂迷鶯倦吟方纔眼睜心兒裡忘了想啾啾唧唧呢喃燕重將舊恨舊恨又題醒撲簌簌淚珠兒暗傾

滿園春悄悄庭院深默默的情掛心凉亭水閣果是堪宜宴飲不見我情人和誰兩個問樽把絲絃再理將琵琶自撥是奴欲歌悶情怎如倦聽

東甌令榴如火簇紅錦有焰無烟燒碎我心懷着向前欲待要摘一朶觸觸拈拈不堪 怕奴家花貌不似舊時人伶伶仃仃怎宜樣簪

梧桐樹梧葉兒飄金風動漸漸害相思落入深深井一旦夜長難捱孤枕欄上危樓望我情人未必薄情與奴心相應他在那里那里貪歡戀飲

東甌令菊花綻桂花零如今露冷風寒秋意漸深驀聽的窗

兒外幾聲幾聲孤鴈。悲悲切切。如人訴。最嫌花下砌畔小蛩
吟。咭咭咶咶。惱碎奴心。
〔浣溪沙〕風漸急寒威凜。害想思最恐怕黃昏。沒情沒緒。對着
一盞孤燈。窗兒眼數。教還再輪。畫角悠悠聲透耳。一聲聲嚥
咽難聽。愁來別酒強重斟。酒入悶懷珠淚傾。
〔東甌令〕長吁氣兩三聲。斜倚定幃屏兒思量那個人。一心指
望夢兒里略略重相見。撲撲簌簌雪兒下。風吹簷馬。把奴夢
兒驚。叮叮噹噹。攪碎了奴心。
〔尾聲〕為多情牽掛心。朝思暮想淚珠傾。恨殺多才不見影。
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你好甜酒兒。吃上一鍾兒。那李瓶兒又
不敢違阻了月娘。拏起鍾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強打着

精神兒與衆人坐的。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熱的來。又往屋里
去了。不說這里內眷。单表西門慶到于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
伯爵與常峙節。在松墻下。正看菊花。原來松墻兩邊。擺放二十
盆。都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
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鵞毛菊。鴛鴦花之類。
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時節即與跟來人。把盒兒擡進
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蒙你厚情成了
房子。無甚麼酧荅。教他娘子製造了這螃蟹鮓。并兩隻爐燒鴨
兒。邀我來同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這個心做甚
麼。你令正病纔好些。你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
別的東西兒來。恐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

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剝淨了的。裏邊釀着肉。外用椒料薑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煠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熟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搬進去。分付拏五十文錢賞拏盒人。因向常時節謝畢。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軒坐的。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里尋的。西門慶道。是磚廠劉太監送我這二十盆。伯爵道。連這盆。西門慶道。就連這盆都送與我了。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盆正是官窯雙箍鄧漿盆。又吃年代。又禁水漫。都是用絹羅打。用腳跐過泥。纔燒造這個物兒。與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里尋去。誇了一回。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幾時搬過去。伯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那家子已是尋下房子。兩三日就搬了。昨日好日子。買了些雜貨兒。門首把舖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兄弟。替他在舖兒里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每幾時買些禮來。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裡整理菜兒擡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兒。叫兩個妓者。咱每替他煖煖房。耍一日。常時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筭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狹。恐怕哥受屈馳。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里又費他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說。即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門慶笑道。叫你鄭月娘和洪四兒去。洪四兒令打撥鼓兒。唱慢山坡羊兒。伯爵道。哥你是個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

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扭的，也是個肉佞賊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去着，也携帶你走走。你月娘兒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貼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慣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材，不要惡識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每，已搬過去了。咱每人隨意出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里整治停當，教小廝擡了他府上。我還叫兩個妓者，咱要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分付每人出多少分資，俺每都送哥這里來，就是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沒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勾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裡沒地方兒。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這里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與西門慶叙禮，坐下。小厮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于後邊月娘房里。月娘還在捲棚內，與衆姊妹吃酒聽唱。聽見小厮說大舅來了，爹陪着在後邊坐着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吽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上纔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門慶因問倉廒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將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考選軍政在邇，還望姐夫

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說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于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來前邊坐。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話說。西門慶道。沒甚麼話。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了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兒來謝我。節間留他每坐坐。不想大舅來的正好。于是讓至前邊坐下。月娘連忙教廚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卓席端正。拿上小菜果酒上去。西門慶旋教開庫房。拏去一罈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碧靛清噴鼻香。未曾篩。先攙一瓶凉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後貯于布甑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葡萄酒。教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嗄飯肴品擺將上來。堆滿卓上。先拿了兩大盤。玫瑰菓餡蒸糕。蘸着白砂糖。衆人乘熱一搶。着吃了一頓。然後纔拿上釀螃蟹。并兩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做的。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來的。大舅道我空痴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兒不曾。西門慶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為我這常嫂。也這般好手段兒。常時節笑道。賤累還恐整理的不堪口。教列位哥笑話。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應伯爵忽聽大捲棚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有李桂姐在這里。不然。如何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着。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

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謅，倒是個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姓申二姐，年小哩，好個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眞個這等好，哥怎的不揮出來俺每瞧瞧，又唱個兒俺每聽。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每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材耳朶內聽的見。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我也聽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朶似竹簽兒也似，愁聽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他出來，俺每見見，俺每不打緊，教他只當唱個兒與老舅聽也罷了，休要就古執了。西門慶乞他逼迫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了頭，起來旁邊安放校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套數小唱，也會百十來個。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拏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入空，你唱與大舅聽。分付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跨鮫綃，微開檀口，唱羅江怨道：

懨懨病轉濃，甚日消融。春思夏想秋又冬，滿懷愁悶訴與天公也。天有知呵，怎不把恩情送，恩多也是個空，情多也是個空，都做了南柯夢。

伊西我在東，何日再逢。花箋慢寫封又封，叮嚀囑付與鱗鴻也。他也不忠，不把我這音書送，思量他也是空，埋怨他也是空，都做了巫山夢。

恩情逐曉風。心意懶慵。伊家做作無始終。山盟海誓。一似耳邊風也。不記當時多少恩情重。虧心也是空。痴心也是空。都做了蝴蝶夢。

惺惺似懞懂。落伊套中。無言暗把珠淚湧。口心誰想不相同也。一片眞心將我厮調弄。得便宜也是空。失便宜也是空。都做了陽臺夢。

不說前邊彈唱飲酒。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邊似尿也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的。向前一頭搭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攙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攙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使綉春連忙快對大娘說去。那綉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俺娘在房中暈倒了。這月娘撇了酒席。與衆姊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攙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里。端的怎麽來就不好了。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諕了一跳。說道。此是他剛纔只怕吃了酒。助趕的他這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幾曾大好生吃酒來。一面煎燈心薑湯灌他。半晌甦醒過來。纔說出話兒來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面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由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教他請任醫官來看你。那李瓶兒又嗔。教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月娘分付迎春。打舖教你娘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

分付收拾了家火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衆人至
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
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臘查黃了。扯着西
門慶衣袖哭泣。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屋裡坐槅子。
不知怎的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黑
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恁甚麼就顧不的了。西門
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丫頭都在那里。不看你。怎的
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丫頭都在根前。和奶子攙扶着
我。不然還不知跌得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日還早使小廝請
任醫官來看你。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次日
早辰。發往衙門里去。旋使琴童騎頭口。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

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厮說進去。李瓶兒
房里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醫官到房中。胗畢脉。走出外
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脉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些。七情感
傷肝肺火太盛。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
制。復使大官兒後邊問去。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
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可有望。不然難爲矣。
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
何言語。你我厚間。又是明用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
茶。送出門。隨即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
曰歸脾湯。乘熱而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
又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冲血管。熱入血室。亦

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月娘見前邊亂着請太醫
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一件雲絹比甲兒并
花翠裝了個盒子。打發他坐轎子去了。花子由自從開張那日。
吃了酒去。聽見李瓶兒不好。至是使了花大嫂買了兩物禮來
看。他見他瘦的黃懨懨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裡。大哭了一回。
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的一個看婦人
科的趙太醫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侄媳婦月經不通是
他看來老爹這里差人請他來看看六娘。管情就好。西門慶於
是就使玳安同王經兩個疊騎着頭口。往門外請趙太醫去了。
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在廂房坐的。和他商議第六個房下。甚
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嫂子。貴恙說好些。怎
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一向着了憂感。把病
來又犯了。昨日重陽我說接了申二姐。節間你每打夥兒散悶
頑耍。他又沒大好生吃酒。誰知走到屋中。就不好暈起來。一交
跌倒在地。把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脉息比前沉重。吃
了藥倒越發血盛了。伯爵道哥。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門
慶道。胡太醫說是氣冲了血管。吃了他的。也不見動靜。今日韓
夥計說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廝
騎頭口請去了。一回。把我焦愁的了不得。生生爲這孩子不好
是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個回轉。勸着
他又不依你。教我無法可處。正說着。平安來報喬親家爹來了。
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坐。敘禮已畢。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親

家母有些不安。昨日舍甥到家，請房下便來奉看。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他着了憂感，身上原有些不調。又感發起來了。蒙親家掛心。喬大戶道也曾請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常吃任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街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行醫何老人，大小方脈俱精。他兒子何岐軒，見今上了個冠帶醫士，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等小价請了趙龍崗來，看了脈息，看怎的說，再請他來不遲。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見，如今請了何老人來，看了親家母脈息，講說停當，安在廂房內坐的，待盛价門外請將趙龍崗來，看他胗了脈，怎麼說，教他兩個細講一講，就論出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有個不效之理。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拏我拜帖兒，和喬通去，請縣門前行醫何老人來。玳安等應諾去了。西門慶請伯爵到廳上，與喬大戶相見，同坐一處吃茶。那消片晌之間，何老人到來，進門與西門慶喬大戶等作了揖，讓于上面坐下。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肆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不得閒，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癡長八十一歲。敘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脈息。旋攙扶起來，坐在炕上，挽着香雲，阻隔三焦，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體似銀條看看減褪丰標漸漸消磨精彩胸中氣急連朝水米怕沾唇五臟膨脝盡日藥丸難下腹隱隱耳虛聞磬響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脉細沉東岳判官催命去一靈縹緲西方佛子與同行喪門弔客已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

那何老人看了脉息出來外邊廳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細思當初起將病之由看是也不是西門慶道你老人家如何治療正相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門外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脉息出來你老人家和他兩個相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敘禮畢然後與衆人相見何二老居中喬大戶在左應伯爵在右西門慶主位相陪來安兒拿上茶來吃了收下盞託去此人便問二位尊長貴姓喬大戶道俺二人一位姓何一位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敢問先生高姓尊寓何處治何生理其人答道不敢在下小子家居東門外頭條巷二郎廟三轉橋四眼井住的有名趙搗鬼便是平生以醫爲業家祖見爲太醫院院判家父見充汝府良醫祖傳三輩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聽子藥性賦黃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脉訣加減十三方千金奇効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無書不看藥用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裡定關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芤石之脉理莫

不通脈小人拙口鈍腮不能細陳聊有幾句道其梗槩便道

我做太醫姓趙　門前常有人叫　只會賣杖搖鈴
那有眞材實料　行醫不按良方　看脈全憑嘴調
撮藥治病無能　下手取積兒妙　頭疼須用繩箍
害眼全憑艾醮　心疼定敢刀剜　耳聾宜將針套
得錢一味胡醫　圖利不圖見効　尋我的少吉多凶
到人家有哭無笑　正是

半積陰功半養身　古來醫道通仙道

衆人聽了都呵呵笑了何老人道你門裡出身門外出身趙太醫道門裡出身怎的說門外出身怎的說何老人道你門裡出身有父待子接脈理之良法若是門外出身只可問病下藥而已趙太醫道老先生你就不知道古人云望聞問切神聖功巧學生三輩門裡出身先問病後看脈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同子平兼五星還要觀手相貌纔看得准庶乎不差何老人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看去西門慶即令琴童後邊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又攙扶起來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醫先胗其左手次胗右手便敎老夫人抬起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眞個把頭兒揚起來趙太醫敎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西門慶便問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擡頭看了一眼便低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死不成還認的人哩西門慶笑道趙先生你用心看我重謝你一面看視

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胗其脉息，非傷寒，則為雜症；不是產後，定然胎前。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胗一胗。先生道：敢是飽悶傷食，飲饌多了。西門慶道：他連日飯食通不十分進。趙先生又道：莫不是黃病？西門慶道：不是。趙先生道：不是，如何面色這等黃？又道：多管是脾虛泄瀉。西門慶道：也不是泄瀉。趙先生道：不泄瀉，却是甚麼惡生的害個病？也教人摸不着頭腦。坐想了半日，說道：我想起來了。不是便毒魚口，定然是經水不調勻。西門慶道：女婦人，那里便毒魚口來？你說這經事不調倒有些近理。趙先生道：南無佛耶！小人可怎的也猜着一庄兒了。西門慶問：如何經事不調勻？趙先生道：不是乾血癆，就是血山崩。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房下如此這般，下邊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你有甚急方，合些好藥與他吃，我重重謝你。趙先生道：不打緊處，小人有藥。等我到前邊，寫出個方來，好配藥去。西門慶一面同他來到前廳，喬大戶、何老人還未去，問他甚麼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是經水淋漓。何老人道：當用何藥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聽我說：

甘草甘遂與硇砂，藜蘆巴豆與芫花，人言調着生半夏，用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兒齊加，葱蜜和丸只一撾，清辰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聽了，便道：這等藥吃了，不藥殺人了？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于病。若早得摔手伶俐，强如只顧牽經。西門慶道：這

斷俱是胡說教小厮與我攆出去喬大戶道既是保來一場醫家休要空了他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前邊鋪子裡稱二錢銀子打發他去罷那趙太醫得了二錢銀子往家一心忙似箭兩家走如飛西門慶見打發趙太醫去了因向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麼何老人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里曉的甚脉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貼藥來遇緣看服畢經水少減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飲食再不進就難爲矣說畢起身西門慶這里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拏盒兒討將藥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其分毫動靜吳月娘道你也省可里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麼兒只顧拏藥陶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筭他二十七歲有血光之災今年却不整廿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教着他打筭筭這祿馬數上看如何只怕犯着甚麼星辰替他禳保禳保西門慶這里旋差人拏帖兒往周守備府裡問去那裡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裡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筭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一數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去一生別徭事都如眼見西門慶隨即使陳經濟拏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抄尋有黃先生家門上貼着抄筭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星陳經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筭說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筭子一打就說這女

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壬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運。四歲己未。十四歲戊午。廿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門五鬼。災殺作抄。夫計都者。乃陰晦之星也。其像猶亂絲而無頭。變異無常。人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暗傷財物。小口凶殃。小人所筭。口舌是非。主失財物。若是陰人。大爲不利。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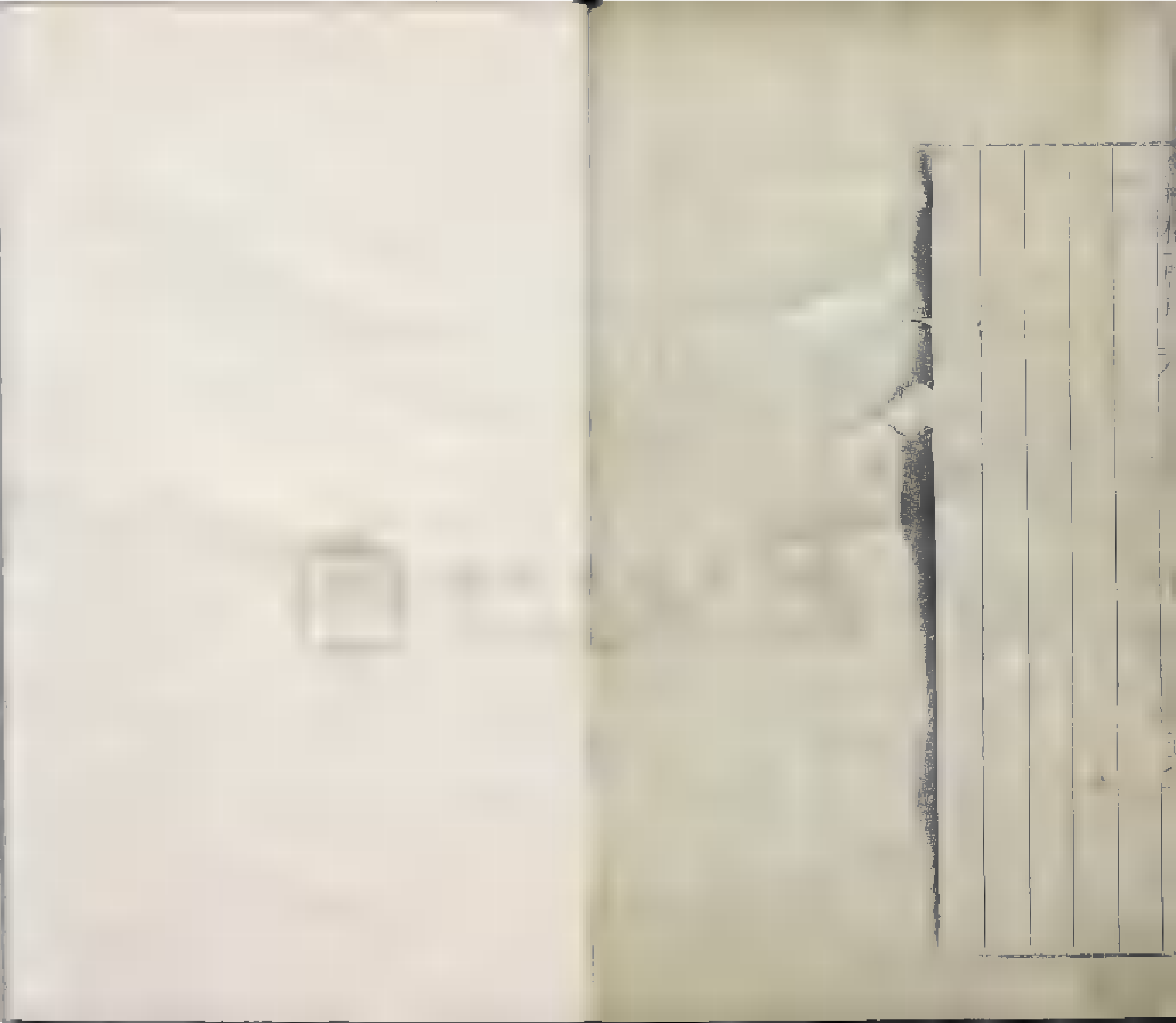
計都流年臨照　命逢陸地行舟　必然家主皺眉頭
靜裡躊躇無奈　閑中悲慟無休　女人犯此問根由
必似亂絲不久　切記胎前產後　其數曰

莫道成家在晚時　止緣父母早先離
芳姿嬌媚年來美　百計俱全更有思
傳揚伉儷當龍至　榮合屠羊看虎威
可憐情熟恩情失　命入雞宮葉落衰

抄畢。數封付與經濟。經濟拏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的。見經濟抄了數來。拏到後邊解說與月娘聽。命中多凶少吉。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眉頭搭上三黃鎖。腹內包藏萬斛愁。正是

高貴青春遭大喪　伶俐醒然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定載　算來由命不由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祭燈法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行藏虛實自家知　禍福因由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閒中點檢平生事　靜裡思量日所爲
常把一心行正道　自然天理不相虧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百般醫治無効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𨶹着梳頭洗臉還自己下炕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減少形容消瘦下邊流之不止那消幾時把個花朵朶人兒瘦弱的不好看也不着的炕了只在裀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進來嫌穢惡教丫頭燒着下些香

在房中西門慶見他脫膊兒瘦的銀條兒相似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便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悞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虧若得止住不流了再把口裏放開吃下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住你在房中守着甚麼西門慶哭道我的姐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的你李瓶兒道好傻子只不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又道我要對你說也沒與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裡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影綽綽有人在我跟前一般夜裡要便夢見他恰似好時的拏刀弄杖和我厮嚷孩子也在他懷裡我去奪反被他推我一交說他那里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了說道人死如燈滅這幾年知道他往那里去了此是你病的久了下邊流的你這神虛氣弱了那里有甚麼邪魔魍魎家親外祟我明日往吳道官廟裡討兩道符來貼在這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話中間走到前邊即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下頭口因問你爹在家裡玳安道爹在家裡又問你往那里去玳安道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諕了一跳敬來問安西門慶道這兩日較好些告訴身上瘦的通不相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却怎生樣的孩子死了隨他罷了成夜只是哭生生憂慮出病兒來了勸着又不依你教我有甚法兒處伯爵道哥你又使玳安往廟裡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房中無人害

伯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廝問吳道官那里討兩道符來貼在房中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里有甚麼邪祟魍魎來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請他來看看嫂子房裡有甚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里住沒柰何你就領小廝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去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伯爵和希大吃了茶起身自勾當去了玳安兒討了符來貼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纔和兩個人來拏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休信邪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虗極了他說門外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遣遣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請他早早來那厮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來拏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廝拏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說你不要叫他只怕悞了他家里勾當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裡叫馮媽媽又不在鎖了門出去了對與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歹教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伯爵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了俱不在話下次日只見觀音庵王姑子跨

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春攙扶起來坐的王姑子道了問訊李瓶兒道請他坐下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不來看我看見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他大娘使了大官兒到庵里我纔聽得的又說印經來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塲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赶了網兒背地裡和印經家打了一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為他氣的我不好了把大娘的壽日都悞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把他受生

的經都悞了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敢悞了他的經在家整誦了一個月受生昨日纔圓滿了今日纔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這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粳米和些十香瓜幾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纔教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與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來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那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付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邊大娘屋裡吃了茶煎些粥米我看着你吃些粥兒不一時迎春安放桌兒擺了四樣茶食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霜乳餅兩盞粳米粥一雙小

牙快迎春拏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拏着甌兒餵了半日只呷了
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吃了教拏過去罷
王姑子道人以水食為命恁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
瓶兒道也得我吃的下去是怎的迎春便把吃茶的卓兒掇過
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了諕了一跳
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得恁樣
的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爹請了太
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着了
驚諕不好娘晝夜憂感那樣劳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
好了不想沒了成日着了那哭又着了那暗氣暗惱在心裡就
是鐵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犯了是人家有些氣惱兒

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出來王姑
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
端的誰氣着他奶子道王爺你不知道誰氣着他因使綉春外
邊瞧瞧看關着門不曾路上說話草裡有人不備俺娘都因為
着了那邊五娘一口氣他那邊猫撾了哥兒手生生的諕出風
來爹來家那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纔把那猫來
摔殺了他還不承認拏俺每煞氣八月裡哥兒死了他每日那
邊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稱快俺娘這屋裡分明聽見有個不惱
的左右背地裡氣只是無眼淚因此這樣暗氣暗惱纔致了這
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裡歹也在心裡
姊妹之間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不等的別

人有了他還不穿出來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他娘些兒可是
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他不道是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
意兒道相五娘那邊潘姥姥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
這屋裡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麼不與他
五娘還不道是李瓶兒聽見便嗔如意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顧
說他怎的我已是死去的人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
言而自卑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知道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
也有眼望下看着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瓶兒道王
師父還有甚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去了我如今又不得
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我心裡
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

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我這罪業還不知墮多少罪業哩
王姑子道我的菩薩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天可憐見到明日假
若好了是的你好心人龍天自有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
來對迎春說爹分付把房內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
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走走去李瓶兒
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王
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
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油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
邊大官兒去說纔曉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那李瓶兒只說了
一聲多有起動就把面朝裡去了花子油坐了一回起身到前
邊向西門慶說道俺過世公公老爺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

藥曾吃來不曾不拘婦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裡有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本府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得了個方兒棕灰與白雞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更多了花子油道這個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作辭去了妳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紙在身底下只見馮媽媽來到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兒道馮媽媽貴人怎的不來看看娘昨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來說你鎖着門往那里去來馮婆子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裡修法早辰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倘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

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這些和尚早時沒王師父在這裡那李瓶兒聽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媽子單管只撒風如意兒道馮媽媽叫着你還不來娘這幾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內不耐煩你剛纔來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退災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裡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坐褥子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閒閒儘每攙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日間兩三遍如意兒道本等沒吃甚麼大食力怎禁的這等流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媽說道老馮你也常來這邊瞧瞧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這兩日醃

菜的時候掙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裡遇着人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閒錢買菜兒與他吃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庄子上起菜撥兩三畦與你也勾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老馮過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旁薰熱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裡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辰吃了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來娘只咬了一些兒呷了不上兩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剛纔應二哥小廝門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教來保騎頭口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那廝但合上眼只在我根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管情請了他替你把這邪祟遣遣再服他些藥兒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奴已是得了這個拙病那裡好甚麼若好只除非再與兩世人是的奴今日無人處和你說些話兒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幾年死了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這般不得命抛閃了你去了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咽再哭不出聲來那西門慶亦悲慟不勝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個正在屋裡哭忽見琴童兒進來說答應的稟爹明日十五衙門裡拜牌畫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拏我帖兒回你夏老爹自家拜了牌罷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悮了你公事要緊

我知道幾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忍你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纔他花大舅和我說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沖你沖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點頭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憨錢將就使十來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墳旁只休把我燒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搶些漿水也方便些你惹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如刀剜肝膽劍挫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說的是那裡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拏着一小盒兒鮮蘋菠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娘子那裡送蘋菠兒來與你吃因令迎春你洗淨了拏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娘子

替心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甌兒盛貯西門慶與月娘在旁看着拈餵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裡就睡了西門慶與月娘都出來外邊商議月娘便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不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來預備着他直到那臨時到節熱亂又亂不出甚麼好板來馬捉老鼠一般不是那幹營生的道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我畧與他題了題兒他分付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擡副熟板兒罷你惹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說亦發請潘道士來看了他看板去罷月娘道你看沒分曉一個人的形也脫了關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來還妄想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壁磨旗幸

的他若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值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
說同月娘到後邊使小厮叫將賁四來在廳上問他誰家有好
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拏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
家新到了幾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即令陳經濟你後邊
問你娘要四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經濟少頃取了五
錠元寶出來同賁地傳去了直到後晌纔來回話西門慶問怎
的這咱纔來他二人回說到陳千戶家看了幾副板都中等又
價錢不合回來到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尚舉人家有一副好
板原是尚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
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牆磕底蓋堵
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每
還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
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幾兩銀子便也還
捨不得賣這副板還看咱這裡要別人家定要三百五十兩西
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兌三百二十兩擡了來罷休要
只顧搖鈴打鼓的了陳經濟道他那裡收了咱二百五十兩還
找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雪花
銀子二人去了比及黃昏時分只見許多閑漢用大紅氊條裹
着擡板進門放在前廳天井內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
即叫匠人來鋸開裡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
寸長與伯爵觀看滿心歡喜向伯爵道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
口不住只顧喝采不已說道原說是姻緣板大抵一物人還有

一王嫂子嫁哥一場今日䁠受這副材板勾了分付匠人你用心只要做的好你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面在前廳七手八脚連夜攢造棺槨不題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說畢陪西門慶晚夕在前廳看着做材到一更時分纔家去了西門慶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却說老馮與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里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來看視要在屋裡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裡齷齷齪齪的他每都在這裡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西門慶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裡遂過那邊金蓮房中去了李瓶兒教迎春把角門關了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燈打開箱子取出幾件衣服銀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他了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紬子等我死後你好歹請幾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忒多慮了天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只說我與了你這疋紬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理會了于是把銀子和紬子接過來了又與過馮媽媽來向枕頭邊也拏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與他說道老馮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我如今死了去也甚麽這一套衣服并這件首飾兒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本見你放心那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攆你不成馮媽媽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

拜哭的説道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那裡歸着李瓶兒又吽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紬子襖兒藍紬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説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塲哥兒死了我原説的教你休撅上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説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也不打發你出去了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物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兒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沒造化哥兒死了娘又這般病的不得命好歹對大娘説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裡答應了出去投奔那里説畢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旁邊只顧揩眼淚李瓶兒一面吽過迎春繡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裡答應一塲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每了你每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裹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那大丫頭迎春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裡拘管着這小丫頭繡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的觀眉説眼在這屋裏教人駡沒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見出樣兒來了你伏侍別人還相在我手裡那等撒嬌撒癡好也罷歹也罷了誰人容的你那繡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這個門李瓶兒道你看傻丫頭我死了你在這屋裡伏侍誰繡春道我守着娘的

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
的也還出去綉春道我和迎春都荅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
罷了這綉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
飾一面哭的言語說不出來正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
斷腸人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
來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從昨日就擡
了板來在前邊做材哩且冲你冲你若好了情愿捨與人罷李
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往後不過日子哩
西門慶道沒多只給了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
備下與我放着那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看着做材去了只
見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
姐心裡却怎樣的李瓶兒揝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甘
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這裡你和俺
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話說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又沒曾
虧了我實承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先把個冤家
沒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後房裡這
兩個丫頭無人收拘那大丫頭巳是他爹收用過的教他往娘
房裡伏侍娘小丫頭娘若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
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的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
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也閉又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
娘也看着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十月巳滿生下
哥兒就教接他奶兒罷月娘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

身上說凶得吉你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他伏侍二娘罷如今二娘房裡丫頭不老實做活早晚要打發出去教綉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他没頭奔咱家那裡占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没孩子到明日配上個小廝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旁便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擡舉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教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磕頭那月娘由不得眼淚出不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都留了幾句姊妹仁義之言不必細記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衆人都出去了獨月娘在屋裡守着他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說道娘到明日好生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帶兒休要似奴 心粗吃人暗算了月娘道姐姐我知道看官聽說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李瓶兒臨終這句話正是惟有感恩并積恨千年萬載不成塵正說話中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伺候淨茶淨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與衆婦女都藏在那邊床屋裡聽覷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觀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綵絲縧背上橫紋古銅劒兩隻脚穿雙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扇八字眉兩個杏子眼四方口一道落腮鬍威儀凛凛相貌堂堂若非

霞外雲遊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只見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恰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爾語數四方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而至運雙睛努力以慧通神目一視仗劍手內掐指步罡念念有辭早知其意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符喝道值日神將不來等甚噀了一口法水去見一陣狂風所過一黃巾力士現于面前但見

黃羅抹額紫綉羅袍獅蠻帶緊束狼腰豹皮褌牢拴虎體常遊雲路每歷罡風洞天福地片時過岳瀆酆都撚指到業龍作孽向海底以擒來妖魅為殃劈山穴而提出玉皇殿上稱為符使之名非梵卓前立有天丁之號常在壇前護法每來世上降魔胸懸雷部赤銅牌手執宣花金蘸斧

那位神將拱立堦前大言召吾神那廂使令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李氏陰人不安投告于我案下汝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言訖其神不見須臾潘道士瞑目變神端坐于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良久乃止出來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便說此位娘子惜乎為宿世冤愆所訴于陰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西門慶道法官可解禳得麼潘道士道冤家債主須得本人可捨則捨之雖陰官亦不能強因見西門慶禮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燈何如西門慶問幾時祭用

何香帋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五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燈壇。以黃絹圍之。鎮以生辰壇斗。祭以五穀棗湯。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上浮以華蓋之儀。餘無他物。壇內俯伏行禮。貧道祭之。鷄犬皆關去。不可入來打攪。可齋戒青衣在內。這西門慶。都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入。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淨衣。那日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陪潘道士吃齋饌。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燈壇。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華蓋。周列十二宮辰。下首纔是本命燈。共合二十七盞。先宣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堦下。左右盡皆屏去。再無一人在左右。燈燭熒煌。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望天罡取真炁。布步訣躡瑆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但見晴天星明朗燦。忽然一陣地黑天昏。捲棚四下皆垂着簾幙。須臾起一陣怪風。所過正是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彷彿入戶穿簾定是摧花落葉。推雲出岫。送雨歸川。鴈迷失伴作哀鳴。鷗鷺驚群尋樹杪。嫦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

大風所過三次。一陣冷氣來。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燈。盡皆刮盡。惟有一盞復明。那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裡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却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諕的慌忙下法座來。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娘子

已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本命燈已滅豈可復救乎只在旦夕之間而已了那西門慶聽了低首無語滿眼落淚哭泣哀告萬望法師搭救則個潘道士道定數難逃難以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罷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强之因令左右捧出布一疋白金三兩作經襯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袍穿就作辭而行囑付西門慶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裡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言畢送出大門拂袖而去西門慶歸到捲棚內看着收拾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坐的不覺眼淚出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數到此地位强求不得

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說道哥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厮拏燈籠送你去郎令來安取了燈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哀慟口裡只長吁氣尋思道法官戒我休往房里去我怎坐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須得厮守着和他說句話兒于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裡睡聽見西門慶進來翻過身來便道我的哥哥你怎的就不進來了因問那道士點的燈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燈上不妨事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還哄我哩剛纔那厮領着兩個人又來在我根前鬧了一回說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已告准在陰司決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拏我也西門慶聽了兩淚交流放聲大

哭道我的姐姐你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幾日誰知你又拋閃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瓶兒雙手摟抱着西門慶脖子嗚嗚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聲說道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並頭相守誰知奴家今日死去也趁奴不閉眼我和你說幾句話兒你家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那一冲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了他的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個官今後也少要往那裡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只顧的苦口說你西門慶聽了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裡

絕緣短倖今世裡與你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也李瓶兒又說迎春綉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他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丫頭奶子也不打發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麼靈回個神主子過五七兒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這屋裡守你守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裡穢惡薰的你慌他每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分付丫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裡對月娘說悉把祭燈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纔我

到他房中。我覷他說話兒還伶俐。天可憐。只怕還熬出來了。也不見得。月娘道。眼眶兒也塌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麼。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恁伶俐。臨斷氣還說話兒。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幾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又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得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月娘亦止不住落淚。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裡略倒倒兒。因問道。天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雞還未叫。有四更天了。叫迎春替他鋪墊了身底下草紙。搊他朝裡。蓋被停當睡了。衆人都熬了一夜。沒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那邊屋裡鎖着。迎春與綉春。在面前地坪上。搭着鋪。那裡剛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付你每看家。我去也。忽然驚醒。見卓上燈尚未滅。向床上視之。還面朝裡。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可惜一個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場春夢。正是閻王教你三更死。怎敢留人到五更。迎春慌忙推醒衆人。點燈來照。果然見沒了氣兒。身底下流血一窪。慌了手腳。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見面容不改。體尚微溫。脫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胸兒。這西門慶也不顧的甚麼身底下血漬。兩隻手。抱着他香腮親着。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

活着做甚麼。在房裡離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吳月娘亦搵淚哭涕不止。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小丫鬟養娘。都擡起房子來也一般哀聲動地哭起來。月娘向李嬌兒孟玉樓道。不知晚夕多咱死了。恰好衣服兒也不曾得穿一件在身上。玉樓道。娘我摸他身上還溫溫兒的。也纔去了不多回兒。咱不趁熱腳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麼。月娘因見西門慶搕伏在他身上。撾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坑陷了你了。月娘聽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韶刀。哭兩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就臉撾着臉兒哭。倘口裡惡氣撲着你是的。他沒過好日子。誰過好日子來。人死如燈滅。半晌時不借留的。他倒好。各人壽數到了。誰人不打這條路兒來。因令李嬌兒孟玉樓。你兩個拏鑰匙。那邊屋裡尋他裝殮的衣服出來。咱與他眼看着與他穿上。叫六姐咱兩個把這頭來整理整理。西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了去。月娘分付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段遍地錦襖兒。柳黃遍地金裙。并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雲紬粧花衫。翠藍寬拖子裙。并新做的白綾襖黃紬子裙出來罷。當下迎春拏着燈。孟玉樓拏鑰匙。開了床屋裡門。向步床上第二個描金箱子裡。都是新做的衣服。揭開箱蓋玉樓李嬌兒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件綀襯身紫綾小襖兒一件。白紬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白綾女襪兒粧花

膝庫腿兒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裡與月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燈下替他整理頭髻用四根金簪兒綰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勒停當李嬌兒因問尋雙甚麼顏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姐他心裡只愛穿那雙大紅遍地金鸚鵡摘桃白綾高底鞋兒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那雙鞋出來與他穿了去罷吳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上陰司裡好教他跳火坑你把前日門外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鞋也是扣的鸚鵡摘桃鞋尋出來與他裝綁了去罷這李嬌兒聽了走來向他盛鞋的四個小描金箱兒約百十雙鞋翻遍了都沒有迎春說俺娘穿了來只放在這裡怎的沒有走來廚下問綉春綉春道我看見娘包放在箱坐廚裡扯開坐廚子尋還有一大包都是新鞋尋出來了眾人七手八腳都裝綁停當西門慶率領眾小廝在大廳上收捲書畫圍上幃屏把李瓶兒用板門擡出停于正寢下鋪錦褥上覆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盞隨身燈來專委兩個小廝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炷香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出裝綁衣服來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了只留炕屋裡交付與丫頭養娘那馮媽媽見沒了主兒哭的三個鼻頭兩個眼淚王姑子且口裡喃喃吶吶替李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寃經楞嚴經并大悲中道神呪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西門慶在前廳手拘着胸膛由不的撫尸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呼啞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姐不要比及亂着雞就叫了玳安請了徐先生

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奶沒了。在于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打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分沒了。徐先生道。此是第幾位奶奶。西門慶道。乃是第六的小妾。生了個拙病。淹淹纏纏。也這些時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令左右掌起燈來。廳上揭開紙被。觀看手掐丑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徹。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硯。請徐先生批書。這徐先生向燈下打開青囊。取出萬年曆通書來觀看。問了姓氏并生時八字。批將下來。一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于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日重喪之日。煞高一丈。向西南方而去。遇太歲煞冲迎斬之局。避本家忌哭聲。

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雞蛇四生人。外親人不忌。是月娘使出玳安來。教徐先生看看黑書上。往那方去了。這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秘書觀看。說道。今日丙子日。乃是巳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前生曾在濟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為女人。屬羊。稟性柔婉。自幼陰謀之事。父母雙亡。六親無靠。先與人家作妾。受大娘子氣。及至有夫主。又不相投。犯三刑六害。中年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氣疾。肚腹流血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封府袁指揮家為女。艱難不能度日。後躭閣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中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看畢黑書。眾婦女聽了皆各嘆息。西門慶教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

爹停放幾時西門慶哭道熱突突怎麽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七纔好徐先生道五七裡沒有安塟日期倒是四七裡宜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丑巳時安塟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沒那移了徐先生當寫殃榜蓋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里備下于是劄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已發曉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徃門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家下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徃衙門中給假在家整理喪事使玳安徃獅子街取了二十桶瀼紗漂白三十桶生眼布來教趙裁顧了許多裁縫在西廂房先顧人造幃幕帳子卓圍并入殮衣衾纏帶各房裡女人衫裙外邊小厮伴當每人都是白唐巾一件白直綴又兊了一百兩銀子教賁四徃門外店裡搥了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疋黃絲孝絹一面又教搭匠在大天井內搭五間大棚西門慶因想起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兒來心中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叫過來保來問那裡有寫真好畫師尋一個傳神我就把這件事忘了來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韓先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在那里住快與我請來這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熬了一夜沒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已着了悲慟神思恍亂只是沒好氣罵丫頭踢小廝守着李瓶兒屍首由不的放聲哭叫那玳安在傍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夥兒分散各房裡丫頭并家

人總歸看見西門慶只顧哭起來。把喉音也叫啞了。問他與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看恁勞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活。哭兩聲丟開手罷了。只顧扯長絆兒哭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沒梳臉也還沒洗。亂了恁五更黃湯辣水還沒嘗着就是鐵人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些甚麼。還有個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却怎樣兒的。玉樓道他原來還沒梳頭洗臉哩。月娘道洗了臉倒好。我頭裡使小廝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廝踢進來。誰再問他來。金蓮接過來道。你還沒見頭裡進他屋裡尋衣裳教我是不是。倒好意說他都相恁一個死了。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裡吃些甚麼兒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罵我狗攮的淫婦管你甚麼事我如今鎮日不教狗攮。却教誰攮哩。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月娘道。熱突突死了。怎麼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心裡那裡就這般顯出來。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氣。就口撾着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吃我說了兩句。他可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孟玉樓道。娘不是這等說。李大姐倒也罷了。沒甚麼倒吃了他爹恁三等九格的。金蓮道。他得過好日子。那個偏受用着甚麼哩。都是一個跳板兒上人。正說着。只見陳經濟手裡拿着九疋水光絹。爹說教娘每剪各房裡手帕。剩下的與娘每做裙子。月娘收了絹。便道姐夫。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這咱七八待晌午。他茶水還沒嚐着哩。經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裡小廝請他吃飯。差些沒一

脚踢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麼。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沒吃飯哭這一日了。你拿上飯去趁溫先生在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等他來時。娘這裡使人拿飯上去。消不的他幾句言語兒管情爹就吃了飯。月娘道。硶說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裡蛔虫。俺每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就知道他兩個來纔吃飯玳安道娘每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兩個。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的着了惱只他到略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的有仁義的嫂子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囚根子。俺每都是沒仁義的。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回禮兩個又哭了。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至廂房內與溫秀才叙禮坐下。先是伯爵問道嫂子甚時候殁了。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陰騭嫂子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剛聽就做了一夢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裡吃慶官酒教我急急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瞧說一根折了教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俺兩個正聽着。我就醒了。教我說此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咂嘴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跌

脚。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前夜也做了恁個夢。和你這個一樣。夢見東京翟親家那裏寄送了六根簪兒。內有一根碎折了。我說可惜兒的。教我夜裏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撇的我真好苦。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霎想起來。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先是一個孩兒也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脚子去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麼。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熱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爭耐你惹大的家事。又居着前程。這一家大小、太山也似靠着你。你若有好歹。怎麼了得。就是這些嫂子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哥你聰明你伶俐。何消兒弟每說。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過。越不過他的情。成服。令僧道念幾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墳裏。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拿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後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嘗甚麼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胡突了。常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饑損。孝經上不說的。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張主。正是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題醒夢中人。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親朋祭奠開筵宴　西門慶觀戲感李瓶

十二瑤臺七寶欄　瓊花落後再開難
龍鬚煮藥醫無效　熊胆爲丸晒未乾
蓉帳夜愁紅燭冷　紙窓秋暮翠衾寒
應憐失伴孤飛雁　霜落風高一影單

話說當日應伯爵勸解了西門慶一回拭淚而止令小廝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畢禮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衆人同坐玳安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每不信怎的應二爹來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蓮道你這賊積年久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

邊替他做牽頭、有個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
子、不知心腹。月娘問道、那幾個在廂房子裡坐着、陪他吃飯。玳
安道、大舅二舅剛纔來、和溫師父連應二爹、謝爹、韓夥計、姐夫
共爹八位人哩。月娘道、請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也擠在上頭。
玳安道、姐夫坐下了。月娘分付、你和小廝往廚房裡拿飯去、你
另拿甌兒拿粥與他吃、清早辰不吃飯。玳安道、再有誰、止我在
家、都使出報喪燒帋買東西、王經又使他往張親家爹那裡借
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他拿去是的、怕打了他紗絹
展腳。見玳安道、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一個打磬、一個伺候
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賁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
六錢一疋的絹破孝。月娘道、論起來五錢銀子的也罷、又巴巴

兒換去。又道、你叫下畫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
磨甚麼。玳安于是和畫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八仙
卓席。衆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衙門中夏老爹
差寫字的進了三班軍衛來、這裡答應、討回帖。西門慶看了、放
下、分付討三錢銀子賞他、寫期服生雙回帖兒、回你夏老爹、多
謝了。一面吃畢飯、收了家火、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
西門慶與他行畢禮、說道、煩先生揭白傳個神子兒。那韓先生
道、小人理會得了。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倒只怕面容改了。韓
先生道、也不妨、就是揭白也傳得。正吃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
外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陪花子油、靈前哭涕了一回、見畢禮數、
與衆人一處、因問甚麼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死還伶

伶俐俐說話兒剛睡下丫頭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先生
傍邊小童拿着屏揷袖中取出抹筆顏色來花子油道姐夫如
今要傳個神子西門慶道我心裡疼他少不的留了個影像兒
早晚看着題念他題兒一面分付後邊堂客躲開掀起帳子領
韓先生和花大舅衆人到根前這韓先生用手揭起千秋旛用
五輪寶蘸着兩點神水打一觀看見李瓶兒勒着鴉青手帕雖
故久病其顏色如生姿容不改黃懨懨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
西門慶由不的掩淚而哭當下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揷顏
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衆人圖着他求畫應伯爵便道先生
此是病容平昔好時比此還生的面容飽滿姿容秀麗韓先生
道不須尊長分付小人知道不敢就問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

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裡燒香親見一面可是否西門慶道正
是那時還好哩先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一軸半身靈
前供養我送先生一疋段子上蓋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分
付小人無不用心須臾描染出個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
肌膚嫩玉生香拿與衆人瞧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慶看了
分付玳安拿到後邊與你娘每瞧瞧去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
是說來好改道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說交娘每瞧瞧六
娘這影看畫的如何那些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
道成精鼓搗人也不知死到那裡去了又描起影來了畫的那
些見像潘金蓮接過來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神來
好替他磕頭禮拜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畫下六個影纔好孟

玉樓和李嬌兒拿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看李大姐這影倒
像似好時那等模樣打扮的鮮鮮兒只是嘴唇略區了些兒月
娘道這左邊額頭略低了些兒他的眉角比這眉角兒還灣些
虧這漢子揭白怎的畫來玳安道他在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
剛纔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進來說道娘每看
了快教拿出去喬親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哩玳安走到前
邊分付韓先生道這裡邊說來嘴唇略區了些左額角稍低眉
還略放灣着些兒韓先生道這個不打緊隨即取描筆改正了
呈與喬爹瞧喬大户道親家母這幅尊像是畫得通只是少了
口氣兒西門慶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酒與韓先生管待了
酒飯紅漆盤捧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攢造
出半身來就要挂大影不悞出殯就是了供要用大青大綠珠
翠團髮冠大紅通袖五彩遍地金袍兒百花裙瀾花綾褾象牙
軸頭韓先生道不必分付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掉
屏拜辭出門喬大户與衆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
家母今日小殮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仵作行人來就小殮大殮
還等到三日喬大户吃畢茶就告辭起身去了不一時仵作行
人來伺候紙劄打捲鋪下衣衾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強着
陳經濟做孝子與他抿了目西門慶旋尋出一顆胡珠安放在
他口裡登時小殮停當照前停放端正放下帳子合家大小哭
了一場來興又早冥衣鋪裡做了四座堆金瀝粉侍奉的捧盆
巾盥櫛毛女兒都是珠子纓絡兒銀廂隆兒似真的色綾衣服

一邊兩座纏下靈前供養彝爐商瓶燭臺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擺在卓上耀日爭輝又兌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銀爵盞正在廂房中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兌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吊錢來委付與韓夥計管帳賁四與來興兒專管大小買辦兼管外廚房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甘夥計四人輪番陪待往來弔客崔本專管付孝帳來保管外庫房王經管酒房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候平安逐日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又是一個寫字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門簿值念經日期打傘相搭棚幡幢雜事把門都派委已定寫了告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只見皇庄上薛內相差人進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蓆一百條麻繩拿帖兒與西門慶瞧連忙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拿朞服生回帖兒打發去了分付搭綵匠把棚起脊搭大着些留兩個門走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廳房內還搭三間罩棚大門首紮七間榜棚請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先念倒頭經每日兩個茶酒在茶坊內伺候茶水外廚房兩名廚役答應各項飯食花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交溫秀才起孝帖兒要開刊去令寫荊婦奄逝悄悄拿與應伯爵看伯爵道這個理上說不通見有如今吳家嫂子在正室如何使得這一個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大哥心內也不自在等我慢慢再與他講你且休要寫着陪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去就在李瓶兒靈傍邊裝起一張涼床拿圍屏圍着鋪陳停當獨自宿歇有春鴻書童

兒近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裡梳洗。裁縫做白唐巾。孝冠孝衣。白絨襪。白緞鞋。經帶隨身。第二日清辰。夏提刑就來探喪弔問。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温秀才相陪待茶而去。到門首分付寫字的。好生在此答應。查有不到的排軍。呈來衙門內懲治。說畢。騎馬往衙門中去了。西門慶令温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做齋誦經。早來赴會。後晌鋪排來收拾道場懸挂佛像。不必細說。那月院中吳銀兒打聽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到後邊月娘相接引去。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娘沒了。我通一字不知。就沒個人兒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女兒。他不好了。這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的。說句假就死了。委實不知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還挂牽着你。留了件東西兒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銀姐兒看。那小玉走到裡間。取出包袱內。包着一套段子衣服。兩根金頭簪兒。一件金花兒。把吳銀兒哭的淚人也相似。說道。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兩日兒。說着。一面拜謝了月娘。月月待茶與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到三日和尚打起磬子。揚旛道場。誦經。挂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陳經濟穿重孝。經巾。佛前拜禮。街坊隣舍。親朋官長來弔問。上紙祭奠者。不計其數。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大殮。祭告已畢。擡屍入棺。西門慶交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裝在棺內。四角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依着花子油說。姐夫倒不消安他在裡面。金銀

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居。西門慶不肯，安放如故，放下一七星板，閣上紫蓋，仵作四面用長命丁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哭。西門慶亦哭的呆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年小的姐姐，再不得見你了。良久哭畢，管待徐先生齋饌，打發去了。酒花米貼神燈，安真四個大字在靈前，親朋夥計人等都是巾帶孝服，行香之時，門首一片皆白。溫秀才舉薦北邊杜中書來題名旌。名子春，號雲野，原侍真宗寧和殿，今坐閒在家。西門慶備金帛請來，在捲棚內備菓盒，西門慶親遞三杯酒，應伯爵與溫秀才相陪，鋪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要寫詔封錦衣西門慶恭人李氏柩，十一字。伯爵再三不肯，說見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杜中書道：曾生過子，於禮也無碍。講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室人。溫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室內之人，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于是用白粉題畢，詔封二字貼了金，懸於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管待酒饌，拜辭而去。那日喬大戶、吳大舅、花大舅、門外韓姨夫、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桌來燒紙。喬大戶娘子并吳大妗子、二妗子、花大妗子，坐轎子來弔喪祭祀，哭泣。月娘等皆孝髻頭鬚，繫腰麻布孝裙，出來回禮舉哀，讓後邊待茶擺齋。惟花大妗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道袍，兒餘者都是輕孝。那日院中李桂姐打聽得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見吳銀兒在這裡，說道：你幾時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來，原來只顧你。吳銀兒道：我也不知道娘沒了，早知是也來看看兒。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須臾過了，看看到首七，正是

報恩寺十六衆上僧黃僧官爲首座引領做水陸道場誦法華
經拜三昧水懺親朋夥計無不畢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
紙弔孝攬二七經西門慶留在捲棚內衆人吃齋忽見小廝來
報韓先生送半身影來衆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圍冠雙鳳珠
子挑牌大紅粧花袍兒白馥馥臉兒儼然如生時一般西門慶
見了滿心歡喜懸挂像材頭上衆人無不誇奬只少口氣兒一
面讓捲棚吃齋囑付大影比長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
蘸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戶那邊來上
祭猪羊祭品吃看卓面高頂簇盤五老錠勝方糖樹果金碟湯
飯五牲看碗金銀山段帛綵繒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擡地弔
高撬鑼鼓細樂吹打纓絡打挑喧闐而至官客堂客約許多人陰

陽生讀祝西門慶與陳經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應伯爵謝希
大與溫秀才甘夥計等迎待賓客那日喬大戶邀了尚舉人朱
堂官吳大舅劉學官花千戶段親家七八位親朋各在靈前上
香三獻已畢俱跪聽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眷生
喬洪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親家母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性寬裕溫良治
家勤儉御衆慈祥克全婦道譽動鄉邦閨閫之秀蘭蕙之芳
夙配君子効聘鸞凰撫字子性以義以方効顰大德以柔以
良施懿範於家室悚和粹於娣嫜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期
諧琴瑟於有永享彌壽於無疆胡爲一疾夢斷黃粱善人之

孩兒不哀傷弱女襁褓沐愛姻嬌不期中道天不從願鴛伴
失行偎隔幽冥莫覩行藏悠悠情誼寓此一觴靈其有知來
格來歆尚饗。

官客祭畢回禮畢讓捲棚內自有卓席管待不在話下然後喬
大戶娘子崔親家母朱堂官娘子尚舉人娘子段大姐眾堂家
女眷祭奠地弔鑼鼓靈前弔鬼判隊舞數將响樂吳月娘陪着
哭畢請去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俱不必細說西門慶正在
捲棚內陪人吃酒忽听前邊打的雲板响荅應的慌慌張張進
來禀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在門首下轎子慌的西門慶連忙
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使溫秀才衣巾素服出迎前廳伺候換衣
裳左右先捧進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金帶縂進來許多官吏
圍隨扶衣搊帶奔走不暇于是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高高的
上了香展拜兩禮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勞動連忙下
來回了禮胡府尹道弔遲弔遲令夫人幾時沒了學生昨日纔
知西門慶道不想拙室一疾不救廖承老先生枉弔溫秀才在
傍作揖畢與西門慶兩邊列坐待茶一杯胡府尹起身溫秀才
送出大門上轎而去上祭人吃至後晌時分方散到第二日院
中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下了轎子穿着白雲絹對衿襖
兒藍羅裙子頭上勒着珠子箍兒白挑線汗巾子進至靈前燒
了紙月娘見他擡了八盤餅饊三牲湯飯來祭奠連忙討了一
疋整絹孝裙與他吳銀兒與李桂姐都是三錢奠儀告西門慶
說西門慶道俻甚麼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頭鬚繫腰後邊房

兒裡擺茶管待過夜晚夕親朋夥計來伴宿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鄭春都在這裡答應晚夕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卓席為首的就是喬大户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才任醫官李智黃四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白來創常時節傅日新韓道國甘出身賁地傳吳舜臣兩個外甥還有街坊六七位人都是十菜五菓滿卓兒點起十數枝高檠大燭來廳上垂下簾婦女便在靈前圍着圍屏放卓席往外觀戲當時眾人祭奠畢西門慶與經濟回畢禮安席上坐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韋臯玉簫女兩世姻緣玉環記西門慶分派四名排軍單管下邊拿盤琴童棋童畫童來安四個單管下菓兒李銘吳惠鄭奉鄭春四個

小優兒席上斟酒不一時弔場生扮韋臯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廚房裡廚役上湯飯割鵝應伯爵便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裡姐兒三個在這裡何不請出來與喬老親家老舅席上遞杯酒兒他到是會看戲又倒便益了他西門慶便使玳安進入說去請他姐兒三個出來喬大户道這個却不當他來弔喪如何叫他遞起酒來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相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閑着他快與我牽出來你說應二爹說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俺每人遞杯酒兒玳安進去半日說聽見應二爹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既恁說我去罷走了兩步又回坐下西門慶笑道你怎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待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罵兩句出了我氣我纔去落

後叉使了玳安請了一遍。那三個纔慢條條出來。都一色穿着
白綾對衿襖兒。藍段裙子。向席上不端不正拜了拜兒。笑嘻嘻
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每在這裡。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
出來。那三個也不答應。向上邊遞了一回酒。設一席坐着。下邊
鼓樂響動。關目上來。生扮韋皋。淨扮包知木。同到勾欄裡玉簫
家來。那媽兒出來迎接。包知木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
官人。你好不着人。俺女兒等閒不便出來。說不的一個請字兒。
你如何說叫他出來。那李桂姐向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
應花子一般。就是個不知趣的蹇味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
趣。你家媽兒喜歡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且
看戲罷。且說甚麼。再言語罰一大杯酒。那伯爵纔不言語了。那

戲子又做了一回。並下。這裡廳內左邊弔簾子看戲的。大妗子
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
大姐。并本家月娘眾姊妹。右邊弔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簫。蘭
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茶的鄭紀。正拿着一邊菓仁泡
茶。從簾下頭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道。那邊大
妗子娘每要吃。這春梅取一盞在手。不想小玉聽見下邊扮戲
的旦兒。名子也叫玉簫。便把玉簫拉着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
子來了。鴇子叫你接客哩。你還不出去。使力往下一推。直推出
簾子外。春梅手裡拿着茶。推潑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
張致。都頑的這等。把人的茶都推潑了。早是沒曾打碎盞兒。西
門慶聽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裡面喧嚷。春梅坐在椅上道。

你去就說玉簫浪淫婦面見了漢子這等浪想那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遞酒就罷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往屋裡瞧瞧去都在這裡屋裡有誰小玉道大姐剛纔後邊去的兩位師父也在這裡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在這裡看看就恁惹是招非的春梅見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個只像有風出來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那月娘數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那時喬大戶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伯爵攔住道東家你也說聲兒俺們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都要去沈姨夫又不隔門韓姨夫與任大人花大舅都在門裡這咱纔三更天氣門也還未開慌的甚慶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哩西門慶又令小廝提兩罈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此四罈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人舉罰于是衆人又復坐下了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吊關目上來分付揀省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西門慶請問小的寄真容的那一摺唱罷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要熱鬧貼旦扮玉簫唱了一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因此上寄丹青一句忽想起李瓶兒病時模樣不覺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淚落袖中不住取汗巾兒搽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指與月娘瞧說道大娘你看他好個沒來頭的行貨子如何吃着酒看見扮戲的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

一塲。這些兒就不知道了。樂有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着他心。他覩物思人。見鞍思馬。纔落淚來。金蓮道。我不信打談的吊眼淚。替古人躭憂。這個都是虛。他若唱的我淚出來我纔算他好戲子。月娘道。六姐悄悄兒。咱每聽罷。玉樓因向大娘子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有五更時分。衆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欵留不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家火。留下戲廂。明日有劉公公。薛公公來祭奠白日坐。還做一日。衆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歸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個。亦歸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已將曉。就歸後邊歇息去了。正是。待多少。紅日映窓寒色淺。淡烟籠竹曙光微。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央潘金蓮　合衛官祭富室娘

着人情思覺初闌　失把鮫綃仔細看
到老春蠶絲乃盡　成灰蠟燭淚初乾
鸞交鳳友鸞風散　軟玉嬌香與世間
西子風流誇未了　雞鳴殘月五更寒

話說衆人散了。已有雞唱時分。西門慶歇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壺酒。幾碟下飯。在前邊鋪子裡。還和傅夥計。陳經濟同吃。傅夥計老頭子。熬到這咱。已是不樂。坐搭下鋪。倒在炕上就睡了。因向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兩個吃罷。陳姐夫想是也不來了。這玳安櫃上點着夜燭。呼進平安來。兩個把那酒。你一鍾。我一盞

都吃了。把家火收過一邊。平安便去門房裡去睡了。玳安一面關上鋪子門。上炕和傅夥計兩個通厮脚兒睡下。傅夥計閒中因話提話問起玳安說道。你六娘沒了。這等樣棺槨祭祀念經發送。也勾他了。玳安道。一來他是福好。只是不長壽。俺爹饒使了這些錢。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瞞不過你老人家是知道。該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把銀子休說。只光金珠玩好。玉帶縧環狄髻值錢寶石還不知有多少。為甚俺爹心裡疼。不是疼人。是疼錢。是便是。說起俺這過世的六娘。性格兒這一家子都不如他。又有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一面兒笑。俺每下人自來也不曾呵俺每一呵。並沒失口罵俺每一句奴才。要的誓也沒賭一個。使俺每買東西只拈塊兒審每但說娘拿等子你稱稱。俺每好使。他便笑道。拿去罷。稱甚麼。你不圖落圖甚麼來。只要替我買值着這一家子都那個不借他銀使。只有借出來。沒有個不進去的。還也罷。不還也罷。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些。他當家俺每就遭瘟來。會把腿磨細了。會勝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鬼一錢銀子拿出來只稱九分半。着緊只九分。俺每莫不賠出來。傅夥計道。就是你大娘還好些。玳安道。雖是俺大娘好。毛司火性兒。一回家好娘兒每親親噠噠說話兒。你只休惱狠着他。不論誰。他也罵你幾句兒。總不如六娘。萬人無怨。又常在爹根前替俺們說方便兒。隨問天來大事。受不的人央俺們央他央兒對爹說。無有個不依。只是五娘快戳無路兒行動就說你看

我對你爹說把這打只題在口裡如今春梅姐又是個合氣星
天生的都出在他一屋裡傅夥計道你五娘來這裡也好幾年
了玳安道你老人家是知道他想的起那咱來哩他一個親娘
也不認的來一遭要便像的哭了家去如今六娘死了這前邊
又是他的世界那個管打埽花園又說地下乾淨一清早辰吃
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兩個說了一回那傅夥計在桃上齁齁就
睡着了玳安亦有酒了合上眼不知天高地下直至紅日三竿
都還未起來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前邊靈前睡早辰玉簫出來
收疊牀鋪西門慶便往後邊梳頭去書童蓬着頭要便和他兩
個在前邊打牙犯嘴互相嘲鬭半日纔進後邊去不想今日西
門慶歸後邊上房歇去這玉簫趕人沒起來暗暗走出來與書
童遞了眼色兩個走在花園書房裡幹營生去了不料潘金蓮
起的早驀地走到廳上只見靈前燈兒也沒了大棚裡丟的卓
椅橫三豎四沒一個人兒只見畫童兒正在那裡埽地金蓮道
賊囚根乾淨只你在這裡埽地都往那裡去了畫童道他每都
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你且丟下苕箒到前邊對你姐夫說有白
絹拿一疋來你潘姥姥還少一條孝裙子再拿一副頭鬚繫腰
來與他他今日家去畫童道怕不俺姐夫還睡哩等我問他去
良久回來道姐夫說不是他的首尾書童哥與崔大哥管孝帳
娘問書童哥要就是了金蓮道知道那奴才往那去了你去尋
他來畫童向廂房裡瞧了瞧說道纔在這裡來敢往花園書房
裡梳頭去了金蓮道你自在這裡埽完了地等我自家問這囚

根子要去。于是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到花園書房內。偶然聽
見裡面有人笑聲。推開門。只見他和玉簫在床上正幹得好哩。
便罵道。好囚根子。你兩個在此幹得好事。諕得兩個做手脚不
迭。齊跪在地下。哀告。金蓮道。賊囚根子。你且拿一疋孝絹。一疋
布來。打發你潘姥姥家去。那書童連忙拿來遞上。金蓮還歸房
來。那玉簫跟到房中。打旋磨兒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萬休對
爹說。金蓮便問。賊狗囚。你和我實說。這奴才從前已往偷了幾
遭。一字兒休瞞我便罷。那玉簫便把和他偷的緣由。說了一遍。
金蓮道。既要我饒恕你。你要依我三件事。玉簫道。娘饒了我。隨
問幾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一件。你娘房裡。但凡大小事兒。就
來告我說。你不說。我打聽出。定不饒你。第二件。我但問你要甚

麼。你就稍出來與我。第三件。你娘向來沒有身孕。如今他怎生
便有了。玉簫道。不瞞五娘說。俺娘如此這般。吃了薛姑子的衣
胞符藥。便有了。這潘金蓮一一聽記在心。纔不對西門慶說了。
那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了。知此事有幾分不諧。向
書房廚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汗巾挑牙簪紐。并收的人情。他
自己也攢勾十來兩銀子。又到前邊櫃上。誆了傅夥計二十兩。
只說要買孝絹。逕出城外。顧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在鄉里
船上。往蘇州原籍家去了。正是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
蛟龍。不想那日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都家去了。薛內相劉內
相。早辰差了人。擡三牲卓面來。祭奠燒紙。又每人送了一兩銀
子。伴宿分資。叫了兩個唱道情的來。白日裡要和西門慶坐坐。

緊等着要打發他孝絹。尋書童兒要鑰匙。一地裡尋不着。傳夥計道。他早辰問我櫃上要了二十兩銀子。買孝絹去了。口稱爹分付他孝絹不勾。敢是向門外買去哩。西門慶道。我並沒分付他如何問你要銀子。一面使人往門外絹鋪找尋他那裡得來。月娘便向西門慶說。我猜這奴才有些蹺蹊。不知弄下甚麼碎兒。拐了幾兩銀子走了。你那書房子裡開了門還大瞧瞧。沒脚蟹的營生。只怕還拿甚麼去了。西門慶走到兩個書房裡都瞧了。見庫房裡鑰匙挂在墻上。大厨櫃裡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并書禮銀子。挑牙紐扣之類。西門慶心中大怒。叫將該地方的管役來。分付各處三瓦兩巷。與我訪緝那裡得來。正是不獨懷家歸興急。五湖烟水正茫茫。那時薛内相從晌午時就坐轎來了。西門慶請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相陪。先到靈前上香。打了個問訊。然後與西門慶叙禮說道。可傷可傷。如夫人是甚麼病兒歿了。西門慶道。不幸患崩漏之疾。看治不好歿了。又多謝老公公費心。薛内相道。沒多兒將就表意罷了。因看見挂着影說道。好個標致娘子。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溫秀才在傍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窮通壽夭。自有個定數。雖聖人亦不能強。薛内相回頭來。見溫秀才衣巾穿着素服。說道此位老先兒是那學裡的。溫秀才躬身道。學生不才。備名府庠。薛内相道。我瞧瞧娘子的棺木兒。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内相進去觀看了一遍。極口稱讚道。好付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西門慶道。也是舍親的一付板。學生回了他的來了。應

伯爵道請老公公試估估那裡地道甚麼名色薛内相仔細看了此板不是建昌是付鎮遠伯爵道就是鎮遠也值不多薛内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楊宣榆伯爵道楊宣榆单薄短小怎麼看的過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名喚做桃花洞在於湖廣武陵川中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曾見秦時毛女在此避兵是個人跡罕到之處此板七尺多長四寸厚二尺五寬還看一半親家分上要了三百七十兩銀子哩公公你不曾看見解開噴鼻香的裡外俱有花色薛内相道是娘子這等大福纔享用了這板俺每内官家到明月死了還沒有這等發送哩吳大舅道老公公好說與朝廷有分的人享大爵禄俺每外官焉能趕的上老公公在先代萬歲傳宣金口見今童老爺加封王爵子孫皆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内相便道此位會說話的兄請問上姓西門慶道此是妻兄吳大哥見居本衛千户之職薛内相道就是此位娘子的令兄麼西門慶道不是乃賤荆之兄薛内相復於吳大舅聲諾説道吳大人失瞻看了一回西門慶讓至捲棚内正面安放一把校椅薛内相坐下打茶的拿上茶來吃了薛内相道劉公公怎的這咱還不到叫我答應的迎迎去青衣人跪下禀道公公起身時差小的邀劉公公去劉公公轎已伺候下了便來也薛内相又問道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西門慶道早上就來了叫上來不一時走來面前磕頭薛内相道你每吃了飯不曾那人道小的每得了飯了薛内相道既吃了飯你每今日用心答應我重賞你西門慶道老公公學生這裡

還預備着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聽。薛內相問是那裡戲子。西門慶道。是一班海鹽戲子。薛內相道。那蠻聲哈剌。誰曉的他唱的是甚麼。那酸子每在寒窗之下。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個琴劍書箱。來京應舉。得了個官。又無妻小在身邊。便希罕他這樣人。你我一個光身漢。老內相要他做甚麼。溫秀才在傍笑說道。老公公說話太不近情了。居之齊則齊聲。居之楚則楚聲。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廈。豈無一動其心哉。這薛內相便拍手笑將起來道。我就忘了溫先兒在這裡。你每外官。原來只護外官。溫秀才道。雖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公公砍一枝損百枝。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薛內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賢有愚。正說着。忽左右來報。劉公公下轎了。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向靈前作了揖。叙禮已畢。薛內相道。劉公公。你怎的這咱纔來。劉內相道。北邊徐同家來拜望。陪他坐了一回。打發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遞上茶去。因問答應的。祭奠桌面兒都擺上了。下邊人說。都排停當了。劉內相道。咱每去燒了紙罷。西門慶道。老公公不消多禮。頭裡已是見過禮了。劉內相道。此來為何。還當親祭祭。當下左右接過香來。兩個內相上了香。遞了三鍾酒。拜下去。西門慶道。老老公請起。于是拜了兩拜起來。西門慶還了禮。復至捲棚內坐下。然後收拾安席。遞酒上坐。兩位內相分左右坐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從次。西門慶下邊相陪。子弟鼓板响動。遞上關目揭帖。兩位內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紅袍記。唱了還未幾摺。心下不耐煩。一面叫上唱道情去。唱個

道情見耍耍到好。于是打起漁鼓。兩個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下去。只見廚役上來磕頭兩位內相都有賞賜。西門慶預備酒肉賞賜跟隨人等。不用細說薛內相便與劉內相兩個席上說說話見。道劉哥你不知道昨日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電把內裡凝神殿上鴟尾裹碎了。諕死了許多宮人。朝廷大懼。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宮宣精靈疏建醮。禁屠十日。法司停刑。百官不許奏事。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要割內地三鎮。依着蔡京老賊。就要許他。掣童掌事的兵馬。交都御史譚積黃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又不肯還交。多官計議。昨日立冬。萬歲出來祭大廟。太常寺一員博士。名喚方軫。早辰直着打掃。看見太廟磚縫出血。殿東北上地陷了一角。寫表奏知萬歲。科道官上本極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劉內相道。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土官。那朝裡事。也不干咱每。俗語道。咱過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這些酸子弄壞了。王十九咱每只吃酒。因與唱道情的上來。分付你唱個李白好貪杯的故事。那人立在席前。打動漁鼓。又唱了一回。直吃至日暮時分。分付下人看轎起身。西門慶款留不住。送出大門。喝道而去。回來分付點起燭來。把卓席休動。教廚役上來攢整停當。留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坐的。又使小廝請傳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和。陳經濟。復坐。吽上子弟來。分付還找着昨日玉環記上來。因向伯爵道。內相家不曉的

南戲滋味。且吩他不聽。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哥。到辜負的意思。內臣斜局的營生。他只喜藍關記擣喇小子。卻歌野調。那裡曉的大關目。悲歡離合。于是下邊打動鼓板。將昨日玉環記做不完的摺數。一一緊做慢唱。都撇演出來。西門慶令小厮席上頻斟美酒。伯爵與西門慶同卓而坐。便問他姐兒三個還沒家去。怎的不呌出來遞杯酒兒。西門慶道。你還想那一夢兒。他每去的不耐煩了。伯爵道。他每在這裡住了。有兩三日。西門慶道。吳銀兒住的久了。當日衆人坐到三更時分。撇戲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門慶邀下吳大舅。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與了戲子四兩銀子。打發出門。到次日周守備荆都監張團鍊夏提刑合衛許多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副猪羊。吃卓祭奠。有禮生讀祝。西門慶預備酒席。李銘等三個小優兒。伺候答應。到向午。只聽鼓响。祭禮到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在門首迎接。只見後擁前呼。衆官員下馬。在前廳換衣服。良久。把祭品擺下。衆官齊到靈前。西門慶與陳經濟伺候還禮。禮生喝禮三獻畢。跪在傍邊讀祝。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五日。甲申。寅侍生周秀。荆忠。夏延令。張關。文臣范勳。吳鎧。徐鳳翔。潘磯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儀。致奠于

故錦衣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維靈秀毓閨閫。善淑女紅。金玉其德。蘭蕙其姿。相內政而有道。正中饋而無闕。重積學而和睦內眷。尊所天而舉案齊眉。人願耆艾。天騎絕奇。正宜同諧

鸞琴。何乃壽後而促其期。噫。修短有數也。天厭善類。珠沉璧碎。雲慘風悲。扣玄扃而莫啟。歎薤露而易晞。秀等忝居僚儕。情重交誼。崇餚於俎。酌酒於卮。庶乎來享。鑒此哀辭。嗚呼尚饗。

祭畢。西門慶下來。謝禮已畢。吳大舅等讓衆官至捲棚內。寬去素服待茶。小優彈唱起來。安席上坐。手下跟隨之人。自有管待齊整。廚役上來三道五割。酒餚比前兩日更豐盛。照席還磕了頭。西門慶與吳大舅。應伯爵。温秀才。下席相陪。觥籌交錯。慇懃勸酒。李銘等三個小優兒。銀箏象板。朝上彈唱。外邊自有夥計主管。將跟隨祭來。各項人役。盒担錢。都照例打發銀子。停當。衆官坐到後晌時分。就要起身。西門慶不肯。與吳大舅伯爵等。拿大杯斟留。教李銘等彈樂器。唱小曲兒。歡飲直到日暮時分方散。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衆人坐。吳大舅道。各人連日打攪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息去罷。當時告辭回家。正是

天上碧桃和露種　日邊紅杏倚雲栽
家中巨富人趨附　手內多時莫論財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吳道官迎殯頒真容　宋御史結豪請六黃

齊眉相見喜柔和　誰料參商發結歌
殘月雲邊懸破鏡　流光機上擲飛梭
愁隨草色春深謝　苦入連心夜幾何
試問流乾多少淚　楓林秋色一般多

話說到九月二十八日。李瓶兒死了二七光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請了十六個道衆。在家中揚旛修建請去救苦。二七齋壇早修之時。有官安郎中來下書。西門慶待來人去了。吳道官廟中擡了三牲祭器。湯飯盤餅㪚素食金銀錠香紙之類。又是一疋尺頭。以爲奠儀。道衆遶棺傳呪。吳道官靈前展拜。西門慶與

經濟回禮謝道師父多有破費何以克當吳道官道小道甚是惶愧本當該助一經追薦夫人曾奈力薄粗茶飯奠表意而已望乞大人笑納西門慶祭畢即收了打發檯盒人回去那日三朝轉經演生神章破九幽獄對靈攝召拜進救苦朱表領告諸真符命整做法事俱不必細說第二日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上祭那時孟玉樓兄弟外邊做買賣去了五六年沒來家昨至是來家見他姐姐嫂子西門慶這邊有喪事跟隨韓姨夫那邊來上祭討了一分孝去送了許多人事見西門慶叙禮進入玉樓房中拜見至是堂客約有十數位人西門慶這邊亦設席管待俱不在言表那日午間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斯成主簿任良貴典史夏恭基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彬共五員官都關了一分穿孝服來上紙帛弔問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馬上人俱有犒盤領下去自有坐處吃正飲酒到熱鬧處當時沒巧不成話忽報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弔孝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溫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讓至前廳換了衣裳跟從進來家下人手捧香燭紙疋金段到靈前用紅漆丹盤捧過香來跪下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西門慶同經濟下來還禮黃主事道學生不知尊閫沒了弔遲恕罪恕罪西門慶道學生一向欠恭今又承老先生枉弔兼厚厚儀不勝感激叙畢禮讓至棚內上面坐下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左右捧茶上來吃了茶黃主事道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也聞知令夫人作過也

要來弔問爭柰有許多事情羈絆他如今在濟州住劄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艮嶽勅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次到淮上又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來迎取卿雲萬態奇峯長二丈濶數尺都用黃氊蓋覆張打黃旗費數號船隻由山東河道而來况河中淺水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宋道長督率州縣事事皆親身經歷案牘如山晝夜勞苦通不得閒况黃太尉不久自京而至宋道長必須率三司官員要接他一接想此間無可相熟者委托學生來敬煩尊府作一東要請六黃太尉一飯未審尊意可允否因喚左右呌你宋老爹抬差上來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氊包內捧出一對金段一根沉香兩根白蠟一分綿紙此乃宋公致賻之儀那兩封是兩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兩司官十二員每員三兩府官八員每員五兩計二十二分共一百零六兩交與西門慶有勞盛使一備這何如西門慶再三辭道學生有服在家柰何因問迎接在於何時黃主事道還早哩也得到出月半頭黃太監京中還未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十月十二日纔發引既是宋公祖老先生分付敢不領命又兼謝盛儀賻禮且領下分資決不敢收該多少卓席只顧分付學生無不畢具黃主事道四泉此意差矣松原委托學生來煩瀆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又非松原之已出何得見却如其不納學生即回松原再不敢煩瀆矣西門慶聽了此言說道學生權且領下因令玳安王經接下去問備多少卓席黃主事道六黃備

一張吃着大卓面宋公與兩司都是平頭卓席以下府官散席而已承應樂人自有差撥伺候府上不必再叫說畢茶湯兩換作辭起身西門慶款留黃主事道學生還到尚柳塘老先生那裡拜拜他昔年曾在學生敝處作縣令然後轉成都府推官如今他令郎兩泉又與學生鄉試同年西門慶道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尚兩泉相厚兩泉亦與學生相交黃主事起身西門慶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至期寒舍拱候矣黃主事道臨期松原還差人來通報先生亦不可太奢西門慶道學生知道送出大門上馬而去那縣中官員聽見黃主事帶領廵按上司人來說的都躲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分付手下把轎馬藏過一邊當時西門慶回到捲棚與眾官相見具說宋廵按率兩司八府來央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之事眾官悉言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欽差若來凡一應秖迎廩餼公宴器用人夫無不出於州縣必取之于民公私困極莫此為甚我輩還望四泉於上司處美言提拔足見厚愛之至話說都不久坐告辭起身上馬而去話休饒舌到李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領十六眾上堂僧來念經穿雲錦袈裟戴毘盧帽大鈸大鼓早辰取水轉五方請三寶浴佛午間加持召亡破獄禮拜梁皇懺談孔雀甚是齊整晚夕喬大戶娘子與眾夥計娘子與月娘等伴宿在靈前看偶戲西門慶與應伯爵吳大舅溫秀才在棚內頁首另設圍屏飲酒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趙喇嘛亦十六眾來念番經結壇跳沙灑花米行香口誦眞言齋供都

用牛乳茶酪之類。懸挂都是九醜天魔變相。身披纓絡琱璫。項挂髑髏。口咬嬰兒。坐跨妖魅。腰纏蛇螭。或四頭八臂。或手執戈戟。朱髮藍面。醜惡莫比。午齋已後。就動葷酒。西門慶那日不在家。同陰陽徐先生往門外墳上破土開壙去了。後晌方回。晚夕打發喇嘛散了。次日推運山頭酒米卓面肴品。一應所用之物。又委付主管夥計庄上前後搭棚。四五處酒房廚坊。墳內穴邊。又起三間阜棚。先請附近地隣來坐席面。大酒大肉管待。臨散皆肩背項負而歸。俱不必細說。十一日白日。先是歌郎。并鑼鼓地弔來靈前參靈。弔五鬼。鬧判。張天師着鬼迷。鍾馗戲小鬼。老子過函關。六賊鬧彌勒。雪裡梅。莊周夢蝴蝶。天王降地水火風。洞賓飛劍斬黃龍。趙太祖千里送荊娘。各様百戲。弔罷。堂客都在簾內觀看。參罷靈去了。內眷親戚都來辭靈燒紙。大哭一場。到次日發引。先絕早擡出名旌。各項幡亭紙劄。僧道鼓手。細樂人役都來伺候。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都帶弓馬全裝結束。留十名在家看守。四十名跟殯在材前擺馬道。分兩翼而行。衙門裡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照管冥器墳頭。又是二十名把門。管收祭祀。那日官員士夫親隣朋友來送殯者車馬喧呼。填街塞巷。本家并親眷堂客。轎子也有百十餘頂。三院鴇子粉頭。小轎也有數十。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西門慶留下孫雪娥并二女僧看家。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那女婿陳經濟跪在柩前摔盆。六十四人上扛。有仵作一員官立于增架上敲响板。指撥擡材人上肩。先是請了報恩寺朗

僧官來起棺，劉轉過大街口，望南走。那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那日正值晴明天氣，果然好殯。但見

和風開綺陌，細雨潤芳塵。東方曉日初昇，北陸殘烟乍斂。蓼蓼嚨嚨，花喪鼓不住聲喧；叮叮噹噹，地吊鑼連宵振作。名旌招颭，大書九尺紅羅；起火軒天，中散半空黃霧。猙猙獰獰，開路鬼斜担金斧；忽忽洋洋，險道神端秉銀戈。逍逍遙遙，八洞仙龜鶴遶定；窈窈窕窕，四毛女虎鹿相隨。地弔鬼晃一片鑼篩，烟火架迸千枝花炮。熱熱鬧鬧，採蓮船撒科打諢；長長大大，高橇漢貫甲頂盔。清清秀秀，小道童十六眾，眾眾都是霞衣道髻，擊坤庭之金，奏八琅之璈，動一泒之仙音；肥肥胖胖，大和尚二十四個，個個都是雲錦袈裟，排大鈸，敲大鼓，轉五方之法事。一十二座大絹亭，亭亭皆綠舞紅飛；二十四座小絹亭，座座盡珠圍翠繞。左勢下天倉與地庫相連，右勢下金山與銀山作隊。掌醞廚列八珍之罐，香燭亭供三獻之儀。六座百花亭，現千團錦繡；一乘引魂轎，扎百結黃絲。這邊把花與雪柳爭輝，那邊寶蓋與銀幢作隊。金字旛，銀字旛，緊護棺輿；白絹繖，綠絹繖，桐圍擁架。斧符雲氣，一邊三把，皆彩畫鮮明。銚鑼棒市，兩下侍妾盡梳粧如活；功布招颭，孝眷聲哀簇捧。定五出頭，六歌郎，仰覆運須彌座；六十四名青衣白帽，穩穩瞳定五老雲鶴華蓋頂，四番頭流蘇帶，大紅銷金寶象花棺轝。裡面安着巍巍不動錦繡棺輿。只見那兩邊打路排軍，個個都頭戴孝巾，身穿青衲襖，腰繫孝帶，腳穀腿綳靿鞋，手

執欄杆，前呼後擁，兩邊走解的，頭戴芝蔴羅萬字頭巾，撲匾金環，飛於腦後，穿的是兩三領紵絲衲襖，腰繫紫纏帶，足穿鷹爪四縫乾黃靴，襯着五彩翻身搶水獸納紗護膝，賣解猶如鷹鷂，走馬好似猿猴，執着一桿明鎗，頭絲紅桿令字藍旗，竪肩樁，打斤斗，隔肚穿錢，金鷄獨立，仙人打過橋，燈裡藏身，人人喝采，個個爭誇。扶肩擠背，紛紛不辨賢愚；挨覩並觀，攘攘那分貴賤。張三蠢胖，只把氣吁；李四矮矬，頻將腳躧。白頭老叟，盡將枴棒拄髭鬚；綠鬢佳人，也帶兒童來看殯。正是

鑼鼓鼕鼕震路塵　花攢錦簇萬人瞻
哀聲隱隱棺輿過　此殯誠然壓帝京

吳月娘坐大轎在頭裡，後面李嬌兒等本家轎子十余頂，一字兒緊跟材後走。西門慶總冠孝衣，同衆親朋在材後裡。陳經濟紮扶棺輿走。出東街口，西門慶具禮請玉皇廟吳道官來懸真。身穿大紅五彩雲霞二十四鶴鶴氅，頭戴九陽玉環雷巾，腳登丹舄，手執牙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而來。將李瓶兒大影捧于手內。陳經濟跪在面前，那殯停住了。衆人聽他在上高聲宣念。

兎走烏飛西復東　百年光景倡風燈
時人不悟無生理　到此方知色是空

恭惟

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相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

分身故。伏以尊靈名家秀質綺閣嬌姝。禀花月之儀容。蘊蕙蘭之佳氣。鬱德柔婉賦性溫和配我西君克諧伉儷處閨門而賢淑資琴瑟以好和。曾種藍田。尋嗟楚畹。正宜享福百年。可惜春光三九。嗚呼。明月易缺。好物難全。善類無常修短有數今則棺輿載道丹旐迎風良夫躃踊於柩前孝眷哀矜於巷陌。離別情深而難已音容日遠以日忘。某等謬忝冠簪愧領玄教愧無新坦平之神術。恪遵玄元始之遺風。徒展崔徽鏡裡之容。難返莊周夢中之蝶。漱甘露而沃瓊漿。超仙識登於紫府。披百寶而面七眞引淨魄出於冥途。一心無挂。四大皆空。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一靈眞性去弗迴。改頭換面無遍數。眾听末後一句。咦。精爽不知歸何處。眞容留與後人傳

吳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捲坐退下去了。這裡鼓樂喧天哀聲動地。殯纔起身。迤邐出南門。眾親朋陪西門慶走至門上方乘馬。陳經濟扶柩到于山頭五里原。原來坐營張團練帶領二百名軍。同劉薛二內相又早在墳前高阜處搭帳房吹响器打銅鑼銅鼓。迎接殯到。看着裝燒冥器紙劄。煙焰漲天。墳內有十數家收頭祭祀。皆兩院妓女。擺列。堂客內眷。自有幃幕。棺輿到落下扛。徐先生率領仵作。依羅經吊向。巳時祭告后土方隅後纔下葬掩土。西門慶易服備一對尺頭禮。請帥府周守備點主。衛中官員。至眾親朋夥計。皆爭拉西門慶祭畢。遞酒鼓樂喧天。烟火匝地。收祭祀者。自有所管人役再無淆亂。那日待人齋堂。

也有四五處堂客。在後捲棚內坐。各有派定人數。熱鬧豐盛。不必細說。吃畢。各有邀占庄院。設席請西門慶收頭飲酒。賞賜亦費許多。後晌回靈。吳月娘坐魂轎。抱神主魂旛。陳經濟扶靈牀。都是玄色宁絲靈衣。玉色鎖金走水。四角垂流蘇。吊挂大影亭。大絹亭。小絹亭。香燭亭。鼓手細樂十六衆。小道童兩邊吹打。吳大舅并喬大户。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温秀才。衆主管夥計。都陪着西門慶進城。堂客轎子壓後。到家門首。燎火而入。李瓶兒房中安靈已畢。徐先生前廳祭神洒掃。各門户皆貼辟非黄符。管待徐先生。備一疋尺頭。五兩銀子。相謝。出門各項人役。打發散了。拿出二十五吊錢來。五吊賞巡捕軍人。五吊與衛中排軍。十吊賞營裡人馬。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張團練。夏提刑。俱不在話下。西門慶還令左右放卓留喬大户。吳大舅。衆人坐。衆人都不肯。作辭起身來。保回說。搭棚在外伺候。明日來拆棚。西門慶道。棚且不消拆。亦發過了你宋老爹擺酒日子來拆罷。打發搭綵匠去了。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户娘子。衆堂客還等着安畢靈。哭了一場方纔去了。西門慶不忍遽捨。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伴靈宿歇。見靈牀安在正面。大影挂在傍邊。靈牀內安着半身裡面小錦被褥。牀几衣服粧奩之類。無不畢具。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小金蓮。卓上香花燈燭。金碟樽俎。般般供養。西門慶大哭不止。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搭鋪。到夜半對着孤燈。半窓斜月。翻覆無寐。長吁短嘆。思想佳人。有詩爲証。

短嘆長吁對彼窗　舞鸞孤影寸心傷
蘭枯楚畹三秋雨　楓落吳江一夜霜
夙世已逢連理願　此生難滅返魂香
九泉果有精靈在　地下人間兩斷腸

白日間供養茶飯西門慶在房中親看着丫鬟擺下他便對面
桌兒和他同吃舉起箸兒來你請些飯兒行如在之禮丫鬟養
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奶子如意兒無人處常在根前遞茶遞
水挨挨搶搶掐掐捏捏插話兒應答那消三夜兩夜西門慶因
陪人吃得醉了進來迎春打發歇下到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
應如意兒起來遞茶因見被拖下炕來接過茶盞用手扶起被
西門慶一時興動摟過脖子就親了個嘴遞舌頭在他口內老
婆就咂起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令脫去衣服上炕兩個摟
摟在被窩內不勝歡娛雲雨一處老婆說既是爹擡舉娘也沒
了小媳婦情愿不出爹家門隨爹收用便了西門慶便叫我兒
你只用心伏侍我愁養活不過你來當下這老婆枕席之間無
不奉承顛鸞倒鳳隨手而轉把西門慶歡喜要不的次日老婆
早辰起來與西門慶拿鞋腳疊被褥就不靠迎春極盡慇懃無
所不至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根簪兒來賞他老婆磕頭
謝了迎春亦知收用了他兩個打成一路老婆自恃得寵腳跟
已牢無復求告於人自從西門慶請了許多官客堂客并院中
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三個唱的李銘吳惠鄭奉鄭春四名小
優兒墳上暖墓回家這如意兒就不同往日打扮喬眉喬樣在

丫鬟夥兒內說也有笑也有早被潘金蓮看到眼裡早辰西門
慶正陪應伯爵坐的忽報宋御史老爹差人來送客賀黃太尉
一卓金銀酒器兩把金壺兩副金臺盞十副小銀鍾兩副銀折
盂四副銀賞鍾兩疋大紅彩蟒兩疋金段十罈酒兩牽羊傳報
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煩老爹這裡早先預備酒席准在十
八日迎請西門慶收入明白與了來人一兩銀子打發回
去隨即兌銀與賁四來興兒定卓面粘菓品買辦整理不必細
說因向應伯爵說自從他不好起到而今我再沒一日兒心閒
剛剛打發喪事兒出去了又鑽出這等勾當來教我手忙腳亂
伯爵道這個哥不消抱怨你又不曾掉攬他他上門兒來央煩
你雖然你這席酒替他賠幾兩銀子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

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自這山東一省官員并巡撫巡
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戶添許多光輝壓好些仗氣西門慶道
不是此說我承望他到二十已外也罷不想十八日就迎接或
促急促忙這十六日又是他五七我前日已與了吳道官寫法
銀子去了如何又改不然雙頭火杖都擠在一處怎亂得過來
應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算來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此月
二十一日正是五七你十八日擺了酒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
不遲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了我如今就使小廝回吳道官改日
子去伯爵道哥我又一件如今趁着來京黃真人在廟裡住朝
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吊挂御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醮趁他
未起身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領行法事咱請他

這個名聲也好看西門慶道自說這黃真人有利益少不的那日全堂添二十四衆道士做一晝夜齋事爭奈吳道官齋日受他祭禮出殯又起動他懸真道童送殯沒的酬謝他教他念這個經兒表意而已今又請黃真人主行都不難爲他伯爵道齋一般還是他受只教他請黃真人做高功就是了哥只是多費幾兩銀子爲嫂子沒曾爲了別人西門慶一面教陳經濟寫帖子又多封了五兩銀子寫法教他早請黃真人改在二十日念經二十四衆道士水火煉度一晝夜卽令玳安騎頭口回去了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進入後邊只見吳月娘說賁四嫂買了兩個盒兒他女兒長姐定與人家來磕頭西門慶便問誰家賁四娘子穿着藍紬襖兒白絹裙子青段披襖他女兒穿着大紅段襖兒黃紬裙子戴着花翠插燭向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月娘在傍說咱也不知道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裡擡舉昨日纔相定下這二十四日就要過門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論起來這孩子倒也好身量不想十五歲倒有十六七歲的多少時不見就長的成成的西門慶道他前日在酒席上和我說要抬舉兩個孩子學彈唱不知你家孩子與了他于是教月娘讓在房內擺茶留坐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都來見禮陪坐臨走西門慶月娘與了一套重絹衣服一兩銀子李嬌兒衆人都有與花翠汗巾脂粉之類晚上玳安回話吳道官收了銀子知道了黃真人還在廟裡住過二十頭纔回東京去十九日早來鋪設壇場西門慶次日家中廚後落作治辦酒席

務要齊整大門上扎七級彩山廳前五級彩山十七日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廳正面屏開孔雀地匝氍毹都是錦繡桌幃粧花椅甸黃太尉便是肘件大飯簇盤定勝方糖五老錠舋堆高頂吃看大插桌觀席兩張小插桌是巡撫巡按陪坐兩邊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坐其餘八府官都在廳外棚內兩邊只是五菓五菜平頭卓席看畢西門慶待茶起身回話去了到次日撫按率領多官人馬早迎到船上張打黃旗欽差二字捧着勅書在頭裡走地方統制守禦都監團練各衛掌印武官皆戎服甲冑各領所部人馬圍隨藍旗纓[illegible]槊儀仗擺數里之遠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掛繡蟒坐八擡八簇銀頂煖轎張打茶褐傘後邊名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皆駿騎咆哮如萬花之叢錦隨路鼓吹而行黃土墊道雞犬不聞樵採遁迹人馬過東平府進清河縣縣官黑壓壓跪於道傍迎接左右喝叱起去隨路傳報直到西門慶家中大門首教坊鼓樂聲震雲霄兩邊執事人役皆青衣排伏雁翅而列西門慶青衣冠冕望塵拱伺良久人馬過盡太尉落下轎進來後面撫按率領大小官員一擁而入到於廳上廳上又是箏琹方響雲璈龍笛鳳管細樂響動為首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濛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參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共左參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箴右參政季侃左參議馮廷鵠右參議汪伯彥廉訪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彙兵備副使雷啟元等兩司官參見太尉稍加優禮及至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

師文、兗州府凌雲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黃甲、萊州府葉遷等八府官，行廳參之禮。太尉答以長揖而已。至於統制、制置、守禦、都監、團練等官，太尉則端坐，各官聽其發放，各人外邊伺候。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上來拜見獻茶。侯巡撫、宋巡按向前把盞，下邊動鼓樂來，與太尉簪金花，捧玉斝，彼此酬飲。遞酒已畢，太尉正席坐下，撫按下邊主席，其餘官員并西門慶等各依次第坐了。教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一應呈應彈唱，隊舞回數，各有節次，極盡聲容之盛。當筵搬演的裴晉公還帶記。一摺下去，廚役割獻燒鹿花豬、百寶攢湯、大飯燒賣。又有四員伶官，箏纂琵琶箜篌上來，清彈小唱，唱了一套南呂一枝花：

官居八輔臣，祿享千鍾近。功存遺百世，名播萬年春。極品隨朝，享述惟治國安邦，論調和鼎鼐，持叢節率忠貞，都則待報主施恩秉賢烈，秉正直也，則是清懲化民

唱畢，湯未兩陳，樂已三奏，下邊跟從執事官身人等，宋御史委差兩員州官，在西門慶捲棚內，自有桌席管待守禦、都監等官。西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自有坐處。黃太尉令左右拿十兩銀子來，賞賜各項人役，隨即看轎就要起身。眾官上來再三款留不住，都送出大門。鼓樂笙簧迭奏，兩街儀衛喧闐，清蹕傳道，人馬森列。多官俱上馬遠送，太尉悉令免之，舉手上轎而去。宋御史、侯巡撫分付都監以下軍衛有司，直護送至皇船上，來回話。卓面器皿，答賀羊酒，具手本，差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與守禦周

秀親送到船所交割明白回至廳上拜謝西門慶說今日不當
負累取擾華府深感深感分資有所不足容當奉補西門慶慌
躬身施禮道學生屢承教愛累辱盛儀日昨又蒙賻禮些小微
物何足挂齒蝸居卑陋猶恐有不到處萬望公祖諒宥幸甚宋
御史謝畢即令左右看轎與侯巡撫一同起身兩司八府官員
皆拜辭而去各項人役一鬨而散西門慶回至廳上將伶官樂
人賞以酒食俱令散了止留下四名官身小優兒伺候廳內外
各官桌面自有本官手下人領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尚早收拾
家火停當攢下四張桌席佳餚堆滿使人請吳大舅應伯爵謝
希大溫秀才傅自新甘出身韓道國賁四崔本及女婿陳經濟
從五更起來各項照管辛苦坐飲三杯不一時衆人來到吳大

舅與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居上坐西門慶關席衆夥計兩邊
列坐左右擺上酒來飲酒伯爵道哥今日落忙黃太尉坐了多
大一回喜歡不喜歡韓道國道今日六黃老公公見咱家酒席
齊整無箇不喜歡的巡撫巡按兩位甚是知感不盡謝了又謝
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擺這席酒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大地方
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要管待出
去哥就賭了幾兩銀子咱山東一省也响出名去了溫秀才道
學生宗主提學陳老先生也在這裡預席西門慶問其故溫秀
才道名陳正彙者乃諫垣陳了翁先生乃郎本貫河南鄄城縣
人十八歲科舉中壬辰進士今任本處提學副使極有學問西
門慶道他今年纔二十四歲正說着湯飯上來衆人吃畢西門

慶叫上四個小優兒問道你四人叫甚名字答道小的叫周采
梁鐸馬真韓畢伯爵道你不是韓金釧兒一面韓畢跪下說金
釧兒玉釧兒都是小的妹子西門慶問你們吃了酒飯不曾周
采道小的們纔都吃個酒飯了西門慶因一回想起李瓶兒來
今日擺酒就不見他分付小優兒你每拿樂器過來會唱洛陽
花梁園月不會唱一個我聽韓畢跪下小的與周采記的一面
搊箏撥阮板排紅牙唱道普天樂

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須買皓月須賒花倚欄杆看爛熳開月
曾把酒問團圓夜月有盈虧花有開謝想人生最苦離別花
謝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日來也

唱畢應伯爵見西門慶眼裡酸酸的便道哥別人不知你心自
我畧知一二哥教唱此詞關係心間之事莫非想起過世嫂子
來就如同連理枝比目魚今分爲兩下心中甚不想念西門慶
看見後邊上菜碟兒叫應二哥你只嗔我說有他在就是他
經手整定從他沒了隨着了鬟掇弄你看都相甚模樣好應口
菜也沒一根我吃溫秀才道這等盛設老先生中饋也不謂無
人足可以勾了伯爵道哥休說此話你心間疼不過便是這等
說恐一時冷淡了別的嫂子們心這裡酒席上說話不想潘金
蓮在軟壁後聽唱聽見西門慶說此話走到後邊一五一十告
訴月娘月娘道隨他說去就是了你如今却怎樣的前日是不
是他在時節許下把綉春教伏侍他倒胖着眼和我叫死了許
多時兒就分散他房裡丫頭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這兩日

你着他那媳婦子和兩個了頭狂的有些樣兒我但開口就說咱每擠撮他金蓮道娘我也見這老婆這兩日有些別改模樣的怕這賊沒廉恥貨鎮日在那屋裡纏了這老婆也不𡍼的我聽見說前日與了他兩對簪子老婆戴在頭上拿與這個瞧拿與那個瞧月娘道荳芽菜兒有甚細兒衆人背地裡都不做喜歡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為証

襄王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地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照粉墻頭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黄真人煉度薦亡

八面明窗次第開　停看環珮下瑤臺

閨門春色連新柳　山嶺寒梅帶早崖

影動梅梢明月上　風敲竹徑故人來

佳人留下鴛鴦錦　都付東君仔細裁

話說西門慶那日陪吳大舅應伯爵等飲酒中間因問韓道國客夥中標船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韓道國道昨日有人來會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西門慶道過了二十念經打包便了伯爵問這遭起身那兩位去西門慶道三個人都去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他與來保還往松江下五處置買

些布貨來發賣家中段貨紬綿都還有哩伯爵道哥主張極是
常言道要的般般有纔是買賣說畢已至起更時分吳大舅起
身說姐夫你連日辛苦俺每酒已勾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
門慶不肯還要留住令小優兒奉酒唱曲每人吃三鍾纔放出
門西門慶賞了小優四人六錢銀子再三不敢接說宋爺出票
叫小的每來官身如何敢受老爺重賞西門慶道雖然官差此
是我賞你怕怎的四人方磕頭領去不在話下西門慶便歸後
邊歇去了次日早起往衙門中去早有玉皇廟吳道官差了一
個徒弟兩名鋪排來在大廳上鋪設壇場上安三清四御中安
太乙救苦天尊兩邊東嶽酆都下列十王九幽冥曹幽壤監壇
神虎二大元帥桓劉吳魯四大天君太陰神后七真玉女倒真
呼直提魂攝魄一十七員神將內外壇場鋪設的齊齊整整香
花燈燭擺列的粲粲輝輝爐中都焚百合名香周圍高懸吊挂
經筵羅列幕走銷金法鼓高張架彩雲鶴旋繞西門慶來家看
見心中大喜打發徒弟鋪排齋食吃了回廟中去了隨即令溫
秀才寫帖兒請喬大户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
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吳舜臣許多親眷并堂客明日念經家
中廚役落作治辦齋供不題次日五更道衆皆挨門進城到於
西門慶家時開門進入經壇內明起燈燭沐手焚香打動響樂
諷誦諸經敷演生神玉章鋪排大門首挂起長旛懸吊榜文兩
邊黃紙門對一聯大書東極垂慈仙識乘晨而超登紫府南丹
赦罪淨魄受煉而遷上朱陵榜上寫著

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某坊居住奉
道追修孝夫信官西門慶合家孝眷人等即日皈誠上干慈
造意者伏為室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先命辛未
相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
時分身故伏以伉儷情深嘆鳳鸞之先別閨門月冷嗟琴瑟
以斷鳴徒追悼以何堪憶音容而緬想光陰易逝五七俄臨
欲拔幽魂敬陳丹悃謹以今月二十日伏延官道爰就孝居
建盟真煉度齋壇肅頒玉簡演九轉生神寶範奏啟瓊函逕
獅馭以垂光金燈破暗降龍章而滅罪鐵柱停酸爰至深宵
度綵橋而鳴玉珮頻食流瀣登碧落而謁金真伏願玉陛垂
慈青宮降鑒廣覃惻隱之仁大賜提撕之力亡魂早超逍遙

之境滯魄咸登極樂之天存歿眷屬均沐休祥愿親人等同
登道岸凡預薦修悉希元化故榜　政和年月日榜
上清大洞經籙九天金闕大夫神霄玉府上筆判雷霆諸司
府院事清微弘道體玄養素崇教高士領太乙宮提點皇壇
知磬兼管天下道教事高功黃元白奉行
大廳經壇懸挂齋題二十字大書青玄救苦頒符告簡五七轉
經水火煉度薦揚齋壇即日黃真人穿大紅坐牙轎繫金帶左
右圍隨儀從喧喝日高方到吳道官率眾接至壇所行畢禮
然後西門慶着素衣絰巾拜見遞茶畢洞案傍邊安設經筵法
席大紅銷金卓幃粧花椅褥二道童侍立左右其其人儀偉容
貌戴玉冠韜以烏縱穿大紅斗牛衣服繫鞶屨登文書之時西

門慶俻金段一疋。金字登壇之時。換了九陽雷巾。大紅金雲白鶴法氅。與袖飛鬓。脚下白綾靴襪。朱紅登雲朝舄。朝外建天地亭。張兩把金傘。蓋金童揚旛。玉女散花。執幢捧節。監壇神將。三界符使。四直功曹。城隍社令。土地祇迎。無不畢陳。高功香案上列五式天皇號令。召雷皂纛。天蓬玉尺。七星寶劍。淨水法盂。先是表白宣畢。齊意齋官。沐手上香。誦懺二人。飄手爐向外三信禮召請。然後高功繫令。焚香蕩穢。淨壇飛符。召將關發一應文書符命。啟奏三天。告盟十地。三獻禮畢。打動音樂。化財行香。西門慶與陳經濟。執手炉跟隨。排軍喝路。前後四把銷金傘。三對纓絡挑搭。孝眷列於大門首。孤魂棚建於街上。場飯淨供。委付四名排軍看守。行香回來。安請監齋。壇已畢。在捲棚擺齋。那自

各親友街隣夥計。遞茶者絡繹不絕。西門慶悉令玳安王經收記打發回盒人銀錢。早辰開啟。請三寶證盟。頒告符簡。破獄召亡。又動音樂。往李瓶兒靈前攝召引魂。朝參玉陛。傍設几筵。聞經悟道。高功搭高座演九天生神經。焚燒太乙東嶽酆都十王冠帔雲馭。午朝高功冠裳步罡。踏手。拜進朱表。逕達東極青宮。遣差神將飛下羅酆。原來黃真人年約三旬。儀表非常。粧束起來。午朝拜表。儼然就是個活神仙。端的生成模樣。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氅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如太華喬松。踏罡朱履步丹霄。步虛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漏之天。皓齒明眸。佩籙掌五雷之令。三島十洲。存性到洞天福地。出神遊高岱沆瀣。靜裡朝元。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

雲鶴背高就是都仙太史臨凡世廣惠眞人降下方。

拜了表文吳道官當壇頒生天寶籙神虎玉劄行畢午香回來捲棚內擺齋黃眞人前大卓面定勝吳道官等稍加差小其餘散衆俱平頭卓席黃眞人吳道官皆襯段尺頭四位披花四疋絲紬散衆各布一疋卓面俱令人擡送廟中散衆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細說吃畢午齋謝了西門慶都往花園各亭臺洞內遊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火從新擺上卓齋饌上來請吳大舅等衆親朋夥計來吃正吃之間忽報東京翟爺那裡差人來下書西門慶即出到廳上請來人進入只見是府前承差幹辦青衣窄褲萬字頭巾乾黃靴全付弓箭向前施禮西門慶答還下禮那人向身邊取出書來遞上書內封折賻儀銀十兩問來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姓王名玉蒙翟爺差遣送此書來不知老爹這邊有喪事安老爹書到京纔知道西門慶問道你安老爹書幾時到來那人說安老爹書十月纔到京因催皇木一年已滿陞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勑脩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門慶問了一遍即令來保廂房中管待齋飯分付明日來討回書那人問韓老爹在那里住宅內稍信在此小的見了還要赶往東平府下書去西門慶即喚出韓道國來見那人陪吃齋食畢同往家中去了西門慶拆看書中之意於是乘着喜歡將書拿到捲棚內教溫秀才看說你照此修一封回書答他就稍寄十方繡絲汗巾十方綾汗巾十副揀金挑牙十個烏金酒杯作回奉之禮他明日就來取回書溫秀才接過書來觀看

其書曰。

寓京都眷生翟謙頓首書奉

即擢大錦堂西門四泉親家大人門下。自京邸執手話別之後，未得從容相叙。心甚歉然。其領教之意，生已與家老爺前悉陳之矣。還者因安鳳山書到，方知老親家有鼓盆之嘆，但不能一弔為悵，奈何奈何。伏望以禮節哀可也。外具賻儀少表微忱，希笑納。又久仰貴任榮修德政，舉民有五袴之歌，境有三留之譽。今歲考績，必有甄陞。昨日神運都功兩次工上，生已對　老爺說了，安上親家名字。工完題奏，必有恩典，親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終類本，必轉京堂指揮列銜矣。謹此預報。伏惟高照，不宣。附云。此書可自省覽，不可使聞之於渠。謹密謹密。又云楊老爺前月二十九日卒於獄。

下書冬上澣具

却說溫秀才看畢，纔待袖單，被應伯爵取過來觀看了一遍，還付與溫秀才收了。說道老先生把回書千萬加意做好些。翟公府中人才極多，休要教他笑話。溫秀才道：貂不足，狗尾續。學生匪才，焉能在班門中弄大斧，不過乎塞責而已。西門慶道：老先生，他自有個主意，你這狗才曉的甚麼。須臾吃罷午齋，西門慶分付來興兒打發齋饌，送各親眷街隣家，不題。玳安回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韓釧兒、洪四兒、齊香兒六家香儀人情禮去，每家還答一疋大布、一兩銀子。後晌就叫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來伺候。良久，道眾陞壇，發擂上朝拜懺，觀燈解壇

送聖。天色漸晚。及比設了醮。就有起更天氣。門外花大舅被西門慶留下。已不去了。喬大戶。沈姨夫。孟二舅告辭回家。止有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時節。并衆夥計。在此晚夕觀看水火煉度。就在大廳棚內。搭高座。扎綵橋。安設水池火沼。放擺斛食。李瓶兒靈位。另有几筵幃幕。供獻齊整。傍邊一首魂旛。一首紅旛。一首黃旛。上書制魔保舉受煉南宮。先是道衆音樂兩邊列坐。持節捧盂劍。四個道童侍立兩邊。黃真人頭戴黃金降魔冠。身披絳綃雲霞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詞。音樂止。二人執手爐宣偈云。

太乙慈尊降駕臨　夜壑幽關次第開
童子雙雙前引導　死魂受煉步雲階

黃真人薰沐焚香。念曰。伏以玄皇闡教。廣開度於冥途。正一垂科。俾煉形而昇舉。恩沾幽爽。澤被飢噓。謹運真香。志誠上請東極宮中大慈仁者。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青玄九陽上帝。十方救苦諸大真人。天仙地仙。三界官屬。五岳十五水府。羅酆聖衆。伏此真香。來臨法會。伏望獅座浮空。龍旂耀日。空青拔滯。頻除熱惱。甘露食味。廣濟孤噓。今則暫供几告。頒符命。九幽滅罪罷對停酸。切以人處塵凡。日縈俗務。不知有死。惟欲貪生。鮮能種於善根。多隨入於惡趣。昏迷弗省。恣慾貪嗔。將謂自己長存。豈信無常易到。一朝傾逝。萬事皆空。業障纏身。冥司受苦。今奉道伏爲亡過室人李氏靈魂。一棄塵緣。久淪長夜。若非薦拔於愆辜。必致難逃於苦報。恭惟天尊。號隆億劫。氣應九陽。秉好生

之仁政。尋聲之苦。洒甘露而普滋群類。放瑞光而遍燭昏衢。命三官寬考較之條。詔十殿罷推研之筆。開囚釋禁。宥過解冤。各隨符使盡出幽關。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蕩滌黃華之形。凡得更生。俱歸道岸。高功念五廚經。變食神咒。散法食。聞天浮九炁。九炁出乎太空之先。地凝九幽。九幽欝於重陰之壘。九炁列正萬物。並受生成。所以為天地之根。各受生於胞胎。賴三光而育養。人之有死壞者。皆所以不能受其形。保其神。貴其炁。固其根。離其本真耳。若得還生。須得濯形於太陰。煉質於太陽。復受九炁凝合。三元結成胞。乃可成形。匪伏太上之金符。玄元之秘旨。豈可開度幽魂。全形復体。駕景朝元。制魔保舉。靈寶煉形真符。謹當宣奏。

太微迴黃旗　無英命靈旛

攝召長夜府　開度受生魂

道衆先將魂旛安於水池內焚。結靈符。換紅旛。次授火沼內焚。簫儀符換黃旛。高功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煉。乃成真形。煉度畢。請神主冠帔。步金橋。朝參玉陛。皈依三寶。朝玉清。衆舉五供養。

道中尊玉清玉演滓無光。包梵炁萬象。森羅一黍珠。死魂受煉。受煉超仙界。

朝上清五供養

經中尊上清。主赤明開圖。推運極元綱。流演洞淵溟。死魂受煉。受煉超仙界。

朝太清五供養

師中尊太清。主道包天地。玄元始歷劫。度出迷魂。死魂受煉。

超仙界。

高功曰。既受三皈。當宣九戒。

第一戒者。敬讓孝養父母。　第二戒者。克勤忠於君王。

第三戒者。不殺慈救衆生。　第四戒者。不淫正身處物。

第五戒者。不盜推義損己。　第六戒者。不嗔兇怒凌人。

第七戒者。不詐諂賊害善。　第八戒者。不驕傲忽至眞。

第九戒者。不二奉戒專一。　汝當諦聽戒之戒之。

九戒畢

道衆舉音樂。宣念符命。并十類孤魂挂金索。

大慈仁者。救苦青玄帝。獅座浮空。妙化成神力。清淨斛食。示現焦面鬼注界孤魂來受甘露味。

壯戰南征。貫甲披袍士。捨死忘生。報效於國家。砲响一聲身臥沙場裡。陣亡孤魂來受甘露味。

奸兒奸女。與人爲奴俾。暮打朝喝。衣不遮身體。逐赶出門經臥長街內。饑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坐賈行商。僧道雲遊士。勤歲經年。在外尋衣食。病疾臨身。旅店無依倚。客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鬪惡爭強。枷鎖囹圄閉。斬絞凌遲。身喪長街裡。律有明條。犯了王法罪。刑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宿世冤仇。今世來相會。暗計陰謀。毒藥攪腸胃。九竅生烟。喪了身和體。藥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乳哺三年。父母恩難極。十月懷胎。坐草臨盆際。性命懸絲。子

毋歸陰世。産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急難顛危。受恐難迴避。私債官錢。逐日來催逼。自刎懸梁。斷了三寸氣。屈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久病淹纏氣蠱癱癆類。疥癩痰瘡。遍體膿腥氣。菽水無親。醫藥無調治。病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巨浪風濤洪水滔天至。纜斷舟沉。身喪長江裡。回首家鄉。無人稍書寄。淹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回祿風烟。一時難迴避。猛火無情。燒燬身和體。爛額焦頭。死作烟薰鬼。焚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附木精邪。無主魍魎輩。鱗介飛潜。莫不回生意。太上慈悲。廣垂方便澤。十類孤魂來受甘露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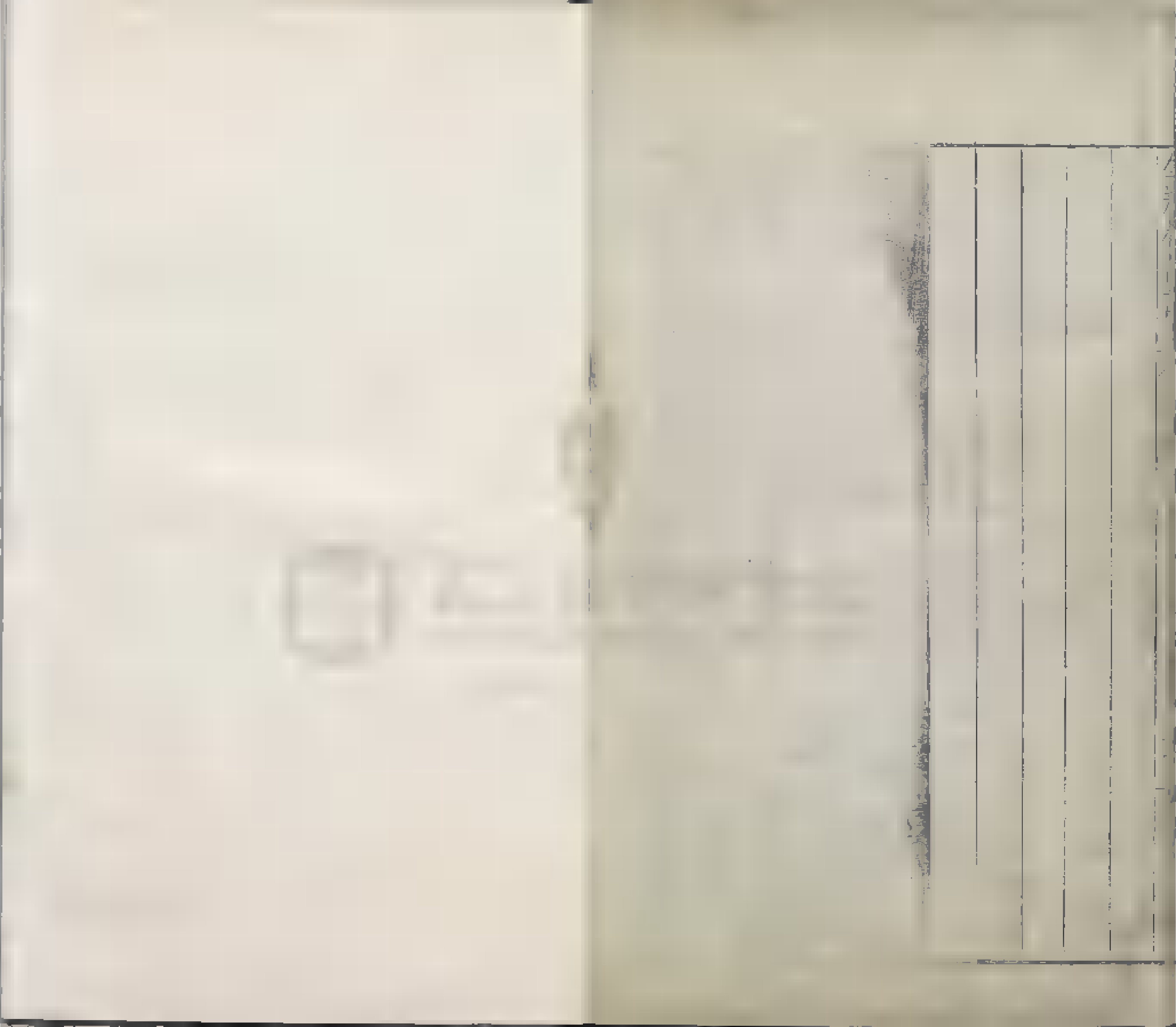
煉度已畢。黃真人下高座。道衆音樂。送至門外。化財焚燒箱庫。回來齋功圓滿。道衆都換了冠服。鋪排收捲道像。西門慶又早大廳上畫燭齊明。酒筵羅列。三個小優彈唱。衆親友都在堂前。西門慶先與黃真人把盞。左右捧着一疋天青雲鶴金段。一疋色段。十兩白銀。叩首回拜道。亡室今日已賴我師經功救拔。得遂超生。均感不淺。微禮聊表寸心。黃真人道。小道謬忝冠裳。濫膺玄教。有何德以達人天。皆賴大人一誠感格。而尊夫人已駕景朝元矣。此禮若受。實爲赧顏。西門慶道。此禮甚薄。有褻真人。伏乞笑納。黃真人方令小童收了。西門慶遞了真人酒。又與吳道官把盞。乃一疋金段。伍兩白銀。又是十兩經資。吳道官只受了經資。餘者不肯受。說小道自愧效勞誦經。追拔夫人往生仙

界。以盡其心。受此經資。尚為不可。又豈當此盛禮乎。西門慶道。
師父差矣。眞人掌壇。其一應文檢法事。皆乃師父費心。此禮當
與師父酧勞。何為不可。吳道官不得已。方領下。再三致謝。西門
慶與道眾。遞酒已畢。然後吳大舅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
福遞酒。吳大舅把盞。伯爵執壺。謝希大捧菜。一齊跪下。伯爵道。
兒為嫂子。今日做此好事。請得眞人在此。又是吳師父費心。方
纔化財。見嫂子頭戴鳳冠。身穿素衣。手執羽扇。騎着白鶴。望空
騰雲而去。此賴眞人追薦之力。哥的虔心。嫂子的造化。連我好
不快活。于是滿斟一盃。送與西門慶。西門慶道。多蒙列位連日
勞神。言謝不盡。何敢當此。盛意說畢。一飲而盡。伯爵又斟一盞。
說哥吃酒。吃個雙盃。不要吃單盃。希大慌忙遞一筯菜來吃了。

西門慶回敬眾人畢。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厨役上來割道。
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彈絲。直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
帶半酣。眾人方作辭起身而去。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錢銀
子。往後邊去了。正是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有詩
為証。

百年方誓日　一夕竟為雲
飛鳳金鈿落　翔鸞寶鏡分
趙生空自喜　長恨不勝情
覩物頻頻歎　愁懷且懋清

畢竟不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終日思卿不見卿　數聲寒角未堪聞
匣中破鏡收殘月　篋裡餘衣斂斷雲
寒雀踈枝栖不定　征鴻斷字嘆離群
玉釵敲斷心難碎　想殺傷心記未真

話說西門慶歸後邊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色高還未起來。有來興兒進來說搭綵匠外邊伺候。請問拆棚。西門慶罵了來興兒幾句。說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顧問怎的。搭綵匠一面外邊七手八腳。卸下蓆繩松條。拆了。送到對門房子裡堆放不題。玉簫進房說天氣好不陰的重。西門慶令他向煖炕上取衣裳

穿要起來。有吳月娘便說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陰大睡回兒起來。慌的老早就扒起去做甚麼。就是今日不往衙門裡去也罷了。西門慶道我不往衙門裡去。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好打發回書與他。月娘道。既是恁說。你起去。我叫丫頭熬下粥等你來吃。這西門慶也不梳頭洗臉。籠着絨衣。戴着毡巾。逕走到花園裡藏春閣書房中。原來自從書童去了。西門慶就委王經管花園。兩邊書房門鑰匙。春鴻便收拾打掃大廳前書房。冬月間西門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那裡燒下的地炉煖炕。地平上又安放着黃銅火盆。放下梅稍月油单絹煖簾來。明間內擺着夾枝桃。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蘭。裡面筆硯瓶梅琴書瀟洒。床炕上茜紅毡條。銀花錦褥。拖横瀉鴻。帳挂鮫綃。西門慶擡在牀上。王經連忙向卓上象牙盒內。炷爇龍涎於流金小篆內。西門慶使王經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那王經出來分付來安兒請去了。只見平安走來。對王經說小周兒在外邊伺候。那王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磕了頭。說道你來得好。且與我篦篦頭。揑揑身上。因說你怎一向不來。小周兒道。小的見六娘沒了。忙。沒曾來。西門慶於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打開頭髮。教他整理梳篦。只見來安兒請的應伯爵來了。頭戴毡帽。身穿綠絨襖子。脚穿一雙舊皂靴棕套。掀簾子進來。唱喏。西門慶正篦頭。說道不消聲喏。請坐。伯爵拉過一張椅子來。就着火盆坐下了。西門慶道。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伯爵道。你不知外邊飄雪花兒哩。好不寒冷。昨日家

去晚了。鷄也叫了。你還使出大官兒來。拉俺每就徙不的了。我見天陰上來。還付了個燈籠和他大舅一路家去了。今日白扒不起來。不是來安兒去叫。我還睡哩。哥你好漢還起的早。若着我成不的。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個心閒。自從發送他出去了。又亂着接黃太尉念經。直到如今。心上是那樣不遂。今早房下說你辛苦了。大睡回起去。我又記挂着只怕翟親家人來討回書。又看着拆棚。二十四日又打發韓夥計和小价起身。打包寫書帳。喪事費勞了人家親朋罷了。士夫官員你不上門謝謝孝。禮也過不去。伯爵道。正是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少不的也謝。只摘撥謝幾家要緊的。胡亂也罷了。其餘相厚若會見告過就是了。誰不知你府上事多。彼此心照罷。正說着。只見王

經掀簾子。畫童兒用彩漆方盒。銀廂雕漆茶鍾。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伯爵取過一盞。拿在手內。見白瀲瀲鵝脂一般。酥油飄浮乃盞內。說道好東西。滚熱呷在口裡。香甜美味。那消費力。幾口就呵沒了。西門慶直待篦了頭。又教小周兒替他取耳。把奶子放在卓上。只顧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不是可惜放冷了。相你清辰吃恁一盞兒。倒也滋補身子。西門慶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會我吃粥罷。那伯爵得不的一聲。拿在手中。一吸而盡。畫童收下鍾去。西門慶取畢耳。又叫小周兒拿木滚子滚身上。行按摩導引之術。伯爵問道。哥滚着身子。也通泰自在些麼。西門慶道。不瞞你說。相我晚夕身上常時發酸起來。腰背疼痛。不着這般按捏通了不得。伯爵道。你這胖大身子。日逐吃

了這等厚味。豈無痰火。西門慶道。昨日任後溪。常說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而虛之太極。送了我一罐兒百補延齡丹。說是林真人合與聖上吃的。教我用人乳。常清辰服。我這兩日心上亂的也還不曾吃。你每只說我身邊人多。終日有此事。自從他死了。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正說着。只見韓道國進來。作揖坐下。說到繞各家多來會了船。已顧下。准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門慶分付甘夥計。攢下帳目。兌了銀子。明日打包。因問兩邊鋪子裡賣下多少銀兩。韓道國說。共湊六千餘兩。西門慶道。兌二千兩一包。着崔本往湖州買紬子去。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過年趕頭本船來。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家中收拾行李去。韓道國又一件。小人身從鄆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納官錢。如何處置。西門慶道。怎的不納官錢。相來保一般。也是鄆王差事。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韓道國道。保官兒那個虧了太師老爺。那邊文書上註過去。便不敢纏擾。小人此是祖役。還要勾當餘丁。西門慶道。既是如此。你寫個揭帖。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說。把你官字註銷。常遠納官錢罷。你每月只教付家下一個的當人打米就是了。那韓夥計作揖謝了。伯爵道。哥你這一替他處了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少頃小周滚畢身上。西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分付打發小周兒吃了點心。良久西門慶出來。頭戴白絨忠靖冠。身披絨氅。賞了小周三錢銀子。又使王經請你溫師父來。不一時溫秀才峩冠博帶而至。敘禮已畢。左右放卓兒。拿粥上來。四碟小菜。一碗頓爛蹄子。一碗黃芽韭

炒驢肉。一碗鮓炒餌飽鷄。一碗頓爛鴿子雛兒。四甌軟稻粳米
粥兒。安放四雙牙筯。伯爵與温秀才上坐。西門慶關席。韓道國
打横。西門慶分付來安兒。再取一盞粥。一雙快兒。請你姐夫來
吃粥。不一時。陳經濟來到。頭戴孝巾。身穿白紬道袍。葱白段鞖
衣蒲鞋絨襪。與伯爵等作揖。打横坐下。須臾吃了粥。收下家火
去。韓道國起身去了。只有伯爵温秀才在書房坐的。西門慶因
問温秀才。書可寫了不曾。温秀才道。學生已寫稿在此。與老先生
看過。方可謄真。一面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其書曰。
寓清河眷生西門慶端肅書復大碩德柱國雲峰老親丈大
人先生台下。自從京邸邂逅。數語之後。不覺違越光儀。倐忽
半載。生以不肖。閨人不祿。特蒙親家遠致賻儀。兼領誨教。足
見爲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任。而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
官守責成。有所疎陋之處。企仰門墻。有負薦拔耳。又賴在老
翁鈞前。當爲錦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今因
便鴻。謹候起居。不勝馳戀。伏惟炤亮不宣。外具揚州綿紗汗
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金酒鍾十個。少
將遠意。希笑納
西門慶看畢。即令陳經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同温秀才封了。
將書謄付錦箋。彌封停當。御了圖書。另外又封五兩白銀。與下
書人王玉。不在話下。一回見雪下的大了。西門慶留下温秀才。
在書房中賞雪。搽抹卓兒。拿上案酒來。只見有人在煖簾外探
頭兒。西門慶問誰。王經說。鄭春在這裡。西門慶叫他進來。那鄭

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舉的高高的跪在當面上頭又閣着個小描金方盒兒西門慶問是甚麼鄭春道小的姐姐月姐知道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沒甚麼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賞人揭開一盒菓餡頂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兒鄭春道此是月姐親手自家揀的知道爹好吃此物敬來孝順爹西門慶道昨日又多謝你家送茶今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嚐嚐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又拈了一個遞與溫秀才說道老先兒你也嚐嚐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換骨眼見稀奇物勝活十年人溫秀才呷在口內入口而化說道此物出于西域非人間可有沃肺融心實上方之佳味西門慶又問

那小盒兒內是什麼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根前揭開盒兒說此是月姐稍與爹的物事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纔待觀看一邊伯爵一手撾過去打開是一方迴紋錦雙攔子細撮古碌錢同心方勝結穗搥紅綾汗巾兒裡面裹着一包親口磕的瓜仁兒這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喃在口裡都吃了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只剩下沒多些兒便罵道怪狗才你害饞癆饞痞留此兒與我見見兒也是人心伯爵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尋常吃的勾了西門慶道溫先兒在此我不好罵出來你這狗材忒不相模樣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分付王經把盒兒掇在後邊去不一時杯盤羅列篩上酒來纔吃了一廵酒玳安兒來說李智黃四関了

銀子。送銀子來了。西門慶問多少。玳安道。他說一千兩。餘者再一限送來。伯爵道。你看這兩個天殺的。他連我也瞞了。不對我說。西門慶道。他昨日你這裡念經。他也不來。原來往東平府關銀子去了。你今收了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這兩個光棍。他攬的人家債也多了。只怕往後後手不接。昨日北邊徐内相發恨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抬銀子去。只怕他老牛箝嘴箝了去。却不難爲哥的本錢了。西門慶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麽徐内相李内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廝提留在監裡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一面教陳經濟。你拿天平出去收兌了他的。上了合同就是了。我不出去罷。良久陳經濟走來回話。說銀子已兌足一千兩交入後邊大娘收了。黄四說還要請爹出去說句話兒。西門慶道。你只說我留着人坐着哩。左右他只要搗合同的話。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經濟道。不是他有庄事兒要央煩爹。請爹出去親自對爹說。西門慶道。甚麽事。等我出去。一面走到廳上。那黄四磕頭起來。說銀子一千兩。姐夫收了。餘者下单我還與老爹。有小人一庄事兒。今央煩老爹。說着磕在地下哭了。西門慶拉起來。端的有甚麽事。你說來。黄四道。小的外父孫清。搭了個夥計馮二。在東昌府販綿花。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不守本分。要便鎖了門。出去宿娼。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被小人丈人說了兩句。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廝打。攘起來。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他亦把頭磕傷。被客夥中解勸開了。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破傷風身死。他

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綽號白千金。專一與強盜作窩主。教唆馮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批雷兵備老爹問。雷老爹又伺候皇船。不得閑。轉委本府童推官問。白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教隣舍人供狀。說小人丈人在傍喝聲來。如今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望乞老爹千萬垂憐。討封書對雷老爹說。寧可監幾日。抽上文書去。還見雷老爹問。就有生路了。他兩人廝打。委的不管小人丈人事。又係毆後身死。出于保辜限外。先是他丈馮二打來。何必獨賴在孫文相一人身上。西門慶看了說帖。寫着東昌府見監犯人孫清。孫文相。乞青目。因說雷兵備前日在我這裡吃酒。我只會了一面。又不甚相熟。我怎好寫書與他。那黃四就跪下。哭哭啼啼哀告。說老爹若不可憐見。小的

丈人子父兩個就多是死數了。如今隨孫文相頭去罷了。只是分豁小人外父出來。就是老爹莫大之恩。小人外父今年六十歲。家下無人。冬寒時月。再放在監裡。就死罷了。西門慶沉吟良久。說罷。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說說去。與他是同年。多是壬辰進士。那黃四又磕下頭去。向袖中又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兒。遞與西門慶。腰裡就解兩封銀子來。西門慶不接。說我那裡要你這行錢。黃四道。老爹不稀罕謝錢。老爹也是一般。西門慶道不打緊。事成我買禮謝他。正說着。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說哥休替黃四哥說人情。他閑時不燒香。忙時走來抱佛腿。昨日哥這裡念經。連茶兒也不送。也不來走走兒。今日還來說人情。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說道好二叔。你老人家殺人哩。我因

這件事整走了這半月。誰得閑來。昨日又去府裡與老爹領這銀子。今日李三哥起早打卯去了。我竟來老爹這裡交銀子。就央說此事。救俺丈人。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還是不下顧小人。伯爵看見是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因問哥你替他去說不說。西門慶道。我與雷兵備不熟。如今又轉央鈔關錢主政替他說去。到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又收他禮做甚麼。伯爵道。哥你這等就不是了。難說他來說人情。哥你賠出禮去謝人。也無此道理。你不收。恰是你嫌少的一般。倒難為他了。你依我收下他這個禮。雖你不稀罕。明日謝錢公。又是一個樣兒。黃四哥在這裡聽着。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這一回求了書去。難得兩個多沒事出來。你老爹他恆是不稀罕你錢。你老

院裡老實大大擺一席酒。請俺爹要一日就是了。黃四道。一二次你老人家費心。小人擺酒。不消說。還教俺丈人買禮來嗑頭謝。謝你老人家。不瞞你。我為他爺兒兩個這一場事。晝夜上下替他走跶。還尋不出個門路來。老爹再不可憐怎了。伯爵道。傻瓜。你撞着他女兒你不替他上緊。誰上緊。黃四道。房下在家只是哭。俺丈人便驟了。家中連送飯人也沒一個兒。當下西門慶被伯爵說着。把禮帖收了。禮物還令他拿回去。黃四道。你老人家沒見好大事。這般多計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過來。我和你說。你書幾時要。黃四道。如今緊等着救命。老爹今日下顧有了書。差下人。明早我使小兒同去走遭。于是央了又央。差那位大官兒去。我會他會。西門慶道。我就替你寫書。因叫過玳安來分付。

你明日就同黄大官一路去那黄四見了玳安辭西門慶出門走到門首問玳安要盛銀子搭連玳安進入後邊月娘房裡正與玉簫小玉裁衣裳見玳安站着等要搭連玉簫道使着手不得閒騰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玳安道黄四緊等着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不得來了你騰騰與他罷月娘便說你拿與他就是了只教人家等着玉簫道銀子還在牀地平上掠着不是走到裡間把銀子往牀上只一倒掠出搭連來就拿去了蓋因恨了那個吃了他這條搭連只顧立盯瑪瑆的要玳安道人家不要那好來後邊取來于是拿出走到儀門首還抖出三兩一塊蘇姑頭銀子來原來紙包破了怎禁玉簫使性那一倒漏下一塊在搭連底內玳安道且喜得我拾個白財于是褪入袖中

到前邊遞與黄四搭連約會下明早起身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即時教温秀才修了書付與玳安不題一面覷那門外雪紛紛揚揚猶如風飄柳絮亂舞梨花相似西門慶另打開一罈雙料麻姑酒教春鴻用布甑篩上來鄭春在傍彈箏低唱西門慶令他唱一套柳底風微正唱着只見琴童進來說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兒與爹瞧西門慶看了分付你就拿往門外任醫官家替他說說去教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註銷差事琴童道今日晚了小的明早去罷西門慶道是了不一時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一碗黄熬山藥雞一碗臊子韭一碗山藥肉圓子一碗頓爛羊頭一碗燒猪肉一碗肚肺羹一碗血臟湯一碗牛肚兒一碗爆炒猪腰子又是兩大盤玫瑰

鷄油盪麵蒸餅兒連陳經濟共四人吃了。西門慶教王經拿盞兒拿兩碗下飯一盤點心與鄭春吃又賞了他兩大鍾酒鄭春跪稟小的吃不的伯爵道傻孩兒冷呵呵的你爹賞你不吃你哥他怎的吃來鄭春道小的哥吃的小的本吃不的伯爵道你吃一鍾罷那一鍾教王經替你吃王經道二爹小的也吃不的伯爵道你這孩兒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你說一個大分上自古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一面站起來說我好歹教你吃這一杯那王經揑着鼻子一吸而飲西門慶道怪狗材小行貨子他吃不的只憑奈何他吃還剩下半盞教春鴻替他吃了令他上來拼手唱南曲西門慶道咱每和溫老先兒行個令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于是教王經取過骰盆兒就是溫老先兒先起溫

秀才道學生豈敢僭。還從應老翁來因問老翁尊號伯爵道在下號南坡西門慶戲道老先生你不知他家孤老多到晚夕桶子擻出屎來不敢在左近倒恐怕街坊人罵教丫頭直擻到大南首縣倉墻底下那裡潑去因起號叫做南潑溫秀才笑道此坡字不同那潑字乃是點水邊之發這坡字却是土字傍邊着個皮字西門慶道老先兒倒猜的着他娘子鎮日着皮子纏着哩溫秀才笑道豈有此說伯爵道葵軒你不知道他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溫秀才道自古言不褻不笑伯爵道老先兒悞了咱每行令只顧和他說甚麼他快屎口傷人你就在手不勞謙遜溫秀才道擲出幾點不拘詩詞歌賦要個雪字上就照依點數兒上說過來飲一小杯說不過來吃一大盞當夜溫秀才擲

了個么點。說道學生有了。雪殘鴻鴻亦多時。推過去。該應伯爵
行。擲出個五點來。伯爵想了半日。想不起來。說過我老人家命
也良久說道。可怎的也有了。說道雪裡梅花雪裡開好不好。溫
秀才道。老翁說差了。犯了兩個雪字。頭上多了一個雪字。伯爵
道。頭上只小雪後來下大雪來了。西門慶道。這狗材單管胡說。
教王經斟上大鍾。春鴻拍手唱南曲駐馬聽。
寒夜無茶。走向前村覓店家。這雪輕飄僭舍密灑。歌樓遙阻
歸槎。江邊乘興探梅花。庭中歡賞燒銀蠟。一望無涯。一望無
涯。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
伯爵纔待拿起酒來吃。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菓食一碟
菓餡餅。一碟頂皮酥。一碟炒栗子。一碟晒乾棗一碟榛仁。一碟
瓜仁。一碟雪梨。一碟蘋波。一碟風菱。一碟荸薺。一碟酥油泡螺。
一碟黑黑的團兒用橘葉裹着。伯爵拈將起來聞着噴鼻香。吃
到口。猶如飴蜜細甜美味。不知甚物。西門慶道你猜伯爵道
莫非是糖肥皂。西門慶笑道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伯爵道待
要說是梅酥丸。裡面又有核兒。西門慶道。狗材過來。我說與你
罷。你做夢也夢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稍來。名喚衣梅
都是各樣藥料。用蜜煉製過。滾在楊梅上。外用薄荷橘葉包裹。
纔有這般美味。每日清辰呷一枚在口內。生津補肺。去惡味。煞
痰火。解酒尅食。比梅蘇丸甚妙。伯爵道。你不說。我怎的曉的。因
說。溫老先兒。咱再吃個兒。教王經拿張紙兒來。我包兩丸兒到
家。稍與你二娘吃。又拿起泡螺兒來問鄭春。這泡螺果然是你

家月姐親手揀的。那鄭春跪下說。二爹莫不小的敢說謊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揀了這幾個兒來供孝順爹。伯爵道可也虧他。上頭紋溜就相螺螄兒一般。粉紅純白兩樣兒。西門慶道。我見此物不免有使傷我心。惟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他沒了。如今家中誰會弄他。伯爵道。我頭裡不說的。我愁甚麼。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偏你也會。尋尋的。多是妙人兒。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趕着伯爵打說。你這狗材。单管只胡說。溫秀才道。二位老先生可謂厚之至極。伯爵道。老先兒你不知他。是你小姪人家。西門慶道。我是他家二十年舊孤老兒了。陳經濟見二人犯言。就起身走了。那溫秀才只是掩口而笑。須臾伯爵飲過大鍾。次該西門慶擲骰兒。于是擲出個七點來。想了半日。說我打香羅帶一句。唱東君去意切。梨花似雪。伯爵道。你說差了。此在第八個字上了。且吃一大鍾。于是流沿兒斟了一銀衢花鍾。放在西門慶面前。教春鴻唱。說道。我的兒。你肚子裡枣胡觧板兒。能有幾句兒。春鴻又排手唱前腔。

四野彤雲。回首江山自占涯。這雪輕如柳絮細似鵝毛白勝梅花。山前曲徑更添滑。村中鼻酒偏增價。疊壓天花疊壓天花濠平溝滿。令人驚訝。

看看飲酒至昏。掌燭上來。西門慶飲過。伯爵道。姐夫不在。溫老先生。你還該完令。這溫秀才拿起骰兒。擲出個么點。想了想。見書房墻上挂着一幅吊屏。泥金書一聯。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

梅小院春說了末後一句伯爵道不筭不筭不是你心上發出
來的該吃一大鍾春鴻斟上那溫秀才不勝酒力坐在椅上只
顧打盹起來告辭伯爵只顧留他不住西門慶道罷罷老先兒
他斯文人吃不的令畫童兒你好好送你溫師父那邊歇去溫
秀才得不的一聲作別去了伯爵道今日葵軒不濟吃了多少
酒兒就醉了于是又飲勾多時伯爵起身說地下黑我也酒勾
了因說哥明日你早教玳安替他下書去西門慶道你不見我
交與他書明日早去了伯爵掀開簾兒見天陰地下滑旋要了
個燈籠和鄭春一路去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盒內回
了一罈衣梅稍與他姐姐鄭月兒吃臨出門西門慶因戲伯爵
你哥兒兩個好好去伯爵道你多說話父子上山各人努力好

不好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去說着琴童送出
門去了西門慶看收了家火扶着來安兒打燈籠入角門從潘
金蓮門首所過見角門關着悄悄就往李瓶兒房門首彈了彈
門有綉春開了門來安就出去了西門慶進入明間見李瓶兒
影問供養了羹飯不曾如意兒就出來應道剛纔我和姐供養
了西門慶入房中椅上坐了迎春拿茶來吃了西門慶令他解衣
帶如意兒就知他在這房裡歇連忙收拾伸鋪用湯婆熨的被
窩暖洞洞的打發他歇下綉春把角門關了都在明間地平上
支着板凳打鋪睡下西門慶要茶吃兩個已知科範連忙攛掇
奶子進去和他睡老婆脫了衣服鑽入被窩內西門慶乘酒興
服了藥那話上使了托子老婆仰臥炕上架起腿來極力鼓搗

沒高低搧磞搧磞的老婆舌尖氷冷。淫水溢下。口中呼達達不絕。夜靜時分。其聲遠聆數室。西門慶見老婆身上如綿瓜子相似。用一雙胳膊摟着他。令他蹲下身子。在被窩內咂髱。老婆無不曲体承奉。西門慶說我兒。你原來身體皮肉也和你娘一般白淨。我摟着你。就如同和他睡一般。你須用心伏侍我。我看顧你。老婆道爹沒的說。將天比地。折殺奴婢。拿甚麼比娘。奴婢男子漢已沒了。早晚爹不嫌醜陋。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勾了。西門慶便問你年紀多少。老婆道我今年屬兎的。三十一歲了。西門慶道你原來小我一歲。見他會說話兒。枕上又好風月。早辰起來。老婆先起來伏侍。拿鞋襪打發梳洗。極盡慇懃。把迎春繡春打發後。又問西門慶討葱白紬子。做披袄兒與娘穿孝。西門慶一一許他。教小厮鋪子裡拿了三疋葱白紬來。你每一家裁一件。以此兒他兩三次打動了心。瞞着月娘背地銀錢衣服首飾甚麼不與他。次日潘金蓮就打聽得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內和奶子老婆睡了一夜。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大姐姐你不說他幾句。賊沒廉耻貨。昨日悄悄鑽到那邊房裡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麼行貨子。好的歹的攬搭下。不明不暗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又相來旺兒媳婦子。往後教他上頭上臉。甚麼張致。月娘道你每只要栽派教我說。他要了死了的媳婦子。你每背地多做好人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我如今又做傻子哩。你每說只顧和他說。我是不管你這閑帳。金蓮見月娘這般說。一聲兒不言語。走回房去了。西門慶起早見天晴

了。打發玳安往錢主事處下書去了。往衙門回來。平安兒來稟
翟爹人來討回書。西門慶打發去訖。因問那人你怎的昨日不
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裡下書來。擔閣了兩日。說
畢。領書出門。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門房子裡。看著兌銀。打包
寫書帳。二十四日燒帋。打發夥計崔本來保并後生榮海胡秀
五人起身往南邊去。寫了一封書。稍與苗小湖。就寫他重禮。看
看過了二十五六。西門慶謝畢孝。一日早辰在上房吃了飯坐
的。月娘便說道。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咱也還買分
禮兒送了去。常言先親後不改。莫非咱家孩兒沒了。斷了禮。不
送了。西門慶道。怎的不送。于是分付來興。買兩隻燒鵝。一副豕
蹄。四隻鮮雞。兩隻燻鴨。一盤壽麵。一套粧花段子衣服。兩方銷

金汗巾。一盒花翠。寫帖兒教王經送去。這西門慶分付畢就往
前邊花園藏春閣書房中坐的。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說
錢老爹見了爹帖子。隨即寫書差了一吏同小的和黃四兒子
到東昌府兵備道下與雷老爹。雷老爹旋行牌問童推官催文書
連犯人提上去。從新問理。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只追
了十兩燒埋錢。問了個不應罪名。杖七十。罰贖。復又到鈔關上
回了錢老爹話。討了回帖纔來了。西門慶見玳安中用。心中大
喜。拆開回帖觀看。原來雷兵備回錢主事帖子。多在裡面上寫
道。

來諭悉已處分。但馮二已曾責子在先。何況與孫文相忿毆。
彼此俱傷。歇後身死。又在保辜限外。問之抵命。難以平允。量

追燒埋錢十兩給與馮二，相應發落。謹此回覆。下書年侍生
雷起元再拜

西門慶看了歡喜。因問黃四舅子在那裡。玳安道：他出來都往家去了。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黃四丈人與了小的一兩銀子。西門慶分付置鞋腳索。玳安磕頭而出。西門慶就掭在牀炕上眠着了。王經在卓上小篆內炷了香，悄悄出來了。良久忽聽有人掀的簾兒响，只見李瓶兒驀地進來，身穿糝紫衫、白絹裙，亂挽烏雲，黃懨懨面容，向牀前叫道：我的哥哥，你在這裡睡哩。奴來見你一面。我被那廝告了我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漓，與穢污在一處，整受了這些時苦。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減了我三等之罪。那廝再三不肯，發恨還要告了來拿你。我待要不來對你說，誠恐你早晚暗遭他毒手。我今尋安身之處去也。你須防範，沒事少要在外吃夜酒。往那去，早早來家。千萬牢記。奴言休要忘了。說畢，二人抱頭放聲而哭。西門慶便問姐姐，你往那去，對我說。李瓶兒頓脫撒手，却是南柯一夢。西門慶從睡夢中直哭醒來。看見簾影射入書齋，正當卓午，追思起由，不的心中痛切。正是：花落土埋香不見，鏡空鸞影夢初醒。有詩為證。

殘雪初晴照紙窗　地爐灰燼冷侵牀
個中邂逅相思夢　風撲梅花斗帳香

不想早晨送了喬親家禮。喬大户娘子使了喬通來送請帖兒，請月娘衆姊妹。小廝說爹在書房中睡哩，都不敢來問。月娘在

後邊晉待喬通潘金蓮說拿帖兒等我問他去。于是驀地進書房上穿黑青迴紋錦對衿衫兒。泥金眉子。一溜撒五道金。三川鈕扣兒。下着紗裙。內襯潞紬裙。羊皮金滾邊。面前垂一雙合歡鮫綃鸂鶒帶。下邊尖尖趫趫錦紅膝褲。下顯一對金蓮。頭上寶髻雲鬟。打扮如粉粧玉琢。耳邊帶着青寶石墜子。推開書房門。見西門慶搓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說我的兒。獨自個自言自語。在這裡做甚麼。嗔道不見你。原在這裡好睡也。一面說話。口中磕瓜子兒。因問西門慶。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西門慶道。我控着頭睡來。婦人道。倒只相哭的一般。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平白怎的哭。金蓮道。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人兒來是的。西門慶道沒的胡說。有甚心上人。心下人。金蓮道。李瓶兒是心上的。奶子是心下的。俺每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數。西門慶道。催小淫婦兒。又六說白道起來。因問我和你說正話。前日李大姐裝槨。你每替他穿了甚麼衣服在身底下來。金蓮道。你問怎的。西門慶道。不怎的。我問聲兒。金蓮道。你問必有個緣故。上面他穿兩套遍地金段子衣服。底下是白綾襖。黄紬裙。貼身是紫綾小襖。白絹裙。大紅段小衣。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金蓮道。你做獸醫二十年。猜不着驢肚裡病。你不想他。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纔方夢見他來。金蓮道。夢是心頭想。噴嚏鼻子癢。饒他死了。你還這等念他。相俺每是可不着你心的人。到明日死了。苦惱也沒那人顯念。此是想的你這心裡胡汌油的。西門慶向前一手摟過他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說怪小油嘴。你有這些賊嘴賊舌的。

金蓮道。我的兒。老娘猜不着你。那黃猫黑尾的心兒。一面把磕了的瓜子仁兒。满口哺與西門慶吃。兩個又咂了一回。舌頭自覺甜唾溶心。脂满香唇。身邊蘭麝襲人。西門慶于是淫心輙起。摟他在牀上坐。他便仰靠梳背。露出那話來。教婦人品簫。婦人眞個低垂粉項。吞吐裹沒。往來鳴咂有聲。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香雲。上圍着翠梅花鈿兒。後鬢上珠翹錯落。與不可還。正做到美處。忽聽來安兒隔簾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沒口子叫來安兒。賊。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着。來安兒道。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躲兒。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閃閃兒。有人在屋裡。這伯爵便走松墻傍邊看雪培竹子。王經掀着軟簾。只聽裙子响。金蓮一溜烟後邊走了。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伯爵進來。見西門慶唱喏坐下。西門慶道。你連日怎的不來。伯爵道。哥惱的我要不的。在這裡。西門慶問道。又怎的惱。你我告說。伯爵道。不告你說。緊自家中沒錢。昨日俺房下。那個平白又桶出個孩兒來。但是人家白日裡還好攪撓。半夜三更。房下又七痛八病。少不得扒起來。收拾草紙被褥。陸續看他。叫老娘去。打緊應寶又不在家。俺家兒使了他往庄子上馱草去了。百忙撾不着個人。我自家打着燈籠。叫了巷口兒上鄧老娘來。及至進門。養下來了。西門慶問養個甚麼。伯爵道。養了個小厮。西門慶罵道。傻狗材。生了兒子倒不好。如何反惱。是春花兒那奴才生的。伯爵笑道。是你春姨人家。西門慶道。那賊狗攮腿的奴才。誰教你

要他來。吽吽老娘還抱怨。伯爵道。哥你不知冬寒時月。比不的
你每有錢的人家。家道又有錢。又有若大前程官職。生個兒子
上來。錦上添花。便喜歡。俺如今自家還多着個影兒哩。家中一
窩子人口要吃穿盤攪。自這兩日媒巴刼的魂也沒了。應寶逐
日蕩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兒那裡是不管的。大小姐便打發
出去了。天理在頭上多虧了哥。你眼見的這第二個孩子。又大
了。交年便是十三歲。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早哩。你且去着
罷。日焦的魂也沒了。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業障來。那黑天摸
地。那裡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計柰何。把他一根銀插兒
與了老娘。發落去了。明日洗三。嚷的人家知道了。到滿月拿甚
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拖。徃那寺院裡。且住幾日去。

罷。西門慶笑道。你去了。好了和尚。却打發來好赶熱被窩兒。你
這狗才。到底占小便盅兒。又笑了一回。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
都着不做聲。西門慶道我的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一對我說
等我與你處。伯爵道。有甚多少。西門慶道。也勾你攪纏是的。到
其間不勾了。又拿衣服當去。伯爵道。哥若肯下顧。二十兩銀子
就勾了。我寫個符兒在此。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口的。也不敢
嗔數兒。隨哥尊意便了。那西門慶也不接他文約。說沒的扯淡。
朋友家什麼符兒。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茶進來。西門慶吽小
厮。你放下盞兒。嗔王經來。不一時王經來到。西門慶分付。你徃
後邊對你大娘說。我裡間牀背閣上。有前日巡按宋老爹。擺此
兩封銀子。拿一封來。王經應諾去不多時。拿銀子來。西門慶就

遞與應伯爵說這封五十兩你多拿了使去。省的我又拆開他。
原封未動你打開看看。伯爵道忒多了。西門慶道多的你收着。
眼下你二令愛不大了。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脚衣裳。到滿月也
好看伯爵道哥說的是。將銀子拆開都是兩司各府傾就分資
三兩一定松紋足色滿心歡喜連忙打恭致謝。說道哥的盛情
誰肯與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傻孩兒誰和你一般計較。左右
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來就來纏我這孩子也不
是你的孩子。自是咱兩個分養的。實和你說過了。滿月把春花
兒那奴才叫了來且答應我些時兒。只當利錢不筭發了眼。伯
爵道你春纔這兩日瘦的相你娘那樣哩。不說兩個在書房中
說話伯爵因問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西門慶把玳安往返的
事告說了一遍。錢龍野書到雷兵備旋行牌提了犯人上去。從
新問理。把孫文相父子兩個都開出來了。只認十兩燒埋錢打
了杖罪沒事了。伯爵道造化他了。他就點着燈兒那裡尋這人
情去。你不受他的乾不受他的。雖然你不希罕。留送錢大人也
好。別要饒了他。教他好歹擺一席大酒。裡邊請俺每坐一坐。你
不說等我和他說。饒了他小舅一個死罪。當別的小可事兒這
裡說話。且說月娘在上房拿銀子與王經出來。只見孟玉樓走
入房來。說他兄弟孟銳在韓姨夫那裡。如今不久又起身往川
廣販雜貨去。今來辭辭他爹。在我屋裡坐着哩。爹在那裡。姐姐
使個小廝對他爹說聲兒。月娘道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着
哩。又說請他爹哩。頭裡潘六姐倒請的好。他爹喬通送帖兒來

等着問他爹去就討他個話兒到明日咱每好收拾了去我便
把喬通留下打發吃茶長等短等不見來熬的喬通也去了半
日只見他從前邊走將來教我問他你對他說了不曾他沒的
話說噦我就忘了和他說一回應二來了我就出來了誰得久
停久住和他說話來帖子還袖在袖子裡交我說脆幇根兒唆
早是沒甚緊勾當教人只顧等着你原來恁個沒尾入行貨子
不知在前頭幹甚麼營生那半日纔進來恰好還不曾說乞我
說了兩句往前去了少頃來安進來月娘使他請西門慶說孟
二舅來了西門慶便起身留伯爵你休去了我就來走到後邊
月娘先把喬家送帖來請說了西門慶說那日只你一人去罷
執孝在身莫不一家子都出來月娘說他孟二舅來辭辭你一

兩日起身往川廣去也在那邊屋裡坐着哩又問頭裡你要那
封銀子與誰西門慶悉把應二哥房裡春花兒昨晚生了個兒
子問我借幾兩銀子使告我說他第二個女兒又大愁的要不
的借助幾兩銀子使罷了月娘道好好他恁大年紀也纔見這
個兒子應二嫂不知怎的喜歡哩到明日咱也少不的送些粥
米兒與他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到滿月不要饒花子李何他
好歹發帖兒請你們往他家走走去就瞧瞧春花兒怎麼模樣
月娘笑道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也有鼻兒有眼兒莫非別些
兒一面使來安下邊請孟二舅來不一時玉樓同他兄孟銳拜
見敘禮已畢西門慶陪他敘了回話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
相見分付小廝後邊看菜兒于是放卓兒篩酒上來三人飲酒

西門慶教再取雙鍾筯。對門請溫師父。陪你二舅坐。來安不一時回說。溫師父不在。望倪師父去了。西門慶說。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經濟來。與二舅見了禮。打橫坐下。西門慶問二舅幾時起身去。多少時。孟銳道。出月初二日准起身。定不的年歲。還到荊州買紙。川廣販香蠟。著緊一二年也不止。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州去。回來打水路。從峽江荊州那條路來。往回七八千里地。伯爵問二舅貴庚多少。孟銳道。在下虛度二十六歲。伯爵道。虧你年小小的。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似俺每虛老了。只在家裏坐着。須臾。酒搬上來。杯盤羅列。孟二舅吃至日西時分。告辭去了。西門慶送了回來。還和伯爵吃了一回。只見買了兩座架庫來。西門慶交付陳經濟裝庫。問月娘尋出李瓶兒兩套錦衣。攪金銀錢紙。裝在庫內。因向伯爵說。今日是他六七。不念經。替他燒座庫兒。伯爵道。好快光陰。嫂子又早沒了個半月了。西門慶道。這出月初五日。是他斷七。少不的替他念個經兒。伯爵道。這遭哥念佛經罷了。西門慶道。大房下說。他在時。因生小兒。許了些血盆經懺。許下家中走的兩個女僧。做首座。請幾衆尼僧。替他禮拜幾卷懺兒。說畢。伯爵見天晚。說道。我去罷。只怕你與嫂子燒庫。又深深打恭。說。蒙哥厚情。死生難忘。西門慶道。難忘不難忘。我兒你休推夢裏睡裏。你衆娘到滿月那日。買禮多要去哩。伯爵道。又買禮做甚。我就頭着地。好歹請衆嫂子。到寒家光降光降。西門慶道。到那日。好歹把春花兒那奴才。收拾起來。牽了來我瞧瞧。伯爵道。你春姨他說來。有了兒

子不用着你了。西門慶道。別要慌。我見了那奴才。和他答話。伯爵伴長笑的去了。西門慶令小廝收了家火。走到李瓶兒房裡。陳經濟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那日玉皇廟。永福寺。報恩寺。多送疏。道家是寶肅昭成真君像。佛家是冥府第六殿變成大王。門外花大舅家。送了一盒担食。十分冥紙。吳大舅子家也是如此。西門慶看着迎春。擺設羹飯完備。下出匾食來。點上香燭。使繡春請了後邊吳月娘眾人來。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紙。擡出庫去。教經濟看着大門首焚化。不在話下。正是

芳魂料不隨灰死　再結來生未了緣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鄭月兒賣俏透密意　玳安殷懃尋文嫂

雪壓殘紅一夜凋　曉來簾外正飄飄
數枝擧葉空相對　萬片香魂不可招
長樂夢回春寂寂　武陵人去水迢迢
欲將玉笛傳遺恨　若被東風透綺寮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紙。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相。宰了一口猪。一壜酒。兩隻燒鵝。四隻燒鷄。兩盒菓子。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救出孫文相來。舉家感激不淺。今無甚孝順。些微薄禮與老

爹賞人罷了。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猪酒。留下送
你錢老爹也是一樣。黄四道。既是如此。難爲小人。一點窮心。無
處所盡。只得把羮菓擡回去。又請問老爹幾時閑暇。小人問了
應二叔。裡邊請老爹坐坐。西門慶道。你休聽他哄你哩。又費煩
你。不如不争下了。那黄四和他小舅子。千恩萬謝出門。這裡西
門慶賞拾盒錢。打發去訖。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
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内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粧打扮。坐轎
子。往喬大户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後晌有庵裡薛姑
子聽見月娘。許下他到初五日李瓶兒斷七。教他請八衆尼僧。
來家念經。拜血盆懺。于是悄悄瞞着王姑子。買了兩盒禮物來
見月娘。月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下他陪他吃茶。說大姐
姐不在家。往喬親家與長姐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見他。他
還和你說話。好與你寫法銀子。那薛姑子就坐住了。潘金蓮因
想着玉簫告他說。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纔坐了胎氣。自從李
瓶兒死了。又見西門慶在他屋裡。把奶子也要了。恐怕一時奶
子養出孩子來。攙奪了他寵愛。于是把薛姑子。讓到前邊他房
裡無人處。悄悄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
吃。尋頭男衣胞。不在話下。到晚夕等的月娘來家。留他住了一
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這薛姑子就
瞞着王姑子。大師父。不和他說。到初五日早請了八衆女僧。在
花園捲棚内。建立道塲。各門上貼歡門吊子。諷誦華嚴金剛經
呪。禮拜血盆寶懺。洒花米。轉念三十五佛明經。晩夕設放焰口

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妗子。花大嫂。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打動法事。只是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和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西門慶見帖兒笑了說。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材家吃生日酒。倒是明日空閒。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沒人。只請了我李三哥相陪。又費事叫了四個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分付與黃四家人齊吃了。打發回去。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分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知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磕頭禮拜。我只受了猪酒。添了兩疋白鵬紵絲。兩疋京段。五十兩銀子。謝了龍野錢先生。伯爵道。哥你不接錢儘勾了。這個是你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那裡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

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衆尼僧直亂到一更天時分方纔道場圓滿。焚燒箱庫散了。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辰。走來西門慶家說薛姑子攬了經去。要經錢。月娘怪他。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到初六念經。經錢他多拿的去了。一些兒不留下。月娘道。這咱裡未曾念經。經錢寫法都找完了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襯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裡喃喃吶吶罵道我教這老淫婦獨吃。他印造經轉了

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攬的去了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替他念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請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挂口兒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送些襯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聲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攘去了看官聽說似這樣緇流之輩最不該招惹他臉雖是尼姑臉心同淫婦心只是他六根未淨本性欠明戒行全無廉耻已喪假以慈悲爲主一味利慾是貪不管墮業輪廻一味眼下快樂哄了些小門閨怨女念了些大戶動情妻前門接施主檀那後門丟胎卵濕化姻緣成好事到此會佳期有詩爲証

佛會僧尼是一家　法輪常轉度龍華
此物只好圖生育　枉使金刀剪落花

却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盔的新段帽沉香色㯙褶粉底皂靴向西門慶聲喏說這天也有晌午咱也好去了他那裡使人邀了好幾遍了休要難爲人家西門慶道咱今邀蔡軒走走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溫師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畫童兒請去了伯爵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赤道有要沒緊望朋友多咱來倒沒的悮了勾當西門慶分付琴童備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我先走一步見你坐轎子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西

門慶分付玳安琴童四個排軍收拾下暖轎跟隨穩待出門忽
平安見慌慌張張從外拿着雙帖兒來報說工部安老爹來拜
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走着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分付家中
厨下[illegible]飯使來興兒買攢盤點心伺候良久安郎中來跟從許
多人西門慶冠冕出來迎接安郎中穿着粧花雲鷺補子員領
起花萌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右拿茶上來茶罷敘其
間濶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榮擢失賀心甚缺然前日蒙賜華
扎厚儀生正值喪事匆匆未及奉候起居爲歉安郎中道學生
有失吊問罪罪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峯未知可有禮到否西門
慶道正是又承翟親家遠勞致賻安郎中道四泉已定今歲恭
喜亦閑西門慶道在下才微任小豈敢過于非望又說老先生
此今榮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畧河治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
蒙四泉過譽一介寒儒叨承科甲處在下僚若非蔡老先生擡
舉備員冬曹謬典水利奔來湖湘之間一年以來王事匆匆不
暇安跡今又承命修理河道况此民窮財盡之時前者皇船載
運花石毀閘折壩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而今瓜州南旺沽
頭魚臺徐沛呂梁安陵濟寧宿遷臨清新河一帶皆毀壞廢圯
南河南徙淤沙無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賊盜梗阻財
用匱乏大覃神輸鬼沒之術亦無如之何矣西門慶道老先生
自有才猷展布不日就緒必大陞擢矣因問老先生勑書上有
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完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
河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卓兒安郎中道學生實告還要往

黃泰宇那裡拜拜去。西門慶道。既如此。少坐片時。教跟從者吃些點心。不一時。放了卓。就是春盛案酒。一色十六碗。多是頓爛下飯。鷄蹄鵝鴨。鮮魚羊頭。肚肺血臟鮓湯之類。純白上新軟稻粳飯。用銀廂甌兒盛着。裡面沙糖榛松瓜仁拌着飯。又小金鍾暖斟來釀。下人俱有攢盤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學生容日再來請教。西門慶款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回到廳上。解去了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補直身。使人問溫師父來了不曾。玳安回說。溫師父未回家哩。有鄭春和黃四叔家來定兒來邀。在這裡半日了。西門慶即出門上轎。左右跟隨。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門頭都躲過一邊。只該日俳長兩邊站立。不敢跪接。鄭春與來定兒。先通報去了。應伯爵正和李三打雙陸。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及。鄭愛月兒愛香兒。戴着海獺臥兔兒。一窩絲杭州攢翠重梅鈿。見油頭粉面。打扮的花仙也似的。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客位內。西門慶分付不消吹打。止住鼓樂。先是李三黃四見畢禮數。然後鄭家鴇子出來拜見了。纔是愛月兒姊妹兩個。插燭也似磕了頭。正面安設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四與鄭家姊妹兩個打橫。玳安在傍稟問。轎子在這裡。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多回去。分付琴童到家看你溫師父家裡來了。拿黃馬接了來。琴童應喏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纔來。西門慶悉把工部安郎中來拜留飯之事。說了一遍。須臾鄭春拿茶上來。愛香兒拿了一

盞遞與伯爵愛月兒便遞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說我
錯接只說你遞與我來愛月兒道我遞與你沒修這樣福來伯
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倒把客人不着
在意裡愛月兒笑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還有客人來吃畢
茶收下盞托去須臾四個唱西廂妓女多花枝招颭綉帶飄飄
出來與西門慶磕頭一一多問了名姓西門慶對黃四說等住
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只見鴇子上
來說只怕老爹害冷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獸炭頻加蘭麝
香靄只見幾個青衣圓社聽見西門慶老爹進來在鄭家吃酒
走來門首伺候探頭舒腦不敢進去有認的玳安兒向玳安打
恭央及作成作成玳安悄悄進來替他稟問被西門慶喝了一

聲說的衆人一溜烟走了不一時收拾菓品案酒上來正面放
兩張卓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溫秀才一席留空着溫秀
才坐位在左首傍邊一席李三和黃四右邊是他姊妹二人端
的盤堆異品花揷金瓶鄭奉鄭春在傍彈唱遞酒安席坐下
只見溫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袄脚穿雲履絨襪進
門作揖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溫秀才道學生有
罪不知老先生呼喚適往敝同窓處會書來遲了一步慌的黃
四一面安放鍾筯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上來黃芽韭
燒賣入寶攢湯薑醋碟兒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端的酒
斟綠蟻詞歌金縷四個妓女纔上來唱了一摺游藝中原只見
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裡使了吳惠和蠟梅送茶來了原來吳

銀兒就在鄭家後邊住止隔一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裡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裡面。吳惠蠟梅先磕了頭。說銀姐使我送茶來與爹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栗絲鹽笋芝蔴玫瑰香茶。西門慶問銀兒在家做甚麼哩。臘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即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俐便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歹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夥計了。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兩個原來是販毯的夥計。溫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同他做夥計一般了。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多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伯爵道傻孩子。我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交。你還在肚子裡。說笑中間。廚下割獻豕蹄一領。又是四碗下飯。羊蹄黃芽韮。肚肺羹。血臟之類。妓女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叫上唱鶯鶯的韓家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的愛香兒。說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侄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纔十三歲。西門慶道。這孩子到明日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因令他上席遞酒。黃四下湯下飯。極盡慇懃。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䯼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兒。耳邊戴着金丁香兒。上穿白綾對衿袄兒。粧花眉子。下着紗綠潞紬裙。羊皮金滾邊。脚上墨青素段雲頭鞋兒。笑嘻嘻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後與溫秀才等各位多道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了。來到就教我

惹氣。俺每是後娘養的。只認的你爹。與他磕頭。望着俺每擂一拜。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不饒你。愛月兒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那裡哥兒你行頭不仔麽光。一味好撇。一面安座兒。讓銀姐坐。就在西門慶卓邊坐下。連忙放鍾筯。西門慶見了戴着白鬏髻。問你戴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意又問個兒。與娘戴孝一向了。西門慶一聞與李瓶兒戴孝。不覺滿心歡喜。與他側席而坐。兩個說話。須臾湯飯上來。愛月兒下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說我還沒見鄭媽哩。一面走到鴇子房內。見了禮出來。鴇子叫月娘讓銀姐坐。只怕冷。教丫頭燒個火籠兒。與銀姐烤手兒。隨即添換熱菜。打發上來。吳銀兒在傍只吃了半個點心。呷了兩口湯。放下筯兒。和西門慶攀話。因拿起鍾兒來。說爹這酒寔些些從新折了。另換上暖酒。鄭春上來把伯爵衆人等酒。都斟上行過一巡。吳銀兒便問。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每茶。吳銀姐道。好說俺每送了些些粗茶。倒教爹又把人情回了。又多謝重禮。教媽惶恐要不的。昨日娘斷七。我會下月娘和桂姐也要送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西門慶道。斷七那日胡亂請了幾衆女僧。在家拜了拜懺。親眷一個都沒請。恐怕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娘衆娘每多好。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乍沒了娘。到房裡孤孤兒的。心中也想。西門道。想是不消說。前日在書房中。白日要見他哭的我要不的。吳銀兒道。熱突突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每說的只情說。把俺每這裡只顧旱着。

不說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聽俺每起身去罷慌的李三黃四連忙攛掇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傍躧着火盆合着聲音啓朱唇露皓齒詞出佳人口唱了一套中呂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雲之響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落索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來酹他一杯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仰靠着直舒着側臥着金鷄獨立隨我受用又一件野馬蹀塲野狐抽絲猿猴獻菓黃狗溺尿仙人指路靠背將軍柱夜對木伴哥隨他揀着要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汗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亂道的這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鍾兒說我兒你們在我手裡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潑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月兒道你跪着月姨兒教我打個嘴巴兒我纔吃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說吳銀兒道二爹我今日心内不自在吃半盞兒罷那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黃四道二爺你不跪顯的不是趣人也罷跪着不打罷愛月兒道不他只教我打兩個嘴巴兒我方吃這鍾酒兒伯爵道溫老先兒在這裡看着怪小淫婦兒只顧趕盡殺絕于是柰何不過真個直撅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揎彩袖款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敢無禮傷犯月姨兒再不敢高聲兒答應你不答應我也不吃那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聲道再不敢傷犯月姨了這愛月兒一連打了兩個嘴巴方纔吃那杯酒伯爵起來道好個没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兒我吃把一鍾酒都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

賞你一鍾酒。于是滿斟上一杯。笑望伯爵口裏只一灌。伯爵
道。怪小淫婦兒。使促挾灌撒了我一身酒。我老道。只這件衣服
新穿了纔頭一日兒。就污濁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亂了一
回。各歸席上坐定。看看天色掌燭上來。下飯添換。都已上完。下
邊玳安琴童畫童應寶。都在捲子房裏放桌兒有湯飯點心酒
餚管待。須臾拿上各樣菓碟兒來。那伯爵推讓溫秀才。只顧不
住手拈放在口裏。一壁又往袖中褪。西門慶分付個骰盆兒來。
先讓溫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兒那邊來。于是西門
慶與吳銀兒用十二個骰兒搶紅。下邊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
吽呀酒飲過一巡。吳銀兒却轉過來與溫秀才伯爵搶紅。愛香
兒却來西門慶席上遞酒猜枚。須臾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
慶搶紅。吳銀兒却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原來愛月兒旋往房
中。新粧打扮出來。上着烟裏火廻紋錦對衿襖兒。鵝黃杭絹點
翠縷金裙。粧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燈下海獺臥兎兒。越顯的
粉濃濃雪白的臉兒。猶賽美人兒一般。但見

芳姿麗質更妖嬈　秋水精神瑞雪標
鳳目半彎藏琥珀　朱唇一顆點櫻桃
露來玉笋纖纖細　行步金蓮步步嬌
白玉生香花解語　千金良夜寔難消

這西門慶一見。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
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一面起身。後邊淨手。慌的捲子連
忙叫了鬟點燈。引到後邊。解手出來。愛月兒隨即也跟來伺候盆

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同到房中房中又早月窓半啟銀燭高燒氣暖如春蘭麝馥郁牀畔則斗帳雲横鮫綃霧設于是脫了上蓋底下白綾道袍兩個在牀上腿壓腿兒做一處先是愛月兒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在這裡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邇恐惹是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又說前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了去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要拿的着禁節兒便好那日我胡亂整治了不多兒知道爹好吃教鄭春送來那瓜仁都是我口裡一個個兒磕的汗巾兒是我閑着用工夫撮的穗子瓜仁子說應花子倒撾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花子頭我見他早時兩把撾去喃了好些只剩下没多我吃了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爹的衣梅媽看見吃了一個兒喜歡的要不的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掂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内噙着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姐吃了没多幾個兒連礶兒他老人家都收了在房内早晚吃誰敢動他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礶來你吃又問爹連日會桂姐來没有西門慶道自從孝堂裡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裡西門慶問甚麼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若說了顯得姊妹們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

一面摟着他脖子。說怪小油嘴兒甚麼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就是了。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走入來。大叫一聲你兩個好人兒撇了俺每走在這裡說梯己話兒。愛月兒道好個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猛可走來諕了人恁一跳。西門慶罵怪狗才。前邊去罷。丟的葵軒和銀姐在那裡都往後頭來了。這伯爵一屁股坐在牀上說你拿胳膊來我且咬口兒。我纔去。你兩個在這裡儘着合搗。于是不由分說向愛月兒袖口邊勒出那賽鵝脂雪白的手腕兒來。帶着銀鐲子。猶若美玉尖溜溜十指春葱手上籠着金戒指兒誇道我兒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發髻兒的肥一般。愛月兒道怪刀攮的我不好罵出來的。被伯爵拉過來。咬了一口走了。咬的老婆怪叫罵怪花子平白進來鬼混人死了。便叫揷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籠道子門關一面關上門。愛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子女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嘴祝麻子小張閑架兒于是孫錫鉞踢行頭白回子沙三日逐標着在他家行走。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王家王芝兒打熱。兩下裡使錢使沒了。包了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拿着他娘子兒一副金鐲子。放在李桂姐家筭了一個月歇錢。西門慶聽了口中罵道恁小淫婦兒。我分付休和這小廝纏他不聽還對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我。愛月兒道爹也別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嘴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摟在懷裡用白綾袖子。兜着他粉項揾着他香腮他便一手拿着銅絲火籠兒內燒着沉速香餅兒將袖口籠着

燻襲身上便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也休望
他題只怕走了風西門慶問我的兒你告我說我傻了肯教人
知道端的甚門路兒鄭愛月悉把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
四十歲生的好不喬樣描眉畫眼打扮狐狸也似他兒子鎮日
在院裡他專在家只送外賣假托在個姑姑庵兒打齋但去就
他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腳文嫂兒単管與他做牽兒只說好風
月我說與爹到明日遇他遇兒也不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
兒娘子兒今纔十九歲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上畫般標致
雙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
死爲他也上了兩三遭吊救下來了爹難得先刮刺上了他娘
不愁媳婦兒不是你的當下被他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邪意

亂摟着粉頭說我的親親我又問你怎的曉的就裡這愛月兒
就不說常在他家唱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
其處會過一遍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問那人是誰莫不是
大街坊張大戶姪兒張二官兒愛月兒道那張懋德兒好合的
貨麻着七八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砢磣殺我罷了只好
樊家百家奴兒接他一向董金兒也與他丁八了西門慶道我
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是原梳籠我的那
個南人他一年來此做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裡邊歇不的一兩
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猫遞狗幹此勾當這西門慶聽了
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我兒你既貼戀我心
每日我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遇閒就

來愛月兒道爹你有我心時甚麼三二十兩二十兩兩月間掠幾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說畢兩個上牀交歡牀上鋪的被褥約一尺高愛月道爹脫衣裳不脫西門慶道咱連衣耍耍罷只怕他們前邊等咱一面扯過夏枕來粉頭解去下衣仰臥枕畔裡面穿着紅潞紬底衣褪下一隻膝褲腿來這西門慶把他兩隻小小金蓮扛在肩頭上解開藍綾褲子那話使上托子但見花心輕折柳腰款擺正是花嫩不禁揉春風卒未休花心猶未足脉脉情無那低低喚粉郎春宵樂未央那當下兩個至精欲洩之際西門慶幹的氣喘吁吁粉頭嬌聲不絕髮雲拖枕滿口只教道親達達慢着些兒良久樂極情濃一泄如注雲收雨散各整衣裙于燈下照鏡理容西門慶在牀前盆中淨手着上衣服兩個携手來到席上吳銀兒便守着對愛香兒與溫葵軒正擲色猜枚觥籌交錯要在熱鬧處眾人見西門慶進入爹立起身來讓坐伯爵道你也下般的把俺每丟在這你纔出來拿酒兒且扶扶頭着西門慶道俺每說句話兒有甚這閑勾當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梯巳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鍾斟上暖酒眾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玳安在傍掩口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努了個嘴兒與他那玳安連忙分付排軍打起燈籠外邊伺候這西門慶也不坐陪眾人執杯立飲分付四個妓女你再唱個一見嬌羞我聽那韓愁消兒俺每會唱于是拿起琵琶來款放嬌聲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雨意雲情。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嬈。一搦温柔。
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裡秋波溜。記在心頭。心頭未審。何
時成就。

唱了一個詞兒。吴銀兒遞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遞伯爵。愛兒奉
温秀才。李智黄四都斟上。又唱道。

問你丫鬟。欲鑄黄金拜將壇。莫道明塘寄與書生。雲雨巫山。
重門今夜未曾拴。深閨特把情郎盼。夜靜更闌。更闌偷花妙
手今番難捻。

吃畢。西門慶令再斟上。鄭香兒上來遞西門慶。吴銀兒遞温秀
才。愛月兒遞伯爵。鄭春在傍捧着菓菜兒。又唱道。

憂人高堂。相會風流窈窕娘。我與他同攜素手。共入羅幃。永
結鸞鳳。靈犀一點透膏肓。鮫綃帳底翻紅浪。粉汗凝香凝香
令宵一刻。人間天上。

唱畢。又吁呀酒。愛月兒却轉過捧西門慶酒。吴銀兒遞伯爵。愛
香兒遞温秀才。并李三黄四。從新斟酒。又唱第四個。

春勝芙蓉。鬓亂釵横寶髻鬆。我爲他香嬌玉軟。燕侶鶯儔。意
美情濃。腰肢無力眼朦朧。深情自把眉兒縱。兩意相同。相同
百年恩愛和偕鸞鳳。

唱畢。都飲過。西門慶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
一包賞賜來。四個妓女。每人三錢。叫上厨役賞了五錢。吴惠鄭
春鄭春。每人三錢。擷掇打茶的。每人二錢。了頭桃花兒也與了
他三錢。俱磕頭謝了。黄四再三不肯放。道道應二叔你老人家

說聲。天還早哩。老爹大坐坐。也盡小人之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兒。你也留留兒。愛月兒道。我留他。他白不肯坐。西門慶道。你每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黃四李三作揖。道。生受打攪。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餓。又不肯久坐。還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三個唱的都磕頭。說道。爹到家。多頂上大娘和衆娘們。俺每閑了。會了銀姐往宅內看看大娘去。西門慶道。你每閒了去坐上一日來。一面掌起燈籠。西門慶下臺機。鄭家鴇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西不美口。還有一道米飯兒未曾上哩。西門慶道。勾了。我不是還坐回兒。許多事在身上。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有勾當。教應二哥他沒事。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被黃四死力攔住。說道。我的二爹。你若去了。就沒趣死了。伯爵道。不是你休攔我。你把溫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筭你好漢。那溫秀才奪門就走。被黃家小廝來安兒攔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因問琴童兒。溫師父有頭口在這裡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畫童兒看着哩。西門慶向溫秀才道。既有頭口。也罷。老先兒你陪應二哥再坐坐。我先去罷。于是多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手兒。悄悄捏了一把。臉上轉一徑揚聲說道。我頭裡說的話。爹你在心些。知道了。法不待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又道鄭春你送老爹到家。多上覆娘們。那吳銀兒也說。多上覆大娘。伯爵道。我不好說的。賊小淫婦兒們。都攙行奪市的。稍上覆。備我就沒個人兒上覆。愛月道。你這花子。過一邊兒。那吳銀兒就在門

首作辭了。衆人并鄭家姐兒兩個。吳惠打着燈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見了那個流人兒。好歹休要說。吳銀兒道。我知道。衆人回至席上。重添獸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娛樂飲。直要了三更方散。黄四擺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西門慶賞賜了三四兩。俱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坐轎子。兩個排軍打着燈。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家。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吃了飯。早是沈姨夫差大官沈定。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段子舖。飯火頭名喚劉包。西門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傍邊站立。西門慶便問道。温師父昨日多咱來了。玳安道。小的舖子裡聽了好一回。只聽見書童

兒打對過門。那咱有三更時分。纔來了。我今早辰問温師父倒沒酒。應二爹醉了。吐了一地。月姨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慶听了。呵呵笑了。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裡住。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裡見我。我和他說話。玳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問了他快去。玳安到後邊吃了飯走到舖子裡。問陳經濟。經濟道。尋他做甚麼。玳安道。誰知他做甚麼。猛可教我找尋他去。經濟道。出了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巷進去。半中腰裡。有個發放巡捕的廳兒。對門有個石橋兒。轉過石橋兒。緊靠着個姑姑庵兒。傍邊有個小衚衕兒。進小衚衕。往西走。第三家荳腐舖隔壁上坡

兒有雙扇紅封門兒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嫂。他就出來答應你。這玳安聽了。說道再沒了。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一浪湯。你再說一遍我聽。只怕我忘了。那陳經濟又說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搭上替子。兜上嚼環。躧着馬臺。望上一騙。打了一鞭。那馬跑踍蹺躍。一直去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同仁橋牌坊。由王家巷進去。果然中間有個巡捕廳兒。對門就是座破石橋兒。裡首半截紅牆。是大悲庵兒。往西是小衚衕。北上坡。挑着個豊腐牌兒。門首只見一個媽媽。晒馬糞。玳安在馬上便問。老媽媽。這裡有個說媒的文嫂兒。那媽媽道。這隔壁封門兒就是。玳安到他門首。果然是兩扇紅封門兒。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兒。叫道。文嫂在家不在。只見他兒子文纏兒開了門。便問道。是那裡來的。玳安道。我是縣門外提刑西門老爹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纏聽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家來的。便讓家裡坐。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裡面。他明間內。見上面供養着利市婆。有幾個人在那裡會中伺記。罷進香籌帳哩。半日拿了鍾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玳安道。驢子見在家裡。如何推不在。側身逕往後走。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幾個道媽媽子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個不是文媽。剛纔說回我不在家了。教我怎的回俺爹話。惹的不怪我。文嫂笑哈哈與玳安道了個萬福。說道。累哥哥。你到家回聲兒。我今日家裡會茶。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往宅內去罷。玳安道。只分付我來

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不知你在這咭溜搭刺兒里住。教我
抓尋了個不發心。文嫂兒道。他老人家。這幾年宅內買使女說
媒。用花兒。自有老馮和薛嫂兒王媽媽子。走䟦着罕俺每。今日
忽剌八又冷鍋中荳兒爆。我猜見你六娘沒了。已定教我去替
他打聽親事。要補你六娘的窩兒。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裡
見了俺爹。他自有話和你說。文嫂兒道。哥哥你畧坐坐兒。等我
打發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玳安道。原來等你會茶。馬在外邊沒
人看。俺爹在家紧等的。火裡火發。分付了又分付。教你快去。嚛
和你說了話。如今還要往府裡羅同知老爹吃酒去哩。文嫂道
也罷。等我拿點心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罷。因問你大姐生
了孩兒沒有。玳安道。還不曾見哩。這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
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慢走。玳安道。你
老人家放着驢子。怎不備上騎。文嫂兒道。我那討個驢子來。那
驢子是隔壁荳腐鋪裡驢子。借俺院兒裡喂喂兒。你就當我的
驢子。玳安道。我記得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
兒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了頭。打官司。為了場事。把舊房
兒也賣了。且說驢子哩。玳安道。房子到不打紧處。且留着那驢
子。和你早晚做伴兒也罷了。別的罷了。我見他常時落下來。好
個大鞭子。那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兒短壽命。老娘還只當好話
兒側着耳朵聽你什麼好物件兒。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嘴
滑舌的。到明日還教我尋親事哩。玳安道。我的馬走得快。你步
行赤道。挨磨到多咱晚。惹的爹說。你上馬咱兩個疊騎着罷。文

嫂見道怪小短命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街上人看着。怪剌剌的玳安道再不你備莫稱舖子裡驢子騎了去。到那裡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等還謝說一面教文纔將驢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與他同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正是欲向深閨求艶質全憑紅葉是良媒有詩為証。

誰信桃源有路通　桃花含露笑春風

桃源只在山溪裡　今許漁郎去問津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詐求奸

信手烹魚覓素音　神仙有路足登臨

埽堦偶得任卿葉　彈月輕移司馬琴

桑下肯期秋有意　懷中可犯柳無心

黃昏誤入銷金帳　且犯羞兒獨自斟

話說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裡進去稟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來。小客位內坐下。玳安悉把尋文嫂兒小的叫了來在外邊伺候着。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進入裡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兒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有。西門慶道你如

今搬在那裡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多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說話兒。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多相熟。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招宣府裡不認的。文嫂道。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小的花翠。西門慶道。你既相熟。我有庄事兒央煩你。休要阻了我。向袖中取出五兩一定銀子與他。悄悄和他說。如此這般。你却怎的尋個路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裡。我會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聽了。哈哈笑道。是誰對爹說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不得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猪三十五歲。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三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好不幹的最密。就是往那裡去。王大轉伴當跟着。喝着路走。遝路兒來。遝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爲人做人。他原在人家落腳。這個人說的就了。到只是他家裡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說若是小媳婦那裡。窄門窄户。敢招惹這個事。就在頭上。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還自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紬段你穿。你不收阻了我。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也。怎的上人着眼覷就是福星

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話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我這裡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裡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廝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塲。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猴孫兒隔墻掠篩箕。還不知你着。合着哩。于是出門。騎上驢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到家待了茶。冠冕着。同往府裡。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裡吃酒去了。直到掌燈已後纔來家。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與他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至後晌時分。走到王宣府宅裡。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

這兩日不來走走。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倚報會茶。赶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兒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纏兒帶進香去便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丫鬟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裡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喬人。只眠花臥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裡。通不顧。如何如何又問三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裡。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就打散了這干人。三爹收心。也再不進院去了。太太容小媳婦便敢說。不容定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遭兒我不依你來。

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叚子鋪。生藥鋪。紬絹鋪。絨線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輿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舊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多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身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户之女。填房與他爲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四五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藥養龜。慣調風情。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踘打毬。無所不曉。諸子百家。折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根基非淺。又三爹在武學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曾會過。不好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旦在邇。又四海納賢。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爹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浼他把這干人斷開了。使那行人打攪。道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户。看官聽說。水性下流。最是女婦人。當日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摸亂。情竇已開。便與文嫂兒較計道。人生面不熟。怎生好遽然相見的。文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浼老爹。要在提刑院遞狀。告那起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私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

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前後走來西門慶宅內那日西門慶從衙門回來家中無事正在對門房子裡書院內坐的忽有玳安來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內坐令左右放下簾兒良久文嫂進入裡面磕了頭玳安知局就走出來了教二人自在說話這文嫂便把怎的說念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行持結識官府又怎的仗義疏財風流博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為由暗中相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紬段賞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已後街上人靜了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他後門傍有個住

房的段媽媽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斯而至說畢文嫂拜辭而去又回林氏話去了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一宿無話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席希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廝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帶着眼紗由大街抹過逕穿到扁食巷王招宣府後門來那時纔燈以後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遠把馬勒住令玳安先彈段媽媽家門原來這媽媽就住着王招宣府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開門閉戶但有

入港。在他家落脚做眼。文嫂在他屋裡聽見外邊彈門。連忙開了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裡等的西門慶下了馬。帶着眼紗兒。引進來。分付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西首房簷下。那裡等候。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裡存身。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關了。上了拴。由夾道內進內。轉過一層群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這文嫂輕輕敲了門環兒。原來有個听頭兒。少頃見一丫鬟出來開了雙扉。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而入。只見裡面燈燭熒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邠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穿着大紅團袖蟒衣玉帶。虎皮校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關王之像。只是髯鬚短些。傍邊列着鎗刀弓矢。迎門硃紅匾上寫節義堂三字。兩壁書畫丹青。琴書消洒。左右泥金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報國勳功並斗山。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聽得門簾上鈴兒响。文嫂從裡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太太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剉纔稟過太太知道了。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簾裡望外觀看西門慶身材凜凜。語話非俗。一表人物。軒昂出衆。頭戴白段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絨鶴氅。脚下粉底皂靴。上面綠剪絨獅坐馬。一溜五道金鈕子。就是個富而多詐奸邪輩。壓善欺良酒色徒。一見滿心歡喜。因悄悄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不多些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數兒。他老人家你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鶴鶉也是個快

闞的這婆娘聽了越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見他一見兒婦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太請老爹房內拜見哩于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入房中但見簾幙垂紅地屏上毡毹匝地麝蘭香靄氣暖如春繡榻則斗帳雲橫錦屏則軒轅月映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紬襖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段子鶴氅大紅宮錦寬襴裙子老鴉白綾高底扣花鞋兒就是個綺閣中好色的嬌娘深閨內衏毯的菩薩有詩為証

面膩雲濃眉又彎　蓮步輕移實匪凡
醉後情深歸帳內　始知太太不尋常

這西門慶一見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叙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在下邊梳背炕沿斜僉相陪坐的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再無一個僕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一個小丫鬟名喚芙蓉紅漆丹盤拿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了鬟接下盞托去文嫂就在傍開言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在衙門中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庄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分付林氏道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招宣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紉優養未曾考襲如今雖入武學肄業年幼失學家中有幾個奸詐不級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飄酒把家事都失了幾次欲待要往公

門訴狀爭奈妾身未曾出閨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名節
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遞狀一般望乞大人
千萬留情把這干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專習功
名以承先業寔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當重謝西
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言謝之一字尊家乃世代簪纓先
朝將相何等人家令郎兩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
意聽信遊食所哄留連花酒寔出少年所為太太既分付學生
到衙門裡即時把這干人處分懲治令郎分毫亦可戒諭令郎
再不可蹈此披轍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聽了連忙起身向西
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
何出此言說話之間彼此言來語去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
嫂放卓兒擺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
具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
作准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鬟篩上酒來端的金
壺斟美釀玉盞泛羊羔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說道我
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說道老爹你且不消遞
太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
壽就是了西門慶道阿呀早時你說今日初九日差六日我在
下已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人厚意須
臾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熱騰騰美味佳餚煎爛下飯煎熘雞
魚烹炮鵝鴨細巧菜蔬新奇菓品傍邊絳燭高燒下邊金爐添
火交杯換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為色胆看看飲至蓮漏已

沉窗月倒影之際。一雙竹葉穿心。兩個芳情已動。文嫂已過一邊。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漸促席而坐。言頗涉邪。把手捏腕之際。挨肩擦膀之間。初時戲摟粉項。婦人則笑而不言。次後款啟朱唇。西門慶則舌吐其口。嗚咂有聲。笑語密切。婦人于是自掩房門。解衣鬆珮。微開錦帳。綉衾鴛枕。橫床鳳香薰。被相挨玉體。抱摟酥胸。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家中帶了淫器包在身邊。又服了胡僧藥。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西門慶亦摸其牝户。彼此歡愜。情興如火。婦人在床傍伺候鮫綃軟枕。西門慶被底預備麈柄猙獰。當下展猿臂。不覺蝶浪蜂狂。蹺玉腿。那個羞雲怯雨。正是縱橫慣使風流陣。那管牀頭墮玉釵。

有詩為証

蘭房幾曲深悄悄。香勝寶鴨晴烟裊。夢回夜月淡溶溶。展轉牙牀春色少。無心今遇少年郎。但知敲打須富商。綿情欲共嬌無力。須教宋玉赴高唐。打開重門無鎖鑰。露浸一枝紅芍

這西門慶當下竭平生本事。將婦人盡力盤桓了一場。纏至更半天氣方纔精泄。婦人則髮亂釵橫。花憔柳困。鶯聲燕喘。依稀耳中。比及個並頭交股。摟抱片時。起來穿衣之際。婦人下牀。款剔銀燈。開了房門。照鏡整容。呼丫鬟捧水淨手。復斟香醪。再勸美酌三杯之後。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文嫂先開後門。呼喚玳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

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
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廳叫過該地方
節級緝捕分付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王招宣府裡三公子看有
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便與我查訪出名字來報
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親再三
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關他這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
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
不錯必須該取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到當日果然查
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
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日念張小閒聶鉞兒向三于
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

姐秦玉芝兒并老孫祝日念名字多抹了分付只動這小張閒
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裡來衆公人應諾
下去至晚打聽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多埋
伏在後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閒聶鉞于寬
白回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日念扒李桂姐後房去
了王三官兒藏在李桂姐床身下不敢出來桂姐一家謊的揑
兩把汗更不知是那裡動人白央人打聽實信王三官躲了一
夜不敢出來李家鴇子又恐怕東京做公的下來拿人到五更
時分攛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緝捕把小張閒等
拿在聽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辰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
陞廳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

肉綻鮮血迸流響聲震天哀號慟地西門慶囑付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飄風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始從輕責你這幾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裡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扠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放事畢正在退廳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裡書來衙中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今日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峰他那裡臨風近打聽打聽消息去西門慶道長官至見甚明即喚走差答應的上來跪下分付與你五錢銀子盤纏即去南河拿俺兩個拜帖懷慶府提刑林千户老爹那裡打聽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曾務要打聽的寔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到司房裡上范陽氈笠結束行裝討了疋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起身回家卻說小張閒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省恐更不量今日受這場虧那裡藥線互相埋怨小張閒道莫不還是東京六黃太尉那裡下來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裡消息怎肯輕饒素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兒一口就說道你每多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已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嗔請他表子故拿俺每煞氣正是龍鬭虎傷苦了小張小張閒道列位到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每頂缸了于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閒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鉞道兩個老婆

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表子。他肯拿來也休怪人。是俺每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裡。纔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見出情弊顯然來了。如今往李桂姐兒家尋王三官去。自爲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的。腿爛爛的便罷了。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于是來來去去。轉彎抹角逕入㧜攔。李桂姐家見門關的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叫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閑道。是俺每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說。他從那日半夜就往家去了。不在這裡。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招宣府宅內。逕入他客位裡坐下。王三官聽見衆人來尋他。諕得躲在房裡。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厮永定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家了。往那裡去了。叫不將來。于寬道。定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裡夢裡。劉纔提刑虎打了俺每。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擄起腿來。與永定瞧。教他進裡面去說此事。爲你打的俺每有甚要緊。一個個都倘在板櫈上。聲疼叫喊。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兒。却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婦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求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的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每略等他等。委的在庄上不在家了。我這裡使小厮叫他去。小張閑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不然這個瘌子。也要出臟。只顧膿着不是事。俺每爲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劉纔老爹分付。押出俺每來要他。他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聽

言連忙使小厮拿出茶來與衆人吃王三官說的是也似逼他
娘尋人情到至急之處林氏方纔說道文嫂他只認的提刑西
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
道就認的提刑也罷快使小厮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
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肯來王三官道好
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
口聲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歹說個人情救我
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
姑娘說媒這幾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
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媽你救我自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幾

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我怎去得那文嫂只把眼看他娘他娘
道也罷你替他說說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
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他央浼他等
我在傍再說管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見今他衆人在前
邊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
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
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他令放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
出前廳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
們本等三叔往庄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每略
坐坐兒吃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
知遇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恒屬大家只要畱了事上

司差泒。不由自巳有了。三二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當時衆人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就說句話。恁有南北的話兒。俺每也不恁急的要不的。執殺法兒。只回不在家。莫不爲俺每自做出來的事也罷。你倒帶累俺每。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文媽你自曉道理的。你出來。俺每還透個路兒與你。破些二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說。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每。這事情也要銷繳。一二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每說的是。你每略坐坐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二酒飯兒。管待你每。你每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都道。還是我的文媽。知人甘苦。不瞞文媽說。俺每從衙門裡打出來。黃湯兒也還沒曾嘗着哩。這文嫂走到後邊。一二力攛掇。打了二一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熊心。猪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廳。上大酒大肉吃着。這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悄從後門出來。步行還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纔在廳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說話。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累你。替他禀禀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一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兒方進去。替他禀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晚生王寀頓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問了回話。然後纔開大廳槅子門。使小厮請王三官進去。大廳上左右忙掀煖簾。見西門慶頭戴忠靖冠。便衣出來迎接。見王三二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褻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慌的王三

官向前攔住。呀。尊伯尊便。小姪敢來拜渴。豈敢動勞。至廳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姪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小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來。讓了兩禮。然後挪座兒斜僉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見西門慶廳上錦屏羅列。四壁挂四軸金碧山水。座上鋪着綠錦段兩嵌貂鼠椅座。地下氍毹匝地。正中間黃銅四方水磨的。耀日爭輝。上面牌扁。下書承恩二字。係米元章妙筆。觀覽之餘。似有卲清而寧之貌。向西門慶說道。小姪前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席跪下。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有甚話。但說何

害。這王三官就說。小姪不才。誠為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般之臣。寬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耻。免令出官。則小姪垂死之日。實是有再生之幸也。啣結圖報。惶恐惶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閑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裡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還是要小姪如此這般。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押出他來。還要小姪見官。在家百般稱罵喧嚷。索要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前來老伯這裡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是理。因說道。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那裡去攪擾。把禮帖與王三官收了。賢契請回。我也且不留你坐。如今即時就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姪容當

踵門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衣服不好
送的。那王三官自出門。還帶上那小厮跟隨去了。文嫂還討
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分付休要驚動他。我這裡差人拿去。這文
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
排軍。走到王招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裡飲酒喧鬧。被公人進
去。不由分說。都拿了。帶上鐲子。諕得眾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
官幹得好事。把俺每穩在你家。倒把鋤頭反弄俺每來了。那個
排軍節級罵道。你這厮還胡說。當了甚麼名人。到老爹根前哀
告討你那命正經。小張閑道。大爺教道的是。不一時都拿到西
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并平安都張着手兒要錢。纔去替他禀。
眾人不免脫下褶。并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纔說進去。

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廳下。西門慶罵道。我
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如何指稱我這衙門。往他家諕詐
去。實說詐了多少錢。不說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實拶起來。當
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軍。登時取了五六把新拶子來伺候。小
張閑等只顧在下叩頭哀告道。小的並沒諕詐。分文財物。只說
衙門中打出小的每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
的。小的並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起
光棍。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為可惡。既不肯實供。都與我
帶了衙門裡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眾。眾人一齊哀告。哭
道天官爺超生小的每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說枷
號。這一送到監裡去。冬寒時月。小的每都是死數。西門慶道。我

把你這光棍。我道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要生理。不許你挨坊穿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拿到我衙門裡來。都活打死了。喝令出去罷。衆人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走。正是敲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西門慶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個是王三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他那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嗔道一向只哄着我。不想有個底腳里人兒。又告我說。教我昨日差幹事的。拿了這干人到衙門裡去。都夾打了。不想這干人。又到他家裡嚷賴。指望要詐他幾兩銀子的情。只恐衙門中要他。他從來沒曾見官。慌了。央文嫂兒拿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那起人。又

拿了來。詐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再不纏他去了。人家倒運。偏生出這樣不肖子弟出來。你家父祖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見入武學。放着那名兒不幹。家中丢着花枝般媳婦兒。自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不去理論。白日黑夜只跟着這夥光棍在院裡嫖弄。把他娘子頭面都拿出來使了。今年不上二十歲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不曾溺胞尿。看看自家。乳兒老鴉笑話猪兒足。原來燈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裡水。無所不爲。清潔了些甚麼兒。還要禁的人。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正擺上飯來吃。小廝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分付請書房裡坐。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伯爵進裡面暖爐炕傍椅上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聲喏畢。就坐在炕

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那裡。怎的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第二日我還要早起衙門中。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邇。差人東京打聽消息。我比你每閒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動了。把小張閑他每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裡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裡。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招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材。誰對你說來。你敢錯聽了。敢不是我衙門裡。敢是周守備府裡。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裡管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縣中提人。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諕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諕的這兩日瞞倒了。還沒曾起炕兒裡坐。伯爵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聽方知是提刑院動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門。並沒知道。李桂兒既賭了誓不接他。隨他拿亂去。又害怕瞞倒怎的。伯爵見西門慶瞞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不告我說。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事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驢戰。使李桂兒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多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多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若明使函了。逞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幾句說的

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已定還有底脚裡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端切的。有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傻狗材。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見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幹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并李桂兒秦玉芝名字多抹了。只來打拿幾個光棍。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西門慶道我寔和你說罷。他指稱詐他幾兩銀子。不想剛纔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還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衆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聲。稱呼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伯爵失驚道。眞個他來大哥陪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那王經向房子裡取出拜帖。上面寫着晚生王寀頓首百拜。伯爵見了。口中只是極口稱贊哥的所筭神妙不測。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每。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機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裡。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出來見他。只答應不在家。一面叫將門上人來。都分付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就疎淡了。正是

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為何人。有詩為証

誰道天台訪玉眞　三山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西門慶工完陞級　羣寮庭參朱太尉

昨夜西風鼓角喧　曉來降凍怯寒毡
茫茫一片渾無地　浩浩四方俱是天
綺壁淒凉宜未守　霸陵豪傑且停鞭
陽春有脚恩如海　願借餘溫到客邊

話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却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户處。打聽消息。林千户鈔陞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當廳夏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觀本衛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畧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嚴考覈以昭勸懲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

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捉察機察觀察。典牧皇織。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各按冊籍祖職世襲轉陞功陞蔭陞納級等項。各挨次格。從公舉劾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當下該部詳議黜陟陞調降革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科按行到部。看得太尉朱。題前事。遵奉舊例。委的本官。殫力致忠。公于考覈。委所同并內外屬官。各據冊籍。博協輿論。甄別賢否。皆出聞見之實。而無偏執之私。足見本官。仰按天顏之咫尺而存體國之忠謀也分別等第。獎勵。淑慝。并并有條。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
臣等。再喙。但恩威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体照例施行等因。庶考覈明。而人心服。官濫革而官箴肅矣。奉欽此
欽依擬行。
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緯有政聲。宜加獎勵。以冀甄陞。可備鹵簿之選者也。貼刑副千戶西門慶。才幹有為。英偉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臺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齊民果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千戶所正千戶林承勳。年清優學。占籍武科。繼祖等。抱負不凡。提刑獄。詳明有法。幹濟有法。綦嚴亡度。可加薦獎勵。簡任者也。副千戶謝恩。年齒既殘。昔在行。猶有可觀。今任理刑。罷軟尤甚。可宜罷黜革任者也。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歷指揮管鹵簿。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于是又展開工部工完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屆京。天人胥慶。懇乞天恩俯加優典。以蘇民困。以廣聖澤事。奉

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奠安艮嶽。以承天眷。朕心加悅。你每既效有勤勞。副朕事玄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著行撫按衙門。查勘明白。行蠲免今歲田租之半。所毀壞閘。你部裡差官會同巡按御史。即行修理。完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彥。王煒。鄭居中。高俅輔弼朕躬。直贊內庭。勤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彥加柱國太子太師。王煒太傅。鄭居中高俅太保。各賞銀五十兩。四表裡。蔡攸。還蔭一子。為殿中監。國師林靈素。胡知朕叩宣佑國宣化。遠致神運。北伐虜謀。實與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內。賜號玉真教主。加淵澄玄妙廣德真人。金門羽客。真達靈玄妙先生。朱勔。黃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加。勔加太傅兼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各蔭一子為金吾衛。正千戶。內侍李彥。孟昌齡。賈祥。何沂。藍從熙。著直延福五位宮近侍。各賜蟒衣玉帶。仍蔭弟姪一人。為副千戶。俱見任管事。禮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尚書林攄。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段二表裡。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陞工部右侍

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蒙。陞太常正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
御史尹大諒。宋喬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陞俸一級。賞
銀二十兩。祗迎神運。千戶魏承勳。徐相。楊廷珮。司鳳儀。趙友
蘭。扶天澤。西門慶。田九皋等。各陞一級。內侍宋推等。營將王
佑等。尚各賞銀十兩。所官薛顯忠等。各賞五兩。校尉昌玉等。
絹二疋。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衙回家。後晌時分。有王三官。差永
定同文嫂拿着請書盒兒來。內安泥金摺。初十日請西門慶往
他府中赴席。少整謝私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歡喜。以爲妻指
日在于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衛經歷司。差人行照
會到。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赶冬至令節見朝引
奏謝恩。毋得違悞。取罪不便。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
夏提刑。回手本打發來人回去。不在話下。各人到家。收拾行裝。
備辦贄見禮物。不日約令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
他回王三官。十二日不得來赴席。如此這般。上京見朝謝恩去
也。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待容回來。潔誠具請。西門慶一面
叫將賁四分付。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
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
軍人。四匹小馬。打點馱裝。暖轎。馬排軍擡扛。夏提刑那邊夏壽
跟隨。兩家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
晚。晝夜趲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已上東京去了。
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紅塵。夜宿郵亭旅邸。正是

意急欵搖青毯幞心忙牽碎紫絲鞭評話捷說到了東京進得
萬壽門來依着西門慶分別他主意要往相國寺下夏提刑不
肯堅執要請往他令親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
拜見正値崔中書在家卽出迎接至廳叙禮相見道及寒暄契
濶之情拂去塵土坐下茶湯已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
道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朴名閑
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
持同心協恭莫此爲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
堂尊受益恒多可幸可幸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雖有
鎡基不如待時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名分使然不得不早言
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了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分付童僕放

卓擺飯無非是菓酌餚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
宿歇不題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
叩見那日太師在内閣還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
遍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
帖稟進去翟管家見了卽出來相見讓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
提刑相見畢然後西門慶叙禮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意各分
賓位坐下夏提刑先遞上禮帖兩疋雲鶴金段兩疋色段翟管
家的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上是一疋大紅絨綵蟒一疋玄
色粧花斗牛補子員領兩疋京段另外楊巳進翟管家一疋黑
綠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分付左右把老爺禮都交收進府中
去上簿籍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那夏

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理。若如此。不見至交親
情。一面令左右放卓兒擺飯。說道今日　聖上奉銀嶽新蓋上
淸寶籙宮。奉安牌扁。該老爺主祭。直到午後纔散。到家同李爺
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悞了你每勾當。
遇老爺開。等我替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若
是這等又好了。因問親家那裡住。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
下歇說了。不一時。安放卓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
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
就要告辭起身。翟謙于是款留。令左右再篩上一杯。西門慶因
問親家。俺每幾時見朝。翟謙道。親家你同不得夏大人。夏大人如
今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衛新陞的副千戶。何太監姪兒何

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
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劄付。你先事只會他去。夏提刑聽了。
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你曉的我還等冬至郊天
畢回來。見朝如何。翟謙道。親家你等不的。冬至　聖上郊天回
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畢。還要排慶成宴。你每原等的。不
如你今日先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
官引奏畢。領劄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指教。何以
克當。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淨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
慶說。親家前日我的書去。那等屬了。大凡事謹密。不可使同僚
每知道。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說了。教他央了林眞人帖子來。立
逼着朱太尉。太尉來對老爺說。要將他情愿不管鹵簿。仍以指

揮職。卿在任所掌刑三年。情况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
寵安妃。劉娘娘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對太爺和朱太尉說
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
好不作難。不是我再三在老爺根前維持。回倒了林眞人。把親
家不撑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說道。多承親家盛情。我
並不曾對一人說此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機事不密。則害
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便了。這西門慶千恩萬謝。與夏提刑
作辭出門。來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名。次日見
朝。青衣冠帶。同夏提刑進內。不想只在午門前謝了恩出來。剛
轉過西闕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
刑西門慶老爹。賁四問道。你是那裡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
監何公公來。請老爹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蟒
衣。頭戴三山帽。脚下粉底皂靴。從御街。定聲叫道。西門大人請
了。西門慶遂與夏大人分別。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傍邊一
所直房內。都是明窗亮槅。裡面籠的火暖烘烘的。卓上陳設的
許多卓盒。一面相見。作了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禮不迭。說道
大人。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內府匠作太監何沂。見在延寧第四
宮端妃馬娘娘位下近侍。昨日內工完了。蒙萬歲爺恩典。將
姪男何永壽陞授金吾衛左所副千戶。見在貴處提刑所理刑
管事。與老大人作同僚。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太監。學生不知
怨罪怨罪。一面又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禮。容日到老太監
外宅進拜。于是叙禮畢。讓坐。家人捧茶。金漆朱紅盤托盞遞上

茶去吃了。茶畢。就揭卓盒蓋兒。卓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箸兒
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杯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天氣寒冷。
拿個小盞來。沒甚麽餚饌。大人且吃個頭腦兒罷。西門慶道。
不敢當攪。何太監于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門慶道。老
太監承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得面紅。不
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盞兒盪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
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導。西門
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體。自
然福至心靈。何太監道。大人好道。常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
事如牛毛。孔夫子也識得一腿。恐有不知到處。大人好歹說與
他。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去奉
拜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雙獅馬台。就是。亦
問大人下處在那裡。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
借崔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
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適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他還
等着你會同一答兒。引奏當堂。上作主進了禮。好領劄付。西門
慶道。老太監不消分付。學生知道。于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
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比及到本衛參見朱太尉。遞履歷
手本。繳劄付。又拜經歷司。并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夏提刑
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參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禮。擇日南衙
到任。劉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讓他先上馬。
夏延齡那裡肯。定要同行。西門慶趕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

泉。你我同僚在先。為何如此稱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道。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還山東去了。寶眷幾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邊房舍無人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目逐望長官早晚家中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感謝。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值若干。夏延齡道。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的。徐內相房子。後邊又蓋了一層。收拾使了二百兩。如今賣原價也罷了。西門慶道。堂尊說與我。有人問我好回答。座不俣了。夏延齡道。只是有累長官費心。二人歸到崔宅。王經向前禀說。新陞何老爹來拜。下馬到廳。小的回部中還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還與夏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差人送了兩疋金段來。先紅帖兒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段帕二端。奉引贄敬。寅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西門慶看了。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補員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逕往他家回拜去。到于廳上。何千戶忙整衣迎接出來。穿着五彩妝花玄色雲絨獅補員領。烏紗皂履。腰繫玳瑁蒙金帶。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眉目清秀。唇若塗朱。趨下堦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西門慶陞堦。左右忙去掀簾。呼喚一聲奔走後先應諾。二人到廳上敘禮。西門慶令玳安揭開段盒捧上賀見之禮。拜下去。說道。適承光顧。兼領厚儀。所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公直房賜饌。感德不盡。何千戶忙頂頭還禮。說小弟叨受微職。忝與長官同例。早晚得領教益。為三生有幸。適間進拜不

遇、又承番愛。達華光先生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公座椅兒都是
塵皮坐褥。分賓主坐下。左右捧上茶來。何千戶躬身捧茶。遞與
西門慶。門慶亦離席交換。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
賤號四泉。何千戶道、學生賤號天泉。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
了。西門慶道、從內裡蒙公公賜酒出來。拜畢部。又到本衙門見
堂繳了劄付。拜了所司。出來見長官尊帖下顧失迎。不勝惶恐。
何千戶道。不知長官到。學生拜遲。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
朝來。西門慶道。龍溪今已壓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
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叅見。問畢。何千戶道。今
日與長官計議了。咱每幾時與本主老爹見禮領劄付。西門慶
道、依着舍親說。咱每先在衛主宅中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

在本衙門到堂同衆領劄付。何千戶道、既是長官如此說、咱每
明日早備禮進了罷。于是都會下各人禮數。何千戶是兩疋蟒
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段。一疋青絨蟒衣。一
柄金廂玉縧環各金華酒四罈。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約會
已定。茶湯兩換。西門慶告辭而回。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一宿
晚景題過。到次日早到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是預備飯食頭腦
小席。大盤大碗齊齊整整。連手下人飽飡一頓。然後同往太尉
宅門前來。賁四同何家人、又早押着禮物伺候已久。那時正值
朱太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遣往南壇視牲未回。各家饋送
賀禮伺候叅見官吏人等。黑壓壓在門首。等的鐵桶相似。何千
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家坐的。差人打聽。老爺道午晌就來

通報。一等等到午後時分。忽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分付開雜人打開。不一時騎報回來。傳老爺過天漢橋了。頭一厨役跟隨茶盒攢盒到了。半日纔遠遠牌兒馬到了。衆官都頭帶勇字鎖鐵盔。身穿撈漆紫花甲。青紵絲團花窄袖衲袄。紅綃褁肚。綠麂皮挑線海獸戰裙。脚下四縫着腿黑靴。弓彎雀畫。箭插雕翎。金袋肩上。橫担銷金令字藍旗。端的人如猛虎。馬賽飛龍。須臾一對藍旗過來。夾着一對青衣節級上。一個個長長大大。搊搊捜捜。頭帶黑青巾。身穿皂直裰。脚上乾黃皮底靴。腰間懸繫虎頭牌。騎在馬上。端的威風凛凛。相貌堂堂。須臾三隊牌兒馬過畢。只聞一片喝聲傳來。那傳道者都是金吾衛士。直場排軍。身長七尺。腰濶三停。人人青巾桶帽。

個個腿纏黑靴。左手執着藤棍。右手潑步撩衣。長聲道子一聲喝道而來。下路端的諕魄消魂。陡然市衢澄靜。頭道過畢。又是二道摔手。摔手過後。兩邊雁翅排列。二十名青衣緝捕。皆身腰長大。都是寬腰大肚之輩。金眼黃鬚之徒。個個貪殘類虎。人人那有慈悲。十對青衣後面。轎是八擡八簇肩輿明轎。轎上坐着朱太尉。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橫四指荊山白玉玲瓏帶。脚靸皂靴。腰懸太保牙牌。黃金魚鑰。頭帶貂蟬。脚登虎皮路擡。那轎的離地約有三尺高。前面一邊一個相抱角帶。身穿青紵絲家人跟着。轎後又是一班兒六面牌兒馬。六面令字旗。緊緊围護。以聽號令。後約有數十人。都騎着寶鞍駿馬。玉勒金鞭。都是官家親隨掌案書辦書吏人等。都出于衿眷時話驕自

已好色貪財。那曉王章國法。登時一隊隊都到宅門首。一字兒擺下。喝的人靜迴避無一人聲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壓一羣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根前。左右喝聲起來。伺候那衆人。一齊應諾。誠然聲震雲霄。只聽東邊鼕鼕鼓來响動。原來本尉八員太尉。堂官見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爲千户。都各備大禮在此。治具酒筵。來此慶賀。故此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纔下轎樂就止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忽然一聲道子响。一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與門上人。說禮部張爺與學士蔡大爺來拜。連忙禀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尚書張邦昌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又是吏部尚書王祖道與左侍郎韓侶。右侍郎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又是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掌宗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惟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方是本衛堂上六員太尉到了。呵殿宣儀。行仗羅列。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提察使孫榮。第二位管機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姪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竇監。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使陳宗善。都穿大紅。頭帶貂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玉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各家都有金幣尺頭禮物。少頃裡面樂聲响動。衆太尉插金花。拿玉帶。與朱太尉把盞遞酒。堦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筵。怎見得太尉的

富貴但見
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赫公堂晝長鈴索靜潭潭相府漏定
戟枝齊林花散彩賽長春簾影垂虹光不夜芬芬馥馥獺髓
新調百和香隱隱層層龍紋大篆千金鼎貪擁半牀翡翠枕
歌入寶珊瑚時聞浪珮玉叮咚特看傳燈金錯落虎符玉節
門庭甲仗生寒象板銀箏槐礓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公
子王孫逐歲追遊盡是侯門戚里雪兒歌發驚聞麗曲三千
雲母屏開忽見金釵十二鋪荷芰遊魚沼內不驚人高挂籠
嬌鳥簾前能對語那裡解調和燮理一味趨諂逢迎端的笑
談起干戈吹噓驚海岳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九重
天子點頭督擇花石江南淮北盡灾殃進獻黃楊國庫民財
皆匱竭當朝無不心寒列土爲之屏息正是輦下權豪第一
人間富貴無雙
須臾遞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俳優朝上筝篆琵琶方响箜
篌紅牙象板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端的餘音遶梁聲清韻美
唱道
享富貴受皇恩起寒賤居高位秉權衡威振京畿惟君恃寵
把君王媚全不想存仁義
滾繡毬　起官夫造水池與兒孫買田基富求謀多只爲一身
之計縱好貪那裡管越瘦吳肥趨附的身即榮觸忤的令必
危妬賢才喜親小輩只想着復私仇公道全虧你將九重天
子深瞞昧致四海生民總亂離更不道天網恢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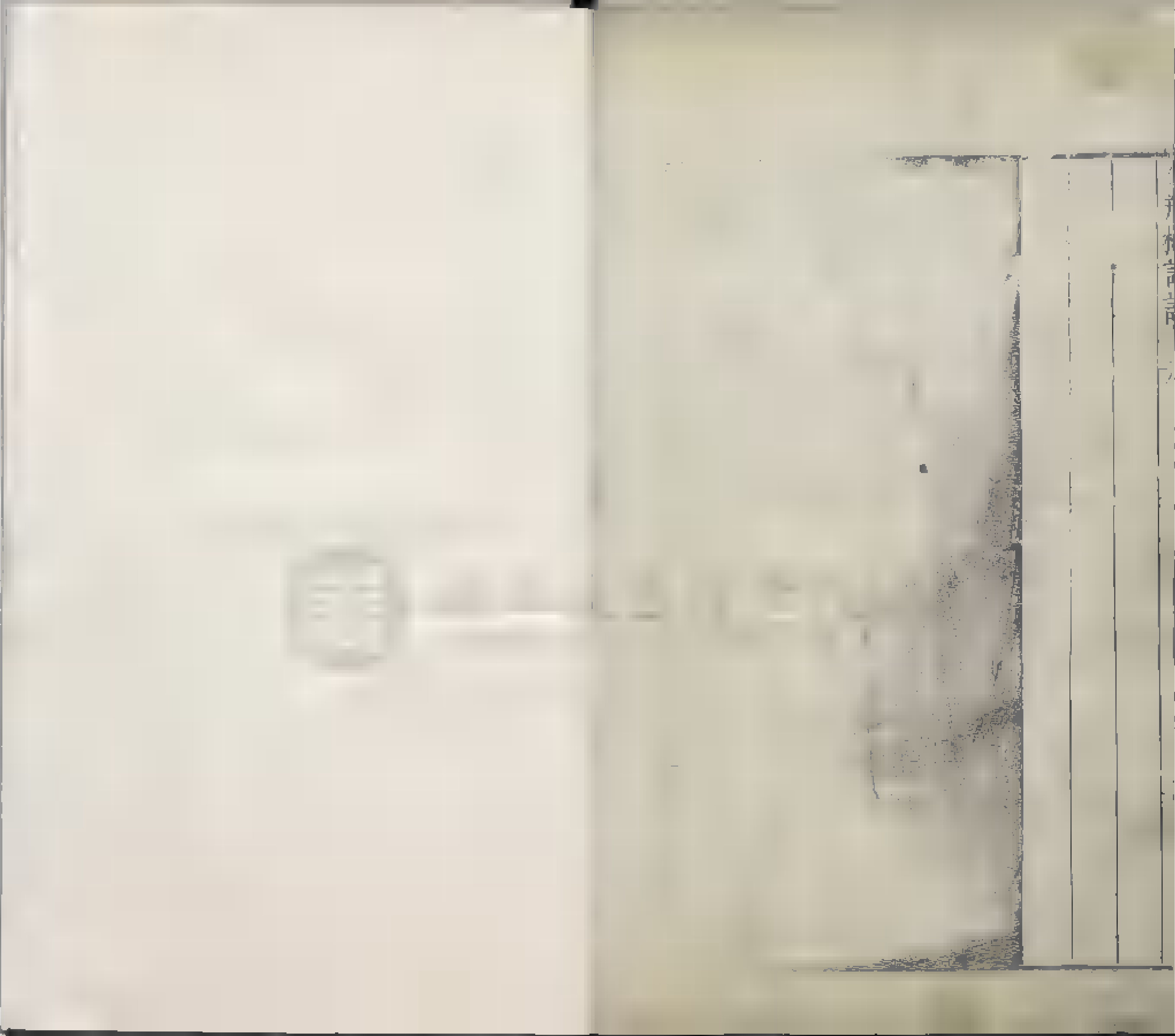
倘秀才　巧言詞取君王一時笑喜。那裡肯效忠良使萬國雍
熙。你只待顛倒豪傑把世迷。隔靴空摔癢。久症却行醫。滅絕
了天理。
滾繡毬　你有秦趙事指鹿心屠岸賈纖犬機待學漢王莽。不
臣之意欺君的董卓燃臍但行動絃管隨。出門時兵仗圍。入
朝中百官懔畏仗一人假虎張威望塵有客趨奸黨借劍無
人斬腰賊。一任的忒狂爲
尾聲　金甌底下無名姓。青史編中有是非。你那知燮理陰陽
調兒氣。那知盜賣江山結外夷。枉辱了玉帶金魚挂蟒衣。受
祿無功愧寢食。權方在手人皆懼。禍到臨頭悔後遲。南山竹
罄難書罪。東海波乾臭未遺。萬古流傳。教人唾罵你。

當時酒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回
到廳。樂聲暫止。管家禀事。各處官員進見。朱太尉令左右擡公
案。就在當廳。一張虎皮校椅上坐下。分付出來。先令各勲戚中
貴仕宦家人吏書人等。送禮的進去。須臾打發出來。纔是本衛
紀事。南北衙兩廂五所七司。捉察。議察。觀察。巡察。典牧直駕。提
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有首領。具手本呈遞。然後纔傳出來。叫
兩淮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關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
省提刑官。挨次進見。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擡進禮物
去。管家又早將何太監拜帖。鋪在書案上。二人立在堦下等上
邊叫名字。這西門慶擡頭。見正面五間皆廠廳。歌山轉角滴水
重簷。珠簾高捲。上週圍都是綠欄杆。上面朱紅牌扁懸着徽宗

皇帝御筆欽賜執金吾堂斗大小四個金字乃是官家耳目牙爪所家緝訪密之所常人到此者處斬兩邊六間廂房堦墀寬廣院宇深沉朱太尉身着大紅在上面坐着須臾叫到根前二人應諾匝堦到滴水簷前躬身參謁四拜一跪聽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戶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令左右收了分付在地方謹慎做官我這裡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赴任二人齊聲應諾左右喝起去由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來尋見賁四等擡担出來正要走忽聽一人飛馬報來拿宛紅拜帖來報說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戶閃在人家門裡覷看須臾軍牢喝道人馬圍隨填街塞巷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隴西公王燁同提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高俅俱大紅玉帶坐轎而至那各省參見官員都一湧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戶良久等了賁四盒担出來到于僻處呼跟隨人拉過馬來二人方纔騎上馬回寓正是不因奸佞居台鼎那得中原血染衣看官聽說妾婦索家小人亂國自然之道識者以為將來數賊必覆天下果到宣和三年徽欽北狩高宗南遷而天下為虜有可深痛哉史官意不盡有詩為証

權姦誤國禍機深　開國承家戒小人
六賊深誅何足道　奈何二聖遠蒙塵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八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千戶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整時罷鼓膝間琴　閒把遺篇閱古今
常嘆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臣
治平端自親賢恪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先差人去回何太監話去了。一面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飯。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戶手下把馬嚼拉住。說道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于是並馬相行到宅前下馬。賁四同琴童擡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

何千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廳上但見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獸炭焚燒金爐香靄正中獨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東首又設一席皆盤堆異菓花插金瓶卓椅鮮明幃屏齊整西門慶問道長官今日筵何客何千戶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與長官叙一中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心盛設待學生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戶笑道倒是家公公主意治此粗酌屈尊請教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便出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帽皂靴寶石縧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的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禮講了半日何太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面寵主

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個斷然使不的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公叔姪便罷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人甚是知禮罷罷我閣老位兒傍坐罷教做官的陪大人主席就是了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于是各叙禮坐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好炭來今日天氣寒冷些須臾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暖閣水磨細炭向中間四方黃銅火盆內只一倒厅前放下油紙暖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老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道學生裡邊沒穿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氅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笑道老公公職事之服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人只顧穿怕怎的昨日萬歲賜

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揑了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上氅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盖。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廝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廝。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分付擡出銅鑼銅鼓放在廳前。一面吹打動起樂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然後左右伺候酒筵上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筯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芦葦。不知深淺。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裡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杯兒。領到席上處即回奉一杯。安在何千戶并何太監席上。彼此告揖過。坐下。吹打畢。三個小廝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

水晶宮。鮫綃帳。光射水晶宮。冷透鮫綃帳。夜深沉。睡不穩龍牀。離金門私出天街上。正風雪空中降

滾綉毬 似紛紛蝶翅飛。如漫漫柳絮狂。舞水花。旋風兒飄蕩。踐跕脚步兒匆忙。將白襴兩袖遮。把烏紗小帽蕩。猛回頭鳳樓凝望。全不見碧琉璃瓦甃鴛鴦。一霎時。九重殿如銀砌。半合兒萬里乾坤似玉粧。恰便是粉甸滿封疆

倘秀才 我只見鐵桶般重門閉。我將這銅獸面雙環扣響。敲

門的我是萬歲山前趙大郎。堂中無客伴。燈下看文章。特來
聽講
呆骨朶 衝寒風冒凍雪。來相望。有些個機密事。緊要商量。怕
怎麼了事公人免禮。咱招賢宰相。這的鼎鼐三公府。那裡也
剃頭髮唐三藏。這坐席間聽講書。你休來耳邊廂斗點湯
倘秀才 朕不學漢高皇身居未央。朕不學唐天子停眠在晉
陽。常則是翠被生寒金鳳凰。有心傳說無夢到高唐。這的是
爲君的勾當
滚綉毬 雖然與四海爲一人。必索要正三綱謹五常。朕的年
廣學鎗棒。恨則恨未曾到孔子門墻。尚書是幾篇。毛詩共幾
章。講禮記始知謙讓。論春秋可鑑興亡。朕待學禹湯文武宗

堯舜。卿可及房杜蕭曹立漢唐。則要你燮理陰陽
倘秀才 卿道是用論語治朝廷有方。却原來這半部運山河
在掌。聖道如天不可量。談經臨絳帳。索強如鬧宴出紅粧。聽
說罷神清氣爽
滚綉毬 銀臺上華燭明。金爐內寶篆香。不當煩教老兒自斟
佳釀。又何須嫂嫂親捧着霞觴。卿道是糟糠妻不下堂。朕須
想貧賤交不可忘。常言道表壯不如里壯。妻若賢夫免災殃
朕將卿如太甲逢伊尹。卿得嫂壯呵。恰便是梁鴻配孟光。則
願你福壽綿長
倘秀才 但歇息呵。論前王後王。恰合眼。慮興邦喪邦。因此上
曉夜無眠想萬方。雖不是歡娛嫌夜短。遭難道寂寞恨更長。

憂愁事幾庄

滚綉毬　憂則憂當站的身無挂體。憂則憂家無隔宿粮。憂則憂甘貧的晝眠深巷。憂則憂讀書的夜寐寒窓。憂則憂嚎寒妻怨夫啼。憂則憂駕車的。恁時分萬里行商。憂則憂行船的一江風浪。憂則憂饑子呼娘。憂則憂是布衣賢士無活計。憂則憂鐵甲忙披守戰場。題將來感嘆悲傷

倘秀才　憂的是百姓苦。向御榻心勞意攘。害的是不小可。教寡人眠思夢想。太原府劉素拒北方。我只待暫離丹鳳闕親擁碧油幢先取那河東的上黨

滚綉毬・卿道是錢王共李王。劉鋹與孟昶。他每多無仁政。着萬民失翼行霸道百姓遭殃。差何人鎮守西。命何人定兩廣。取吳越必須名將。下江南直用忠良。要定奪展江山白玉鐙。天柱索用恁極宇宙。黃金駕海梁仔細端詳

脱布衫　取金陵飛渡長江。到錢塘平定他鄉。西川休辭棧惡。南蠻地莫愁烟瘴

醉太平　陣衝開虎狼身。冐着風霜。用六韜三畧定邊疆。把元戎印掌。則要你人披鐵甲添雄壯。馬搖玉勒難遮當。鞭敲金蹬响叮噹。早斑師汴梁

一煞　有那等順天心。達天理。去邪歸正有踈放。有那等霸王業。抗王師揚威盡藏亡。休擄掠民財。休傷殘民命。休淫污民妻。休燒毀民房。恤軍馬施仁立法。實錢粮定賞罰。保城他討逆招安。沿路上安民挂榜。從賑濟任開倉

尾聲　朕專待正衣冠尊相貌就凌烟圖畫你那功臣像卿慕賓立金石銘鍾鼎向青史標題姓字香能用兵善爲將有心機有膽量仰瞻天文筭星象俯察山川変形狀決戰方將九地量畫戟須將旗幟張夜戰須將火鼓揚步戰屯雲護軍帳水戰隨風使帆槳奇正相生兵最強仁勇之行勇怎當耳聽將軍定這廂坐擬元戎取那廂飛奏邊庭進表章齊賀昇平回帝鄉比及你列土分茅拜卿相先將你各部下的軍卒重重的賞

唱了一套下去酒過數巡食割兩道看看天晚秉上燈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厨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要起身回說學生不當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裡肯放說道我今日正是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餓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太美饌如何反言受餓學生回去歇息歇息明早還與天泉參謁參謁兵科好領劄付挂號何太監道既是如此大人何必又回下處就在我這裡歇了罷明日好與我家做官的幹事敢問如今下處在那裡西門慶道學生就暫借敝同僚夏龍溪令親崔中書宅中權寓行李都在那邊何太監道這等也不難大人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日何如我這後園兒裡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淨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些兒強如在人家這個就是一家西門慶道在這裡也罷了只是使夏公見怪的學生疎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年早辰不做官晚夕不唱喏

衙門是恁偶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
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怎生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
了。今日我定然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與左右下邊房
裡。快放桌兒。管待你西老爹。大官兒飯酒。我家差幾個人跟他
即時把行李都搬來了。分付打發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鋪陳。
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堦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
公公盛情。只是學生得罪了。何太監道。沒的扯淡。哩他既出了
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裡鑾駕庫的事。管不的咱
提刑所的事了。難怪于你。不由分說。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
了酒飯。差了幾名軍牢。各拿繩扛。逕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
了。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若是到任所。還望

大人那裡替他看所宅舍兒。然後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大
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小起身。也不多。連幾房家人也
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天泉去了。老公公這宅子誰人看守。何
太監道。我兩個名下官兒。第二個姪兒何永福。見在庄子上。叫
他來住了罷。西門慶道。老公公分付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
監道。也得千金出外銀子的房兒纔勾住。西門慶道。敝同僚夏
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倒要打發。老公公何不要了
與天泉住。一舉兩得其便。甚好。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
大廳。兩邊廂房。鹿角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群也有許多街
道。又寬濶。只好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兒。西門慶道。
他對我說來。原是一千三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半房。收拾

了一處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乃托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趂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的去到那里就有個歸着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衆人搬了行李來回話。西門慶問賁四黃經來了不曾。玳安道黃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又叫賁四在那裡看守着。西門慶因附耳低言。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分付拿我帖兒。上覆夏老爹。借過那裡房子的原契來與何公公要瞧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四青衣小帽。同玳安前來。拿文書回西門慶說夏老爹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好說價錢。原文書都拿的來了。又收拾添蓋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了罷。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觀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裡面未免有些糟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我家做官的。既治產業。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自古使的憨錢。治的莊田。千年房舍換百主。一番拆洗一番新。把這何太監聽了。喜歡的要不的。便道你是那裡的。此人倒會說話兒。常言成大者。不惜小費。其實說的是。他叫甚麼名字。西門慶道。此是舍下夥計。名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個中人。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文契來。今日是個上官好日期。就把銀子兌與他罷。西門慶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而已。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道

午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到宮裡擺了膳。就出來設朝陞大殿。又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慶成宴。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沒你每事了。說畢。何太監分付何千戶進後邊。連忙打點出二十四定大元寶來。用食盒擡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擡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與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十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與他。何太監道。胡亂與他買嘴兒吃。三人磕了頭謝了。何太監分付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喏。全於大人餘光。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

這裡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已定與他說。教他早上處。何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日。待他家小搬取京收拾了這裡。長官家小起是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了。先打發家小去纔好。十分在衙門中也不方便。說話之間。已有二更天氣。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暖房內請歇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唱。還與西門慶投壺。吃了一回。方纔起身。歸至後園。正北三間書院。四面都是粉墻。臺柳湖山。盆景花木。房內絳燭高燒。叠席牀帳。錦幔倭金屏護。琴書几席清幽。翠簾低挂。鋪陳整齊。爐上茶煮寶龎篆內香焚麝餅。何千戶又陪西門慶叙話良久。小童看茶吃了。方道安置。起身歸後邊去了。西門慶向了回火。方纔摘去冠

帽解衣就寢。黃經玳安打發脫了靴襪。合了燈燭。自往下邊暖炕被褥歇去了。這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都是綾錦被褥。貂鼠綉帳。火箱。泥金暖閣牀。在被窩裡。見滿窗月色。番來覆去睡不着。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寂寂。寒風吹得那窗紙有聲。況離家已久。欲待要呼王經進來陪他睡。忽然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即披衣下牀。靸着鞋襪。悄悄啟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髩雲鬟。淡粧麗雅。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輕移蓮步。立于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在這裡。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取也。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在于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造釜巷中間便是。言訖。西門慶共他相偎相抱。上牀雲雨。不勝美快之極。已而整衣扶髻。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嚀囑付西門慶。我的哥哥。切記休貪夜飲。早早回家。那廝不時伺害于你。千萬勿忘。言是必記于心者。言訖。撒手而別。挽西門慶相送到家。走出大街。見月色如晝。果然往東轉過牌坊。到一小巷。旋踵見一座雙扇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也。言畢。頓袖而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恍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橫窗。花枝倒影矣。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見精流滿席。餘香在被。殘唾猶甜。追悼莫及。悲不自勝。正是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有詩為証。

玉宇微茫霜滿襟　疎窓淡月夢魂驚
淒涼睡到無聊處　恨殺寒鷄不肯鳴

西門慶番來覆去聽鷄叫。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清辰何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拿洗面湯手巾。王經玳安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戶又早出來陪侍吃了姜茶。放卓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公公怎的不見。何千戶道家公公從五更鼓進內去了。須臾拿上粥。圍着火盆。四碟齊整小菜。四大碗熬爛下飯。吃了粥。又拿上一盞肉員子。餛飩鷄蛋頭腦湯。金匙銀廂雕漆茶鍾一面吃着。分付出來伺候備馬。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戶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長老又留擺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下來。與手下人吃了。玳安毡包內拿着金段。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造府巷所過。中間果見有雙扇白板門。與夢中所見一般。悄悄使玳安問隔壁賣豆腐老姬。此家姓甚名誰。老姬答道。乃袁指揮家也。西門慶于是不勝嗟異。到了崔中書家。夏公纔出馬拜人去。見西門慶到。令左右把馬牵過。迎西門慶至廳上。拜揖叙禮。西門慶令玳安拿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段一端。夏公道。學生還不曾拜賀長官。到承長官先事。昨者小房又煩費心。感謝不盡。西門慶道。何太監央學生看房一節。我因堂尊分付。就說此房來。何公到好。就估着要。學生無不作成。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還了原價。是內臣性兒。立馬蓋橋。就成了。還是堂尊大福。說畢呵呵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還且待後

非日他老公公多致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且權在衙門裡住幾日罷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裡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便道要留長官坐坐爭奈在于客中。彼此情諒。送出上馬。歸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伺候午飯等候西門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騰房已在出月搬取家小。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吃畢飯二人正在廳上着棋。忽左右來報府裡翟爹差人送下程來了。抓尋到崔老爹那裡。崔老爹使他來這裡來了。于是拿帖來宛紅帖兒上寫着謹具金段一端。雲紵一端。鮮猪一口。北羊一腔內酒二罈點心二盒。眷生翟謙頓首拜。西門慶見來人說道

又蒙翟大爹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擡盒人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褻管家。那人連忙接了。說道小的不敢領。西門慶道。將就買杯酒吃便了。那人方纔磕頭收了。王經在傍插口。悄悄說小的姐姐說教我府裡去看看愛姐。有物事稍與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做的兩雙鞋腳手。西門慶道。单单兒怎好拿去。分付玳安。我皮箱內有稍帶的玫現花餅取兩罐兒。用小描盒兒盛着。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教他同跟了往府裡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那一口猪。一罈酒。兩盒點心擡到後邊。孝順老公公。在此多有打攪。慌的何千戶就來拜謝說道長官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

愛姐外廳拜見了打扮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管待了酒飯因見王經身上穿的单薄與了一件天青紵絲貂鼠氅衣兒又與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綽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了兩個拜帖兒的兩個整衣冠迎接到廳叙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提刑具了兩分段帕酒禮奉賀二公西門慶與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又賞了賫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叙寒温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內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辭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段差人送去不在言表

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夜飲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其夜裡夢遺之事晚夕令王經拿鋪盖來書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床脫的精赤條攙在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正是不能得與鶯鶯會且把紅娘去解饞一晚題過到次日起五更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候時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　禁中環珮響珊珊
花迎劍戟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
瑞靄光中瞻萬歲　祥烟影裡擁千官
欲知今日天顏喜　遥覩蓬萊紫氣皤

少頃只聽九重門啟鳴噦噦之鸞聲閶闔天開覩巍巍之衮冕

重熙累洽之日。致履端嘉慶之時。當時天子祀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于宮省等候設朝。須臾鍾响罷。天子駕出宮。陞崇政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怎見的當日朝儀整肅。但見

皇風清穆。溫溫靄靄氣氤氳。麗日當空。郁郁蒸蒸雲靉靆。微微隱隱。龍樓鳳閣。散滿天香靄。霏霏拂拂。珠宮寶殿映萬縷朝霞。大慶殿。崇慶殿。文德殿。集賢殿。燦燦爛爛金碧交輝。乾明宮。神寧宮。昭陽宮。合璧宮。清寧宮。光光彩彩。丹青炳煥。蒼蒼涼涼日影着玉砌雕欄。裊裊嬝嬝霧鎖着金椽畫棟。紫扉黃閣。寶扉內。縹縹緲緲。沉檀香爇。丹墀。玉砌臺明明朗朗畫燭高焚。龍龍蓊蓊。報天鼓擂疊三通。鑑鑑鍧鍧。長樂鐘撞一百八下。枝枝楂楂。叉刀手互相磕撞。挨挨拽拽。龍虎旂來往盤旋。錦衣花帽擎着的是圓蓋傘方盖傘。上上下下開展郎龍蟠鴛着的是金輅輦玉輅輦。左左右右相陳。又見那立金瓜臥金瓜。三三兩兩雙龍扇平龍扇。疊疊重重群群隊隊金鞍馬玉轡馬。性貌馴習。雙雙對對。寶匣象駕轅象猛力猙獰。鎮殿將軍。一個個長長大大。賽天神。甲披金葉。侍朝勳衛一人人齊齊整整。如地煞。刀繫綉春。嚴嚴肅肅。殿門內擺列着糾儀御史。人人豸冠森聳。秉簡當胸。端端正正。姜燦邊立站定眾官員。個個錦衣炳煥。宣聽吉金殿參參差差齊開寶扇畫棟前。輕輕款款。高捲珠簾。文樓上嘐嘐噦噦。報時鷄人三唱。玉階前。刺刺刮刮。肅靜鞭响三聲。齊齊整整。列簪纓有五

等之爵。巍巍蕩蕩。坐龍床倚綉褥。擁萬乘之尊。遠遠望見頭戴十二旒平頂冠。穿赭黃袞龍袍。腰繫藍田玉帶。脚靸烏油舄履。手執金廂白玉圭。背靠九雷龍鳳扆。正是

晴日明開青鎖闥　天風吹下御爐香
千條瑞靄浮金闕　一朶紅雲捧玉皇

這帝皇果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若說這個官家。才俊過人。口工詩韻。目覽群羊。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道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杯。彷彿如金陵陳後主。從十八歲登基即位。二十五年。倒改了五遭年號。先改建中靖國。後改崇建。改大觀。改正和。

當下駕坐寶位。靜鞭響罷。文武百官。九卿四相。秉簡當胸。向丹墀五拜三叩頭禮。進上表章。已有殿頭官。自穿紫窄衫。腰繫金廂帶。步着金堦。口傳聖勅道。朕今即位。二十禩于茲矣。專獄告成。上天降祥。今值履端之慶。與卿共之。言未畢。斑首中閃過一員大臣來。朝靴踏地響。袍袖列風生。官不知多大。玉帶顯功勳。視之。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幞頭象簡。俯伏金堦。叩首口稱萬歲萬歲萬萬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上。御極二十禩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禎祥疊見。日重輪。星重輝。海重潤。聖上握乾符。永享萬年之正統。天保定地保寧。人保安。皇圖膺寶曆。益增永壽之無疆。三邊永息于兵戈。萬國來朝于天闕。銀岳排空。玉京挺秀。寶籙膺頌于昊闕。絳霄深聳于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

際明良永效華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獻頌以聞良久聖旨下來賢卿獻頌益見忠誠朕心
加悅詔改明年為宣和元年正月元旦受定命寶肆赦覃賞有
差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傳聖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
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緋袍象簡玉帶金
魚跪在金階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
保臣朱勔引天下提刑官員事後面跪的兩淮兩浙山東山西河
南河北關東關西福建廣南四川等處刑獄千戶章隆等二十
六員例該考察已更陞補繳換劄付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旨
定奪聖旨傳下來照例給領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袍袖一展群
臣皆散駕即回宮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出那十二象不待

牽而先走鎮將長隨紛紛而散只聽甲响又刀力士圍子紅[illegible]
蓋蓋而出惟見戈明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呼海沸
波翻馬嘶喊山崩地裂衆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
候鐵桶相似良久只見知印駒來拿了印牌來傳道老爺不進
衙門了轎兒已在西華門裡安放如今要往蔡爺李爺宅內拜
冬去了以此衆官都散了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又過了
一夕到次日衙門中領了劄付同衆科中掛了號打點殘裝收
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千
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自專差了禮數從十一月十一日
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
九嚴寒之際點水滴凍之時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

鴉疎林淡日影斜暉，暮雪凍雲迷晚渡。一山未盡一山來，後村
已過前村望。比及到過黃河，到水關八角鎮，驟然撞遇天起一
陣大風，但見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卒律律寒飈撲面，急颼颼冷氣侵人。既
不能卸柳瑭藏着水妖山怪，初時節無踪無影，次後來捲霧
收雲，驚得那綠楊堤鷗鳥雙飛，紅蓼岸鷺鷥並起。則見那入
紗窗，撲銀燈，穿畫閣，透羅裳，亂舞飄吹花擺柳。昏慘慘走石
揚砂，白茫茫刮得那大樹連聲吼，刷刷刷驚得那孤雁落深
濠。須臾砂石打地，塵土遮天。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即時
來塵土遮天，好相似百萬貔貅捲土。至趕趨得村落漁翁罷
鈎，捲鈎綸疾走回家；山中樵子魂驚，披奔栖忙，諕得那山中
虎豹縮着頭，㢬着足，潛藏深壑；刮得那海底蛟拳着爪，蟠着
尾，顫顫獰獰。刮多時只見那房上瓦飛，似燕吹，良久山中走
石如飛瓦，飛似燕，打得客旅迷踪失道；石走怒千號，得那商
船緊纜收帆，大樹連根拔起，小樹有條無稍。這風大不大，眞
個是吹折地獄門前，刮起酆都頂上塵。嫦娥急把蟾宮閉，列
子空中叫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的崑崙頂，只刮的大地乾
坤上下搖。
西門慶與何千戶坐着兩頂氈幃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
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對西門慶說，投奔前村安
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抵尋了半日，遠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刹，
數株疎柳，半堵橫墻。但見

石砌碑横夢草遮　迴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無燈火　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與何千戶入寺中投宿。見題著黃龍寺。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裡坐禪。又無燈火。房舍都毀壞。半用籬遮。長老出來問訊。旋炊火煮茶。伐草根餵馬。煮出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雞臘肉菓餅棋子之類。晚夕與何千戶。胡亂食得一頓。長老變一鍋豆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氣始晴。與了老和尚一兩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東來。正是

王事驅馳豈憚勞　關山迢遞赴京朝
夜投古寺無烟火　解使行人心內焦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門為義父　應伯爵替李銘釋寃

寒暑相推春復秋　他鄉故國兩悠悠
淸淸行李風霜苦　蹇蹇王臣涕淚流
風波浪裡任浮沉　逢花遇酒且寬愁
蝸名蠅利何時盡　幾向靑童笑白頭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前者西門慶上東京。在金蓮房飲酒。被妳子如意兒看見。西門慶來家反受其殃。架了月娘一篇是非。合了那氣。以此這遭西門慶不在。月娘通不招應。就是他哥嫂來看。也不留。即就打發。分付平安。無事關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姊妹每都不出了。各自

在房做針指若經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紅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查門戶凡事多嚴緊了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經濟勾搭只賴奶子如意兒備了舌在月娘處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一日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做又教他同韓嫂兒漿洗就在李瓶兒那邊曬晾不想金蓮這邊春梅也洗衣裳搥裙子問他借棒搥這如意兒正與迎春搥衣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把个棒搥使秋菊使着罷了又來要趂韓嫂在這裡替爹搥褲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性子炎烈的走來對春梅說平白教我借他又不與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便道耶嚛耶嚛這怎的這等生分大白日裡借不出個乾燈盞來娘不肯還要教我洗裹腳我漿了這黃絹裙子問人家借棒搥使使兒還不肯與將來替娘洗了拿什麼搥教秋菊你往後邊問他毎借來使使罷這潘金蓮正在房中炕上褁腳忽然聽見便問怎麼的這春梅便把借棒搥如意兒不與來一節說了只這婦人因懷着舊時仇恨尋了不着這個由頭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他是丫頭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不妨事這春梅還是年壯一冲性了不由的激犯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那個是世人也怎的要棒搥兒使使不與他如今這屋裡又鑽出個當家人來了如意兒道耶嚛耶嚛這里放着棒搥拿去使不是誰在這里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分付趂韓嫣在這里替爹漿出這汗衫子和綿紬褲子來等着又抽出來要搥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

你爹這衣服摍兩下兒你拿上使去就架上許多誑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這里聽着不想潘金蓮隨即就跟了來便罵道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子如今這屋裡就是你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束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兒替他漿洗衣服你死拿這個法兒降伏俺每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娘怎的這說話大娘不分付俺每好意掉攬替爹整理也怎的金蓮道賊歪剌骨雌漢的淫婦還強說什麼嘴半夜替爹遞茶兒扶被兒是誰來討披襖兒穿是誰來你背地幹的那繭兒你說我不知道偷就偷出肚子來我也不怕如意道正景有孩子還死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兒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住只用手摳他腹這金蓮就被韓嫂兒向前勸開了罵道沒廉耻的淫婦嘲漢的淫婦俺每這里還閙的聲喚你來雌漢子合你在這屋里是什麼人兒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我也不怕你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一壁挽頭髮說道俺每後來也不知什麼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奶子的事怎的在屋裡狐假虎威起精兒來老娘成年拿雁教你弄鬼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後慢慢的走將來說道六姐我請你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卻在這里亂些什麼一把手拉進到他房中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為什麼起來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遞上茶來呷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不起來說道

我在屋裡正描鞋，你使小鸞來請我，我說且倘倘兒去，掟在牀上還未睡去着也，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捉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裹脚捉捉出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教秋菊問他要棒搥使使，他不與，把棒搥匹手奪下了，說道：前日拿了個去不見了，又來要，如今緊等着與爹搥衣服。俺有教我心裡就惱起來，使了春梅你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膽降伏人，俺每手裡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裡什麽兒，押折轎竿兒要你來，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裡硬裡剌剌的，教我一頓捲罵，不是韓嫂兒死氣白賴在中間拉着，我把賊沒廉耻蹅漢的淫婦口裡肉也掏出他的來，要俺每在這屋裡點韭買葱，教這淫婦在俺每手裡弄鬼兒也沒鬼，大姐姐那些兒不是，他想着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摺兒，教我和他爲寃結，他落後一條鱉帶還掠在我身上，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沒張倒置的，你做奶子，行奶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每眼裡是放的下砂子底人，有那沒廉耻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裡去了，還在那屋裡纏，但往那里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揖，口裡一似嚼蛆的不知說的什麽，到晚夕要吃茶，淫婦就起來連忙替他送茶，又忔忽兒替他盖被兒，兩個就弄將起來，就是了久慣的淫婦，他說丫頭遞茶，許你去撑頭獲腦去雌漢子，是什麽問他要披襖兒，沒廉耻，他便連忙鋪子拿了細段來替他裁披襖兒，你還沒見哩，斷七那日學他爹爹就進屋裡燒帋去，見丫頭

老婆正在炕上坐着撾子兒他進來收不及反說道姐兒你每要要供養的匾盒和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每吃了罷這等纔容我看他謝的什麼這淫婦請說爹來不來俺每不等你了不想我兩步三步就扠進去說的他眼張失道于是就不言語了行貨子什麼好老婆一個賊活人妻淫婦這等你餓眼見瓜皮不管了好歹的你收攬答下原來是一個眼裡火爛桃行貨子想有些什麼好正條兒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還是瞞着人搗鬼張眼兒溜睛的你看一向在人眼前花哨星那樣花哨就别摸兒改樣的你看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那大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聾兒裝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那玉樓聽了只是笑金蓮道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麽不餚的雪裡消死屍自然消他出來玉樓道原說這老婆沒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謊兒成不的他不整搖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餓答的個臉黄皮兒寡瘦的乞乞縮縮那等腔兒看你賊淫婦吃了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起漢子來了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他上頭腦上臉的一時桶出個孩子當誰的玉樓笑道你這六丫頭倒且是有權屬說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正是三光有影遺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有詩爲証

一掬陽和動物華　深紅淺綠總萌芽
野梅亦足供清玩　何必辛夷樹上花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分付賁四王經跟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户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掃公廨乾淨轎下他便騎馬來家進入後廳吳月娘接着拂去塵土舀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內放卓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願心月娘便問你爲什麼許願心西門慶道且休說我拚命來家往回路上之事告說一遍那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八角鎮上遭遇大風那風那等兇惡沙石迷目通不放前進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多慌了況一個褁駄垛又多誠恐鑽出個賊怎了前行投到古寺中和尚又窮夜晚連灯火沒個兒各人隨身帶着些乾粮麵食借了灯火來熬了些豆粥人各吃一頓砍了些柴薪艸根喂了馬我便與何千户在一個禪炕上抵足一宿次日風住了方纔起身這場苦比前日還更苦十分前日雖是熱天還好些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躭許多惧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頭行路上許了些願心到臘月初一日宰猪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裡怎不來家徃衙門裡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做指揮直駕不得來了新陞將作監何太監姪兒何千户名永壽貼刑不上二十歲揑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任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我不送到衙門裡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什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如今且教他在衙門裡住着待夏大人搬取了家小他的家眷纔搬來昨日夏大人甚是不顧

意在京不知什麼人走了風投到俺每去京中他又早使了錢知多少銀子尋了當朝林真人分上對堂上朱太尉說情愿以指揮職啣要提刑三年朱太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不的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撐在空地裡去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他什麼人對他說來月娘道不信我說你做事有些三慌子火燎腿樣有不的些事兒許不實的告這個說一湯那個說一湯恰似逞強賣富的正是有心筭無心不備怎隄備頭見你幹人家曉的不耐煩了人家悄悄幹的事兒停停脫脫你還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裡容日你買分禮兒走走去月娘道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日就一事兒喜歡說你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裡外心兒休說世人正說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說着去不去西門慶道你教他吃了飯去玳安道他說不吃罷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妗多來叅見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想起前番往東京回家還有李瓶兒在今日卻沒他了一面走到他前邊房內與他靈牀作揖因落了幾點眼淚如意兒迎春綉春多來向前磕頭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了一面分付討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拿帖兒回謝周守備了去又教來興兒宰了半口猪半腔羊四十斤白面一包白米一罈酒兩腿火燻兩隻鵝十隻鷄柴炭兒又并許多油鹽醋之類與何千戶送

下程又叫了一名厨役在那里答應正在廳上打點差玳安送去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師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道有請溫秀才穿着綠段道袍伯爵是紫絨袄子從前進來叅見西門慶連連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伯爵道我又看家裡我早起來時忽聽房上喜鵲喳喳的叫俺房下就先說只怕大官人來家了你還不走的瞧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到今還得上半月期怎的來得快我二日一遍在那里問還沒見來的信息房下說來不來你看看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裡不想說哥來家了走到對過會溫老先兒不想溫老師也纔穿衣裳說我就同老翁一答兒過去罷因問了今東京路上的人又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廳檯上出來擺放

便問道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人如此同來家小還未到且在衙門中權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柬明日請他來家坐了吃楊風酒哥沒人請二位與大哥奉陪伯爵道又一件吳大舅與哥是官溫老先戴着方巾我一個小帽兒怎陪得他坐不如把我當是廛人兒看我惹他不笑話西門慶笑道這等把我買的段子忠靖巾借與你戴着等他問你只說道我的大兒子新[illegible]說罷眾人笑了伯爵道說正景話我頭八寸三又戴不的你的溫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二分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戴何如西門慶道老先生不要借與他他到明日就慣了往禮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溫秀才笑道老先兒好說連我扯下水去了家拿上茶來吃了溫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

來了。西門慶道他已做了堂尊了。直掌鹵簿大鳴穿麟服使藤棍。如此華任。又來做什麼。須臾看寫了帖子兒擡下鞋出門教玳安送去了。西門慶拉温秀才伯爵厢房内暖炕上籠了火。那里坐。又使琴童先往院里叫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早來伺候。不一時放卓兒陪二人吃酒。來安兒拿上菜來擺下。西門慶分付再取雙鍾筯兒。請你姐夫來坐坐。陳經濟走來作揖。打横坐下。四人圍爐共坐。把酒來斟。因說回東京一路上的話。伯爵道哥。你的心天福能壓百禍。就有小人一時自然多消散了。温秀才道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你道老先生為王事驅馳。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中沒甚事。經濟道家中爹去後。倒也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里差人來問了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還沒來家。裡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了大盤子。黄芽韮豬肉盒兒上來。西門慶陪着纔吃了一個兒。忽有平安走來報。衙門裡房令史和衆節級來稟事。西門慶即到廳上站立。令他進見。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幾時上任。官中公用錢糧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了。令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何老爹新到任。兩事並舉。比尋常不同。西門慶道既是如此。添十兩銀子。三十兩買辦就是了。二人應喏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分付。上任的日期。你還問何老爹擇幾時。二人道何老爹纔定在廿十八日上任。西門慶道既如此。你每伺候就是了。二人到衙門領了銀子出來。定卓席買辦去了。落後喬大户又來拜望。

道喜西門慶留坐不坐吃茶起身去了當下西門慶陪二人至掌燈時方散西門慶往月娘房裡歇了一宿題過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户接風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對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兒來看請西門慶這裡買了二付豕蹄兩尾鮮魚兩隻燒鴨二壜南酒差玳安送去與太太補生日之禮他那裡賞了玳安三錢銀子這不在話下正廳上設下酒錦屏耀日卓椅鮮明地鋪錦毡壁挂名人山水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多來的早西門慶陪坐吃茶使人邀請何千户不一時小優兒上來磕頭應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這伯爵便道你惱他休不言語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平安慌忙拿帖兒禀說帥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都躲在西廂房內西門慶冠帶出來迎至廳上敘禮道及轉歷恭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于是分賓主坐著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已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擺設卓席問道今日所延甚客西門慶道聊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衙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三人坐的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户到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相見敘禮畢各叙寒温茶湯換罷各寬

衣服何千户見西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个小優銀箏象板玉阮琵琶酒上坐堂中金爐焚獸炭玉盞泛羊羔放下簾了合席春風滿堂和氣正是得多少金樽浮醁醑玉燭剪春聲飲酒至起更時分何千户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各辭回去了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分付收了家火往前邊金蓮房中來婦人在房内濃施朱粉復整新粧薰香澡牝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向前替他脱衣解帶連忙教春梅點茶與他吃吃了打發上牀歇宿端的暖衾溫被錦帳生春麝香靄靄被窩中相挨素体枕席上緊貼酥胸口吐丁香蚪舍珠婦人雲雨之際百般奉承西門慶抑拽之後靈犀已透睡不着枕上把離言深講交接後淫情未足定從下品鶯簫道婦人的說無非只是要拴西門慶之心又况拋離了半月在家久曠幽懷淫情似火得到身恨不得鑽入他腹中那話把來品弄了一夜再不離口西門慶要下牀溺尿婦人還不放說道我的親親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裡替你嚥了罷省的冷呵呵的熱身子你又下去凍着倒值了多的這西門慶聽了越發歡喜無已叫道乖乖兒誰似你這般疼我于是真個溺在婦人口內婦人用口接着慢慢一口一口多嚥了西門慶問道好吃不好吃金蓮道略有些鹹味兒你有香茶與我些壓壓西門慶道香茶在我白綾襖内你自家拿這婦人向牀頭拉過他袖子來掏掏了幾個放在口内纔罷

特臣不及相如渴　特賜金莖露一盃

看官聽說大抵妾婦之道蠱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忍辱殆

不爲恥。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爲此。是夜西門慶與婦人儘盤桓無度。次日早往衙門中，何千户上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纔回家。排軍隨即抬來卓席來。王三官那裡又差人早來邀請。西門慶使玳安，段舖中要了一套衣服，包在毡包內，纔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爺來拜。慌的西門慶整衣不迭，出來迎接安郎中。食經正筭丞的俸，繫金廂帶，穿白鷴補子。跟着許多官吏，滿面笑容，相携到廳敘禮。彼此道及公恭賀之。分賓主坐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幾次，說四泉還未回。西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纔起身回。須臾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敬來有一事，不當奉瀆。今有九江大户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來上京朝覲，前日有書來，有早晚便到。學生與宋松泉、錢雲野、黃泰宇，四人作東，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定幾時。安郎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喝道而去。西門慶要出門，纔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聽的西門慶到了，連忙出來迎接，至廳上敘禮。原來五間大廳，毬門蓋造，五脊五獸，重簷滴水，多是菱花槅扇。正面欽賜牌額金字，題曰世忠堂。兩邊門對寫着：啟運元勳第，山河帶礪家。廳內設着虎皮公座，地下鋪着栽毛絨毯。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畢禮，尊西門慶上坐，他便傍設一椅相陪。須臾紅漆丹盤拿上茶來，吃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扳了些說話，然後安排

酒筵遞酒。原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優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
老太太拜見拜見。慌的王三官令左右後邊說。小廝出來說道。
請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西門慶道。賢契你先
導引。于是逕入中堂。林氏又早戴着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
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搽抹的如銀人也一
般。梳着縱鬢。點着朱唇。耳帶一雙胡珠環子。裙拖垂兩挂玉佩
叮咚。西門慶一面將身施禮。請太太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請
轉上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反。前日沖瀆
大人。蒙大人寬宥。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不盡。今日備了一杯
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謝。如何又蒙大人見賜將
禮來。使我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敢。學生因爲

今年往東京去了。悞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須薄禮。胡亂送與老
太太賞人便了。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文你取付臺兒來。等
我與太太遞杯壽酒。遞忙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慶氈包內
預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紫丁香色通袖段袄。翠藍拖泥
裙。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先是有五七分歡喜。文
嫂隨即捧上金盞銀臺。王三官便叫兩個小優拿樂器進來。彈
唱。林氏道。你看叫出來做什麼。在外答應罷了。一面攆出來。當
下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了一盞與西門慶。謝了。然後王
三官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纔待送下禮去。林氏便道。大人請
起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好大人。怎生
這般說。你恁大職級。做不起他個父親。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

菁那好人若不是大人垂愛凡事也指教為個好人今日我跟
前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但看不是處一任大人教訓老身並
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太雖故說得是但令郎賢契賦性也聰
明如今年少為小事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
老太太倒不必介意當下教西門慶轉上王三官把盞遞了三
鍾酒受其四拜之禮遞畢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林
氏笑吟吟深深還了萬福自以此後王三官見著西門慶以父
稱之有這等事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心詩人
看到此必甚不平故作詩以嘆之詩曰

從來男女不通酬　賣俏營奸真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　饒貼親娘還磕頭

又詩大家閨閣要嚴防　牝雞司晨最不良
不但孛得家芳喪　有愧當時節義堂

遞畢酒林氏分付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戎安拿忠靖
巾來換了不一時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來割道戎
安拿賞賜伺候當時席前唱了一套新水令

翠簾深小房櫳濕玉鈎抵控馳茸斗蜆龜背錦屏風春意
溶溶梅稍上晴香動

喬牌兒　瑣窗橫倒挂綠毛鳳梨雲一片羅浮夢夜深沉

末

甜水令　瓊樹生花玉龍晚凍瑞雪舞迴鳳碧落塵淡自
竊丹雲接　臭門珠玄

折桂令　錦排場賞玩春。正二八仙鬟。十六歌童花底藏
門。尊前賭令。席上投壺。嬌滴滴爭妍競寵。幸孜孜倚翠偎
紅。走斝飛觥。擫的移玄妙。清謳慣撥輕籠。
水仙子　麝媒香靄綉芙蓉。葉鳳膩光搖金蝶。象牀春暖
花。胡的脂粉香。珠翠叢彩雲深。罗縷龍涎細。金爐獸。相暖
落落和氣春風。
雁兒落得勝令　銀箏秋雁橫。玉管鶯弄花。明翡翠翹酒
滿玻璃。寺彩袖捧金尊。羅帕春葱。橙嫩霜剖。茶香帶雪烹。
歡濃醉後情。從重筵終更深。樂未窮。
沽美酒　轉秋波一笑中。透犀兩情道。燈下端祥可重種。
似嫦娥出月玄。知女下巫峰。

太平令　歎蟫鬟金釵飛鳳。舞衙偎翠縷鱗龍。粉汗溫鉛
華嬌容。舌尖吐丁香微送。臂釧封守。原是一對兒雛鸞嬌
鳳。
川撥棹　喜相逢。相逢可意種。掂因花博玉暖酥融。那一
回風流受用。[illegible]同驂秋水橫[illegible]眉黛濃。七
弟兄醉模玉窮骨徵紅龍花霧玉歡情縱有身在醉魂中。
蓝珠玄至遊仙夢梅花酒。恰便似雲雨滾亂殺見慣司
空禁故簾籠馬棟腾鷄唱後玉漏滴咽雖龍艮倚燼落螢
沙寶。到曉光籠碧天邊日那融融。
收江南　呼倒聽的轆轤聲在粉墻東。早鴉啼金井下梧桐。
春嬌滿眼未惺越。將一段幽歡寄籠。等閒驚覺忽忽。

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上來。西門慶起身更衣告辭。王三官再三款留。又邀到他那邊書院中。獨獨的一所書院。三間小軒。裡面花木掩映。文物消洒。金粉箋扁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軒轅問道。伏生墳典。丙吉問牛。宋京觀史。西門慶便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纔說是兒子的賤號。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抬過高壺來。只顧投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邊和丫鬟養娘。只顧打發添換菜蔬菓碟兒上來飲酒。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作辭起身。賞小優兒三錢銀子。親送到大門。看他上轎。兩個排軍。打着灯火。西門慶頭戴暖耳。身披貂裘。作辭回家。到家想着金蓮白日裡話。逕往他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哩。纔摘去冠兒。挽着雲髻。淡粧濃抹。正在房內倚靠着梳櫳。脚登着爐臺兒。口中磕瓜子兒。等待火邊茶烹玉蕊。卓上香裊金猊。見西門慶進來。慌的輕移蓮步。款蹙湘裙。向前接衣裳。安放西門慶坐在床上。春梅拏淨甌兒。婦人從新用纖手抹盞邊水漬。點了一盞濃濃艷艷芝蔴鹽笋栗系瓜仁核桃仁夾春不老海青拿天鵝木樨玫瑰潑滷六安雀舌芽茶。西門慶剛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滿心欣喜。然後令春梅脫靴解帶。打發在床。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兩個被翻紅浪。枕歃彩鴛。並頭交股而寢。春梅向卓上罩合銀荷。雙掩鳳櫥。歸那邊房中去了。西門慶將一隻胳膊支婦人枕着。精赤條摟在懷中。猶如軟玉溫香一般。兩個酥胸相貼。玉股交極。臉兒廝搵。鳴咂其舌。婦人一把扣了瓜子穰兒。用

碟兒盛着安在枕頭邊將口兒噙着舌尖密哺送下口中不一
時甜唾融心靈犀春透婦人不住手下邊捏弄他那話打開淫
器包兒把銀托子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
曾婦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下心來晚間夜又
長獨自一個又睡不着隨問怎的暖床暖鋪只是害冷伸着腿
兒觸冷伸不開手中丫的酸了數着日子兒白盼不到枕邊眼
淚不知流勾多少落後春梅小肉兒他見我短嘆長吁晚間鬥
着我下棋坐到起更時分俺娘兒兩個一炕兒通腳兒睡我
的哥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的心兒如何西門慶道怪油嘴
這一家雖是有他們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婦人道罷麼你
還哄我哩你那吃着碗裏看着鍋裡的心兒你說我不知道想

着你和來旺兒媳婦子蜜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落後
李嬌兒生了孩子見我如同烏眼雞一般今日多往那去了正
的奴老實的還在你就是那風裡揚花滾上滾下如今又興起
那如意兒賊搗刺骨來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兒放着他漢
子是個活人妻不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
羊兒好刺你為官為宦傳出去什麼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
你去了因春梅兩個為一個棒槌和你兩個大嚷大鬧通不讓
我一句兒哩西門慶道罷麼我的兒他隨問甚怎的只是個手
下人他那里有七個頭八個膽敢頂撞你你高高手兒他過去
了低低手兒他過不去婦人道繁說高高手兒他過不去了的
話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窩兒學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

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真個有這個話來西門慶道你休胡猜疑我那裡有些話你寬恕他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不是我也不敢你到那屋裡聽西門慶道我在那邊睡也非為別的因越了不過李大姐情一兩夜不在那邊歇了他守靈兒誰和他有私鹽私醋婦人道我不信你這摭溜子人也死了一百日來還守什麼靈在那屋裡也不是守靈屬米倉的上半夜搖鈴下半夜丫頭似的聽好梆聲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摟個脖子來親了個嘴說道怪小淫婦兒有這些張致的于是令他吊過身子去隔山拘火那話自後插入牝中把手在被窩內摟抱其股竭力搧磞的連聲響喨一面令婦呼叫大東大西問道你怕我不怕再敢管着婦人道怪奴才不管着你待好上天也我曉的也丢不開這淫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邊去他若問你要東西對我說也不許你悄悄偷與他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嚷的塵鄧鄧的不讓我就擯先了這淫婦也不差什麼兒又想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險些不把打到揣字號去了你這波答子爛桃行貨子豆芽菜有甚正條綑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于西門慶笑道你這小淫婦兒原來就是六禮約當下兩個殢雨龍雲纏到三更方歇正是有窓有鳥賣有機脚得春來枝上說有詩可証

帶雨籠烟世所稀　妖嬈身勢似難支
終宵故把芳心訴　留在東風不放歸

兩個並頭交股睡到天明婦人淫情未足便不住只往西門慶

手里捏弄那話登時把麈柄捏弄起來。叫道親達達我一心要你身上睡睡。一面扒伏在西門慶身上倒澆燭接着他脖子只顧揉搓教西門慶兩手扳住他腰扳的緊緊的他便在上極力抽援。一面扒伏在他身上揉。一回那話漸沒至根餘者被托子所阻不能入婦人便道我的達達等我白日裡替你縫一条白綾帶子。你把和尚與你那末子藥裝些在裡面我再墜上兩根長帶兒等睡睡時。你扎他在根子上都拿這兩根帶扎拴後邊腰里拴的兒緊的。又是火又得全放進強如這根托子撐流着格的人疼。又不得盡美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做下藥在車上磁盒兒內。你自家裝上就是了。婦人道你黑夜好歹來。咱晚夕拿與他試試看好不好。于是兩個頑耍一番。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擡了兩罈金華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爹還沒起身。教他等等兒玳安道他好小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閘上回說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隔窗叫玳安問了話。拿帖兒進。拆開看上寫道

奉去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扉餘者酌而已。仰冀從者留神。足見厚愛之至。外具時花二盆。清玩浙酒二樽。少助待客之需。希莞納幸甚。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毡巾。穿着絨裝衣。走出到廳上。令安老爹人進見。遞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兩罈南酒。滿心歡喜。連忙收了。發了回帖。賞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咱時

分來。用戲子不用。來人道。爹得早來。戲子用海鹽的。不要這裡的。一面打發了。西門慶分付左右。把花草擡放藏春塢。書房中擺放。旋叫泥水匠。隔山掏火。打了兩座暖炕。恐怕煤烟薰觸。寄秀春鴻來安。澆灌茶水。有候。西門慶使玳安。叫戲子去。一面兌銀子與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院中叫小優兒晚夕彈唱。按下一頭。卻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笺帖。教應寶揣着。盒兒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溫秀才寫請書。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剛出門。轉了街口。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二爹請回來。伯爵扭頭回看。是李銘。立住了脚。李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爹往那里去。伯爵道。我到溫師父那里。有些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小的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邊一个閘漢擡着盒兒。這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忙磕了個頭。起來把盒兒擡進來放下。揭開卻是燒鴨二隻。老酒二瓶。說道。小人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有句話。逕來央及二爹。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手拉起。說道。傻孩兒你有話只管和我說。怎的買禮來與我。李銘道。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今爹到看顧別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姐那邊的事。各門各戶。小的一家兒是不知道。不爭爹因着那邊惱我難爲小的了。這負屈啣寃沒處聲訴。逕來告二爹。二爹倘到宅內。見了爹。替小的加句美言兒。說說就是桂姐有些一差半錯。不干小的事。爹動意惱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伯爵道。你原來這些時也沒往宅內答應去。李銘道。

小的沒曾去。伯爵道。嗔道昨日你爹從東京來。在家擺酒。與何
老爹接風。請了我何大舅溫師父同坐。叫了吳惠鄭春邵春左
順在那裡答應。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說他沒來。我
沒的請他去。傻孩兒你還不走踐着些兒。還好。你與誰賭鱉氣
哩。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每四個。在那
裡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辰在裡邊。又叫了兩名小的
兒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每四個。倒沒小的。小的心裡怎
麼有個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一說。明日小的還來與二爹
磕頭。伯爵道。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
美了多少勾當。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說。你依着我。把
這禮兒你還拿回去。你自那里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親跟了

我去。等我慢慢和你爹說。李銘道。二爹不收此禮。小的也不敢
去了。雖然二爹不稀罕。也盡小的一點窮心罷了。千恩萬謝。磨
三央告。伯爵把禮收了。討出三十文錢。打發拿盒人回去。說道。
盒子且放在二爹這裡。等小的到宅內回來取罷。于是與伯爵
同出門。轉彎抹角。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裡。到書院門首。搖的
門環兒響。說道。葵軒老先生在家麼。這溫秀才正在書窗下寫
帖兒。忙應道。請里面坐。書童開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正面列
四張東坡椅兒。挂着一軸莊子惜寸陰圖。兩邊貼着墨刻。左右
一聯。書着。瓶梅香筆研。窗雪冷琴書。一間挂着布門簾。溫秀才
聽見他來。一面即出來相見。敘禮讓坐。說道。老翁起來的早。往
那里去來。伯爵道。敢來煩瀆大筆。寫幾個請書兒。如此這般。二

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內他娘們坐坐溫秀才道帖在那里將
來學生寫伯爵即令應寶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這溫秀才拿
到房內研起墨來纔來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慌張張走來說
道溫師父再寫兩個帖兒大娘的名字如今請東頭喬親家娘
和大妗子去頭里琴童來取了門外韓大姨和孟二妗子那兩
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曾溫秀才道你姐夫看着打發去這半日
了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還再寫上三個請黃四嬸付大
娘韓大嬸和甘夥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一時打發去
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伯爵問你爹在家里衙門中去
了來安道爹今日沒往衙門里去在廳上看着收禮喬親家那
邊進禮來了二爹請過那邊坐的伯爵道我寫了這帖兒就去

溫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說了伯爵問起那王宅溫
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知其故良久來安等了帖兒去方
纔與伯爵寫得完備李銘過這邊來西門慶髮髿着頭只在廳上
收禮打發回帖傍邊排擺桌面見伯爵來唱喏畢讓坐廳上生
着一盆炭火伯爵謝前日厚情因問哥定這桌席做什麼西門
慶把安郎中來央浼作東請蔡九府之事告與他說了一遍伯
爵問道明日是戲子小優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
里又預備下四名小優兒答應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
惠邵奉鄭春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西門慶道他已有
了高枝兒又稀罕我這里做什麼伯爵道哥怎的說這個話你
與他他纔來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但是各人勾當不干他事

三婿那邊幹事。他怎得曉的。你到休要屈了他。他今早到我那
里哭哭啼啼告訴我。休說小的姐姐在爹宅內。只小的答應該
幾年。今日有了別人。倒沒小的。他再三賭神發呪。並不知他三
婿在那邊。一字兒你若惱他。卻不難為了他小人。有什麼大
湯水兒你若動動意兒。他怎的禁得。便教李銘你過來。親自告
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怕見公婆。那李銘便過
來。站在槅子邊。低頭斂足。只見僻廳兒一般。看着二人說話
再不敢言語。聽得伯爵叫他。一面走進去。直着腿兒跪着地下
只顧磕頭說道。爹再訪那邊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碾
馬踏。遭官刑揲死。爹從前已往天高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
碎骨。也報不過來。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人恥笑。他也欺

負小的。小的再向那里是。個王兒說畢。號啕痛哭。跪在地下。只
顧不起身。伯爵在傍道。罷罷。哥是看他一場。大人不見小人之
過。休說沒他。不是。就是他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將就可恕他
罷。你過來。自古穿黑衣抱黑柱。你爹既說開。就不惱你了。李銘
道。二爹說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了。伯爵道。打面面口袋。你
這回纔到過醮來了。西門慶。沉吟半晌。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說
我不惱你了。起來答應罷。伯爵道。你還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
忙磕個頭。立在傍邊。伯爵方纔令應寶拿出五個請帖兒來。遞
與西門慶。說道。二十八日。小兒彌月。請列位嫂子。過舍光降。光
降西門慶展開觀看。上面寫着。

二十八日小兒彌月之辰寒舍薄具豆觴奉酬厚貺。千希魚

軒：齎臨。不勝幸荷。下書應門杜氏斂衽拜。
西門慶看畢。合來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管情後日去不
成。寔和你說明日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擺酒。二十
八日他又要往看夏大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
嫂子。不去。滿園中菓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親自進屋裏請去
少頃。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大娘說多知覆知道了。伯爵
把盒兒遞與應寶接了。笑了道。哥剛纔你就唓我起來。若是嫂
子不去。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歹請嫂子走走去。于是西門慶
教伯爵你且休去。在書房中 坐坐等我梳了頭兒。咱每吃飯說
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纔不是我這般說
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幾句罷了。常言嗔拳不

笑面。如今時年尚個奉承的。拿着大本錢做買賣。還放三分和
氣。你若撑硬船兒。誰理你。休說你每隨機應變。全要四水兒活。
纔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牆。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你答應
他幾年。還不知他性兒。明日交你桂姐赶熱腳兒來。兩當一兒
就與三娘做生日。就與他賠了禮來兒。一天事多了了。李銘道。
二爹說得是。小的到家過去。就對三媽說。說着。只見來安兒放
卓兒。說請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
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孫祝大仔。伯爵道。我令他來他
知道哥惱他。我便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蝦衆瞞
昨一個撲了去。你敢操的他每發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廝走。說
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每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

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了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到二更來了。他每怎樣的再不和來往。只不干碍着我的事。隨他去。我管他怎的。我不眞個是他老子。我管他不成。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一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禮兒。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禮。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來安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叫他了和李銘一答兒吃飯。一個韓佐。一個邵鎌。向前來磕了頭。下邊吃飯去了。良久。伯爵起身說道。我去罷。家里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兒幹事最苦。先從爐臺底下。直買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買。西門慶道。你去幹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上壽。磕個頭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個已定來。還教房下送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為證

順情說好話　幹直惹人嫌
世事淡方好　人情耐久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郁大姐夜唱鬧五更

巧厭多乖拙厭鬧　善者懦弱惡嫌頑
富遭嫉妬貧遭辱　勤又貪圖儉又慳
觸目不分皆笑拙　見机而作又疑奸
思量那件合人意　為人難做做人難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正在花園藏春塢坐着。看着泥水匠打地爐炕墻外燒火。裡邊地暖如春。安放花草。庶不至煠烟熏觸。忽見平安拿進帖來。稟說帥府周爺那里差人送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每人五十星。粗帕二方。奉引賀敬。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

帖打發來人去了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姥姥坐轎
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王姑子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
鳳并郁大姐多買了盒兒來與玉樓做生日吳月娘在上房擺
茶眾姊妹都在一處陪侍須臾吃了茶各人都取便坐了潘金
蓮想着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兒不知走到房裡拿過針線匣
揀一條白綾兒用扣針兒親手縫龍帶兒用纖手向減粧磁盒
兒內傾了些顫聲嬌藥末兒裝在裡面周圍又進房來用倒口
針兒撩縫兒甚是細法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不想
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這婦人連忙收
過一連陪他坐的這薛姑子見左右無人悄悄遞與他向他說
多整理完備了你揀了壬子日空心服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

管情一度就成胎氣你看後邊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
今也有了半肚子了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縫做了錦香囊我贖
道朱砂雄黃符兒安放在裡面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好不
准驗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符藥藏放在廂中拿過
曆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于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
說道這個不當什麼拿到家買根菜兒吃等坐胎之時你明日稍
了硃砂符兒來着我尋疋絹與你做鍾袖薛姑子道菩薩快休
計較我不相王和尚那樣利心重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
他說我攙了他的主顧好不和你兩個嚷鬧到處拿言語喪我
我的爺隨他墮業我不與他爭執我只替人家行好救人苦難
婦人道薛爺你只行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里勾當你也休

和他說薛姑子道法不傳六耳我肯和他說去年爲後邊大菩
薩寺他還說我背地得了多少錢擗了一半與他纔罷了一
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重得了十方施主錢粮不修功果
到明日死沒披毛戴角還不起說了回話婦人教春梅看茶與
薛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參了靈方歸
後邊來約後晌時分月娘兩個放卓兒炕屋裏請坐諸堂客明
間內坐的齊整錦帳圍屏放八仙卓鋪着火盆菜的築酒碗夕
孟玉樓與西門慶遞酒穿着何太監與他那五彩飛魚氅衣白
綾襖子同月娘居上其餘四位都兩邊列坐不一時堂中畫燭
高燒壺內羊羔滿泛邵鏾韓佐兩個優兒銀箏象板月面琵琶
席前彈唱紛紛瑞靄飄朶朶祥雲墜玉樓打扮粉粧玉琢蓮臉

生春與西門慶遞酒花枝招颭繡帶飄飄磕了四個頭然後方
與月娘衆姊妹俱見了禮安席坐下只見陳經濟向前大姐執
壺先遞了西門慶月娘後與玉樓上壽行畢禮傍邊坐下廚下
壽麵點心添換一齊拿上來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寶送
人情來了西門慶教月娘收了教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請你
應二爹和大舅來坐坐我聽的他娘子兒明日也是不來請二
哥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應寶去
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有李大姐今
日子母五個只少了他由不得心中痛眼中落淚不一時李銘
斟上酒下邊吃湯飯上來了兩個小優兒也來了月娘分付你
會唱比翼成連理不會韓佐道小的有纔待拿起樂器來彈唱

被西門慶叫近前來分付。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集賢賓

憶吹簫玉人何處也。今夜病較添些。白露冷秋蓮香。粉牆低篩月偏斜。止不過暫時間鐃破釵分。倒勝似數十弟信絕音絕。對西風倚樓空自嗟。望不斷嚴樹重疊。俏的是流光去馬雁陳擺蛇。

逍遙樂 歎娛前夜。喜根燈能。香玉帶結。剛得了和協。誰承望又早離別。常記得相靠相偎笑語碟。畫堂中那日驕奢受用些樽中線。釵扇底紅牙桃上蝴蝶。

醋葫蘆 我和他那日相逢臉帶羞。乍交歡心尚怯。半裝醉半裝醒半裝呆兩情濃到今難棄。錦帳裡鴛鴦衾方纔溫熱。把一枝鳳凰簪兒做了三兩截。

又 我和他挑着燈將好句兒裁。背着人惱心說。直等到碧梧窗外影兒斜。惜花心怕將春漏洩。步蒼苔脚尖輕立露珠的常污了踏青靴。

又 我為他朋情上將說話兒丟。他與我母親個將喬樣兒撇。我為何在家中費盡了巧唉舌。他為我褪湘裙鵲花上血。

原來潘金蓮見唱此一詞。盡知西門慶念思李瓶兒之意。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這點兒那點兒羞他。說道孩兒那里豬八戒走在冷鋪中坐着。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婆。又不是女兒。那里討杜鵑花上血來。好了沒羞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只知道那里唬的什麼。兩個小優唱道。

又　我爲他耳輪兒常熱。他爲我面皮紅羞。把扇兒遮。蝴蝶
兒。一個相府內懷春女。一個是君前鬥彈劍客。半路里忽逢
者。刎幾個千金夜。忽剌入抛去也。我怎肯綻隨邪。又去把墻
花亂。
後庭花　夢了些。虛飄飄枕上蝴蝶。聽了些。咭叮噹簷前鐵
劉合上溫郎鏡。又早攔回卓氏車。我這里痛傷嗟。鴛帳冷香
消蘭麝。困將來。劉困些。望陽臺道路賒。那愁怎打疊這相思
索害他看銀河直又斜。對孤燈又滅
青歌兒　呀　風亂灑堦前堦前。黃葉一半遮柳稍柳稍。殘月
這離情比前春較陡些。害也斜瘦的啤嘍待桑田重變海枯
渴還不了風流業。浪里來煞這愁劉還在眼角眉一　又來到
眉上惹恨不的倩三尸　腑細鑑碣有一日綉幃中肌玉重
厮貼我將他指尖兒輕捏直說到樓頭北斗柄兒斜
唱畢。那潘金蓮不憤他唱這套。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月
娘就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且強什麼。楊
姑奶奶和他大妗子丟的在屋里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
每着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當下金蓮和李嬌兒往房
裡陪楊姑娘。潘姥姥大妗子坐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向前說
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過請
溫師父來坐坐。因對月娘說。你分付廚下拿菜出來。我前邊陪
他坐去。又叫李銘你往前邊唱來罷。李銘郎跟着西門慶出來。
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又謝他人情。明日請令正好歹來看看。

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下沒人良久溫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舉手道早辰多有累老先生見溫秀才道豈敢吳大舅也到了相見讓位畢一面琴童兒秉燭來四人圍暖爐坐定來安拿着春盛案酒擺在卓上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着青段五彩飛魚蟒衣張爪舞牙頭角崢嶸揚鬚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諕了一跳問哥這衣服是那里的西門慶便向起身來笑道你每瞧瞧猜是那里的伯爵道俺每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這件就相送了此是一個大分上伯爵方極口誇奬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到明日高轉做到都督上愁玉帶蟒衣何況飛魚穿過界兒去了說着琴童安放鍾筯湯點心酒上來了李銘在面前彈唱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嫂遞杯酒兒纔好如何就吃酒西門慶道我見你有孝順之心往後邊與三嫂磕個頭兒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不打緊等我磕頭去着緊磕不成頭炕沿兒上見個意思兒出來就是了被西門慶向他頭上儘力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材單管恁沒大小伯爵道孩兒們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兩個又犯了回嘴不一時拿將壽麵來西門慶讓吳大舅溫秀才伯爵吃西門慶因在後邊吃了遞與李銘吃了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教吳大舅分付曲兒教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熟的唱去西門慶道大舅好聽尾盆這一套兒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銘手

是箏排雁柱款定氷弦這唱了一套教人對景無言終日減芳容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禀說厨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幾名答應西門慶分付六名厨役二名茶酒明日具酒筵共五卓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甚麼人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明日大巡在姐夫這里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倉的事就在大巡手里題本望姐夫明日說說教我青白青白到年終他若滿之時昌他保舉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日寫個履歷揭帖來等我會便和他說這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大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子不替你老人家說再誰說管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

上墚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了李銘等出門就分付明日俱早來伺候李銘等去了小厮收進家活上房內擠着一屋里人聽見前邊散了多往那房里去了御說金蓮只說往他屋里去慌的往外走不迭不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便藏在影壁邊黑影裡看着西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窻下聽覷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去爹進來屋里來和三娘多坐着不是又問姥姥怎的不見金蓮道老行貨子他害身上疼往房里睡去了良久只聽月娘便問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王八子唱又不會唱只一味會三弄梅花玉樓道只你臨了教他唱鴛鴦浦蓮開他纔依了你唱這套好個猾小王八子又不知叫什麼名字一日在這里只是頑西

門慶道他兩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誰曉的他叫什麼謙兒李兒不防金蓮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進去。教他煖炕兒背後便道。你問他。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教他唱平白胡枝扯葉的教他唱什麼憶吹簫李吹簫支使的一飄個小王八子。亂騰騰的不知依那個的是這玉樓扭回看見是金蓮便道是這一個六丫頭你在那里來猛可說出句話倒諕我一跳單愛行鬼路兒你從多咱踏在我背後怎的沒看見你進來脚步兒響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小一回兒金蓮點着頭兒向西門慶道哥兒你濃着些兒罷了。你的小見識兒只說人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懷春女他和我多是一般後婚老婆什麼他為你褪湘裙杜鵑花上血三個官唱兩個喏誰見來孫小官兒問朱吉別的多罷了這個我不敢許可是你對人說的自從他死了。好應心的菜也沒一碟子兒沒了王屠連毛吃猪坐有這些老婆睜着你日逐只㗎屎哩見有大姐在上俺每便不是上數的可不着你那心的了。一個大姐怎當家理紀也扶持不過你來可可兒只是他好來他死你怎的不拉撃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也過來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疼的你這心里格地地的拿別人當他借汁兒下麵也喜歡的你要不的只他那屋里水好吃麼月娘道好六姐常言不說的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自古鏇的不圓砍的圓你我本等是瞞貨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了金蓮道不是咱不說他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只說人憤不過他那西門慶只是笑罵

道怪小淫婦兒胡說了你我在那里說道這個話來金蓮道還是請黃內官那日你沒對着應二和溫蠻子說從他死了好菜也拿沒出一碟子來惟不的你老婆多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也不什麼的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和他做對兒麼賊沒廉耻撒根基的貨說的西門慶急了跳起來趕着拿靴腳踢他那婦人奪門一溜烟跑了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就一手搭伏着春梅肩背往前邊來月娘見他醉了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聽要聽三個姑子晚夕宣卷于是教小玉打個燈籠送他前邊去金蓮和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西門慶沒看見他玉簫向金蓮道我猜爹管情向娘屋里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發訕由他先睡等我慢慢進去這玉簫便道

娘你等等我取些菓子兒稍與姥姥吃去于是走到牀房內袖出兩個柑子兩個蘋波一包蜜餞三個石榴與婦人婦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他前邊只見小玉送了西門慶回來說道五娘端的在那邊爹好不尋五娘這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悄向窻眼里望裡張覷覷看見西門慶坐在牀上正摟着春梅做一處頑耍恐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里把秋菊將菓子交付與了他因問姥姥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囑付他菓子好生收在揀粧內原複往後邊來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并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坐了一屋里人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薛姑子在當中放着一張炕卓兒炷了香衆人多圍着他聽他說佛法只見金蓮

笑掀簾子進來月娘道你惹下禍來徃他屋里尋你去了你不
打發他雞如何又來了他到屋里打你金蓮笑道你問他敢打
我不敢月娘道他不打你嫌我見你頭里話出來的忒緊了常
言漢子臉上有狗毛老婆臉上有鳳毛他有酒的人我怕一時
激犯他起來激的惱了不打你狗不成俺每倒替你揑兩把汗
原來你到這等潑皮金蓮道他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
等兒九假的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教唱且東溝犂西溝壩
支使的個小王八子亂烘烘的不知依那個的是就是今日孟
三姐好的日子不該唱憶吹簫這套離別之詞人也不知死那
里去了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我和剌不上大妗子道你姐
兒每亂了這一回我還不知因為什麼來姑夫好好的進來坐
着怎的又出他去了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個因想
起李大姐來說年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了落了
幾點眼淚教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玉人兒何處也這一個
就不憤他唱這詞倒纔搶白了爹幾句搶白的那個急了趕着
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姐你隨官人分付教他唱
罷了又搶白他怎的想必每常見姐姐每多全全兒的今日只
不見了李家姐姐漢家的心怎麼不慘切个兒玉樓道好奶奶
這半日你還歌唱誰嗔他唱俺這六姐姐平昔曉的曲子里滋
味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那個不如他又尚的怎的兩
個交的情厚又怎麼說山盟海誓你為我我為你無比賽的好
這個牢成的又不顧慣只顧拿言語白他和他整厮亂了這半

日楊姑娘道我的姐姐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什麽曲兒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相我若叫唱老婆和小優兒來俺毎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稍了但是他爹說出來個曲兒就和爹熱亂兩個白搽白的必須搽惱了纔罷俺毎使不去管他孟玉樓在傍戲道姑奶奶你不知我三四胎兒只存了這個丫頭子這丫頭子這般精靈兒古怪的如今他大了成了人兒就不依我管教了金蓮便向他打了一下笑道你又做我的又來打上輩我的娘起來了玉樓道你看恁慣的少條兒失教的又來打上輩楊姑娘道姐姐你今後讓他官人一句兒罷常言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一個熱突突人

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個如何不想不疼不題念的金蓮道想他不想也有個常時兒一般都是你的老婆做什麽撻一個滅一個俺毎多是劉湛兒鬼兒不出村的大姐在後邊他也不知道你還沒見哩每日他從那里吃了酒來就先到他房里望着他影深深唱喏口里恰似嚼蛆一般供着個羹飯兒着舉筋兒只像活的一般兒讓他不知什麽張致又嗔俺毎不替他戴孝俺毎便不說他又不是婆婆胡亂帶過斷斷罷了只顧帶幾時又與俺毎亂了幾場楊姑娘道姐姐們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楊姑娘道好快斷斷過了這一向又早百日來姑娘問幾時是百日月娘到道早哩到臘月二十六日王子道少不的念個經兒月娘道挨年近節忙忙的且念什麽經他爹只怕過年念罷

了。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土荳泡茶來。每人一盞。須臾吃畢。月娘洗手。向爐中炷了香。聽薛姑子講說佛法。先念揭曰。

禪家法教豈非凡　佛祖家傳在世間
落葉風飄着地易　等閒復上故枝難

此四句詩。单說着這為僧的戒行最難。言人生就如同鐵樹一般。落得容易。全枝復節甚難。墮業容易。成佛作祖難。卻說當初治平年間。浙江寧海軍錢塘門南山淨慈古孝剎。有兩個得道的真僧。一個喚作五戒禪師。如何謂之五戒。第一不殺生命。第二不偷財物。第三不染淫聲美色。第四不飲酒茹葷。第五不妄言綺語。如何謂之明悟。言其明心見性。覺悟我真。這五戒禪師。在家年方三十一歲。身不滿三尺。形容古怪。自伊師明悟。少其一目。俗名金禪。字佛教。如法了得。他與明悟是師兄師弟。一日同來寺中。訪大行禪師。禪師觀五戒佛法曉得。留在寺中做個首座。不數年大行圓覺。衆僧立他做了長老。每日坐禪。那第二個明悟。年二十九歲。生得頭圓耳大。面濶口方。身體長大。貌類羅漢。俗姓王。兩個如同一母所生。但是說法。同升法座。忽一日冬盡春初時節。天道嚴寒。作雪下了兩日。雪霽天晴。這五戒禪師早晨在禪椅上。耳邊遠遠只聞得小兒啼哭。便叫一個身邊知心腹的清一道人。你往山門前看有甚事來報我知道。這道人開了山門。見松樹下。雪地上一塊破蓆。放着一個小孩兒。這是什麼人家丟在此處。向前看是五六個月的女孩兒。破衣包裹。懷內片紙寫着他生時八字。清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

浮屠蓮忙到方丈稟知長老長老道善哉難得你善心即抱回
房中好生喂養救他性命這是好事到了周歲長老起了個名
字喚做紅蓮日往月來養在寺中無人知覺一向長老也忘也
不覺紅蓮長成十六歲清一道人每日出鎖入鎖如親生女一
般女子衣服鞋襪如沙彌打扮且是生得清俊無事在房做針
線只指望招尋個女婿養老送終一日六月熱天這五戒禪師
忽想起十年前之事逕來千佛閣後清一道人房中來清一道
長老希行來此何幹五戒因問紅蓮女子在于何處清一不敢
隱諱請長老進房一見就差了念頭邪心輒起分付清一你今
晚送他到我房中不可有悞你若依我後日擡舉你切不可泄
漏與人清一不敢不依暗思今夜必壞了這女身長老見他應

己不爽利喚入方丈與了他十兩白金文度牒清一只得收了
[illegible]子至晚送紅蓮到方丈長老遂破了他身每日藏鎖他在床
[illegible]紙帳房內把些飯食與他吃卻說他師弟明悟禪師在禪床
上入定回來已知五戒差了念頭犯了色戒淫垢了紅蓮女子
把多年德行一旦拋棄了我去勸醒他不可如此次日寺門前
荷蓮花開明悟令行者採一朶白蓮花來插在胆瓶內令請五
戒來賞蓮花吟詩談笑不一時五戒至兩個禪師坐下明悟道
師兄我今日見此花甚盛竟請吾兄賞玩吟詩一首行者拿茶
吃了預備文房四寶五戒道將那荷根為題明悟道便將蓮花
為題五戒拴起筆來寫詩四句

一枝菡萏瓣兒張　相伴蜀葵花正芳

紅蓮似火開如錦　不如翠蓋芰荷香

明悟道師兄有詩。小弟豈得無詩。于是拈筆寫四句

春來桃杏柳舒張　千花萬蕋鬬芬芳
夏賞芰荷如爍錦　紅蓮爭似白蓮香

寫畢呵呵大笑。五戒聽了此言。心中一悟。面有愧色。轉身辭回方丈。令行者快燒湯洗浴罷。換了一身新衣。取紙筆忙寫八句頌曰。

吾年四十七　萬法本歸一
只為念頭差　今朝去得急
傳與悟和尚　何勞苦相逼
幻身如雷電　依舊蒼天碧

寫罷放在佛前。歸到禪牀上就坐化了。行者忙去報與明悟。明悟聽得大驚。走來佛前看見辭世頌。遂說你好卻好了。只可惜差了這一着。你如今雖得個男身去。我不信佛法三寶。必然滅佛謗僧。後世落苦輪。不得歸依正道。深可痛哉。你道你去得。我趕你不着。當下歸房。令行者燒湯洗浴。坐在禪牀上。吾今趕五戒和尚去也。汝可將兩個人神子盛了。放三日一時焚化。說畢大圓寂坐化。衆僧皆驚。有如此異事。傳得四方知道本寺連日坐化了兩僧。燒香禮拜施者人山人海。擡去寺前焚化。這清一道人遂收紅蓮改嫁。不養老。不日後五戒托生在西川眉州與蘇老泉居士做兒子。名喚蘇軾。字子瞻。號東坡。明悟托生與本州姓謝道法為子。為端卿。後出家為僧。取名佛印。他兩個還在

一處作對相交契厚正是

自到川中數十年　曾在毘盧頂上眠
參透趙州關捩子　好姻緣做惡姻緣
㨾紅柳綠還依舊　石邊流水响潺潺
今影指引苦提路　再休錯意戀紅蓮

薛姑子說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方盒細巧素菜菓碟茶食點心收了香爐擺在卓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罈麻姑酒衆人圍爐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色兒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簫便傍邊斟酒又替金蓮打卓底下轉子兒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道玉樓道金蓮露出手不許他褪在袖口邊玉簫不許他近前當夜一連反贏了金蓮鍾酒又教郁大姐彈唱月娘道你唱了鬧五更毋聽郁大便調絃高聲唱玉交枝道

彤雲密布剪鵝毛花辭舞朔風凜冽穿窗户你心毒奴更受苦爹娘罵得奴心慌狠毒你說來的話全不顧把更兒從頭細數

金字經夜迢迢孤另另冷清清更靜初不寄平安一紙書腮邊流淚珠不把佳期顧一更里無限的苦

玉交枝一更纔至冷清清撇奴在帳里番來覆去如何睡二更里淚珠垂

又二更難過討一覺頻頻的睡着今宵今宵夢兒里來托我

思他他思我去時節海棠花兒開了半朵到如今樹葉兒皆
零落枉教奴痴心兒等着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可合少離多咱命薄
命薄孤另孤另怎生奈何好着教難存坐三更里睡夢兒多
〔玉交枝〕三更月上好難挨今宵夜長燒殘蠟燭銀臺上淚珠
流三三兩行紅綾的被兒閒了半牀新擷的手帕兒在誰行放
瘦損了腰肢腰肢沈郎
〔金字經〕沈郎的腰肢瘦每日家愁斷了腸盼望情人淚兩行
兩行對菱花懶去粧瘦損了嬌模樣四更里偏夜長
〔玉交枝〕四更如晝枕邊想不覺的淚流靈神廟里曾發呪誓
書簽兩下里收說來的話兒不應口到如今悶的我似章臺
柳柳教奴痴心等守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休望盼情人空倚樓
倚樓想情人一筆勾不由把眉雙皺五更里淚珠流
〔玉交枝〕五更雞唱看看兒天色漸曉放聲欲待放聲又恐怕
傍人笑一全家心內焦燒香告禱神前發負心的自有天知
道枉教奴痴心等着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了簷外叮噹鐵馬兒
敲兒敲攪的奴睡不着一壁廂寒鴉叫凄凄凉凉直到曉
〔玉交枝〕曉來梳洗傍粧臺懶上畫眉房簷上喜鵲兒喳喳的
小梅香來報喜報道是有情郎真個歸來奴向入羅幃里向
前來奴家問你

〔後庭花〕我問你個負心賊你盡知一去了半年來怎生無個信息我道你應舉求官去誰想你戀烟花家貪酒杯我為你受孤恓在那里偎紅倚翠我為你病懨懨減了飲食瘦伶仃消了玉體挨清晨怕夕曉一更里聽天邊孤雁飛二更里想情人魂夢里五更里醒來時不見你

〔柳葉兒〕唱空閃了鴛鴦錦被寂寞了燕約燕約鶯斯海神廟見放著傍州例不由我心中氣你盡知負心的自有個天知道。

〔尾聲〕流蘇錦帳同歡會錦被里鴛鴦成對永遠團圓直到底

當下金蓮與玉樓猜枚被玉樓贏了一二十鍾酒坐不住往前邊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纔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沒睡婦人道見睡起來你與我倒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要兒去因問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里摟起裙子來就坐在炕上烤火婦人要茶吃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你倒茶我吃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教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頓的苦艷艷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屋里睡哩等我叫他遞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教他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里見春梅撻在西門慶腳頭睡得正好被他搖推醒了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噦他一口罵道見鬼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諕人剌剌的一面起來慢條斯禮撒腰拉袴走來見婦人只

顖偣着眼兒揉眼婦人反罵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兒的把你叫醒了因教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扯哩又問你耳躲上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往那里去了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金玲瓏墜子便點燈往那邊牀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牀脚踏板上拾起來婦人問在那里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乞帳鈎子抓下來了纔在脚板上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他說娘要吃茶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淨這春梅連忙舀了一小銚了水坐在火上使他摑了些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兒乾淨濃濃的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問娘來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裡袖了幾個菓子和蜜餞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春梅道我沒見他赤道放在那里這婦人一面叫秋菊問他菓子在那里秋菊道有我放在揀粧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數了一數只是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里去了秋菊道娘遞與拿進來就放在揀粧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口吃他不成婦人道賊奴才還漲㵾嘴你不偷往那去了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賊奴才你看省手拈搭的零零落落只剩下這些兒乾淨吃了一半原來只孝順了你教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春梅道那䐢臉彈子倒沒的齷齪了我這手婦人道你與我拉他雙手推顙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擣着他

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即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剝就打了不數我難道醉了你偷吃了一徑裡塗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那春梅道娘清省白淨那討酒來娘信他不是他吃了娘不信掏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裡不止的婦人于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掏他袖子用手撇着不教掏春梅一面拉起手來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被婦人儘力臉上擰了兩把打了兩個手八便罵道賊奴才瘩不長俊奴才你諸般兒不一相這說舌偷嘴吃偷會剛纔掏出皮來吃了真贓實犯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要打你你爹聽在這里我恭前酒後我且不打你到明日清淨白省和你算帳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怨

怨的好生旋剝了教一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教他忍疼他也懼怕些甚麼鬬猴兒似湯那幾棍兒他纔不放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擰的臉脹腫的谷都着嘴往廚下去了婦人把那一個柑子平白兩半又拿了個蘋婆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抽屜內婦人把蜜蒸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待吃這甜行貨子留與姥姥吃罷以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不題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教春梅掇進坐桶來溺了㲉又問春梅這咱天有多少時分春梅道月兒大倒西也有三更天氣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邊牀旁里見卓上銀燈已殘從新剔了剔向牀上看西門慶正打鼾睡于是解鬆羅帶卸褪湘裙坐

換睡鞋脫了裡襌上牀鑽在被窩裡與西門慶並枕而卧。睡下
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弄了一回白不起原來西門慶與
春梅纔行房不久那話綿軟急切捏弄不起來這婦人酒在腹
中慾情如火蹲身在被底把那話用口吮咂挑弄蛙口吞裹龜
頭只顧往來不絕西門慶猛然醒了見他在被窩裡便道怪小
淫婦兒如何這咱纔來婦人道俺每在後邊吃酒孟三兒又安
排了兩大方盒酒菜兒郁大姐唱着俺每陪大妗子楊姑娘猜
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日被我把李嬌兒先贏醉了落後孟三
兒和我兩個五子三猜俺兩個到輸了好幾鍾酒你到是便益
睡起一覺兒來好熬我你看我依你不依西門慶道你整治那
帶子了婦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來與西門慶

看了扎在塵柄根下繫在腰間拴的緊緊的又問你吃了不曾
西門慶道我吃了須臾那話乞婦人一壁廂弄起來只見奢稜
跳腦挺身直舒比尋常更舒七寸有余婦人扒在身上龜頭昂
大兩手搬着牝户往裡放須臾突入牝中婦人兩手摟定西門
慶脖項令西門慶亦扳抱其腰在上只顧揉搓那話漸沒至根
婦人叫西門慶達達你取我的袵腰子墊在你腰底下這西門
慶便向牀頭取過他大紅綾抹胸兒四摺疊起墊着腰這婦人
在他身上馬伏着那消幾揉那話盡入婦人道達達你把手摸
摸多全放進去了撐的裡頭滿滿兒的你自在不自在多揉進
去西門慶用手摸摸見盡沒至根間不容髮止剩二卵在外心
中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道好急的慌只是偏冷咱不得

拿燈兒照着幹起不上夏天好。這冬月間。只是冷的慌。因問西門慶說道這帶子比那銀托子識好不好。強如格的陰門生疼的。這個顯的該多大又長出許多來你不信摸摸我小肚子七八頂到奴心又道你摟着我等我今日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達達摟着那婦人把舌頭放在他口裡含着一面朦朧星眼欵抱香肩睡不多時怎禁那慾火燒身芳心撩亂于是兩手按着他肩膊一舉一坐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呼親心肝罷了六兒的心了。往來抽捲又三百回比及精洩婦人口中只呼我的親達達把腰扱緊了。一面把奶頭教西門慶咂不覺一陣昏迷淫水溢下停不多回婦人兩個抱摟在一處婦人心頭小鹿[illegible][illegible]的跳。將四股困軟香雲撩亂于是洩出來猶剛勁如故。婦人用帕搽之便道我的達達你不過卻怎麼的西門慶等睡起一覺來再耍罷。婦人道我也挨不的身子。巳軟癱熱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並肩交股。枕藉于牀上寐不覺東方之既白。正是等閒試把銀釭照。一對天生連理人。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吳月娘聽宣王氏卷

昔年南去得娛賓　願遜堦前共好春
蠟炬羽觴蜜酒賦　鳳釵瑤句蜀箋新
花憐遊騎紅隨後　草戀征車碧繞輪
別後清清鄭南路　不知風月屬何人

話說西門慶摟抱潘金蓮。一覺睡到次日天明。婦人見他那話。還直豎一條棍相似。便道達達。你將就饒了我罷。我來不得了。待我替你咂咂罷。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不若咂咂的過了。是你造化。這婦人真個蹲向他腰間。按着他一隻腿。用口替他吮弄那話。吮勾一個時分。精還不過。這西門慶用手按着粉項

往來只顧沒稜露腦搖撼那話在口裡吞吐不絕抽搜的婦人
口邊白沫橫流殘脂在莖精欲泄之際婦人一面問西門慶二
十八日應二爹送了請帖來請俺每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
去都收拾了去婦人道我有庄事兒央你依不依西門慶道怪
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人道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
與我穿了罷明日吃了酒回來他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沒件兒
穿西門慶道有年時王招宣府中當的皮襖你穿就是了婦人
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了李嬌兒去把李嬌兒那皮襖却與雪
娥穿我穿李大姐這皮襖你今日拿出來與了我我揲上兩個
大紅遍地金鶴袖襯着白綾襖兒穿也是我與你做老婆一場
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婦兒单晉愛小便益兒他那
件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油般大黑蜂毛兒你穿在身上是會
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是與了張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
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的沒的有這些聲兒氣兒的好不好我
就不依了西門慶道你又求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硶貨我是
你房里丫頭在你跟前服軟一面說着把那話放在粉臉上只
顧偎擓良久又吞在口裡挑弄蛙口一回又用舌尖底其琴絃
攪其龜稜然後將朱唇裹着只顧動動的西門慶靈犀灌頂滿
腔春意透腦良久精來連聲呼小淫婦兒好生裹緊着我待過
也言未絕其精邈了婦人一口一面口口接着多咽了正是自
有內事迎郎意慇勤愛把紫簫吹當日卻是安郎中擺酒西門
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還睡在被裡便說道你趂閒尋尋

兒出來罷等一回你又不得閒了。這西門慶。于是走到李瓶兒房中。奶子丫頭。又早起來收拾乾淨。安頓下茶水伺候。見西門慶進來坐下。問養娘如意兒這咱供養多時了。西門慶見如意兒穿着玉色對衿襖兒。白布裙子。葱白段子紗緣高底鞋兒。薄施朱粉。長畫蛾眉。油胭脂搽的嘴唇鮮紅的。耳邊帶着兩個金丁香兒。手上帶着李瓶兒與他四個烏金戒指兒。笑嘻嘻遞了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牀房裡鑰匙去。那如意兒便問爹討來做什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要穿穿。拿與他罷。迎春去了。把老婆就摟在懷裡。兩手就舒在胸前摸他奶頭。說道。我兒。你雖然生養了孩子。奶頭兒到還恁緊。就兩個臉對臉兒親嘴。且咂舌頭做一處。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沒見爹往別的房里去。他老人家別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為了棒槌。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場。多虧韓嫂兒和三娘來勸開了。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什麼多嘴的人對爹說。又說爹要了我。他也告爹來不曾。西門慶道。他也告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他是恁行貨子。受不的人個甜棗兒就喜歡的。嘴頭子雖利害。倒也沒什麼心。前日我和嚷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的多。就是別的娘多讓我幾分。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我放着河水不洗船。好做惡人。西門慶道。既是如此。大家取和些。又許下老婆。你每晚夕。等我來這房裡睡。如意道。爹真個來。休哄

俺每着西門慶道誰與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了西
門慶教開了床房門又開櫥櫃拿出那皮袄來抖了抖還用包
袱包了教迎春拿到那邊房裡去如意兒悄悄向西門慶說我
沒件好披袄兒你趁着手兒再尋出來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
兒再與我一件兒西門慶連忙就教他開箱子尋出一套翠藍
段子袄兒黃綿紬裙子又是一件藍潞紬綿褲兒又是一雙妝
花膝褲腿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門去了就使
送皮袄與金蓮房裡來金蓮纔起來在床上裹脚只見春梅說
如意兒送皮袄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說道你教他進來問道爹
使你來如意道是爹教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你些什
麼兒沒有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紬絹衣裳年下穿教我來與

娘磕頭于是向前磕了四個頭婦人道姐姐們這般却不好你
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那好做惡人你只
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如意兒道俺
娘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是主兒早晚望
娘擡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裡是葉落歸根之處婦人道你這衣
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是的如意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
討來大娘說等爹開時拿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
意就出來還到那邊房裡西門慶是往前廳去了如意便問迎
春你頭裡取鑰匙去大娘怎的說迎春說大娘問你爹要鑰匙
做什麼我也沒說拿皮袄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
卻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着設席擺列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荀

子孝。生旦。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
磕頭見了。西門慶分付打發飯與衆人吃。分付李銘三個在前
邊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
申二姐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與玉樓
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那日門前韓大姨。孟
大妗子都到了。又是傅夥計。甘夥計娘子。崔本媳婦兒。段大姐。
并賁四娘子。西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那個五
短身子。穿綠段袄兒紅裙子。勒着藍金綃箍兒。不搽胭粉。兩個
密縫眼兒。一似鄭愛香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
慶就沒言語。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西門慶進來吃粥。遞與
月娘鑰匙。月娘道。你開門做什麼。西門慶道。六兒他說明日往

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袄。要李大姐那皮袄穿。被月娘聽了一眼。
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了。他死了。嗔人分散房裡丫頭。
相你這等。就沒的話兒說了。他見放皮袄不穿。巴巴兒只要這
皮袄穿。早時他死了。你只望這皮袄。他不死。你只要好看一眼
見罷了。幾句話得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李學官來還銀子。西
門慶出去。陪坐在廳上說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宣府
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什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尺頭。一罈
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看帖兒上寫着眷晚生王寀頓首拜。西
門慶即便叫王經拿眷生回帖兒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
發出了門。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保兒挑四方盒禮物。慌的玳
安替他抱毡包。說道。桂姨打夾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

着哩。那桂姨卽向夾道內進裡邊去。來安兒把盒子挑進月娘房裡去。月娘道。爹看見來不曾。玳安道。爹陪着客。還不見哩。月娘便說道。連盒放在明間內。一回。客去了。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裡。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見一盒果餡壽糕。一盒玫瑰八仙糕。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姐從房內出來。滿頭珠翠。勒着白挑線汗巾。大紅對衿襖兒。藍段裙子。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又買這禮來做什麼。月娘道。剛纔桂姐對我說。怕你惱他。不干他事。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那日桂姐害頭疼。來只見這王三官領着一行人。往秦玉枝兒家請秦玉枝兒。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就被人進來驚散了。桂姐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是沒出來見他。這一遭又是沒出來見他。自家也說不過。論起來我也難。管你這麗春院拿燒餅砌着門不成。到處幾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惱。那桂姐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是我。若和他沾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裡生個天疱瘡。都是俺媽。空老了一片皮幹的。營生沒個主意。好的也招惹。歹的也招惹來家。平白教爹惹惱。月娘道。你既來了。說開就是了。又惱怎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那桂姐故作嬌張致。說道。爹笑一笑兒。我纔起來。你不笑。我就跪一年。也不起來。不妨。潘金蓮在傍揷口道。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教他張致。如今在這裡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卻跪着你。你那時別要理他。把西門慶月娘多笑了。桂姐纔起了

來。只見玳安慌慌張張來報，宋老爹和安老爹來了。這西門慶便教拿衣服穿了。出去迎接去了。桂姐向月娘說道，爹嗏嗏。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只與娘做女兒罷。月娘道，你虛頭願心說過道過罷了。前日兩遭往裡頭去。沒在那里。桂姐道，天麼天麼。可是殺人。爹沒往我家里。若是到我家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就促死了我。渾身生天泡瘡。娘你錯打聽了。敢不是我那裡。多往鄭月兒家走走。兩遭請了他家小粉頭子了。我道箇是非。就是他。氣不憤架的。不然爹如何惱我。金蓮道，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每這里邊人。一個氣不憤一個。好不生。月娘接過來道，你每裡邊與外邊怎的。打偏別也是一般。一個不憤一個。那一個有些時道兒。就要躧下去。月

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下。卻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廳上敘禮。每人一疋段子。一部書。奉賀西門慶。見了卓席齊整。甚是稱謝不盡。一面分賓主坐下。叫上戲子來參見。分付等蔡老爹到。用心扮演。不一時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瀆四泉。今有巡撫侯石泉老先生。新陞太常卿。學生同兩司作東。二十九日借尊府置杯酒奉餞。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未審四泉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敢不從命。但未知多少卓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即喚吏上來。氊包內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封分資來。每人一兩。共十二兩銀子。要一張大插卓。餘者六卓都是散卓。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應收了。宋御史又下席作揖致謝。少頃請去捲棚聚景堂那里坐的。不一

時鈔關錢主事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換了茶。擺棋子下棋。
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中幽深。書畫文物。極一時之盛。
又見挂着一幅。陽捧月橫批古畫。正面環銅屏風。屏風前安着
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奇巧。見炉內焚
着沉檀香。烟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誇獎不已。問
西慶這付爐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
兄那里。替我稍帶這一付來。送蔡老先。還不見到。四泉不知是
那里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
西門慶分付下邊。看了兩個卓盒。細巧菜蔬菓餡點心上來。一
面叫生旦在上唱南曲。宋御史道。客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
說不通。安郎中道。天寒飲一杯無碍。原來宋御史巳差公人船

上邀蔡知府去了。近午時分。來人回報。邀請了。在磚廠黃老爹
那里下棋。便來也。宋御史令起去何候。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
喚戲子。你每唱個宜春令奉酒。于是貼旦唱道。

第一來爲壓驚。第二來因謝誠。殺羊茶飯來時早巳安排定。
斷行人不會親僯。請先生。和俺鶯娘匹娉。我只見他歡天喜
地道。謹依來命。

五供養　來回顧影。文魔秀士欠酸丁。下工夫將額顱來整。遲
和疾擦倒蒼蠅。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牙根冷。天
生這個後生。天生這個俊英

玉降鶯　今宵歡慶。我鶯娘何曾慣經。你須索要款款輕輕。燈
兒下共交鴛頸。端祥可憎。誰無志誠。恁兩人今夜親折証。謝

芳卿感紅娘錯愛。成就了這姻親。

解三醒　玳筵開。香焚寶鼎。繡簾外風掃閑庭。落紅滿地臙脂冷。碧玉欄杆花弄影。准備鴛鴦夜月銷金帳。孔雀春風軟玉屏。合歡令。更有那鳳簫象板錦瑟鸞笙。生唱　可憐我書劒飄零。無厚聘。感不盡姻親事有成。新婚燕爾安排定。除非是折桂手報答前程。我如今博得個跨鳳乘鸞客。到晚來臥看牽牛織女星。非僥倖。受用的珠圍翠繞。結果了黃卷青燈。

尾聲　老夫人專意等。生唱　常言道恭敬不如從命。紅唱　休使紅娘再來請。

唱畢忽吏進報。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卓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跟着許多吏先令人拔一件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進廳上。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見在處處作千兵。也是京中老先生門下。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久仰久仰。西門慶亦道容當奉拜。敘禮畢。各寬衣服坐下。左右上了茶。各人扳話良久。就上坐。西門慶令小優兒在傍彈唱。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坐厨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手本。蔡九知府揀了雙忠記。演了兩摺。酒過數巡。宋御史令生旦上來遞酒。小優兒席前唱這套新水令玉驄轎馬出皇都。蔡知府笑道。拙原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乃劉郎舊蔡鬚。安郎中道。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眾人都笑了。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胡表。把宋御史喜歡的要不的。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西門慶道。此是小价。原是

揚州人。宋御史携着他手兒。教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
謝了。正是

窓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坐間移
一杯未盡笙歌送　堦下申牌又報時

不覺日色沉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辭。衆
位款留不住。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即差了兩名吏典。把卓席羊
酒尺頭。擡送到新河口。下處去訖。不題。宋御史于是亦作辭西
門慶。因說道。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各上轎而去。西門慶
送了回來。打發了戲子。分付後日原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幾
個會唱的來。宋老爹請巡撫侯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
慶令攢上酒卓。使玳安去請溫相公來坐坐。再教來安兒去。請
應二爹去。不一時次第而至。各行禮坐下。三個小優兒在傍彈
唱。把酒來斟。說鄭金左順在後邊堂客席前。西門慶又問伯爵
你娘們明日都去。你叫唱的是雜耍前。伯爵道。哥到說得好。小
人家那里擡放。將就叫了兩個唱女兒唱唱罷了。明日早些請衆
娘嫂子下降。這里前廳吃酒唱了一日。孟大嫂與孟二妗子。先
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也要去。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兒
家去不是。薛姑子使他徒弟取了卷來。咱晚夕教他宣卷咱們
聽。楊姑娘道。老身實和姐姐說。要不是我也住。明日俺們外第
二個侄兒定親事。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瞧去。于是作辭而去。
只有傅夥計甘夥計娘子。與賁四娘子。段大姐。月娘還留在上
房陪大妗子。潘姥姥。李大姐。申二姐。郁大姐在傍。一遞一套彈

唱。兩個小優兒都打發在前邊來了。又吃至掌燈已後。三位夥計娘子。都作辭去了。止段大姐沒去。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潘姥姥往金蓮房內去了。只有大妗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個姑子。郁大姐。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聽前邊西門慶散了。小廝收進家活來。這金蓮慌忙抽身。就往前走了。到前邊黑影兒裡。悄悄立在角門首。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打着燈。趔趄着脚兒。就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拉了手進入房來。那來安兒便往上房教鍾筋。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大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了。問來安道。你爹來沒有。在前邊做什麼。來安道。爹在五娘房里去了的不耐煩了。月娘聽了。心內就有些惱。因向玉樓道。

你向恁沒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裡去。如何三不知。又摸到他那屋裡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玉樓道。姐姐隨他纏去。恰似咱每把這件事放在頭里。爭他的一般。于是大師父說笑話兒的來頭。左右這六房裡。由他串到。他爹心中所欲。你我管的他。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纔聽見前頭散了。就慌的奔命的往前走了。因問小玉。灶上沒人了。與我把儀門拴上了罷。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每且聽他宣一回卷着。又把李大姐。申二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請了來。月娘問大妗子道。我頭裡旋叫他使小沙彌請了。黃氏女卷來宣。今日可可兒楊姑娘已去了。分付玉簫。頓下好茶。玉樓對李嬌兒說。咱兩家子輪替管茶。休要只顧累了大姐姐。這裡于是

各往房裡分付預備茶去不一時放下炕卓兒三個姑子來到盤膝坐在炕上衆人俱各坐了擠了一屋裡人聽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黄氏女卷高聲演說道

蓋聞法初不滅故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由法身以垂入相由入相以顯法身朗朗惠燈通開世戶明明佛鏡照破昏衢百年景頻剎那間四大幻身如泡影每日塵勞碌碌終朝業試忙忙豈知一性圓明徒逞六根貪慾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我好十方傳句偈八部會垓場救大宅之焚熬發空門之龠綸 偈曰

富貴貧窮各有由只緣分定不須求未曾下的春時種空手荒田望有秋

衆菩薩每聽我貧僧演說佛法道四句偈子乃是老祖留下如何說富貴貧窮各有由相如今你道衆菩薩嫁得官人高官厚祿在這深宅大院呼奴使婢插金帶銀在綾錦窩中長大綺羅堆裡生成恩衣而綾錦千箱恩食而珍羞百味享榮華受富貴盡皆是你前世因由根基上有你的一般大緣分不待求而自得就是貧僧在此宣經念佛也是吃着這美口茶飯受着發心布施老大緣分非同小可都是龍華一會上的人皆是前生修下的功果你不修下時就如春天不種下場到了秋成時候一片荒田那成熟結子從那里來正是淨掃靈臺好下工得意歡喜不放鬆五濁六根爭洗淨參透玄門見家風 又 百歲光陰瞬息回此身必定化飛灰誰人肯向生前悟悟卻無生歸去

來。又人命無常呼吸間。眼覩紅日墜西山。寶山歷盡空回首。一失人身萬劫難。想這富貴榮華。如湯潑雪。仔細算來。一件無多。做了虛花驚夢。我今得個人身。心中煩惱悲切。死後四大化作塵土。又不知這點靈魂往何處受苦去也。俱怕生死輪迴。往前再叅一步。唱〔一封書〕生和死兩下。相哄浮生終日忙。男和女滿堂。到無常祇自當。人如春夢終須短。命若風燈不久常。自思量可悲傷。題起教人欲斷腸。開卷曰。應身長救苦。并本無去亦無來。彌陀教主大願弘深。四十八願度衆生。使人人悟本性。彌陀令惟心淨土渡苦海。苦海洪波。證菩提之妙果。持念者罪滅河沙。稱揚者。福增無量。書寫讀誦者。當生華藏之天。見聞受持。臨命纔時。定往西方淨土。凡念佛者。斷有功。無量慈愍故。慈愍故。大慈愍故。皈命一切佛法僧信禮。常住三寶法輪常輪度衆生。偈曰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眞實意。黃氏寶卷纔展開。諸佛菩薩降臨來。爐香遍滿虛空界。佛號聲名動九垓。昔日漢王治世。雨順風調。國泰民安。感得一位善心娘子出世。家住曹州南華縣。黃員外所生一女。端嚴美色。年方七歲吃齋把素。念金剛經。報答父母深恩。每日不缺。感得觀世音菩薩。半空中化現。父母見他終日念經。苦切不從。一日尋媒吉日良時。把他嫁與一個。姓趙名方。屠宰爲生。爲夫婦一十二載。生下一男二女。一日黃氏告其夫曰。我與你爲夫妻一十二載。生下嬌兒嬌女。但貪戀恩愛。永墮沉淪。妾有小識勸

喻丈夫聽取詞曰宿緣夫婦得成雙雖有男和女誰會抵無常伏望我夫主定念與雙同共修行終年富貴也須尊莫貪名與利隨分度時光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一日作別起身往山東買猪去黃氏女見丈夫去了每日淨房寢歇沐浴身體燒香禮誦金剛經

今方當下山東去　四個兒女在中堂　黃氏女在西房
香湯沐浴換衣裳　卸簪珥淺淡梳粧　每日家向西方
燒香禮拜　面念顏并寶卷　持念金剛
看經文猶未了　香烟冲散　念佛音聲朗朗
貫徹穹蒼　地獄門天堂界　豪光發現
閻羅王一見了　喜悅龍顏　莫不是陽世間
生下佛祖　急宣召二鬼判　審問端詳
有鬼判告吾王　聆音察理　曹州府南華縣
有一善良　看經文黃氏女　持齋把素
行善心功行大　驚動天堂　唱金剛經

閻羅王聞言心內忙急點無常鬼一雙一雙急奔趙家庄黃氏正看經卷忽見仙童在面前念

善人便是童子請　惡人須遣夜叉郎　黃氏看經忙來問
誰家童子到奴行　仙童答告娘子道　善心娘子你莫慌
不是凡間親眷屬　我是陰間童子郎　今因爲你看經卷
閻王請你善心娘　黃氏見說心煩惱　小心一一告無常
同姓同名勾一個　如何勾我見閻王　千死萬死甘心死

怎捨嬌娃女一雙　大姐嬌姑方九歲　伴嬌六歲怎拋娘

長壽嬌兒年三歲　常抱懷中心怎忘　苦放奴家魂一命

多將功德與你行　仙童答告娘子道　何人似你念經劉

善惡二童子。被黃氏女哀告。再三不肯赶幽。留戀一二個孩兒難拋難捨。仙童催促。說道善心娘子。陰間取你三更死。定不容情到四更。不比你陽間好轉限。陰司取你。若違了限。我得罪。更不輕說短長。黃氏此時心意想。便喚女使去燒湯。香湯沐浴方纔了。將身便乃入佛堂。盤膝坐定不言語。一靈真性見閻王　唱

楚江秋　人生夢一塲。光陰不久常。臨危個個是風燈樣。看看回步見閻王。急辦行粧。鄉臺上把家鄉望。見啼女哭好悽惶

排鈸打鼓作道場披麻帶孝安塋壟　白

不說令方悽惶事　且言黃氏赴陰靈　看看來到奈何橋

一道金橋接路行　借問此橋作何用　单等看經念佛人

奈何兩邊血浪水　河中多少罪淹魂　悲聲哭泣紛紛鬧

四面毒蛇咬露筋　前到破錢山一座　黃氏向前問原因

是你陽間人化紙　殘燒未了便拋焚　因此掩翻多破碎

積聚號作破錢山　又打枉死城下過　多少孤魂未托生

黃氏見說心慈愍　舉口便誦金剛經　河裡罪人多開眼

尸山鑪剔樹鶱林　鑊湯火池蓮花現　無間地獄瑞雲籠

當下仙童怯不住　急忙便去奏閻君　唱

山坡羊　黃氏到了那森羅寶殿。有童子先奏說。請了看經人

來見閻羅王便傳召請。黃氏拜在金堦下。不由的跪在面前。有閻君問你。從幾年把金剛經念起何年月日感得觀世音出現。這黃女又手訴說前情來訶。自從七歲吃齋。供養聖賢望上聖聽言。從嫁了兒夫看經心不減 白

閻君當下忙傳旨　善心娘子你聽因　你念金剛多少字
几多點化接陰陰　甚字起頭甚字落　是何兩字在中間
你若念經無差錯　放你還魂回世間　黃氏當時堦下立
願王聽奴念金剛　字有五千四十九　八萬四千點畫行
如字起頭行字住　荷擔兩字在中央　黃氏說經尤未了
閻王殿前放毫光　舉手龍顏眞喜悅　放你還魂看世間
黃氏聞知忙便告　願王俯就聽奴言　第一不往屠家去
第二不要染衣行　只願作個善門子　看經念佛過時光
閻王取筆忙判斷　曹州張家轉爲男　他家積有家財廣
缺少墳前拜孝郎　員外夫妻俱修善　姓名四海廣傳揚
吃罷迯魂湯一盞　張家娘子腹懷躭　十月滿足生一子
左肋紅字有兩行　此是看經黃氏女　曾嫁覩木趙令方
此是看經多因果　得爲男子壽延長　張家員外親看見
愛如珎寶喜開顏 唱

皂羅袍　黃氏在張家托化轉男身。相湊無差。員外見了喜添花。三年就養成人。大年方七歲。聰明秀發攻書習字取名俊達。十八歲科舉登黃甲

卻說張俊達。十八歲登科應舉。陞授曹州南華縣知縣。忽然

思憶。是他本鄉。到縣中赴任之後。先去王糧國稅。然後理論
公廳。差兩個公差。即去請趙郎令方。我和他說話。兩個公差
不敢怠慢即到趙家來請令方。白

趙令方在家中　看經念佛兩公人　忙唱喏聽說來因
卽時間　忙打扮　來到縣裡
公廳上忙施禮　且說家門　張知縣起躬身
便令坐　叙寒溫分賓主　捧出茶湯
你是我親夫主　令方姓趙　我是你前妻子
黃氏之身　你不信到靜臺　脫衣親見
左肋下硃砂記　字寫原因　我大女嬌姑兒
嫁人去了　第二女伴姐姐　嫁了曹眞
長壽兒我掛牽　守我墳塋　咱兩個同騎馬
前到先塋

知縣同令方兒女五人。到黃氏墳前。開棺見屍。容顏不動。因
來做道場七日。令方看金剛經。瑞雪紛紛。男女五人。總駕祥
雲昇天去了。臨江仙一首爲証。

黃氏看經成正果。同日登極樂。五口盡昇天。道善人傳觀音
菩薩未度我。

寶卷已終。佛聖已知。法界有情。同生勝會。南無一乘字無量。
又眞空諸佛海會。悉遣普使河沙同淨土。伏願經聲佛號。上
徹天堂。下透地府。念佛者出離苦海。作惡者永墮沉淪。得悟
者。諸佛引路。放光明照徹十方。東西下。廻光返照。南北處親

到家鄉。登無生漂舟到彼岸。小孩兒得見親娘。入母胎三實不
怕。八十部永返安康。偈日

衆等所造諸惡業　　自始無始至如今
靈山失散迷真性　　一點靈光串四生
一報天地蓋載恩　　二報日月照臨恩
三報皇王水土恩　　四報爹娘養育恩
五報祖師親傳法　　六報十類孤魂早超身
摩訶般若波羅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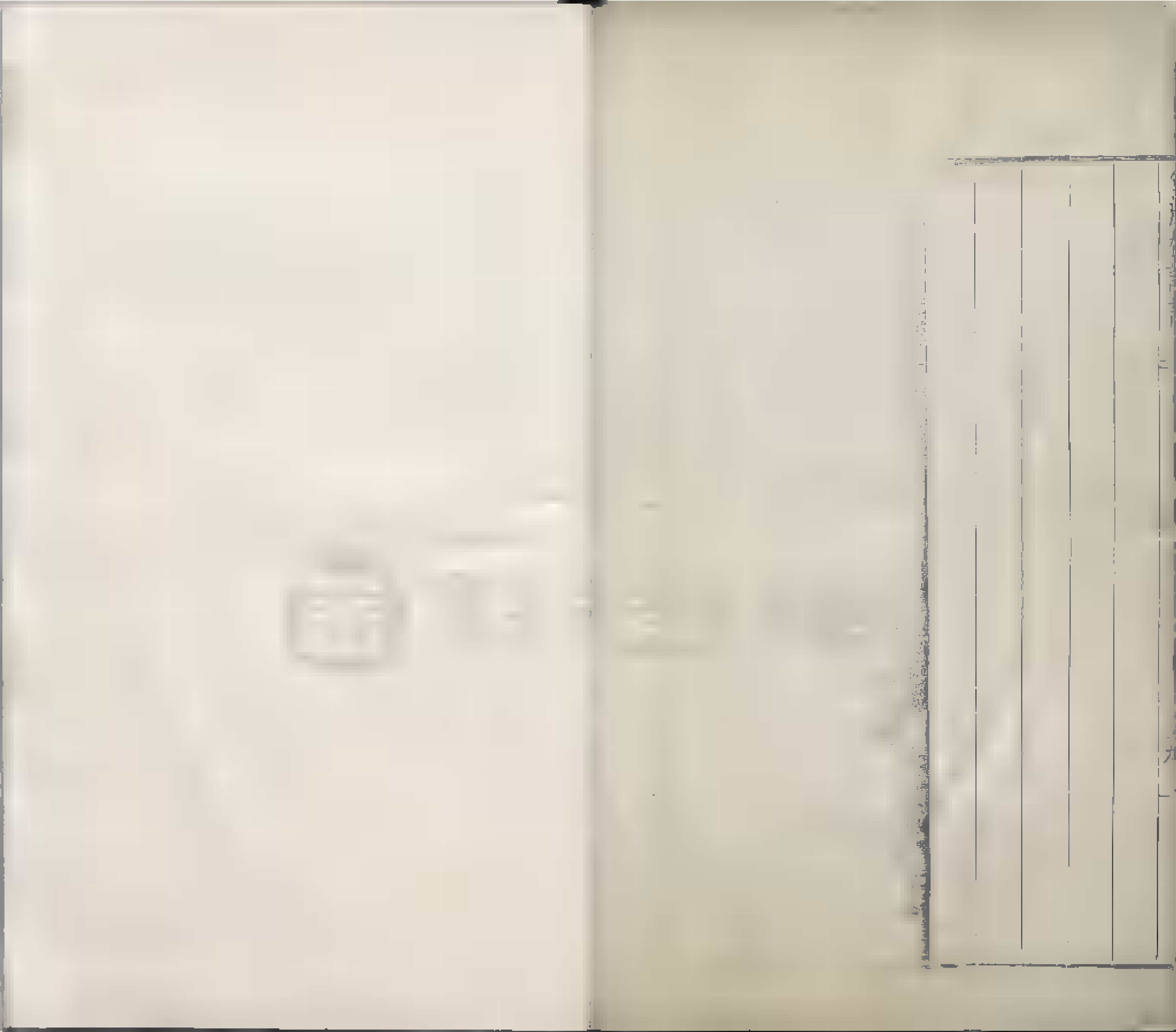
薛姑子宣畢卷。已有二更天氣。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
一道茶了。衆人吃了。後孟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幾樣精製果菜。
一大壺好酒來。又頓了一大壺好茶。與大妗子大姐。桂姐衆人
吃。月娘又教玉簫拿出。四盒兒細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
點茶。李桂姐道。三位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唱個曲兒孝
順。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道。等我先唱。月娘道。也
罷。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等姐姐唱了。等我也唱個兒與娘們
聽。問月娘要聽什麼。月娘道。你唱更深夜深靜悄。當下桂姐遊
衆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笋。款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唱道
更深靜悄。把被兒熏了。看看等到月上花稍。全無
消耗。敲殘了更鼓。你便纔來到。見我這臉兒不瞧。來跪在奴
身邊。告我做意兒瞧。他偷眼兒瞧。甫能咬定牙。其實恐不住
笑。又
勸兒推磨。好似飛蛾援火。他將我做啞謎兒包籠。我手
裡登時猜破。還新來把不住船兒舵。特故里搬弄心腸軟。一

似酥蜜果者麽是誰。休道是我。便做鐵打人。其實難不過。又
蹤狂或薄情無奈。兩三夜不見你回來。悶着他便撒頑不保。
不由人轉尋思權寧耐。他笑吟吟將被兒錦開。半掩過香羅。
待。我推綉鞋不去保。你若是惱的人。慌只教氣得我害。又花
街柳市。你戀着蜂蝶採。使我這里玉潔氷清。你那里瓜甜蜜
柿。恰回來無酒半裝醉。只顧里打䢚驚蛇。到尋我些風流罪。
我欲待過了你面皮。又恐傷了就里。待要隨順了他。其實受
不的你氣。

桂姐唱畢。郁大姐就纔要接琵琶。被申二姐要過去了。挂在肐
膊上。先說道。我唱個十二月兒掛真兒與大妗子和娘每聽罷。
于是唱道。

正月十五鬧元宵。滿把焚香天地也燒。一套

唱畢。月娘笑道。慢慢兒的說。左右夜長。儘着你說。那時大妗子
害夜深困的慌。也沒等的郁大姐唱。吃了茶。多散歸各房內睡
去了。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中。三位師
父便往孫雪娥後邊房裡睡。郁大姐申二姐與玉簫小玉在那
邊炕屋裡睡。月娘同大妗子在上房內睡。俱不在話下。正是參
橫斗轉三更後。一鈎斜月到紗窓。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春梅毀駡申二姐　玉簫遡言潘金蓮

萬里新墳盡十年　修行莫待鬢毛斑
死生事大宜須覺　地獄時常非等閒
道業未成何所頓　人身一失幾時還
煎程暗黑路途險　十二時中自着研

此八句單道這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影隨形，如谷應聲。你道打坐參禪，皆成正果，相這愚夫愚婦，在家修行的，豈無成道？禮佛者，取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看經者，明佛之理；坐禪者，踏佛之境；得悟者，正佛之道。非同容易，有多少先作後修，先修後作。有如吳月娘者，雖有此報，平日好善看經，禮佛布施，不應今

此身懷六甲。而聽此經法。人生貪富壽夭賢愚。雖蒙父母受氣成胎中來。還要懷姙之時。有所應召。古人姙娠懷孕。不倒坐。不偃臥。不聽淫聲。不視邪色。常玩弄詩書金玉異物。常令瞽者誦古詞。後日生子女。必端正俊美。長大聰慧。此文王胎教之法也。今吳月娘懷孕。不宜令僧尼宣卷。聽其生死輪迴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奪舍。日後被其顯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緣。蓋可惜哉。正是前程黑暗路途險。十二時中自着研。此係後事表過不題。當下後邊聽宣畢黃氏寶卷。各房宿歇。单表潘金蓮在腳門邊又站立。忽見西門慶過來相携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牀上。便問你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摟定婦人。笑嘻嘻說道。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過那邊歇一夜。見去。你拿那淫器包兒來與我。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婦手裡使巧兒拿些面子話兒來哄我。我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這個是你早辰和那㧡剌骨兩個啕定了腔兒好去和他個合窩去。一徑拿我扎筏子。嗔道頭里不使丫頭使他來。這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兒來。小賊㧡剌骨把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內弄判子。我還是李瓶兒時教你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裡。我不醋了。西門慶笑道。那里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個頭兒。你又說他的。那不是婦人。沉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便去不許你拿了這包子去。和那㧡剌骨弄答的齷齷齪齪的。到明日還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不與我使慣了。却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與他說道。你要拿了

這個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這個也罷一面接的袖了趔趄着腳兒就往外走婦人道你過來我問你莫非你與他停眠整宿在一舖兒長遠睡惹的那兩個丫頭也羞恥無故只是睡那一回兒還教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分付你慌走怎的西門慶道又說甚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不許你和他說甚閒話教他在俺每跟前欺心大膽的我到明日打聽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裡來我就把你下截咬下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瑣碎死了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由他去你管他怎的婆婆口緊媳婦耳頑倒沒的教人與你爲仇結仇悞了咱娘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關上角門放卓兒擺下棋子婦人問你姥姥睡了春梅道這咱哩後邊散了來到屋裡就睡了這裡房中春梅與婦人下棋不題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掀開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見了西門慶慌的𨁝起身來西門慶道你每吃飯吃飯于是走出明間李瓶兒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不一時只見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裡冷你往屋裡坐去罷這西門慶一把手摸到懷裡摟過來就親了個嘴一面走到房中牀正面坐了火爐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如意兒在炕邊烤着火兒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沒酒外邊散的早西門慶道我明日還要早船上拜拜蔡知府去不是也還坐一回如意兒道爹你還吃酒斟酒與爹吃還有頭里後邊送來與娘供養的一卓菜兒一素兒金華酒

湯飯俺每吃了酒菜還沒敢動留有預備只把爹用西門慶道
你每吃了罷了分付下飯不要別的好細巧拿幾碟兒來我不
吃金華酒一面教綉春你打了燈籠往花園藏春軒書房內還
有一罈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篩那個酒我吃那綉春應喏
打着燈籠去了迎春連忙放卓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
盒子等我揀兩樣兒與爹下酒于是燈下揀了一碟鴨子肉一
碟鴿子雛兒一碟銀絲鮓一碟掐的銀苗豆芽菜一碟黃芽韭
和的海蜇一碟燒臟肉釀腸兒一碟黃炒的銀魚一碟春不老
炒冬筍兩眼春橘不一時擺在卓上拭得鍾筋乾淨放在西門
慶面前良久綉春前邊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在鍾
內遞與西門慶嘗了嘗無比美濃紅紅的顏色當下如意兒跡
挨近在卓上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兒與他下酒那
迎春知局往後邊廚房內與綉春坐去了這西門慶見無人在
跟前教老婆坐在他膝蓋兒上摟着與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老
婆剝菓仁兒放在他口裏西門慶一面解開他穿的玉色紬子
對衿襖兒鈕扣兒并抹胸兒露出他白馥馥酥胸用手揣摸着
他妳頭誇道我的兒你達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道好白淨皮
肉兒與你娘的一般樣兒我摟着你就如同摟着他一般如意
兒笑道爹沒的說還是娘的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兒也
中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倒白淨肉色兒三
娘只是多幾個麻兒倒是他雪姑娘生的清秀又白淨五短身
子兒又道我有何說話兒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

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正月里戴爹與他
了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
與你你娘的頭面廂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怎好問他要
的老婆道也罷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
頭謝了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與他一杯酒
吃惹的他不惱麼這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老婆親走到廚房
內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
一甌酒兒與他又揀了兩筯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在
傍邊一面吃了老婆道你叫綉春姐來吃些兒那迎春去了回
來說道他不吃哩走去良久迎春向炕上抱他鋪蓋後邊睡去
迎春道我不往後邊在明間板凳上賣八姜我與綉春廚房炕

上睡去茶在火上等爹吃你自家倒倒罷如意兒道姐你去帶
上後邊門等我揷夫那迎春抱了被褥一直後邊去了這老婆
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收拾家火點茶與西門慶吃了揷上後
門原來另預備着一牀兒鋪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綾絹被褥和
花枕頭在炕上薰的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牀上
睡西門慶道我在牀上睡罷如意兒便抱鋪盖抱在牀上舖下
打發西門慶上牀解衣替他脫了靴襪他便打了水拿出明間
內漂洗了牝掩上房門將燈臺拿在牀邊一張小卓兒上擱放
然後他方脫了衣褲上牀鑽入被窩裡與西門慶相摟相抱並
枕而臥婦人用手捏弄他那話兒上邊束着托子猙獰跐腦又
喜又怕兩個口吐丁香交摟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臥在被窩

內脫的精赤條條恐怕凍着他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蓋着胸
膛上兩手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吁吁被他肏得面如
火熱又道這衽腰子還是娘在時與我的西門慶道我的心肝
不打緊處到明日舖子裡拿半個紅段子與你做小衣兒穿再
做雙紅段子睡鞋兒穿在脚上好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爹
與了我等我閒着做西門慶道我只要忘了你今年多少年紀
你姓甚麽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
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年三十二歲西門慶道我
原來還大你一歲一壁幹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兒我的兒
你用心伏侍我等明日你大娘生了孩兒你好生看妳着你若
有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頂

你娘的窩兒你心下如何老婆道奴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
沒人奴情愿一心只伏侍爹再有甚麽二心就死了不出爹這
門若爹可憐見可知好哩這西門慶見他言語兒投着機會心
中越發喜歡揝着他雪白的兩隻腿兒穿着一雙綠羅扣花鞋
兒只顧沒稜露腦兩個搧幹抽提抽提的老婆在下無般不叫
出來嬌聲怯怯星眼濛濛良久却令他馬伏在下且舒雙足西
門慶披着紅綾被騎在他身上投那話入牝中燈光下兩手按
着他雪白的屁股只顧搧打口中叫章四兒你好去叫着親達
達你要在了我丟與你罷那婦人在下舉股相就真個口中顫
聲柔語呼叫不絕足頑了一個時辰西門慶方纔精泄良久拽
出麈柄來老婆取帕兒替他搽拭摟着睡到五更雞叫時分散

老婆又替吮咂西門慶告他說你五娘怎的替我咂半夜怕我害冷連尿也不教我下來溺都替我嚥了老婆道不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這西門慶真個把胞膈尿都溺在老婆口內當下兩個婍妮溫存萬千囉唣合搗了一夜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盆中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早教兩名排軍把捲棚正面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帖兒擡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白討回帖來又教陳經濟封了一疋金段一疋色段教琴童氈包內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哥那裡俺每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在家裡看家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妗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你的是一方兜肚一個金墜兒五錢銀子他四個每人都是二錢銀子一方手帕都去走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妗子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二都往他家去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裡不自在俺姐不在家中沒人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個茶食盒子與桂姐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西門慶纔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荊都監老爹來拜西門慶即出迎接至廳上敘禮荊都監穿着補服員領戴着暖耳腰繫金帶叩拜堂上道久違欠恭高轉失賀之意西門慶道多承厚貺尚未奉賀敘畢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獻上茶湯荊都監便

道良騎係候何往西門慶道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錢雲野黄泰宇都借學生這裡作東請他一飯蒙他昨日具拜帖與我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荊都監道正是小弟一事來奉瀆見巡按宋公過年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胆恃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我這裡等我抵回和他說又好些這荊都監連忙下坐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多承盛情啣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歴手本在此一面喚椽房寫字的取出荊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

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衛指揮僉事荊忠年三十二歲係山後檀州人由祖後軍功累陞本衛左所正千户從某年由武舉中式歷陞今職督理濟州兵馬歴年餘文一一開載明白西門慶看畢荊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禮物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交何在荊都監道不然總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瀆推阻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道學生暫且收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回報茶湯兩碗荊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分付平安我不在有甚人來拜望帖兒接下休往那去了派下四名排軍把門說畢就上馬琴童跟隨拜蔡

知府去了。卻說玉簫早辰打發西門慶出門。走到金蓮房中。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晚夕衆人聽薛姑子宣黃氏女卷。坐到那咱晚。落後二娘房裡又拏將酒菜來。都聽桂姐申二姐賽唱曲兒。到有三更時分。俺每纔聽。俺娘好不說五娘哩。五娘聽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裡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裡走。兒把攔的爹恁緊。三娘道。沒的羞人子剌剌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幾房兒隨他串去。金蓮道。我待說就沒好口。合瞎了他的眼來。昨日你道他在我屋裡睡來麼。玉簫道。前邊老大這娘屋裡。六娘又死了。爹卻往誰屋裡去。金蓮道。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這玉簫又說。俺娘怎的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爹送鑰匙到房裡。娘說了。爹幾句。好的李大姐死了。嗔俺分散他的丫頭。多少時兒。相你把他心愛的皮襖。拏了與人穿。就沒話兒說了。爹說他見沒皮襖穿。娘說他怎的沒皮襖。放着皮襖他不穿。坐名兒只要他這件皮襖。早晚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你敢指望他的。金蓮道。沒的那扯毯淡。有了一個漢子做主兒罷了。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我把攔他。我拏繩子拴着他腿兒不成。把攔他一面兒罷了。偏有那些毯聲浪氣的。玉簫道。我來對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說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俺娘收拾戴頭面哩。今日要留下雪娥在家。與大妗子做伴兒。俺爹不肯。都封下人情。五個人都教去哩。娘也快些收拾了罷。說畢。玉簫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臺前。搽胭抹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

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嗔換孝都教穿淺淡色衣服這五個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鬏髻珠子箍兒用翠藍綃金綾汗巾兒搭着頭上珠翠堆滿銀紅織金段子對衿襖兒藍段子裙兒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海獺臥兔兒珠子箍兒胡珠環子上穿着沉香色遍地粧花補子襖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軍喝路轎內安放銅火踏王經棋童來安三個跟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父潘姥姥逕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卻說前邊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吃酒的剩一卓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向罈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四五個做一處吃到中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挂真兒沒個人往後邊去便叫他來到好歹教他唱個挂真兒咱每聽迎春纔待使綉春叫去只是春鴻走來向着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了轎子去春鴻道爹派下教王經去了留我在家裡看家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不是凍的還不尋到這屋裡來烘火因叫迎春你釃半甌子酒與他吃分付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你就說我要他唱個兒與姥姥聽那春鴻連忙把酒吃了一直走到後邊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妗子大姐三個姑子玉簫都在上房裡坐的正吃芫荽芝蔴茶哩忽見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個兒與他聽去哩這申二姐道你大姑在這裡又有個大姑娘出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

姑娘這裡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來叫的我。有郁大姐在那里。也是一般。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子道。也罷申二姐你去走走再來。那申二姐坐住了不動身。春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說。我叫他。他不來哩。都在上房坐着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他就來了。春鴻道。我說你叫他來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道。大姑娘在這裡。那裡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姑娘他從幾時來也來叫我。我不得閒。在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奶奶到說你去走走再來。他不肯來哩。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遍了雙腮。衆人攔阻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裡。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你怎麼對着小廝說。我那里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稀罕他也敢來叫我。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俺每在那毛裡夾着來。是你檯舉起來。如今從新鑽出來了。你無非只是個走千家門萬家戶。賊狗攮的瞎淫婦。你來俺家纔走了多少時兒。就敢恁量視人家。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唱。左右是那幾句東溝籬西溝壩。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野詞。就拏班做勢起來。眞個就來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這個兒。韓道國那淫婦家與你。俺這里不與你。你就學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兒去。賈媽媽與我離門離戶。那大妗子攔阻說道。快休要舒口。把這申二姐罵的睜睜的。敢怒而不敢言。說道。爺嚛嚛。這位大姐怎的恁般粗魯性兒。就是剛纔

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曾說甚歹。這般潑口言語潟出來。此處不留人也有留人處。春梅越發惱了罵道。賊合遍街搗遍巷的瞎淫婦你家有恁好大姐。比是你有恁性氣。不該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聽。趁早兒與我走。再也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沒的賴在你家。春梅道。賴在我家。教小廝把鬢毛都撏光了。你的大妗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甚樣兒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那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來。拜辭了大妗子。收拾衣裳包子。也等不的轎子來。央及大妗子使平安對過叫將畫童兒來。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妗子看着大姐和玉簫說道。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冲言冲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你教他慢慢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着攆他去了。又不叫小廝領他。十分水深人不過。卻怎樣兒的。卻不急了人。玉簫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卻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狠的。向衆人說道。乞我把賊瞎淫婦一頓罵。立攆了去了。若不是大妗子勸着我。臉上與這賊瞎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他還不知道我是誰哩。叫着他張兒致兒。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株。忌口此郁大姐在這里。你卻罵瞎淫婦人。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幾年。先前他還不知怎樣的。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個人兒來。教他唱個兒他就唱。那里像這賊瞎淫婦大胆。不道的會那等腔兒。他再記的甚麼成樣的套數。還不知怎的拿班兒。左來右去。只是那幾句山坡羊。瑣南枝。油里滑言語。上個甚

麼撾盤兒也怎的我纔乍聽這個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裡就
要把郁大姐摔下來一般郁大姐道可不怎的昨日晚夕大娘
多教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娘說郁
大姐你教他先唱你後唱罷郁大姐道大姑娘你休惱他他原
知道咱家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好容易春梅道我
剛纔不罵的你你履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
不怕他潘姥姥道我的姐姐你沒要緊氣的恁樣兒的如意兒
道等我領杯兒酒與大姐姐消消惱迎春道我這女兒有個莊
是氣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個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
琵琶來就道等我唱個鶯鶯鬧臥房山坡羊兒與姥姥和大姑
娘聽罷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那迎春拿起杯兒酒
來望著春梅道罷罷我的姐姐你着氣就是惱了胡亂且吃你
媽媽這鍾酒兒罷那春梅忍不住笑罵迎春說道怪小淫婦兒
你又做起我媽來了說道郁大姐休唱山坡羊你唱個江兒水
俺每聽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唱
花容月貌減盡了花容月豔重門常是掩正東風料峭細雨
遶纖落紅千萬點香串懶重添針兒怕待拈瘦損謾驚鬼病
懨懨俺將這舊恩情重檢點愁壓損兩眉翠尖空惹的張郎
憎厭這些時對鶯花不捲簾
槐陰庭院靜悄悄槐陰庭院芭蕉新乍展見鶯燕對對蝶粉
翩翩情人天樣遠高柳噪新蟬清波戲彩鴛行過闌前坐近
他邊則听得是誰家院落急攘攘愁懷萬千拈起柄香羅

紗窓。上寫阮郎歸詞半篇。
倏然天氣換過了炎蒸天氣。新涼人綉幃。惟燈花相照。月色
相隨。影伶仃新與誰。征雁向南飛。雁歸人未歸。想像腰圍。做
就寒衣。又不知他在那里貪戀着。並無個真實信息。倩一行
人稍寄。只恐怕路迢遙衣到遲。
梅花相問。幾遍把梅花相問。新來瘦幾個。笑香消容貌。玉減
精神。比花枝老瘦。翠擁被濃重溫繡香。夜夜薰着意溫存。斷
送的這些時腸不安眠不穩。燈兒冷燈兒又昏。[illegible]間向
[illegible]。[illegible]腸的放不下心上的人。
這是[illegible]吃酒不題。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illegible]
[illegible]就[illegible]。今月有衙門里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爹明日早

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
曆日。荊都監老爹差了家人送了一口鮮猪。一罈豆酒。又是四
封銀子。姐夫收下了。沒敢與他回帖兒。等爹來打發。晚上他家
人還來見爹說話哩。只胡老爹家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
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兒。明日請爹吃酒。玳安兒又拿宋御史
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
賞了小的并擡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曆日。西門慶叫了陳經
濟來。問了四包銀子。已交到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廳上。春
鴻連忙報與春梅衆人。說道。爹來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你小
蠻囚兒。爹來家隨他來去。管俺每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煖
這邊來。衆人打彩兒吃酒耍子。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

婦子三個姥子，都往這邊屋裡坐的。玉簫向前與他接了衣裳
坐下，放卓打發他吃飯。教小廝兒定卓席，三十日與宋應。[illegible]
酒。[illegible]預備進行初一日宰猪羊，家中祭祀還願心的。初三
日請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眾位吃慶官酒。分付已了。玉簫在
傍請問爹你吃酒，放卓兒篩甚麼酒你吃。西門慶道：有菜兒罷
上來，有剛纔荊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嚐嚐，看好不
好吃。只見來安兒來家回話。玉簫連忙便提酒來，打破泥頭，傾
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長。[illegible]
喜來我吃。須臾擺上菜來。西門慶在房中。卻說來安同排[illegible]
了兩個燈籠，晚夕接了月娘來家。月娘便穿著銀鼠皮[illegible]
[illegible]翠藍裙兒，李嬌兒等都是貂鼠皮襖，白綾襖兒，紫[illegible]

邑織金裙子。原來月娘見金蓮穿著李瓶兒皮襖，把金蓮舊皮
襖與了孫雪娥穿了。都到上房拜了西門慶。惟雪娥與西門慶
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都過那邊屋裡去了。拜大妗子三個
姑子。月娘便坐著與西門慶說：節間應二嫂見俺每都去，好不
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二娘也有十來位
堂客。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廝兒。原來
他房裡春花兒，比時黑瘦了好些，只剩下個大驢臉一般的。也
不自在哩。那時節亂的他家裡大小不安，本等沒人手，歸來時
應二哥與俺每磕頭，謝了又謝，多多上覆你，多謝重禮。西門慶
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
鼻子沒眼兒是鬼兒，出來見不的。西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黑豆

只好教着棋罷。月娘道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嘴。只你家的好拿
掇的出來見的人。那王經在傍邊立着說道。俺應二爹見娘們
去。先頭上不敢出來見。躲在下邊房裡打窗戶眼兒望前瞧。被
小的看見了。說道你老人家沒廉耻。平白瞧甚麼。他趕着小的
打。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
老實抹他一臉粉。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厮便
要胡說。他幾時瞧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誰見他何曾見來
廝來時纔與俺每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月娘走到這
邊屋裡拜大妗子并三個師父。西門大姐與玉簫眾丫頭媳婦
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眾人都不做聲。玉簫說
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先就家去。大妗子隱
瞞不住。把春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
不唱便罷了。這丫頭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惟不
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子。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麼道理。望
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通沒些摺兒。金蓮在傍笑着說
道也沒見這個瞎曳麼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戶。
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教他拏
班兒做勢的。他不罵的他嫌腥。月娘道你倒且是會說話兒的。
合理都像這等。好人歹人都乞他罵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
了。金蓮道莫不為瞎淫婦打他幾棍兒。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
的把臉通紅了。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隣親戚都教他罵遍了
罷。于是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麼的。月娘道

情知是誰。你家使的好規矩的大姐。如此這般把申二姐罵的去了。對西門慶說。西門慶笑道。誰教他不唱與他聽來。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一兩銀子。補伏他也是一般。玉簫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里。沒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說道。不說叫將他來與他兩句。你還邏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玉樓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都先歸去房裡。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月娘道。這裡屋裡既沒人。便問玉簫箱上四包銀子。是那里的。西門慶說是[illegible]的二百兩銀子。明日要使[illegible]大[illegible]進來我放在[illegible]了。對月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進櫃裡。[illegible]一面完放在廚櫃中。不題。金蓮在那邊屋里。只顧坐的等着西門慶答兒往前邊去。今日曉夕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姤。圖壬子日好生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掀着簾兒。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的你。我先去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邊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我還和你說話哩。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是強汗世界。巴巴走來我這屋裡。硬來叫他。沒廉恥的貨。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因說西門慶。你這賊皮搭行貨子。惟不的人說你。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便好。就吃他在前邊攔擱住了。從東京來。通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兒。教人怎麼不惱你。冷竈着一把兒。熱竈着一把兒纔好。通教他把攔住了。我便罷了。不知你一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過口

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裡有幾分惱。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里。通一日恁甚麼兒沒吃。不知掉了口冷氣。只害心凄惡心。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鍾酒。都吐了。你還不往他屋里瞧他瞧去。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他心裡不自在。分付收了家火罷。我不吃酒了。于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渾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蘭香便熱煤炭在地。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裡怎麼的。來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聲不言。只顧嘔吐。被西門慶一面扶起他來。與他坐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裡怎麼。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凄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去。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纔上房對我說。我纔曉的。婦人道。可知你曉的俺每不是你老婆。你疼心愛的去了。西門慶于是摟過粉項來。就親個嘴。說道。怪油嘴。就奚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苦艷茶兒來。與你娘吃。蘭香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茶上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兒邊吃。婦人道。拏來等我自家吃。會那等喬劬勞旋蒸熱賣兒的。誰這里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裡來走一走兒。也有這大娘平白你說他爭出來。嚇包氣。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不得個閑。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閑。可不了一了心愛的。扯落着你哩。把俺每這僻時的貨兒。都打到揣了號聽題去了。後十年挂在你那心裡。見西門慶嘴搵着他香腮。便道。吃的那爛酒氣。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誰嘗着

來。那里有甚麼神思。且和你兩個纏。西門慶道。你沒吃甚麼兒
叫丫頭拿飯來咱每吃。我也還沒吃飯哩。婦人道。你沒的說。人
這里疼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
不吃。我敢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去罷。明日早使小廝請任醫
官來看你。婦人道。由他去。請甚麼任醫官。李醫官。教劉婆子來
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撒撲
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揣骨捏病。手到病除。婦人
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甚麼病。西門慶忽然想起。昨日劉學
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清心蠟丸。那藥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
香問你大娘要。在上房磁罐兒內盛着。就拿素兒帶些酒來。玉
樓道。休要酒。俺這屋裡有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

西門慶看見篩熱了酒。剝去蠟。裏面露出金丸來。看着玉樓吃
下去。西門慶因令蘭香趁着酒。你篩一鍾兒來。我也吃了藥罷。
被玉樓瞅了一眼。說道。就休那汗邪。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裡去
吃。你這里且做甚麼哩。卻這等胡作做。你見我不死來。攛掇上
路兒來了。緊教人疼的鬼兒也沒了。還要那等掇弄人。虧你也
下般的。誰耐煩和你兩個只顧涎纏。西門慶笑道。罷罷。我的兒
我不吃藥了。咱兩個睡罷。那婦人一面吃畢藥。與西門慶兩個
解衣上牀同寢。西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撲撒着酥胸。揣摸香
乳。一手摟其粉項。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
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
了。因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

宋御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
人都請了。能受了人家多少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又不是事。
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厮
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教他管去。也該教他管管兒。
却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雖佛眼兒便難。等我管。西門慶
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着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擺過這幾
席酒兒。你交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哥。誰養的你恁乖。還
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見出你那心裏來了。擺過酒兒交與
他。俺每是合死的。像這淸早辰得梳了頭。小厮你來。我去。稱銀
子換錢。把氣也掏乾了。饒費了心。那個道個是也怎的。西門慶
道。搓着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說着。一面慢慢搊起

這一隻腿兒跨在胳膊上。摟抱在懷裏。揝着他白生生的小腿
兒。穿着大紅綾子的繡鞋兒。說道。我的兒。你達不愛你別。只愛
你這兩隻白腿兒。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也沒你這兩隻腿
兒柔嫩可愛。婦人道。好個說嘴的貨。誰信那綿花嘴兒。可可兒
的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沒有來。愁好的沒有也要千取萬。
不說俺每皮肉兒粗糙。你拿左話兒來右說着哩。西門慶道。我
的心肝。我有句謊就死了。我。婦人道。怪行貨子。沒要緊賭什麼
誓。這西門慶說着。把那話帶上銀托子。揷放入他牝中。婦人道。
我說你行行就下道兒來了。便道。且住。賊小肉兒。不知替我拿
下了不曾。沒有。遂伸手向牀褥子底下摸出絹子來。預備着抹
搽。因摸見銀托子。說道。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了。還

不題早除下來哩那西門慶那里肯依。拖定他一隻腿在懷裡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須臾淫水浸出。往來有聲。如狗嚌鏾子一般。婦人一面用絹抹之。隨抹隨出。口裏內不住的作柔顫聲。叫他達達。你省可往裏去。奴這兩日好不腰酸。下邊流白漿子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醫官討服暖藥來。你吃就好了。不說兩個在牀上歡娛頑耍。早表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轎子去。旋央及大妗子。對叫過畫童兒送到他往韓道國家去。大妗子道。本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饒我那等說着。還鎗撒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他日潑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他每五個在前頭吃酒兒進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生生把個丫頭慣的恁沒大沒小。上頭上臉的。還嗔人說哩。到明日不管好歹人。都乞他罵了去罷。要俺每在屋裡做甚麼。一個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户。教他傳出去好聽。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麼的。出來的亂世。不知那個是主子。那個是奴才。不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每不長俊一般。成個甚麼道理。大妗子道。隨他去罷。他夫姑不言語好惹氣。當夜無語。歸到房中。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這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了。又惧了壬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悅。次日老早使來安叫了頂轎子。把潘姥姥打發往家去了。吳月娘早辰起來。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個一盒茶食。與了五錢銀子。又許下薛

姑子正月裏庵裡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
還送香油白麵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因擺下茶在上房內
管待問大妗子一㽞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
玉樓你吃了那蠟丸心口內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
水纔好了叫小玉往前邊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玉簫道
小玉在後邊蒸點心哩我去請罷于是一直走到前邊金蓮房
中便問姥姥怎的不見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
今日早晨我打發他家去了玉簫說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
了金蓮道任人心淡只顧任着怎的也任了這幾日了他家中
丟着孩子也沒人看我教他家去了玉簫道我拿了塊臘肉兒
兩個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
人家收着罷于是遞與秋菊放在抽替內這玉簫便向金蓮說
道昨日晚夕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對着爹好不說五娘
強汗世界與爹兩個合穿着一條褲子沒廉恥怎的把攔着爹
在前邊不放後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裡歇了一夜又對
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着春梅沒規矩毀罵申二
姐爹到明日還要送一兩銀子與申姐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
一遍這金蓮聽記在心玉簫先來回月娘說姥姥起早往家去
了五娘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妗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
句兒今日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就打發他娘去了我
猜姐姐管情又不知心裡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哩當下月
娘自知屋裡說話不防金蓮驀走到明間簾下聽覷多時了猛

可開言說道大娘說的我打教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月娘道是我說來你如今怎麽的我本等一個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道不來後邊傍個影兒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妗子問了聲李桂姐住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為甚麽惱他教我還說誰知為甚麽惱他你便就撐着頭兒說別人不知道自我曉的你成日守着他怎麽不曉的金蓮道他不來往我那屋裡去我成日莫不拿猪毛繩子套他去不成那個浪的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你昨日怎的他在屋裡坐好好兒的你恰似强汗世界一般掀着簾子硬來叫他前邊去是怎麽說漢子頂天立地吃辛受苦犯了甚麽罪來你拿猪毛繩子套他賤不識高低的貨俺每倒不言語只顧赶人不得赶上一個皮襖兒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挂口兒也不來後邊題一聲兒都是這等起來俺每在這屋裡放小鴨兒就是孤老院裡也有個甲頭一個使的丫頭和他猫鼠同眠慣的有些摺兒不骨好歹就罵人倒說着你嘴頭子不伏個燒埋金蓮道是我的丫頭也怎的你每打不是我也在這里還多着個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爲我要皮襖開門來也拿了幾件衣裳與人那個你怎的就不說來丫頭便是我慣了他我也浪了啚漢子喜歡像這等的卻是誰浪吳月娘乞他這兩句觸在心上便紫漲了雙腮說道這個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

是趁來的老婆那沒廉耻趁漢精便浪俺每真材實料不浪被吳大妗子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饒勸着那月娘口裏話紛紛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一個只少我了孟玉樓道耶嚛耶嚛大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着俺每一棒打着好幾個人也沒見這六姐你讓大姐一句兒也罷了只顧打起嘴來了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廝罵沒好口不爭你姊妹們攘鬧俺每親戚在這里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我去呀嗔我這里叫轎子來我家去罷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妗子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打滾打臉上自家打幾個嘴巴頭上鬏髻都撞落一邊放聲大哭叫起來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什麼你家漢子說條念欵說將來我趁將你家來了彼時恁的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了我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趕人不得趕上月娘道你看就是了潑腳子貨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你看他嘴頭子就相淮洪一般他還打滾兒賴人莫不等的漢子來家好老婆把我別變了就是了你放恁個刁兒那個怕你麼那金蓮道你是真材實料的誰敢辨別你月娘越發大怒說道好不真材實料我敢在這屋裡養下漢來金蓮道你不養下漢誰養下漢來你就拿主兒來與我玉樓見兩個拌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起金蓮往前邊去罷却說道你恁的惟剌剌的大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顧亂起來左右是兩句話教他三位師父笑話你起來我送你前邊去罷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玉樓和玉簫一齊扯起來送他前邊

邊去了。大妗子便勸住月娘。只說道。姑娘你身上又不方便。好惹氣。分明沒要緊。你姊妹們歡歡喜喜。俺每在這里住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個勸。却怎樣兒的。那三個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告辭月娘。衆人起來道問訊。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誰家竈內無烟。心頭一點無明火。些些兒觸着便生烟。大家儘讓些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掃靈臺正好修。若還纔慢鎖頭鬆。就是萬個金剛也降不住。為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牢拴住了。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有打攪菩薩。好好兒的。我回去也。一面打了兩個問訊。月娘連忙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多有慢。另日着人送齋襯去。即叫大姐你和那二娘送送三位師父出去。看狗。于是打發三個姑子出門。月娘陪大妗子衆人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隻胳膊都軟了。手氷冷的。從早辰吃了口清茶。還汪在心裡。大妗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攪氣。你不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子。早是你在這里住看着。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今犯夜倒拿住巡更的。我到容了人。人到不肯容我。一個漢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丫頭通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為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女婦人家通把個廉耻也不顧。他燈臺不明自已。還張着嘴兒說人。浪想着有那一個在成日和那一個合氣。對着俺每千也說那一個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姑兒了。單管兩頭和番。曲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

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賭的那誓詛人子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兒死哩早時剛纔你每看着擺着茶兒還好意等他娘來吃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的去了就安排着要壞的心兒悄悄兒走來這里聽聽怎的那個怕你不成待等那漢子來輕學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每都在屋裡守着爐臺站着不知五娘幾時走來在明間内坐着也不聽見他腳步兒响孫雪娥道他單爲行鬼路兒腳上只穿毡底鞋你可知聽不見他腳步兒响想着起頭兒一來時該細我今日多少氣背地打夥兒嚼說我教爹打我那兩頓娘還說我和他便生好鬬的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我哩你剛纔不見他那等撞頭打滾撒潑兒一徑使你爹來家知道管就把

我翻倒底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條尾的狐狸精把好的乞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有多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幾年雖是個院中人不像他久慣牢頭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裡叫漢子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你先去恰似只他一個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了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個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裡走走兒去十個指頭都放在你口内也卻罷了大妗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的不貪此事隨他去罷不爭你爲衆好與人爲怨忌他勸了一回玉簫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回好頭疼心口內有些惡沒沒的上來教玉簫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倘倘去分付李嬌

見你每陪大姈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分付裝一盒子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卻說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到晌午牌時分纔來家正值荊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沒分付教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這里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恁說你多上覆我知道了拏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白不答應問丫鬟都不敢說走到前邊金蓮房裡見婦人蓬頭撏腦拿着個枕頭睡問着又不言語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荊都監家人去了走到孟玉樓房中問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辰嚷鬧合氣之事具說一遍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說道你甚麼緊自身上不方便理那小淫婦兒做什麼乎白和他合甚麼氣月娘道你看說話哩我和他合氣是我便生好鬬尋趁他來他來尋趁將我來你問衆人不是早辰好意擺下茶兒請他娘來吃他便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走來後邊撑着頭兒和他兩個嚷自家打滚撞頭救髻踩遍了皇帝上位的叫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衆人拉勸着是也打成一塊他乎白欺負慣了人他心裡也要把我降伏下來行動就說你家漢子說條念款念將我來了打發了我罷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頂不下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麼骨禿肉兒拌的他一回那潑皮賴肉的氣的我身子軟癱兒熱化什麼孩子

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鱉墜着疼頭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剛纔桶子上坐了這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來了乾淨了我這身子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鬼到半夜尋一條繩子等我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往後沒的又像李瓶兒乞他害死了罷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大晦氣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越聽了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摟抱在懷裡說道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他識什麼高低香臭沒的氣了你到值了多的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還不敢罵他還要拿豬毛繩子套你哩西門慶道你教他說備了我乞我一頓好腳閙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什麼兒沒有月娘道誰嘗着

些甚麼兒大清早辰纔拏起茶等着他娘來吃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內只發脹肚子往下鱉墜着疼腦袋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恁半日還沒握過來西門慶聽了只顧跌腳說道可怎樣兒的快着小厮去請了那任醫官來看了討藥去天晚了他趕不進門來了月娘道手不答請什麼任醫官隨他去有命活沒命教他死纔趁了人的心什麼好的老婆是墻上泥坯去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個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哩他怎的你如今不請任后溪來看你看一時氣裹住了這胎氣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等叫劉婆子來瞧瞧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剝兩針由

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的說那劉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
產叫小使騎馬快請任醫官來看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
來我也不出去那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
往門外請那任老爹緊等着一答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
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裡厮守着月娘禁張了頭連忙熬
粥兒拿上來勸他吃粥兒又不吃等到後晌時分琴童空回來
了說任老爹在府裡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里請明日也
不消咱這里人去任老爹早就來了月娘見喬大户一替兩替
來請便道太醫已是明日來了你往喬親家那里去罷這早晚
了你不去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看你月娘笑道
你看說的那腔兒你去我不妨事等我消一回兒慢慢閘着

起來與大妗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玉簫快
請你大妗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里教他唱與娘
聽玉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這咱哩西門慶道誰教他
去來留他再住兩日兒也罷了趕着玉簫踢了兩腳月娘道他
見你家反宅亂要去你管他腿事玉簫道正經罵申二姐的倒
不踢那西門慶只做不聽見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户家吃酒
去了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妗子玉樓
李嬌兒四人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忙走後邊去了西門
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妗子陪我吃了兩
口粥兒心口內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
不打緊明日任后溪來看吃他兩服藥解散散氣安安胎就好

了月娘道我那等樣教你休叫他你又叫他白眉赤眼教人家漢子來做什麼你明日看我就出去不出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什麼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來了要與我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請我那里說甚麼話落後邀過朱臺官來陪我我熱着你心裡不自在吃了幾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嘴的貨我聽不上你這巧語花言可可兒就是熱着我來我是那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那心左相死了終值了個破沙鍋片子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什麼話西門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趁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了義官銀子也封下了教我對胡府尹說我就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曆日我還不曾回他禮等我送禮時捎了帖子與他便討一張義官劄付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說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里分上討討兒免上下使用也省十來兩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討討兒罷你沒拿他銀子來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買分禮來我止住他了到日咱備一口猪一罈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日宋御史擺酒後廳筵席治酒裝定果品大清早辰本府出票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員伶官四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答應西門慶分付前廳儀門裡東廂房那里聽候中廳西廂房與海鹽子弟做戲房只見任醫官從早辰就騎馬來了西門慶忙迎到廳上陪坐道連日潤候之事任醫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班至晚纔來家見尊票

今日不僕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內偶然有些
失調請后溪一胗須臾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聞得明川
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菲才備員而已何賀之有
吃畢茶琴童收下盞托去西門慶分付後邊對你大娘說任老
爹來了明間內收拾這琴童應諾到後邊大妗子李嬌兒孟玉
樓都在房內見琴童來說任醫官進來爹分付教收拾明間裡
坐月娘坐着不動身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白教將人家漢子
睜着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甚麼教劉媽媽子來吃兩服藥
由他好了好這等的搖鈴打鼓散着哩好與人家漢子喂眼玉
樓道大娘這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出去卻怎樣的莫不回了人
去不成大妗子又在傍邊勸着說姑娘你教他看看你這脉息
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為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
藥替你分理上氣血安安胎氣你不教他看依着你就請了劉
婆子來他曉的甚麼病源脉理一時耽擱怎了月娘方動身梳
頭兒戴上冠兒玉簫拏了鏡子孟玉樓跐上炕去替他拏抿子
掠後鬢李嬌兒替他勒鈿兒孫雪娥預備拏衣裳六娘頭上止
擺着六根金頭簪兒戴上臥兎兒也不搽臉薄施胭粉淡掃蛾
眉耳邊帶着兩個金丁香兒正面關着一件金蟾蜍分心上穿
白後對衿襖兒挿黃寬襴綉裙子襯着綾波羅襪尖尖趫趫
一副金蓮裙邊紫錦香囊黃銅鑰匙雙垂綉帶正是

羅浮仙子臨凡世　月殿嬋娟出畫堂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孟玉樓解慍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

動静謀爲要三思　莫將煩惱自招之
人生世上風波險　一日風波十二時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了一遍。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進任醫官。到上房明間內坐下。見正面酒金軟壁兩邊安放春檯。機櫈夏琥地平上鋪着毯毯。安放火盆。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五短身材。團面皮兒。黄白淨兒。模樣兒不肥不瘦。身體兒不短不長。兩兩春山。月鈎一雙鳳眼。纖長春笋。露瓏妃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望上拜道了萬福。慌的任醫官躲在傍邊。屈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一椅坐下。琴童安放卓兒

綉襖月娘向袖口邊飾玉腕露青葱教任醫官胗脈良久月娘
抽身回房去了房中小廝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
人原來稟的氣血弱尺脈來的又浮澀雖有胎氣有些榮衛失
調易生嗔怒又動了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脘有些阻滯作其
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
有些頭疼心脹胳膊發麻肚腹往下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
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
如今見懷臨月身孕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胸膈間望乞老
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分付學生無不
用心此去就奉過藥來清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老夫人
服過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

胎氣好生安一安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吩
囑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冷望乞
有暖宮丸藥兒賜來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
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
甚事西門慶悉言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
在舍擺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心中駭然尊敬西門慶在門前
揖讓上馬禮去比尋日不同倍加敬重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
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即使琴童拿盒兒騎馬討藥去李嬌
兒孟玉樓衆人都在月娘屋裡裝定菓盒搽抹銀器便說大娘
你頭裡還要不出去怎麼知道你心中如此這般病月娘道甚
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不知那淫婦他怎麼的行

動管着俺們你是我婆婆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漢子疼我你只顧好看我一般兒里他不討了他口裡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們攛掇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隨他死教他死去常言道一雞死一雞鳴新來雞兒打鳴不好聽我死了把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嚷纔拔了蘿蔔地皮寬玉樓道大娘耶嚛耶嚛那里有此話俺每就待他睹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要的不知好歹行事兒有些勉強恰似咬群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貨子大娘你若惱他可是錯惱了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他一團兒心哩他怎的會悄悄聽人兒行動拿話兒說諷着人說話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罷了卻怎樣兒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把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如今像大娘心裡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屋裡拿猪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喜歡那一個只喜歡那個誰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教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趁着他大拎子在這里你每兩個笑開了罷你不然教他爹兩下里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裡去又怕你惱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邊恁擺酒俺每都在這定菜盒忙的了不得落得他在屋裡是全躲猾

兒，悄靜兒，俺每也僥不過他。大妗子我說的是不是。大妗子道，姑娘也罷，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教他姑夫也難，兩下里都不好行走的。那月娘通一聲也不言語。這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月娘道，孟三姐，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豬毛繩子套了他來。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玉樓說，六姐，你怎的裝憨兒，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走走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每對大娘說了，勸了他這一回。你去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裡，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與他下個禮，賠了不是兒罷。你我既在簷底下，怎敢不低頭。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你去與他陪過不是兒，天大事却了。不然你不教他爹兩下里也難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金蓮道，耶嚛耶嚛，我拿甚麼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趁來的露水兒，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腳指頭兒也比不的。玉樓道，你又他說不是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人，那就好嫁了你的漢子，也不是趁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白恁就跟了往你家來。砍一枝損百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攔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防後纔好，不管蝶蟲螞蚱，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俺每臉上就沒

大姊玉樓故事 …可人

些血兒。一切來往都罷了。你不去卻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廝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這般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抿鏡。只抿了頭。戴上鬏髻。穿上衣裳。同玉樓逕到後邊上房內。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歹。冲撞親家。高擡貴手。將就他罷。饒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裡。隨親家打。我老身卻不敢說了。那潘金蓮插燭也似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跳起來赶着玉樓打值道。漢子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眾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料毛兒打起老娘來了。大妗子道。這個你姊妹們笑開恁歡喜喜。卻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咶聒的你每。人家廝擡廝敬。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雖好。還要綠葉兒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說他。金蓮道。娘是個天。俺每是個地。娘容了俺。俺每骨禿扠着心裡。玉樓也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兒。你這回兒打你一面口袋了。便道。你要說。當俺每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兒。這金蓮便洗手剔甲。在炕上與玉樓擺定菓盒。不在話下。那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竈上整理菜蔬。廚役又在前邊大廚房內烹炮蒸煮。燒錦纏羊。割獻花猪。琴童討將藥來。西門慶看了藥帖。把丸藥送到玉樓房中。煎藥與月娘。月娘便問玉樓。你也討

藥來王樓道還是前日分付那根兒下首遲只是有些腰疼我
教他參對任醫官說稍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
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里管下寒的是按下後邊卻說前廳
宋御史先到了看了桌席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又
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早知我正要奉送
公祖猶恐見卻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
揖致謝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畧可否而
答之次問其有司官員西門慶道卑職自知其本府胡正尹民
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宋御史問
道守禦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為人卻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
兵雖歷練老成還不如濟州荊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
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監荊忠執事何以相熟西
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也要乞望
公祖情盼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
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鎧見任本衛右所正千戶之職
昨日委管修義倉例該陞擢指揮亦望公祖提拔實卑職之沾
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俾他加陞本
等職級我還保舉他見任管事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
荊都監并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辦吏典
收執分付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
慶又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那書吏如同印板刻在
心上不在話下正說話間前廳鼓樂响左右來報兩個老爹都

到了儀的西門慶郎出迎接到廳上敘禮這宋御史慢慢纔走出花園角門衆官見畢禮數觀其正中擺設大插卓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一簇盤大飲五牲菓品甚是齊整周圍卓席甚豐勝心中大悦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資誠爲不足四泉看我的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補奉西門慶道豈有此禮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拿上茶來衆官都說候老先生那里已各人差官邀去了還在都府衙未起身哩兩邊俳長樂工鼓樂笙笛簫管方响在二門裡伺候的鐵桶相似看看等到午後時分只見一疋報馬來到說候爺來了這里兩邊鼓樂一齊响起衆官都出大門前邊接宋御史在二門裡相候不一時藍旗馬道過盡候巡撫穿大紅孔雀戴貂鼠煖耳渾金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迎接進來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云白豸員領犀角帶相讓而入到於大廳上敘畢禮數各官庭參畢然後與西門慶拜見宋御史道此是主人西門千兵見在此間理刑亦是蔡老先生門下這侯巡撫即令左右官吏拿雙紅友生侯蒙單拜帖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雙手接了分付家人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僉坐宋御史居主位捧畢茶堦下動起樂來宋御史把盞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即擡下卓席來裝在盒內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然後上坐獻湯飯厨役上來割獻花猪俱不必細說先是教坊閒弔上隊舞回數都是官司新錦綉衣裝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纔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目揭帖候公分付搬演裴晉公還

帶記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纏羊端的花簇錦攢。吹彈歌舞。簫韶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爲証。

華堂非霧亦非烟　歌遏行雲酒滿筵
不但紅蛾垂玉珮　果然綠鬢插金蟬

候廵撫只坐到日西時分。酒過數廵。歌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下來五兩銀子。分賞廚役茶酒樂工脚下人等。就穿衣起身。衆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衆官薛謝西門慶。亦告辭而歸。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尚早。分付把卓席休動。教廚役上來攢整菜蔬肴饌。一面使小厮請吳大舅來。并溫秀才。應伯爵。傅夥計。甘夥計。賁地傳。陳經濟來坐聽唱。拿下兩卓酒饌肴品。打發海鹽子弟吃了。等的人來教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載夜宴陶學士。抬出梅花來放在兩邊卓上。賞梅飲酒。原來那日賁四來興兒管廚。陳經濟管酒。傅夥計甘夥計看管家火。聽見西門慶請都來傍邊坐的。不一時溫秀才過來作揖坐下。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作揖。道。前日空過衆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的狗材。你打窻戶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伯爵道。你休聽人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也沒人背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乾淨。來家就學舌。他到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禿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吳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此我今對宋大廵替大舅說了。說那個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子。連荊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

說下到明日類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聽見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唱喏，多累姐夫費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兄，他說既是令親，我已定見過分上。于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妗子說道：你往家去罷了，家沒人，如何只顧不出去了。大妗子道：三姑娘留下，教我過了初三日，初四日家去罷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月娘留他坐，不坐來，到前邊安排上酒來飲酒。當下吳大舅二舅應伯爵溫秀才上坐，西門慶主位，傅夥計甘夥計賁地傳陳經濟兩邊打橫，共五張卓兒。下邊戲子鑼鼓響動，搬演韓熙夜宴郵亭佳遇。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里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這西門慶隨即下席，到東廂門首見喬親家喬通。喬通道：爹說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援例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劄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麼。你還拿回去。一面分付玳安教廚下拿了酒飯點心在書房內管待喬通，打發去了。話休饒舌，當日唱了郵亭兩摺，約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收了家火，進入月娘房來。月娘正與大妗子在炕上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因向月娘說：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來。巡按說他許下加他，除加陞一般，還教他見任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對你哥說了，他好不喜歡，只在年終就題本，吉意下來。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衛家官兒，那里有二三百兩

銀子使西門慶道誰問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
我妻兒他親口既許下無有個不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
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王箕替你娘煎了藥拿來我瞧打發
你娘吃了罷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那西門慶
纔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是往前頭去趁
早兒不要去他頭里與我陪了不是了只步你與他陪不是去
哩西門慶道我不往他屋裡去月娘道你不往那屋裡去往誰
屋裡去那前頭媳婦子跟前也省可去惹的他昨日對着大妗
子好不拿話兒咂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他圖你喜歡哩你又恁
沒廉耻的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月娘道你只依我
今日偏不要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裡你往下邊李嬌

嬌房裡睡去隨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你了這西門慶見月娘
說無法可處只得往李嬌兒房裡歇了一夜到次日臘月初一
日早往衙門中去同何千戶發牌陞廳畫卯發放公文一早辰
纔來家又打點禮物猪酒并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平府送
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時討過劄付來西門慶在家請
了陰陽徐先生廳上擺設猪羊酒菓燒紙還願心畢打發徐先
生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已封過劄付來上面用着許
多印信填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一面使玳安送兩盒胙肉與
喬大戶家就請喬大戶來吃酒與他劄付瞧又分送與吳大舅
温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傳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每
人都是一盒俱不在話下一面又發帖兒初三日請周守禦荆

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何千户范千户吳大舅喬大户王三
官兒共十位客叫一起雜耍樂工四個唱的那日孟玉樓在月
娘房內擠了帳遞與西門慶就交付與金蓮管理使用銀錢他
不管了因問月娘道大娘你昨日吃了藥兒可好些月娘道惟
不的人說惟浪肉平白教人家漢子捏了捏手今日好了頭也
不疼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他一捏兒
達大拎子也笑了西門慶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個管你交
與那個就是了來問我怎的誰肯讓的誰這西門慶方纔交了
三十兩銀子三十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喬大户
到了西門慶陪他廳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義官喬洪名
字挽倒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儲滿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

打恭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當叩謝因說明日喬通好生送到
家去若親家見招在下有此冠帶就敢來陪他也不妨西門慶
道初三日親家好歹早些下降一面吃畢茶分付琴童西廂房
書房裡放卓兒親家請那里坐還暖些到書房地爐內籠着火
西門慶與喬大户對面坐下因告訴說昨日巡按兩司請候老
之事侯老甚是喜明日起身少不的俺同僚每都送郊外方回纔
抹卓兒收拾放菜兒只見應伯爵到了斂了幾分人情叫應寶
用盒兒拿來交與西門慶說此列位奉賀哥的分資西門慶打
開觀看裡面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
孫寡嘴常峙節白來創李智黃四杜三哥共十分人情西門慶
道我的這邊還有舍親吳二舅沈姨夫門外任醫官花大哥并

三個夥計溫葵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後邊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爹坐因問溫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溫師父不在家從早辰出朋友去了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經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斟卓上擺列許多熱下飯湯碗無非是猪蹄羊頭燒爛煎爊鷄魚鵝鴨添案之類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已領下義官劄付來了容日我這里備禮寫文軸咱每從府中迎賀迎賀喬大戶道惶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曆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曆日俺每不曾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吳大舅伯爵溫秀才三人分了

伯爵看了開年改了重和元年該閏正月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晚喬大戶先告家去西門慶陪吳大舅坐到起更時分方散分付伴當早伺候馬邀你何老爹到我這里起身同往郊外送侯爺當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那婦人未及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朱粉懶施渾衣兒掗在牀上房內燈兒也不點靜悄悄的西門慶進來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牀內叫着只不做聲西門慶便在牀上問道怪油嘴你怎的恁個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來他說道你如何悻悻的那婦人便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紛的香腮上滚下淚來那西門慶就是鐵石人也把心來軟了問他一

聲兒連忙一隻手摟着他脖子說怪油嘴好好兒的平白你兩個合甚麼氣那婦人半日方回言說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白尋起個不是對着人罵我是攔漢精趕漢精趕了你來了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誰教你又來我這屋裡做甚麼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的我把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屋裡纏早是肉身聽着你這幾夜只在我這屋裡睡來白眉赤眼兒你嚼舌根一件皮襖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使的奴才丫頭沒不往你屋裡與你磕頭去爲這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也說不管偏有那些聲氣的你是個男子漢若是有張主的一拳柱定那里有這些閑言帳語怪不的俺每自輕自賤常言道賤里買來賤里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趕將你家來與你家

做小婆不氣長自古人善得人欺馬善得人騎便是如此你看昨日生怕氣了他在屋裡守着的是誰請太醫的是誰在跟前攛掇侍奉的是誰苦惱俺每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裡也沒個人兒來瞅問這個就見出那人的心來了還教含着那眼淚兒走到後邊與他賠個不是說着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滾下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裡嗚嗚咽咽哭的揩鼻涕彈眼淚西門慶一面摟抱着勸道罷麼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這一句兒就罷了你教我說誰的是昨日要來看你他說我來與你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睡了一夜雖然我和人睡一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面上虛情假意倒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見替你

懷着孩子。俺每一根草兒拿甚麼比他。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親了個嘴道。怪油嘴。休要胡說。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才。好乾淨兒。如何教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不見婦人道你還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兒，那屋裡倘着不是帶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了。一心只要尋死在那里。說他大娘對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去不是。這西門慶慌過這邊屋裡。只見春梅容粧不整，雲髻斜歪，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怪小油嘴，你怎的不起。叫着他只不做聲，推睡，被西門慶雙關抱將起來，那春梅從酩子里伸腰，一個鯉魚打挺，險些兒沒把西門慶掃了一交，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梅道，達達起來了手，你又來理論俺每這奴才做甚麼，也苦辱了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了。只顧使起性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飯，你管他怎的，左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罷，我做奴才一來也沒幹壞了甚麼事，並沒教主子罵我一句兒，攆我一下兒。做甚麼爲這合遍街搗遍巷的賊瞎婦，教大娘這等罵我，嗔俺娘不管我，莫不爲瞎婦扯倒打我五棍兒，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指與他一頓好的，不罵原來進了這瞎淫婦來，就是個禍根。西門慶道，就是進了他來，也是好意誰曉的爲他合起氣來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氣些，我好意罵他，他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里，你還不倒鍾茶兒我吃，那

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王屠。連毛吃猪。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里。還教我倒甚麽茶。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兒。誰教你不吃些甚麽兒。因說道。咱每往那邊屋裡去。我也還沒吃飯哩。教秋菊後邊取菜兒篩酒烤菓餡餅兒炊鮓湯。咱每吃。于是不由分訴。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分付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的菜兒去。不一時拿了一方盒菜蔬。一碗燒猪頭。一碗頓爛羊肉。一碗熬鷄。一碗煎煿鮮魚。和白米飯。四碗吃酒的菜蔬。海蜇荳芽菜。肉鮓蝦米之類。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鮓打上幾個鷄豆。加上酸笋韮菜。和上一大碗香噴噴餛飩湯來。放下卓兒擺下。一面盛飯來。又烤了一盒菓餡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梅在傍邊陪着同吃。三個你一杯我一杯吃了一更方散。就睡到次日。西門慶早起。約會何千戶。來到吃了頭腦酒。起身同往郊外送侯巡撫去了。吳月娘這里先送了禮去。然後打扮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往夏指揮家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玳安王經在家。只見午後時分有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王奶奶何老人家。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里走走。王婆子道。沒勾當怎好來。踅踅戶。今日不因老九因為他兒弟的事。敢來央煩老爹。老身還不來哩。玳安道。老爹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站站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入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兒。只怕有狗。那玳

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掀開簾子。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臥兔兒。穿着一身錦段衣裳。搽抹的如粉粧玉琢。正在房中炕上。脚登着爐臺兒。坐的磕瓜子兒。房中帳懸錦綉。牀設縷金。玩器爭輝。箱奩耀日。進去不免下禮。慌的婦人答禮。說道老王免了罷。那婆子見畢禮。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你。王婆子道。老身有心中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添了哥哥不曾。婦人道。有到好了。小產過兩遍。白不存。又問你兒子有了親事。王婆道。還不曾與他尋。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家中胡亂積賺了些小本經紀。買個驢兒。胡亂磨些麵兒賣。來度日。慢慢替他尋一個兒與他。因問老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爹今日往門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有甚話說。王婆道。老九有樁事。央及老身來對老爹說。他兄弟何十乞賊攀着。見拿在提刑院老爹手裡問。攀他是窩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等賊若指攀。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明日買禮來重謝老爹。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爹來家。我與他瞧。婆子道。老九在前邊伺候着哩。明日教他來討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看茶來。須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了。那婆子坐着說道。娘子你這般受福勾了。婦人道。甚麼勾了。不惹氣便好。成日歐氣不了。在這里。那婆子道。我的奶奶。你飯來張口。水來溫手。這等插金帶銀。呼奴使婢。又惹甚麼氣。婦人道。常言道說得好。三窩兩塊。大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着就

抹着如何沒些氣兒婆子道好奶奶你比那個不聰明越着老爹這等好時月你受用到那里是那里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于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王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難爲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你那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出他來了到了門首又叮嚀玳安道你老人家去我知道等俺爹來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于是和王婆一路去了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西門慶到金蓮房看了帖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與我一面又令陳經濟發初三日請人帖兒瞞着春梅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教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嘻接了說他不敢惱多上覆爹娘沖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言表至晚月娘來家穿着銀鼠皮襖遍地金襖兒錦藍裙坐大轎打着兩個燈籠到家先拜見大妗子衆人然後扣見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道了萬福當下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去好不喜歡多謝重禮今日也有許多親隣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顧車搬取家小上京去也說了又說好歹教賁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賁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跳了好個身段兒嗔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我也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了名字叫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奶奶磕頭他纔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與了他兩枝金花兒如今夏大人娘

子。好不喜歡擡舉他。也不把他當房裡人。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裡。怎麽容得。不罵奴才。少椒末兒。又肯擡舉他。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磣說嘴的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奴兒。那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賁四押家小去。我線舖子教誰看。月娘道。關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關兩日。阻了買賣。近年節。紬絹絨線。正快。如何關閉了舖子。到明日等再處。說畢。月娘進裡間脫衣裳摘頭。走到那邊房內。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一夜。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如此這般。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就開出你兒弟來放了。你往衙門首伺候。這何九聽言。滿心歡喜。一直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到衙門裡坐廳。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棍。把何十開出來放了。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世上有如此不公事。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柳樹上報。有詩為証。

宋朝氣運已將終　執掌提刑甚不公
畢竟難逃天地眼　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齊香兒。日頭晌午就來了。都拿着衣裳包兒。齊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妗子衆人磕了頭。月娘在上房擺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大妗子月娘衆人聽。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

家進房來四個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一齊與西門慶插燭也磕了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纔來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幾樁事情因望着金蓮說昨日王媽媽來說向九那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淫盜還攀扯他教我每人打了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裡一個和尚頂缺明日做文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奸情事丈母養女婿的那女婿年小不上三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宗女婿落後親丈母死了要了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他這女婿常時言笑自若漸漸在家嚷的人知道住不牢一日道他這丈母往鄉里娘家去周氏便向宋得說你我本沒事枉就其名今日在此山野空地咱兩個成其夫妻罷這宋得就把周氏姦說一慶以後娘家回還道適姦不絕後因為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隣纔首告官今日取了供招都一日送過去了這一到東平府姦妻之母係緦麻之親兩個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糟的問他個死罪也不多你穿着青衣抱黑柱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西門慶道他吃我把奴才拶了幾拶子好的為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完喪了兩個人性命月娘道大不正則小不敬母狗不掉尾公狗不上身大凡還是女婦人心邪若是那正氣的誰敢犯邊連四個唱的都笑道娘說的是就是俺裡邊唱的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說畢擺飯與西門慶吃了忽聽前廳鼓樂响荊都監老爹來了西門慶連忙

冠帶出迎，接至廳上，叙禮，謝其厚賜，分賓主坐下。茶罷，如此這般告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尙慨許，執事恭喜，必然在邇。荆都監聽了，又轉身下坐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携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薦言一二，宋公必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劉薛二內相公公到，皷樂迎接進來。西門慶降堦相讓入廳，兩個叙禮，二位內相皆穿青[illegible]絨蟒衣，寶石縧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禦到了。一處叙話，荆都監又問周守禦說：四泉厚情，昨日宋公在尊府擺酒，與侯公送行，曾稱頌公之厚情。宋公已留神於中，高轉在卽。周守禦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户、王三官、范千户、吳大舅、喬大户陸續都到了。喬大户冠帶青衣，四個伴當跟隨，進門見畢諸公，與西門慶大椅上四拜，衆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周守禦道：四泉令親，吾輩亦當奉賀。喬大户道：蒙列位老爹盛情，豈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遍㘰遞上一道茶來，然後收拾上座。錦屏前玳瑁羅列，畫堂內寶玩爭耀。堦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異菓。良久，遞酒安席畢，各家僮僕上來接去衣服，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下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今日在舍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座。王三官必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臾，上罷湯飯，厨役上來割道燒鵝，獻小割，下邊教坊回數隊舞，吊罷，撮弄雜耍，百戲院本之後，四個唱的慢慢繞上來，拜見過了，個個粧扮花兒，人人珠翠仙裳，銀箏玉玩，放嬌聲，倚翠偎頻，笑語。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不說當日劉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作歡。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佉臨去。見西門慶在廳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分付鄭愛月兒。你明日就拉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日。那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答道。爹你兵馬司倒了墻。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冤家怪物。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纔好。若有那怪攮刀子的。俺每不來。說畢磕了頭。揚長去了。西門慶看着收了家火。回到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早往衙門。進問那兩起人犯。遞過東平府去。回來家中擺酒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任醫官。温秀才。應伯爵。并會中人。李智。黃四。杜三哥。并家中二個夥計。十二張卓兒。席間正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三個粉頭遞酒。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遞酒中間。忽平安來報。雲二叔新襲了職。來拜爹。遞禮來。西門慶聽言。連忙道有請。只見雲離守。穿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邊伴當擡着禮物。先遞上揭帖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離守頓首百拜。謹具土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臘鵝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二架。少申

芹敬西門慶卽令左右收了。連忙致謝雲離守道。在下昨日纔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于是磕頭。四雙八拜。說道。蒙老爹莫大之恩。此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後又與衆人敘禮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桌坐了。連忙安下鍾筯。下了湯飯。脚下人俱打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喪替職之事。這雲離守一一數言。蒙兵部余爺。憐其家兄在鎮病亡。祖職不動。還與了個本衛見任僉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容日已定來賀。當日衆人席上每位奉陪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酒。須臾把雲離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線兒提的一般。起來坐下。又閒李桂姐和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這個罵他恠門神白臉子撒根基的貨。那個罵他是醜冤家。怪物勞。朱八戒坐在冷舖裡賊罵道。我把你這兩個女人。十撇鴉胡石影子架兒朶朶雲兒了口惡心。不說當日酒筵笑聲。花攢錦簇。觥籌交錯。耍頑至二更時分。方纔席散。打發三個唱的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到次日起來遲。正在上房擺粥吃了。穿衣要拜雲離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在前邊請爹說話。西門慶就知因爲夏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廳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送家小往京里去。不久就回。小人稟問道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敘其濶別。謝其早晚看顧家下。又借賁四携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旣央你。你怎的不去。因問幾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府叫了小人去。分付初六日家小准上車起身。小人也得月半

纔回來。說畢把獅子街鋪內鑰匙交遞與西門慶。門慶道。你去。我教你吳二舅來。替你開兩日鋪子罷。那賁四方纔拜辭出門。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這西門慶就冠冕着出門。僕從跟隨馬去。拜雲指揮去了。那日是大妗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候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上房會待大妗子。出門首上轎。只見畫童兒小廝。躲在門傍鞍子房兒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小廝子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聽見。送出大妗子上轎去了。便問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拉他怎的。惹的他怎哭。平安道。温師父那邊叫他。他只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教他好好去罷。因問道小廝。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道。又不肯你要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的。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廝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就是個肉佞賊。你大娘問你怎的不言語。被平安向前打了一個嘴。那小廝越發大哭了。月娘道。惟肉根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好教他說。怎的不去。正問着。只見玳安騎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雲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進衣裳來了。帶毡巾去。看見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啕痛剜墻拱。平安道。對過温師父叫着他不去。反哭罵起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哥。温師父叫你仔細他有的温屁股。一日沒屁股也成不的。你每常怎麼挨他的。今日如何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惟囚根子。怎麼温屁股。玳安道。娘自問他。他就是個。那潘金蓮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一面叫過畫童兒來。只顧問他。小奴才。你實

說他呼你做甚麼你不就着我教你大娘打你逼問那小廝急
了說道他只要哄着小的把他行貨子放在小的屁股裡弄的
脹脹的疼起來我說你還不快拔出來他又不肯拔只顧來回
動且教小的拿出來跑過來他又來叫小的月娘聽了便喝道
怪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好審問
他說的碎死了我不知道還當好話兒側着耳朵兒聽他是個
不上蘆帚的行貨子人家小廝與使却背地幹這個營生那金
蓮道大娘那個上蘆帚的肯幹這營生冷舖睡的花子纔這般
所爲孟玉樓道這蠻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耻金蓮道他
來了這一向俺每就沒見他老婆怎生這等平安道怎麼樣兒
娘們合勝看的見他他但往那里去每日只出鎖見在了這半
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每常
幾時出個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出來倒橋子走走兒罷了。金
蓮道他那老婆也是個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
見個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裡坐天牢裡說了回月娘同衆人
回後邊去了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
道雲夥計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見我去甚是無可不可。
旋放卓兒留我坐打開一罈酒陪我吃如今衛中荆南陞了。
他就挨着掌印明日連我和他喬親家就是兩分賀禮衆同僚
都說了要與他挂軸子少不的教溫葵軒做篇文章早些買
軸子寫下。月娘道還纏甚麼溫葵軒烏葵軒哩平白安扎恁樣
行貨子沒廉耻傳出去教人家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門慶聽

言說了一遍便問怎麼的月娘道你別要來問我你問你家小
廝去西門慶道是那個小廝金蓮道情知是誰畫童賊小奴才
俺送大妗子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温蠻子弄他來這西
門慶聽了還有些不信便道你叫那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
使玳安兒前邊把畫童兒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拿拶子拶
他便道賊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畫童兒道他叫小的要
灌醉了小的要幹小營生兒今日小的害疼躲出來了不敢去
他只顧使平安叫又打小的教娘出來看見了他常時問爹家
中各娘房裡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擺酒他又教唆小
的偷銀器兒家火與他又某日他望倪師父去拿爹的書稿
兒與倪師父瞧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瞧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

了便道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個人看
誰知人皮包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畫童兒起去分付
再不消過那邊去了那畫童磕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
向月娘說道前日翟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沒人
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人我怎得曉的這樣狗背石東西
平白養在家做甚麼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
白招攬個人在家養活看寫禮帖兒惟不的你我我家有這些
禮帖書柬寫饒養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家裡底事往外打
探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教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將平
安來了分付對過對他說家老爹要房子堆貨教温師父轉尋
房兒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

話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責四來辭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溪進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線舖子沒人。倒好教他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左右與來招一遞三日上宿。飯倒都在一處吃。好不好。月娘道。好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你的人。又說招顧了我的兄弟。西門慶不聽。于是使棋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前廳陪他坐的吃酒。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招早往獅子街開舖子去。不在話下。却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臟。心中省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上覆溫師父。早晚要這房子堆貨。教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聽了大驚失色。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穿了衣巾。要見西門慶說話。平安兒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才又衣巾過來。伺候具了一篇長柬。遞與琴童兒。琴童兒又不敢接。說道。俺爹纔從衙門中來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每不敢稟。這溫秀才就知踈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免今朝一面羞。

靡不有初鮮克終　交情似水淡長情
自古人無千日好　果然花無摘下紅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倚牖盼佳期

飛彈參差拂早梅　強欺寒色尚低回
風憐落媚留香與　月令深情借艷開
梁殿得非肖帝瑞　齊宮應是玉兒媒
不知謝客離腸醒　臨水應添萬恨來

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攜家小搬移原舊家去了。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座，不在話下。一日尚舉人來拜辭，起身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氈衫。西門慶陪他坐的待茶，又送贐禮與他。因說起喬大戶、雲離守兩位舍親，一授義官，一襲祖職，見任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

知否。借重一言。學生具帖禮拜求尚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禮爲。學生敝同窗聶兩湖。見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在舍本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使持軸。送到學生那邊。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這里。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并氈衫皮箱。到尚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光景。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挂在壁上。但見青段錦軸。金字輝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來問。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幾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溫老先兒怎的連日不見。西門慶道。又題甚麼溫老先生。兒通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伯爵一遍。伯爵道。哥我說此人言過其實。虛浮之甚。早時不有後眼。不然教調壞了咱家小兒們了。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尚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於詞藻。央求聶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你瞧。于是引伯爵到廳上觀看一遍。喝采不已。說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備羊酒花紅菓盒。早差人送去。正說着。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明日初八日早起身去也。小的答應爹不在家。他說教對何老爹那里。明早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慶觀見六摺帖兒。上寫着寅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謝辭。西門慶道。連尚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香絹贐儀。分付琴童。連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見平安兒慌慌張張。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參議汪老爹。兵備雷老爹。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彥。雷啓元。安忱。拜。連

忙穿衣裳繫帶。伯爵道。哥你有事。我吃了飯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員官。皆相讓而入。一個白鷴。二個雲鷺。一個穿豸補子。手下跟從許多官吏。進入大廳。敘禮。道及何日厚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汪少華。并學生又來干瀆。有浙江本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正。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東。定初九日。赴會。主家共五席。戲子學生那里叫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學生塲門拱候。安郎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令左右收了。相送出門。雷東谷向西門慶道。明日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舍夥計。學生已并除他開了。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當叩拜。雷兵備道。你我相愛間。何為多較。言

畢。相揖上轎而去。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預了一把新等子。每日小廝買進菜蔬來。教拏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數錢與他。他又不數。只教春梅數錢。提等子。小廝被春梅罵的狗血噴了頭。背出生入死。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衆小廝皆互相抱怨。都說在三娘手裡使錢好。五娘行動沒打不說話。

卻說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戶說。夏龍溪家小已起身去了。長官沒曾委人那里看守。鎖門戶去。何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邊着人來說。學生原差小价去了。西門慶道。今日同長官到那里看看去。于是出衙門並馬。兩個到了夏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戶。前後觀看了。又到他前邊花亭。見一片空地

無甚花草。西門慶道。長官來到明日還收拾了。要于所在栽些
花翠。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已定。學生開春從
新修整修整。添些磚瓦木石。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
散悶。西門慶因問府上寶眷。有多少來任。何千戶道。學生這房
頭不上數口。還有幾房家人。并伴當。不上十數人而已。西門慶
道。似此還住不了。這宅子前後五十余間房。看了一回。分付家
人收拾打埽關閉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赶年裡
搬取家眷。當日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看了一回。還歸衙門
裡去了。次日纔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剛到家下馬。兒
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四樣下飯。雞鵝。一罈酒來謝西門慶。又
是劉內相差官送了一食盒大小純紅挂黃蠟燭。二十張桌圍。

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罈自造內酒。一口鮮猪。西門慶
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家公公多上覆。這些微禮。與老
爹賞人。西門慶道。前日空過老公公。又送這厚禮來。便令左右快
收了。請管家等等兒。少頃。畫童兒拿出一鍾茶來。打發吃了。西
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
見西門慶在廳上站立。換了冠帽。戴着白毡忠靖冠。見何九一
把手扯在廳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何蒙老爹天心超生。
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拉起
還說。老九。你我舊人。快休如此。說道。老爹今非昔比。小人微末
之人。豈敢僭坐。只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上陪着吃了一盞茶。說
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甚麼人欺負

你只顧來說我親魯你出氣倘縣中派你甚差事我拿帖兒與
你李老爹說何九道家老爹恩點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
差事已告與小兒何欽頂替着哩西門慶道也罷也罷你清閑
些了說道既你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拿去我也
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萬謝拜辭去西門慶坐廳上看着打
點禮物菓盒花紅羊酒軸文等各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
戶家去後叫王經送雲離守家去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
子王經到雲離守家曾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真青大布一雙琴
鞋回門下辱愛生雙帖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請西門慶滿心
歡喜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賁四去了吳二舅
在獅子街賣貨我今日倒閑往那里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

若是要酒菜兒早使小廝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分付
備馬就戴着毡忠靖巾貂鼠暖耳綠絨補子襖襯粉底皂靴琴
童玳安跟隨逕往獅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挂着
花拷拷兒發賣紬絹絨線絲綿擠一舖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
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邊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
回說一日也攢銀錢二十兩西門慶又分付來昭妻一丈青二
房茶飯每日這里依舊打發休要悞了來昭妻道逐日頓美酒
飯都是我自整理西門慶見天陰瞞上但見形雲密布冷氣侵
人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院中鄭月兒家去即令琴童騎
馬家中取我的皮襖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稍一盒與你二舅
吃琴童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西門慶長身貂鼠皮襖後面排

軍拿了一盒酒菜熏面四碟醃雞下飯煎炒鵝鴿四碟海味案酒一盤韭盒兒一錫瓶酒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吃了三杯分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看在用我家去罷于是帶上眼紗騎馬玳安琴童跟隨逕進構欄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正是摯頭大塊空中舞路上行人只叫苦但見

漠漠嚴寒匝地這雪兒下得正好扯絮撏綿裁成片片大如拷栳見林間竹筍茅茨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却言消災障猶嫌小圍向那紅爐獸炭穿的是貂裘繡襖手撚梅花唱道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臥有幽人吟詠多詩草

西門慶踏着那亂瓊碎玉貂裘沾濡撲馬蹄蕩滿銀花進入構欄到於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只見丫鬟看見飛報入來說老爹來了鄭媽媽出來迎接至於中堂見禮說道前月多謝老爹重禮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汗巾西門慶道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後邊院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邊明間坐罷月姐纔起來梳頭只說老爹昨日來伺候了一日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遲些這西門慶一面進入他後邊住房明間內但見綠窗半啟氈幙低張地平上黃銅大盆生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纔出來頭挽一窩絲杭州攢翠梅花鈿兒金銀釵梳海獺臥兔兒打扮的霧靄雲鬟粉粧粉香花琢上穿白綾襖兒綠遍地錦比甲

下着大幅湘紋裙子。高高顯一對小小金蓮。猶如新月。狀若嫦
娥。好似羅浮仙子臨凡境。神女巫山降世間。粉頭出來笑嘻嘻
的。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緊自前邊人
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俺每。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
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
的好响。爪兒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恠物勞。在酒席上屎口兒傷
俺每來。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每來。我便說沒爹
這里燈籠送俺每。蔣胖子吊在陰溝裡缺臭了你了。西門慶道。
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
榮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一炷香不去
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兒走着哩。說了一回。議道。爹只怕你冷。往

房裡的。這西門慶到於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房中
香氣襲人。只見丫鬟來放卓兒。四碟細巧菜蔬安下。三個甌
兒須臾拿了三甌兒黃芽韭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兒來。姊妹
二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道。又撥了上半甌兒
添與西門慶門慶道。我勾了。纔在那邊房子線鋪陪你吳二舅
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裡要來你這里走走。不想天氣落雪。家
中使小廝取了皮袄。穿上就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會下我。
發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想爹今日來了。西門慶道。昨日家
中有兩位士夫來望。亂着就不曾來得。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
貂鼠買個兒與我。我要做了圍脖兒戴。西門慶道。不打緊。揀
昨日舍夥計打遼東來。送了我十個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脖

兒到明日一總做了。选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选與我一個兒。西門慶道。你姊妹兩個。一家一個。于是愛香愛月兒連忙起身道了萬福。西門慶分付休見了桂姐銀姐說。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到明日李桂姐。見吳銀兒在那里過夜。問我他幾時來了。我沒瞞他。教我說昨日請周爺。俺每四個都在這里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這里。不敢請你的。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纔請你來來。唱他一聲兒也沒言語。西門慶道。你這個回的他好。前日李銘我也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落後你三娘生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不理他。昨日我竟留下銀姐。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悞了人情。西門慶道。等明日你雲老爹擺酒。我前日你和銀姐那里唱一日。愛月兒道。爹分付我去。不一時了鬟收拾飯卓去。粉頭取出個鶖鶒木匣兒。傾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炕毡條上抹牌頑耍。愛香兒也坐在傍邊看牌。院內雪如風舞梨花。紛紛只顧下。但見

恍惚漸迷鴛甃。頃刻拂滿蜂鬚。似玉龍鱗甲遶空飛。白鶴羽毛揺地落。好若數蟹行沙上。猶賽亂瓊堆砌間。正是盡道豐年瑞。豐年瑞若何。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

當下三人抹了回牌。勝負。須臾擺上酒來。飲酒。卓上盤堆異菓。肴列珍羞。茶煮龍團。酒斟琥珀。詞歌金縷。笑啟朱唇。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個捧酒。不免箏排雁柱。款跨鮫綃。姊妹兩個彈着。唱了一套青衲襖。

想多嬌情性兒標想多嬌恩意兒好想起攜手同行共歡笑
吟風咏月將詩句兒嘲女温柔男俊俏正青春年紀小誰人
望將比目魚分開瓶墜簪折今日早魚沉雁杳

罵玉郎　多嬌一去無消耗想着俺情似漆意如膠常記的共
枕同歡樂想着他花樣嬌柳樣柔傾國傾城貌

大迓鼓　千般手韻嬌風流俊俏體態妖嬈所爲諸般妙攜箏
撥阮歌舞吹簫總有丹青難畫描

感皇恩　呀好教我無緒無聊意攘心勞懶將這杜詩温習文
叙柳文學我這里愁懷越焦這些時容貌添憔不能勾同歡
樂成配偶到有分受煎熬

東甌令　潘郎貌沈郎腰可惜相逢無下稍心腸懊惱傷懷抱
烈火燒佛廟酒綠水渰藍橋相思病怎生逃

採茶歌　相思病怎生逃離愁人擺的堅牢鐵石人見了也魂
消愁似南山堆積積悶如東海水滔滔

賺　誰想今朝自古書生多命薄傷懷抱痴心惹的傍人笑對
誰陳告

烏夜啼　想當初偎紅倚翠踏青鬭草相逢對景同歡樂到春
來語呢喃燕子尋巢到夏來荷蓮香開滿池沼到秋來蕭蕭
荒郊到冬來瑞雪飄飄想當初畫堂歌舞列着佳肴今日個
孤枕旅館無着落鬼病侵難醫療好教我情牽意惹心痒難
撓

節節高　悶懨懨睡不着想多嬌知音解呂明宮調諸般好鬧

月羞花貌。言語嬌媚。心聰俏。恰似仙子行來到。金蓮款步鳳
頭翹。朱唇皓齒微微笑。
鵓鴿兒　你看他體態輕盈更那堪衣穿素縞。脂粉施蛾眉淡
埽。看了他萬總妖嬈。難畫描。酒泛羊羔。寶鴨香飄。銀燭高燒。
成就了美滿夫妻。穩取同心到老。
尾聲　青雲有路終須到。生前無分也難消。把佳期叮嚀休忘
了。
唱一套。姐兒兩個拿上骰盆兒來。和西門慶搶紅頑笑。杯來盞
去。各添春色。西門慶忽把眼看見鄭愛月兒房中。牀傍側首錦
屏風上。掛着一軸愛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迥出群　輕風斜拂石榴裙
花開金谷春三月　月轉花陰夜十分
玉雪精神聯仲琰　瓊林才貌過文君
少年情思應須慕　莫使無心托白雲

下書三泉主人醉筆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
連忙摭說道。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小
軒了。他告人說。學爹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
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
西門慶滿心歡喜。說道。我並不知他改號一節。粉頭道。我聽見
他對一個人說來。我纔曉的他去世的父親號逸軒。他故此改
號小軒。說罷。鄭愛香兒往下邊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

房內兩個並肩疊股，搶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怎的大量好風月，我在他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主意，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托我指教他成日。粉頭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燒與他一炷香，到正月里，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個燈人兒，沒他那一段兒風流妖艷，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看用個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相挨相湊，只見丫鬟拿上幾樣細菓碟兒來，都是減碟菜仁，風菱鮮柑，螳螂雪梨，蘋婆，蚫螺，冰糖橙丁之類。粉頭親手奉與西門慶，下酒。又用舌尖噙鳳香餅，蜜送入他口中，又用纖手扳起西門慶藕合段襬子，看見他白綾褲子。西門慶一面解開褲帶，露出那話來，教他弄。粉頭見根下束着銀托子，那話猙獰跳腦，紫漒光鮮。西門慶令他品之，這粉頭真個低垂粉頸，輕啟朱唇，半吞半吐，或進或出，嗚咂有聲，品弄了一回，靈犀已透，淫心似火。欲求講歡，粉頭便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出房更衣，見雪越下得甚緊，回到房中，丫鬟向前挂起錦幔，款設鴛枕，展放鮫綃，薰熱香球，床上鋪得被褥甚厚。秆發脫靴解帶，先上牙床，粉頭澡牝回來，掩上雙扉，共入鴛帳，正是得多少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欲濃，有詩為証。

聚散無憑在夢中　起來殘燭映紗紅

鍾情自古多神念　誰道陽臺路不通

兩個雲雨歡娛。到一更時分。起來。丫鬟掌燈進房。整衣理髩後驪美酒。重整佳肴。又飲勾幾杯。問玳安有燈籠傘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了。鴇子粉頭。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聲叫道。爹若叫我早些來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上馬。打着傘出院門。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吳月娘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卻是初八日。打聽何千戶行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這邊送了四盒細茶食。五錢折帕。慶房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驀地走來。西門慶見雪晴。天有風色甚冷。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廝放卓兒。拿菜兒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喬親家雲二哥禮。并折帕都送過去了。你的人情。我這邊已是替你每家封了二錢。出上了。你那里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酒。那應伯爵舉手謝了。西門慶道。何大人已搬過去了。今日我送茶并慶房人情。你不送些茶兒與他。伯爵道。他請人。又問昨日安夫人三位來做甚麼。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那兩位一個雷兵備。一個是汪參議。都是浙江人。因在我這里擺酒。明日要請杭州趙霆知府。新陞京堂大理寺丞。是他每本府父母官。如何不敬代一張卓面。餘者散席。戲子他那里叫來。俺這里少不的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便了。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凡文職好細。三兩銀子。勾做甚麼。哥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昨日沒曾對我題起

開除他罪名來了。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准。擺這席酒纔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你叫那個人來。見你大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我那邊左近住一個小後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家宅內答應。好幾年了。也有了媳婦兒了。因在庄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出來了。如今閑着做不的甚麼買賣兒。他與應寶是朋友。央及應寶要投尋個人家。做房家人。今早應寶對我說。爹倒好舉薦與大爹宅內答應。又怕大爹少人使。我便說不知你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寶叫他甚麼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穿着青布四塊瓦布襪穀鞋扒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簾外站立。伯爵道。若論這倒有幾分力儘有擬輕服重。

你大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那人道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口兒。應寶道。不瞞爹說。他媳婦纔十九歲兒廚竈針線。大小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爲人朴實。便道。既是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里答應。分付揀個好日期。寫紙文書。兩口兒搬進來罷。那個磕了個頭。西門慶教琴童兒領着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去了。對月娘說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寶同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不在話下。卻說賁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每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書童兒。或是隔壁韓嫂兒的兒子。小而見西門慶家中。這些大官兒常在他屋裡坐的。打平和兒吃

酒。賁四娘子見和氣。就定出菜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
賁四一時鋪中歸來。撞見亦不見怪。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著
那個不替他動且。玳安兒與平安兒常在他屋裡坐的多。初九
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參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那日早辰。來
爵兒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後邊見月娘眾人。磕頭。月娘
見他穿著紫紬襖。青布披襖。綠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
皮兒。搽胭抹粉。施朱唇。纏的兩隻腳趫趫的。問起來。諸般針指
都會做。起了他個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遞三日上竈
不題。玳安與平安。常在他屋裡坐的多。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
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這邊整治了一張插桌。三牲湯飯。又封
了五兩香儀。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起身都

梓北邊。與他燒紙。帶孝。琴童兒棋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個都
跟轎子。不在家。西門慶在對過段鋪子書房內看著毛襖匠與
月娘做貂鼠圍脖。先撥出一個圍脖兒使玳安兒與院中鄭月
兒。又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玳安酒飯。與了他三
錢銀子。買瓜子兒磕。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兒多上覆多謝了。
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罷。因
問他。賁四不在家。你頭里從他屋裡出來。做甚麼來。玳安道。賁
四娘子。從他孩兒嫁了。沒人使。常央及小的替他買買甚
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沒人使。你每替他勤勤兒也罷。又悄悄向
玳安道。你慢慢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你這屋裡來看你。看
兒你心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討個汗巾兒來。與

我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西門慶使陳經濟看着裁貂鼠。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顧銀舖內取了金赤虎。又是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西門慶留下兩對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坐下。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與他一對簪兒。把那一對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插燭也似磕了頭。西門慶令迎春取飯去。須臾拿了飯來。吃了。飯出來。在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慢走到跟前。見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約會晚上些。伺候等爹過去坐坐。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廻紋汗巾兒。聞了聞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了。又走過對門看着匠人做生活去。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邊坐。花子油走到書房暖閣兒裡。作揖坐下。致謝外日多有相擾。叙話間。畫童兒對門拿過茶來吃了。花子油悉把門外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緊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即分付玳安收拾放卓兒。家中說着菜兒來。一面使書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哥。坐了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坐在一處。圍爐飲酒。卓上擺設四盤四碟。都是煎炒雞魚燒爛下飯。又叫孫雪娥烙了兩炷餅。又是四碗肚肺乳線湯。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誥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攬李瓶兒

百日經與他銀子去吃至日落時分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夥計收了舖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不覺到掌燈巳後吳月娘衆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嫂子們今日都往那里去了西門慶道北邊他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里備了張插卓祭祀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弔兒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兒男花女花都沒有只靠他門外侄兒那里養活材兒也是我這里替他備下的這幾年了伯爵道好好兒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就是一塲事了哥的大陰隲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辭去了西門慶道十一日該姐夫這里上宿玳安道那邊舖子叫付二叔也家去了只小的一個在舖子里睡西門慶道[illegible]

兒進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王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沒人兩三步就走入賁四家來只見賁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巳久見對門關的門响西門慶從黑影中走至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裡面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爹請裡邊紙門內坐罷原來裡間槅扇廂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個小炕兒籠着旺旺的火卓上點着燈兩邊護炕從新糊的雪白挂着四扇吊屏兒那婦人頭上勒着翠藍銷金箍兒䯼髻插着四根金簪兒耳朵上兩個丁香兒上穿紫細袄青綃綵披袄玉色綃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兒與西門慶吃因悄悄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不妨事黑影子他那里曉的于是不由分說把

婦人摟到懷中。就親嘴。拉近枕頭來。解衣披在炕沿子上。扛起腿來。就聳那話上已束着托子。剛挿入牝中。就摟了幾摟。婦人下邊淫水直流。把一條藍布褌子都濕了。西門慶拽出那話來。向順袋內取出包兒顫聲嬌來。蘸了些在龜頭上。攮進去。方纔灑任淫津。肆行抽拽。婦人雙手扳着西門慶肩膊。兩相迎湊。在下颼聲顫語。呻吟不絕。這西門慶乘着酒興。架其兩腿在胳膊上。只顧沒稜露腦。鋭進長驅。肆行搧磞。何止二三百度。須臾弄的婦人雲髻鬅鬆。舌尖氷冷。口不能言。西門慶則氣喘吁吁。靈龜暢美。一洩如注。良久拽出那話來。淫水隨出。用帕搽之。兩個整衣繫帶。復理殘粧。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節間買花翠帶。婦人拜謝了。悄悄打發出來。那邊玳安在鋪子里。專心只聽這邊門環兒响。便開大門。放西門慶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入港一二次。正是若非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不想被韓嫂兒冷眼睃見。傳的後邊金蓮知道了。這金蓮亦不識破他。一日臘月十五日。喬大戶家請吃酒。西門慶這里會同應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那日有許多親朋看戲飲酒。至二更方散。第一日。每家一張卓面。俱不必細說。單表崔本治了二千兩湖州紬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顧船裝載。赶至臨清馬頭。教後生榮海看守貨物。便顧頭口來家。取車稅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廳上坐。爹在對門房子里。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平安兒。平安兒道。爹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見

走到上房問月娘月娘道賊見鬼的因你爹從早辰出去再幾
時進來又到各房裡并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
首揚聲道省恐殺人不知爹往那里去了白尋不着大白日里把
爹來不見了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顧教他坐着那玳安分明
知道不做聲言語不想西門慶從前邊進來把衆小厮乞了一
驚原來西門慶在賁四屋裡入港纔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
進去了望着琴童兒吐舌頭兒都替他揑兩把汗都道管情崔
大哥去了有幾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廳上崔本見了磕頭
畢交了書帳說船到馬頭少車稅銀兩我從臘月初一日起身
在揚州與他兩個分路他每往杭州去了俺每都到苗親家住
了兩日因說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子擡了揚州衛一個千
户家女子十六歲了名喚楚雲說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
如眼月如眉腰如柳襪如鉤兩隻脚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
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端的風
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態度似紅杏枝頭推曉日苗青如今還
養在家替他打廂奩治衣服待開春韓夥計保官兒船上帶來
伏侍老爹消愁解悶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你船上稍了
來也罷又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粧奩愁我家沒有這是恨不
的騰雲展翅飛上揚州搬取嬌姿賞心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應
蕉覆蝶化莊周未可知有詩爲証

聞道揚州一楚雲　偶憑出鳥語來真
不知好物都離隔　試把梅花問主人

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兑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書與錢主事。令煩青目。言訖。當下作辭。往喬大戶家回話去了。平安見西門慶不尋琴童兒。都說我兒你不知有多少造化。爹進來若不是綁着鬼。有幾下打。琴童笑道。只你知爹性兒。比及起了貨來。獅子街卸下。就是下旬時分。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進節禮忽見荊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宋大巡題本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門一打聽為妙。這西門慶即差答應節級。拿着五錢銀子。往巡按公衙書辦打聽。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寫抄得一紙前報來。與西門慶觀看。上面道寫甚的。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員以勵人心以隆

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禦亂。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則處置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此國家莫急於文武兩途。而激勸之典。不容不亟舉也。臣奉

命按臨山東等處。觀歷省察風俗。至於吏政民瘼。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復令安撫大臣。詳加鑒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陳之。山東左布政陳四箴。操履忠貞。撫民有方。廉使趙訥。綱紀肅清。士民服習。提學副使陳正彙。操砥礪之行。嚴督率之條。又訪得兵備副使雷啟元。軍民咸服其恩威。僚幕悉推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經濟可望。才堪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居任清慎。視民如傷。徐州

府知府韓邦奇志務清修才堪廊廟泰州府知府葉照屏海
寇而道不拾遺惠民疇而鑿用不渝此數臣者皆當薦獎而
優擢者也又訪得左参議馮廷鵠偃傴之形桑榆之景形若
木偶尚肆貪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妻女而通賄所致騰謗
於公堂慕羡餘而誅求晉言聲輒遍於閭閻此二臣者所當
亟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軍院僉書守禦周秀器宇恢
弘操持老練得將帥之體軍心允服賊盗潛消濟州兵馬都
監荆忠年力精強才猶練達冠武科而稱為儒將勝算可以
臨戎號令而極其嚴明長策卒能禦寇兖州兵馬都監溫璽
夙閑韜畧熟習弓馬休養騎卒以備不虞所力設險以防不
測此三臣者所當亟賜遷擢者也清河縣千戶吴有德以練
達之才得衛守之法驅兵以擒中堅靡攻不克儲食以資粮
餉無人不飽推心置腹人思効命實一方之保障為國家之
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寮陛下誠以臣言可採舉而行之
庶幾官爵不濫而人心恩奮守牧得人而
聖治有頼矣等因奉
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史宋喬年所奏內
劾舉地方文武官員無非於國之忠出于公論訪得實以
裨
聖治之事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欽依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拏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道長

本下來了。巳是保舉你哥陞指揮僉事。見任管屯。周守禦與荊大人都有獎勵轉副叅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廝請他來對他說聲。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交丫鬟看下酒菜兒。我愁他這一上任。也要銀子使。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與他幾兩銀子也罷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吳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恩當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任擺酒沒銀子使。我這里兊一千兩銀子。你那里使着。那吳大舅又作揖謝了。于是就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旁邊陪坐。西門慶郎令陳經濟把全抄窃了一本。與大舅拏着。郎差玳安拏帖。送邸與荊都監。周守禦兩家報喜去。正是勸君不費鐫研石。路上行人口是碑。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西門慶兩戰林太太　吳月娘翫燈請黃氏

黃鍾應律好風催　陰伏陽生淑歲回
葵影便移長至日　梅花先趁大寒開
八神表日占和歲　六管吹葭動細灰
已有岸傍迎臘柳　參差又欲領春來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荊都監早辰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老翁愛厚費心之至。實爲啣結難忘。范大人便老了。張菊軒指望陞轉他一步兒。照舊也罷了。還虧他些。說畢。茶湯兩換。荊都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幾時請俺每吃酒。西門慶道。近節這兩日也

是請不成。直到月開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這里寄了一口鮮猪。兩坛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豸員領。一疋黑青粧花紵絲員領。一百菓餡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拏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入報進去。宋御史喚至後廳火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裝於套內。封了。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拆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貺。何以克當。外令親剃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丰標。容當面悉。使旋

謹謝

下書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處卻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四萬紙。一口猪來問禮。一日上司行下文書來。吳大舅本衛到任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段。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稍開。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衆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十個度人。整做法事。大吹大打。侶道行香。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各家禮畢。又是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付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每家半口猪。半腔羊。一坛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杭州絹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蕐衷薛姑子打齋。今來

安兒送香油米麵銀錢去。不在言表。看看到年除之日。窗梅表月。簷雪滾風。竹爆千門萬戶。家家帖春勝。處處掛桃符。西門慶燒紙。又到於李瓶兒房靈前。祭奠已畢。置酒於後堂。合家大小。月娘等。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并女婿陳經濟。都遞了酒兩旁列坐先是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如意兒五個磕頭。然後小玉綉春小鸞兒元宵兒中秋兒秋菊磕頭。其次者來招妻一丈青惠慶。來保妻惠祥。來興妻惠秀。來爵妻惠元。一般兒四個家人媳婦磕頭。然後纔是王經春鴻玳安平安來安棋童兒琴童兒畫童兒。來招兒子鐵棍兒。來保兒子僧寶兒。來興女孩兒年兒。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

天地上炷了香。燒了紙。吃了點心。備馬就出去拜巡按賀節去了。月娘與衆婦人早起來。施朱付粉。插花插翠。錦裙綉襖。羅襪弓鞋。妝點妖嬈。打扮可喜。都來後邊月娘房內。廝見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落後門簿答應。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自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首踢毽子兒。放炮燀。又嗑瓜子兒。袖香桶兒。戴鬧蛾兒。衆夥計主管門下底人。伺候見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經濟一人。在前邊客位管待。後邊大廳。擺設錦筵桌席。單管待親朋。花園捲棚。放下毡幃煖簾。鋪陳錦裀綉毯。獸炭火盆。放着十卓。都是銷金卓幃。粧花椅甸。寶粧菓品。瓶插金花。筵開玳瑁。專一留待士大夫官長。約晌午間。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有

四五個人跟隨。就來拜。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然後請吳月娘出來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廳留坐。纔擎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就教陳經濟。管待陪王三官見。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面。告辭起身。陳經濟。送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荊都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了一日人。巳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歸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又出去賀節。直至晚歸家來。家中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花子油來拜。陳經濟陪侍在廳上。坐的候至巳久。西門慶到了。見畢禮。從新擺上酒來酒菜點心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油隔門先起身去了。只見伯爵希大常峙節。坐有如定油兒一般。還不去。又撞見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飲。直吃到掌燈巳後方散。西門慶巳吃的酩酊大醉。送出伯爵等到門首。衆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站立。捏了一把手。玳安就知意說道。他屋裏沒人。這西門慶就撞入他房內。老婆早巳在對門裏迎接進去。兩個也無閑話。走到裏間內。老婆脫衣解帶。仰擲炕上。西門慶褪下褲子。扛起腿來。那話使有銀托子。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並着腿幹。兩隻手摟着。只教西門慶摟他心子。那淚水熱熱一陣流出來。把床褥皆濕。西門慶龜頭蘸了藥。攮進去。兩手扳着腰。只顧兩相揉搓。麈柄盡入至根。不容毫髮。婦人蹬目。口中只叫親爺。那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排行五姐。這西門慶口中。喃喃吶吶。就

叶茉五兒不知道口裏含合不含。那老婆原來娇子出身。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占爲妻子。五短身材。兩個鶺鴒眼兒。今年也是屬兎的。三十二歲了。甚麼事兒不知道。口裏如流水連叫親爺不絕。情濃一泄如注。西門慶扯出塵柄要抹。婦人攔住休抹。等淫婦下去。替你吮淨了罷。這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真個蹲下身子。雙手捧定那話。吮咂的乾乾淨淨。纔繫上褲子。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里也盼他哩。只怕京中夏大人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兒。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閑在鋪子里。掩門等候的。西門慶進來。方纔關上栓。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所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此理之自然也。如人家主子行苟且之事。家中使的奴僕。皆効尤而行。原來賁四這個老婆。不是守本分的。先與玳安有姦。落後又把西門慶勾引上了。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付夥計又沒在鋪子里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賁四老婆屋裏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鋪子里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裏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正是對人不用穿針線。那得工夫送巧來。有詩爲証

滿眼風流滿眼迷　殘花何事濫如泥
拾琴暫息商陵操　惹得山禽遶樹啼

却說賁四老婆。晚夕對玳安說。只怕隔壁韓嫂兒傳嚷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幾句。羞人答答的。

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麼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稀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菓餡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梯巳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你到明日進來磕頭。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這賁四老婆真個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趁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掇進後邊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里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這盒兒點心瓜子兒與娘吃。月娘道。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交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菓子。與他說多上覆多謝了。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有玉皇廟吳道官來拜。在廳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聲文嫂兒去。俺爺今日要來拜拜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爺且不消去。頭里小的撞見文嫂兒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太太說。交爺初六日過去見節。他那里伺候着哩。西門慶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謊。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剛到上房坐下。忽有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說道。一言難盡。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了。多謝厚禮。目昨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空慢姐夫來了。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

半頭稍還下來。說道大舅恭喜。自然之道理。至親何必計較。吳大舅於是拜畢西門慶。月娘出來。與他哥磕頭。頭戴翡白縐紗金梁冠兒。海獺卧兔。白綾對衿襖兒。沉香色遍地金比甲。玉色衣寬襴裙。耳邊二珠環兒。金鳳釵梳。胸前帶着金三事㩦領兒。裙邊紫遍地金。八條穗子的荷包。五色鑰匙線帶兒。紫遍地金扣花。白綾高底鞋兒。打扮的鮮鮮兒的。向前花枝招颭。綉帶飄飄。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道。姐姐兩禮兒罷。說道。哥哥嫂嫂。不識好歹。常來攪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顧罷。月娘道。一時不到。望哥耽帶便了。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道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裏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聽見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都是海獺卧兔兒。白綾襖兒。玉色挑線裙子。一個綠遍地金比甲兒。一個是紫遍地金比甲兒。頭上戴的都是鬏髻。玉樓帶的是環子。金蓮是青寶石墜子。下邊尖尖趫趫顯露金蓮。與吳大舅磕了頭。邊往各人房裡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安放桌兒。擺上春盛菓盒。各樣熱碗夏飯。大饅頭點心。八寶攢湯。一齊拿上來。小玉玉簫都來與大舅磕頭。須臾吃了湯飯。月娘用小金廂玳瑁鍾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姐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裡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菓菜來。都是冬笋。銀魚。黃鼠。鰣鮓。海蜇。天花菜。蘋婆。蹬螂鮮柑。石榴。風菱。雪梨之類。飲酒之間西門

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了畢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抬舉年
即任便到了上下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還有屯所裡未曾
去到到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了些盒子
須得抬到屯所里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分付分付前
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是被巡撫侯爺參劾去了任如今我接
管承行須得也要振刷在冊花戶警勵屯頭務要把這舊管新
增開報明白到明日秋粮夏稅纔好下屯徵收西門慶道通共
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這屯田不瞞姐夫說太祖舊例練兵
衛因田養兵省轉輸之勞纔立下這屯田後吃宰相王安石立
青苗法增上這夏稅那時只是上納屯田秋粮又不問民地而
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抛荒葦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
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總領
齊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粮馬草作用西門慶又
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抛零一戶不在冊者
鄉民頑滑若十分進徵緊了等秤斛斗重恐聲口致起公論西
門慶道若是有些甬餘兒也罷雖道說全徵若徵收些出來斛
斗等秤上也勾咱每上下攪給吳大舅道不瞞姐夫說若會管
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尋到年終人戶們還有些雞鵝
豚米面見相送那個是各人取覓不在數內的只是多頼姐夫
力量扶持西門慶道得勾你老人家攪給也盡我一點之心正
說著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纔
起身去了西門慶那日就在前邊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

早往衙門中開印。陞廳畫卯。發放公事。先是雲離守家發帖兒
初五日請西門慶。并合衛官員吃慶官酒。西門慶次日。何千戶
娘子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且說那日西門慶
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離守家。原來旁邊。又典了人
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內擺酒。叫了一起吹打鼓樂迎接。都有
桌面。吃至晚夕來家。巴不到次日。月娘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
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賞賜包兒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
跟隨。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留下帖
兒。文嫂兒又早在那裡接了帖兒。連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
老爺後邊坐。轉過大廳。到於後邊。進入儀門。少開住房。揭起明
簾子。上面供養着先公王景崇影像。陳設兩卓春臺果酌。柒紅
公座。虎皮校椅。覷下毯氈匝地。簾幙垂紅。少頃林氏穿着大紅
通袖襖兒。珠翠盈頭。粉粧膩臉。與西門慶見畢禮數。留坐待茶。
分付大官。把馬牽於後槽喂養。茶湯罷。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
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嫩父六黃太尉磕頭去了。只
過了元宵纔來。這西門慶一面喚玳安。跟去上蓋裡邊穿着白
綾襖子。天青飛魚氅衣。粉底皂靴。十分緋耀。婦人房安放卓席。
黃銅四方獸面火盆。生着炭火。朝陽房屋。日色照窗。房中十分
明亮。須臾丫鬟拿酒菜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
烹玉蕊。婦人錦裙繡襖。皓齒明眸。玉手傳盃。秋波送意。猜枚鬭
骰。笑語烘春。良久意洽情濃。飲多時。月邪心蕩。看看日落黃昏。
又早高燒銀燭。玳安琴童。下邊耳房放卓兒。自有文嫂兒主張

酒饌點心管待三官兒娘子。另在那邊角門內。一所屋裡居住。自有丫鬟養娘伏侍。等閑不過這邊來。婦人又倒扣角門。僮僕誰敢擅入。酒酣之際。兩個共入裡間房內。撇開綉帳。閉上窗戶。丫鬟輕剔銀釭。佳人忙掩朱戶。男子則解衣就寢。婦人卸洗脚上床。枕設寶花。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家中磨鎗備劍。帶了淫器包兒來。安心要鏖戰這婆娘。早把胡僧藥用酒吃在腹中。那話上使着雙托子。在被窩中。架起婦人兩股。纔麈柄入牝中。舉腰展力。那一陣掀騰鼓搗。其聲猶若數尺竹泥淖中相似。連聲响喨。婦人在下。沒口叫達達如流水。正是照海旌幢秋色裏。擊天鼙鼓月明中。有長詞一篇。道這塲交戰。但見

錦屏前迷魂陣擺。綉幃下攝魄旗開。迷魂陣上。閃出一員酒金剛。色魔王。頭戴肉紅盔。錦兜鍪。身穿烏油甲。絳紅袍。纓絡縧。魚皮帶。沒縫靴。使一柄黑纓鎗。帶的是虎眼鞭。皮薄頭流星搥。没遮箭。跨一疋淹毛凹眼渾紅馬。打一面發兩翻雲大帥旗。攙插兜旗下。擁一個粉骷髏花狐狸。頭戴雙鳳翹珠絡索。身穿素羅衫。翠裙腰。白練襠。凌波襪。鮫綃帶。鳳頭鞋。使一條隔天邊。話絮刀。不得見淚偷垂。容瘦減。粉面遏羅幃傍騎一疋百媚千嬌玉面駒。打一柄倒鳳顛鸞遮日傘。須臾這陣上。撲鼕鼕鼓震春雷。那陣上。鬧挨挨麝蘭靉靆。這陣上。腹溶溶被翻紅浪。那陣上。刷剌剌帳控銀鉤。被翻紅浪精神健。帳控銀鉤情意乖。這一個。急展展二十四解任徘徊。那一個。忽剌剌一十八滚難掙扎。一個是慣使的紅綿套索鴛鴦扣。一个

是好耍的拐子流星雞心搥。一個火忿忿桶子鎗。恨不的扎勾三千下。一個顫巍巍肉勝牌。巴不得攔勾五十回。這一個善貫甲披袍戰。那一個能奪精吸髓乖。一個戰馬。叭蹋蹋踏番歌舞地。一個征人。軟濃濃塞滿寄林崖。一個醜搊搜剛硬形骸。一個俊嬌嬈杏臉桃腮。一個施展他久戰熬場法。一个賣弄他鶯聲燕語諧。一个鬧良久。汗浸浸釵橫鬢亂。一个戰多時。喘吁吁枕欹衲歪。頃刻間。只見這內襠縣。乞砲打成堆。个个皆腫眉纕眼。霎時下。則望那莎草塲。被鎗扎倒底。人人肉綻皮開。正是愁雲拖上九重天。一派敗兵沿地滾。殺番麼戰貪婬婦。不是今番這一遭。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許下明日家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燈耍子。這婦人一段身心。已是被他拴縛定了。於是滿口應承都去。這西門慶滿心歡喜。起來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方回家去。正是不愁明月盡。自有暗香來。有詩為証

盡日思君倚畫樓　相逢不捨又頻留
劉郎莫謂桃花老　浪把輕紅逐水流

却說西門慶到家。有平安迎門稟說。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請帖。見請爺早往門外皇庄看春。又是雲二叔家。差人送了五个帖兒。請五位娘吃節酒。帖兒都交進去了。西門慶听了。沒言語。進入後邊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千戶家赴了席來家。已摘了首飾花翠。止戴着鬏髻。撇

着六根金簪子。戴着珠子箍兒。上着藍綾襖。下着軟黃綿紬裙子。坐着說話。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就在正面椅上坐下。問道。你今日往那裡。這咱纔來。西門慶無得說。我在應二哥家留坐。到這咱晚。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戶娘子還年小哩。今年纔十八歲。生的燈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標致。知今博古。透表兒還强十分。見我去。恰似會了幾遍。好不喜狎。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房裡倒使着四个丫頭。兩个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御前生活所藍太監姪女兒。與他陪嫁了。好少錢兒。又道小廝對你說來。明日雲離守家。又請俺每吃節酒。送了五个帖兒。在揀粧上閣着。連薛內相家帖子。都放在一處。因令玉簫拏過來。與你爹瞧。連

西門慶看了薛內相家帖兒。又看雲離守家帖兒。下書佳娘子兒雲門蘇氏斂衽拜請。西門慶說。你每明日收拾了。都去走走。月娘道。留雪姐在家罷。只怕大節下。一時有个人客蓦將來。他每沒處撾撓。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裡。你每四个去罷。明日我也不往那裡去。薛太監請我門外看春。我也懶待去。這兩日春氣發也怎的。只害這邊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問任一官討兩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那西門慶道。不妨事。由他一發過了。這兩日吃心靜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燈節。咱少不的置席酒兒。請請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子荊南崗娘子。張親家母。喬親家母。雲二哥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和大妗子崔親家母。這幾位都會會也。只在十二三掛起燈

來。還吽王皇親家。那起小厮扮戲耍一日。爭耐去年還有賁四在家扎了幾架烟火放。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了。却交誰人看着扎。那金蓮在旁揷口道。賁四去了。他娘子兒扎也是一般。這西門慶就瞅了金蓮道。這个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樓也不採顧。就罷了。因說道。那三官兒娘咱每與他沒有大會過。人生面不熟的。怎麼好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个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懷着个臨月身子。只骨往人家撞來撞去的。交人家唇齒。玉樓道。姐姐沒的怕怎麼的。你身子懷的又不顯。怕還不是這个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自恁散心去走走兒纔好。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後邊孫雪娥房裡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吽了大姐也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到於雪娥房中。晚間交他打腿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早辰。只見應伯爵走來借衣服頭面。對西門慶說。昨日雲二嫂送了个帖兒。今日請房下陪衆妓子坐坐。家中舊時有幾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出門入戶。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話。故來上覆嫂子。有上盖衣服借的兩套兒頭面簪環借的幾件兒交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你裡邊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寶在外邊。拏着毡包並盒哩。哥哥累你拏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毡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寶。說道。里面兩套上色段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雙二珠環兒。應寶接的。往家去了。西門慶陪着伯爵

吃茶說道昨日房下在何大人家吃酒來晚了今日不想雲二哥娘子送了五个帖兒又請房下每都會會兒大房下又有臨月身孕懶待去我說他既來請大節下你等走走去罷我又連日不得閑只昨日纔把人事拜了今日咱每在雲二哥家吃了酒來昨日家又出去有些小事來家晚了今日薛内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怎麽得工夫去吳親廟裏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教小婿去了罷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旦伯爵道哥你還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西門慶道這節間到人家誰是肯輕放了你我的怎麽忍的住伯爵又問今日那幾會嫂子去西門慶大房下和第二第三第五的房下四人去我在家且歇息兩日兒罷正說着只見玳安孥進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不去於是看盒兒内放着三个請書兒一个宛紅僉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个寫大都閫吳老先生大人一个寫着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俱是侍生說何永壽頓首拜玳安說他那里說不認的教咱這里轉送送兒罷伯爵一見便說道這个却怎樣兒的我還還沒送禮兒去與他他來請我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里替你封上分帕禮兒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袖了去省的我又教人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須臾王經封了帕禮遞與伯爵伯爵打恭說道哥謝容易

是我後日早來會你。咱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午間。却表吳
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帯着來爵媳婦
兒惠元。投着衣服。一頂小轎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
來安。四个跟隨。往雲指揮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雲鬓畫中人　嫋娜宮腰迎出塵
天上嫦娥元有種　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往雲離守家吃酒去了。
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兒。隨問甚麼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
接了就是了。那平安徑過一遭。那里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
坐的。但有人客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慶那日。只在李瓶兒房
中。圍炉坐的。自從李瓶兒沒了。月娘教如意兒一休勤上炕去[illegible]
日只喂妳。來與女孩兒城兒連日西門慶害腿疼。猛然想起任
（醫）官。與他延壽丹。用人乳吃。於是來到房中。教如意兒擠乳。那
如意兒。節間頭上。戴着黃霜霜簪環。滿頭花翠。勒着翠藍銷金
汗巾。藍紬子袄兒。玉色雲段披袄兒。黃綿紬裙子。腳下沙綠路
紬。白綾高底鞋兒。粧點打扮。比昔時不同。手上戴着四个烏銀
戒指兒。坐在旁邊。打發吃了藥。又與西門慶斟酒。菜兒。迎春
打發吃了飯。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要水。只有綉春
在廚下打發。西門慶見了蘩。都不在屋里。在炕上斜靠着背扯
開白綾吊的竅紬褲子。露出那話來。帯着銀托子。教他用口吃。咂
一面傍邊。放着菓的斟酒自飲。因呼道。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
替達達咂。我到明日。尋出件好粧花段子比甲兒來。你正月十

二月穿。老婆道。看爹可怜見。哩弄勾一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里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道。隨爹你。揀着燒炷香兒。西門慶令他関上房門。把裙子脱了。上炕來。仰卧在枕上。底下穿着新做的大紅潞紬褲兒。褪下一隻褲腿來。西門慶袖内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个燒酒浸的香馬兒。撇去他抹㣲兒。一个坐在他心口内。一个坐在他小肚兒底下。一个安在他毴蓋子上。用安息香一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搧只顧没稜露腦。往來送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邊照看。須臾那香燒到肉根前。婦人蹙眉齧齒。忍其疼痛。口里顫声柔語。哼成一塊。没口子叫達達爹爹。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叫道。章四兒淫婦。你是誰的老婆。婦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門慶教與他。你說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那婦回應道。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西門慶又問道。我會个不會。婦人道。達達會个的。兩个淫声艶語。無般言語不說出來。西門慶那話粗大。撐的婦人牝户滿滿往來抽。帶的花心紅如鸚鵡舌。黑似蝙蝠翅一般。翻覆可愛。西門慶於是把他兩股。抱在懷内。四體交匝。兩相迎湊。那話盡没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失声。淫水流下。西門慶情濃樂極。精邈如湧泉。正是。不知已透春消息。但覺形骸骨節鎔。有詩爲証。

任君隨意薦霞盃　滿腔春事浩無涯
一身經借東君愛　不管床頭墜寶釵

當日西門慶燒了。這老婆身上三處香。開門尋了一件玄色段子粧花比甲兒與他。至晚月娘眾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个大身子。俺兩个今日酒席上。都通了酒。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娩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結親做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處做針指。來往同親戚兒耍子。應二嫂做保証。西門慶听了話。笑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蓮上壽。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分付小厮每抬出燈來。收拾揩抹乾淨。大廳捲棚各處掛燈。擺設錦帳圍屏。叫來興買下鮮菓。叫了小優。晚夕上壽的東西。這潘金蓮早辰打扮出來。花粧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廳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着。高櫈在那裡掛燈。那三大盞珠子吊掛燈。咲嘻嘻說道。我道是誰在這里。原來是你每在這里掛燈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分付下俺每掛了燈。明日娘的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每與娘磕頭。娘已定賞俺每哩。婦人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没有。琴童道。爺嚛。娘怎的没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里。小的每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看顧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别要說嘴。你與他好生仔細掛那燈。没的例兒搘兒的。挐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里。為崔本來說。你爹大门日里不見了。險了險。被了一頓打。没曾打。這遭兒可打成了。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薄的。又說。小的玳安道。娘也不打。听這个話兒娘怎得知。婦人道。宮外有株松。宮内有口鍾。鍾的声兒樹的影兒。我怎麼有个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

有賁四在家。還扎了幾架烟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没人會扎。
乞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扎。教他扎不是。玳
安道。娘說的甚麽話。一个夥計家。那里有此事。婦人道。甚麽話
檀木靶有此事真个的。画一道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琴童道。
娘也休听人說。他只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道。瞞那傻王八千
來个。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性、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
丢下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毴閑着。賊囚根子們。別要說
嘴。打夥兒替你爹做牽頭。勾引上了道兒。你每好圖躧狗尾兒。
說的是也不是。敢說我知道。嗔道。賊淫婦買禮來與我。也罷了、
又送蒸酥與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兒與我。小買住我
的嘴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猜没別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
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玳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
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裡去。娘也少听韓回子老
婆說話。他兩个爲孩子好不嚷亂。常言要好不能勾。要歹登時
就。一篇房倒壓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听者有。不聽者無。論起
來賁四娘子。爲人和氣。在咱門首住着。家中大小。没曾惡識了
一个人。誰人不在他屋裡討茶吃。莫不都養着。倒没放處。金蓮
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个靶子。兩是半頭磚兒。也是一个兒。
把那水濟濟眼擠着七八拏的兒胥好个怪淫婦。他便和那韓
道國老婆。那長大摔瓜。淫婦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兒。不待見他
正說着。只見小王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姥姥來了。要轎子錢
哩。金蓮道。我在這里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夾

道里我送進去了一來的抬轎的該他六分銀子轎子錢金蓮
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不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邊見
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子錢只說沒有月娘道你與姥姥一錢
銀子寫帳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銀子都有數兒只
教我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邊
抬轎子的催着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挐出一錢銀子來
打發抬轎的去了不一時大妗子二妗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
茶吃了潘姥姥歸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儘力数落了
一頓說道你沒轎子錢誰教你來了恁出醜劌劌的教人家小
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沒與我个錢兒與我來老身那討个錢兒
來好容易鍋辦了這分禮兒來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里
討个錢兒與你你看着睜着眼在這里七个窟壠到有八个眼
兒等着在這里今後你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沒轎子錢別要
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个窮親戚休要做打嘴的献世包關王
買豆腐人硬我又听不上人家那等毬声颡氣前日為你去了
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你罷了駁糞毬兒面前光却不知
里面受恓惶幾句說的潘姥姥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春梅道娘
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姥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里邊炕上
的連忙點了盞茶與他吃潘姥姥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只見
後邊請陪大妗子吃飯纔起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從衙門中
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拏進帖兒來說荊老爹陞了東
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陞東南統制兼督漕運

總兵官荆忠頓首拜。慌的西門慶令抬開飯卓。連忙穿衣冠帶
迎接出來。只見荆總制穿着大紅麒麟補服。渾金帶進來。後面
跟着許多僚掾軍牢。一面讓至大廳上叙禮畢。分賓主而坐。茶
湯上來。待茶畢。荆統制說道。前日陞官勅書纔到。還未上任。逕
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
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即令
左右放卓兒。荆統制再三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尚未拜。
還有許多薄冗。容日再來請教罷。便逕起身。西門慶那里肯放。
隨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菓上來。獸炭
頓燒。煖簾低放。金壺斟玉液。翠盞貯羊羔。纔斟上酒來。只見鄭
春王相。兩个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箇如
何這咱纔來。問鄭春。那一个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
柱的兄弟。西門慶即令拏樂器上來彈唱。與他荆爺聽。須臾兩
个小優安放樂器停當。歌唱了一套霽景融和。左右拿上兩盤
攢盒點心嗄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荆統制道。這等就不是
了。學生叨擾。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即令上來磕頭。西門慶
道。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燈一叙。望乞下降。
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
親。再無他人。荆統制道。若老夫人尊票到。賤荆已定趨赴。又問
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陞轉。荆統制道。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
三月間有京營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荆統制告
辭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喝道而去。晚夕潘金蓮上

壽。後廝小優彈唱遞了酒。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陪着大妗子。潘姥姥女兒郁大姐。兩个姑子。在上房坐的飲酒。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內。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稀巳遞酒磕頭。落後潘姥姥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卧。他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作歡。頑耍做一處。却說潘姥姥到那邊屋里。如意迎春讓他熱坑上坐着。先是姥姥看見明間內靈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勝樹菓柑子石榴蘋婆雪梨鮮菓蒸酥點心饊子蔴花。滿爐焚着末子香。蠟燭點着長明燈。卓上栓着銷金卓幃。旁邊掛着他影。穿大紅遍地金袍兒錦裙綉襖珠子挑牌。向前道了个問訊。說道姐姐好處生天去了。因坐在炕上。向如意兒迎春道。你娘勾了。官人這等費心追薦受

這般大供養勾了。他是有福的。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姥姥怎的不來。門外花大妗子。和大妗子都在這里來。十二个道士念經。好不大吹大打。揚播道場。水火煉度。晚上繞去了。潘姥姥道。幫年逼節。丟着个孩子在家。我來家中沒人。所以就不曾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姥姥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死了。從年里俺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上祭去了。潘姥姥道可傷。他大如我。我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嗔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楊姑娘。如意兒道。姥姥有鍾兒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教迎春姐。你放小卓兒在炕上。篩甜酒與姥姥吃。盃不一時取到。飲酒之間。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姐。熱心腸兒。我但來這里。沒曾

把我老娘當人看成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歹包些甚麽兒與我拏了去誓沒曾空了我不瞞姐姐你每說我身上穿的這披襖兒還是你娘與我的正經我那寃家半个折針兒也迸不出來與我我老身不打誑語阿彌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與我一个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你娘與了我些甚麽兒他還說象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想今日爲轎子錢你大包家拏着銀子就替老身出幾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他沒有倒教後邊西房里姐姐拏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歸到屋里還教落了我一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教我來沒轎子錢休教我上門走我這去了不來了來到這里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

心狠不似俺這短壽命姐姐你每听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听人說還不知怎麽收成結果哩想着你從七歲沒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交你做針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麽纏手縛脚兒的你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他把娘喝過來斷過去不看一眼兒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上學來嗔道恁題起來就會識字深潘姥姥道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做也曾寫過甚麽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正說着只見打的角門子响如意兒道是誰叫門使綉春二姐你去瞧瞧去那綉春走來說是春梅姐來了如意兒連忙揑了潘姥姥一把手就說道姥姥悄悄的春梅來了潘姥姥道老身知道他與我那寃家一條腿兒只見春梅進

來頭上翠花雲髻兒羊皮金沿的珠子箍兒藍綾對衿襖兒黃
綿紬裙子金燈籠墜子貂鼠圍脖兒走來見衆人陪着潘姥姥
吃酒說道姥姥還沒睡哩我來瞧瞧姥姥來了如意兒讓他坐
這春梅把裙子摟起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便緊挨着他坐如
意坐在右邊炕頭上潘姥姥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
不曾春梅道剛纔吃了酒打發他兩个睡下了我來這邊瞧瞧
姥姥有幾樣菜兒一壺兒酒取了來和姥姥坐的因央及綉春
你那邊教秋菊掇了來我已是攢下了那綉春不一時走過那
邊取了來秋菊放盒内掇着菜兒綉春提了一錫瓶金華酒分
付秋菊你往房里看去听着若叫我來這里對我說那秋菊把
嘴谷都着了去了一面擺酒在炕桌上都是燒鴨火腿薰臘鵝
細鮓糟魚菓仁鹹酸蜜食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綉春關上角門
走進在旁邊陪坐於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姥
然後遞一鍾如意兒一鍾與迎春綉春在旁邊炕兒上坐的共
五人坐把酒來斟春梅護衣碟兒内每樣揀出遞與姥姥衆人
吃說道姥姥這个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姐我
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從來也沒費恁个心兒管待我管待
兒姐姐你倒有惜孤愛老的心你到明日管情好一步一步自
高陞是俺那冤家沒人心沒人義幾遍為他心齷齪我也勸他
他就扛的我失了色今早是姐姐你看着我來你家討冷飯吃
來了你下老實那等扛我春梅道姥姥罷你老人家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俺娘他爭强不伏弱的性兒比不同的六娘錢自有

他本等手里沒錢。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相俺
爹雖是抄的銀子。放在屋里。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
買花兒東西。明公正義問他要。不恁瞞藏背掖的。教人看小了
他。他怎麽張着嘴兒說人。他本沒錢。姥姥怪他。就虧了他了。莫
不我護他。也要个公道。如意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
五娘有錢。不孝順姥姥。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看娘面。千朶桃花
一樹兒生。到明日你老人家。黄金入櫃。五娘他也沒个貼皮貼
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沒明年。知道
今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見婆子吃了兩鍾酒。韶刀上來
了。便叫迎春二姐。你拏骰盆兒來。咱每擲个骰兒。搶紅耍子兒
罷。不一時取了四十个骰兒的骰盆兒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

擲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鍾子。你一盞我一鍾。須臾竹
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迎春又拏上半鐔麻
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
又早前靠後仰。打起睡來。方纔散了。春梅便歸這邊來。推了推
角門開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內。倚着春
凳兒。听他兩个在屋里行房。怎的作声喚。口中呼叫甚麽。正听
在熱鬧。不防春梅走來到根前。向他腮頰上儘力打了个耳刮
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里听甚麽。打的秋菊睜睜
的。說道。我這裡打盹。誰听甚麽來。你就來打我。不想房內婦人
听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他關門。他不
動。於是替他摭過了。秋菊揉着眼。開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摘

頭聽了不在話下。正是鷄鶥有意留殘景，杜宇無情戀曉暉。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傅夥計、甘夥計、賁四娘子、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吳二妗子都在這里。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騎馬喝道，往何千戶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个唱的，一起雜耍。周守禦同席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衆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門慶說，趂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外他孟大姨和俺大姐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教他知道惱，請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分付陳經濟再寫兩个帖，教琴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旁听着多心，走到屋里，一面攛掇把潘姥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姥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兒走的。金蓮道，姐姐，大正月裏，他家里丢着孩子沒人看，教他去罷就的。月娘裝了兩个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轎子錢，管待打發去了。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个老行貨子，觀眉說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教他在屋里做甚麼，待要說是客人，沒好衣服穿，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子，又不似，倒沒的教我惹氣。西門慶使玳安兒送了四个請書兒，往招宣府一个請林太太，一个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个唱的，李銘、吳惠、鄭春三个小優兒。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臉，打選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問他，如何往這些時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節，直到

正月初二日纔拔拾起身回來。夏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教與他管絨線鋪。另打一間開鋪子賣紬絹。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同來保發賣。且教賁四叫花兒匠在家做造兩架烟火。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早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吳大舅、常時節四位。白日在廂房內坐的。晚夕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見西門慶。先道當日外承携之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李三哥來。今有一宗買賣與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端的甚麼買賣。你說來。李三道。今有朝廷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萬兩銀子的古器。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幹這宗批。要做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來對老爹說。老爹若做。張二官府拿出五千兩來。老爹拿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沒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邊還有兩个夥計。二八分使。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內新蓋的艮嶽。改為壽岳。上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宮。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粧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鼎。漢篆秦爐。宣王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露盤。并希世古董玩器。擺設好不大興工程。好少錢糧。西門慶聽了。說道。此是我與人家打夥兒做。我自家做了罷。敢量我拿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了。俺每就躧着他那邊了。左右這邊二叔和俺每

兩个再沒人伯爵道哥家里還添个人兒不添西門慶道到根前再添上貴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里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這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乞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設使就行到府里我也還教宋松原拏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於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里了從前日起身往兗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兗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去來回報五六日罷了老爹差那位管家等我會下有了書叙他往我那里歇明日我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別人你宋老爹不認的他常喜的是春鴻教春鴻來爵一時兩个去罷於是呼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等纔好事要早幹多有疾足者得之於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即教陳經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葉子黃金在書帕內與春鴻來爵二人分付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即便早來若是行到府裏問你宋老爹討張票問府里要來爵道爹不消分付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參議小的知道於是領了書禮打在身邊逕往李三家去了不說十一日來爵春鴻同李三早顧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了卻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官堂客飲酒那日在家不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

爵謝希大常時節四位晚夕來在捲棚內賞燈飲酒王皇親家樂小廝從早辰就挑了箱子來了在前邊廂房做戲房堂客到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備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差人來回又是荊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并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妗孟大妗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并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邀午間只見林氏一頂大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娘子不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沒人拜畢下來止有何千戶娘子直到晌午大錯纔來坐着四人大轎一个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抬着衣廂又是兩位青衣家人緊扶着轎竿到二門裏纔下轎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吳月娘衆姊妹迎至儀門首西門慶悄悄在西廂房放下簾來偷瞧見這藍氏年約不上二十歲生的長挑身材打扮的如粉粧玉琢頭上珠翠堆滿鳳翹雙插身穿大紅通袖五彩粧花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鑲碧玉帶下襯着花錦藍裙兩邊禁步叮噹麝蘭香噴但見

儀容嬌媚體態輕盈姿性兒百伶百俐身段兒不短不長細彎彎兩道蛾眉直侵入鬢滴溜溜一雙鳳眼來往踅人嬌声兒似囀日流鶯嫩腰兒似弄風楊柳端的是綺羅隊里生來却厭豪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大那堪雅淡梳粧開遍海棠花也不問夜來不少飄殘楊柳絮竟不知春色如何要知他半點真情除非是穿綺窓皓月能施他一腔心事却便似搠綉

愰清風輕移蓮步，有蕊珠仙子之風流，款蹙湘裙，似水月觀
音之態度。此是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
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魂飛天外，魄喪九霄，未曾體交，精魄
先失。少頃，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叙礼已畢，請西門慶拜
見。西門慶得不還一声，連忙整衣冠行礼，恍若瓊林玉樹臨凡，
神女巫山降下，躬身施礼，心摇目蕩，不能禁止。拜見畢，下來先
在捲棚內放。早兒擺茶，極盡希奇美饌，然後大廳上坐，陳水陸
珍羞，正面設石崇錦帳圍屏，四下鋪玳筵廣廁，花燈高挑，綵繩
半挽，雕梁錦帶低垂，畫燭齊明，寶盖魚龍，山戲恍一片珠璣毅
閬苑臺簇千團翡翠，左邊廂九姊十妹美人圖画丹青，右首下
九曜八洞神仙，粧成金碧，吃的是龍肝鳳髓，熊掌駝峯，歌的是
錦瑟銀箏，鳳管象笙，鼉鼓聲嬰，鶯鶯過鳥歌喉囀囀，遏行雲席上
嬌嬈，盡是珠圍翠繞，堦下腳色皆按離合悲歡，正是得多少進
酒，丫鬟雙落浦，獻羹侍妾兩嫦娥。當下林太太上席，戲文扮的
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唱了兩摺下來，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
洪四兒四个唱的上去彈唱，吳大姨門外，先起身去了。唱燈詞
錦綉花燈半空挑。西門慶在捲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
大、常時節、李銘、吳惠、鄭奉三个小優兒彈唱飲酒，不住下來大
廳格子外往里覷覷，這各家跟轎子家人伴當自有酒饌前廳
管待，不必用說。次第明月圓容易彩雲散，樂極悲生，否極泰來，
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
鬼錄來追，死限臨頭。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燈詞。

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正陪着人坐的。就在席上鞠躬的打起睡來。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西門慶道。我昨日沒曾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打睡。只見四个唱的下來。伯爵教兩个唱燈詞。兩个遞了酒。當下洪四兒與鄭月兒兩个彈着箏琵琶唱。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正要在熱鬧處。忽玳安來報王太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這西門慶席下來。黑影里走到二門里首。偷看着他上轎。月娘衆人送出來。前邊天井內看放烟火。藍氏穿着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袄。翠藍遍地金裙。林太太是白綾袄兒貂鼠披。大紅裙帶着金鐲玉珮。家人打着燈籠。簇擁上轎而去。這西門慶正是餓眼將穿。饞涎空嚥。恨不能就要成雙。見藍氏去了。悄悄從夾道進來。當時沒巧不成話。姻緣會湊。可霎作怪。不想來爵兒媳婦見堂客散了。正從後邊歸來。開他房門。不想頂頭撞見西門慶沒處藏躲。原來西門慶見媳婦子生的喬樣。安心已久。雖然不及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克得過第二。於是乘着酒興兒。雙關接進他房中親嘴。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因是養个主子。被家人不忿攘鬧。打發出來。今日又撞着這个道路。如何不從了。一面就遞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个解衣褪褲。就按在炕沿子上。擬起腿來。被西門慶就聳了个不亦樂乎。正是未曾得遇鶯娘面。且把紅娘去解饞。有詩爲証

燈月交光浸玉壺　分得清光照綠珠
莫道使君終有婦　教人桑下覓羅敷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

仁者難逢思有常　閑居慎勿恃無傷
爭先徑路機關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
爽口物多終做病　快心事過必為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　不若病前能自防

此八句詩，乃邵堯夫所作，皆言天道福善，鬼神惡盈。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西門慶自知淫人妻子，而不知死之將至。當日在夾道內姦耍了來爵老婆，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飲酒。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吳大妗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回，上罷元宵圓

子。方纔起身。告辭上轎家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
家去了。陳經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
門。只見四个唱的并小優還在捲棚內彈唱遞酒。伯爵向西門
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哥你送了礼去不曾。西門慶說道。我
早辰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哥那里頭里使來定兒送請帖兒
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
看再不你先去罷。我慢慢兒去遞盃酒。四个唱的後邊去了。李
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是在椅子上打瞌睡。吳大舅道
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咱每告辭罷。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
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時分纔散。西門慶先發四个唱的轎
子去了。拏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

出門。叫回李銘吩付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荊爺何老爹
衆位。你早替叫下四个唱的。休要悞了。李銘跪下。禀問爹叫那
四个。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玉芝兒。前日何老爹那里唱的
一个馮金寶兒。并呂賽兒。好歹叫了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
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里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
太與荊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咱晚纔去了。酒席上
謝我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也在出月往淮上催儹粮
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引
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唱的許多東西。說
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
門慶說道。敢是我日看見他王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

就夢見你李大姐廂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
被潘六姐匹手奪了去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
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來奪。他使性兒把袍兒
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嚷喝。和他罵嚷嚷着就醒了。
不想都是南柯一夢。西門慶道你從睡夢中。只顧氣罵不止不
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尋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到次
日起來頭沉懶待往衙門中去梳頭淨面穿上衣裳走來前邊
書房中。籠上火那里坐的。只見玉簫早辰來如意兒房中替了
半甌子奶運到廂房。與西門慶吃藥見西門慶倚靠床上有王
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打發他吃了藥。西門慶
使他拏了一對金裹頭簪兒。四个烏銀戒指兒教他送到來爵

媳婦子屋里去。那玉簫聽見主子使他幹此營生又似來旺媳
婦子那一本帳連忙鑽頭覓縫袖的去了。送到了物事還走來
回西門慶話。說道收了。改日與爹磕頭。拏回空甌子兒到上房
月娘問他你爹吃了藥了。在廂房內做甚麼哩。玉簫道沒言語
月娘道你替他熬粥下來約莫等敘齋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
王經稍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
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却是老婆剪下一柳黑
臻臻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的一个同心結托兒用兩
根錦帶兒拴着。安放在塵柄根下做的十分細巧工夫那一件
是兩个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都緝着迴紋錦繡里邊盛
着瓜穰兒。西門慶觀翫良久滿心歡喜遂把順袋放在書厨內

錦托兒褪於袖中。正在疑思之際。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掀開簾子。見他在床上。王經扒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頭。就還進去了。屋里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里怎的。只是恁沒精神。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也等慢慢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了粥。因說道。大節下你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里走走去。再不叫將應二哥。他也不在了。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我往燈市鋪子內。和他二舅吃回酒坐坐罷。月娘道。你備馬去。我教丫鬟整理菜。西門慶一面分付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逕到獅子街燈市里來。但見燈市中車馬轟雷。燈毬燦爛。遊人如蟻。十分熱鬧

太平時序好風催　羅綺爭馳鬥錦迴
鼇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獅子街房子門首下馬。進入里面坐下。慌的吳二舅賁四都來声喏。門首買賣甚是興勝。來招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家中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上頭飯菜蔬。鋪內有南邊帶來豆酒打開一壜。擺在樓上。坐着炭火。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窓外就着見燈市往來。人烟不斷。諸行貨殖如山。吃至飯後的時分。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听見西門慶來家中。又整治下春臺果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分付來招將這一卓酒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拏回家去了。又

教琴童提送一坛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於是騎馬。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揷燭也似磕了四个頭。說道。迭承你厚禮。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里不好。茶飯兒也懶吃。做事沒入腳處。西門慶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里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怕另有个心上的人兒了。西門慶笑道。那里有這个道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不請俺每兒了。

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正月十六日。還有一席。可請你每衆夥計娘子走走去。是必到根前。又推故不去着。婦人道。娘若肯个帖兒來。怎敢不去。不是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俺每他那日要不去來。倒是俺每攛掇了他去了。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里哭。俺每到沒意思剌剌的。落後又教爹娘費心。送了盒子。并那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不知原來家中小大姐。這等藻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道小油嘴。他好不兜胆的性着緊。把我也擦扛的眼直直的。也見他教你唱。唱个兒與他听罷了。誰教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嚛嚛。他對我說。他几時說他來。走來指着臉子。就罵他。起身。罵的他來在我這里。好不醜的。三行鼻涕。兩

行服淚的哭我這里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鬟拿茶吃了小厮進財兒買了點心餅餡飯來老馮婆子在厨下整理又走來上邊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常往我那里走走去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里着落倒常時來我這邊和我做伴兒不一時房中收拾乾淨婦人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辰家中吃了些粥纔陪你二舅又吃了兩个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卓兒設擺春臺安排上酒來卓上無非是節食美饌佳殽菓菜之類婦人令王經打開荳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稍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那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柳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龜身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龜頭又帶着景東人事用酒服下胡僧藥下去那婦人用手搏弄的那話登時奢稜跳腦橫筋皆見色若紫肝比銀托子和白綾帶子又不同西門慶摟婦人坐在懷內那話插進牝中在上面兩个一遞一口飲酒咂舌頭婦人把菓仁兒用舌尖噙與西門慶吃直領吠吃至掌燈馮媽媽厨下做了猪肉韭菜餅兒拿上來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个丫鬟收下去兩个在里間廂成的煖炕上脫剝錦幔二人解衣就寢婦人知道西門慶好點着燈行房把燈臺移在明間炕邊一張卓上安放一面將紙門關上澡牝乾淨換了一雙大紅潞紬白綾平底鞋兒穿在脚上脫了褲

兒鑽在被窩里與西門慶做一處相摟相抱睡了一回原來西
門慶心中只想着何千戶娘子藍氏慾情如火那話十分堅硬
先令婦人馬伏在下那話放入庭花內極力攮𥔲了約二三百
度攮𥔲的屁股連声響亮婦人用手在下操着秘心子口中叫
達達如流水於是心中還不美意起來披上白綾小襖坐在一
隻枕頭上婦人仰卧尋出兩條脚帶把婦人兩隻脚拴在兩邊
護炕柱兒上賣了个金龍探爪將那話放入牝中少時沒稜露
腦淺抽深送次後半出半入纔進長驅恐其婦人害冷亦取紅
綾短襦蓋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其酒興把燈光挪近根前垂
首觀其出入之勢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又數百回婦人口中百
來声顫語都叫將出來西門慶又取粉的膏子藥塗在龜頭

上攮進去婦人陰中麻痒不能當急令深入兩相迎就這西門
慶故作逗遛戲將龜頭濡摬其牝口又挑弄其花心不肯深入
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往來攮的牝戶翻覆可愛燈
光影里見他兩隻腿兒穿着大紅鞋兒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
吊的高高的一往一來一衝一撞其興不可遏因口呼道淫婦
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怎麽不想達達只要你松柏兒冬夏長
青便好休要日遠日疎頑耍續了把奴來也不理奴就想死了
罷了敢和誰說有誰知道必是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
想他恁在外邊做買賣有錢不養老婆的他肯掛念我西門慶
道我的兒你若一心在我身上等他來家我與科替他另要一
个你只長遠等着我便了婦人道我達達等他來家好歹替他

要了一个罷或把我放在外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里淫
婦爽利把不值錢的身子拚與達達罷無有个不依你的西門
慶道我知道兩个說話之間又幹勾兩頓飯時方纔精洩解卸
下婦人腳帶來摟在被窩內並頭交股醉眼朦朧一覺直睡到
三更天氣方醒西門慶起來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丫鬟
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盃
不覺醉上來纔點茶來漱了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
人問甘夥計鋪子里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
萬福謝了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籠着馬打發上了
馬婦人方纔閉門這西門慶身穿紫羊絨褶子圍着風領騎在
馬上那時也有三更時分天氣有些陰雲昏昏慘慘的月色街

市上靜悄悄九衢澄淨鳴板喇號碇鈴打馬正過之次剛走到
西首那石橋兒根前忽然見一个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
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只一驚躲西門慶在馬上打了个冷戰
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个用力拉着
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
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
前邊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不來倒好若來正是失脫人家逢
五道濱冷餓鬼撞鍾馗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脫衣倒在
炕上等待西門慶听見來了慌的跳起來向前替他接衣
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這西門慶一手搭伏着他
肩膊上摟在懷里口中喃喃吶吶說道小淫婦兒你達達今日

醉了。收拾鋪我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
丟倒頭在枕頭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
裳。鑽在被窩內。慢慢用手腰里摸他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硬
朗氣兒。更不知在誰家來。翻來覆去。怎禁那慾火燒身。淫心蕩意
不住用手只顧捏弄。蹲下身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咂。只是不
起。急的婦人要不的。因問西門慶。和尚藥在那里放着哩。推了
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醉了里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
敎達達擺布你。你達今日懶待動旦。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兒
內。你拏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便去
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里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
過燒酒壺來。斟了一鍾酒。自已吃了一丸。還剩下三丸。恐怕力
不効。千不合萬不合。拏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內。醉了的人。曉
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那消一盞熱茶時。藥力發作起來
婦人將白綾帶子。拴在根上。那話躍然而起。但見裂瓜頭凹眼
圓睜。落腮鬍挺身直豎。婦人見他只顧去。於是騎在他身上。又
取膏子藥。安放馬眼內。頂入牝中。只顧揉搓。那話直抵苞花窩
里。覺翕翕然渾身酥麻。暢美不可言。又兩手據按。舉股一起一
坐。那話沒稜露腦。約一二百回。初時澁滯。次後淫水浸出。稍沾
滑落。西門慶由着他掇弄。只是不理。婦人情不能當。以舌親於
西門慶口中。兩手摟着他脖項。極力揉搓。左右偎擦。麈柄盡沒
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手摸之。美不可言。淫水隨拭隨出。比三
鼓凡五換巾帕。婦人一連丟了兩次。西門慶只是不泄。龜頭越

發脹的色若紫肝。橫筋皆現。猶如火熱一回。害龜脹的慌。令婦人把根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已。令婦人用口吮之。這婦人扒伏在他身上。用朱唇吞裹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勒勾約一頓飯時。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邀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筒中相似。忙用口接嚥不及。只顧流將起來。初時還是精液。往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个收救。西門慶已昏迷去。四肢不收。婦人也慌了。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去。精盡繼之以血。血盡出其冷氣而已。良久方止。婦人慌做一團。便摟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里覺怎麽的。西門慶甦省了一回。方言我頭目森森然。莫知所矣。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更不說他用的藥多了。看官聽說。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又曰。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西門慶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油枯燈盡。髓竭人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有敗。古人有几句格言道得好

花面金剛。玉體魔王。綺羅粧做豺狼。法場斗帳。獄牢牙床。柳眉刀。星眼劍。絳唇鎗。口美舌香。蛇蠍心腸。共他者無不遭殃。纖塵入水。片雪投湯。秦楚強。吳越壯。為他亡。早知色是傷人劍。殺盡世人人不防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昏暈起來。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曾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慌的金蓮連忙問道。只

悄你空心虛霧。且坐着吃些甚麼兒着。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廚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听見。叫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听便了。听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分付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根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和你善哩。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這咱晚纔來。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鋪子里吃酒來。不一時雪娥熬了粥。教秋菊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拏起粥來。只吃了半甌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里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旦。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了帖兒發帖兒去。十五日請周菊軒。荊南崗。何大人。他每衆官客吃酒。月娘道你今日還没吃藥。取奶來。把那藥你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張羅的。你有着辛苦勞碌了。一面教春梅問如意兒。擠了奶來。用盞兒盛着。教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春梅扶着。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晃晃蕩蕩。做不的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里在乎這一時上。今日在屋里將息兩日兒。不出去罷。因

說你心里要吃甚麼。我往後邊教了鬟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里不想吃。月娘到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甚麼事。那金蓮听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沒有。姐姐你沒的說。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也不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教我拏茶當酒與他吃。只說沒了酒。好好打發他睡了。自從姐姐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子剌剌的。倒只怕外邊別處有了事來。俺每不知道。若說家里。可是沒絲毫事兒。月娘一面和玉樓。都坐在一處。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根前拶問他。你爹昨日在那里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貫四吃酒。再沒往那里去。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夫只陪俺每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吳月娘听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儘力數罵了一頓。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不的一聲。就來了。說道。姐姐剛纔就埋怨起俺每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俺每人人有面。樹樹有皮。姐姐那等說來。莫不俺每成日把這件事放在頭里。又道姐姐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生恐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具說一遍。月娘方纔信了。說道。嗔道教我拏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說

恁大年紀描眉畫鬢兒的搽的那臉倒相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姐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大兒大婦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廉恥也休要出這個醜月娘道我說只怕他不來誰想他浪排着來了金蓮道這個姐姐纔顯出個皂白來了相韓道國家這個淫婦姐姐還嗔我罵他罷乾淨一家子都養漢是个明王八把個王八花子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兒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還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那金蓮不听便罷听了把臉掣耳朶帶脖子紅了便罵道汗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他家做甚麼還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每小時在俺姨娘家住常過去和他家伴兒要去就說我在他家來我認的他是甚麼是个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那金蓮一声兒就不言語了月娘主張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到儀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麼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用來回話問擺的成擺不成我說還發帖兒哩他不信教我進來稟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去哩還來稟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娘金命水命去投無命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个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酒且擺不成改了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自知一兩日好些

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不遂虛陽腫脹不便處發出紅暈
來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尿管中猶如刀
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外邊排軍伴當俻下馬伺候還等
西門慶往衙門里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
依我拏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
虛弱趂早使小厮請了任醫官教瞧瞧你吃他兩貼藥過來休
要只顧挨着不是事你恁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麼兒
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
過兩日兒好了我還出去雖故差人拏帖兒送假牌往衙門里
去在床上睡着只是急躁沒好氣應伯爵打听得知走來看他
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声喏道前日打攪哥

哥心中不好嗔道花大舅那里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
我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旦伯爵道哥你如今心內怎樣的西
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伯爵道我
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敎人看來不曾西門慶道房下說
請任后溪來看我我說又沒甚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
這个就差了還請他來看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
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說你
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諕
了一跳教我今日早來看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
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个日兒
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

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
了西門慶於是使琴童兒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
脉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乃是
脫陽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封了五星銀子討將藥來
吃了止住了頭暈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腫痛
溺尿甚難說畢作辭起身去了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
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一盒菓餡餅兒一盒玫瑰金餅一副
蹄子兩隻燒鴨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心里不自在西
門慶道你姐兒兩個白憑來看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兒因
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
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去李瓶兒那

邊屋里與月娘眾人見節請到後邊擺茶畢又走來前邊陪西
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
慶教玉簫攙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卓兒吃酒謝
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曾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西門慶道我
還沒吃粥嚥不下去希大道拿粥來俺每陪哥吃些粥兒還好
不一時拿將粥來玉簫拿盞兒伺候眾人陪着吃點心下飯西
門慶拿起粥來只扒了半盞兒就不吃下去了月娘和李桂姐吳
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管待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
了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過
來唱一套兒與你爹听那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
說吃酒哩不教過來眾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

只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自然側擲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掛心三人於是作辭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分付你對你大娘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耽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痰火你何不請他來看看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濟只怕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使棋童兒請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脈對吳大舅陳經濟說老爹是个下部蘊毒若久而不治卒成澼血淋之疾廼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溺不出來月娘慌了打發桂姐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癃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赶到這邊下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麈柄如鐵晝夜不倒潘金蓮晚夕不知好歹還騎在他上邊倒澆燭掇弄死而復甦者數次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便來看你我扶你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偏三不是个待人的那西門慶點頭兒於是月娘替他穿上煖衣于金蓮肩搭攙扶着徃離了金蓮房徑後邊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下香

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經濟請他到於後邊臥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貴恙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邊火倒退下了只是下邊腫毒當不的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親昨日新到舍下有一封書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劉號橘齋年半百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里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荅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西門慶這里隨即差玳安拏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劉橘齋來看了脈并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來西門慶荅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

頭一盞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一盒菓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西門慶進門花枝招颭繡帶飄飄與西門慶磕着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声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又起動你媽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咲道甚麼大禮惶恐的要不的因說爹清减的恁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辰只吃了些些粥湯兒還沒吃甚麼兒剛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分付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恁惹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逐

日就懶待吃。須也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為命。終須
但用的有抂撒些兒。不然越發淘淥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頓
爛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梗粟米粥兒。這
鄭月兒跳上炕去。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口口喂他。
強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撥了兩筯兒鴿子雛兒在口內。
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却
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簫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
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臨晚管待酒饌與
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
說道。爹你耐心兒將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比及到晚夕。西門
慶又吃了劉橋齋第二貼藥。遍身疼痛。叫喚了一夜。到五更時分。

那不便腎囊腫脹破了。流了一灘鮮血。龜頭上又生出疳瘡來。
流黄水不止。西門慶不覺昏迷過去。月娘眾人慌了。都守着看
視。見吃藥不効。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
人燈跳神。一面又使小廝往周守禦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里。
請他來看西門慶。他原相他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
之病。賁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
土地廟前。出着個卦肆兒。又行醫。又賣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
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
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減。病體懨懨。勒着手帕。在於卧榻。先胗
了脉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竭虛。是太極邪火聚於
慾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吾有詩八句。說與你听。只因他

醉飽行房戀女娥　精神血脉暗消磨

遺精溺血流白濁　燈盡油乾腎水枯

當時秖恨歡娛少　今日翻為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　總是盧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治不的了。說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掐指尋紋。打算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算命見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尅壬水。歲傷日。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戊冲辰。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源。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

命犯災星必主低　身輕煞重有災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　就是神仙也皺眉

月娘道。命中既不好。先生你替他演演禽星如何。這吳神仙鋪下禽遁干支。他說道

心月狐狸角木蛟　絳幃深處不相饒

常在月宮飛玉露　偕從月下奪金標

樂處化為真雞子　死時還想爛甜瓜

天罡地煞皆無救　就是玉皇也徒勞

月娘道。禽上不好。請先生替我圓圓夢罷。神仙道。請娘子說來貧道圓。月娘道。我夢見大廈將頽。紅衣罩體。撷折碧玉簪。跌破了菱花鏡。神仙道。娘子莫怪我說。大廈將頽。夫君有厄。紅衣罩體。孝服臨身。撷折了碧玉簪。姊妹一時失散。跌破了菱花鏡。夫

妻指日分離。此夢猶然不好不好。月娘道。問先生有解麽。神仙道。白虎當頭攔路。喪門魁在生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見命中無有救星。於是拏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不在話下。正是

卦裡陰陽仔細尋　無端閑事莫閑心
平生作善天加慶　心不欺貧禍不侵

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願。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願心。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根前站立。問他討債。又不肯告人說。只教人厮守着他。見月娘不在根前。一手拉着潘金蓮。心中捨不的他。滿眼落淚。說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姊妹們好好守着我的靈。休要失散了。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奴和你做夫妻一塲。西門慶听了。不覺哽咽。哭不出聲來。說道。我覺自家好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話。指着金蓮說。六兒他從前的事。你耽待他罷。說畢。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滾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西門慶道。你休哭。听我囑付你。有駐馬听為証

賢妻休悲我有衷情告你知。妻你腹中是男是女。養下來看大成人。守我的家私。三賢九烈要貞心。一妻四妾。攜帶着住。彼此光輝光輝。我死在九泉之下口眼皆閉。

月娘听了。亦回答道。

多謝兒夫遺後良言教道奴。夫我本女流之輩。四德三從與你那樣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同途。一鞍一馬不須分付。

囑付了吳月娘。又把陳經濟。叫到根前說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兒靠壻。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好歹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們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又分付我死後。段子鋪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我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開了。賁四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紬絨鋪。是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教你應二叔拏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筭。討來發送我。你只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鋪子罷。段子鋪占用銀二萬兩。生藥鋪五千兩。韓夥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們盤纏。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門外徐四鋪內。還本利欠我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后對門并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說畢哽哽咽

明的哭了。陳經濟道。爹囑付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打夥兒傳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賁四崔本都進來看視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分付了一遍。衆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見一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到於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捱到早辰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為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日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尚未曾預備。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根前。開了廂子。拏出四定元寶。教他兩個看材板去。剛打發去了。不防月娘一陣就害肚里疼。急撲進去看床上倒下。就昏運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里。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裝綁穿衣服。忽听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床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是決撒了。玉樓教李嬌兒守着月娘。他便就使小廝快請蔡老娘去。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教如意兒來了。比及玉樓回到里面屋里。不見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赶月娘昏沉房

內無人箱子開着，揩睹拏了五定元寶，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拏
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里取草紙去來。
那玉樓也不徐顧，且守看月娘，拏楿子伺候，見月娘看看疼的
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裏裝椰
西門慶停當，口內纔沒了氣兒，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蔡老
娘收裹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娘煖炕上
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
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
的。月娘道，比不的那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如今沒了老爹，將
就收了罷。待洗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
一套衣服兒罷。拜謝去了。月娘甦省過來，看見廚子大開着，便

罵玉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廚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
走，就不說鎖鎖兒。玉簫道，我只說娘鎖了廚子，就不曾看見。於
是取鎖來鎖了。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里，走出對着金
蓮說，原來大姐姐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
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定元寶，往屋里去了。當下吳二舅、賁
四往尚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材板來，教匠人解鋸成槨。眾小厮
把西門慶抬出停當在大廳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
時，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眾夥計，都在前廳熱亂，收燈捲畫，盖
上紙被，設放香燈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
正辰時斷氣，合家都不犯凶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
六日破土出殯，也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

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千戶家去家中破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女婿陳經濟斬衰治杖孝簾還礼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管待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傅夥計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興管廚吳大舅與甘夥計陪待人客蔡老娘來洗了三次月娘與了一套紬子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改名叫孝哥兒未免送些喜麵親隣與衆街坊隣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墓生兒子就與老頭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了個兒子世間少有蹺蹊古怪事不說衆人理亂這庄事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大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衆人見礼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了要請月娘出來拜見吳大舅便說舍妹暗房出不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個娃兒伯爵然道有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個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落後陳經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們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紀事體上還不大十分歷練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也有公事不得閑見有他娘在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外邊事怎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長一個親娘舅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個都根主兒再有誰大如你老人家

的日問道有了發引的日期吳大舅道擇在二月十六日破土
三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
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丁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
武畧將軍西門公之柩那日何千戶來吊孝靈前拜畢吳大舅
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
軍會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里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
襲回衙門當差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悞呈來重治又對吳
大舅道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即
行追治吊孝畢到衙門里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衛去了
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兗州察院投下了書
禮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說道你呈來一

步便知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上
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須得留下春鴻來爵李三
在公廨駐劄隨即差快手拏牌赶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
鴻書中又與了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走
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
做齊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念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
下說宋老爹沒與來咱每都投到大街張二官府那里去罷你
二人不去我與你每人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拏出來就是了
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些二不肯口里含糊應諾到家
見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吊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
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經濟磕了頭問討的

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還不言語。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拏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教他隱下休拏出來。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背義。徑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是個有恩的。叵耐李三這廝短命。見姐夫沒了。幾日。就這等壞心。因把這件事。對應伯爵說。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趁着剛纔何大人分付。把這件寫紙狀子。呈到衙門里。教他替俺追追。這銀子出來。發送姐夫。他同寮間。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肯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卻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等我和他說罷。於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

廝。倒做了管手。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騷。他如今怎般恁般。要拏文書提刑所告你每理。常言道。官官相護。何況又同寮之間。費恁難事。你等原抵開的過他。依我。不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悄悄送上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兗州府幹了事來了。我聽得說。這宗錢粮。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舉出來。咱投張二官那里去罷。你每二人。再奏得二百兩。少了也拏不出來。再備辦一張祭桌。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慢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而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個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慌速些了。真個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眾老舅張主。張主。這吳大

舅已聽他妹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如何不應承，於是收了銀子。到次日李智黃四，備了一張插桌，豬首三牲，二百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拏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兩，余者教他做上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糧去了，不在話下。正是金逢火煉方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有詩爲証

造物於人莫強求　勸君凡事把心收

你今貪得收人業　還有收人在後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陳經濟竊玉偷香　李嬌兒盜財歸院

詩曰

寺廢僧居少　橋攤客過稀

家貧奴婢懶　官滿吏民欺

水淺魚難住　林疎鳥不棲

世情看冷煖　人面逐高低

此八句詩，單說着這世態炎涼，人心冷煖，可嘆之甚也。西門慶死了，首七光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在家，攢念二七經，不題。却說那日報恩寺朗僧官，十六衆僧人，做水陸，有喬大戶家上祭，這應伯爵約會了齋祀中先位朋友，頭一個是應伯爵，第二個

謝希大第三個花子油第四個祝日念第五個孫天化第六個常時節第七個白來創七人坐在一處伯爵先開說道大官人沒了今二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也曾嚼他過的今日他沒了莫非推不知道洒土也瞇了後人眼睛兒也他就到五閻王根前也不饒你我了你我如今這等計較每人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使一錢六分連花兒買上一張卓面五碗湯飯五碟菓子使了一錢一付三牲使了一錢五分一瓶酒使了五分一盤冥紙香燭使了二錢買一錢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使一錢二分銀子顧人抬了去大官人靈前眾人祭奠了咱還便益又討了他值七分銀一條孝絹拏到家做裙腰子他莫不白放咱每出來咱還吃他一陣到明日出殯山頭飽飽食一頓每人還得他半張靠山卓面來家與老婆孩子吃着兩三日買燒餅錢這個好不好眾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整理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門外人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昔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於是包含着里面作就一篇祭文登軸停當把祭祀抬到西門慶靈前擺下陳經濟穿孝在旁還礼伯爵為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里曉的其中滋味澆了莫酒只顧把祝文來宣念其文畧曰

維重和元年歲戊戌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生應伯爵謝希大花子油祝日念孫天化常時節白來創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灵曰維灵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不
怕硬的不降常濟人以點水容人以瀝露功人精光囊篋頗
厚氣槩軒昂逢藥而舉遇陰伏降錦襠隊中居住團天庫裏
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撓摑逢虱蟣而騷痒難當受恩小子常
在胯下隨幫也曾在章臺而宿柳也曾在謝館而猖狂正宜
撐頭活腦久戰熬場胡何一疾不起之殃見今你便長伸着
脚子去了丢下子如班鳩跌彈倚靠何方難上他烟花之寨
難靠他八字紅墻再不得同席而偎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
温香撇的人垂頭跌脚閃得人囊温郎當今特奠茲白濁次
獻寸觴灵其不昧來格來歆尚享

衆人祭畢陳經濟下來還礼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出門
那日院中李家虔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謀定計備了一張祭
卓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紙弔問月娘不出來都是
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家桂卿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
俺媽說人已是死了你我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
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教你手里有東西悄悄教李銘稍了家
去防後你還恁傻常言道楊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
時也少不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聽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
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卓喬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
在灵前擺下祭祀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陪待
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小厮

每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兒不知就裡，到月娘房里，向月娘說：韓大嬸來與爹上紙，在前邊站了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便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韓大嬸、㞞大嬸，賊狗攮的養漢的淫婦，把人家弄家敗人亡，父南子北，夫逝妻散的，還來上甚麼㞞紙。一頓罵的來安兒摸門不着，來到靈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嘴各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纔說：娘稍出四馬兒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他男子漢領着咱惹多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歹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教二姐姐三姐姐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恁樣的，教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纔不言語了。良久，孟玉樓還了禮，陪他在靈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臉，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枝損百株，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每伴，你每看了提偶的，明日去罷。留了半日，只桂姐、銀姐不去了，只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油、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也有二十余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

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堂客都在灵旁廝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卓席朝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里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開上開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原來陳經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在灵前溜眼帳子後調笑至是赶人散一亂中堂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廝每都收家活這金蓮赶眼錯揑了經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可成就了你罷趁大姐在後邊咱要就往你屋里去罷經濟听了把不的一聲先往屋里開門去了婦人黑影里抽身鑽入他房內更不答話解開裙子仰卧在炕上雙鳬飛肩交陳經濟奸要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鴛幃雲雨百年情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個柳腰款擺一個玉莖忙舒耳邊訴雨意雲情枕上說山盟海誓鶯恣蝶採旖妮摶弄百千般狂雨羞雲嬌媚施逞千萬態一個低聲不住叫親親一個摟抱未免呼達達正是得多少柳色乍翻新樣綠花容不減舊時紅

霎時雲雨了畢婦人恐怕人來連忙出房往後邊去了到次日這小夥兒嘗着這個甜頭兒早辰走到金蓮房來金蓮還在被窩里未起來從窓眼里張看見婦人被擁紅雲粉腮印玉說道好管庫房的這咱還不起來今日喬親家爹來上祭大娘分付教把昨日擺的李三黃四家那祭卓收進來罷你快些起來且

拏鑰匙出來與我。婦人連忙教春梅拏鑰匙與經濟。經濟先教
春梅樓上開門去了。婦人便從窗眼裡遞出舌頭。兩個咂了一
回。正是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嚥甜唾融心溢肺肝。有詞為証。
恨杜鵑聲透珠簾。心似針簽情似膠粘。我則見笑臉腮窩愁
粉黛瘦顯春纖。寶髻乱雲鬆翠鈿。贈顏酡玉減紅添。檀口曾
沾。到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內猶甜。
良久春梅樓上開了門。經濟往前邊看搬祭祀去了。不一時喬
大戶家祭來擺下。喬大戶娘子。并喬大戶許多親眷。靈前祭畢。
吳大舅二舅。甘夥計陪侍。請至捲棚管待。李銘吳惠彈唱。那日
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弔孝。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束腰。
後邊與堂客一處坐的。鄭愛月兒看見吳銀姐。李桂姐。都在這
里便與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沒了。有個不來的。你們
好人兒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一
憂。惜乎只是爹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愁
月娘俱打發了孝。留坐至晚方散。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
玉皇廟吳道官十六個道衆。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
千戶作創。約會了劉薛二內相周守禦荊統制張團練雲指揮。
等數員武官。合着上了一壇祭。月娘這里請了喬大戶吳大舅。
應伯爵來陪侍。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管待去了。俱
不必細說。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分付把李瓶兒靈床連影抬
出去。一把火焚之。將廂籠都搬到上房內堆放。妳子如意兒并
迎春收在後邊答應。把綉春與了李嬌兒房內使喚。將李瓶兒

那邊房門。一把鎖鎖了。有伶正是畫棟雕梁猶未乾。堂前不見
痴心客。有詩為証

襄王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樣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到粉墻頭

那時李銘。日日假以孝堂助忙。暗暗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掖送到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瞞過月娘一人眼目。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誰敢道個不字。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沒曾念經。十二日陳經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冥器紙劄。送殯之人。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臨棺材出門。陳經濟摔盆扶柩。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上。捧的高高的。念了幾句文。說西門慶一生始末。道得好。

恭惟
故錦衣武略將軍西門大官人之靈。伏以人生在世。如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你画堂綉閣。命盡有若風燈。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為禍患之資。紅粉輕裘。總是塵勞之費。妻奴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空榜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廂。死後無寸絲之分。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苦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三寸氣斷。去弗迴。改頭換面無遍數。詩曰

人生最苦是無常　個個臨終手脚忙

地水火風相逼迫　精神魂魄各飛揚
生前不解尋活路　死後知他去那廂
一切萬般將不去　赤條條的見閻王

郎僧官念畢偈文，陳經濟摔破紙盆，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動天。吳月娘坐魂轎，後面眾堂客上轎，都圍隨材走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經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了葬。眾孝眷掩土畢，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家：只是吳大舅、喬大戶、何千戶、沈姨夫、韓姨夫與眾夥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下十二眾道童，回靈安於上房明間正寢，大小安靈，陰陽洒掃已畢，打發眾親戚出門。吳月娘等不免伴夫靈守孝，一日暖了墓回來，答應班上排軍節級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十二眾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生天。吳大妗子并吳舜臣媳婦，都在家中相伴。原來出殯之時，李桂卿、桂姐在山頭悄悄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說：你沒量，你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甚麼？教你一場嚷亂登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如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娶你做二房娘子，當家理紀。你那里便圖出身，你在這里守到老死，也不怎麼。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為本，趨炎附勢為强，不可錯過了時光。這李嬌兒聽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在墳上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

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揣在腰里。轉了家去。嚷的月娘知道。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赶去鋪子里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來。分付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這花娘惱羞變成怒。正尋不着這箇由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妗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箇大嚷大鬧。拍着西門慶靈床子。哭哭啼啼。叫叫嚎嚎。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弔。丫鬟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大妗子計議。請將李家虔婆來。要打發他歸院。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幾句言語。我家人在你這里。做小伏低。頂缸受氣。好容易就開交了罷。須得幾十兩遮羞錢。吳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張主。相講了半日。教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廂籠床帳家活。盡與他。打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丫鬟去。李嬌兒一心要這兩個丫頭。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為娼。一句慌了鴇子。就不敢開言。變做笑吟吟臉兒。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賣俏為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辰張風流。晚夕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迎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未到家中。撾打揪撏。燃香燒剪。走死哭嫁。娶到家。改志從良。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活時偷食抹嘴。就是死後嚷鬧離門。不拘幾時還喫舊鍋粥去了。正是蛇入筒中曲性在。鳥出籠輕便飛騰。有詩為証

堪嘆烟花不久長　洞房夜夜換新郎

兩隻玉腕千人枕　一點朱脣萬客嘗
造就百般嬌艷態　生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總有牢籠計　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於是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場。衆人都在旁勸解。潘金蓮道。姐姐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到想海東。這個都是他當初幹的營生。今日教大姐姐這等惹氣。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兒來報。巡鹽蔡老爹來了。在廳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灵沒灵。我回有灵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灵前拜拜。我來對娘說。月娘分付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經濟穿上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灵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再不敘一言就讓月娘夫人請回房。因問經濟說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拜謝。不期作了人故便問甚麼病來。陳經濟道。是個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即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絨襪。四尾白鯗。四罐蜜餞。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又挐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始終之交。分付大官交進房去。經濟道。老爹忒多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廳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挐茶來。我吃一鍾就是了。左右須臾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揚長起身上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懽喜。又是那慘切。想有他

在時，似這樣官員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脚子，空有家私，眼看着就無人陪侍。正是：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画即江山。有詩為証：

靜掩重門春日長，為誰展轉怨流光。
更憐無限秋波眼，默地懷人淚兩行。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听得知，報與張二官兒，就拏着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歲，屬兎的，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虔婆瞞了六歲，只說二十八歲，教伯爵應瞞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日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不在話下。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粮，逐日寶鞍大馬，在院中搖擺。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千兩金銀，上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中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極標致，上画兒般人材，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折牌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識字，一筆好寫，彈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唱的還喬。說的這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得就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的賣炊餅武大郎的妻子麽？伯爵道：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人不嫁。張二官道：累你打听着，待有嫁人的聲口

你來對我說，等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里有個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爵兒。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聲口，就來報你知道。難得你若娶過，教這個人來家，也強如娶過唱的。當時有西門慶在，為娶他也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道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女貌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却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閒子弟，極是勢利小人。見他家豪富，希圖衣食，便竭力承奉，稱功誦德；或肯撒漫使用，說是疎財仗義，慷慨丈夫。脅肩諂笑，獻子出妻，無所不至。一見那門庭冷落，便唇譏腹誹，說他外務，不肯成家立業，祖宗不肯有此敗兒。就是平日深恩，視如陌路。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画虎画皮難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為証：

昔年意氣似金蘭　百計趨承不等閑
今日西門身死後　紛紛謀妾伴人眠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九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

萬事從天莫强求　天公報應自分明
貪淫縱意姧人婦　背主侵財被不仁
莫道身亡人弄鬼　由來勢敗僕忘恩
堪嘆西門成甚業　贏得姧徒富半生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兩個，自從西門慶將二千兩銀子，打發他在江南等處置買貨物，一路飡風宿水，夜住曉行，到于揚州去處，抓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命之恩，儘力趍奉他兩個，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取樂。一日初冬，天氣寒

雲淡淡，哀雁凄凄，樹木彫零，景物蕭瑟，不勝旅思。于是二人連忙將銀往各處置了布疋，裝在楊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舊日請的表子，楊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日逐請楊州鹽客王海峯和苗青遊寶應湖，遊了一日，歸到院中。玉枝兒鴇子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衆人擺酒，與鴇子王一媽做生日，使後生胡秀買辦酒肴果菜，又使他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又不見到，想他就同王海峯來了。至日落時分，胡秀纔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厮不知在那里咮酒，咮得這咱纔來，口裏噴出來酒氣，客人也先來了已半日，你不知那里來。我到明日，定筭你出去。那胡秀把眼斜瞅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喃吶吶，說你罵我，你家老婆在家里仰撾着挠，你在這里合蓬着丟，宅里老爹包着你家老婆，合的不值了，纔交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你在這里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哩。得人不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爲人。對玉枝兒鴇子只顧說。鴇子便拉出他院子里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里睡去罷。那胡秀大嚶小喝，白不進房來。不料韓道國正陪衆客商在席上吃酒，身穿着白綾道袍，綠絨襖衣，毡鞋絨襪，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端了兩脚，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雇你一日，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趕他去。那胡秀那里肯出門，在院子內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趕我？我沒壞了管帳事，你倒養老婆，倒撅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手拉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

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裏挺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里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衆客商耻笑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遞酒閗笑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見三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道不曉一字被來保苗小湖做好做歹勸住了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打包裝載上船苗青打點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并胡秀起身王玉枝并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馬頭作别餞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月前臨行閘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上站立忽見街坊嚴四郎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對他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蚕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見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便益鈔關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不賣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財主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只得强不過他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何秀在船上等着納稅

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裝成馱垜。先行一步家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垛。往清河縣家中來。不在言表。有日進城在甕城南門裏。日色漸落。不想路上撞遇西門慶家看墳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拏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墳上與老爹燒紙去也。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那時天已漸晚。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廟香靄鐘聲。一輪明月掛疎林。幾點疎星明碧落。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雙滴。四邊宿霧。昏昏罩舞榭歌臺。三市沉烟。隱隱閉綠窗朱戶。兩兩佳人歸繡幙。紛紛仕子捲書幃。

這韓道國進城來。到十字街上。心中算計。且住。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况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赶脚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搬行李馱垛進來。有丫鬟看見。報與王六兒。說爹來家了。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拂去塵土。馱垛搭連。放在堂中。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丫鬟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說老爹死了。剛纔來到城外。又撞見墳頭張安推

酒來往續上去說明日是斷七果不虛傳端的好好的怎的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當時禍福誰人保得無常韓道國一面把馱垜打開裏面是他江南置的衣裳細軟貨物兩條搭連內倒出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倒在坑上打開都是白光光雪花銀兩對老婆說此是我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先來了又是兩包梯己銀子一百兩今日晚了明日早送與他家去罷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先看顧你不曾王六兒道他在時倒也罷了如今你這銀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道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呸你這傻才這遭再休要傻了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裡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爭你送與他一半交他招認道兒問你下落到不如一狠二

狠把他這一千兩咱顧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裡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招放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急切打發不出去怎了老婆道你看沒才料何不叫將第二個來留幾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胆敢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就尋去你我也不怕他韓道國說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老婆道自古有天理到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想着他孝堂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插桌三牲往他家燒帋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裏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

坐。坐轎子來家。想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一席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曉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交他看守房子。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搗鬼千肯萬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并兩個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僱了二輛大車。把箱籠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　頓斷金鎖走蛟龍。

這里韓道國夫妻東京去不題。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經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帋。墳頭告訴月娘。把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家里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帋坐了沒多回。老早就起了來家。使陳經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里了。敲時叫着不聞人言。次叫韓二出來。說俺姪女兒東京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里。這陳經濟回月娘。月娘不放心。使經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船去了。三日到臨清馬頭舡上。尋着來保舡隻。來保問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經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墳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拏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嗔道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乾净要起毛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當下這來

保見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經濟小夥兒引誘在馬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請表子頑耍，暗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城裡來，家中東廂房卸下。那時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舖已關了，對門段舖甘夥計崔本賣貨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藥舖，經濟與傅夥計開着。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侄女兒四歲，二人割衿做了親家。家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被他一頓話說

咱早休去。一個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他不來尋趁，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虱子頭上撓。月娘道，翟親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兒見在他家得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這幾兩銀子罷，更休題了。月娘交他會買頭，發賣布貨，他甫會了主兒。月娘交陳經濟兌銀講價錢，主兒都不服，挐銀出去了。來保便說，姐夫你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的行情，寧可賣了悔，休要悔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十分把弓兒拽滿，迸了主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托大說話，你年少不知事體，我莫不乾腆兒，往外撒，不如賣了，是一場事。那經濟聽了，使性

兒不管了，他不等月娘分付，匹手奪過算盤來，邀回王兒來，把
銀子兌了二千餘兩，一件件交付與經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
推貨出門。月娘與了陳經濟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
意兒昻昻大意不收，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
死水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
夕外邊吃的醉醉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
老人家青春少小，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兒子，不害孤另
麼。月娘一聲兒沒言語。一日東京翟管家寄書來，知道西門慶
死了，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有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價錢
說了，去兌銀子來，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
腳，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

不叫娘只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個
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交家樂
出去，有個不傳出去的，何況韓夥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
太，有個不說的，我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你
不與他，他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奉與
他，還是遲了。不如今日難說四個，都與他，胡亂打發兩個與他
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房中春
梅都不好打發，繡春又要看哥兒不出門，問他房中玉簫與迎
春情願要去，以此就差來保僱車輛，裝載兩個女子出門往東
京太師府中來。不料來保這廝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姦了。
有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若不是親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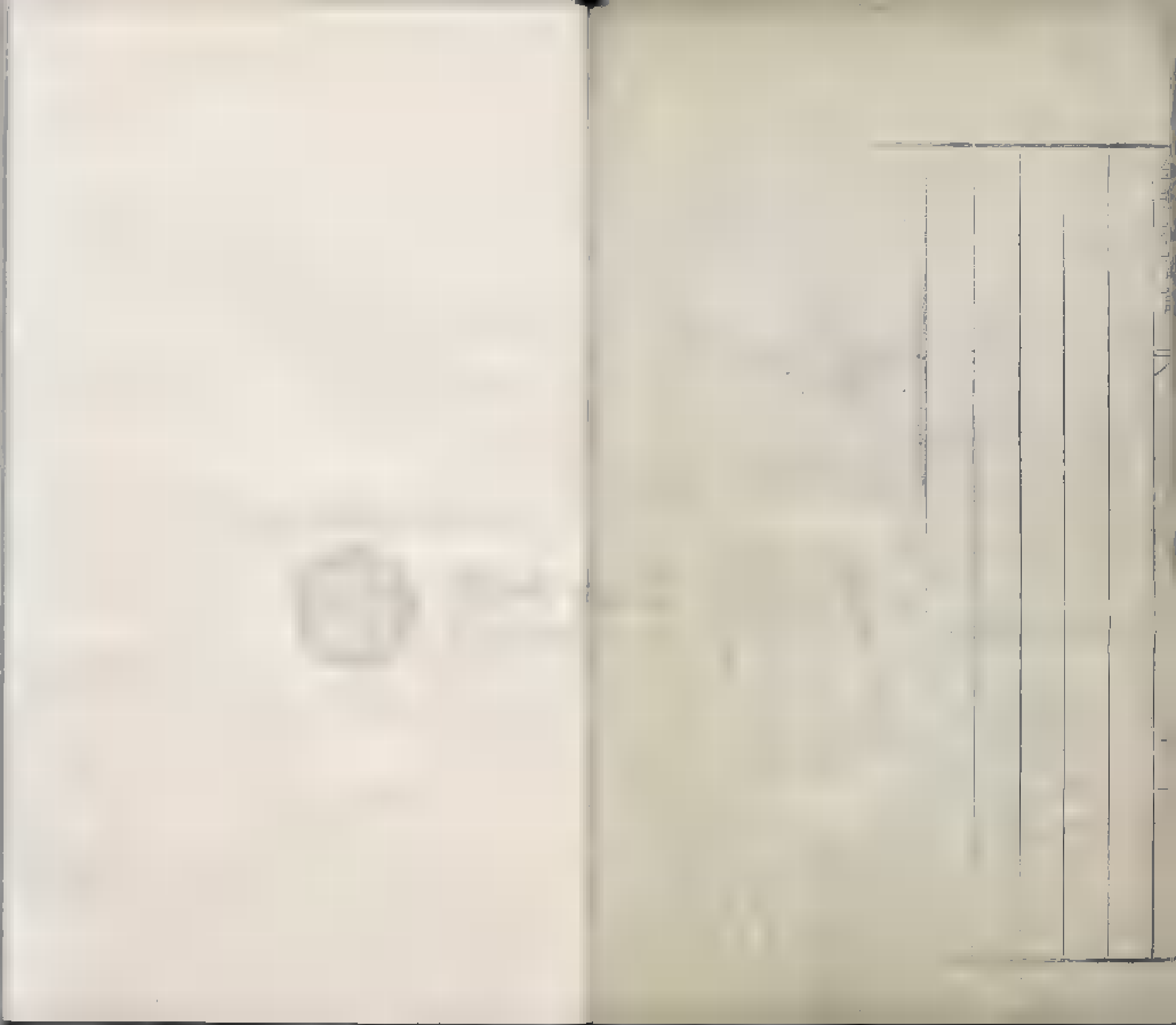
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然不怕他也不敢來東京尋我翟謙看
見兩個女子迎春玉簫都生的好模樣兒一個會箏一個會絃
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兩錠元寶來
這來保還尅了一錠到家只拿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
語恐嚇月娘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拿家來你還不
知韓夥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
子呼奴使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老爺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
姐日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換
套穿衣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材姿
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百伶百俐一
口一聲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里還在他手里

討針線唯說耳月娘還甚是知感他不盡打發他酒饌吃了與
他銀子又不受拏了一疋段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
下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布
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在外邊就來劉倉
右邊門首開雜貨鋪兒他便日逐隨倚祀會茶他老婆惠祥要
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娘家去到房子里從新換了頭面衣服珠
子箍兒插金戴銀往王六兒娘家王母猪家扳親家行人情坐
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里依舊換了慘淡衣裳纔往西門
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來保這厮常時吃醉了來月
娘房中嘲話調戲兩番三次不是月娘爲人正大也被他說念
的心邪上了道兒又有一般家奴院公在月娘根前說他媳婦

子在外與王毋猪作親家揷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他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不信惠祥聽見此言在厨房中罵大罵小他便裝胖學蠢自巳誇獎說衆人你每只好在家里說炕頭子上嘴罷了相我水皮子上顧贍將家中這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若不是我都乞韓夥計老牛箝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聲乾丢在水里也不响如今還不得俺每一個是說俺轉了主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也不知撚香的也不知自古信人調丢了瓢他媳婦子惠祥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子轉的錢大了在外行三坐五扳親家老道出門問我姊那里借的衣裳幾件子首飾就說是俺落得主子銀子治的要擠撮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等俺每出去料莫天也不着餓老鴉兒吃草我洗浄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西門慶家里住牢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由頭兒和人嚷鬧上弔漢子又兩番三次無人處在根前無禮心裡也氣得没入脚處只得交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剌剌和他舅子開起個布鋪來發賣各色細布日逐會倚祀行人情不在話下正是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有詩爲証

我勸世間人　切莫把心欺
欺心即欺天　莫道天不知
天只在頭上　昭然不可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夜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

記得書齋作會時　雲蹤雨跡少人知
曉來鸞鳳栖雙枕　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　夢魂迷　今宵喜得効于飛
顛鸞倒鳳無窮樂　從此雙雙永不離

話說潘金蓮與陳經濟自從西門慶孝堂在廂房裡得手之後，兩箇人嘗着甜頭兒，日逐白日偷寒，黃昏送煖，或倚肩嘲笑，或並坐調情，掐打揪擰，通無忌憚。或有人根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成，搓在紙條兒內，丟在地下。你有話傳與我，我有話傳與你。一日四月天氣，潘金蓮將自己袖的一方銀絲汗巾兒，裹着一

箇玉色紗挑線香袋兒裡面裝安息排草玫瑰花瓣兒并一縷頭髮又着些松栢兒一面挑着松栢長青一面是人如花面八字封的停當要與經濟不想經濟不在廂房內遂打𢈔眼內投進去後經濟開門進入房中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却是汗巾香袋兒帋上寫一詞名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當中結下青絲髮松栢兒要你常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荼蘼架

這經濟見詞上許他在荼蘼架下等候私會佳期隨即封了一柄金湘妃竹扇兒亦寫一詞在上面荅他袖入花園內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經濟三不知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在家不在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决撒了連忙走出來掀起簾子看見是他伴做擺手兒說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纔在這裡和他們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兒去了這經濟見有月娘在房裡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甚麼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不久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中取出物事拆開却是湘妃竹白紗扇兒一把上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有水仙子一首為証

紫竹白紗甚逍遥綠青蒲巧製成金鈒銀錢十分妙妙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慢輕揺休教那俗人見偷了

婦人一見其詞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箇丫頭打
發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裡然後他便在房中綠窗半啓
絳燭高燒收拾床鋪衾枕薰香澡牝獨立木香棚下專等經濟
今晚來赴佳期却說西門大姐那日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
子宣卷去了止有元宵兒在屋裡經濟躲身已與了他一方手帕
安付他看守房中我在你五娘那邊請我下棋去等大姑娘進
來你快叫我去那元宵兒應諾了這經濟得手走來花園中那
花篩月影參差掩映走在荼蘼架下遠遠望着見婦人摘去冠
兒半挽烏雲上着藕絲衫下着翠紋裙脚襯凌波羅襪從木香
棚下來這經濟猛然從荼蘼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抱住把婦
人唬了一跳說呸小短命猛可鑽出來唬了我一跳早是我你

摟便將就罷了若是別人你也恁大膽摟起來經濟吃的半酣
兒笑道早知摟了你就錯摟了紅娘也是沒奈何兩箇于是相
摟相抱携手進入房中房中熒煌煌掌着燈燭卓上設着酒餚
一面頂了角門並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知不知經
濟道大姐後邊聽宣卷去了我安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裡叫
我只說在這裡下棋哩說畢兩箇儅笑做一處飲酒多時常言
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一箇嘴兒
相親一箇腮兒厮搵早了燈上床交接婦人摟抱經濟經濟亦
揣摸着婦人婦人唱六娘子

入門來將奴摟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俏冤家頑的十分
恠嗏將奴脚兒擡脚兒擡攪亂了烏雲鬏髻兒歪

經濟亦占回前詞一首

兩意相投情掛牽。休要閃的人孤眠。山盟海誓說千遍。殘情上放着天。放着天。你又青春咱少年。

兩人雲雨纔畢。只聽得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經濟慌的穿衣出門去了。正是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無處尋。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稍間堆放生藥香料。兩箇自此以後。情沾肺腑。意密如膠。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早辰梳粧打扮。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不想陳經濟正拏鑰匙上樓。開庫房間。拏藥材香料。撞遇在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無人。兩箇摟抱着親嘴咂舌。一箇叫親親五娘。一箇呼心肝性命。說趁無人。咱在這裡幹了罷。一面解退衣裤。就在一張春櫈上。雙鳧飛肩。靈根半入。不勝綢繆。有生藥名水仙子為証。

當歸半夏紫紅石。可意檳榔招做女婿。浪蕩根插入草麻內。毋丁香左右偎。大麻花一陣昏迷。白水銀撲簇簇下。紅娘子心内喜快活殺兩片陳皮。

當初沒巧不成話。兩箇正幹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葉。看見兩箇凑手。脚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倒退回身子。走下胡梯。慌的經濟兜小衣不迭。婦人正穿裙子。婦人便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姐。你姐夫不是別人。我今教你知道了罷。俺兩箇情孚意合拆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只

放在你心裡。春梅便說。姐娘說那裡話。奴伏侍娘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婦人道。你若肯遮蓋俺們。趂你姐夫在這裡。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睡。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每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只得依他。卸下湘裙。解開裩帶。仰在櫈上。儘着這小夥兒受用。有這等事。正是明珠兩顆皆無價。可奈檀郎盡得鑽。有紅繡鞋爲証。

假認做女婿親厚。往來和丈母歪偷。人情裡包藏。鬼胡油。明講做兒女禮。暗結下燕鶯儔。他兩箇見今有

當下經濟耍了春梅。拏茶葉出去了。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非止一日。只背着秋菊。婦人偏聽春梅說話。衣服首飾揀心愛者與之。[illegible]六月初一日。金蓮娘潘姥姥老病沒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一張插桌。三牲冥紙教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去了一遭回來。到次日。却說六月初三日。金蓮起來的早。在月娘房裡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走在大廳院子裡牆根下。急了溺尿。正撩起裙子。蹲踞溺尿。原來西門慶死了。沒人客來往。等閒大廳儀門。只是閉閉不開。經濟在東廂房住。纔起來。忽聽見有人在牆根石榴花樹下。溺的尿刷刷的響。悄悄向窗眼裡張看。郤不想是他。便道。是那箇撒野。在這裡溺尿。撩起衣服。看濺濕了裙子了。這婦人連忙繫上裙子。走到窗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裡。這咱纔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裡麼。經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三更纔睡。大娘後邊拉住我聽宣紅羅寶卷。與他聽。坐到那咱晚。險些兒沒把

腰累痲病了。今日白扒不起來。金蓮道。賊牢成的。就休搗謊哄
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內。聽宣卷來。丫鬟說你。昨日
在孟三兒屋裡吃飯來。經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們都在上房
內。幾時在他屋裡去來。說着這小夥兒跕在炕上。把那話弄的
硬硬的。直豎的一條棍。隔窗眼裡舒過來。婦人一見。笑的要不
的。罵道。怪賊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頭來。諕了我一跳。
你趂早好好抽進去。我好不好。拿針刺與你一下子。教你忍痛
哩。經濟笑道。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你好歹打發
他箇好去處。也是你一點陰騭。婦人罵道。好箇怪牢成久慣的
囚根子。一面向腰裡。摸出面青銅小鏡兒來。放在牕欞上。假做
勻臉照鏡。一面用朱唇吞裹吮咂他那話。吮咂的這小郎君一
點靈犀灌頂。滿腔春意融心。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慇懃愛把
紫簫吹。原來婦人做作如此。若有人看見。只說他照鏡勻臉。麼
不顯其事。其淫蠱顯然。通無廉恥。正咂在熱鬧處。忽聽的有人
走的腳步兒響。這婦人連忙摘下鏡子。走過一邊。經濟便把那
話抽回去。却不想是來安兒小廝。走來說傅大郎前邊請姐夫
吃飯哩。經濟道。教你傅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安兒回
去了。婦人便悄悄向經濟說。晚夕你休往那裡去了。在屋裡。我
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經濟道。謹依來命。婦人說
畢。回房去了。經濟梳洗畢。往鋪中自做買賣不題。不一時天色
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要
在房中洗澡修剪足甲。床上收拾衾枕。趕了蚊子。放下紗帳子。

小蒙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
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人道。你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邊
大院子裡纔有。我去拔幾根來。娘教秋菊尋下杵臼。搗下蒜。婦
人附耳低言。悄悄分付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我
和他說話。這春梅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
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棵鳳仙花來。整叫秋菊搗了
半夜。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廚下先睡了。婦人燈光
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櫈子。放在天井內。鋪着涼簟衾枕
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
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紈扇。正
[illegible]正是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
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原來經濟約定。摇木槿花樹為號。就知
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摇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推
開門進來。兩箇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經濟道。大
姐今日没出來。我已安付元宵兒在房裡。有事先來叫我。因問
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摟相抱。二人就在院內櫈
上。赤身露體。席枕交歡。不勝繾綣。但見

情興兩和諧。摟定香肩臉揾腮。手捻香乳綿似軟。實奇哉。掀
起脚兒脫繡鞋。玉體着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雲
雨罷。囑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

兩箇雲雨畢。婦人拏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經濟說。門外你潘
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時。你大娘教

我去探喪燒帋來了。明日出殯你大娘不放我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蚤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姥打發擡錢看着下入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這經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箇不打緊你分付我幹事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我明日絕早出門幹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休題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纔起來在房中梳頭經濟走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裡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經濟道我管何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我敢來回話還剩了二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多多上覆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淚來便叫春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經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由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辰約下他你今日休往那裡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裡和你耍耍這經濟答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邀了他和幾箇朋友往門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驀地到他房中見他睡在床上行李兒也顧不的推他推不醒就知他在那裡吃了酒來可霎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裡掉出一根金頭蓮瓣簪兒來上面鈒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迎亮一看就知是孟玉樓簪子。怎生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袖

若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留幾個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慢追問他下落。于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　空勞神女下巫雲
襄王自是無情緒　辜負朝朝暮暮情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却說經濟睡起，一覺酒醒過來，房中掌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却醉了。回頭見壁上寫了四句詩在上，墨跡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空回去了。打了送上門的風月兒白丟了，心中懊悔不已。這咱的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邊去，角門又關了，走來權花下搖花枝為號，不聽見裡面動靜，不免躧着太湖石，扒過粉牆去。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也覺大慢，歸房悶悶在心，就渾衣上床。經濟不妨半夜他扒過牆來，見院內無人，想了鬟都睡了，悄悄躡足潛蹤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就挨身進來，窗間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自朝裡捱着，低聲叫可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衆朋友邀了我往門外五星原庄上射箭耍子了一日，來家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理他。這經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復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撾了一下，罵道：賊牢拉負心短命，還不悄悄的，丫頭聽見，我知道你有個人，把我不放到心，你今日端的那去來？經濟道：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悮你約，你休惱我，我看見你留

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搗鬼牢拉的。別要說嘴。與我
禁聲。你搗的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本
叫了你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裡這根簪子。却是那裡的。經濟
道。本是那日花園中拾的。今纔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合神
搗鬼。是那花園裡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纔筭這簪子是孟三
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我認千眞萬眞。上面還鈒着他名字。
你還嘆我。嗔道前日我不在。他叫進你房裡吃飯。原來你和他
七箇八箇。我問着你。還不成認。你不和他兩箇有首尾。他的簪
子。緣何到你手裡。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與他。怪道前日他
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裡頭。自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綠
豆皮兒請退了。于是急的經濟。賭神發咒。繼之以哭道。我經濟

若與他有一字絲麻皁線。靈的是東岳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
來碗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要湯不見。要水不見。那婦人終是
不信。說道。你這賊才料。說來的牙疼誓。虧你口內不害磣。兩箇
絮聒了一回。見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倘下。那婦人
把身子扭過。倒背着他。使箇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長。姐姐
短。只是反手望臉上撾過去。諕的經濟氣也不敢出一聲兒來。
乾霍亂了一夜。就不悞合成鬆頭。天明恐怕丫頭起身。依舊越
墻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有醉扶歸詞為証。

我嘴搵着他油鬏髻。他背靠着胸脯皮。早難送香腮左右偎。
只在項窩兒裡長吁氣。一夜何曾見面皮。只覷着牙梳背。

看官聽說。往後金蓮還把這根簪子。與了經濟。後來孟玉樓嫁

了李衙內。往嚴州府去。經濟還拿着這根簪子做証見。認玉樓是姐。要暗中成事。不想玉樓哄越又陷經濟牢獄之災。此事表過不題。正是三光有影遣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堪笑西門識未通　惹將桃李笑春風
滿床錦被藏賊睡　三頓珍羞養大蟲
愛物只圖夫婦好　貪財常把丈人坑
更有一件堪觀處　穿房入屋弄乾坤

話說潘金蓮見陳經濟天明越墻過去了。心中又後悔。次日却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出門。往地藏庵薛姑子那里。替西門慶燒盂蘭會箱庫去。金蓮衆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遇經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

抱出來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你幾句你如何使性
兒今早就跳搏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罷了經濟道你老人家
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沒曾把我麻犯死了你看
把我臉上肉也撾的去了婦人罵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
賊人胆兒虛你平白走怎的經濟向袖中取出了紙帖兒來婦
人打開觀看却是寄生藥一詞說道
動不動將人罵一逕把臉兒上撾千般做小伏低下但言語
便要和咱罷罷字兒說的人心怕忘恩失義俏寃家你冒見
淡了教誰畫
金蓮一見笑了說道既無此事你今晚來後邊我慢慢再問你
經濟道乞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眼兒來等我白日裏睡一覺

兒去婦人道得不去和你算帳說畢婦人回房去了經濟争家
物往舖子里來做了一回買賣歸到廂房挺在床上睡了一覺
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不想比及到黃昏時分天氣
一陣陰黑來窓外簌簌下起雨來正是蕭蕭庭院黃昏雨點點
芭蕉不住聲這經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
甫能教我對証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于是
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流水
這小郎君等不的雨住披着一條茜紅氈子卧单在身上那時
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于是鎖了房門
從西角門大雨裡走入花園金蓮那邊推了推角門婦人知他
今日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在炕房裡

先聽了以此把角門虛掩這經濟推了推角門見掩着便挨身
而入進到婦人明房見紗窗半啟銀蠟高燒桌上酒果已陳金
尊滿泛兩個並肩疊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曾與孟三兒勾
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里經濟道本是我昨日在花園荼蘼架
下拾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婦人道既無此事還把這根簪子
與你關頭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
收好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答話兩個吃酒下棋到一更方
上床就寢顛鸞倒鳳整狂了半夜婦人把昔日西門慶枕邊風
月一旦盡付與情郎身上却說秋菊在那邊屋裏夜聽見這邊
房裡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了到天明雞叫時
分秋菊起來溺尿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响[illegible]月[illegible]雨尚未

止打窗眼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
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我娘自來人前會撇清乾淨暗裏養
着女婿次日逕走到後邊廚房裡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不想
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訴與春梅你那邊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
夫昨日在房裡睡了一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
前邊睡這春梅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你這奴才
幾下教他騙口張舌葬送主子就是一般教你煎煎粥兒就把
鍋來打破了你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我這幾日沒曾打你這
奴才骨朵痒了于是拏棍子向他脊背上儘力狠抽了三十下
打的殺猪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
幾下兒與他撾痒痒兒哩旋剝下叫將小厮來拏大板子儘力

砍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的只像鬪猴兒一般他好小胆兒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裏言不出外言不入都似這般養出家生哨兒來了秋菊道誰說甚麼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彼家誤五鬼的奴才還說甚麼幾聲喝的婦人往廚下去了正是蚊蟲遭扇打只爲嘴傷人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經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鱉棋兒晚夕貪睡失曉至茶時前後還未起來頗露圭角不想被秋菊睃到眼裡連忙走到後邊上房門首對月娘說不想月娘正梳頭小玉在上房門秋菊拉過他一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裡歇了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前日爲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真實看見我須不賴他請奶奶快去瞧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奶奶梳頭哩還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更不題出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輕移蓮步驀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經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脚不迭連忙藏經濟在床身子裡用一床錦被遮蓋的教春梅放小卓兒在床上擎過珠花來且穿珠花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咱還不見出門只道你做甚麼原來在屋裡穿珠花哩一面拏在手中觀看誇道且是穿得好正面芝麻花兩邊槅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趕菊你看着的珠子一個挨一個兒湊的同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替我

穿恁條箍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那心頭小鹿兒纔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回去了說六姐快梳了頭後邊坐金蓮道知道打發月娘出來連忙攛掇經濟出港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揑兩把汗婦人說你大娘等閒無事他不來我這屋裏來無上事他今日大清早辰來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戳的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裡明睡到夜夜睡到明日被我罵喝了他兩聲他還不動俺奶奶問我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方纔來了你老人只放在心裡大人不見小人過只隄防着這奴才就是了看官聽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着了道兒恐傳出去被外人唇恥西門慶爲人一塲沒了多時光見家中婦人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養的這孩子也來路不明一般香香噴噴在家里臭臭烘烘在外頭又以愛女之故不教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教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來遇着傅夥計家去教經濟輪番在鋪子裡上宿取衣物藥材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丫鬟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禁這潘金蓮與經濟兩個熱鬧突突恩情都間阻了正是世間好事多間阻就裏風光不久長有詩爲証

幾向天台訪玉真　三山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月娘雖不見信，晚夕把各處門戶都上了鎖，西門大姐搬進李嬌兒房中居住，經濟尋取藥材衣物，同玳安或平安眼同出入，二人恩情都間阻了，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一處。金蓮每日難捱，綉幃孤枕，怎禁畫閣凄涼，未免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勻，茶飯頓減，帶圍寬褪，懨懨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有春梅向前問道：娘你這兩日怎的不去後邊坐，或是往花園中散心走走，每日短歎長吁，端的為些甚麼？婦人道：你不知道，我與你姐夫相交，有鴈兒落為證。

我與他好似並頭蓮，一處生，比目魚纏成塊，初相逢熱似粘。乍怎離別難禁耐，好是惟奇哉，這兩日他不進來，大娘又把門上鎖，花園中狗兒乖，難猜，奴婢們廝聽的，怪傷懷，這相思實難解。

春梅道：娘你放心，不妨事，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扶着哩。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今晚夕宣卷，後邊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往前邊馬坊內取草裝塡枕頭，等我往前邊鋪子裡叫他去。你寫下個柬帖兒與我，等着我好歹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重報，不可有忘。我的病兒好了，替你做雙滿臉花鞋兒。春梅道：娘說的是那裡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前後進，我情愿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哩。婦人于是輕拈象管，款拂花箋，寫就一個柬帖兒，你封停當

到于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不自在得了個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房中沒事月娘後邊儀門老早關了丫鬟婦女都放出來聽尼僧宣卷金蓮央及春梅遞與他柬帖說道好姐姐你快些請他去有河西六娘子爲証

央及春梅好姐姐你放寬洪海量些些俺團圓只在今宵夜咱你把脚步兒快走些些我這里錦被兒重重等待者

春梅道等我先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拏了筐推往前邊馬坊中取草來墩枕頭就叫他來于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的扣他在廚房內拏了婦人柬帖兒出門有鴈兒落爲証

我與馬坊中推取草到前邊就把他來時歸來把狗兒藏門上將銅兒套尊前酒兒篩床上灯兒早帳幔度准備鳳鸞交休教人知覺把秋菊灌醉了春宵聽着花影動知他到今宵管恁兩個成就了

春梅走到前邊撮了一筐草到那于舖門首叫門正值傅夥計不在舖中往家去了獨有經濟在炕上纔揺下忽見有人叫門問是那個春梅道是你前世娘散相思五瘟使經濟開門見是他滿臉笑道原來是小大姐沒人請裡面坐進入房內見卓上點着燭問小廝們在那里經濟道玳安和平安在那裡生藥舖中睡哩獨我一個在此受孤悽冷淡就是小生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門邊兒也不傍往俺那屋裏走走去說你另有了對門王顧兒了不希罕俺娘兒們了經濟道那

里話自從那日因此一閒話。見大娘緊門緊戶。所以不耐煩走動。春梅道俺娘為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腳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稍寄了一束帖在此。好歹教你快去哩。這經濟接過柬帖。見封的甚密。折開觀看。却是寄生草一詞。說道

將奴這桃花面。只因你憔瘦損。不是因惜花愛月傷春困。則是因今春不減前春恨。常則是淚珠兒滴盡相思症。恨的是繡幃燈照影兒孤。盼的是書房人遠天涯近

經濟一見了此詞。連忙向春梅躬身深深地唱喏。說道多有起動。起動我並不知他不好。沒曾去看的。你娘兒們休怪休怪。你且先走一步。我收拾了。如今就去。一面開櫥門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答贈。和春梅兩個摟抱按在炕上。且親嘴咂舌。不勝歡謔。正是無緣得會鶯鶯面。且把紅娘去解饞有詩為證

淡畫眉兒斜插梳　不欣拈弄綉工夫
雲窗霧閣深深許　靜坐芸窗學景書
多艷麗　更清姝　神仙標映世間無
當初只說梅花似　細看梅花却不如

當下兩個。相戲了一回。春梅先拏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他看了你那柬帖兒。好不喜歡。與我深深作揖。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相謝婦人便

叫春梅你去外邊看着只怕他來休教狗咬春梅道我把狗藏過一邊原來那時正值中秋八月十六七月色正明且說陳經濟旋那邊生藥舖叫過平安兒來這邊歇他一個撇古調兒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槿花爲號春梅隔墻看見花稍動且連忙以咳嗽應之報婦人經濟推開門挨身進入到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語說道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見經濟道彼此怕是非躲避兩日兒不知你老人家不快有失問候婦人道有四換頭詞爲證

赤緊的因些閒話把海樣恩情一旦差你這兩日門兒不抹

我心兒掛關情的我見你怎生便撇的下

兩個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卓兒擺上酒肴婦人和經濟並肩疊股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翠偎紅吃了一回擺下棋子三人同下鱉棋兒吃得酒濃上來婦人嬌眼乜斜烏雲半軃取出西門慶淫器包兒裏面包着相思套顫聲嬌銀托子勉鈴一弄兒淫器教經濟便在灯光影下婦人便赤身露體仰卧在一張醉翁椅上兒經濟亦脫的上下沒條絲也對坐一椅拏春意二十四解本兒在燈下照着樣兒行事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後邊推着你姐夫只怕他身子乏了那春梅真個在身後推送經濟那話揷入婦人牝中往來抽送十分暢美不可盡言却表秋菊在後邊厨下睡到半夜裡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着推不開于是伸手出來拔開了吊兒大月亮地裡躡足潛踪走到前房窗下打窗眼裡潤破窗紙望裡張看見房中掌

着明晃晃燈燭，三個吃的大醉，都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兩個對面坐着椅子，春梅便在後邊推車，三人串作一處。但見

一個不顧夫主名分，一個那管上下尊卑。一個氣的吁吁，猶如牛吼柳影；一個嬌聲嚦嚦，猶似鶯囀花間。一個椅上逞雨意雲情，一個耳畔說山盟海誓。一個寡婦房內，翻為快活道場；一個丈母根前，變作行淫世界。一個把西門慶枕邊風月，盡付與嬌婿；一個將韓壽偷香手段，悉送與情娘。正是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

當時都被秋菊看到眼裏，口中不說，還只在人前撇清，要打我，今日却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又說騙張舌，賴他不成？于是瞧了個不亦樂乎，依舊還往廚房中睡去了。三個整狂到三更時分，纔睡。春梅未曾天明先起來，走到廚房，見廚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里溺，我拔門了，弔出來，院子里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裏放着榪子溺不是？秋菊道：我不知榪子在屋裏。兩個後邊聒譟，經濟天明起來，早往前邊去了。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菊夜裡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辰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葬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去，他主子正在床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那得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

一個大人放在屋裏端的走糖人兒木頭兒不拘那里安放了
一個漢子那里發落付莫想放在眼面前不成傳出去知道的
是你這奴才們葬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昔要的人
強占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個個都弄的七顛八倒
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于是要打秋菊諕
的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去了婦人聽見月
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下胆子來了于是與經濟
作一詞以自快云紅綉鞋為証

會雲雨風般疎透閙是非屁似休催那怕無縫鎖上十字扭
輪鍬的閃了手腕散楚的叫破咽喉咱兩個關心的情越有

西門大姐聽見此言背地裡輸問陳經濟道你信那汗邪了的
奴才我昨日見在舖子上宿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了花園門成
日又關着西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要說嘴你若有風吹
草動到我耳朶內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罵也休想在
這屋裏了經濟道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怪不的說舌的奴
才到明日得了好大娘眼見不信他西門大姐道得你這般說
就好了正是誰料郎心輕似絮那知妾意亂如絲畢竟未知後
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宋公明義釋清風寨

冬夏長青不世情　乾坤妙化屬生成
清標不染塵埃氣　貞操惟持泉石盟
凡節通靈無並品　孤霜釀味有餘馨
世人欲問長生術　到底芳姿益壽齡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那時吳大舅保定。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顧了頭口騎。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子。分付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同奶子如意兒。衆丫頭好生看孝哥兒。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

休要出去外邊又分付陳經濟休要那去同傅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早辰燒紙通信晚夕辭了西門慶靈與衆姊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門房鑰匙交付與小玉拿鑰前後仔細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顧了頭口衆姊妹送出大門而去那秋深時分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黄昏投客店村坊安歇次早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淒淒樹木凋落景物荒涼不勝悲愴有詩单道月娘爲夫主遠涉關山答心願爲証

平生志節傲冰霜　一點真心格上蒼
爲夫違許神州願　千里關山姓字香

言休饒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腳頂接天心居齊魯之邦有巖巖之氣象吳大舅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累朝祀典歷代封禪爲第一廟貌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鎮乾坤爲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袖山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絶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森聳金烏展翅飛來殿宇稜層玉兎騰身走到雕梁畫棟碧瓦朱簷鳳扉曉槅映黄紗龜背繡簾垂錦帶遥觀聖像九獵舞舜目堯眉近覩神顔袞龍袍湯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掩映絳綃衣炳靈聖公赭黄袍偏襯藍田帶左侍下玉簪朱履右侍下紫綬金章闔殿威儀護駕三千金甲將兩廊勇猛擎王十萬鐵

天兵萬里山下判官分七十二司白騾廟中土神按二十四氣管太池鐵面太尉日日通靈掌生死五道將軍年年顯聖御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祈護福嘉寧殿祥雲香靄正陽門瑞氣盤旋正是萬民朝拜碧霞宮四海皈依神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瞻拜了聖像廟祝道士在傍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都燒化了錢紙吃了些齋食然後統領月娘上頂登四十九盤攀藤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十五里風雲雷雨都望下觀看月娘衆人從辰牌時分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已後方到娘娘金殿上名宋江牌扁金書碧霞宮三字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綰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白玉圭璋擎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鬟唇似金朱自在規模瑞雪體猶如王母宴瑤池却似嫦娥離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畫難成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着一個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髭鬚明眸皓齒頭戴簪冠身披絳服足穿雲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左右小童收了祭供原來這廟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岱岳廟裡金住持的大徒弟姓石雙名伯才極是個貪財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個殷太歲

姓殷雙名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常領許多不務本
的人，或張弓挾彈，牽架鷹犬，在這上下二宮，專一睃看四方燒
香婦女。人不敢惹他。這道士石伯才，專一藏奸蓄詐，替他賺誘
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喜歡。因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戴
着孝冠兒，若非官戶娘子，定是豪家閨眷，又是一位蒼白髭髯
老子跟隨，兩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二位施主方
丈一茶。吳大舅便道：不勞生受，還要赶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
山，也還早哩。不一時說至方丈裡面，糊的雪白，正面芝麻花坐
牀，挪黃錦帳，香几上供養一軸洞賓戲白牡丹圖畫，左右一聯
淡濃之筆，大書：携兩袖清風舞鶴，對一軒明月談經。問吳大舅
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吳，名鎧，這個就是舍妹吳氏，因為夫主未

還香願，不當取擾上宮。伯才道：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便主位
坐了，便叫徒弟守清、守禮看茶。原來他手下有個徒弟，一個叫
郭守清，一個名郭守禮，皆十六歲，生的標致，頭上戴青段道髻，
用紅扎，任總角，後用兩根飄帶，身穿青絹道服，脚上凉鞋淨襪，
渾身香氣襲人。客至則遞茶遞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來掇
箱子，拿他解嚵填餡，明雖為廝兒徒弟，實為師父大小老婆。更
有一件不可說，脫了褲子，每人小帽裡夾着一條大手巾。看官
聽說：但凡人家好兒好女，切記休要送與寺觀中出家，為僧作
道，女孩兒做女冠姑子，都稱瞎男盜女娼，十個九個都着了道
兒。有詩為証：

琳宮梵剎事因何，道即天尊釋即佛。

廣栽花草虛清意　待客迎賓假做作
美衣麗服裝徒弟　浪酒閒茶戲女娥
可惜人家嬌養子　送與師父作老婆

不一時兩個徒弟守清守禮房中安放卓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美口甜食蒸糕餅饊鹹春餅各樣菜蔬擺滿春臺白定磁盞兒銀杏葉匙絕品雀舌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火去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餚饌都是鷄鵝魚鴨葷菜上來斟琥珀鑲盞滿泛金波吳月娘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攪上宮這些微禮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頗蒙福主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仗賴四方錢糧不管待四方財主作何項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面留月娘吳大舅坐好反坐片時略飲三杯酒小道一點薄情而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飯上來石道士分付徒弟這個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爹送的那一罈與透瓶香荷花酒來與你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用熱壺篩熱酒上來先滿斟一杯雙手遞與月娘月娘不肯接吳大舅說舍妹他天性不用吃酒伯才道老夫人連路風霜用些何害好歹淺用些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杯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嘗此酒其味何如吳大舅飲了一

口覺香甜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他小姐衙內又寄名在娘娘位下兒小道立心平淡懇懃香火一味志誠甚是敬愛小道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錢粮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者接待四方香友這裡說話下邊玳安平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看官聽說這石伯才窩藏殷天錫繇引月娘到方丈要賺中取事豈不加意奉承飲了幾杯吳大舅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日色將落晚了趕不下山去倘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內誠恐一時小人囉唣伯才笑道這個何須挂意如有絲毫差遲聽得是我這裡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道閭風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夾打就教他尋賊人下落吳大舅聽坐住伯才拿大鍾斟上酒吳大舅見酒利害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伯才便教偷酒在懷推醉了更衣要衝徒弟守清引酒拿鑰匙開門教大舅觀看去了這月娘覺身子乏困便要牀上側側兒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坐去了也是合當有事月娘方纔牀上摇着忽聽裡面响喨了一聲牀背後紙門內跑出一個人來淡紅面貌三柳髭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滲青巾身穿紫錦䄂衫雙關抱住月娘說道小生姓殷名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

乃官豪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已久。渴欲一見。無由得會。今旣接
英標。乃三生有幸。死生難忘也。一面按着月娘在牀上求歡。月
娘唬的慌做一團。高聲大叫。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沒事把良人
妻室。強攔擱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死邊攔擋不放。
便跪下說。娘子禁聲。下顧小生。懇求憐允。那月娘越高聲叫的
聲緊了。口口大叫救人。來安玳安聽見是月娘聲音。慌慌張張
走去後邊閣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
這吳大舅兩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門那裡推得開。只見月娘
高聲。清平世界。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麼。這吳大舅便叫。姐姐
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撇開
手。打牀背後一溜烟走了。原來這石道士牀背後都有出路。吳

大舅砸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姐。那廝玷污不曾。月娘道。不曾
玷污。那廝打牀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邊。
只教徒弟來支調。被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來安兒。把
道士門窗户壁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宫。上了轎子。
便趕下山來。約黃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投天明趕到山下客
店內。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殷太
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舅。有名殷太歲。你便去了。把俺開店
之家。他遭塌凌辱。怎肯干休。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取了
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急奔走。後面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
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趕下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
約四更時分。趕到一山凹裡。遠遠樹木叢中。有灯光走到跟前

却是一座石洞裡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吳大舅問老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強人所赶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踪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家去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峯這洞名喚雪澗洞貧僧就叫雪洞禪師法名普静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縁休往前去山下狠虫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赶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那強人赶至半山已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乃吾妹西門之妻因為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搭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在洞內歇了一夜次日五更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師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作個徒弟你意下何如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承繼家業若有多餘就與老師作徒弟出家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纔不到一周歲兒如何來得老師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要過十五年纔問你要哩月娘口中不言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許下老師看官聽說不當今日許老師一子出家後來十五年之後天下荒亂月娘携領孝哥孩兒往河南投奔雲離守就昏失路遇老師度化在永福寺落髮為僧此事表過不題次日月娘辭了老師往前所進走了一日前有一山攔路這座山名喚清風山生的十分險惡但見

八面嵯峨四圍險峻古怪喬松盤翠蓋搓枒老樹挂藤蘿瀑布飛來寒氣逼人毛髮冷巔崖直下清光射目夢魂驚澗水時聞推一人齊响峯巒倒卓山鳥聲哀麋鹿成群狐狸結黨

穿荆棘往來跳躍尋野食。前後呼號。佇去草坡一望並無商旅店。行來山徑週廻盡是死屍坑。若非佛祖修行處。定是強人打劫場。

原來這山喚做清風山。山上有座清風寨。寨中有三個強寇。一名錦毛虎燕順。一名矮脚虎王英。一個白面郎君鄭天壽。手下聚五百小嘍囉。專一打家劫道。放火殺人。人不敢惹他。當下吳大舅一行人。騎頭口。簇擁着月娘轎子。進入山來。那時日色已落。天色昏黑。不見村坊店道。正在危懼之際。不防地下拋去一條絆馬索子。把吳大舅頭口絆落倒跌落塹坑內。原來山下小嘍囉見月娘轎子。搶上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報與三個強寇。剛串一夥小嘍囉。騎着馱垛。逕入山來。吳大舅一行人。都被拿到寨前。三個強寇在寨上。正陪山東及時雨宋江飲酒。宋江因殺了娼婦閻婆惜。逃躲至此。三人留他寨中住幾日。宋江看見月娘頭戴孝髻。身穿縞素衣服。舉止端莊。儀容秀麗。斷非常人妻子。定是富家閨眷。因問其姓氏。月娘向前道了萬福。大王。妾身吳氏之女。千戶西門慶之妻。守節孤孀。因為夫主病重。許下泰山香願。先在山上。被殷天錫所趕。走了一日一夜。要回家去。不不想天晚。悮從大王山下所過。行李馱垛。都不敢要。只是乞饒性命。還家萬幸矣。宋江因見月娘詞氣哀惋。動人。便有幾分慈憐之意。乃便欠身向燕順道。這位娘子乃是我同僚正官之妻有一面之識。為夫主到此進香。因被殷天錫所趕。悮到此山。所過。有犯賢弟清蹕。也是個烈婦。看我宋江的薄面。放他回去。以

全他名節罷。王英便說。哥哥爭奈小弟沒個妻室。讓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罷。遂令小嘍囉把月娘擄入他後寨去了。宋江向燕順鄭天壽道。我憑說一場。王英兄弟就不肯。教我做個人情。燕順道。這兄弟諸般都好。自吃了有這些毛病。見了婦人女色。眼裡火就愛。那宋江也不吃酒。同二人走到後寨。見王英正摟着月娘求歡。宋江走到根前。一把手將王英拉着前邊。便說道。賢弟既做英雄。犯了溜骨髓三字。不為好漢。你要尋妻室。等宋江替你做媒保。一個寶女好的。行茶過水。娶來做個夫人。何必要這再醮做甚麼。王英道。哥哥你且胡亂權讓兄弟這個罷。宋江道。不好。我宋江久後決然替賢弟宅娶一个好的。不爭你今日要個這婦人。惹江湖上好漢恥笑。殷天錫[illegible]那厮。我不上梁山便罷。若上梁山來。替這個婦人報了仇。看官聽說。後宋江到梁山做了寨主。因為殷天錫奪了柴皇城花園。使黑旋風李逵殺了殷天錫。大鬧了高唐州。此事表過不題。當日燕順見宋江說此話。也不問王英肯不肯。喝令轎夫上來。把月娘撞了去。吳月娘見放了他。向前拜謝宋江。說蒙大王活命之恩。宋江道。阿呀。我不是這山寨大王。我是鄆城縣客人。你是拜這三位大王便了。月娘拜畢。吳大舅保着。離了山寨。上了轎子。過了清風山。往清河縣大道前來。正是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有詩為証。

世上只有人心歹　萬物還教天養人
但交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夜賣春梅

人家養女甚無聊　倒踏來家更不合
口稱爹媽虛情意　權當爲兒假做作
入户只嫌恩愛少　出門翻作怨仇多
若有一些不到處　一日一場罵老婆

話說吳大舅。保月娘有日取路來家。不題。單表潘金蓮。自從月娘不在家。和陳經濟兩個家前院後庭。如鷄兒赶彈兒相似。纏做一處。無一日不會合。一日金蓮眉黛低垂。腰肢寬大。終日懨懨思睡。茶飯懶嚥。叫經濟到房中說。奴有件事告你說。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漸大。肚腹中撥撥跳。茶飯兒怕待吃

身子好生沉困。有你爹在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
白沒見個踪影。今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
我從三月內洗換身上。今方六個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我
排磕人。今日卻輪到我頭。你休推睡裏夢裏。趁你大娘未來家
那裏討貼墜胎的藥。趁早打落了這胎氣。離了身。奴走一步也
伶俐。不然弄出個怪物來。我就尋了無常罷了。再休想撞頭見
人。經濟聽了便道。咱家鋪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庄兒墜
胎。又沒方修合。你放心。不打緊處。大街坊胡太醫。他大小方脈
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他那裏贖取兩貼與你
吃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哥。你上緊快去救奴之命。這陳經濟
包了三錢銀子。逕到胡太醫家時問。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

聲喏。認的經濟西門大官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
有何見教。經濟道。別無干瀆。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
禮。敢求下良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說道。我家醫道大方
脈。婦人科。小兒科。內科。外科。加減十三方。壽域神方。海上方。諸
般雜症方。無不通曉。又專治婦人胎前產後。且婦人以血為本。
藏于肝。流于臟。上則為乳汁。下則為月水。合精而成胎氣。女子
十四而天癸至。任脈通。旋月候按時而行。常以三旬一見。則無
病。一或血氣不調。則陰陽愆伏。過於陽則經水前期而來。過於
陰則經水後期而至。血性得熱而流。寒則凝滯。過與不及。皆致
病也。冷則多白。熱則多赤。冷熱不調。則赤白帶。大抵血氣和平。
陰陽調順。其精血聚而包胎成。心腎二脈。應手而動。精盛則為

男血勝則為女。此自然之理也。胎前必須以安胎為本。如無他疾不可妄服藥餌。待十月分娩之時。尤當謹護。不然恐生產後諸疾。慎之慎之。經濟笑道。我不要安胎。我今只用墜胎藥。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為本。人家十個九個只要安胎的藥。你何如倒要墜胎。沒有沒有。經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自人自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順。情願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一服紅花一掃光。吃下去。如人行五里。其胎自落矣。有西江月為証。

牛膝蟹瓜甘遂。定磁大戟芫花。斑毛赭石與硇砂。水銀與芒硝研化。又加桃仁通草。麝香文帶凌花。更燕醋煮好紅花。管取孩兒落下。

經濟於是討了兩貼紅花一掃光。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一五一十。說到晚夕。煎紅花湯吃下去。登時滿肚裡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身上。只情揉揣。可霎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來了。只說身上來。令秋菊攪草紙倒將東淨毛司裡。次日掏坑的漢子拽出去。一個白胖的小廝兒。常言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婿。偷出私肚子來了。卻有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泰安州去了半個月光景。來時正值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着。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炷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告訴孟玉樓眾姊妹家中大小。把岱岳廟中及山寨上的。從頭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場。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奶子抱孝哥兒

到墳前子冊相會在一處。燒紙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晚夕眾
姊妹與月娘接風。俱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路上風霜跋涉。
着了辛苦。又乞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那秋
菊在家。把金蓮經濟兩人幹的勾當。聽的滿耳滿心。要走上房
告月娘說。二人怎生偷出私肚子來。傾在毛司裡。乞掏坑的掏
出去。何人不看見。又被婦人怎生打罵。含恨正沒發付處。走到
上房門首。又被小玉歲罵在臉上。打耳刮子。打在臉上。罵道。賊
說舌的奴才。趂早與我走。俺奶奶遠路來家。身子不快活。還未
起來。趂早與我走。氣了他。倒值了多少的。罵的秋菊忍氣吞聲。
喏喏而退。一日也是合有事。經濟進來尋衣裳。婦人和他又在
翫花樓上兩個做得好。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

奴才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個在家明睡到夜。夜睡
到明。明偷出私肚子來。與春梅兩個都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
在樓上幹歹事。不是奴婢說謊。娘快些瞧去。月娘急忙走到前
邊。兩個正幹的好。還未下樓。不想金蓮房簷籠內。馴養得個鸚
哥兒會說。嚮高聲叫大娘來了。春梅正在房中聽見。遞出來。見
是月娘。凡及樓上叫婦人。先是經濟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月
娘喝罵了幾句。說小孩兒沒記性。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經濟
道舖子內人等着。沒人尋衣裳。月娘道。我那等分付教小廝進
來取。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裡。有要沒緊做甚麼。沒廉耻。幾句罵
得經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然
後下來。被月娘儘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今後再休這般沒

廉恥。你我如今是寡婦。比不的有漢子。香噴噴在家裡。臭烘烘在外頭。盆兒罐兒。都有耳躲。你有要沒緊。和這小廝纏甚麼。教奴才們背地排說的磣死了。常言道。男兒沒信。寸鐵無鋼。女人無性。爛如麻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有長俊正條。肯教奴才排說你。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眼看見。說不的了。我今日說過。要你自家立志。替漢子爭氣。像我進香去兩番三次。被強人擄掠逼勒。若是不正氣的。也來不到家了。金蓮吃月娘數說。羞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口裡說一千個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自去那邊尋衣裳。誰和他說甚話來。當下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去了。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經濟。賊囚根子。敢說又沒真贓實犯。拿住你。你還那等嘴巴巴的。今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麼。說不的了。兩個弄的好磣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那淫婦要了我漢子。還在我根前拿話兒拴縛人。毛司裡磚兒又臭又硬。恰似強伏着那個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墻。老辣已定。你還在這屋裡雌飯吃。經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雌你家飯吃。使性往前邊來了。自此已後。經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入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玳安平安兩個往樓上取去。每日飯食。晌午還不拿出來。把傳夥計餓的。只拿錢街上盪麵吃。正是龍鬪虎爭。苦了小獐。各處門戶。日頭半天。老早關了。由是與金蓮兩個恩情又間隔阻了。經濟那邊陳宅房子一向教他母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革任在家閑住。經濟早晚往那裡吃飯去。月娘亦不追

問。兩個隔别。約一月不得會面。婦人獨在那邊。挨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慾火如蒸。要見他一面難上之難。兩下音信不通。這經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首所過。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到那邊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此肺腑之情。一日推門外討帳。騎頭口逕到薛嫂家。拴了驢子。掀簾便問薛媽在家。有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炕上。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聽見有人叫薛媽。出來問是誰。經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姑夫請家來坐。俺媽往人家兌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話說。使人叫去。連忙點茶與經濟吃。少坐片時。只見薛嫂兒來了。同經濟道了萬福。說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道。劉繞吃了茶了。經濟道。無事不來。如此這般。與我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頭戳舌。把俺兩個姻緣拆散。大娘與大姐甚是踈淡我。我與六姐拆散不開。二人離别日久。音信不通。欲稍寄數字進去與他。無人得到内裡。須央及你。如此這般。通個消息。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來。這些微禮。權與薛媽買茶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拍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丈母。世間那裡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端的你甚麽得手來。經濟道。薛媽禁聲。且休取笑。我有這柬帖封好在此。好歹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去走走。經濟道。我在那裡討你信。薛嫂道。往鋪子裡尋你回話。說畢。經濟騎頭口來家。次日。却說薛嫂提着花箱兒。先

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坐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纔到金蓮這邊。金蓮正放卓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仙姑人說日日有夫。是非來入耳。不聽自然無。古昔仙人。還有小人不足之處。休說你我。如今爹也沒了。大娘他養出個墓生兒來。莫不也來路不明。他也難管我你暗地的事。你把心放開。料天塌了。還有撐天大漢哩。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于是篩上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吃一杯兒暖酒。解解愁悶。因見堦下兩雙犬兒交戀在一處。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正飲酒。只見薛嫂來到。向前道了萬福。笑道你娘兒兩個好受用。因覩二犬戀在一處。笑道你家好祥瑞。你娘兒們看着怎不解許多悶乎

是道。又道個萬福。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嫂坐。薛嫂兒道。我鎮日不知幹的甚麼。只是不得閒。大娘頂上進了香。看着他剛纔好不恠我。西房三娘也在根前留了我兩對翠花。一對大翠圍髮。好快性。就秤了八錢銀子與我。只是後邊住的雪娘。從八月裡要了我二對線花兒該二錢銀子來。一些沒有支用着。白不與我。好慳吝的人。我對你說怎的不見你老人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快。不曾出去走動。春梅一面篩了一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連忙道萬福。說我進門就吃酒。婦人道你到明日養個好娃娃。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到新添了個娃兒。纔兩個月來。又道你老人家沒了爹。終久這般冷清清了。婦人道說

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得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不瞞老薛
說。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
兒也改變了。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這兩日一來我心裡不自
在。二來因些閒話。沒曾往那邊去。春梅道。都是俺房裡秋菊這
奴才。大娘不在。平空架了俺娘一篇是非。把我也扯在裡面。好
不亂哩。薛嫂道。就是房裡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弄主子。自穿
青衣。抱黑柱。這個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瞧瞧那奴才。只怕他
來覷聽。春梅道。他在廚下揀米哩。這破包簍。奴在這屋裡是走
水的槽。單管屋裡事兒。往外學舌。薛嫂道。這裡沒人。咱娘兒們
說話。昨日陳姐夫到我那裡。如此這般告訴我。乾淨是他
戳犯你們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數說了他。各處門戶都
緊了。不許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又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裡住
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與他吃。餓的他只往他舅張老爹
那裡吃去。一個親女婿不托他。倒托小廝。有這個道理。他有好
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巴巴央及我捎了個柬兒。多多拜上你
老人家。少要焦心。左右爹也是沒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
怎的。點根香怕出烟兒。放把火倒也罷了。于是取出經濟封的
柬帖兒遞與婦人。拆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繡鞋一詞。

襖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渰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畢了。
終是染汚成熟了。倒是風流不甚麼也是有。

六姐 粧次　　下書經濟百拜上

婦人看畢。收了入袖中。薛嫂兒道。他教你回個記色與他寫幾

個字兒稍了去。方信我走的有個下落。婦人教春梅陪着薛嫂吃酒他進入房半晌拿了一方白綾帕。一個金戒子兒帕兒上也寫着一詞在上。說道。

我為你躭驚受怕我為你折挫渾家。我為你脂粉不曾搽。我為你在人前抛了些見識我為你奴婢上使了些鍬鍨。咱兩個一雙憔悴殺。

婦人寫了。封得停當。交與薛嫂。便說你上覆他。教他休要使性兒。往他母舅張家那裡吃飯惹他張舅唇齒。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却來我家吃飯顯得俺們都是沒處活的一般教他張舅恠。或是未有飯吃教他舖戶裡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你使性兒不進來和誰鬭鱉氣哩。却是賊人胆兒虛一般薛嫂道。等我對他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來到前邊舖子裡。尋見經濟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封的物事遞與他五娘說教他休使性兒賭鱉氣。教他常進來走走。休往你張舅家吃飯去。惹人家恠。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裡面與我的。漏眼不藏絲。久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答裡。對出來。我臉放在那裡。經濟道。老薛。多有累你。深深與他唱喏。那薛嫂走了兩步又回來。說我險此忘了一件事。剛纔我出來。大娘又使丫頭繡春叫進我去。叫我晚上來領春梅。要打發賣他。說他與你們做牽頭和他娘通同養漢。取就因這件事。經濟道。薛媽你只個領在家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話問他。那薛嫂說畢。回家去了。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走到。領春梅到月娘房中。月娘

鬧。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裡十六兩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六兩
銀子來就是了。分付小玉你看着到前邊收拾了。教他罄身兒
出去休要他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兒到前邊向婦人如此這
般。他大娘教我領春梅姐來了。對我說他與你老人家通同作
弊偷養漢子。不管長短只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賣春梅
就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叫道薛嫂兒你看
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就打發
他身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自恃他身邊養了個尿胞
種就放人躧到泥裡。李瓶兒孩子。過半還死了哩。花巴痘疹未
出。赤道天怎麼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薛嫂道孩兒出了痘疹
了沒曾婦人道何曾出來了。還不到一週兒哩。薛嫂道春梅姐
說爹在日。曾收用過他婦人道收用過二字兒死鬼把他當心
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
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個小廝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
薛嫂道可又來。大娘差了。爹收用的恁個出色姐兒打發他箱
籠兒也不與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教他罄身兒出去。鄰舍
也不好看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教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
分付小玉姐便來教他看着休教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聽
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
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
的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
嫁時衣。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說道五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

四鮑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塲。瞞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他箱子來。揀上色的包與他兩套。教薛嫂兒替他拿了去做個念兒。也是他番身一塲。婦人道。好姐姐。你到有點仁義。小玉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蟇促織兒。都是一鍬土上人。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是戴的汗巾兒。翠簪兒。都教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叚衣服鞋脚。包了一大包。婦人梯已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子。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餘者珠子纓絡銀絲雲髻。遍地金妝花裙袄。一件兒沒動。都擡到後邊去了。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灑淚而别。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衆人。只見小玉搖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決裂。出大門去了。小玉和婦人送出大門回來。小玉到上房回大娘。只說罄身子去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個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今日他去了。丟得屋裡冷冷落落。甚是孤恓。不覺放聲大哭。有詩爲証

耳畔言猶在　於今恩愛分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䰟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雪蛾唆打陳經濟　王婆售利嫁金蓮

人生雖未有十全　處事規模要放寬
好事但看君子語　是非休听小人言
但看世俗如幻戲　也是人心似隔山
寄與知音女娘道　莫將苦處認為甜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单表陳經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帳。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裡。一面讓進來坐。經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春梅在裡間屋裡不出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經濟道。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裡。昨晚小大姐出來了。在你這裡。薛嫂道。是

在我這裡還未上主兒哩。經濟道。在這裡。我要見他。和他說句
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分付我。
因為你們通同作弊。弄出醜事來。纔被他打發出門。教我防範
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趂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
小厮來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塲兒。倒沒的弄的我也上不的
門。那經濟便笑嘻嘻袖中拏出一兩銀子來。權作一茶。你且收
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自恁沒錢使。將
來謝我。只是我去年臘月。你鋪子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頂。將
有一年來。本利該八錢銀子。你討與我罷。經濟道。這不打緊。
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一面請經濟裡間房裡去。與春梅廝
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菓兒。我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
壺酒。并肉鮓之類。教他二人吃。這春梅看見經濟。說道。姐夫。你
好人兒。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兒兩個。弄的上不上。下
不下。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經濟道。我的姐姐。你既出了。他
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你教薛媽
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我醃韮已是入不的畦了。我往東京俺
父親那裡去。計較了回來。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
箱子。說畢。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卓兒擺了。兩個
做一處飲酒叙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遞一句。說了回月
娘心狠。宅裏恁個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就
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
水。這碗裏傾倒那碗內。也抛撒些兒。原來這等夾磨瘋婦時出。

門倒虜了小玉丫頭做了個分上教他娘拏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拏甚麼做上盞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教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教他兩個在裏間自在坐个房兒正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　水沉沉波底鴛鴦
寫成今世不休書　結下來生懽喜帶

兩个幹訖一度作別比時難割難捨薛嫂恐怕月娘使人來瞧連忙撺掇經濟出港騎上頭口來家遲不上兩日經濟又稍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膝褲與春梅又䢖他頂出來與薛嫂兒拏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廝來來催薛嫂兒怎的還不上主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

安兒到家學了舌說姐夫也在那裏來這月娘听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了薛嫂兒去儘力数說了一頓[illegible]領了奴才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挣錢兒與你家使若是你不打發把丫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教馮媽媽子賣你再休上我門來這薛嫂兒听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恨不的生出七八个口來說道天麼天麼你老人家惟我差了我趕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六十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裏有這些銀子賠上月娘又道小廝說陳家種子今日在你家和丫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嚛耶嚛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頂在咱家獅子鋪內

銀子收了。今日姐夫送枕頭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裏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恁快搗謊駕舌。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隨邪。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恁些事兒不知道。你那等分付了我。我長吃好。短吃好。他在那裏也沒得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頭。茶也沒吃。就來了。幾曾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萬物也要個真實。你老人家就上落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十二兩銀子。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兌了銀子來罷。[illegible]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會這幾套唱。好模樣兒纔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出不上。出不上。這薛嫂當下和月娘。砑死了價錢。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粧點起來。戴着圍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段襖兒。下着藍段裙子。脚上雙彎尖趫趫。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模樣兒。比舊時越又紅又白。身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脚兒。滿心歡喜。就兌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拏來家。鑿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拏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吳月娘。只得兌不過。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他還禁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轉錢養家。却表陳經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月娘凡事不理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前後照看了。方纔閉後邊儀門夜

裏上鎖方纔睡去因此弄不得手脚十分急了先和西門大姐嚷了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我在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雖飯吃吃傷了你家都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你是我老婆不顧瞻我反說我雌你家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只是哭涕十一月廿七日孟玉樓生日玉樓安排了幾碟酒菜點心好意教春鴻拿出前邊鋪子教經濟陪付夥計吃月娘便攔說他不是才料休要理他要與付夥計自與付夥計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叫他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擺在水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不勾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付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經濟不肯定教來安要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經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經濟又使他要去那來安不動又另拿錢打了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奴才兒你別要慌你主子不待見我連你這奴才們也欺負我起來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麽行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我大丈母所信奴才言語反防範我起來凡事托奴才不托我由他我好耐驚耐怕兒付夥計勸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後邊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墻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經濟道老夥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裏事在心頭俺丈母所信小人言語罵我一篇是非就筭我合了人人沒合了我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裏老婆都刮剌了到官也只是後丈母通奸論個不應罪

名、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一本、你家見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沒官贓物。好不好、把你這兇閻業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辦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要子。會事的、把搀女婿須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鳥便益。什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了。王十九。自吃酒。且把散話革起。這經濟那眼瞧着什夥計。便罵賊老狗。怎的說我散話。揭起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了。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你無故只是他家行財。你也擠撮我起來。我教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兇年轉的俺丈人叉勾了。飯也吃飽了。心裡要打夥兒把我疾發了去。要獨權兒買賣。好禁錢養家。我明日本狀也帶你一筆。教他打官司。那

什夥計最是個小膽兒的人。見頭勢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烟走了。小廝收了家活。後邊去了。經濟倒在炕上。睡下一宿。曉景題過。次日付夥計早辰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訴一遍。哭哭啼啼。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潑才料。如臭屎一般丟着他。當初你家為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也只是大姐兇件粧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教俺家那一個不恐怕。小人不足。晝夜號憂的那心。你來時纔十六七歲。黃毛團兒也一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兇年。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膀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箒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欺心。憑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着他。夥

討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一面把付夥計安撫住了不題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舖擠着一屋裡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付夥計吃放在卓上孝哥兒在奶子懷裡哇哇的只管哭這陳經濟對着那些人作耍當真說道我的哥哥乖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說這孩子倒相我養的依我說話教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裏說不說這陳經濟赶上踢了奶子兩腳戲罵道恠賊邋遢你說不是我且踢個响屁股兒着那奶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說經濟對衆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月娘不听便罷听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着頭半日說不出話來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就地拖

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撅救了半日舀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胷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說經濟對衆人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赶着我踢了兩腳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裏雪娥扶着月娘待的衆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有些好歹越發不好了這小厮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腳纔

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一般，咱顧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蟆得水蠱兒病，只顧教那這小厮在家裏做甚麽？明日與聽進後邊，老實打與他一頓，即時赶離門，教他家去。然後叫將王媽媽子來，是是非人去時是非者，把那淫婦教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stamp]臭屎捽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平空留着他在屋裏做甚麽？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了。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了。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伏下丫鬟媳婦七八個人，各拏短棍棒，趕使小厮來安兒請進陳經濟來後邊，只推說話，把儀門關了，教他當面跪着，問他：你知罪麽？那陳經濟也不跪，還似每常臉上高揚。月娘便道有長詞爲証：

起初時月娘不觸犯，龐兒變了。次則陳經濟耐搶白，臉而揚着：不消你枉話兒絮叨叨，須和你討個分曉。月娘道：此是你丈人深宅院，又不是麗春院鶯燕巢，你如何把他婦女厮調？他是你丈人愛妾，寡居守孝，你因何把他戲嘲？也有那沒廉耻斜皮把你刮刺上了。自古母狗不掉尾，公狗不跳槽，都是些污家門罪犯難饒。陳經濟道：閃出夥縛纏道姐妖，你做成這慣打姦夫的圈套，我臂尖難禁這頓拷。梅香休鬧，大娘休焦，險些不大提無情打折我腰。月娘道：賊才料，你還敢嘴兒挑？常言永厚三二不是一日惱，最恨無端難恕饒。你呵，再倘着筒兒蕭棒剪稍，你再敢不敢？我把你這短命王鸞兒剷了，教你直孤到老。

當下月娘率領雪娥并來興兒媳婦來昭妻一丈青中秋兒小玉繡春衆婦人七手八腳按下地下拏棒槌短棍打了一頓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的這小夥兒急了把褲子脫了露出那直堅一條棍來諕的衆婦女看見都丟下棍棒亂跑了月娘又是那惱又是那笑口裏罵道好個沒根基的王八羔子經濟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是我這個好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一手搊着褲子往前走了月娘隨令小廝跟隨教他算帳交與傅夥計經濟自然也有立不住一面收拾衣服鋪蓋也不作辭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還往他母舅張團練住的他舊房子內往去了正是

自古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成塵

潘金蓮在房中听見打了經濟趕離出門去了越發憂上加憂悶上添悶一日月娘听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去叫王婆子來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兒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伯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買了兩個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開起磨房來听見西門慶宅裡叫他連忙穿衣就走到路上問玳安說我的哥哥幾時沒見你又早能起頭去了有了媳婦兒不曾玳安道還不曾有哩王婆子道你爹沒了你家誰人請我做甚麽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沒養兒子倒養了女婿俺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來嫁人王婆子道天麽天麽你看麽我說這淫婦成了你爹原守着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弄硶兒來了就是你家大姐那

女婿子他姓甚麽玳安道他姓陳名喚陳經濟王婆子道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去央煩你爹到宅內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裡坐坐兒折針也迸不出個來只叫了頭倒了一鍾清茶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也還出來好個狠家子淫婦休說我是你個學生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就是世人進去也不該那等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裡毆作攘亂昨日差些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教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裡少不的也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他有話說兩個說話中間到與西門慶門首進入月娘房裡道了萬

福坐下丫鬟拿茶吃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潘金蓮如此這般上項說了一遍今來是是非非人去是是非者一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他乞自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初做鬼爲他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打他恁個銀人兒也有如今隨你聘嫁多少兒教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場勾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要把禍害離了門就是了我知道我也不肯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到臨岐少不的顧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

抛頭露面的不乞人笑話月娘聽了一面使丫鬟綉春前
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婆子在房裡就睜了向前道了萬
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纔大娘說教我今日
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爲下甚麽非作
下甚麽歹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稀里打哄做
啞裝聾自古蛇鑽窟窿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裡明金
蓮你休呆裡撒奸兩頭白面說長并道短我手裡使不的你巧
語花言幫閑鑽懶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
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沒縫兒彈你休把養漢當飯我如
今要打發你上陽關金蓮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常言
一雞死了一雞鳴誰打羅誰吃飯誰人常把鐵箍子戴那個長

將蓆簑兒支著眼碍人還有相逢處樹葉兒落還到根邊你休
要把人赤手空拳往外攢是非莫聽小人言正是女人不穿嫁
時衣男兒不吃分時飯自有徒牢話歲寒當下金蓮與月娘亂
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子一張抽替卓兒
四套衣服幾件釵梳簪環一床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腳都填在
箱內把秋菊叫得後邊來一把鎖把他房門鎖了金蓮穿上衣
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灵前大哭了一場又走到孟玉樓房中
也是姊妹相處了一場一旦分離兩个落了一回眼淚玉樓悄
瞞著月娘與了他一對金碗簪子一套翠藍段襖紅裙子說道
六姐奴與你離多會少了你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古道
千里長篷也沒個不散的筵席你若有了人家使人來對奴說

聲奴往那裡去順便到你那裡看你去也是姊妹情腸於是洒淚而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倒有一點人心兒在我上轎子在大門首王婆又早顧人把箱籠卓子抬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坐上轎子纔回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裏間晚夕同他一處睡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去了還未有妻室外間支着床子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無事坐炕上不是描眉畫眼就是彈弄琵琶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鬦葉兒下棋那王婆自去掃麩喂養驢子不去管他朝來暮去又把王潮兒刮剌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推下炕溺尿走出外間床子上和王潮兒兩個幹搖的床子一片响聲被王婆子醒來听見問那裡响王潮兒道是櫃底下猫捕的老鼠响王婆子睡夢中喃喃吶吶口裡說道只因有這些麩麪在屋裡引的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爆人不得睡良久又听見動憚搖的床子格支支响王婆又問那裡响王潮道是猫咬老鼠鑽在坑洞底下嚼的响婆子側耳果然听見猫在炕洞裡很虎虎繞不言語了婦人和小厮幹事依舊悄悄上炕睡去了有幾句雙關說得這老鼠好

你身軀兒小膽兒大嘴兒尖忒潑皮見了人藏藏躲躲耳邊廂叫叫唧唧攪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倫偏好鑽穴

陳更有一庄兒不老實，到底改不了偷饞抹嘴。

有日陳經濟打听得金蓮出來，還在王婆子家聘嫁，提着兩吊銅錢，帶着銀錢，走到王婆子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下的糞。這經濟向前，深深地唱個喏。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經濟道：請借裡邊說話。王婆便讓進裡面。經濟揭起眼紗，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甚麼人？那經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非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來此處撞蠢子？我老娘手裡放不過。經濟笑向腰裡解下兩吊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兩吊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婆子見錢，越發喬張致起來，便道：休說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不教閑雜人來看他。咱放倒身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你若要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我不管閑帳。你如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經濟見這虔婆口硬不收錢，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腳簪子，重五錢，殺雞扯腿跪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見他一面，說些話兒則個。那婆子於是收了他簪子和錢，分付你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涎眉睜目，只顧坐着，所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家。於是撒籬放經濟進裡間，婦人正坐在炕邊納鞋，看見經濟，放下

甚麽會在一處埋怨經濟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
店有上稍沒下稍出醜惹人嫌你就影兒不見不來看我看兒
了我娘兒們好好兒的拆散開你東我西皆因是爲誰來說着
扯住經濟只顧哭泣王婆又嗔哭恐怕有人听見經濟道我的
姐姐我爲你剮皮割肉你爲我受氣耽羞怎不來看你昨日到
薛嫂兒家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裡去了又打听你出離了他
家門在王奶奶這邊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
個恩情難捨拆散不開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
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
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裡假
名托姓一頂轎子娶到你家去咱兩個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
有何不可婦人道現今王乾娘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
與他經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母說當初你
家爹爲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
成不的經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熱了拆散
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顧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
往張舅那里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風一度
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你說五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
不到你手裡了昨日湖州販紬絹何官人出到七十兩大街坊
張二官府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
兩上拏着兩封銀子來兌還成不的都回去了你這小孩兒家
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當下

一陣走出街上。大嚷喝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裡放屁。這經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禁聲。我依了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爲我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要了奴去了。就不是你的人了。經濟道。我雇上頭口。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言先下米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我的說明白着。經濟道。這個不必說。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經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雇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此這去。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受報　　武都頭殺嫂祭兄

平生作善天加福　　若是剛强定禍殃
舌爲柔和終不損　　齒因堅硬必遭傷
杏桃秋到多零落　　松柏冬深愈翠蒼
善惡到頭終有報　　高飛遠走也難藏

話說陳經濟僱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早上東京去不題。却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要賣秋菊。這春鴻正走到大街，撞見應伯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裡去？春鴻道：家中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裡秋菊丫頭。伯爵又問你

五娘爲甚麽打發出來在王婆子家住着說要尋人家嫁人端的有此話麽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赶出往家去了昨日纔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聽了點了點頭兒說道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楂兒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麽終是没出產你心裡還要歸你南邊去這裡尋個人家跟罷心下如何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没了家中大娘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琴童兒畫童兒多走了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回南邊去又没順便人帶去這城内尋個人家跟又没個門路伯爵道傻孩兒人無遠見安身不牢千山萬水又往南邊去做甚誰人帶去你肚裏會幾句唱愁這城内尋不出主兒來答應我如今舉保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萬萬貫家財百間房屋見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一箭就上垜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裡他性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倜儻又好愛好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扒到地下就磕了個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買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有個不作成人的肯要你謝你那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我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個帖兒封一兩

銀子與他家。銀子不敢受。不怕把你不雙手兒送了去。說畢。春鴻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娘。不在話下。却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二官宅裡。見了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答應。使拏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離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离守襲過哥雲將叅將指揮。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裡有東西。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此日正買了八盤羹果禮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遂兩家割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爲定禮。聽見玳安兒拏進張二官府帖兒。并一兩

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現做提刑官。不好不與他。銀子也不曾收。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致。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爲年小守不的。又和他大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聘嫁人。這張二官。一替兩替。使家人拏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付。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聽見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壻。因爲如此。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illegible]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

誤用毒藥擺佈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厮。把第六個娘子生了兒子。娘兒兩個生生吃他害殺了。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話分兩頭。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致伶俐。舉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鬟。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裳。薛嫂兒去。賞了薛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侍他。做二房。大娘子一目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孫二娘。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教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薛嫂兒說。潘金蓮出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曉夕啼啼哭哭。對守備說。俺娘兒兩個。在一處厮守這幾年。他大氣兒不曾呵着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自知拆散開了。

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們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說他怎的好模樣兒。諸家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俏。百伶百俐。屬龍的。今纔三十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做第三的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封了兩方手帕。二錢銀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的好個出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了半日。還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拏着銀子。和王婆子說。王婆子只是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要罷。天也不使空人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拏回銀子來稟守備。丟了兩日。怎禁這春梅曉夕哭哭啼啼。好歹再添幾兩銀子。要了來。和奴做件兒。死也

甘心。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同張勝李安。氊包內拏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老爹家。抬的去了。這周忠就惱了。分付李安。把銀子包了。說道。三隻蝦蟆沒處尋。兩脚老婆愁那里尋不出來。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裡老爺管不着你。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爺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子。要俺何用。李安道。勸揹俺兩番三次來回。去賊老淫婦。越發鷄哥兒了。拉周忠說。管家哥。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教牢子拏去。拶與他一頓好拶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經濟那口食。由他罵。口兒裡不言語。二人到府中。回禀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肯。

守備說。明日先與他一百兩。拏轎子抬了來罷。周忠說。爺就添了一百兩。王婆子還要五兩媒人錢。且去他兩日。他若張致。拏到府中。且拶與他一頓拶子。他纔怕。看官聽說。大段潘金蓮。生有地兒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交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詩為證。

人生雖未有前知　禍福因由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按下一頭。却說一人。單表武松。自從西門慶墊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玉蘭。嫁與張都監為妾。賺武松去。假捏賊情。將武

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教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教看顧他。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縣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上隣姚二郎，交付蠅兒。那時蠅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打聽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正是踏破鐵鞋無處覓，得來全不費工夫。次日裹幘穿衣，逕出門來到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裡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來問王媽媽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掃麵，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纔到。一向多累媽媽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鬍子楂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一面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庄事和媽媽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裡居住。敢煩媽媽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蠅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蠅兒，早晚招個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教人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便道：他在我這裡倒不知嫁人不嫁人，次後聽見武[illegible]重謝他，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那婦人便簾內聽見武松言語，

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比昔
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這段姻緣還落在他家手
裡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己出來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
叔叔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
一件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雪花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
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為他使了許多就打恁
個銀人兒也勾了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
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歡的
屁滾尿流沒口說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
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裡又濃點了一盞瓜仁泡茶
雙手遞與武松吃了婆子問道如今他家要發脫的緊又有三

四處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充你這銀子作速些
便好常言先下來先吃飯千里姻緣着線牽休要落在別人手
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兌銀
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
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拏出小管營施恩與知寨劉高那
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拏天平
兌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擺了一卓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
道雖是陳經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仰着
如今我見鐘不打卻打鑄鐘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
拜說道還是武二哥曉禮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
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門背後放花兒

你等不到晚了。也待我往他大娘子那裡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個新郎。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徯落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子。自交我發脫。又沒和我則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十兩銀子。滿纂的就是了。綁着鬼。也落他多一半養家。一面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裡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了去了。王婆道。兎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小叔還吃舊鍋裡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脚。常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睛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裡罷了。那漢子殺人不斬眼。豈肯干休。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却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教王潮兒把婦人箱籠卓兒送過去。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進門。換了孝。戴着新䯼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亮點着燈燭。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先自有些疑忌。由不的髮似人揪。肉如鈎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蠅兒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頂了。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我去罷。家裡沒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裡吃盞酒。武松教蠅兒拏菜蔬擺在卓上。須臾盪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盞兒罷。武松道。媽媽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颼的一聲響。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刃薄背厚扎刀子來。一隻手籠着刀靶。一隻手按住

捨心便㨿圓睜眼倒豎剛鬚便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有頭
債有主休推睡裡夢裡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
哥夜晚了酒醉拏刀弄杖不是耍處武松道婆子休胡說我武
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慢慢來問你這老猪狗若動
一動步兒身上先吃我五七刀子一面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
道你這淫婦聽着我的哥哥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
那婦人道叔叔如何冷鍋中豆兒炮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
疼病死了于我甚事說由未了武松把刀子忔楂的插在桌子
上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髻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番碟
兒盞兒都落地打得粉碎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脉被這漢子隔
桌子輕輕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靈桌子前那婆子見頭勢不好
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拴被武松大扠步趕上揪番在地
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脚綑住如猿猴獻果一般便脫身
不得口中只叫都頭不消動意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
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個你教西門慶那厮墊發我充
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西門慶那厮却在那里你不說時
先剮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猪狗提起刀來便望那婦人臉
上撇兩撇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
松一提提起那婆娘旋剝淨了跪在靈桌子前武松喝道淫婦
快說那婦人諕得魂不附體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收簾子打
了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後怎的踢傷了武大心用何
下藥王婆怎地教唆下毒撥置燒化又怎的娶到家去一五一

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王婆聽見。只是暗地叫苦。說傻才料。你實說了。却教老身怎的支吾。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澆奠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二與你報仇雪恨。那婦人見頭勢不好。纔待大叫。被武松向爐內撾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腦揪番在地。那婦人挣扎。把鬏髻簪環都滚落了。武松恐怕他挣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後用兩隻脚踏他兩隻胳膊。便道。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麽生着。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脯。說時遲。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馥馥心窩內只一剜。剜了個血窟窿。那鮮血就邈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閃。兩隻脚只顧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雙手去斡開他胸脯。撲扢的一聲。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瀝瀝供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血流滿地。迎兒小女在旁看見。諕的只掩了臉。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可憐這婦人。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亡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星眸緊閉。直挺挺屍橫光地下。銀牙半咬。血淋淋頭在一邊離。好似初春大雪。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古人有詩一首。單悼金蓮死的好苦也。

堪悼金蓮誠可憐　衣服脫去跪靈前
誰知武二持刀殺　只道西門綁腿頑
往事堪嗟一場夢　今身不值半文錢

世間一命還一命　報應分明在眼前

當下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看見。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刀。也割下頭來。拖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揷在樓後房簷下。那時也有初更時分。倒扣蠅兒在屋裏。蠅兒道。叔叔我也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兒。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聽見他娘這邊叫。就知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保甲。那兩隣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武松跳過墻來。到王婆房內。只見點着燈。房內一人也沒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他衣服撇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首飾。武松一股皆休。都包裹了。提了朴刀。越後墻趕五更挨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里躲住。做了頭佗。上梁山為盜去了。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潘金蓮托夢守禦府　吳月娘布施募緣僧

上臨之以天鑒。　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制　暗有鬼神相隨

忠直可存於心　喜怒戒之在氣

爲不節而忘家　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警平生　可笑可驚可畏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刼去財物。逃上梁山爲盜去了。却表王潮兒去街上叫保甲。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刼去財物。房中衣服丟的地下。橫三豎四。就知是武松殺死二命。刼取財物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瀝瀝兩個死屍倒在

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蝇兒倒扣在房中。問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兇刃。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乃河北真定府棗强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即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隣保甲。并兩家苦主王潮蝇兒。眼同招出。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疊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瘗埋看守。掛出榜文。四廂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拿兇犯。二人回報到府中。春梅聽見婦人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慌守備使人門前叫了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要與他觀看。只

是不喜歡。日逐使張勝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按下一頭。却表陳經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爺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囑托後事。這經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儹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止有姑娘見在。他父親陳洪已是沒了三日光景。滿家帶孝。經濟參見他父親靈座。與他母親張氏。并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母子哭做一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經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且喜朝廷冊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爹爹得病。死在這里。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里住着。不是常法。方使陳定叫

將你來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柩同去葬埋鄉井也是好處這經濟聽了心內暗道這一會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耽閣却不悞了娶六姐不如此這般先誆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不遲一面對張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若說數輛車馱未免起眼倘遇小人嘍囉怎了寧可耽遲不耽錯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母親後和陳定家眷跟父親靈柩過年正月間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然後做齋念經入坟安塟也是不遲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時聽信經濟巧言念轉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插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對他母舅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母舅聽說既然如此我須搬回家便了一面就令家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這經濟見母舅搬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冤家離眼前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先休了那個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又敢道個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正是人算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這經濟早擬撥他母舅出來然後打了一伯兩銀子在腰裡另外又袖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紫石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着兩個尸首上面兩桿鎗交叉上面挑着個燈籠門首掛着一張手榜上書本縣為人命事凶犯武松殺死潘氏王

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經濟仰頭還大看了。只見從窩鋪中。鑽出兩個人來。喵聲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甚。見今正身兒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大叔步便來捉獲。這經濟慌的奔走不迭。恰然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納襖。隨後赶到橋下。說道哥哥。你好大胆。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經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個識熟朋友。鐵指甲楊二郎。二人聲喏。楊二道哥哥。一向不見。那里去來。經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告訴一遍。恰才這殺死婦人是我丈人的小潘氏。不知他被人殺了。適纔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二郎告道。是他小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個女孩兒。在我姑夫姚二郎家。養活了三四年。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爲妻小去了。見今這兩屍首。日久只顧埋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纔拿住兇犯武松。說畢。楊二郎搖了經濟上酒樓飲酒。與哥哥拂塵這經濟見那人已死。心中轉痛不下。那里吃得下酒。約莫飲勾三盃。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夕。買了一陌錢帋在紫石街離王婆門首。遠遠的石橋邊。題着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陳經濟。今日替你燒陌錢帋。皆因我來遲了一步。悞了你性命。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在法場上。看着剮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錢帋。經濟回家。關了門戶。走歸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

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經濟哭道。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廝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遊遊蕩蕩。夜歸向各處尋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材盛了葬埋。免得日久暴露。經濟哭道。我的姐姐。我可知要葬埋你。但恐西門慶家中。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自恁賴我。倒趕了他機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知。教他葬埋你身屍便了。婦人道。剛纔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擋不放。奴須慢慢再哀告他則個。經濟哭着。還要拉着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撒手掙開。卻是南柯一夢。捻上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說道怪哉

我剛纔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教我葬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住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夢中無限傷心事。獨坐空房哭到明。不說經濟這裏也打聽武松不題。卻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個月有餘。捕獲不着。已知逃遁梁山為盜。地方保甲隣佑。呈報到官。所有兩家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屍首便有他兒子王潮領的埋葬。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卻說府中春梅。兩三日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聽。回去只說兇犯還未拿住。屍首照舊埋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挨過年正月初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雲髻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龐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苦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嗔喝不敢進來。今仇人武松

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首。在街暴露日久。風吹雨灑。雞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舉眼無親。你若念舊日母子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個去處。奴死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他別的話。被他撣開。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來。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你二人去縣前打聽。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無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走來回報。正犯兇身。已逃走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還有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有庄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小夫人說那里話。若肯在老爺前抬擧小

人一二。就消受不了。雖赴湯跳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這死的婦人。是我一個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教你老爺知道。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抬出城外擇方便地方。埋葬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李安說。只怕縣中不教你我領屍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下到縣官纔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為他費心。相看死了。齊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喜歡。今

日他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肯不整埋他咱每若替他幹得此
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兒今
老爺百依百隨聽他說話正經大奶奶二奶奶且打靠他說畢
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求領
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木把婦人屍首掘出把心肝
填在肚內頭用線縫上用布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勝說就埋
在老爺香火院城南永福寺里那里有空閑地整埋了回小夫
人話去叫了兩名伴當擡到永福寺對長老說宅內小夫人親
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那里整埋已
畢走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剩四兩銀子交割
門口春梅分付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

老道堅教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瓶
酒一腿豬肉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
二人跪下那里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擡舉小人
消受不了這些小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
惱了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兩個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
人好處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
紙與金蓮燒俱不在話下卻說陳定從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
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待的念經發送歸葬墳內經濟
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親靈柩寄停在城外永
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
接經濟只說心中不快家里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的

不見經濟道他兒母親到了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教你舅舅住着慌搬去怎的一面他母舅張團練來看他姐姐姊妹抱頭而哭置酒叙話不必細說次日他娘張氏早使經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帋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喏二人問道哥哥往那里去經濟悉言先父靈柩寄在門外寺里明日廿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兒弟不知老父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經濟道也只在一二日之間念畢經入墳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經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尋不着武松稟了本縣相公令各家領去葬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止有婦人屍首丟了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木差人抬出城外永福寺那里葬去了經濟聽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因問二郎城外有幾個永福寺二郎道本自南門外只一個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里有幾個永福寺來經濟聽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堅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里長老道就在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經濟且不參見他父親靈柩先拿錢帋祭物到於金蓮墳上與他祭了燒化錢帋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經

濟敬來與你燒一陌錢帛你好處安身若處用錢祭畢然後經濟到方丈內他父親靈柩跟前燒帛祭祀遞與長老經錢教他二十日請入衆禪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襯僧辦齋供經濟來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毋子過日不題却表吳月娘一月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烟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個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銅佛身上拘着數枝燈樹杏黃袈裟風兜袖赤脚行來泥沒踝自言說是五臺山戒壇上下來的行脚僧雲遊到此要化錢粮蓋造佛殿當時古人有幾句讚的這行脚僧好處

打坐參禪講經說法鋪眉苫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食立起法門規矩白日里賣杖搖鈴黑夜間舞鎗弄棒有時門首磕光頭餓了街前打响嘴空色色空誰見衆生離下土去來來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貧僧是五臺山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廣種福田捨資財共成勝事修來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脚賞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喚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雙僧鞋一弔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閒中發心做下僧帽僧鞋預備布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

叫那師父近前來布施與他。小王故做嬌態高聲叫道。那變驢的和尚還不過來俺奶奶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哩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恁謗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小王笑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叫他他怎的把我一雙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錢米。打問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布施布施。小王道。這禿厮好無禮這些人站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個兒月娘道。小肉兒還恁說白道黑他一個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他這個問訊小王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月娘道相這比丘尼姑僧是佛的女兒小王道。譬若說相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兒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小王道奶奶只罵我本等這禿和尚賊眉豎眼的只看我。孟玉樓道。他看你想必認得的要度脫你去。小王道他若度我我就去說着眾婦女笑了一回月娘喝道你這小淫婦兒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王道奶奶還嗔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了我一眼纔去了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爾好處。

守寡看經歲月深　私邪空色久違心
奴身好似天邊月　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眾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上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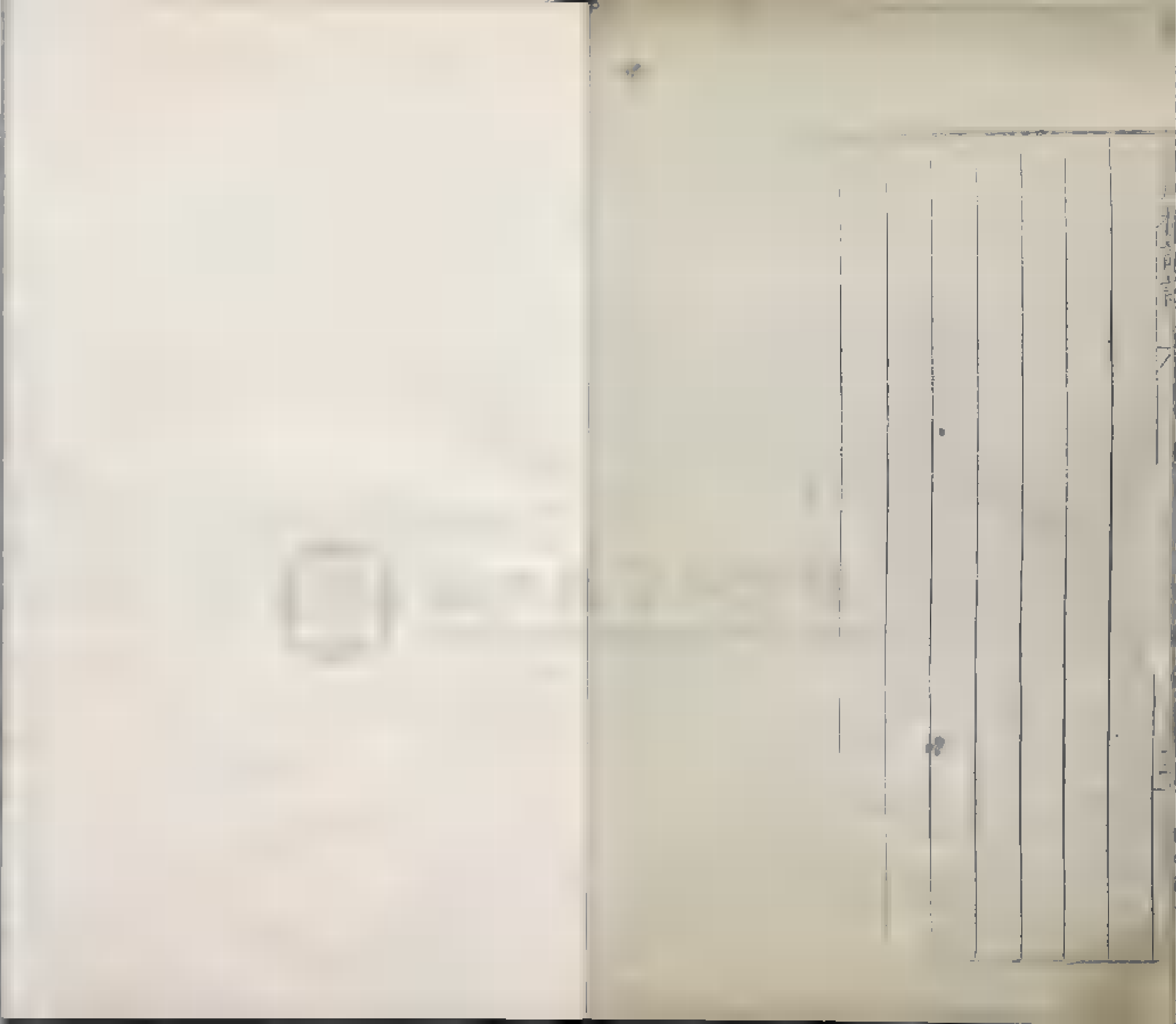
來見月娘衆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里去來怎的影跡兒不來我這里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麼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與他兒子娶親和北邊徐公公做親娶了他姪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日擺大酒席忙的連守備府里咱家小大姐那里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麼惱我哩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里去薛嫂道我有庄事敬來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嫂兒到後邊上房里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夫去搬取家小靈柩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墳上安葬畢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不去燒張紙兒探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這里

怎得曉的又無人打聽倒自知道渣家由吃他小叔兒[illegible]和老婆子都埋在一處却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却不好來平日不守本分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里他小叔兒怎得殺了他還是他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埋了不然只[illegible]露着又拿不着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娥在旁說春梅賣[illegible]里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手里拿出銀子替他買棺[illegible]守備也不嗔當他甚麼人薛嫂道耶嚛你還不知守[illegible]他每日只在他房里歇臥說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生[illegible]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撥了個使

女伏侍他老爺一遍在他房里歇了三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日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段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擱着個孩子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好不聽他說話哩且說銀子手里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了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里備一張祭桌一疋尺頭一分冥帋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帋去薛嫂兒道你老人家不去月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改日望親家去罷那薛嫂約定你教大姐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月娘道你如今到那里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奶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老爺好不喜歡哩了我去已定賞我提着花箱作辭去了雪娥便說老淫婦說沒個行款兒他賣守備家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子那守備身邊少說也有幾房頭莫就與起他來這等大道月娘道他還有正景大奶奶房里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到底還是媒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因今日雪娥說話正是從天降下鈎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有詩為証

曾記當年侍主傍　誰知今日變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　莫笑浮生空自作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吳月娘悞入永福寺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多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綉垂楊柳岸　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話說吳月娘次日備辦了一張祭桌猪首三牲羮飯冥紙之類封了一疋尺頭交大姐收拾一身縞素衣服坐轎子薛嫂兒押着祭禮先行來到陳宅門首只見陳經濟正在門首站立那薛嫂把祭禮交人抬進去經濟便問那里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經濟便

道我髭髮合的纔是丈毋。正月十六日貼門神。遲了半月。人也入了土。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毋說。寡婦人沒脚蠏。不知你這里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怪。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經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毋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經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抬回去。好的死了萬萬千千。我要他做甚麽。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你。怎的說這個話。經濟道。我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抬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經濟向前踢了兩脚。罵道。還不與我抬了去。我把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鬓毛都蒿淨了。那抬轎子的見他踢起來。只得抬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抬的去了。薛嫂見沒奈何。收下箱籠是來回覆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為了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恨起死鬼當初攬下的好貨在家里。弄出事來。到今日交我做臭老鼠。交他這等放屁辣臊。對着大姐說。孩兒你是眼見的。丈人丈毋。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里也難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挾不到你井里。他好胆子。恒是殺不了人。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到次日。一頂轎子。交玳安兒跟隨着。把大姐又送到陳經濟家來。不想陳經濟不在家。往坟上替他父親添土叠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大官到家。多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他一般見識。他昨

日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經濟坟上回來。看見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是說我在你家雌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此起的這大產業。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人。這大姐亦罵。沒廉恥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子。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氣。被經濟抹過頭髮儘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連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不討將寄放粧奩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有詩為証。

相識當初信有疑　心情還似永無涯
誰知好事多更變　一念翻成怨恨媒

這里西門大姐在家躲住。不敢去了。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帋三牲祭物酒肴之類。抬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五里新坟上。與西門慶上新坟祭掃。留下孫雪娥和着大姐衆丫頭看家。帶了孟玉樓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都坐轎子往坟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妗子老公母二人同去。出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頭的走的。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風謂之和風。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暄。天色寒謂之料峭。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行的路謂之香

徑地下飛的土來，謂之香塵。千花發蕊，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淡蕩，淑景融和。小桃深粧臉妖嬈，嫩柳嬝宮腰細膩。百囀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日舒長暖澡鵞黃，水渺茫浮香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烟。端的春景，果然是好。到的春來，那府州縣道，與各處村鎮鄉市，都有遊玩去處。有詩為証。

清明何處不生烟，郊外微風掛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鶯語，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技，綵繩搖拽學飛仙。

却說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墳上，玳安押着食盒，又早先到厨下。生起火來，厨役落作整理不題。月娘與玉樓、小玉、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庄院，客坐內坐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墳上祭臺上擺放卓面三牲、羹飯祭物，列下帋錢貝等。吳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約巴晌時分，纔同吳大舅顧了兩個驢兒騎將來。月娘便說：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果然沒有轎子。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走來西門慶墳前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一根香遞與玉樓，一根遞與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妗子，月娘插在香爐內，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為人，死後為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墳前燒一陌錢帋，你保佑他長

命百歲。晉你做坟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塲。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玳安把帋錢點着。有哭山坡羊爲証。

燒罷帋。小脚兒連跺。奴與你做夫妻一塲。並沒個言差語錯。實指望同諧到老。誰知你半路將奴拋却。當初人情。看望全然是我。今丢下銅斗兒家緣。孩兒又小。撇的俺子母孤孀。怎生遣過。恰便似中途遇雨半路裡遭風來呵。拆散了鴛鴦。生揪斷異果。叫了聲好性兒的哥哥。想起你那動影行藏。可不嗟嘆我。

帶步步嬌

燒的帋灰兒團團轉。不見我兒夫面。哭了聲年少夫。撇下嬌兒閃的奴孤單。咱兩無緣。怎得和你重相見。

玉樓向前插上香。深深拜下。哭唱前腔。

燒罷紙。滿眼淚墮。叫了聲。人也天也。丢的奴無有個下落。實承望和你白頭廝守。誰知道半路花殘月沒。大姐姐有兒童他房里還好。悶的奴樹倒無陰。跟着誰過。獨守孤幃。怎生奈何。恰便似前不着店後不着村里來呵。那是我葉落歸根。收圓結果。叫了聲年小的哥哥。要見你。只非夢兒里相逢。却不想念殺了我。

帶步步嬌

哭來哭去。哭的奴痴呆了。你一去了無消耗。思量好無下稍。無下稍你正青春。奴又多嬌。好心焦。清減了花容月貌。

玉樓上了香。奶子如意抱着哥兒。也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

大妗子。燒了香。行畢禮數。同讓到庄上捲棚內。放卓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與玉樓打橫。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妗子家使的老姐蘭花。那兩邊打橫列坐。把酒來斟。按下這里吃酒不題。却表那日周守備府里也上坟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清明寒食燒帋兒。因此哭醒了。守備道這個也是養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坟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坟。你教伴當抬些祭物。往那里與你娘燒分帋錢也是好處。至此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illegible]

上。那里有大庄院廳堂花園去處。那里有享堂祭臺。大奶奶新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路。上坟耍子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怕晚來。分付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那十里長隄。杏花村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閙。那里設放卓席等候。又見大妗子沒轎子。都把轎子抬着。後面跟隨不坐。領定一簇男女。吳大舅牽着驢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抹過桃花店。五里望見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坟。遊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綠。閙閙喧喧。不斷頭的走。偏襯着日煖風和。尋芳問景。不知又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遠望見綠槐影里。一座菴院。盖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

閣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廊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藏經閣巍峩。旛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內香烟繚繞。幢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通羅漢院。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幾十兩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月娘向大妗子說。咱也到這寺中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施主菩薩隨喜。但見這長老。怎生模樣。

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子勻搽。黃烘烘直裰初縫使沉速箋檀濃染。山根鞋履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縷絲縧。係西地買來真紫。那和尚光溜溜一雙賊眼。單睃趁施主嬌娘這秃廝美甘甘滿口甜言。專說誘喪家少婦。淫情動處。草菴中去覓尼姑。色胆發時。方丈內來尋行者。仰觀神女思同寢毎見嫦娥要講歡。

這長老見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茶。那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參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雪錠般盞兒。甜水好茶。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笑嘻嘻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

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衆僧。後邊禪堂中。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串座禪。與四方檀越答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讓月娘衆菩薩請坐。小僧一茶而已。月娘道。不當打攪長老寶剎。一面拿出五錢銀子。交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笑吟吟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少坐。畧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了卓兒。拿上素菜齋食餅饊上來。那和尚在旁陪坐舉筯兒。纔待讓月娘衆人吃時。忽見兩個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雷也一般報與長老。說道。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

去了。再欵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個個汗流滿面。衣衫皆濕。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了。勿蒙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墳上。抬將祭卓來。擺設已久。紙錢列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墳前下了轎子。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墳前揷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隨問怎的。也娶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躭悞了你。悔已是遲了。

說畢。令左右把紙錢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有哭山坡羊爲証。

燒罷紙。把鳳頭鞋跌綻。叫了聲娘。把我肝腸兒叫斷。自因你逞風流。人多惱你。疾發你出去被仇人總把你命兒坑陷。奴在深宅。怎得個自然。又無親。誰把你掛牽。實指望和你同床兒共枕。怎知道你命短無常。死的好可憐。叫了聲不睜眼的青天。常言道好物難全。紅羅尺短。

這里春梅在金蓮坟上。祭祀哭泣不題。却說吳月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去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小和尚。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個姐姐。新近葬下。今日淸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悄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直的。月娘道。他又那得個姐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府里小夫人姓甚麽。小和尚道。姓龐氏。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錢。敎替他姐姐念經。薦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爹說。春梅娘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走來。分付小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抬進方丈二門里。纔下轎。月娘和玉樓衆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淡粧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穿大紅粧花襖兒。下着翠藍縷金寬襴裙子。帶着玎璫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寶髻巍峩。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挂。金挑鳳鬢後雙插。紅綉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胸前搖响玉

玎璫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膩粉粧成脖頸花鈿巧貼眉尖舉止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閑雅性如蘭蕙溫柔若非綺閣生成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紫府瓊姬離碧漢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一面掀簾子請小夫人方丈明間內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春梅坐下長老忝見已畢小沙彌拿上茶長老遞茶上去說道今日小僧不知宅內上坟小奶奶來這里祭祀有失迎接恕罪小僧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薦那和尚沒口子說小僧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襯施小僧請了八眾禪僧整做道場看經禮懺一日曉夕又多與他老人家裝些廂庫焚化道場圓滿纔打發三位管家進城宅里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鍾盞來長老只顧在旁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衆人攔阻在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稟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知小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無妨長老道適間有幾位遊玩娘子在寺中隨喜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只說長老不見天色晚了俺每告辭去罷長老見收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颭磕下頭去慌

的大妗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日比。折殺老身。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磕頭去。月娘。玉樓。亦忙還禮。春梅那里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里。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禮。沒曾看你。你休怪。春梅道。好奶奶。奴那里出身。豈敢說怪。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姐磕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半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兒上。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如意兒抱着哥兒。真個與春梅道了唱個喏。把月娘喜懽的要不得。玉樓說。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裡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掛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葬在這里。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龐大姐說話。說的潘六姐死了。多虧姐姐。如今把他埋在這里。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吳大妗子道。誰似姐姐這等有恩。不肯忘舊。還葬埋了。你逢節令。題念他來。替他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抬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是這般抛露丟下。怎不埋葬他。說畢。長老教小和尚放卓兒。擺齋上來。兩張大八仙卓子。蒸酥餜餅饊點心。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

絶細金芽雀舌甜水好茶。衆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里要往金蓮坟上看看。替他燒張帋。也是姊妹一場。見月娘不動身。拿出五分銀子。教小沙彌買帋去。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里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坟上見。三尺坟堆一堆黃土。數柳青蒿。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里。今日孟三姐悞到寺中。與你燒陌錢帋。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取出汗巾兒來。放聲大哭。有哭山坡羊爲証。

燒罷帋。淚珠兒亂滴。叫六姐一聲哭的奴一絲兒兩氣。想當初咱二人不分個彼此。做姊妹一場。並無面紅面赤。你性兒強我常常兒的讓你。一面兒不見不是你尋我我就尋你。恰便相比目魚雙雙熱粘在一處。忽被一陣風。咱分開來。鸞共樹同栖。一旦各自去飛。叫了聲六姐你試聽知。可惜你一段兒聰明。今日埋在土裡。

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教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諕了他。如意兒道。奶奶不妨事。我知道。徑抱到坟上。看玉樓燒帋哭罷回來。春梅和月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甜食餚品點心攢盒擺下兩卓子。布甑內篩上酒來。銀鍾牙筯。請大妗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老媽兩邊打橫。吳大舅另放一張卓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

忽見前個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庄差小的來請小奶奶看襍耍調百戲的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請奶奶快去哩這春梅不慌不忙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去在下邊等候且待他陪完大妗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不可打攪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每去罷那春梅那里肯放只顧令左右將大鍾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休要斷了這們親路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好的日子奴往家里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就勾了怎敢起動你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勾了你大妗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妗子沒轎子我這里有叫這小馬兒撥一疋與妗子騎送了家去一面收拾起身春梅叫過那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眾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隨喝着道往新庄上去了正是

樹葉還有相逢處　豈可人無得運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官賣守備府

花開花落開又落　錦衣布衣更換着
豪家未必常富貴　貧人未必常寂寞
扶人未必上青天　推人未必塡溝壑
勸君凡事莫怨天　天意與人無厚薄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堤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酒樓下邊人烟熱鬧揀高阜去處那里幕天席地設下酒殽等候多時了遠遠望月娘衆人轎子到了問道如何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衆人坐下正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繡轂往

來人烟喧襍。車馬轟雷。笙歌鼎沸。月娘衆人躧看高阜。把眼觀
看看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的。原來是本縣知
縣相公兒子李衙内。名唤李拱璧。年約三十餘歲。見爲國子上
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書。專好鷹犬走馬。打毬蹴踘。常在三
瓦兩巷中走。人稱他爲李棍子。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滑衣
裳。頭戴金頂纏棕小帽。脚踏乾黄靴。納綉襪。同廊吏何不違。
帶領二三十好漢。拏彈弓吹筒毬棒。在於杏花庄大酒樓下。看
教場李貴走馬賣解。竪肩椿隔肚帶。輪鎗舞棒。做各樣技藝。頑
耍。有這許多男女圍着烘笑。那李貴諢名。號爲山東夜叉。頭戴
萬字巾。腦後撲匾金環。身穿紫窄衫。銷金裹肚。脚上䩺踢腿絣。
乾黄䩺靴。五彩飛魚襪口。坐下銀鬃馬。手執朱紅棍。明鎗頭招

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高聲說念一篇道。

我做教師世罕有。江湖遠近揚名久。雙拳打下如鎚鑽。兩脚
入來如飛走。南北兩京打戲臺。東西兩廣無敵手。分明是個
鐵嘴行。自家本事何曾有。少林棍只好打田雞。董家拳只好
嚇小狗。撞對頭不敢喊一聲。沒人處專會誇大口。騙得銅錢
放不牢。一心要折章臺柳。虧了北京李大郎。養我在家爲契
友。蘇生醬喫了半甕蒜捲春餅咏了兩甕蓮。小人自來生得
饞。寅時吃酒直到酉。牙齒疼把來剉一剉。肚子脹將來扭一
扭。充饑吃了三斗米飯。點心吃了七石缸酒。多虧了此人未
得醉。來世做隻看家狗。若有賊來掘壁洞。把他陰囊咬一口。
問君何故咬他囊。動不的手來只動口。

當下李衙內一見那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閑架兒來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三個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訪得是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揜口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嫂子一個五短身材是他大娘子吳月娘那個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個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上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大舅和月娘眾人觀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攛掇月娘上轎回家一路上得多少錦韃郎搖羅袖嚬綺羅人揭繡簾看

有詩為證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月娘眾人回家不題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胭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下看着雪娥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裏出去的來旺兒雪

娥便道你這幾年在那里來怎的不見出落得恁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到原籍徐州家裏閑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不想到半路里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學會了此銀行手藝揀鈒大器頭面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鋪教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們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踅門瞭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見相認雪娥道原來教我只顧認了半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裏賣的是甚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俺每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裏邊院子里來打開箱子用匣兒托出幾件首飾來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但見

孤雁銜蘆雙魚戲藻牡丹巧嵌碎寒金猫眼釵頭火燄蠟也有獅子滾繡毬駱駝獻寶滿冠擎出廣寒宮掩鬢鑿成桃源境左右圍髮利市相對荔枝叢前後分心觀音盤膝蓮花座也有寒雀爭梅也有孤鸞戲鳳正是絲環平安珊瑚綠帽頂高嵌佛頭青

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拏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子各樣大翠鬢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他兩對鬢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墳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裏就聽見人說

奓兒了。大娘子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纔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個喏。劉昭也在跟前。同叙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見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到晚上。月娘眾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姐。眾人丫鬟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擔走不上。雇了疋驢兒騎來家。打發抬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俺們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悞打悞撞遇見他娘兒們。又認了回親。先是寺裏長老擺齋吃了。落後又放下兩張卓席。教俺當擺上他家的四五十擡盒。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通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一對簪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且是出落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吳大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舊。那咱在咱家時。我見他比眾丫鬟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個才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靈。恁般造化。孟玉樓道。姐姐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里孩子。守備好不喜懽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又在這里學會了銀匠。挑着担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每就不認得他了。買了他幾枝花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墳上燒帋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教他等着我來家。雪娥道。俺們叫他明日來。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

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
冷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來
口揾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輕
子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沒沒的怎得凍着
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墳上諕了他來了那等分付教
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是小玉姐看
着抱了他到那里看看就來了幾時諕着他來月娘還要說
嘴看那看兒便急的却把他諕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
去不一時劉婆來到看了脉息抹了身上說着了些驚寒撞見
祟禍了留了兩服硃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分付奶子摟着他熱
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

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看一家子慌的要不
的鬧門闔戶整亂了半夜却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擔兒
來到西門慶門首與劉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
許下今日教我來取銀子就見大娘劉婆道你且去着改日
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
不心焦今日纔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
玉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
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了兩個頭月娘道幾時不見你就不來
這里走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
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
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媳婦兒生逼臨的吊死了將有

作沒把你墊發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麼生活拏出來瞧揀了他幾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等子稱了與他叫他進入儀門裏面分付小玉取一壺酒來又是一般點心教他吃那雪娥在廚上一力攛掇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衆人歸到後邊去雪娥獨自悄悄和他打話你常常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教劉昭嫂子對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紫墻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關不關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劉昭屋裏等到晚夕踩着梯橙越過墻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處邊有麻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懽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担兒出門正是不着家神弄不得家鬼有詩為証

閑來無事倚門闌　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聲語　故把秋波送幾番

這來旺兒懽喜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担兒出來賣生活慢慢踅來西門慶門首等劉昭出來與他唱喏那劉昭便說旺兒希罕好些時不見你了來旺兒說沒事閑來走走裡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討討劉昭道既如此請來屋裡坐把來旺兒讓到房里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劉昭道你嫂子今日後邊上灶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劉昭說這幾星

銀子。取壺酒來和哥嫂吃。劉昭道。何消這許多。郎叫他兒子鐵頭兒過來。那鐵頭提吊起頭去。十五歲了。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便飽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一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里。劉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他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燒桌。讓來旺炕上坐。擺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傾頭一盞。遞與劉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與八休說假話。裡邊雪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每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每休推睡里夢里要閻山下路。且得過來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汁水教我咂一咂。俺替你們須耽許多利害。那來旺便跪下說。只是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來。劉昭屋裏窩藏。待夜裏關上儀門。後邊人歇下。越墻而過。於中取事。有詩為証。

報應本無私　影響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為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巴不到晚。走到劉昭屋裡。打酒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待的大門關了。後邊儀門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個暗號兒。只聽墻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躧著梯櫈。黑影中扒過粉墻。順著

遞洋撥子。雪娥那邊用橙子接着。兩個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兩個相摟相抱。雲雨做一處。彼此都是曠夫寡女。慾心如火那來旺兒纍鎗強壯。儘力般弄了一回。樂極精來。一泄如注。事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幾兩碎銀子。兩件段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還有些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我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里曲彎小巷。倒避眼。咱兩個投奔那里去。避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籍家。買幾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量已定。這來旺兒作別雪娥。依舊扒過墻來。到劉昭屋裏。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踅入劉昭屋裏。晚夕依舊跳過墻去。兩個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劉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已。俱不必細說。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經濟要。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扶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裏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個匣內。用手帕蠻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劉昭屋裏等候。兩個要走。這劉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如你二人打房上去。就躧破些瓦。還有踪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個銀折盂。一

根金耳斡，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鼓月黑之時，隔房扒過去。劉昭夫婦又篩上兩大鍾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拏着一根香，躧着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一步走，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比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聽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教雪娥躧着他肩背，接摟下來。兩個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說：往那里去的男女？雪娥便諕慌了手脚。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旺兒得不迭一聲，拉着雪娥往前飛走，走到城下，城門纔開，打人鬧裏挨出城去，轉了幾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個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幾家人家，都是矮房低廈，後邊就是大水穴沿子。到於屈姥姥家，屈姥姥還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姥姥纔起來開了門兒。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姨娘這里有房子，且尋一個寄住些時，再尋房子，遞與屈姥姥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姥見這金銀首飾來，因可疑。他兒子屈鐺，因他娘屈姥姥安歇鄭旺夫妻二人，帶此東西，夜晚見財起意，撬開房門，偷盜出來，耍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拏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之事，贓物執儀見在，差人押着屈鐺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

了。那雪娥諕的臉蠟查也似黃了。換了滲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烘動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去的小廝來旺兒。今改名鄭旺。通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又被這屈鏜掏摸了。今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十個傳百。一路上行人口似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中秋兒見廂內細軟首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攙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要晚夕。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劉昭。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劉昭便說。大門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落後看見房上瓦躧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䟫訪。只得按納合恐。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來旺拶夾了一頓。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銀鐘二箇。碎銀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屈姥姥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奸盜取財物。屈鏜係竊盜。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屈姥姥當下都當官拶了一拶。屈姥姥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叫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要大舅來商議。也是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辱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打發了公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

官媒人來。當官辦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辦賣。春梅聽見。要買他來家上竈。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對守備說。雪娥好手能上竈。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奶。并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里。纏金床錦帳之中。纔起來。手下丫鬟。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身進見。入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喚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撮去了䯼髻。剥了上蓋衣裳。打入廚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娥聽了。口中只叫苦。自古世間打牆板兒翻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既在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了艷服。滿臉悲慟。往廚下去了。有詩為証。

布袋和尚到明州　策杖芒鞋任意遊
饒你化身千百億　一身還有一身愁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十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百歲光陰疾似飛　其間花景不多時
秋凝白露蛩蟲泣　春老黃昏杜宇啼
富貴繁華身上孽　功名事跡日中魑
一場春夢由人做　自有青天報不欺

話說一日陳經濟聽見薛嫂兒說西門慶家孫雪娥被來旺因姦抵盜財物拐出在外事發本縣官賣被守備府里買了朝夕受春梅打罵這陳經濟來看這個因由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只是經濟風里言風里話在外聲言發話說不要大

姐寫了狀子。巡撫巡按處。要告月娘說西門慶在日。收着他父親寄放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用孫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三者家人來興媳婦恵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諕的慌了手脚。連忙顧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床奩箱廚陪嫁之物。交玳安顧人都擡送到陳經濟家。經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粧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大丈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床奩嫁粧。並沒見你的别的箱籠。經濟又要使女元宵兒。薛嫂兒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月娘道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沒人看哥兒。留着早晚看哥兒哩。把中秋兒打發將來。說原是買了扶侍大姐的。這經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回來。只交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哥。你到家頂上你大娘。你家姐兒們。豈可希罕這個使女看守既是與了大姐房里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經濟這里收下。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我洗脚水。按下一頭。却來一處。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那日。在杏花庄酒樓。看見月娘孟玉樓。兩口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使小張閑打聽。回報俱是西門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見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面上稀稀有幾點白麻子兒模

標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鰥居已久。一向着媒婦。各處求親。多不遂意。及有玉樓。終有懷心。無門可入。未知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研審。追出贓物數目。稽其來領。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望。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賣。至是衙內謀之于廊吏。何不盡。徑使官媒婆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媽聽了。喜歡的疾走如飛。一日到于西門慶門首。劉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說道動問管家哥一聲此是西門老爹家。那劉昭道。你是那里來的。這是西門老爹家老爹下世了。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進去稟聲我是

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媽。奉衙內小老爹鈞語。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奶奶要嫁人。敬來說親事。那劉昭喝道。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奶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媒婆有要沒緊。走來撞甚親事。還不走快着。惹的後邊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敢來做甚麼。嫁不嫁。起動進去稟聲。我好回話去。這劉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陶媽媽道。衙內小老爹說。是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兒的。那位奶奶。這劉昭聽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

娘說縣中使了個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裡並沒半個字兒迸出外邊人怎得曉的劉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那位奶奶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裡蘿蔔動個心忽剌八要往前進嫁人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忖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邊有個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曾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看官聽說當時沒巧不成話自古姻緣著線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內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況男子漢已死奴身邊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各疼歸他娘去了閃的我樹倒無陰竹籃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兒心腸兒都改變不似往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個葉落歸根之處還只顧傻傻的守些甚麼到沒的躭閣了奴的青春辜負了奴的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裡雖說大娘休聽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覺把臉來飛紅了正是

含羞對衆慵開口　理鬢無言只摇頭

月娘說既是各人心裡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劉昭你請那保山來劉昭來門首喚陶媽媽進到後邊月娘在上房明間內正面供養著西門慶靈床那陶媽媽旋畢禮數坐下小丫髮

秀春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那陶媽媽。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衙內分付。敬來說咱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是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媽道俺家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稀幾個白麻子兒的。便是這位奶奶。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于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梳洗打扮出來。那陶媽媽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奶果然語不虛傳人材出衆。蓋世無雙堪可與俺衙內老爹做得個正頭娘子。你看從頭看到底風流實無比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玉樓笑道媽媽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紀。原娶過妻小來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鄉貫何處。地里何方。有官身。無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謊。陶媽媽道。天麼天麼。小媳婦你是本縣官人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見做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閑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個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才見要尋個娘子當家。一地里又尋不着門當戶對婦。敬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成免小媳婦縣中打卯。還重賞在外。若是咱宅上。不做這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徭墳塋地土錢粮。一例盡行蠲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拏到縣裡。任意拷打。玉

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里人氏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他去陶媽媽道俺衙內老爹身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單徑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棗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阡陌騾馬成羣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如今要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扶正房人門爲正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爲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孟玉樓被陶媽媽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與蘭香放卓兒看茶食點心與保山吃因說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初時說的天花亂墜地湧金蓮及到其間並無一物奴也吃人哄怕了陶媽媽道好奶奶只要一個比一個淸自淸渾自渾好的帶累了歹的小媳婦並不搗謊只依本分說媒成就人家好事奶奶肯了討個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段子使玳安交鋪子里傅夥計寫了生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廝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拏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纔是理不多時使玳安兒叫薛嫂兒見陶媽媽道了萬福當行見當行拏着帖兒出離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里冰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裡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媽在路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然者便是陶媽媽問他原先嫁這裡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里是再婚兒這薛嫂兒便一五

一千。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
上寫。和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
娘子年紀大些。怎了。他今纔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咱拏
了這婚帖兒。交個路過的先生。筭看年命。妨碍不妨碍。若是不
對。咱瞞他幾歲兒。不筭發了眼。正走中間。也不見路過响板的
先生。只見路南遠遠的。一個卦肆青布帳幔。掛着兩行大字。子
平推貴賤。鐵筆判榮枯。有人來筭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下。安
放一張卓席。裡面坐着個能寫快筭靈先生。這兩個媒人。向前
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個女人命。累先生筭一筭。
向袖中拏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生權且收了。路過不
曾多帶錢來。先生道。此是合婚的意思。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

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掐指尋
紋。把筭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歲了。十
一月廿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
命逆行。見在丙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大有威權。執掌正堂夫
人之命。四柱中天星多。雖然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愛。不久定
見妨尅。果然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尅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
若見過。後來得了屬馬的。薛嫂兒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
子早哩。命中直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貴
榮華。真無比。取筆批下命詞八句。

花盛果收奇異時　欣遇良君立鳳池

嬌姿不失江梅態　三揭紅羅兩畫眉

携手相邀登玉殿　含羞獨步捧金巵
會看馬首昇騰日　脫却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這
兩句俺每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這位娘子
如今嫁個屬馬的夫主方是貴星亨受榮華寅皮是尅過的夫
主是屬虎的雖故受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直到六十
八歲有一子壽終夫妻偕老兩個媒人收了命狀歲罷問先生
與屬馬的也合的着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
好當下改做三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卦肆逕到縣中
衙內正坐門子報入良久喚進陶嫂二媒人旋下磕頭衙內便
問那個婦人是那里的陶媽媽道是項媒人因把親事說成且
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擅
便隨衙內老爹尊意討了個婚帖在此于是遞上去李衙內看
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
也罷薛嫂見插口道老爹見的多自古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
黃金山積這位娘子人才出衆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
不必說衙內陡然好已是見過不必再相命陰陽擇吉日良時
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媳婦幾時來伺候衙內
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分付左右每人
且賞與他一兩銀子做脚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
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與吏何不韋來兩個商議
對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

吉日良時准娶婦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違。小張閒買辦茶紅酒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孟玉樓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羹果茶餅。一付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付玎璫七事。金鐲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三十兩禮錢。其餘布絹棉花共約二十餘擡。兩個媒人跟隨。廊吏何不違押担到西門慶家下了茶。十五日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閒漢來搬擡孟玉樓床帳嫁粧箱籠。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交他帶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那張螺鈿床。陪了他。玉樓交蘭香。跟他過去。留下小鸞與月娘看

雖覺死的好玉樓去的苦

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丫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繡春。和奶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回壺。與哥兒耍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到晚夕。一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銥落燈籠。八個皂隸跟隨。來娶孟玉樓。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繫金鑲瑪瑙帶。玎璫七事。下着柳黃百花裙。先辭拜西門慶靈位。然後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兩個攜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金蓋袱。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穿大紅粧花袍兒。翠藍裙。滿頭珠翠。坐大轎。送到知縣衙裡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

子。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
也有說歹的。說好者。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為人做人。今日死
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攪不過這許多人來。
都交各人前進來。甚有張主有那說歹的。街談巷議。指戳說道。
此是西門慶家第三個小老婆。如今嫁人了。當初這廝在日。專
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子。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
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雞
毛兒零撏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都如此
發這等暢快言語。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床帳停當。留坐
酒席來家。李衙內將薛嫂兒陶媽媽。叫到根前。每人五兩銀子。
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極盡魚水之歡。曲盡

于飛之樂。到次日吳月娘這邊送茶完飯。楊姑娘已死。孟大妗
子。二妗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衆親戚
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
戲文。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
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在後廳吃酒。知縣奶奶出
來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
落。見靜悄悄無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
樣熱鬧。在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櫈。姊妹們都
坐不了。如今並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床兒。不覺一
陣傷心。放聲大哭。哭了一回。被丫鬟小玉勸止。住了眼淚。正是
平生心事無人識。只有穿窗皓月知。這里月娘憂悶不題。却說

李衙內和玉樓兩個。女貌郎才。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上。每日燕尔新婚。在房中廝守。一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越覷之不足。看之有餘。越看越愛。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鬟。一個蘭香。年十八歲。會彈唱。一個小鸞。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歡喜沒入腳處。有詩為証。

堪誇女貌與郎才　天合姻緣禮所該
十二巫山雲雨會　兩情願保百年偕

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丫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玉簪兒。專一搽胭抹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揸髻。用手帕苫蓋。周圍勒銷金箍兒。假充作鬏髻。又插着些銅釵蠟片。敗葉殘花。耳朵上帶雙甜瓜墜子。身上穿一套前露殿月後露臟怪綠喬紅的裙襖。在人前好似披荷葉老鼠。腳上穿着雙裡外油劉海笑撥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尺二長。臉上搽着一面鉛粉。東一塊白。西一塊紅。好似青冬瓜一般。在人根前輕聲浪顙。做勢拏班。衙內未娶玉樓來時。他便逐日頂羨頂飾。殷勤扶侍。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自從娶過玉樓來。見衙內日逐和他床上睡。如膠似漆般打熱。把他不去揪採。這丫頭就有些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廚下頓熱了一盞好果仁泡茶。雙手用盤兒托來。到書房裡。向笑嘻嘻。掀開簾兒進與衙內。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定書桌。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盞好茶兒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裡。睡得好覺兒。怎不交他那小大

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爹內打盹在根前只顧叫不應說道
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作使乏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睡磕睡起來
吃茶叫爹內醒了看見是他喝道怪碜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
一邊里去這玉簪兒便臉羞紅了使性子把茶丟在卓上出來
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辰送盞茶兒來你吃
倒要喝罵我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瞎了
眼誰交教你要我來仮的值我的那大精逖被爹內聽見趕上儘
力踢了兩靴脚這玉簪兒走上登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梁
高也不搽臉了也不損茶造飯了赶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
我也的無人處一個屁股就同在玉樓床上坐玉樓亦不去理
他他背地又壓伏蘭香小鸞說你休趕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

與你娘係大小五分又說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你爹叫你娘
日跟逐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聽諸歌老娘拏煤鍬子請你後
來幾次見爹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
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分付蘭香小鸞你休靠玉簪
兒了你二人自去厨下做飯打發你爹吃罷他又氣不憤使性
謗氣牢家打活在厨房內打小鸞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
碓磨也有個先來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你娘兒們占
了罷不獻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了那個娘也沒曾失
口叫我聲玉簪兒你進門幾日就題名道姓叫我我是你手里
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
齋時纔起來和我兩個如糖拌蜜如蜜攪酥油一般打熱房中

事。那些兒不打我手裡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拆散開了。一攆攆到我明間冷清清支板櫈打官鋪。再不得嘗着俺爹那件東西兒。甚麼滋味兒。我這氣苦正也沒聲處。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兒叫玉樓。敢說老娘不知道。你來在俺家。你識我見大家擺着些罷了。會那等大廝不道喬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識那玉樓在房中。聽見氣的發昏。連套手戰。只是不敢聲言。對衙內說。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晚夕衙內分付他廚下熱水。拏浴盆來房中。要和玉樓洗澡。玉樓便說。你交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說道。我偏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婦人洗澡。共浴蘭湯。效魚水之歡。借于飛之樂。心中正沒好氣。拏浴盆進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口內喃喃吶吶說道。也沒見這浪淫婦。刀鑽古怪。禁害老娘。無過也只是個浪精毴。沒三日不拏水洗。像我與俺主子睡。成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污了甚麼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刁蹬老娘。直罵出房門來。玉樓聽見。也不言語。衙內聽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春梁靸着鞋。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罷。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倒值了多的。衙內那裡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管他。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手。採住他頭髮。拖踏在地下。輪起拐子。雨點打將下來。饒玉樓在旁勸着。也打有二三十下。在身上打的這丫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

有句話兒和你說衙內罵賊奴才你說有山坡羊為証

告爹行停嗔息怒你細細兒聽奴分訴當初你將八兩銀子財禮錢娶我當家理紀管着些油鹽醬醋你吃了飯吃茶只在我手裡抹布沒了俺娘你也把我墜爲個署府咱兩個同鋪同床何等的頑耍奴按家伏業纔把這活來做誰承望你哄我說不要了今日又起這個毛心兒里來阿把往日恩情弄的半星兒也無叫了聲爹你忒心毒我如今不在你家了情愿嫁上個姐夫

衙內聽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沒得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叫將媒人陶媽媽來把玉簪兒領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蚊虫遭扇打只爲嘴傷人有詩爲証

百禽啼後人皆喜　惟有鴉鳴事若何
見者多嫌聞者唾　只爲人前口嘴多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陳經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西下水東流
雖然富貴皆由命　運去貧窮亦自由
事遇機關須進步　人逢得意早回頭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閑花滿地愁

話說當日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即時叫了陶媽媽來。領出賣了八兩銀子。買了箇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竈。不在話下。却表陳經濟。自從西門大姐來家。交還了許多床帳粧奩箱籠家火。三日一場攘。五日一場鬧。問他孃張氏。要本錢做買賣。他母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復謀管事。被他

吃醉了。径在張舅門上罵嚷。他張舅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交還將來。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場重氣。染病在身。日逐臥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㦎不過。兊出二百兩銀子交他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鋪做買賣。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大郎狐朋狗黨。在鋪中彈琵琶抹骨牌。打雙陸。吃半夜酒。看看把本錢弄下去了。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張氏聽信陳定言語。不托他。經濟反說陳定染布去尅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攆出來。外邊居住。却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先彥。綽號爲鐵指甲。專一羅風賣雨。架謊鑿空。擔着人家本錢就使。他祖貫係沒州脫空縣。拐帶村。無底鄉人氏。他父親叫做楊不來。母親白氏。他兄弟叫楊二風。他師父是崆峒山拖不洞火龍庵精光道人。那里學的謊。他渾家是沒驚着小姐。生生吃謊謊死了。他許人話如捉影撲風。騙人財似探囊取物。這經濟問孃又要出二百兩銀子來。添上共湊了五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清販布去。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沒底兒搭褳。裝着些軟鈒金鍮錢兒。拏一張黑心鵰弓。騎一匹白眼龍馬。跟着經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馬頭上。尋鈌貨去。三里抹過沒州縣。五里來到脫空村。有日到于臨清。這臨清閘上。是箇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船隻聚會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這經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鐵指甲楊大郎。領着遊娼樓串酒店。每日躧躧終穷蕩蕩。貨物到販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

館上。見了一箇粉頭。名喚馮金寶。生的風流俏麗。色藝雙全。問青春多少。鴇子說。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挣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九一十八歲。經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鴇子。五兩銀子房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傍花言說念。就要娶他家去。鴇子開口要銀一百五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兌了銀子。娶到來家。一路上抬着。楊大郎和經濟押着貨物車走。一路上揚鞭走馬。那樣懽喜。正是

多情燕子樓　馬道空回首
載得武陵春　陪作鸞凰友

且說張氏。見經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箇唱的來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這經濟不免買棺裝殮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母舅張團練。看他孃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這經濟坟上覆墓回來。把他孃正房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到住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開着鋪子。家里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丢着不去睬睬。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三年任滿。李知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經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吃醉又被金蓮所得。落後還與了他。收到如今。就把這根簪子。做箇証見。把物趕上嚴州去。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姦。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

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應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箇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箇利害口聲不怕不教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取將來家與馮金寶又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裡捉金烏經濟不來到好此這一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濱冷餓鬼撞鍾馗有詩爲証

趕到嚴州訪玉人　人心難忖是石沉
侯門一旦深如海　從此蕭郎落陷坑

却說一日陳經濟打點他孃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并門前鋪子發賣零碎布疋與他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九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取了半船絲綿紬絹來到清江浦江口馬頭上灣泊住了船隻投在箇店主人陳二店內夜間點上燈光交陳二郎殺鷄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在二郎店內畧住數日等我和陳安拏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家姐嫁在府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期程就來楊大郎道哥去只顧去兄弟情愿店中等候哥到几一同起身這陳經濟不合萬不合和陳安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取路逕到嚴州府進入城內投在寺中安下打聽李通判到任一箇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光景這陳經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紵絲尺頭兩罈酒陳安押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內前與門

吏作揖道報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内新娶娘子的親孟二舅來探望這門吏聽了不敢怠慢隨即稟報進去衙内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拾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經濟請入府衙廳上敘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不會二舅經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看家姐李衙内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茶湯已罷衙内令左右把禮帖并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聽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玉樓道一二年不曾回家再有那箇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千山萬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挐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眷生孟銳就知是他兄弟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伺候出見只見衙内讓進來玉樓在簾内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麼等我出去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裝出來拜見那經濟說道一向不知姐姐嫁在這里沒曾看得還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内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内分付玉樓管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玉樓見經濟磕下頭連忙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處敘畢禮數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敘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麼經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坟在永

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墳上燒帋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聽信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經濟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纔乞武松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箇頭八箇膽敢往你家來殺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里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罷丟開了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說話中間丫鬟放下卓兒擺上酒來盃盤餚品堆滿春臺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經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甚破費且請一盃兒水酒經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盃回奉婦人叙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夫短叫他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慢慢的探他當下酒過三巡餚添五道彼此言來語去說得入港這經濟酒蓋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膽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幾句邪言說入去說道我兒弟思想姐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雙似背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渾久而自見這經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一包雙人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情可憐見兒弟吃我這箇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到戲弄我起來就

撒了酒席，往房裡去了。經濟見他不就，一面拾起香茶來，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到變了卦兒。你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采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箇小老婆，没曾和我兩箇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拏在手內，說：這箇物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姦，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裡？上面還刻着玉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没官之物，都帶來嫁了漢子。我教你不要慌，到八字八鑁兒上，和你答話。玉樓見他發話，拏的簪子委的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裡？恐怕攘的家下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走將出來，一把手拉經濟說道：好姐夫，奴鬬你耍子，如何就惱起來？因觀看左右無人，悄悄說：你既有心，奴亦有意。兩箇不由分說，摟着就親嘴。這陳經濟把舌頭似蛇吐燕子一般，就舒到他口裡交他咂，說道：你叫我聲親親的姐夫，纔算你有我之心。婦人道：且禁聲，只怕有人聽見。經濟悄悄向他說：我如今治了半船貨，在清江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一箇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抓尋你不成？婦人道：既然如此，也罷。約會下你，今晚在府墻後等着，奴有一包金銀細軟，打墻上繫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纔扮做門子，打門裡出來，跟你上船去罷。看官聽說：正是佳人有意，那怕粉墻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若嫁

得箇痴蠢之人，不如經濟。經濟便下得這箇鍬鐝着。如今嫁箇
李衙內，有前程，又是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滿。他又拘你
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手，這箇郎君也早合當倒運，就吐實話
泄機與他。到吃婆娘哄賺了。正是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難保
不懷毒。當下二人會下話，這經濟吃了幾盃酒，少頃告辭回去。
李衙內連忙送出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
住那里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些嗄程與他。婦人便說：那里
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拘搭要拐我出去。
奴已約下他，今晚夜至三更，在後墻相等。咱不好將計就計，把
他當賊拏下，除其後患如何？衙內道：叵耐這廝無端，自古無毒
不丈夫。不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直走出外邊，叫過左右

伴當心腹快手，如此這般，預備去了。這陳經濟不知機變，至半
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墻下，以咳嗽為號。只聽
墻內玉樓聲音，打墻上掠過十條索子去。那邊繫過一大包銀
子來，原來是庫內拏的二百兩贓罰銀子。這經濟纔待教陳安
拏着走，忽聽一聲梆子響，黑影裏閃出四五條漢，叫聲有賊了，
登時把經濟連陳安都綁了。禀知李通判，分付都且押送牢裡
去，明日問理。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崶，係陝西臨
洮府人氏，庚戌進士，極是箇清廉剛正之人。次日早升堂，左右
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畫了公座，庫子呈禀賊情事，帶陳
經濟上去，說：昨夜至三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
陳經濟、陳安，鍬開庫門鎖鑰，偷出贓罰銀二百兩，越墻而過，致被

捉獲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經濟并陳安揪採擁驅至當廳跪下。知府見年小清俊便問這廝是那里人氏因何來我這府衙公廨夜晚做賊偷盜官庫贓銀數多有何理說。那陳經濟只顧磕頭聲寃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聲寃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見得贓證明白何不加起刑來徐知府即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道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要展轉當下兩邊皁隸把經濟陳安拖番大板打將下來這陳經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至此寃哉苦哉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聽見這一聲必有緣故纔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收下監去明日再問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從容他一夜不打緊就翻異了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主意當下獄卒把經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中有些疑忌即喚左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下監中探聽經濟所犯來歷即便回報這幹事人假扮做犯人和經濟晚間在一鋪上睡問其所以我看哥哥青春年少不是做賊的今日落在此刑憲打屈官司經濟便說一言難盡小人本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是俺丈人的小妾與我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寄放十箱金銀寶玩之物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討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把我當賊拏了苦打成招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這人聽了走來退廳告報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說這人聲寃叫孟氏必有緣故到次日升堂官吏兩旁侍立

這徐知府把陳經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狀，喝令釋放。李通判在旁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廝賊情既的，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對佐貳官儘力數說了李通判一頓，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官報私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西，應沒官贓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女婿，還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拏他入罪，教我替你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然如此，公道何堪。當廳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垂首喪氣而不敢言。陳經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退廳，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夫人便問相公每常回衙歡天喜地，今日這般心中不快何說。那李通判大喝一

聲，你女婦人家，曉得甚麼，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衆同僚官吏儘力上數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問甚麼事。李通判即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拏大板，氣殺我也。說道你當初為娶這箇婦人來家，今是他家女婿，因這婦人帶了許多裝奩金銀箱籠，口口聲聲稱是當朝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當賊情拏他。我道一字不知，反被正宅徐知府對衆數說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即令左右雨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又在後廳角門首，掩淚潛聽。當下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分付左右

押着衙內即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節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顧在父母跟前哭啼哀告寧把兒子打死爹爹跟前並捨不的婦人李通判把衙內用鐵索墩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骨血不爭爲這婦人你囚死他往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里須帶累我受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口兒上原籍真定府家去便了通判依聽夫人之言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棗强縣家裡攻書去了却表陳經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遷往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說三日前往府前尋你去說你監在牢中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這經濟未信向河下不見船隻撲了空就道這厮殺的如何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况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路找尋楊大郎並無踪跡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零金風搖落甚是淒涼有詩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棲棲芰荷枯　葉葉梧桐墜
蛩鳴腐草中　鴈落平沙地
細雨濕青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曉秋滋味

有日經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經濟來家衣衫襤褸面貌

驚黑諕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船到於何處。經濟氣得半日不言。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宅徐知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今被楊大郎這天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里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探聽。他家說還不曾來家。陳經濟又親去問了一遭。並沒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扭南面北。自從經濟出門。兩箇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說馮金寶拿着銀子錢轉與他鴇子去了。他家保兒成日來瞞藏背掖。打酒買肉。在屋裡吃。家中要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兒不買。只熬俺們。馮金寶又說大姐成日橫草不拈。豎草不動。偷米換燒餅吃。又把煑的醃肉。偷在房裡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經濟就信了。反罵大姐賊不是才料淫婦。你害饞痨饞痞了。

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兒打了一頓。把大姐踢了幾脚。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的盜的東西與鴇子不值了。到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到拏住巡更的了。教漢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換兌了罷。要這命做甚麼。這經濟道好淫婦。你換兌他你還不值他箇脚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禍便是這般起。於是一把手揪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撞脚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經濟便歸娼的房裡睡去了。由着大姐在下邊房裡。嗚嗚咽咽只顧哭泣。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辰。元宵起來推裡間不開。上房經濟和馮金寶還在

被窩裡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了取木盆洗坐脚只顧推不開經濟還駡賊淫婦如何還睡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跺開門進去把淫婦鬓毛都拔淨了重喜兒打牕眼内望裡張看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裡打鞦韆耍子兒哩又說他提偶戲耍子兒只見元宵瞧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吊在床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娼的齊起來踩開房門向前解卸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原來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不知真性歸何處疑在行雲秋水中陳定聽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西門慶家中報知月娘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經濟娶娼的在家正是冰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厮丫鬟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的哭喊起來將經濟拏住揪採亂打渾身錐子眼兒也不計數娼的馮金寶躲在床底下採出來也打了箇臭死把門牕戶壁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床帳裝奩都還搬的去了歸家請將吳大舅二舅來商議大舅說姐姐你趂此時咱家死了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的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斷開了庶杜絶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次日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授官廳下遞上狀去原來新任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黃岡縣人氏舉人出身爲人鯁直聽見係人命重事即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妻狀告爲惡壻欺凌孤孀聽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治以存殘喘

事比有女婿陳經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潛住數年平日吃酒
行兇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是氏俱法逐離出門豈期經濟懷
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熬打一向含忍不料伊又娶臨
清娼婦馮金寶來家奪氏女正房居住聽信唆調將女百般
痛辱熬打又採去頭髮渾身踢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于本
年八月廿三日三更時分方纔將女上吊縊死若不具告切
思經濟恃逞兇頑欺氏孤寡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
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
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爲含冤矣爲此具狀上告

本縣青天老爺　施行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腰繫孝

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閑雅欠身起來說道
那吳氏起來我據看你也是箇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
了你請回去不必在這裡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
我就出牌去拏他那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
家委付來昭廳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的兩箇公人一面白
牌行拘陳經濟娼婦馮金寶并兩隣保甲正身赴官聽審這經
濟正在家裡亂喪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
拏他諕的魂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渾身疼痛
睡在床上聽見人拏他諕的勢不知有無陳經濟沒高低使錢
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娼的都拴到縣裡左隣范綱
右隣孫紀保甲王寬見霍知縣聽見拏了人來即時升廳來昭

跪在上首。陳經濟、馮金寶一行人跪在堦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呌經濟上去說：你是陳經濟？又問：那是馮金寶？那馮金寶道：小的是馮金寶。知縣因問經濟：你這厮可惡！因何聽信娼婦，打死西門氏，方令上吊？有何理說？經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為搭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曾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腳，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既娶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尤說不通。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經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見死了，還推賴那箇？喝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板，提馮金寶上來，拶了一拶，敲一百敲，令公人帶下收監。次日委典吏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隣人等，前至經濟家，擡出屍首，當場檢驗。身上都有青傷，脖項間亦有繩痕，生前委因經濟踢打傷重，受忍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結，填圖解繳，回報縣中。知縣大怒，褪衣又打了經濟十板，問陳經濟夫毆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遞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陳經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布鋪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湊了一百兩銀子，暗暗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問了箇逼令身死，係雜犯，准徒五年，運灰贖罪。吳月娘再三跪門哀告，知縣把月娘呌上去說道：娘子，你女兒項上見縊痕，如何問他毆殺？係人情，莫非忒偏向麼？你怕他後邊纏擾你，我這裡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一面把經濟提

到跟前分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回話我這裡好申文書往上司去這經濟得了箇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到家中擡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城外前後坐了半箇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的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剌出箇命兒來再也不敢聲言丈母了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有詩為證

風波平地起蕭墻　義重恩深不可忘
水溢藍橋應有會　三星權且作參商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王杏菴仗義賙貧　任道士因財惹禍

誰道人生運不通　吉凶禍福並肩行
只因風月將身陷　未許人心直似針
自課官途無枉屈　豈知天道不昭明
早知成敗皆由命　信步而行暗黑中

話說陳經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剌出箇命兒來房兒也賣了本錢兒也沒了頭面也使了家火也沒了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躭落了錢把陳定也攆去了家中日逐盤費不週坐吃山空不免往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

日來到楊大郎門首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箇月監房這楊大郎蓦地來家住着不出來聽見經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經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反問經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箇月通無音信不知抛在江中推在河內害了性命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緊這楊二風平昔是箇刁徒潑皮耍子揭了肐膊上紫肉橫生胷前上黃毛亂長是一條直率之光棍走出來一把手扯住經濟就問他要人那經濟慌作掙開手跑回家來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將頭顱礦破血流滿面趕將經濟來罵道我合你娘眼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我屋裡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那陳經濟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奔到家把大門關閉如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由着楊二風牽爺娘罵父母拏大磚砸門只是鼻口內不聽見氣兒又况纔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繩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不消幾時把大房賣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落後兩箇丫頭賣了一箇重喜兒只留着元宵兒和他同鋪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却去賃房居住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身獨自家火卓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錢不給鑽入冷鋪內存身花子見他是箇富家勤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坑上睡與他燒

餅兒吃有當夜的過來教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那時正值臘
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經濟打了回
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手提鈴串了幾條街巷又是
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凍得聳肩縮背戰戰兢兢臨五更雞
叫只見個病花子倘在牆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分付他看守着
他尋個把草教他烤這經濟支更一夜没曾睡就挺下睡着了
不想做了一夢夢見那時在西門慶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
金蓮拘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就哭醒了衆花子說你哭怎的
這經濟便道你衆位哥哥聽我訴說一遍有粉蝶兒為証
九臘深冬雪漫天凉然冰凍更搖天撼地狂風凍得我體僵
麻心膽戰實難扎掙挨不過肚中饑又難禁身上冷任着這
半邊天端的是冷挨不過淒凉要尋死路百忙裡捨不的殘
命
耍孩兒一煞　不覺撞昏鐘昏鐘人初定是誰人叫我原來是
總甲張成他那里急急呼我這里連連應趂今宵誰肯與我
支更也是我一時僥倖他先遞與我幾箇燒餅
二煞　名承總甲憐咱冷教我敲梆守守更出着他調用但得
這濟心饑錢米那里管人貪下賤一任教喝號提鈴
三煞　坐一回腳手麻立一回肚裡疼冷燒餅乾嚥無茶送剛
然末到三更後下夜的兵牌叫點燈歪踢弄與了他四十文
方纔得買一箇姑容
四煞　到五更雞打鳴大街上人漸行衆人各去都不等只見

病花子倘在墻根下。教我煨着他。不暫停。得他口煖氣兒心纔定。剛合眼一塲幽夢。猛驚回哭到天明。

五煞　花子說你哭怎的。我從頭兒訴始終。我家積祖根基兒重。說聲賣松槁陳家誰不怕名姓。多居住室中。我祖耶耶曾把誰蓋種。我父親專結交勢耀。生下我吃酒行兇。

六煞　先亡了打我的爹。後亡了我父親。我孃疼專隨縱。吃酒耍錢般般會。酒肆巢窩處處通。所事兒都相稱。娶了親就遭官事。丈人家躲重投輕。

七煞　我也曾在西門家做女婿。調風月。把丈毋淫。錢塲裡信着人鎖狗洞。也曾黃金美玉當塲賭。也曾馱米担柴往院裡供。毆打妻兒病。死了時。他家告狀使了許多錢方得遷

輕。

八煞　賣大房買小房。賭小房。又倒騰。不思久遠舍餘剩。饑寒苦惱妻成病。死在房簷不許停。所有都乾淨。嘴頭饞不離酒肉。沒攪汁。拆賣墳塋。

九煞　掇不的輕。負不的重。做不的傭。務不的農。未曾幹事兒先愁動。閑中無事思量嘴。睡起須教日頭紅。狗性子生鐵般硬。惡盡了十親九眷。凍餓死有那箇憐憫。

十煞　討房錢不住催。他料我也住不成。沙鍋破碗全無用。幾推趕出門兒外。凍骨淋皮無處存。不免冷鋪將身奔。但得箇時通運轉。我那其間忘不了恩人。

頻年困苦痛妻亡　身上無衣口絕糧

馬死奴逃房又賣　隻身獨自走他鄉
朝依肆店求遺饌　暮宿庄園倚敗墻
只有一條身後路　冷舖之中去打梆

却說陳經濟晚夕在冷舖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姓王名宣。字廷用。年六十餘歲。家道殷實。為人心慈好仗義疎財。廣結交。樂施捨。專一濟貧撥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襲祖職為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充為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箇主管。開着箇解當舖兒。每日豐衣足食。閑散無拘。在梵宇聽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道號為杏庵居士。一日杏庵頭戴重簷幅巾。身穿水合道服。在門首站立。只見陳經濟打他門首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箇頭。慌的杏菴還不迭。說道。我的哥。你是誰。老拙眼昏不認得你。這經濟戰戰兢兢站立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賣松橋陳洪兒子。老者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我賢姪。你怎的弄得這等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經濟道。我爹死在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庵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住來。經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攆出來。他女兒死了。告我到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一向閑着沒有營運。杏菴道。賢姪。你如今在那裡居住。經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菴道。可憐賢姪。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根基人

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姪你那咱還小哩。纔扎着總角上學哩。一向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也不看顧你看顧兒。經濟道。正是。俺張舅那里。一向也久不上門。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裡面客位裡。令小廝放桌兒。擺出點心嗄飯來。教他儘力吃了一頓。見他身上單寒。拏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氈帽。又一雙氈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遞與他。分付說。賢姪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那銅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拏着做上些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强如在冷舖中。學不出好人來。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里老拙與你。這陳經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姪知會。拏着銀錢。出離了杏菴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店麪店。以了其事。那一兩銀子。搗了些白銅頓鑵。在街上行使。吃巡邏的當土賊拏到該坊節級處。一頓拶打。使的罄盡。還落了一屁股瘡。不消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輸了。襪兒也換來嘴吃了。依舊原在街上討吃。一日又打王杏菴門首所過。杏菴正在門首。只見經濟走來磕頭。身上衣襪都沒了。止戴着那氈帽。精脚靸鞋。凍的乞乞縮縮。老者便問陳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錢到了。來取房錢來了。那陳經濟半日無言可對。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阿呀。賢姪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你又拈不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還强如乞食。免教人恥笑。有玷你父祖之名。你如何不依我說。一面又讓到裡面。教安童拿飯來與他吃飽了。

又與了他一條袷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腳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拏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賣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子強似這等討吃這經濟口雖答應拏錢米在手出離了老者門那消數日熟食肉麪都在冷鋪內和花子打夥兒都吃了耍錢又把白布衫袷褲都輸了大正月裡又抱着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首房山墻底下向日陽站立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他挨挨搶搶又到根前扒在地下磕頭老者見他還依舊如此說道賢姪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填得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箇去處又清閑又安得你身只怕你不去經濟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見憐不拘那里但安下身小的情愿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馬頭上有座晏公廟那裡魚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錢糧極廣清幽瀟灑廟主任道士與老拙相交極厚他手下也有兩三箇徒弟徒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箇徒弟出家學些經典吹打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經濟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箇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經濟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就替經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髻鞋襪俱全次日經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裡洗了澡梳了頭戴上道髻裡外換了新襖新褲上盖青絹道衣下穿雲履毡襪備了四盤羹果一罈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便乘馬顧了一匹驢兒與經濟騎着安童喜童跟隨兩箇人擡了盒担出城門逕往臨清馬頭晏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

到晏公廟天色已晚但見

日影將沉繁陰已轉斷霞映水散紅光落日轉山生碧霧綠楊影裡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中每見牛羊入圈正是溪邊漁父投林去野外牧童跨犢歸

王老到于馬頭上過了廣濟閘大橋見無數舟船停泊在河下來到晏公廟前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兩邊八字紅墻正面三間朱戶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崚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出朝入相五間大殿塑龍王一十二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衆旗竿凌漢帥字招風四通八達春秋社禮享依時雨順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官民仰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杏菴令經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菴讓入方丈松鶴軒叙禮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賞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俗冗所羈久失拜望叙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茶罷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分付把馬牽入後槽喂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干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只顧分付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經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少姓人家子孫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家無處棲身

老祖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未知
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分付小道怎敢違阻奈因小道
命蹇手下雖有兩三箇徒弟都不省事没一箇成立的小道常
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杏菴道這箇小的不瞞尊師說
只顧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膽兒又小所事兒伶範堪可作一徒
弟任道士問幾時送來杏菴道見在山門外伺候還有些薄禮
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于是
擡盒人擡進禮物任道士見帖兒上寫着謹具粗段一端魯酒
一罇豚蹄一副燒鴨二隻樹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
拜連忙稽首謝道老居士何以遠勞見賜許多重禮使小道卻
之不恭受之有愧只見陳經濟頭戴着金梁道髻身穿青絹道
衣腳下雲履淨襪腰繫絲縧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
粉走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拜了四雙八拜任道士因問多
少青春經濟道屬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果然伶
俐取了他箇法名叫做陳宗美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箇徒弟
大徒弟姓金名宗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
菴都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禮物小童掌上盞來放卓兒
先擺飯後吃酒餚品盃盤堆滿卓上無非是雞蹄鵝鴨魚蝦之
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番勸穀幾巡王老不勝酒力告辭房
中自有床鋪安歇一宿到次日清辰小童舀水淨面梳洗灌漱
畢任道士又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又吃了兩盃酒喂飽頭口
與了擡盒人力錢王老臨起身叫過經濟來分付在此好生用

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腳來與你。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並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付經濟：我去後，你要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經濟應諾道：兒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山門上馬，離晏公廟，回家去了。經濟是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身體魁偉，聲音洪亮，一部髭髯，能談善飲，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裡。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閘上，都來廟裡，或求神福，或來祭愿，或討卦與籤，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錢米的，也有饋送香油紙燭的，也有留松篙蘆席的。這任道士將常署裡多餘錢糧，都令手下徒弟在馬頭上，開設錢米鋪，賣將銀子來，積攢私囊。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箇守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占樂婦，是箇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箇清紫年小徒弟，同鋪歇臥，日久絮繁。因見經濟生的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裡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晚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鋪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經濟腳臭，叫過一箇枕頭上睡。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着，令他吊轉身子，屁股貼着肚子。那經濟推睡着不理他。他把那話弄得硬硬的，直竪一條棍，抹了些唾津在頭上，往他糞門裡只一頂。原來經濟在冷鋪中被花子飛天鬼侯林兒弄過的，眼子大了，那話不覺就進去了。這經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廝合敗，他討得十分便益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

人兒。也來報伏與他箇甜頭兒。且教他在我手內納些敗鈌。一面鼓意聲吽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連忙摀住他口。說好兒兒。禁聲。隨你要的。我都依你。經濟道。你既要拘搭我。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宗明道。好兒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也依你。經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箇徒弟睡。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第三件。隨我往那裡去。你休嗔我。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金宗明道。這箇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箇顛來倒去。整狂了半夜。這陳經濟自幼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山盟。枕邊海誓。淫聲艷語。摳吮𠹭品。把這金宗明哄得懽喜無盡。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交與他手內。就不和那兩箇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鋪

歇臥。一日兩。兩日三。忽一日任道士師徒三箇。都往人家應福做好事去。任道士留下他看家。經濟暗暗賺他王老居士只說他老實看老實不老實。臨出門分付你在家好看着。那後邊養的一羣雞。說道是鳳凰。我不久功成行滿。騎他上昇。朝參玉帝。那房內做的幾缸。都是毒藥汁。若是徒弟壞了事。我也不打他。只與他這毒藥汁吃了。直教他立化。你須用心看守。我午齋回來。帶點心與你吃。說畢。師徒去了。這經濟關上門笑道。豈可我這些事兒不知道。那房內幾缸黃米酒。哄我是甚毒藥汁。那後邊養的幾隻雞。說是鳳凰。要騎他上昇。于是揀肥的宰了一隻。退的淨淨。煮在鍋裡。把缸內酒。用鏇子舀出來。火上篩熱了。手撕雞肉。蘸着蒜醋。吃了箇不亦樂乎。還說了四句。黃銅鏇舀清酒烱

籠皓月白污雜蘸爛蒜風捲殘雲正吃着只聽師父任道士外邊叫門這經濟連忙收拾了家伙走出來開門任道士見他臉紅問他怎的來這經濟徑低頭不言語師父問你怎的不言語經濟道告禀師父得知師父去後後邊那鳳凰不知怎的飛了去一隻教我慌了上房尋了半日沒有怕師父來家打待要拏刀子抹恐怕疼待要上吊恐怕斷了繩子跌着待要投井又怕井眼小掛脖子筭計的沒處去了把師父缸內的毒藥汁喑了兩碗來吃了師父便問你吃下去覺怎樣的經濟道吃下去半日不死不活的倒像醉了的一般任道士聽言師徒們都笑了說還是他老實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以此徑後凡事並不防範正是三日賣不得一担真一日賣了三担假這陳經濟

因此常拏着銀錢往馬頭上遊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說馮金寶兒他鴇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你不看他看去這小廝兒舊情不改拏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馬頭大酒樓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寃家來聚會數年前姻眷又相逢有詩為証

人生莫惜金縷衣　人生莫負少年時
見花欲折須當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淸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裡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緑欄杆就緊靠着山岡前臨官河極是人烟熱鬧去處舟船往來之所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緑欄杆低接軒窻翠簾櫳高懸戶牖吹

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盃，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河烟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擊檝。樓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這陳三兒引經濟上樓，到一箇閣兒裡坐下。烏木春臺，紅漆凳子。便叫店小二，連忙打抹了春臺，拏一付鍾筯，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須臾，只聽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拏着箇厮鑼兒。見了經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簌地雨行淚下。正是數聲嬌語如鶯囀，一串珍珠落線頭。經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裡來，不見你。這馮金寶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不久着了驚諕，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兒家做粉頭。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淸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錢鋪，要見你一見。不期你今日在此樓上吃酒，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說畢，又哭了。經濟便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說道：我的姐姐，你休煩惱，我如今又好了。自從打出官司來，家業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一向出家做了道士。師父甚是重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裡安下。金寶便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家店劉二那裡，有百十間房子，四外衏衙窠子妓女都在那裡安下。白日裡便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兩箇挨身做一處飲酒。陳三兒盪酒上樓，拏過琵琶來。金寶彈唱了箇曲兒與經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雙垂垂雙淚。三盃別酒。別酒三杯。鸞鳳對拆開拆開鸞鳳
對。嶺外斜暉看看墜。看看墜嶺外斜暉。天昏地暗徘徊不捨不
捨徘徊。

兩人吃得酒濃時。未免解衣雲雨。下箇房兒。這陳經濟一向不
曾近婦女。久渴的人。合得遇金寶儘力盤桓。尤雲殢雨。未肯即
休。但見。

一箇玉臂忙搖。一箇柳腰款擺。雙睛噴火。星眼郎當。一箇汗
浹胸膛。發狠要贏三五陣。一箇香消粉黛。呻吟叫殺數千聲。
戰良久。靈龜深入。性偏剛。鬭殺多時。一股清泉往裡邈。幾番
鏖戰烟蘭妓。不似今番這一遭。

須臾事畢。各整衣衫。經濟見天色晚來。與金寶作別。與了金寶
一兩銀子。與了陳三兒三百文銅錢。囑付姐姐。我常來看你。咱
在這搭兒裡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叫我去。下樓來。又打發
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經濟回廟中去了。這馮金寶
送至橋邊方回。正是。將穿秋水因錢鈔。哭損花容為鄧通。畢竟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劉二醉毆陳經濟　洒家店雪娥為娼

花開不擇貧家地　月照山河到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歹　萬事還教天養人
癡聾瘖瘂家豪富　伶俐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　筭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陳經濟自從陳三兒引到謝家大酒樓上見了馮金寶。兩箇又𢳆搭上前情。往後没三日不和他相會。或一日經濟廟中有事不去。金寶就使陳三兒稍寄物事。或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歸到廟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經濟只說在米鋪。和夥計暢飲

三盃解辛苦來他師兄金宗明又替他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往把任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不知覺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他是帥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專一在馬頭上開娼店倚強凌弱舉放私債與巢窩中各娼使錢加三討利有一不給搗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因見陳經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厮在謝三家大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包占住了吃的楞楞睜睜提着碗果大小拳頭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裡慌的謝三郎連忙聲喏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箇閣兒裡便是這劉二大扠步上樓來經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裡面兩箇飲酒做一處快活只把房門關閉外邊簾子掛着被劉二一把手扯下簾子大叫金寶兒出來諕的陳經濟鼻口內氣兒也不敢出這劉二用腳把門跺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說劉二叔叔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箇月房錢却躲在這裡就不去了金寶笑嘻嘻說道二叔叔你家去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被劉二只摟心一拳打了老婆一交把頭顱搶在堦沿下磕破血流滿地罵道賊淫婦還等甚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經濟在裡面走向前把卓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經濟便道阿呀你是甚麼人走來撒野劉二罵道我合你道士秫秫娘子採過頭髮來按在地下拳踵脚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人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謝三郎

初時見劉二醉了。不敢惹他。次後見打得人不像模樣。上樓來解勸說道。劉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悞言冲撞。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饒他去罷。這劉二那裡依從。儘力把經濟打了。發昏章第十一。叫將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拴在一處墩鎖。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裡去。原來守備勑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裡拏了經濟。任道士廟中還尚不知。只說他晚夕米鋪中上宿未回。却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經濟金寶戲頭戶騎上。起清晨早。到府前伺候。先遞手本與兩箇管事。張勝李安。看看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經濟。娼婦鄭金寶。衆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俺們是廳上動刑的。一班十二人。隨你罷。正景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了他。經濟道。身邊銀錢倒有。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被人掏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衆牢子拏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他一箇錢兒不拏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𨢎銀的。張勝道。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衆軍牢不一時推擁他到根前跪下。問你是任道士第幾箇徒弟。經濟道。第三箇徒弟。又問你今年多大年紀。經濟道。廿四歲了。張勝道。你這等年少。只這在廟中做道士。習學經典。許你在外宿娼飲酒喧嚷。你把俺老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不拏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還掠與他去。分付牢子等。住回老爺升廳。把他放在頭

一起眼看這狗男女道士就是箇㑵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休說你爲官事你就來吃酒赴席也帶方汗巾兒揩嘴等勤刑時着實加力栲打這廝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忘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過趁熟不是些衣飯爲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看惱只是一兩栲子若喜懽只恁放出來也不止旁邊那箇牢子說你再把與我一錢銀子等若栲你待我饒你兩箇大指頭李安分付你帶他遠些伺候老爺將次出廳不一時只見裡面雲板響守備升廳兩邊僚椽軍牢森列甚是齊整但見

緋羅繳壁紫綬卓圍當廳額掛茜羅四下簾垂翡翠勘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廉鹿角旁插令旗兩面軍牢沉重係椽威儀執大棍栲事立堦前挾文書廳旁聽發放雖然一路帥臣果是蒲堂神道

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刼寃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巳生了箇哥兒小衙內今方半歲光景貌如冠玉唇若塗硃守備喜似席上之珍過如無價之寶未幾大奶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冊正做了夫人就任着五間正房買了兩箇養娘抱妳哥兒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兩箇小丫鬟伏侍一箇名喚翠花一箇名喚蘭花又有兩箇身邊得寵彈唱的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春梅房中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箇丫鬟名喚荷花兒不在話下比的小衙內只要張勝懷中抱他外邊頑耍遇着守備升廳在旁邊觀

看。當日守備升廳坐下。放了告牌出去。各地方解進人來。頭一起正叫上陳經濟并娼婦鄭金寶見去。守備看了呈狀。又見經濟面上帶傷說道。你這厮是個道士。不守那清規。如何宿娼飲酒騷擾我地方。行止有虧。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拶一拶。敲五十敲。責令歸院當差。兩邊軍牢向前纔待扯翻經濟。攤去衣服。用繩索綁起。轉起棍來。兩邊招呼打時。可要作怪。張勝抱着小衙內正在廳前月臺上站立觀看那小衙內看見。走過來打經濟。在懷裡攔不住。撲着要經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走過來。亦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根前。春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廳上發放事。打那晏公廟道士姓陳。他就撲着他抱。小的走下來。他就哭了。這春梅聽見是姓陳的。不免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到軟屏後面。探頭觀覷。廳下打的那人。聲音模樣。倒好似陳姐夫一般。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過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張勝道。這道士供狀上。年廿四歲。俗名叫陳經濟。春梅暗道。正是他了。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這守備廳上打經濟。纔打到十棍。一邊還拶着娼的。忽聽後邊夫人有請。分付牢子把棍且閣住。休打。一面走下廳來。春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罷。守備道。夫人不早說。我已打了他十棍。怎生奈何。一面出來。分付牢子。都與我放了。娼的便歸院去了。守備悄悄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奶。請他相見。這春梅纔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口中不言。心

內睹道。剜去眼前瘡。安上心頭肉。眼前瘡不去。心頭肉。如何安得上。于是分付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慢再叫他。度牒也不曾追。這陳經濟打了十棍。出離了守備府。還奔來晏公廟。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着娼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坐地虎劉二。打得臭死。連老婆都拴了。解到守備府裡去了。行止有虧。便差軍牢來拏你去審問。追度牒還官。這任道士聽了。一者年老的着了驚怕。二來身躰胖大。因打開囊篋內。又沒了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疾湧上來。昏倒在地。衆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嗚呼。斷氣身亡。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經濟來到。左邊隣人說。你還敢廟裡去。你師父因爲你。如此這般得了口重氣。昨夜三更鼓死了。這經濟聽了。諕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鹿隨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話分兩頭。却把春梅一見經濟。方待留他。忽然心上想起一件事來。還使出張勝來。教經濟且去罷。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綉服。倒在床上。一面搯心搥被。聲疼叫喚起來。諕的合宅大小都慌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奶行好好的。怎的來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每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廳進來。見他倘在床上叫。一番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裡怎的來。也不言語。又問那箇惹着你來。也不做聲。守備道。不剛纔兒我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這守備無計奈何。自出外邊廳。犯起張勝李安來了。你那兩箇。早知他

是你奶奶兒弟。如何不早對我說。却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
奶奶心中不自在起來。我曾教你留下他。請你奶奶相見。你如
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厮每却討分曉。張勝說。小的曾禀過奶奶。
來。奶奶說。且教他去着。小的纔放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啼
哀告春梅。望乞奶奶在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每
哩。這春梅睁圓星眼。剔起蛾眉。吽過守備近前說。我自心中不
好。干他們甚事。那厮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祟他些時。
等我慢慢招認他。這守備纔不麻犯張勝李安了。守備見他只
歷聲喚。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脉。說老夫人染了六慾七情
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來。又不吃。都放冷了。丫頭每都不
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着吃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

備出去了。大丫鬟月桂拏過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拏過來。
匹臉只一潑。罵道。賊浪奴才。你只顧拏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我
肚子裡有甚麽。教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的奶
奶教他跪着。海棠道。奶奶因他拏藥與奶奶吃來。奶奶說我肚
子裡有甚麽。這月來灌我。教他跪着。孫二娘道。奶奶你委的今
一日沒曾吃甚麽。這月桂他不曉得。奶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
他這遭罷。分付海棠。你往厨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奶吃口兒。
春梅于是把月桂放起來。那海棠走到厨下。用心用意。熬了一
小鍋粳小米濃濃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象牙
快兒。熱烘烘拿到房中。春梅倘在床上。面朝裡睡。又不敢叫。直
待他番身。方纔請他。有箇粥兒在此。請奶奶吃粥。春梅把眼合

着不言語。海棠又叫道。粥晾冷了。請奶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麼。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箇。有柱戲些。那春梅一硈磟子扒起來。教妳子拏過燈來。取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碎。被妳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起來吃粥。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麼。分付妳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把與他四箇嘴巴。當下真箇把海棠打了四箇嘴巴。孫二娘便道。奶奶你不吃粥。却吃些甚麼兒。却不餓着你。春梅道。你教我吃。我心內攔着吃不下去。良久。叫過小丫鬟蘭花兒來。分付道。我心內想些雞尖湯兒吃。你去廚房內。對着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雞尖

湯兒與我吃口兒。教他多有些酸筍。做的酸酸辣辣的我吃。孫二娘便說。奶奶分付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想吃的。就是藥。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教你做雞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雞尖湯。是雛雞脯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兩隻小雞。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加上椒料葱花芫荽酸筍油醬之類。揭成清湯。盛了兩甌兒。用紅漆盤兒。熱騰騰。蘭花拏到房中。春梅燈下看了。呷了一口。怪叫大駡起來。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做的甚麼湯。精水寡淡。有些甚味。你們只教我吃。平白教我惹氣。慌的蘭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嫌湯淡。好不駡哩。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忍氣吞聲。從新坐鍋。又做了一碗。

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教蘭花拿到房裡來。春梅又嫌忒醎了。拏起來照地下只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不慣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教他討分曉哩。這雪娥聽見。千不合。萬不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幾時這般大了。就抖摟起人來。不想蘭花回到房裡。告春梅說了。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此言。登時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咬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養娘丫鬟三四箇。登時把雪娥拉到房中。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跺了。罵道。淫婦奴才。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撞舉的。我這般大。我買將你來伏侍我。你不慣氣教你做卩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了子醎。你倒還對着

丫頭說。我幾時恁般大起來。摟搜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請將守備來。採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安。旋剝褪去衣裳。打三十大棍。兩邊家人點起明晃晃燈籠。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伺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他。在根前不敢言語。孫二娘在旁邊再三勸道。隨大奶奶分付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罷。不爭對着下人脫去他衣裳。他爺躰面上不好看的。只望奶奶高擡貴手。委的他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去他衣服打。說道。那箇攔我。我把孩子先摔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是了。于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守備諕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憐把這孫雪娥拖番在地。褪去衣

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蘗擊頭出去辦賣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分付我只要八兩銀子將這淫婦奴才好歹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轉多少我不管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聽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我靠那裡過日子却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那雪娥悲悲切切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寃家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折挫你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見他有孩子須也依隨他正景下邊孫二娘不讓他幾分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箇好頭腦我去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千萬分付只教我把你送在娼門我養兒

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箇单夫獨妻或嫁箇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那雪娥千恩萬謝了薛嫂過了兩日只見隣住一箇開店張媽走來叫薛媽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裡嫁人情願箇单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媽道我那邊下着一箇山東賣綿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幾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下前日說他家有箇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光景沒人扶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箇娘子罷薛嫂道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出身不拘粗細都做的針指女工鍋頭

娃腦自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纔二十五歲。本家只要三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罷。張媽媽道。有箱籠沒有。薛嫂道。止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媽道。既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教他自家來看一看。說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領那人來相看。一看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謝人錢。薛嫂也沒爭競。就兌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教人改換了文書。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賣與娼門去了。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媽家。止過得一夜。到第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媽。作別上了車。逕到臨清去了。此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纔日西時分。到于酒家店。那裡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窠子衒衒娼的。這雪娥一領進入一箇門戶。半間房子裡面。打着土炕。炕上坐着箇五六十歲的婆子。還有箇十七八頂老丫頭。打着盤頭揸髻。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在炕邊上彈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道那漢子潘五是箇水客。買他來做粉頭。起了他箇名兒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拏廝鑼兒出去酒樓上接客。供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樂器。舉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青紅遍了。引上道兒。方與他好衣穿。粧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嘲人。正是遺蹤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丹青。有詩為証。

窮途無奔更無投　南去北來休便休
一夜彩雲何處散　夢隨明月到青樓
這雪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被守備差遣。往河下買幾十石酒麯。宅中造酒。這酒家店坐地虎劉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淨。在上等閣兒裡。安排酒殽。盃盤。各樣時新果品。好酒活魚。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酒博士保兒篩酒。近前跪下。稟問二叔。下邊叫那幾箇唱的上來。遞酒。劉二分付。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四箇上來。伏侍你張姑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聽得胡梯畔笑聲兒。一般兒四箇唱的。頂老打扮得如花似朵。都穿着輕紗軟絹衣裳。上的樓來。望下一面花枝招颭。繡帶飄飄。拜了四拜。立在旁邊。這張勝猛睜眼觀看。內中一箇粉頭。可要作怪。到相老爺宅裡。小奶奶打發出來。厨下做飯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裡。那雪娥亦眉眼掃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便問劉二。那箇粉頭是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裏玉兒。金兒。這箇是王老姐。一箇是趙嬌兒。張勝道。王老姐兒我認的。這潘家玉兒我有些眼熟。因叫他近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老爺宅裡雪姑娘麼。怎生到于此處。那雪娥聽見他問。便簌地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難盡。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攛掇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賣在這裡供筵習唱。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纔是懐心。這雪娥席前殷懃勸酒。兩箇說得入港。雪娥和金兒不免拏過琵琶來。唱了箇詞兒。與張勝下酒。名

四塊金。

前生想着少欠下他相思債。中途洋却綰不住同心帶。說着教我泪滿腮。悶來愁似海。萬誓千盟到今何在。不良才。怎生消磨了。我許多時恩愛

當下唱畢。彼此穿盃換盞。倚翠偎紅。吃得酒濃時。常言。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兩箇晚夕。留在閣兒裡就一處睡了。這雪娥枕邊風月。耳畔山盟。和張勝儘力盤桓。如魚似水。百般難述。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劉二又早安排酒殺上來。與他姐夫扶頭。大盤大碗。饕食一頓。收拾行裝。喂飽頭口。裝載米麵。伴當跟隨。臨出門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分付劉二。好生看顧他。休教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下。就在酒家店與雪娥相會。往後走來走去。每月與潘五幾兩銀子。就包住了他。不許接人。那劉二自恁要圖他姐夫歡喜。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各窠窩刮刷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娥柴米來。有詩爲証。

豈料當年縱意爲　貪淫倚勢把心欺
禍不尋人人自取　色不迷人人自迷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盜假當物　薛嫂喬計說人情

有福莫享盡　福盡身貧窮
有勢莫倚盡　勢盡寃相逢

格言

福宜常自惜　勢宜常自恭
人間勢與福　有始多無終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家店爲娼。不題話分兩頭。却說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告了陳經濟一狀到官。大家人劉昭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帶着小鐵棍兒。也嫁人去了。來興兒看守門戶。房中繡春與了王姑子。做了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妳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在他屋

裡頭要吃東西來與兒又打酒和婚子吃兩箇嘲戲勾來去就
刮剌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臉紅月娘察其
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一件
銀壽字兒一件梳背兒揀了箇好日子就與了來興兒完房做
了媳婦子白日上灶看哥兒後邊扶侍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裡
睡去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有吳大妗二妗子并三箇姑
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屋裡吃酒晚久都在孟玉樓
住的廂房內與大妗二妗子三箇姑子同在一處睡聽宣卷到
二更時分中秋兒便在後邊灶上看茶由着月娘叫都不應月
娘親自走到上房裡只見玳安兒正按着小玉在炕上幹得好
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湊手腳不迭月娘便一聲兒也沒

言語只說得一聲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那屋裡師父宣卷
這一日卷要茶吃且在這裡做甚麼哩那小玉道中秋兒灶上
我教他頓茶哩低着頭往後邊去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
過了兩日大妗子二妗子三箇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興
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卻教來興兒搬到劉昭屋裡看守
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做了一身裝新衣服盔了一
頂新網新巾做了雙新靴襪又替小玉張了一頂鬏髻與了他
幾件金銀首飾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兩套段絹顏
色衣服擇日完房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裡還進來在
房中答應月娘只晚夕臨關儀門時便出去和玳安歇去了
頭揀好東好西甚麼不拏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

不看見常言道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羊酒不均駟馬奔鎮
處家不正奴婢抱怨都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做
了媳婦兒與了他一間房住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玳安倒
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妻室一間房住一日在假當
鋪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當了三
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箇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討付
夥計同玳安尋出來放在鋪子大櫥櫃內的不隄防這平安兒
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裡開坊子的武長腳家
有兩箇私窠子一箇叫薛存兒一箇叫伴兒在那裡歇了兩夜
[illegible]又見他使錢兒猛大匣子[illegible]着金頭面撅着銀挺子打酒與
鴇兒買東西戳與土番就把他截在屋裡打了兩箇耳刮子就

拏了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新陞巡檢騎着馬頭裡打着
一對板子正從街上過來看見問拴的甚麼人土番跪下稟說
如此這般拐帶出來瓦子裡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
拿了吳典恩分付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拿到巡檢廳兒內吳典
恩坐下兩邊弓皀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根前認的是吳典恩
當初是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小的是西門
慶家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既是他家人拿這金東西在這坊子
裡做甚麼平安道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戴使小的取去
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權借宿一夜不料被土番拿
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只是這般頭面多金銀廣
教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

出來頭面趕早說來免我動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並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眞賊不打如何肯認喝令左右與我拿夾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夾棍起來夾的小厮猶如殺猪叫叫道爺休夾小的放小的實說了罷吳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的假當鋪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吳典恩問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厮纔二十歲倒把房裡丫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纔偷出假當鋪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厮與吳氏有奸纔先把丫頭與他配了妻室你只實說沒你的事我便饒了你平安兒道小的不知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拶起來左右套上拶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爺休拶小的等小的說就是了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一面放了拶子那平安說委的俺大娘與玳安兒有奸先要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上來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檢司等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那日却說解當鋪櫥櫃裡不見了頭面把傅夥計諕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藥鋪子裡看你在這邊吃飯我不知道傅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櫥櫃裡如何不見了一地裡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付夥計揷香賭誓那家子討頭面付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

哩那人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頓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兩箇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鈎子值七八十兩銀子付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沒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亂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還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鈎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付夥計又添了他十兩還不肯定要與傅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南瓦子養老婆被吴巡檢拏在監裡還不教人快認贓去這吴月娘聽見吴典恩做巡檢是咱家舊夥計一面請吴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教付夥計領贓去有了原物在省得兩家賴教人家人在門前放屁付夥計拿狀子到巡檢

司。實承望吴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吴典恩老狗老奴才儘力罵了一頓。叫皁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脫了半日。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廝在這裡供出吴氏與玳安許多奸情來。我這裡申過府縣。還要行牌提取吴氏來。對証。你這老狗骨頭。還敢來領贓。倒吃他千奴才萬老狗。罵將出來。諕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的手脚麻木。又見那討頭面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哄反着我兩頭回來走。今日哄我去領贓。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裡。這等不合理。那付夥計陪下。推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畧從容兩

日就有頭面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等我回聲當
家的去。說畢去了。這吳月娘憂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廝請吳
大舅來商議。教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
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
是咱家照顧他的。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文書俺爹也沒收他
的。今日反恩將讐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不的那話了。從來
忘恩背義。纔一箇兒也怎的。吳月娘道。累及哥哥上緊尋箇路
兒。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費
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也是合當
事情湊巧。只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箇小丫鬟過來。月
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裡去。怎的一向不來俺這裡走走。薛
嫂道。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
兒。咱家小奶奶。那裡使牢子大官兒叫了好幾遍。還不得空兒
去哩。月娘道。你看媽子撒風。你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薛嫂道。
如今不做小奶奶。倒做了大奶奶了。月娘道。他怎的做大奶奶
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小造化兒。自從生了哥兒。大
奶奶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正景二
奶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箇奶子。四箇丫頭扶侍。又是兩
箇房裡得寵學唱的姐兒。都是老爺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他
倘攛兒。老爺敢做的主兒。自恁還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
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𢭃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
賣了八兩銀子。如今孫二娘房裡使着箇荷花丫鬟。他手裡倒

使着四五箇。又是兩箇妳子。還言人少。二娘又不敢言語。成日奶奶長。奶奶短。只哄着他。前日對我說。老薛。你替我尋箇小丫頭來我使。嫌那小丫頭不會做生活。只會上灶。他屋裡事情冗雜。今日我還睡哩。大清早辰。又早使牢子叫了我兩遍。教我快往宅裡去。問我要兩副大翠重雲子鈿兒。又要一付九鳳鈿銀根兒。一箇鳳口裡啣一串珠兒。下邊墜着青紅寶石。金牌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裡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這一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我如今就送這丫頭去。月娘道。你到後邊等我瞧瞧怎樣翠鈿兒。一面讓薛嫂到後邊明間內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果然做的好樣範。約四指寬。通掩過鬏髻來。金翠掩映。翡翠重疊。背面貼金。那九級鈿。每箇鳳口內。啣着一掛寶珠牌兒。十分奇巧。薛嫂道。自這付鈿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付重雲子的。只一兩五錢銀子。還沒尋他的錢。正說着。只見玳安兒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的又來在前邊嚷哩。等不的領贓。領到幾時。若明日沒頭面要和付二叔打了。到箇去處理會哩。傳二叔。心裡不好。在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如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舖人家當的一付金頭面。一箇鍍金鈎子。走在城外坊子裡養老婆。被吳巡檢拏住。監在監裡。人家來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鬧。吳巡檢又勒掯刁難。不容俺家領贓。打夥計。將來要錢。白尋不出箇頭腦來。如何是好。死了漢子。敗落一齊來。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

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奶。你這裡寫個帖兒。等我對他說聲。教老爺差人分付巡檢司。莫說一副頭面。就十副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他是武職官。他管的着那巡檢司。薛嫂道。奶奶你還不知道。如今周爺朝廷新與他的勑書。好不管的事情寬廣。地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裡打那遍手本。又河東水西。捉拏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裡。月娘聽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覆龐大姐說聲。一客不煩二主。教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問巡檢司討出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奶。錢恁中使費。見你老人家。剛纔恓惶。我到下意不去。你教人寫了帖兒不吃茶罷。等我到府裡和小奶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虎。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嫂兒道。這咱晚了不吃罷。你只教大官兒寫了帖兒。我拏了去罷。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在我身上哩。月娘道。我曉的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小玉即便放卓兒擺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遞與丫頭兩箇點心吃。月娘問丫頭幾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不一時。玳安兒前邊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轉灣抹角。一到守備府中。春梅還在燰床炕上睡還沒起來哩。只見大丫鬟月桂進來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裡面窗寮開了。日色照的紗窗十分明亮。薛嫂進去說道。奶奶這裡還未起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麼頭

梅道我心裡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我翠雲子和九鳳鈿兒拏了來不曾薛嫂道奶奶這兩副鈿兒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纔打翠花鋪子裡討將來今日要送來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日春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撇還安放在紙匣兒內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便叫小丫鬟進來與奶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裡的薛嫂兒道二奶奶和我說了好幾遍說荷花只做的飯教我替他尋箇小孩子學做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箇孩子來了到是鄉裡人家女孩兒今年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只好狗溉着學做生活春梅道你亦發替他尋箇城裡孩子還伶俐些這鄉裡孩子曉的甚麼也是前日一箇張媽子領了兩箇鄉裡丫頭子來一箇十一歲那一箇十二歲了一箇叫生金一箇叫活寶兩箇且是不善都要五兩銀子據老子說在外頭等着要銀子我說且留他住一日兒試試手兒會答應不會教他明日來領銀子罷死活留下他一夜丫頭們不知好歹與了他些肉湯子泡飯吃了到第二日天明只見丫頭們嚷亂起來我便罵賊奴才亂的是甚麼原來那生金撒了被窩屎那活寶溺的褲子提溜不動把我又是那笑又是那矸碜等的張媽子來還教他領的去了因問這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兒道要不多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軍使春梅教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裡去明日兌銀子與他罷又叫月桂拏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吃盪寒再有甚點心拏上一盒子與他吃又說大清早辰拏寡酒灌

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奶說了話着。剛纔在那裡也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吃甚來。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厮。偷了印子鋪內人家當的金頭面。還有一把鍍金鉤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拏在巡檢司。攏打這裡人家要頭面嚷亂。使傳夥計領贓。那吳巡檢舊日是咱那裡夥計。有參在咱照顧他的官。今日一旦反面無恩。夾打小厮。攀扯人又不容這裡領贓。要錢纔准把夥計。打罵將來。說的夥計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央我來多多上覆你老人。不知咱家老爺管的着這巡檢司。可憐見舉眼兒無親的。教你替他對老爺說聲。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大娘親來拜謝你老人家

春梅問道。有箇帖兒沒有。不打緊。有你爺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帖兒有此。向袖中取出。這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牕戶檯上。不一時。托盤內拿上四樣嘎飯菜蔬。月桂拏大銀鍾。滿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我原捱內了。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頭子。那大貨差些兒。那箇你倒捱了。這箇你倒捱不的。好歹與我捱了。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拏了點心與我。打了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单管說謊。你纔說在那裡吃了來。這回又說沒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箇茶食。這咱還有哩。月桂道。薛媽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拏點心與你吃。俺奶奶又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吃了。

被他灌了一鍾蠶心頭小鹿兒劈劈跳起來那春梅㩳㩳箇嘴
兒又叫海棠斟滿一鍾教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好嬭人
家我却一點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捱了月桂姐一
下子不捱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撅兒跪在
地下春梅道也罷你拏過那餅與他吃了教他好吃酒月桂道
薛媽媽誰似我恁疼你留下恁好玫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拿
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箇別的
春梅都教他袖在袖子裡到家稍與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兒吃
酒並着臉兒把一盤子火薰肉醃臘鵝都用草紙包布子裹塞
在袖內海棠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
家伙去不要他吃了春梅分付明日來討話說兌丫頭銀子與

你又使海棠問孫二娘去回來說丫頭留下罷教大娘娘與他
銀子薛出門拜辭春梅分付媽媽你推聾裝啞那翠雲子做的
不好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叫箇大姐
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禿
根前就住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話休饒舌周守備至日
落時分牌兒馬藍旗作隊喫後隨出巡來家進入後廳左右
丫鬟接了冠服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內心中歡喜坐下月桂海
棠拿茶吃了將出巡回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卓兒擺飯飯
罷掌上燭安排盃酌飲酒因問前邊沒甚事一面取過薛嫂拿
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廝平安兒偷
了頭面被吳巡檢拏住監禁不容領贓只拷打小廝攀扯誣賴

吳氏奸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事守備看了説此事正是我衙門裡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檢那厮這等可惡我明出牌連他都提來發落又説我聞得這吳巡檢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禮帶挈他做了這箇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見是這等説你替他明日處處罷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旋教吳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廳出了箇大花欄批文用一箇封套裝了上面批山東守禦府為失盜事仰巡檢司官連人解繳右差虞候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銀子鞋脚錢傅夥計家中聽倒了吳二舅跟隨到巡檢司吳巡檢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門房家中人來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禦府中兩箇公人到了拏出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朱紅筆標着仰巡檢司官連人解繳拆開見裡面吳氏狀子謊慌了反賠下拖與李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随即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于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約守備升廳兩邊軍牢排下然後帶進人去這吳巡檢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説此正是我這衙内裡事如何不申解前來我這裡發送只顧延捱監滯顯有情獘那吳巡檢稟道小官纔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不料老爺鈞批到了守備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職這等欺玩法度抗違上司我欽奉朝廷勅命保障地方巡捕盜賊提督軍門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何拏了起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攀無辜顯有情獘那吳巡檢聽了摘去冠帽

在堦前只顧磕頭。守備道。本當參治你這廝。姑且饒你這遭。下次再若有犯。定行參究。一面把平安提到廳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謗主人家。都是你恁如此。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三十大棍。放將賍物封貯。教本家人來領去。一面喚進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裏還差張勝拏帖兒同送到西門慶家。見了分上。吳月娘打發張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裏回了守備春梅話。那吳巡檢乾拏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幾兩銀子。月娘還了那人家頭面鈎子兒。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傅夥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景。調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月娘見這等合氣。把印子鋪只是收本錢贖討。再不假當出銀子去了。止是教吳二舅同玳安在門首生藥鋪子。日逐轉得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題。一日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子。薛嫂道。不要罷。傳的府裏小奶奶怪我。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于是買了四盤下飯。宰了一口鮮豬。一罈南酒。一疋紵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玳安穿着青絹褶兒。用描金匣兒盛着禮帖兒。逕到裏邊見春梅。薛嫂領着到後堂。春梅出來。戴了金梁冠兒。金釵梳鳳鈿。上穿繡襖。下着錦裙。左右丫鬟養娘侍奉。玳安兒扒倒地下磕頭。春梅分付放卓兒擺茶食與玳安吃。說道。沒上事。你奶奶免了罷。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你周爺已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周奶奶費心。沒甚麼些小微禮兒與爺

奶奶賞人便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
惹那頭又怪我。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止受了猪酒
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
二錢。春梅因問你奶奶哥兒好麼。玳安說。哥兒好不耍子兒哩。
又問玳安兒你幾時籠起頭去。包了網巾。幾時和小玉完房來。
玳安道。是八月内來。春梅道。到家多頂上你奶奶。多謝了重禮。
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
裡哥兒生日。我往家裡走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
就對俺奶奶說。到那日來接奶奶。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
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去罷。奶奶還要與我說話哩。那玳安
見押盒担來家。見了月娘。說如此這般。守備只受了猪酒下飯。

把尺頭回將來了。春梅姐讓到後邊。管待茶食吃。問了回哥兒
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銀子。多
頂上奶奶。多謝重禮。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纔受
了下飯猪酒。擡回尺頭。要不是請奶奶過去坐坐。一兩日周爺
出巡去。他只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日。來家裡走走。告說他住着
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繡襖。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
手下好少丫頭妳子侍奉。月娘問他其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
安兒道。委的對我說來。月娘道。到那日咱這邊使人接他去。因
問薛嫂怎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坐着說話。教我先來
了。自此兩家交往不絕。正是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有詩為
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栽
胸中有志應須至　囊裡無財莫論才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春梅遊玩舊家池館　守備使張勝尋經濟

裏虛外實費張羅　待客酬人使用多
馬死奴逃難宴集　臺傾樓倒罷笙歌
租田稅店歸農主　玩好金珠托賣婆
欲向富家權借用　當人開口奈羞何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周守備說了。備一張祭桌。四樣菓果。一罈南酒。差家人周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週年。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帕一方。銀三錢。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去上寫着。

重承厚禮感感。即刻舍且菲酌奉酬

賜儀仰希

高軒俯臨不外幸甚。

下書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大德周老夫人粧次

春梅看了。到日中纔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百花裙。玉玎璫禁步。束着金帶。脚下大紅繡花白綾高底鞋兒。坐着四人大轎。青段銷金轎衣。軍牢執藤棍喝道。家人伴當跟隨。擡着衣匣。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緊緊跟着大轎。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妗子相陪。又叫了兩箇唱的女兒彈唱。聽見春梅來到。月娘亦盛粧縞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稀幾件金翠首飾。耳邊二珠環子。金摝領兒。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段子織金拖泥裙。脚下穿玉色段高底鞋兒。與大妗子迎接至前廳。春梅大轎子擡至儀門首。纔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到於廳上叙禮。向月娘插燭也似拜。月娘連忙荅禮相見。沒口說道。向日有累姐姐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卓。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沒甚麼。這些薄禮表意而已。一向要請姥姥過去。家官府不一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姐。你是幾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姐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月娘道。奴到那日。已定去。兩箇叙畢禮。春梅務要把月娘讓起。受了兩禮。然後吳大妗子相見。亦還下禮去。春梅道。

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禮。大妗子道。姐姐你今非昔比。折殺老身。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和大妗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鬟養娘。都來參見。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與月娘道。小大哥還不來與姐姐磕個頭兒謝謝姐姐。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孝哥兒。真個下如意兒身來。扠與春梅唱喏。月娘道。好小廝。不與姐姐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掏出一方錦手帕。一付金八吉祥兒。教替他摟帽兒上戴。月娘道。又教姐姐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與了奶子兩枝銀花兒。月娘道。姐姐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興兒做了媳婦兒了。來興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好。一面丫鬟拿

茶上來吃了茶。月娘說。請姐姐後邊明間內坐罷。這客位內冷。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擺下卓面祭禮。春梅燒了紙。落了幾點眼淚。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爐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卓席。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異樣甜食美口菜蔬。希奇果品。縷金碟象牙筯。雪錠盤盞兒。絕品芽茶。月娘和大妗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裡換衣裳。脫了上面袍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綠遍地錦粧花襖兒。紫丁香色遍地金裙。在月娘房中坐着。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裡走走。春梅道。若不是也帶他來與姥姥磕頭。他爺說天氣寒冷。怕風冒着他。他又不肯在房裡。只要那當直的抱出來。廳上外邊走。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

哭月娘道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番看他也罷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彀了也是你裙帶上的福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幾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道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裡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裡月娘道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春梅道奶奶他那裡得工夫在家多在外少在裏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勅書上又教他兼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提拏盜賊操練人馬常不時往外出巡幾遭好不辛苦哩說畢小玉拿茶來吃了春梅向月娘說姥姥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走月娘道我的姐姐山子花園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沒人收拾他如今丟搭的破零二落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閒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邊看看去這月娘强不過只得教小玉拿花園門山子門鑰匙開了門月娘大妗子陪春梅衆人到裡面遊看了半日

垣墻欹損臺榭歪斜兩邊畵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怪石遭塌毀不顯嵯峩亭内涼床被滲漏已無框檔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蝦蟆成羣狐狸常睡臥雲亭黃鼠往來藏春閣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日有雲來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丟着些折卓壞櫈破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荒的方來到他娘這

邊樓上還堆烏生藥香料。下邊他娘房裡。止有兩座厨櫃。床也沒了。因問小玉。俺娘那張床。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玉道。俺三娘嫁人。賠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根前說。因有你爹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賠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却把你娘這張床。賠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聽見大姐死了。對你老人家說。把床還擡的來家了。月娘道。那床沒錢使。只賣了八兩銀子。打發縣中早隷都使了。春梅聽言。點了頭兒。那星眼中。由不的酸酸的。口內不言。心下暗道。想着俺娘。那咱爭强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床。我實承望要回了這張床去。也做他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了。由不的心下慘切。又問月娘。俺六娘那張螺甸床。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日逐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活計。不怕斗量金。也是家中沒盤纏。擡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道。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惜了的。那張床。當初我聽見爹說。值六十兩多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你老人家打發。我倒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子。我要了也罷。月娘道。好姐姐。諸般都有人。沒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只見家人周仁走來接。爹請奶奶早些家去。哥兒尋奶奶哭哩。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月娘教小玉鎖了花園門。同來到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控鞍絨。擺下酒筵。兩個妓女。銀箏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不必細說。安春梅上坐。春梅不肯。務必拉大妗子同他一處坐的。月娘主停。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春

梅教家人周仁。賞了厨子三錢銀子。說不盡盤堆異品。酒泛金波。當下傳盃換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內又差伴當。拏燈籠來接月娘。那裡肯放。教兩個妓女。在根前跪着。彈唱勸酒。分付你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奶。一個兒。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鍾。放在根前。教春梅吃。姐姐你分付個心下愛的曲兒。教他兩個唱與你聽。下酒。春梅道。姥姥。奴吃不得的。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奶子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春梅因問那兩個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個跪下說。小的一個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一個是鄭愛香兒之女鄭嬌兒。春梅道。你每會唱懶畫眉不會。玉釧兒道。奶奶分付。小的兩個都會。月娘道。你兩個既會唱。斟上酒你周奶奶吃。

你每慢唱。小玉在旁。連忙斟上酒。兩個妓女。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唱道。

寃家爲你幾時休。捱過春來又到秋。誰人知道我心頭。天害的我伶仃瘦。聽的音書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緣由。誰想你無情把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盃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盃。兩家於是都齊斟上。兩個妓女。又唱道。

寃家爲你减風流。鵲噪簷前不肯休。死聲活氣沒來由。天倒惹的情拖逗。助的凄涼兩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誰想你辜恩把我丟。

春梅說。姥姥你也教大妗子吃盃兒。月娘道。大妗子吃不的。教

他拏小鍾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鍾子，一小鍾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瘦減温柔。天要見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綢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丢。

當下春梅見小玉在根前也斟了一大鍾。教小玉吃。月娘道。姐姐他吃不的。春梅道。姥姥他也吃兩三鍾兒。我那咱在家裡沒和他吃。于是斟上。教小玉也吃了一盃。妓女唱道。

冤家爲你惹閒愁。病枕着床無了休。滿懷憂悶鎖眉頭。天忘了還依舊。助的我肥邊兩淚流。從前與你兩無休。誰想你經年把我丢。

看官聽說。當時春梅爲甚教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掛陳經濟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於吟咏。又見他兩個唱的好口兒甜乖覺。奶奶長奶奶短。侍奉。心中歡喜。叫家人周仁近前來。拏出兩包兒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兩個妓女放下樂器。揷燭也似磕頭謝了賞賜。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辭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着四個燈籠。軍牢喝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黄金無艷色。有詩爲証。

點絳唇紅弄玉嬌　鳳凰飛下品鸞簫
堂前高把湘簾捲　燕子還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經濟。不知流

落在何處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叫將張勝李安來。分付道。我一向委你尋你奶奶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的一向找尋來。一地里尋不着下落。已回了奶奶話了。守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鈞語下來。都帶了愁顏。沿街遶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話分兩頭。單表陳經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聽見人說。你師父任道士。因爲你宿娼壞事。被人打了。拏在守備府去。查點房中箱籠東西銀兩沒了。一口重氣半夜就死了。你還敢進廟中去。衆徒弟就打死你。這經濟害怕。就不敢進廟來。又沒臉兒見杏庵王老。白日裡到處里打油飛。夜晚間還鑽入冷舖中存身。一日也是合當有事。經濟正在街上站立。只見鐵指甲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玄色段氅衣沉香色襪口。光素琴鞋。騎着一疋驢兒。𨱂銀鐙轡。一個小廝跟隨。正行街心走過來。經濟認的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手。把嚼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向不見。咱兩個同做朋友。往下江販布。船在清江浦泊着。我在嚴州府探親。吃人陷害打了一場官司。你就不等我。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的不知去向。我好意往你家問。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拏瓦楔磧破頭。赶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你是會搖擺受用。那楊大郎見了經濟討吃。佯佯而笑。說。如今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那裡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來了。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好馬鞭

子。那經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不然咱到了去處。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也抽了幾鞭子。喝令小厮與我捋了這少死的花子去。那小厮使力把經濟推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脚。踢打的經濟怪叫。須臾圍了許多人。旁邊閃過一個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襖白布褲子。精着兩條腿。靸着蒲鞋。生的阿兜眼。掃帚眉。料綽口三髭鬚。面上紫肉横生。手腕横筋競起。吃的楞楞睁睁。提着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寒。你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嗔拳不打笑面。他又不曾傷犯着你。你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量他恁窮嘴臉。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根基人家娃娃。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到這般有錢。老兄依我。你有銀子與他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內汗巾兒上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經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驢子楊長去了。經濟地下扒起來。擡頭看那人時。不是別人。却是舊時同在冷鋪內。和他一鋪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近來領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做工。起盖伽藍殿。因一隻手拉着經濟說道。兄弟。剛纔若不是我拏幾句言語譏犯他。他肯拏出這五錢銀子與你。他賊。却知見範。他若不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來到一個食堂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叫量酒拏四盞甌飯。兩

大壺酒來。不一時，量酒打抹條桌乾淨，擺下小菜嗄飯，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不用小盃，拏大磁甌子。因問經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麵是溫淘，飯是白米飯。經濟道：我吃麵。須臾，掉上兩三碗溫麵上來。侯林兒只吃一碗，經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經濟說：兄弟，你今日跟我往坊子裡睡一夜，明日我領你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修蓋伽藍殿，并兩廊僧房，你哥率領着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裡不要你做重活，只𢫫幾筐土兒就是了。也筭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賃着一間厦子，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裡歇，做些飯打發咱的人吃。門你一把鎖鎖了，家都交與你，好不好？強如你在那冷鋪中替花子搖鈴打梆子。這個還官樣些。經濟道：若是哥哥這般下顧兄弟，可知好哩。不知這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纔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十月裏，不知完不完。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筭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經濟要會銀子，拏出銀子來秤，侯林兒推過一邊，說：傻兄弟，莫不教你出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着經濟肩背，同到坊子裏，兩個在一處歇臥。二人都醉了。這侯林兒晚夕幹經濟後庭花，足幹了一夜，親哥親達達，親漢子親爺，口裡無般不叫。將出來到天明，城南水月寺，果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厦子，裡面燒着炕，柴阜也買下許多，碗盞家活，早辰上工，時了名字，衆人看見經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目清俊，就知是

侯林兒兄弟。都亂哥戲他。先問道。那小厮子兒。你叫甚名字。陳經濟道。我叫陳經濟。那人道。陳經濟。可不由着你就擠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原幹的這營生。挨的這大扛頭子。侯林兒喝開眾人。罵花子。你只顧侯落他怎的。一面散了鍬钁筐扛。派眾人撞土的撞土。和泥的和泥。打坯的打坯。原來曉月長老。教一個葉頭陀做火頭造飯。與各作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個眼瞎。穿着皁直裰。精着腳。腰間束着爛絨絛。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眾人都呼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眾人都吃畢飯。閒坐的站的。也有蹲着的。只見經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個小厮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一相。又一人說。你相他相倒相個兄弟。一人說。倒相個二尾子。葉頭陀教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聲嬌氣嫩不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嫩的虧。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印堂莫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弄假不成真。休怪我說。一生心伶機巧。常得陰人發跡。你今年多大年紀。經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道。虧你前年怎麼打過來。吃了你印堂太窄。子喪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破。唇不蓋齒。一生惹是招非。鼻若竈門。家私傾喪。那一年遭官司口舌。傾家喪業。見過不曾。經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又一件你這山根不宜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斷兮早虛

花祖業飄零，定破家。早年父祖丟下家產，不拘多少，到你手裡，
都了當了。你上停短，下停長，主多成多敗，錢財使盡又還來，
總然你久後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走兩步我瞧。那
經濟真個走了兩步。葉頭陀道：頭先過步，初主好而晚景貧窮，
腳不點地，賣盡田園而走他鄉。一生不守祖業，你往後好有三
妻之命，尅過一個妻宮不曾？經濟道：已尅過了。葉頭陀道：後來
還有三妻之會。你面若桃花，光焰，雖然子遲，但圖酒色懽娛，但
恐美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中少要行走，還計較
些。一[illegible]人說。葉道：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做老婆，他那有三個
老婆？眾人正笑做一團，只聽得曉月長老打梆子，各人都拏鍬
钁，催往上工做活去了。如此者經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一月

光景。一日三月中旬，天氣，經濟正與眾人擡出土來，在寺山門
墻下，倚着墻根，向日陽蹲踞着，捉身上蝨蟣。只見一個人頭戴
萬字頭巾，腦後撲匾金環，身穿青窄衫，紫裹肚，腰繫纏帶，腳穿
𩍐靴，騎着一疋黃馬，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見了經濟，猛然跳
下馬來，向前深深的唱了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裡沒處尋你老
人家，原來在這裡。倒諕了經濟一跳，連忙還禮不迭，問哥哥你
是那裡來的。那人道：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從舅
舅投府中官事出來，奶奶不好，直到如今。老爺使小人那裡不
曾找尋舅舅，不知在這裡。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往外庄上
折取這幾朵芍藥花兒，打這裡所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
裡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消猶豫，就騎上

馬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衆做工的人。看着。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這陳經濟。把鑰匙遞與侯林兒。騎上馬。張勝緊緊跟隨。逕往守備府中來。正是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月明何處樓。有詩爲證。

白玉隱於頑石裡　黄金埋在污泥中
今朝貴人提拔起　如立天梯上九重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經濟守禦府用事　薛嫂買賣說姻親

在世爲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盡　浮華過眼恐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　得失榮枯隙裡塵
不如且放開懷樂　莫待無常鬼使侵

話說陳經濟。到於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禀報春梅。春梅分付。教他在外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澡盆。沐浴了身躰乾淨。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張勝把他身上脫下來。舊藍縷衣服。捲做一團。閣在班直房內上吊着。然後禀了春梅。那時守備還未退廳。春梅請經濟到後堂。盛粧打

扮出來相見這經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雙八拜讓姐姐受禮那春梅受了半禮對面坐下敘說寒温離別之情彼此皆眼中垂淚春梅恐怕守備退廳進來見無人在根前使眼色與經濟悄悄說等住回他若問你只說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廿五日午時生的經濟道我知道了不一時丫鬟拏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麽出了家做了道士打我這府中出去守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要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我這裡不好又安排你的所以放你去了落後打發了那賤人纔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于此地位經濟道不瞞姐姐說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要娶六姐我父親死在東京來遲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殺了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永福寺我也到那裡燒帋來在家又把俺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母那淫婦告了我一狀床帳粧奩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場官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菴賙濟把我纔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裡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拴到咱府中打了十棍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在寺内傭工多虧姐姐掛心使張管家尋將我來見姐姐一面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到傷心處兩個都哭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守備退廳進入後邊來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經濟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備荅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賢弟被下人隱瞞有悮衝撞賢弟休

拜經濟道。不才有玷。一向欠禮。有失親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一手拉起。讓他上坐。那經濟乖覺。那里肯。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守備關席。春梅陪他對坐下。須臾換茶上來吃罷。守備便問賢弟貴庚。一向怎的不見。如何出家。經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俺姐姐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向因父母雙亡。家業凋喪。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備道。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常時啾啾唧唧不安。直到如今。一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有緣。一面分付左右放卓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盃盤。鷄蹄鵝鴨。烹炮蒸爍湯飯點心。堆滿卓上。銀壺玉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叙話。吃至晚來。掌上燈燭方罷。守備分付家人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裡書房床帳都有。春梅拿出兩床鋪蓋衾枕。與他安歇。又撥一個小廝喜兒答應他。又包出兩套紬絹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飯食。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一朝時運至。半點不由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見

行見梅花臘底　忽逢元旦新正
不覺艷杏盈枝　又早新荷貼水

經濟在守備府裡住了一個月有餘。一日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的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湯鵝。四隻鮮鷄。兩盤果品。一罈南酒。玳安穿青衣。拏帖兒送來。守備正在廳上坐的。門上人稟報進去。擡進禮來。玳安遞上帖兒。扒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帖兒。說道。多承你奶奶費心。又送禮

來。一面分付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與大官兒吃。把禮帖教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封了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錢一百文。拏回帖兒多上覆。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出去拜人去了。玳安只顧在廳前伺候。討回帖兒。只見一個年小的。戴着瓦楞帽兒。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從角門裡走出來手中拿着帖兒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要作怪模樣倒好相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却在這里。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于家中。回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周門龐氏斂衽拜。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姐倒沒見。倒見姐夫來。月娘笑道。怪囚。你家倒有恁大姐夫。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是咱家的陳姐夫。我初進

去。周爺正在廳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奶。送重禮來。分付伴當拿茶與我吃。把帖兒拏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裡出來。遞與伴當回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纔押着盒担出來。不是他却是誰。月娘道。怪小囚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赤道流落在那里討吃。不是凍死。就是餓死。他平白在那府裡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肯招攬下他。何用。玳安道。奶奶敢和我兩個賭。我看得千真萬真。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的。月娘問他穿着甚麼。玳安告訴。他戴着新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道里說話不題。

却說陳經濟進入後邊春梅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畫雙蛾經濟拿吳月娘禮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是那里緣故這春梅便把從前已往清明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鋪頭面吳巡檢怎生夾打平安兒追問月娘奸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替他處斷了事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正月裡我往他家與孝哥兒生日勾搭連環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禮來看奴一節經濟聽了把眼瞅了春梅一眼說姐姐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那咱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折散開了又把六姐命丧了永世千年門裡門外不相逢纔好反替他說人情兒那怕那吳典恩追拷着平安小廝供出奸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拴去出醜見官管咱每大腿事他没和玳安小廝有奸怎的把丫頭小玉配與他有我早在這里我斷不教你替他說人情他是你我仇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想他奸晴天兒幾句話說得春梅閉口無言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仇經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既送了禮莫不白受他的還等着我這裡人請他去哩經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又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丟個帖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他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經濟惱的一聲兒不言語走到前邊寫了帖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扮出門教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玳安

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廳相見。敘禮坐下。如意兒抱着孝哥兒相見磕頭畢。經濟躲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由着春梅孫二娘。在後廳擺茶安席遞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鄭嬌兒。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只見一個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角門書院中走。玳安便問他拿與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甚麼。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悄後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便掀簾子進去。玳安慢慢打紗窗外往裡張看。卻不是陳姐夫。正在書房床上搖着。見拿進湯飯點心來。連忙起來。放桌兒正吃。這玳安悄悄走出外邊來。依舊坐在廂房內。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子起身。到家一五一十告訴月娘說。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自從春梅這邊。被經濟把攔兩家都不相往還。正是。誰知豎子多間阻。一念翻成怨恨媒。自此經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梅就和經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閑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守備在家。便使丫頭小厮。拿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裡春梅也常往書院內。和他坐半日。方歸後邊來。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節。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卓酒席。和孫二娘陳經濟吃雄黃酒。解粽懽娛。丫鬟侍妾。都兩邊侍奉。當日怎見的。蕤賓好景。但見。

盆栽綠柳。瓶插紅榴。水晶簾捲鰕鬚。雲母屏開孔雀。菖蒲切玉。佳人笑捧紫霞觴。角黍堆金。侍妾高擎碧玉盞。食烹異品

果獻時新。靈符艾虎簪頭。五色絨繩繫臂。家家慶賞午節。處處懽飲香醪。遨遊身外醉乾坤。消遣壺中閑日月。得多少瑤環聲碎金蓮小。紈扇輕搖玉笋柔。

春梅令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西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拏起大金荷花盃來。相勸。酒過數巡孫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獨落下春梅和經濟。在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盃我一盃。不一時丫鬟掌上紗燈上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經濟輸了。便走出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經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分付他不來。你好歹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巴。這月桂走至西書房中。推開門。見經濟搖在床上。推打鼾睡不動。月桂說。奶奶交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經濟口裡喃喃吶吶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着他。我好歹拉你去拉不將你去。也不筭好漢。推拉的經濟急了。黑影子裡。佯裝着醉。作耍。當真摟了月桂在懷裡。就親個嘴。那月桂亦發上頭上臉說。人好意叫你。你做大不正。倒做這個營生。經濟道。我的兒你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不成。又按着親了個嘴。方走到花亭上。月桂道。奶奶要打我。還是我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斟上大鍾。兩個下盤棋賭酒為樂。當下你一盤。我一盤。熬的丫鬟都打睡去了。春梅又使月桂海棠。後邊取茶去。兩個在花亭上解珮露相如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

斜照，旁有墜釵雙鳳翹。有詩爲証：

花亭懽洽鬢雲斜，粉汗凝香沁絳紗。
深院日長人不到，試看黃鳥啄名花。

當下兩個正幹得好，忽然丫鬟海棠送茶來，請奶奶後邊去：「金哥睡醒了，哭着尋奶奶哩。」春梅陪經濟又吃了兩鍾酒，用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丫鬟收拾了家活，喜兒扶經濟歸書房寢歇，不在話下。一日，朝廷勅旨下來，命守備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哥兒，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事。我帶他個名字在軍門，若早僥倖得功，朝廷恩典，陞他一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這春梅應諾了。迭了兩三日，守備打點行裝，整率人馬，留下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一日，春梅叫將薛嫂兒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他爹臨去分付，替我兄弟尋門親事。你替我尋個門當戶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腳手兒聰明伶俐些的，他性兒也有些小厥些兒。」薛嫂兒道：「我不知道，他也怎的和你老人家分付，想着大妗那等的還嫌？」春梅道：「若是尋的不好，看我打你耳刮子不打！我要赶着他叫小妗子兒哩，休要當耍子兒。」說畢，春梅令丫鬟擺茶與他吃。只見陳經濟進來吃飯，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里來？且喜呀，剛纔奶奶分付，交我替你老人家尋個好娘子，你怎麼謝我？」那陳經濟把臉兒瞅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子，怎的不言語？」春梅道：「你休叫

他姑夫那個巳是揭過去的帳了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只該打我這片子狗嘴只要叫錯了往後赶着你只叫舅爺罷那陳經濟恐不住撲吃的笑了說道這個纔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撒痴赶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在你心上連春梅也笑了不一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提着花箱兒出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禮羮果花紅酒禮頭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進入我門來薛嫂道我曉得管情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良久經濟吃了飯往前邊去了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老人家幾時來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我尋得他來欲我

個親人兒薛嫂道好好你老人家有後眼又道前日你老人家好的日子說那頭他大妗來做生日來春梅道先送禮來然後纔使人送帖兒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個人家鋪床整亂了一日心内要來急的我要不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妗來春梅道他肯下氣見他為請他好不和我亂成一塊我與他說人替他家說人情說我没志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厮攀扯他出官纔好管你腿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人也說的是及到其後人不計舊讐春梅道咱既受了他禮不請他來坐坐兒又使不的寧可教他不仁休要咱不義薛嫂道恠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忒好了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提着花箱兒拜辭出門過了

兩日。先來說城裡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嫁，只是沒了娘的兒了。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個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在大爺手內聘嫁，沒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婚帖兒來。又遲了幾日。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個婚帖兒，大紅段子上。寫着開段鋪葛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屬雞的。十一月十五日子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畫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溫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說，父母俱在，有萬貫錢財。在大街上，開段子鋪，走蘇杭南京，無比好人家，都是南京床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子的罷。就交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欲向繡房求艷質，須臾紅葉是良媒。有詩為証。

天仙機上整香羅　千里姻緣竟足多
天上牛郎配織女　人間才子伴嬌娥

這里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裡情願做親，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里備了兩擡茶葉、䭔餅、羨果，教孫二娘坐轎子，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帶戒指兒回來，對春梅說：果然好個女子，生的一表人材，如花似朶，人家又相當。春梅這里擇定吉日，納綵行禮，十六盤羨果茶餅，兩盤上頭面，二盤珠翠，四擡酒，兩牽羊，一頂鬏髻，全付金銀頭面，簪環之類，兩件羅段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布絹，二十兩禮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准娶過門。春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里有陪床使女沒有？薛嫂兒道：床帳粧奩，描金箱廚都有，只沒有使

女陪床春梅道咱這里買一個十三四歲丫頭子與他房裡使
喚擬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兩個人家賣的丫頭子我明
日帶一個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丫頭說是商人黃四家兒
子房裡使的丫頭今年纔十三歲黃四因用下官錢粮和李三
家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為錢粮拏在監裡追賍監了一
年多家產盡絕房兒也賣李三先死拏兒子李活監着咱家保
官兒那兒子僧寶兒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春梅道是
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
丫頭是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緊
等着要交賍去春梅道甚麼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
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了名字

與做金錢兒話休饒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春梅打扮珠翠鳳冠
穿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鑲碧玉帶坐四人大轎鼓樂燈籠娶葛
家女子奠鴈過門陳經濟騎大白馬揀銀鞦轡青衣軍牢喝道
頭戴儒巾穿着青段圓領脚下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
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一番
折洗一番新到守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銷金蓋袱
添粧含飯抱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畫堂先參拜家堂
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
畢打發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經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坐了回
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的大醉而歸晚夕女貌郎才
未免燕尔新婚交姤雲雨正是得多少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

楊柳綠翻腰。有詩為証

近覩多情花月標　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　夜夜嬋娟在柳梢

當夜經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倒且是合得着。兩個被底鴛鴦。帳中鸞鳳。如魚似水。合巹歡娛。三日完飯。春梅在府廳後堂張筵掛綵。皷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在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姑妗稱之。同起同坐。丫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個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裡面鋪着床帳。翻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裡面亦有床榻。几席古書。并守備往來書柬拜帖。并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裡過。或登記簿籍。或銜使印信。筆硯文房都有。架閣上堆滿書集。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他閑坐說話。兩個暗地交情。非止一日。正是

朝陪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落霞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陳經濟臨清開大店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心安茅屋穩　性定菜根香
世味憐方好　人情淡最長
因人成事業　避難遇豪強
今日崢嶸貴　他年身必殃

話說一日周守備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復，表奏朝廷大喜，加陞張叔夜為都御史山東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為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一級。軍門帶得經濟名字，陞為參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

榮身。守備至十月中旬，領了勅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滿心懽喜，使陳經濟與張勝李安出城迎接。家中廳上排設酒筵，慶官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春梅孫二娘接着，恭拜已畢。陳經濟換了衣巾，就穿大紅員領，頭戴冠帽，腳穿皁靴，束着角帶，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守備。守備見好個女子，賞了一套衣服，十兩銀子打頭面。不在話下。晚夕春梅和守備在房中飲酒，未免敘些家常事務。又娶我兄弟媳婦，費許多東西。守備道：阿呀，你止這個兄弟，投奔你來，無個妻室，不成個前程道理。就使費了幾兩銀子，不曾為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掙了這個前程，足以榮身勾了。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你在家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個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五日教他下去查算帳目一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他攪計。春梅道：你說的也是。兩個晚夕夫妻同歡，不可細述。在家只住了十個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守備收拾起身，帶領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周義看家。陳經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一日春梅向經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個主管，覓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這經濟聽言，滿心懽喜。一日正打街前所走，尋覓主管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料撞遇舊時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哥怎的一向不見？這經濟便把亡妻為事，被楊光彥那廝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了，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陞

僥倖謀冠帶榮身。如今要尋個夥計。做些買賣。一地里沒尋處。陸秉義道。楊先彥那廝拐了你貨物。如今挣了個姓謝的做夥計。在臨清馬頭上。謝家大酒樓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收錢放債。與四方趁熟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騎着一疋騾兒。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筭帳收錢。把舊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開賭場。鬬鷄養狗。人不敢惹他。經濟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面無情。打我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于骨髓。因拉陸三郎。入路旁一酒店內。兩個在樓上吃酒。兩人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陸秉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和他說。不見棺材不下淚。他必然不交。小弟有一計策。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只寫一張狀子。把他告到那里。追出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和謝合夥。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筭帳目。管情見一月。你穩拍拍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強如做別的生意。看官聽說。當時不因這陸秉義說出這莊事。有分教數個人死于非命。陳經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亡之太屈。死的不好相似。那五代的李存孝漢書中彭越。正是非干前定數。半點不由人。經濟聽了。忙與陸秉義作揖道。賢弟。你說的正是了。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姐說。這買賣成了。就安賢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個吃了回酒。各下樓來。還了酒錢。經濟分付陸二哥。兄弟千萬謹言。有事我謝你去。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這經濟就一五一

十。對春梅說。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家人周忠在旁便道。不打緊。等舅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子貨物。拏爺個拜帖兒。都封在裡面。差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拏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追問。不怕那廝不拏出銀子來。經濟大喜。一面寫就一紙狀子。拏守備拜帖。彌封停當。就使老家人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府正升廳問事。門上人禀進。說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戶與張二官府。喚周忠進見。問周爺上任之事。說了一遍。拆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自恁要做分上。即便批行。差委緝捕番捉。往河下拏楊光彥去。回了個拜帖。付與周忠。到家多上覆你爺奶奶。待我這里追出銀兩。伺候來領。周忠拏回帖到府中。回覆了春梅說話。即時准行。拏人去

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經濟看見兩個摺帖上面。寫着侍生何永壽張懋德頓首拜。經濟心中大喜。遲了不上兩日光景。提刑緝捕。觀察番捉。往河下把楊光彥。并兄弟楊二風。都拏了。到于衙門中。兩位官府。據着陳經濟狀子審問。一頓夾打。監禁數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桶生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算了五十兩。陳經濟狀上告着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房兒賣了五十兩。家產盡絕。這經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和謝胖子合䌇。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之數。委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把酒樓粧修。油漆彩畫。闌干灼耀。顧字光新。卓案鮮明。酒肴齊整。一日開張。鼓樂喧天。笙簫雜沓。招集往來客商。四方遊妓。陳經濟那日。宰猪祭祀燒帋常

言啓瓮三家醉。開樽十里香。神仙留玉珮。卿相解金貂。經濟上
來大酒樓上。週圍都是推窻亮隔。綠油闌干。四望雲山疊疊。上
下天水相連。正東看。隱隱青螺堆岱嶽。正西瞧。茫茫蒼霧鎖皇
都。正北覰。層層甲第起朱樓。正南望。浩浩長淮如素練。樓上下
有百十座閣兒。處處舞裙歌妓。層層急管繁絃。說不盡肴如山
積。酒若流波。正是得多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
從正月半頭。這陳經濟在臨清馬頭上。大酒樓開張。見一日他
發賣三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主管陸秉義眼同經手。在
櫃上掌櫃。經濟三二五日。騎頭口。伴當小姜兒跟隨。往河下算帳
一遭。若來。陸秉義和謝胖子。兩個夥計。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
閣兒。鋪陳床帳。安放卓椅。糊的雪洞般齊整。擺設酒席。交四個
好出色粉頭相陪。陳三兒那里往來做量酒。一日三月佳節。春
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依槐柳盈堤。紅馥馥杏花燦錦。陳經濟
在樓上搭伏定綠闌干。看那樓下景致。好生熱鬧。有詩為証。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　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一日經濟在樓窻後瞧看。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剝船。船上載
着許多箱籠卓櫈家活。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空屋裡來。船上
有兩個婦人。一個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膛色。一個年小婦人。
搽脂抹粉。生的白淨標致。約有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裡來。經濟

問謝主管是甚麼人不問自由擅自搬入我屋裡來謝主管道此是兩個東京來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尋房住央此間鄰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正欲報知官人不想官人來問這經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斂衽向前望經濟深深的道了個萬福告說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于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禀報望乞恕罪容畧住得三五日拜納房金就便搬去這經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婦人一雙星眼斜盼經濟兩情四目不能定神經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相那里會過這般眼熟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也定睛看着經濟說道官人你莫非是西門老爹家陳姑夫麼這經濟吃了一驚便道你怎的認得我那婦人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渾家這個就是我女孩兒愛姐經濟道你兩口兒在東京如何來在這里你老公在那里那婦人道在船上看家活經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已是摻白鬚鬓因說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上本叅劾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聖旨下來拏送三法司問罪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我兄弟第二的那里第二的把房兒賣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兒顧船從河道中來不想撞遇姑夫在此三生有幸因問姑夫今還在那邊西門老爺家經濟把頭一項說了一遍說我也不在他家了我在姐夫

守備府中。做了參謀官。冠帶榮身。近日合了兩個夥計。在碼頭上開了個酒店。胡亂過日子便了。你每二口兒既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經濟看得心癢。也使伴當小姜兒和陳三兒也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費心用力。彼此俱各懽喜。經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經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分付主管。咱早送些茶盒與他。上馬伴當跟隨來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韓愛姐不下。過了一日。到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跟隨來河下大酒樓店中。看着做了回買賣。韓道國那邊便讓入老來請吃茶。經濟心下正要瞧去。恰入老來請。便起身進去。只見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接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裡面坐。經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坐。少頃茶罷。彼此敘些舊時已往的話。經濟不住把眼只瞧那韓愛姐。愛姐延瞪瞪秋波一雙眼。只看經濟。彼此都有意了。有詩為證。

弓鞋窄窄剪春羅　香体酥胸玉一窩
麗質不勝嬝娜態　一腔幽恨蹙秋波

少頃韓道國下樓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經濟道。虛度二十六歲。敬問姐姐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一緣一會。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那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入港。看見關目。推個故事。也下樓去了。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三

風月話兒把勾經濟。經濟自幼幹慣的道兒。怎不省得。一逕起身去。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一路兒和他娘也做些道路。在蔡府中答應。與翟管家做妾。詩詞歌賦。諸子百家。皆通。甚麼事兒不久慣。見經濟起身出去。無人處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經濟正欲拔時。被愛姐一手按住經濟頭髻。一手拔下簪子來。便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兒。一頭說。一頭走。經濟不免跟上樓來。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經濟跟他上樓便道。姐姐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宿世姻緣。你休要作假。願偕枕席之歡。共效于飛之樂。經濟道。只怕此間有人知覺。却使不得。那韓愛姐做出許多妖嬈來。摟經濟在懷。將尖尖玉手。扯下他褲子來。兩個情與。如火。按納不住。愛姐不免解衣。仰卧在床上。交姤在一處。正是

色膽如天怕甚事　鴛幃雲雨百年情

經濟問你叫幾姐。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又名愛姐。說畢話。霎時雲收雨散。偎倚共坐。韓愛姐便告經濟說。自從三口兒東京來投親。不着盤纏欠缺。你有銀子乞借應與我父親五兩。奴按利納還。不可推阻。經濟應允說。不打緊。姐姐開口。就兌五兩來。愛姐見他依允。還了他金簪子。兩個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姐留吃午飯。經濟道。我那邊有事。不吃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略備一盃水酒。官人不要見卻。好歹來坐坐。經濟在店中吃了午飯。又在

街上閑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認了親。在大樓開大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閑中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明歸去了。經濟走到店中。陸主管道。裏邊住的老韓。請官人吃酒。沒處尋。恰好八老又來請官人。就請二位主管相陪。再無他客。經濟就同陸主管走到裏邊房內。早已安排酒席齊整。無非魚肉菜菓之類。經濟上坐。韓道國主位。陸秉義謝胖子。打橫。王六兒與愛姐旁邊僉坐。八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盃。兩個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櫃上看去。起身去了。經濟平昔酒量不十分洪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國三口兒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官人不回家去罷了。經濟道。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罷。王六兒韓道國吃了一回。下樓去了。經濟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收了。到下邊交與王六兒。兩個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粧。留經濟就在樓上閣兒裏歇了。當下枕畔山盟。衾中海誓。鶯聲燕語。曲盡綢繆。不能悉記。愛姐將來東京在蔡太師府中。曾扶持過老太太。也學會些彈唱。又能識字會寫。經濟听了。歡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心上。以此與他盤桓一夜。停眠整宿。免不的第二日起來得遲。約飯時纔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雜子肉圓子。做了個頭腦與他扶頭。兩個吃了幾盃煖酒。少頃。主管來請經濟。那邊擺飯。經濟包巾梳洗穿衣。吃了飯。又來辭愛姐。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推抛淚。經濟

道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你休煩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往城中去了。一路上分付小姜兒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小姜兒道小的知道不必分付。經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算了帳目不覺天晚歸來不得歇了一夜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兒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聒聒咎人怎的外邊歇了一夜不必在柳陌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一個就不思想來家。一連留住陳經濟七八日不放他往河下來這里韓愛姐見他一去數日光景不來店中自使小姜兒來問主管討算利息主管一一封了銀子去韓道國免不得又交老婆王六兒又招惹別的熟人兒或是商客來屋裏走動吃茶吃酒這韓道國當先嘗着這個甜頭靠老婆衣飯肥家

况此時王六兒年約四十五六年紀雖半風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也不斷絕這樣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原來不常官身衣飾別無生意只靠老婆賺錢謂之隱名娼妓今時呼為私窠子是也當時見經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個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請他女兒愛姐那何官人年約五十余歲手中有千兩絲綿紬絹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經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急的韓道國要不的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眉鋪鬢大長水鬢涎鄧鄧一雙星眼眼光如醉抹的鮮紅嘴唇料此婦人一定好風情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裏吃酒和王六兒歇了一夜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間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只在

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撇弄得快活。兩個打得一似火炭般熱。沒三兩日。不來婦人過夜。韓道國也禁過他許多錢使。這韓愛姐見。見經濟一去十數日不見來。心中思想。捱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未免害木邊之目。田下之心。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听。看見小姜兒。悄悄問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姜見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門。回來訴與愛姐。愛姐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豬蹄。兩隻燒鴨。兩尾鮮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拂開花箋。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與經濟去。當下把禮物。裝在盒內。交八老挑着。叮嚀囑付。你到城中。見了陳官人。須索見他親收。討回帖來。八老懷內揣着柬帖禮物。一路無詞。來到城內守備府前。坐在沿街石臺基上。只見伴當小姜兒出來。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麼。八老與聲喏。拉在僻靜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有話說。我只在此等你。你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姜隨即轉身進去。不多時。只見經濟搖將出來。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經濟穿着紗衣服。頭戴瓦籠帽。金簪子。腳上京鞋淨襪。八老慌作聲喏。說道官人。貴躰好些。韓愛姐。使我稍一柬帖。送禮來了。經濟接了柬帖。說五姐好麼。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里。多上覆官人。幾時下去走走。經濟折開柬帖。觀看上面寫着甚言詞。

情郎陳大官人台下

賤妾韓愛姐斂衽拜謹啟

自別尊顔。思慕之心。未嘗少怠。懸懸不忘于心。向蒙期約。
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蓮蓽非遥。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
回。聽聞貴恙欠安。令妾空懷悵望。坐卧悶懨。不能頃步帷
羅而傍君之足下也。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
于妾。猶吐去之菓核也。茲具腥味茶盒數事。少申問安誠
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　外具錦綉鴛鴦香囊一個。青
絲一縷。少表寸心。　下書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經濟看了柬帖。并香囊。香囊裏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是鴛鴦
雙口做的。扣着寄與情郎陳君膝下八字。依先摺了。藏在袖中。
府傍側首。有個酒店。令小姜兒。領八老同店内吃鍾酒。等我寫
回帖與你。分付小姜兒。把禮物收進我房裡去。你娘若問。只說

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禮物。小姜不敢怠慢。把回盒禮物。收進
去了。經濟走到書院房内。悄悄寫了回柬。又包了五兩銀子。到
酒店内。問八老。吃了酒不曾。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吃不得了。
起身去罷。經濟將銀子。并回柬。付與八老。說到家多多拜上五
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三兩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
柬下樓。經濟送出店門。八老一直去了。經濟走入房中。葛翠屏
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經濟悉言店主人謝胖子。打聽我不快
送這禮物來問安。翠屏亦信其實。兩口兒計議。交丫鬟金錢兒
拏盤子。拏了一隻燒鴨。一尾鮮魚。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
吃。說是店主人家送的。也不查問此事。表過不題。却說八老到
河下。天已晚了。入門將銀柬。都付與愛姐收了。拆開銀柬。燈下

觀看。上面寫道。

經濟頓首字覆

愛卿韓五姐粧次。向蒙會問。又承厚款。亦且雲情雨意。衽席鍾愛。無時少息。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因賤軀不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肴。不勝感激。只在二三日間。容當面布。外具白金五兩。綾帕一方。少申遠芹之敬。伏乞心鑒。萬萬。

下書經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兒織廻紋　洒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鸞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付與王六兒。母子千恩萬謝。等候經濟不在話下。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為証。

碧紗窗下啟箋封　一紙雲鴻香氣濃
知你揮毫經玉手　相思都付不言中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忿殺陳經濟

格言

一切諸煩惱　皆從不忍生
見機而耐性　妙悟生光明
佛語戒無倫　儒書貴莫爭
好個快活路　只是少人行

話說陳經濟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生日。春梅後廳整置酒肴，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早辰，經濟說：「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帳，二來就避炎暑，散走走便回。」春梅分付：「你去坐一乘轎子

少要勞碌，交兩個軍牢抬着轎子，小姜兒跟隨，逕往河下馬頭上謝家大酒樓店中來。一路無詞，午後時分，早到河下大酒樓前。下了轎子，進入裏面。兩個主管齊來參見，說官府貴體好些。那經濟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便道：生受二位夥計掛心。坐了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筭。就轉身到後邊。八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凭欄盻望，揮毫灑翰，作了幾首詩詞，以遣悶懷。忽報陳經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下樓來。母子面上堆下笑來迎接，說道：官人貴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里？經濟與母子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經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得水，似漆投膠，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硯臺底下露出一幅花箋，經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這幾日盼你不來，閒中在樓上作得幾首詞，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經濟念了一遍，上寫着：

倦倚繡床愁懶動　閑垂繡帶鬢鬟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　一日相思十二時

右春

危樓高處睇晴光　滿架薔薇靄異香
十二欄杆閒凭遍　南薰一味透襟涼

右夏

帳冷芙蓉夢不成　知心人去轉傷情
枕邊淚似堦前雨　隔着窗兒滴到明

右秋

羞對菱花拭淨粧　為郎瘦損減容光

閉門不管閒風月　分付梅花自主張

右冬

經濟看了。極口称羡。喝采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
擦過鏡架。就擺在梳粧卓上。兩個並坐。愛姐篩酒。一盃雙手遞
與經濟。深深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
老來又多謝盤纏。舉家感之不盡。經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
軀不安。有失期約。姐姐休怪。酒盡也篩一盃。敬奉愛姐吃過。兩
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幾盃。各取方
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幾盃。叙些闊別話兒。良久吃得
酒濃時。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叙。交歡之際。無限恩情。
穿衣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盃。醉眼朦朧。余興未盡。這小郎君
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愛姐。一向未與渾家行事。今日一旦
見了情人。未肯一次即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
經濟魂灵都被他引亂。少頃情竇復起。又幹一度。自覺身體困
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没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也是合當禍起
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韓道
國出去街上買菜蔬肴品菓子來配酒。兩個在下邊行房。落後
韓道國買將菓菜來。三人又吃了幾盃。約日西時分。只見酒家
店坐地虎劉二吃的酩酊大醉。軃身衣衫露着一身紫肉。提着
拳頭走來酒楼下。大叫採去何蠻子來要打。諕的兩個主管兒

經濟在樓上聽恐他聽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声喏說道劉二
哥何官人並不曾來這劉二那里依聽大拔步撞入後邊韓道
國屋裏一手把門簾扯上半邊來見何官人正和王六兒並肩
飲酒心中大怒罵那何官人賊狗男女我合你娘那里沒尋你
却在這里你在我店中占着兩個粉頭幾遭歇錢不與又覇下
我兩個月房錢却來這里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老二你請
回我去也那劉二罵道去你這狗合不防颼的一拳來正打何
官人面門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起來奪了跑了劉二
將王六兒酒桌一脚登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里
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裏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
的人被劉二向前一脚蹬了個仰八叉罵道我合你淫婦娘你

是那里來的無名少姓私窠子不來老爺手里報過許你在這
酒店內趁熟還與我搬去若搬遲須乞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
兒道你是那里來的光棍搗子老娘就沒了親戚兒許你便來
欺負老娘要老娘這命做甚麽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
把淫婦腸子也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里喧亂兩邊
隣舍并街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不知道的旁邊人說
王六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候的小舅
子有名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降酒
客的領袖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誰敢惹他
王六兒道還有大是他的采這殺才做甚麽陸秉義見劉二打
得兇和謝胖子做好做歹把他勸的去了陳經濟正聽在床上

听見樓下攘亂，便起來看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里攘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里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說：「那里走來一個殺才搗子，諢名喚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說是咱府里管事張虞候小舅子。因尋酒客，無事把我踢打罵了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聲大哭起來。經濟叫上兩個主管問他，兩個都面面相覷，不敢說。陸主管嘴快，說是府中張主管小舅子，來這里尋何官人，說少他二個月房錢，又是歇錢來討，見他在屋裏吃酒，不由分說，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諕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踢了一交，哄的滿街人看。這經濟恐怕天晚惹起來，分付把衆人唱散，問劉二那廝，主管道：「被小人勸他回去了。」經濟听了，記在心內，安撫王六兒母子：「放心，有我哩，不妨事，你母子只情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筭了利錢銀兩，遞與他，打發起身上馬，伴當跟隨，打着馬走劉走赶進城來，天已昏黑，心中甚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心念念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慢尋張勝那廝，尋件破綻，亦發教我姐姐對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命。咱耐這廝，欠在我身上揪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視我，禁不得他。」正是：

寃僥還報當如此，撥會遭逢莫遠圖。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經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子，說外日吃驚，又問

陸主管道。劉二那廝不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曾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這經濟吃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個叙了回衷腸之話。幹訖一度。出來。因閑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听府中張勝和劉二兇庄破綻。這陳三兒千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在酒家店做表子。劉二又怎的各處巢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騙逞老爺們壞事。這經濟一口听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算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閑話休題。一向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湊。二來合當禍這般起來。不料東京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北國講和。情願每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為靖康元年。宣帝號為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稱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陞了李綱為兵部尚書。分部諸路人馬。种師道為大將。總督內外軍務。一日降了一道勑書來濟南府。陞他為山東都統制。提調人馬一萬。往東昌府駐扎。督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地方。阻當金兵。守備正在濟南府衙正坐。忽然左右來報。有朝廷降勑來。請老爺接旨意。這周守備不敢怠慢。香案迎接勑旨。跪听宣讀。使命官開讀。其畧曰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三皇憑禮樂而有封疆。五帝用征伐而定天下。爭從順逆。人有賢愚。朕承

祖宗不拔之洪基。
上皇付托之重位。創造萬事惕然悚惧。自古舜征四凶。湯伐
有苗。非用兵而不能克。非威武而莫能安。兵乃邦家爪牙。武定
封疆扞禦。茲者中原陸沉。犬羊犯順。邊寇擁兵西擾。金虜控
騎南侵。生民塗炭。朕甚憫焉。山東濟南制置使周秀。老練之
才。干城之將。屢建奇勳。忠勇茂著。用兵有略。出戰有方。今陞
為山東都統制。兼四路防禦使。會同山東巡撫都御史張叔
夜。提調所部人馬。前赴高陽關防守。听大將种師道分布。截
殺。安危之社稷。驅猖獗之腥羶。嗚乎。任賢匡國。赴難勤王
乃臣子之忠誠。旌善賞功。激揚敵愾。實朝廷之大典。名殫厥
忠。以副朕意。欽哉故諭。○下書靖康元年秋九月日諭

周守備開讀已畢。打發使命官去了。一面叫過張勝李安。兩個
虞候。近前分付。先押兩車箱馱行李細軟器物家去。原來在濟
南做了一年官職也攢得巨萬金銀。都裝在行李馱箱內。委托
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巡風仔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
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身。二人當日領了鈞旨。打點
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有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
內外巡風。不在話下。却說陳經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
了山東統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
來家。要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
住去了。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早辰蓦進房中看他。見
無人。跟隨兩個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不防張勝提着

鈴遁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彷彿有婦人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窗下竊聽原來春梅在裏面與經濟交姤聽得經濟告訴春梅說吃耐張勝那厮好生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兇次在下人前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來一徑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專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在那里開巢窩放私債把李雪娥隱占在外姦宿只瞞了姐姐一人眼目昨日教他小舅子劉二打我酒店來把酒客都打散了我兇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說趂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徃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厮恁般無禮雪娥那賊人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經濟道他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爺來家交他定結果了這厮常言道隔墻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兩個只管在內說却不知張勝窓外聽了個不亦樂乎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時教他筭計我們我先筭計了他罷一面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了把解腕鋼刀[illegible]附邊那時候在石上磨了兩磨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假其便還春梅不該死於他手忽被後邊小丫鬟蘭花兒慌慌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忽然風搐倒了快請奶奶看去諕的春梅兩步做來一步走奔入後房中看孩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只見經濟𦘕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阿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道我來殺你你如何對淫婦說倒要害我我尋得你來不是了反恩將仇報常言黑頭蟲兒不可救救之就要吃人肉休走

吃我一刀子。明年今日是你死忌。那經濟光赤條身子。沒處躲。摟着被。吃他拉被過一邊。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扎着軟肋。鮮血就邈出來。這張勝見他掙扎。復又一刀去。攮着胸膛上。動旦不得了。一面採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可憐經濟青春不上三九。死於非命。張勝提刀。走屋裏床背後。尋春梅不見。大拔步逕望後廳走。走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里巡風。一見張勝兇神也似。提着刀跑進來。便問那里去。張勝不答。只顧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戳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叔叔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不用借。早飛起右腳。只听忒楞的一聲。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張勝急了。兩個就揪採在一處。被李安一個潑腳。跌番在地。解下腰間纏帶。登時挪了。攮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刀入內。小的拏住了。那春梅方救得金哥却甦着。听言大驚失色。走到書院內。經濟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鮮血橫流。不覺放聲大哭。一面使人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家來。看見經濟殺死哭倒在地。不省人事。被春梅扶救甦省過來。拖過屍首。買棺材裝殯。把張勝墩鎖在監內。單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那消數日期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調完各路兵馬。張巡撫又早先往東昌府。那里等候取齊。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經濟一節說了。李安將兇器放在面前。跪稟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長短。喝令軍牢。五提一換。打一百棍登時打死。隨即馬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拏坐地虎劉二。鎖

解前來孫雪娥見拏了劉二恐怕拏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旗牌拏劉二到府中統制也分付打一百棍當日打死哄動了清河縣大鬧了臨清洲正是平生作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有詩為証

為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分付李安將馬頭大酒店還歸本主把本錢收筭來家分付春梅在家與經濟做齋累七打發城外永福寺擇吉日塟埋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忠周仁帶去軍門答應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餞不覺簇地兩行淚下說相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仔細番兵猖獗不可輕敵統制道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慾好生看守孩兒不必憂念我既受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亾付之天也囑付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統制起程果然人馬整齊但見

繡旗飄號帶畫鼓間銅鑼三股叉五股叉燦燦秋霜六花鎗點鋼鎗紛紛瑞雪蠻牌引路強弓硬弩當先火炮隨車大斧長刀在後鞍上將似南山猛虎人人好鬪偏爭坐下馬如北海蛟龍騎騎能爭敢戰端的刀鎗流水急果然人馬撮風行

當下一路無詞有日哨馬來報說不可前進馬哨東昌府下達統制差一面令字藍旗把人馬屯城外我報進城廵撫張叔夜听見周統制人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至公

廳敘礼坐下。商議軍情。打听聲息緊慢。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行。往開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却表韓愛姐母子。在謝家樓店中。听見經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内統制府中。見經濟屍首一見。死了也甘心。父母旁人。百般勸解不從。韓道國無法可處。使八老往統制府中。打听經濟灵柩已出了殡。埋在城外永福寺内。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墳上燒帋。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場。做父母的。只得依他。僱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問長老葬於何處。長老令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到墳前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聲親郎。我的哥哥。奴寔指望我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聲大哭。哭的昏暈倒了。頭撞於地下。就昏過去了。唬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大姐姐叫不應。越發慌了。只見那日是葬了三日。春梅與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轎子。伴當跟隨。抬三牲祭物來。與他煖墓燒帋。看見一個年小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和一中年婦人摟抱他。扶起來又倒了。不省人事。乞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里的。這韓道國夫婦。向前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一遍。這個是我的女孩兒韓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說了一遍。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昏了。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帋錢。不想到這里又哭倒了。當下兩個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尚哽

咽哭不出声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揷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諧到老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脯着地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姐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吳綾帕兒織廻紋　灑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鸞鳳百年情

愛姐道奴也有個小小鴛鴦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邊兩面都扣綉着並頭蓮每朵蓮花瓣兒一個字兒寄與情郎隨君膝下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香囊翠屏在他箍子上拴着不是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當下祭畢讓他母子到寺中擺茶飯與他吃了些飯食做父母的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思動身一面跪着春梅葛翠屏哭說情愿不歸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話是他妻小死傍他魂灵那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說我的姐姐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只怕悞了你好時光愛姐便道奶奶說那里話奴既為他雖剜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囑付他父母你老公母回去罷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淚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纔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賺了我那愛姐口裏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留下我到家也尋了無常那韓道國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

酒淚而別，回上臨清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屛坐轎子往府里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悲切切，只是捨不的他女兒，哭了一場，又一場。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顧上兩疋頭口，望前趕路。正是

馬遲心急路途窮　身似浮萍類轉蓬
只有都門樓上月　照人離恨各西東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韓愛姐湖州尋父　普靜師薦拔群寃

格言

人生切莫恃英雄　術業精粗自不同
猛虎尚然遭惡獸　毒蛇猶自怕蜈蚣
七擒孟獲奇諸葛　兩困雲長羨呂蒙
珎重李安真智士　高飛遠出是非門

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個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來續上，那何官人見他這方中沒了劉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和韓道國商議，你女兒愛姐已是在府中守孝，不出來了，等我賣盡貨物

討了盼張你兩日跟我往湖州家去罷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那韓道國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二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帳顧了船同王六兒跟往湖州去了那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姊妹稱呼甚是合當着白日裏與春梅做件兒在一處那孫金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相伴兩個孩兒便有甚事做誰知自從陳經濟死後守備又出征去了這春梅每日珍饈百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銀圓的珠光照的無般不有只是曉久難禁獨眠孤枕慾火燒心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分小心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忽听有人敲後門忙問道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個李安連忙開了房門却見一個人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却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晚來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來裏邊奶奶差出我們來李安道奶奶教你來怎麼金匱笑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聡了不曾教我把一件物事與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内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乞張勝那厮殺了說罷留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出一定五十兩大元寶來撇與李安自去了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逕拏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里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做母的听言叫苦當初張勝幹壞了事一百棍打死今日把東西與你却是甚麼意思我今六十

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爹，滿眼只看着你。若是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早便不要去了。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叫，如何答應。婆婆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不見怪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里，住上幾個月，再來看事故何如。這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春梅以後見李安不來，三四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纔說往原籍家中打盤纏去了。這春梅終是𠺕恨在心不題。府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臘月盡陽回，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二千，在東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稍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并金哥、玉姐家小上車，止留下周忠，東庄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原來統制還有個族弟周宣，在庄上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宣、葛翠屏、韓愛姐看守宅。周仁與衆軍牢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這一去，不為名離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詞一篇，單道這周統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擾，志欲吞胡。但見

四方盜起如屯蜂，狠烟烈焰薰天紅。將軍一怒天下自心醒，臚羶盡，夷從風。公事忘私願已久，此身許國不知有。金戈抑日，酬戰征。麒麟圖畫功為首，鳫門關外秋風烈。鐵衣披張卧寒几。汗馬卒勤二十年，贏得斑斑鬢如雪。天子明見萬里餘。兇番勞勣來旌書，肘懸金印大如斗，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金哥。

玉姐衆丫鬟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統制府衙後所居住。周仁悉把東庄上。叫了二爺周宣來宅。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周統制又問。怎的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那厮。我因他捉獲了張勝。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晚夕巡風。進入後所。把他二爺。東庄上收的子粒銀一包五十兩。放在明間卓上。偷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又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籍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厮我倒看他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慢差人拏他去。這春梅不題起韓愛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幹朝庭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尚未暇食。至於房幃色慾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家人周忠次子周義。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來

眼去。兩個暗地私通。就搆搭了。朝朝暮暮。兩個在房中。下棋飲酒。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滅了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番兵。分兩路寇乱中原。大元帥粘没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井陛道。來搶東京。副元帥幹離不。由檀州。來搶高陽關。邊兵抵擋不住。慌了兵部尚書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火牌羽書。分調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延慶。領延綏之兵。關東王稟。領汾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傳之兵。河南辛興宗。領彰衛之兵。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義領青兗之兵。却說周統制見大勢番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火牌星火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掛。兼道進兵。比及哨馬到高

陽關上。金國斡離不由人馬已搶進關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初旬。交陣堵截。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赶。不防被活立兜馬反攻。沒鞦一箭。正射中咽喉。墮馬而死。衆番將就用鈎索搭去。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載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亡年四十七歲。正是於家為國忠良將。不辨賢愚血染沙。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　安危端自命為之
出師未捷身先喪　落日江流不勝悲

又鷓鴣天一首

定國安邦美丈夫　心存正道氣吞胡
謨謀國事嫻家事　軍用陰符佩虎符
胡騎盛　武功弛　兵不用命將驕痴
可憐身歿沙場內　千載英魂恨未舒

趙撫張叔夜。見統制折於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折傷士卒。退守東昌。星夜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卒載屍首。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靈柩歸清河縣。不題。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其日月。正值春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姊妹二人閑中徐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情。葛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男兒陳經濟。大官人。凡事無情無緒。睹物傷悲。口是心苗。形吟詠者有詩數

首爲証

翠屏先道　花開靜院日初晴　深鎖重門白晝清
倒倚銀屏春睡醒　綠槐枝上一聲鶯

愛姐道　春事闌珊首夏時　弓鞋款款出簾遲
曉來悶倚粧臺立　巧畫蛾眉爲阿誰

翠屏又道　紅綿掩鏡照窻紗　畫就雙蛾八字斜
蓮步輕移何處去　堦前笑折石榴花

愛姐道　雪爲容貌玉爲神　不遣風流澆此身
顧影自憐還自惜　新粧好好爲何人

翠屏道　莎草連綿厚似毡　榆莢遍地亂如錢
誰知蕩子多輕薄　沉醉終朝花下眠

愛姐道　亂愁依舊鎖翠舉　爲甚年來憔悴容
離別終朝寬耿耿　碧霄無路得相逢

姊妹兩個吟詩已畢，不覺潸然淚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嘆省過罷。我連日做得夢，有些不吉。夢見一張弓，掛在旗竿上，旗竿拆了，不知是凶是吉。韓愛姐道，倒只怕老爺邊上有些說話。正在猶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掛着一身孝，荒荒張張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奶二奶奶家眷載着靈車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收拾打掃前廳乾淨，停放靈柩，擺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面做齋累七，僧道念經。金哥玉姐，披麻帶孝，弔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不必細說。却說二爺周宣引

着六歲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葬襲替祖職朝廷各降兵部覆題引奏已故統制周秀奮身報國沒於王事忠勇可加遣官諭祭一壇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祖職這春梅在內順養之餘淫情愈盛常留周義在香閣中鎮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出骨蒸痨病症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而貪淫不已一日過了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早辰晏起不料他摟着周義在床上一泄之後鼻口皆出涼氣淫津流下一窪口就嗚呼哀哉死在周義身上亡年二十九歲這周義見沒了氣兒就慌了手腳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了養娘不敢隱匿報與二爺周宣得知把老家人周忠鎖了押着抓尋周義可要作准正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已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好襲職拏到前廳不由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養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葬畢房中兩個養娘并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不肯前去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番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不免收拾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店也關閉主

人也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時就跟了何官人往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往前抓尋父母，隨路飢食渴飲，夜住曉行，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似漏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色晚來，投在孤村裏面，一個婆婆，年紀七旬之上，頭綰兩道雪鬢，挽一窩絲，正在竈上杵米造飯。這韓愛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爲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婆這里投宿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婆只顧觀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但見：

烏雲不整，惟思昔日豪家；眉歛遠山，爲憶當年富貴。此夜月朦雲霧瑣，牡丹花被土沉埋。

婆婆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婆炕上柴竈，登時做出一大鍋稗稻插荳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撮上一甌鹽。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精腿，裩褲兜襠，腳上黃泥，流進來，放下鍬鐝，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婆道：你每自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內一人，約三十四五年紀，紫面黃髮，便問婆婆：這炕上坐的是甚麽人？婆婆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麽？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姐，你不是我姪女韓愛姐麽？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叔韓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因

問你爹娘在那里，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里，丈夫沒了。我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沒人帶去，胡亂單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里撞見叔叔。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里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叔叔同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呷了一口，見粗飯不能咽，只呷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晚景休題。過到次日天明，眾夫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婆婆房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所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淮安上船，遮里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抓尋到湖州何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不想何官人已歿，家中又沒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不上一年，韓道國也歿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揸，見就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致，多來求親。韓二再三教他嫁人，愛姐割髮毀目，出家為尼姑，誓不再配他人。後年至三十二歲，以疾而終，正是

貞骨未歸三尺土　怨魂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情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話下。卻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看到清河縣地界，只見官吏逃亡，城門晝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烟生四野，日蔽黃沙

封豕長蛇互相吞併龍爭虎鬥。各自爭強。皂幟紅旗布滿郊野。男啼女哭。萬戶驚惶。番軍虜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鎗。好似森林密竹。一處處死屍骸橫三竪四。一攢攢折刀斷劍七斷八截。個個攜男抱女。家家閉戶關門。十室九空。不顯鄉村城郭。狼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正是得多少宮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

那時西門慶家中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家都閉鎖門戶。亂攛逃去。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邊。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兒小玉。領着十五歲孝哥兒。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離守。一來那里避兵。二者與孝哥完就親事去。一路上只見人人荒亂。個個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裳。和吳二舅男女五口。雜在人隊裏挨出城門到於郊外。往前所行。到於空野十字路口。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袈裟。手執九環錫杖。脚靸芒鞋。肩上背着條布袋。袋內裹着經典。大移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個問訊。高聲大叫道。吳氏娘子。你看那里去。還與我徒弟來。諕月娘大驚失色。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麼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睡里夢里。你曾記的十年前在岱岳東峯。被殷天錫赶到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靜。你許下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你不近道。此是荒亂年程。亂攛逃生。他有此孩兒。久後還要接代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吳二舅道。師父你休閒說。悞了人去路。兒後面只怕番兵來到。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旣不與我徒弟。如今天

色已晚也走出路去將人且來不到此處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一指見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不想來到永福寺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比及來到寺中長老僧衆都走去大半止有幾个禪和尚在後邊禪堂中打坐佛前點着一大盞瑠璃海燈燒着一爐香此時日啣山時分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廟香靄鐘聲一輪明月掛青天幾點疎星明碧落六軍宮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正滴四邊宿霧紛紛舞榭歌臺三市沉烟隱隱閉綠窓朱戶兩兩佳人歸綉閣雙雙士子掩書幃

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投宿在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娘等吃了那普靜老師跏趺在禪堂床上敲木魚口中念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床上睡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着了慌亂辛苦了底人都睡着了止有小玉不曾睡熟起來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父念經看看念至三更時只見金風淒淒斜月朦朧人烟寂靜萬籟無聲覷那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刼陣亡横死者數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言世尊解寃經呪薦拔幽魂解釋宿寃絕去掛礙各去超生再無留滯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寃經呪少頃陰風淒淒冷氣颼颼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泥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有刳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弔頸枷鎖者都來悟領

禪師經呪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寃寃相報不肯解脫何日是了汝當諦聽吾言隨方托化去罷偈曰

勸爾莫結寃　寃深難解結　一日結成寃
千日解不徹　若將寃報寃　如湯去潑雪
若將寃報寃　如狼重見蝎　我見結寃人
盡被寃磨折　我見此懺悔　各把性悟徹
照見本來心　寃愆自然雪　仗此經力深
薦拔諸惡業　汝當各托生　再勿將寃結
改頭換面輪迴去　來世機緣莫再攀

當下衆人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的少頃又一大漢進來身長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帶胸前關着一矢箭自稱統制周秀因與番將對敵折於陣上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托生與沈鏡爲次子名爲沈守善去也言未已又一人素體榮身口稱是清河縣富戶西門慶不幸溺血而死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托生富戶沈通爲次子沈鉞去也小玉認的是他爹諕的不敢言語已而又有一人提着頭渾身皆血自言是陳經濟因被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與王家爲子去也已而又見一婦人也提着頭胸前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門慶之妾潘氏是也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黎家爲女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人身軀矮小面背青色自言是武植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吃毒而死蒙師薦拔今往徐州落鄉民范家爲男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婦人面皮黃瘦血水

淋濟自言妻身李氏乃花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血山崩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為女去也已而又一男自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為男已而又見一女人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家為女去也已而又一婦人面黃肌瘦自稱周統制妻龐氏春梅因色癆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孔家為女托生去也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渾身杖痕自言是打死的張勝蒙師父薦拔今往東京大興衛貧人高家為男去也已而又有一女人項上纏着索子自言西門慶孫雪娥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為女去也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腳帶自言西門慶之女陳經濟之妻西門大姐是也不幸亦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鍾貴為女托生去也已而又見一小男子自言周義亦被打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為男名高留住兒托生去也言畢各恍然都不見小玉諕的戰慄不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些鬼說話正欲向床前告訴與月娘不料月娘睡得正熟一靈真性同吳二舅眾男女身帶着一百顆胡珠一柄寶石縧環前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離守那里避兵就與孝哥完成親事一路饑食渴飲夜住曉行到於濟南府問一老人雲參將住所在於何處老人指道此去二里餘地名灵壁寨一邊臨河一邊是山這灵壁寨就在城上屯聚有一千人馬雲參將就在那里做知寨月娘五口兒到寨門通報進去雲參

將听見月娘遠親來了。一見如故。叙畢禮數。原來新近沒了娘子。央浼隣舍王婆婆來。陪待月娘。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二舅玳安另在一處管待。因說起避兵來就親之事。因把那百顆胡珠寶石縧環。教與雲離守。權為茶礼。雲離守收了。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婆陪月娘一處歇臥。將言說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離守。雖是武官。乃讀書君子。從割衫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夫人沒了。鰥居至今。今據此山城。雖是任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伉儷之歡。一雙兩好。令郎亦得諧秦晉之配。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遲。月娘听言。大驚失色。半晌無言。這王婆回報雲離守。次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娘吃酒。月娘自知他與孝哥兒完親。蓮忙來到席前叙坐。雲離守乃言。嫂嫂不知。下官在此。雖是山城。管許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寶物。缺少一個主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凉。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里。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兩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一世。有何不可。月娘听了。心中大怒。罵道。雲離守。誰知你人皮包着狗骨。我過世丈夫。不曾把你輕待。如何一旦出此犬馬之言。云離守笑嘻嘻向前把月娘摟住。求告說。娘子你自家中。如何走來我這里做甚。自古上門買賣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灵都被你攝在身上。沒奈何。好歹完成了罷。一面拏過酒來。和月娘吃。月娘道。你前邊叫我兄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云離守笑道。你兄弟和玳安兒小廝。已被我殺了。即令左右取那件物事。與

娘子看。不一時燈光下血瀝瀝。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諕的月娘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離守向前抱起。娘子不須煩惱。你兄弟已死。你就與我爲妻。我一個總兵官。也不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嗔作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與你做夫妻。云離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月娘道。你先把我孩兒完了房。我却與你成婚。云離守道。不打緊。一面叫出云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巹盃。館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拉月娘和他云雨。這月娘却拒阻不肯。被云離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你兒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向床頭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遠。正是三尺利刃着頂上。滿腔鮮血濕糢糊。月娘見砍死孝哥兒。不覺大叫一聲。不想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諕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連道怪哉怪哉。小玉在旁。便問奶奶怎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不祥。不免告訴小玉一遍。小玉道。我倒剛纔不曾睡着。悄悄打門縫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了一夜話。剛纔過世俺爹。五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備。孫雪娥。來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四散去了。月娘道。這寺後見埋着他每。夜靜時分。屈死淹寃。如何不來。娘兒們也不曾說話。不覺五更雞叫。吳月娘梳洗面貌。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普靜老師。在禪床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得了麼。這月娘便跪下。參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不知師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老師道。既已省悟。也不消

前去。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合你這兒子。有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然難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財本。傾覆其產業。臨死還當身首異處。今我度脫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你那夫主冤愆解釋。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與你看一看。於是扠步來到方丈內。只孝哥兒還睡在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他頭上只一點。教月娘衆人。忽然翻過身來。却是西門慶。項帶沉枷。腰繫鐵索。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床上。月娘不覺見了。放聲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托生。良久孝哥兒醒了。月娘問他。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在佛前與他剃頭。摩頂受記。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場。乾生受養了他一場。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不想被這個老師幻化去了。吳二舅小玉玳安亦悲不勝。當下這普靜老師。領定孝哥兒。起了他一個法名。喚做明悟。作辭月娘而去。臨行分付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如今不久。番兵退去。南北分為兩朝。中原已有個皇帝。多不上十日。兵戈退散。地方寧靜了。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便道。師父你度托了孩兒去了。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聲大哭起來。老師便道。娘子休哭。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衆人扭頸回頭。當下化陣清風不見了。正是

三降塵寰人不識　倏然飛過岱東峰

不說普靜老師幻化孝哥兒去了。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衆人在永福寺住了。那到十日光景，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称帝，置文武百官。徽宗欽宗兩君北去。康王泥馬度江，在建康即位，是為高宗皇帝。拜宗澤為大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為兩朝。天下太平，人民復業。後月娘歸家，開了門戶，家產器物都不曾跌失。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人称呼為西門小員外。養活月娘到老，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經之報也。有詩為証

閑閱遺書思惘然　誰知天道有循環

西門豪橫難存嗣　經濟顛狂定被殲

樓月善良終有壽　瓶梅淫佚早歸泉

可怪金蓮遭惡報　遺臭千年作話傳

金瓶梅詞話卷之一百回終